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六一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六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六一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夢月巖詩集二十卷詩餘一卷

〔清〕呂履恒撰

青海省圖書館藏清呂憲曾呂宣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夢月巖詩集二十卷》提要

序

憶辛亥秋予以聘修漢中志元素之尊甫侍御公宰西縣時與周旋因讀元素大父忠節先生年譜所載詩歌古文沉雄壯浪諷其警句如歸心久滯桃花岸別緒還縈柳絮灘云云不獨耿耿大節亘穹壤已也侍御公詩有家法孟津王文安宗伯其外舅也皆一代宗工元素固宜能詩而時未在紀群之間故弗知也又二十四年甲戌元素成進士忝有淵源之契見示新詩十數章皆氣格高渾音節弘亮綽乎乃有祖風予喜擊節舉似壇坫諸公皆賞歎謂其上玉堂賡和揚扢吾黨自今不寂寞矣已而元素竟罷去爲惋惜者久之踰年元素緘其夢月巖詩一帙徵予序或亦以予爲知音者乎夫海内言詩者幾於家曹劉而人顔謝矣踵竟陵之習者瘦寒枯澀既無當大雅沿七子之風者又雷同膚蛻所見一凡而高明之家至欲別標新幟厭初盛而右宋元黨蘇黄而護皮陸波之靡也其距詞曲曾不能以寸而詩之敝亦極矣予嘗備員内直恭誦

御製文集其詩歌皆渾渾灝灝上追虞詠下掩漢

序

隕霜殺草蒼然松剩數株洚水滔天屹爾石支一柱況乎樹五言之幟紛於歸墨歸楊諧四始之音難若誦苕誦帚人憎孫吹好指馬以爲駝俗悅淫風甘下喬而入谷誰能上表請齊宣王以撤竽孰可整容強魏文侯而聽古蓋自家漱弇州之瀝户咀歷下之芳描頭畫角豈楚國之眞龍蛀綠皴紅只魯人之贗鼎劫剽兩漢桓溫之似劉琨掙撦三唐魏收之效沈約於是選調者不覩過以知仁鑄辭者竟懲噎而廢食公安嵬說因焚書而罪蘭陵常熟妄言爲限田而黜周禮指高蒼曰膚廓以掩其甲目環詭曰餖飣以文其儉謂臚情宜樸乃搜巷語街談謂綜韻無拘甚或聱牙拗額其練格也如惡三讓之僞以紾臂爲眞其取材也如厭二簋之華以舉塊爲旨始如剝毛存鞟棘子成之去文終如算地來民公孫鞅之變法即有力排僞體希復正宗陶鑪騷些之模虆篇呼豨之體而車薪杯水難滅秦炎一傅衆咻反歸楚語蓋非銓精播義割毫晰氂鋒發而韻流與豪而采烈訾鍾譚之癖不過以燕伐燕追王李之傳寧云惟聖知聖連篇

風士生其時仰黼黻休明之盛不能撞洪鐘聲雷鼓以鳴

聖世而欲爲衰凉焦颯之音不大惑乎元素諸詩大約規撫少陵斟酌於竟陵七子之間而一意以渾雄壯浪爲宗視今之所謂别標新幟者殆將唖之宜其紹若祖而正始之遺風賴以不墜也元素器宇沉深問學奥衍方將發抒侍御公未竟之業與忠節文安兩先生節義文章並有千古然則予之期元素者又不第以詩名家而已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秋七月年通家侍生張希良拜題

嘈囋公子則自檜無譏累牘雕鎪聖人亦謂武未
盡不圖爲樂鶉鵲闢口之人可與言詩蝌蚪巖前
之客奇思綿眇笛奏寒門豐藻鮮華蟲箸寶鬘名
因書貴字易一而未能學以日增目過三而必刮
僕也南風不競往往披靡秋氣多悲時時啁哳服
君忝作知冀野之群空愧我虛名在吳江之楓冷
何意繡褓諸于之代司隸儀存殘燐剩熒之中靈
光殿在奮車前之臂敢作螳螂增山上之巢頗爲
鷹鸇時

康熙己巳仲秋雲間周稚廉氷持氏拜題

序

學詩必唐詩吾聞吾　師言如是讀夢月巖集益
信其然集中諸公詳哉其評之抑又當矣癸卯秋
章範兄弟來京師詣予舍揖予而言曰先司農夢
月巖集未鋟板者居半近欲鋟其全吾子辱先司
農知最深曷序簡首予諾其請未報兩閱月予奉
命守河南河南古周南吾　師鄉里也章範
兄弟詣予公廨請如前退而思曰吾　師詩諸公
詳哉其評之抑又當矣復何言漢蓋服吾　師之
識之超而志力且堅其學所詣極又精以至也今
夫太虛之表不可階而升下此如岱宗之尊華嶽
之高無不可以人力造其巔頂也詩文之詣其極
者非如太虛之表無階可升凡從事於學者高其
識堅其志專其力皆可馴而至於其極而世之學
爲詩文者往往識趣未高不取法乎上又不堅其
志專其力而與爲一辟之尋山者不知以嶽爲極
即或知以嶽爲極而逡巡退避視巔頂如無階之
可升亦見其自域於卑陋而已矣吾　師學詩必
至於唐詩其諸造其巔頂者耶而欲名詩似唐何
人句似唐人何句終不能得蓋神與俱化矣非形

似之言也抑吾　師嘗爲漢言吾少時不知詩見人爲詩輒笑之謂假吾執筆爲詩必不如是既奮然爲之雖未諧音律而一吐其胸中所欲言覺渾渾灝灝與古人相與於無相與者今詩不足存而向時所竊笑者差喜其不甚相類蓋吾　師胸中先有真詩與唐人符合一閱唐人便如巧者稍就繩尺規矩即爲渾成之材無怪學詩即唐詩優焉游焉而詣乎其極也記昔四五年前吾　師教漢以詩漢詩得　師而正今讀吾　師詩想見吾　師形聲如接而親炙未久人不復存竊傳　師言學詩必唐詩俾天下詩人不祖宋而祧唐則爲唐詩者衆而唐詩存矣吾　師乎吾　師乎没世之後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雍正乙巳三月石屏受業張漢頓首拜題

序

朱子序王龜齡詩文集謂其人稟陽剛之氣其言光明正大者君子也稟陰柔之氣其言側媚纖小者小人也而因舉杜少陵韓昌黎以爲宗主非以擅君子之品其言斯立足當三不朽之一耶少司農中州呂公爲太傅忠節公之孫侍御公之子忠節公見危致命爭光日月侍御公抗言不辱直道而行而公賦質自天纂就前烈洵能以陽剛之氣發抒於立身行已勤民事國餘者故措之語言皆直抒胸臆有光明正大之風今讀夢月巖詩集樂府權輿漢京五言古溯源選體七言古馳驟李杜五七言近體定軌三唐蘊含前人别裁僞體一切關花儷葉粉黛纂組之習悉舉而空之且隨舉一章一句皆礌硌奇偉有君形者存而非猶咀味葅醢剽販影響以妄分畛畦者其言爲君子之言無疑也先是有明季年公安竟陵競翻王李窠臼俳諧僻澁荆榛叢路虞山錢氏又闌入於兩宋中州汨汨滔滔江河不返前四五十年揚其餘風有以漢魏唐人相詬誚者而公特立於舉世波靡之時不摇惑於半途不回車於末路非識見明持守堅

者其孰能之即此知陽剛之氣流露於詞章聲律之中而生平立身行己勤民事國可想見其風槪也已或謂中州風尚略近燕趙前代趙氏有梁園風雅之選如李獻吉孟望之薛君采謝茂秦諸人其傑出也正聲洋洋久而不散公之詩篇應有漸漬於流風餘韻以自成一家言者果爾是公之所得本乎土風而於朱子論文之旨判而未合則所以窺公者淺矣愚故弗之取云古文集另編亦光明正大之顯然者共一十二卷長洲後學沈德潛題於靈巖山居

王康夫先生書

僕迂拙無所似舉世共棄自分老死田野無復朋友文章之樂不謂足下顧我寂寞之鄉談及風雅且特留詩卷意欲僕有所是正者僕豈其人耶受敎以來窮日夜卒讀反覆循環皆略已上口竊見足下之作皆原本盛唐遠溯漢魏以求合於三百篇之旨不知有宋何論金元也夫爲之於舉世所不爲之時識力之堅定已不可及而精詣又復如此僕即能言豈毫髮有益足下耶僕觀古之以詩傳者有注而無評蓋詩能自致必傳欲後之人知作者之時與事而止耳今世則不然挾方寸之帙廣徵有大力者蔓衍諛詞交相推美深惟其故未能盡合特藉評以顯者也足下於古人之旨已自得之僕雖日夜卒讀皆已上口而未敢輕出一語以爲諛誠不欲以今世之作者望足下也足下年方少詣力未有所止經有五而詩居其一且固已善乎此矣則擴而充焉博觀而約守焉異時所以語僕必有更進乎此者僕日夜俟之矣足下勉矣不宣

濟南王士正阮亭

蓼月巖詩高渾超詣多出於杜正以不甚似杜爲佳

澤州陳廷敬説巖

吕子詩氣高骨峻孕含諸家而絶去擬議之迹中原有人斯道不孤

太倉許 旭九日

秦中形勝甲天下登臨慷慨雖屬山川雲物助其高深然其命意瑰奇結響蒼越秀出天然入微應節則固神而明之旨深而意遠矣○諸絶體製渾堅而風致出人意表不減旗亭各唱

西鄉楊爾貞臣石

雲英化水光采與同初日芙蓉風根上乘天地大文將舒矣還共焰証成佛豈在靈運後視一切貞餖飣土苴耳

太倉張衍懿慶餘

雄渾處不入粗豪清新處不流卑弱觀其氣體當於高岑王孟間特置一席

洛陽張步瀛翰仙

豐腴秀麗沉摯雄奇品量風格在漢魏初盛間纖靡晚近之調不類也知於此道叅上乘矣

太倉許 晄來鶴

諸作氣體高華情詞斐亹峭則孤峰限日險則狂風捲濤響則長空唳鶴靜則秋水澄潭詩至此歎觀止矣

汝寧熊奕久十洲

湛思雄才博極群書讀近體諸作音節高亮懷别則悽婉真摯弔古則慷慨悲歌固擅長慶大曆之勝而雄厚過之

華亭周稚廉冰持

寓齋挑燈諷讀佳詠有仲黙之秀練而去其弱有空同之沉雄而避其麤真飯顆山頭嫡傳也中州近賢林立自朝宗覺斯外罕見先生之匹矣

太倉趙 貞松一

古體思深力厚言近旨遠得漢魏之遺五律老健清真高岑王孟而下罕見其匹七律直祖盛唐佐以崆峒之弘肆季迪之高華非十年磨盾未易有此斷句渾秀駘宕祖豆於龍標供奉之間殆不多讓一代作者舍元素吾誰與歸

三原王夢翼又陶

捧讀佳什古詩淡遠樸老從漢魏來五七律蒼健雄奇具大曆以上風格絕句則神似青蓮矣中州即多才亦不難虎視詞壇○氣渾格老骨秀詞新惟其深入故信手拈來皆成妙義杜陵云晚節漸於詩律細良然

鍾祥向石村 諱近嫌名

五古原本漢魏參以杜陵清者真至如話感時書事則石壕舂陵也七古磊落英多警語森出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可以舉似五七律皆原本於杜而七律尤勝間及王孟錢劉中晚淒清之調無所不有絕句以青蓮龍標為宗而亦不名一家可謂登峰造極萬象俱涵矣

近村高 卓凡夫

詩之為道太上性情其次風格其次聲調尊作律細而工古藻而厚七截動宕多姿五截衣鉢謹守自是詞壇飛將

錢塘沈用濟方舟

氣象渾涵詞華典贍質而愈古麗而彌新思入風雲腕驅經史少陵而後登峰造極之篇○諸詩忠

厚和平具存六義而風神蘊藉元氣盎然以此續騷承雅周漢之嫡傳宗子也○先生每遇聖賢節烈等題必寫得光明俊偉慷慨激昂使讀者形神俱竦真足廉頑立懦○大著中英辭壯采足勒鼎鐘是深得少陵高岑龍標諸公之神者今人輒以七子擬之實未窺見其堂奧也知音之難如此○祖越寺五古一起如天際真人飄然而來結如萬馬奔放而屹然中立中間神奇變化如巨靈之劈二華河伯之騰九河文章至此已入無上妙乘矣集中類此者甚夥皆由思情深筆力大故能牢籠萬象貫穿古今而不可一世也○五律語多生造字能狠下皆從經史中變化出來○七律仰攀工部斷句平視龍標詩餘又追蹤周柳由其負才獨大故衆美畢臻

大輿方 伸一峰

五古源本漢魏間有從北征出塞諸什中出者有一篇即有一篇機軸或直用法脉不嫌其襲全追句調愈見其新其一種汗漫蒼莽開闔頓挫宛與少陵同揆但時事遇合不同耳

嵩縣屈必達鳳山

五七古鎔鑄於少陵而得其神髓者其次猶不失
盛唐矩步展卷三復誠無間然矣

選定
黄岡張希良石虹
太倉許　旭九日
錢塘沈用濟方舟

編輯
華亭周稚廉氷持
長洲沈德潛碻士

訂正
太倉張衍懿慶餘　新安王　翊贊皇
太倉浦　曠雲曠　上元黄　越際飛
登封傅　枏次棟　河内楊奕筠羽詵
丹徒張　昊沖乙　太倉趙　貞松一
六合曾必光一南　郟縣仝　軌車同
汾陽胡　庭季子　無錫顧　崧愚亭
襄城李來章禮山　登封景日昣東暘
嵩縣屈必達鳳山　朝邑王鵬程搏九
蘭州王　綬誠亭　武昌葉道復見初
四川傅作楫雪堂　大興方　伸一峰
太倉許　朓來鶴　閩縣謝宸恩豐亭
郃陽張大有書登　大興李　錦淡存

寧鄉惠若僑西平　洛陽張步瀛翰仙
宛平陳于王健夫　古吳蔣重光子宣
江陰翁　照朗夫　長洲李　果客山
崑山王之醇鶴書　胞兄　貞恒文啓

參閱

溧陽門人任蘭枝香谷　定遠門人凌　濤約銘
桐城門人張廷璐寶臣　桐城門人張廷瑑桓臣
石屏門人張　漢月槎　金陵門人吳啓昆宥函
金陵門人朱道新淨私　新安門人王夢麟瑞紱
新安門人王志遲庚士　通海門人趙　城亘輿

維揚門人夏之芳茘園　蘭陵門人惲源濬哲長
寧鄉門人王顯晉西傑　永安州門人高孝基繩其
孟津表弟王　璵魯璠　陳留劉貢鶴省齋
胞弟　謙恒天益　受業胞弟　復恒敦甫
孟津受業壻李文柯書菴

受業姪耀曾宗華
濾曾宗則
男憲曾章範
宣曾揚祖
守曾待孫恭校

凡例四則

一溯源流先生嘗云風雅以來三百篇漢魏而還十九首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集中四言古以下諸體各有源流王廉夫先生稱其原本盛唐遠溯漢魏以求合於三百篇之旨洵非阿好也具眼者當自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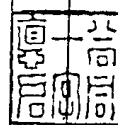
一嚴格調兩漢六朝古風遞變四唐五季近體浸衰先生則少學錢劉晚宗李杜嘗謂古詩三千豈盡言不由中而聖人刪定僅存什一非以其規製盡善極至者爲不可易與以故集中所存雖間及中晚而終非其用意所在識者當分別觀之

一崇意興至情藹惻慷慨亦合溫柔真氣流行風刺無傷忠厚先生嘗教子姪門人曰濟南大雅材竟陵風人致雖互有得失要其定力卓然非代議所及又謂文章之道意與法俱者也師心而廢法與任法而失意二者蓋交譏云張石虹先生所謂規橅少陵斟酌於竟陵七子之間知言哉篤論也

一正差訛先生詩或經歲一改或一月數改如洛陽秋思河上寓目之頷聯嫌其調近七子輒加竄易更覺清微又詩最分編選本金陵雜感結句嫌

其涉於怒罵亦復易之　盛朝詩選頗多紕繆如秦中懷古結句原本云巳見嬴非無尺土（選本易巳見二字為本是）洛陽秋思不信高皇易趙王（選本云詒趙王）懷公毅末句潺湲清淚落吳鈎（選本云岳淚灑吳鈎）之類今悉從原本庶見廬山面目云

受業姪光纘統曽謹識

夢月巖詩集目錄

夢月巖詩集卷一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四言古詩 附古今樂府

秋木

秋木喻盛衰也陰陽更嬗時乎不復各敬爾身以保厥吉

秋木淒淒孔瘁于原天風戾止莫庇其根委厥下民以熛以燔

二章

有黥者烏亦集于枯捋其木實申申詈予捋予無庸民各有徒

三章

皚皚之霜傷彼秋木微我有言群屬爾目彼哉何求日亦不足

有豕

有豕刺政也民困於役若罔聞知是以君子傷之也

有豕蹌蹌率食我埸我埸無粱不知我孔傷曰女無良

二章

有豕翕翕率食我麥我麥無實不與我休息曰女是役

三章

有豕甫甫率食我黍我黍無雨不知我荼苦曰女是處

四章

豕食于野飽斯奔而民食于野死斯播而父兮母兮莫我存乎而

觀我生

觀大道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息心於密乃見天則

皇天昭昭萬物孔勞我生伊何自夕徂朝石田之木瘁而多寒條枝既茂本實不完我心恐而樹之南山駕我高車涉彼長道車不汎軌馬不齧草游乎萬里以觀四表彼悶者民臻厥壽考

擬猗蘭操

猗蘭之陰其華孔揚清風既遠孰云其芳嗟我行邁浩浩周行陟觀於山載脂皇皇息陬其徐中心憂傷日月聿逝命不可明叶 瞻卬昊天睠焉四方

白頭吟

青雲起天上不知出泰山男兒有他心白頭不相憐解一浩浩復浩浩行行思遠道遠道若回車西日常東昃解二枯桑亦有枝海水亦有涯如何方寸心同室不相知解三采葑復采菲有時惡亦美酌渭復酌涇清濁莫相比解四

斫榆謡

天謂我民何夏不雨秋不雨春無麥無禾取彼斧戕榆則有皮叶長吏見之怒壯于顴趨伐其樹盡其根于田將報上官曰維豐年趨音促

古城謡

西有禾黍東有苞稂古城之下行道哀傷陽人聚空無寶器春陵四七興火帝黃龍夜奪赤水珠潛井不飛逢馬噬東西南北更爲冢金墉鐵甕張虎牙魍魎魑魅沉沙死秋墳鬼唱楊白花楊白花歌且笑誰當居者周與召

函谷謳

函谷之野百里如赭行者安歸撻我居者解一撻亦不辭死亦不辭舉頭向吏請視瘠肥解二牛肥車堅代者以錢牛瘠車敝匪錢不代叶解三一出三庤來者有辠知我如此不如死棄解四曰扶扶之曰釋釋之曰予不知爾邑之爲解五

牛口峪 新安

虎頭巖牛口峪山農斤斧入林木取材爲炭充官屋命與豺虎爭反覆里胥坐門催軍粟箕斂斗會麥千斛虓聲未已索食肉終歲許許不盈一掬入門手足成皸瘃皸瘃不足惜擔負入縣詰旦歸來庤芻菽老者欲死少者哭爲問哭者何所欲願民勿生山山勿生木不然寧葬豺虎腹羨彼鰥寡與孤獨一身委壑心無繫屬

捕蝗謡

冬雪睎春雨澀海涯乾蝝螽出飛甍甍千里集蔽川原傷稼穡天以黑地將赤聚爾族百萬億人民虢虢中田雨泣終歲肆微力不足供爾食噬將去汝適彼樂國匪遠伊邇父母之德

節母行

母也蔡氏子于歸朱中尉奉翁姑主中饋僉曰孝惠解一北風何烈烈天雨雪萬榮皆折之子貞凶乃聞其節解二狹坪山何高狹坪山何高節母避亂此山天步艱難人民遯逃兵不威敵但能殺吾曹夫子死于郊猶子七齡以身蔽而號抱子者誰兜鍪之豪解三翁

姑既終老妾無子或曰速爲計妾自爲計終焉無
不利七歲兒當存守死以待叶解四兒果生以歸夫
有子子有孫老婦復何爲地下見良人若問中橋七歲姪名中橋吾則有辭嗟哉母也節何奇解五

汪淑人歌

淑人北平吳穆之母也生而負奇氣恥爲女子行順治時夫兄惟華以罪論謫戍及其夫惟莊淑人詣 闕上書兄弟俱獲歸輸作冬官工已卒於家

酒至賓毋譁聽吾歌以鼓瑟淑人乃生阿母夢叶

吉有隕自天匪星伊石來虢虢以霹靂天地爲之
闢解一淑人既生女也有士行衣男子衣冠其冠嬉
戲若成性耶孃問阿女黛何不施盛鬋不倩女曰
美惡在心皮妍不若骨勁耶孃大歡喜君子起敬解二君子出自延陵世官家則食貧爰依伯氏所知
幾何其神伯也舉趾高弗克定命庇身君子其歸
毋與禍鄰解三彼黔者烏升屋而呼伯氏被逮乃及
仲之家叶牽衣哭者有群雛天乎天乎兒勿哭吾
與而父俱明年其歸於敝廬解四鄰人相視而嘻彼
婦其何能爲行行至關塞路盡天之涯黃雲四起
日西隤叶車不行邊馬鳴且悲噫瞻望弗及生人
死別離解五戚戚復戚戚上書一何亟戚戚復戚戚
上書一何亟妾死且不避錢刀安足惜擊鼓赦書
下伯仲生還不相失匹馬往迎之去笄頭戴笠妻
耶夫耶不相識昔者吞聲今兩泣輸作既畢言歸
家室解六

宮門行

皇帝四十有四載十有二月冬乃 命臣工門於
清宮爰擇其良視天下學校曰俾風教攸同解一時
惟紀御史東魯碩士僉曰允哉彼其之子維邦之

紀可以式章縫四方風起解二御史病初興蹇于行
其列在後不獲先登匍匐至陛力舞蹈不勝左右
慄慄日曨曈下四無人聲解三 帝曰其徐敷奏惟
明叶是踸且久走且僵 勅贊御二人翼之以行
叶左右咸喜顏色悅以康解四時惟簪筆之臣大書
于冊敢告百工益勵厥職矢乃心精白小臣履與
在列親見御史感極而泣行行出宮門顏如氷雪
是用作歌紀 天子聖哲光于日月解五

宜陽謠

坎其擊鼓霧山之下叶堂上無人市中有虎解一虎

不食人食民之長有塍有𧎝供汝歆享解二虎負嵎矣爲山豉矣日夕請兵民離居矣解三離居奈何大旆凱歌凱歌不聞野哭者多解四有𠂢者孩棄彼洛涯誰實斃之于偲于偲解五刈麥在場孰舉炎火兵來猶可府君殺我解六

澠池謡

知新安縣事錢公冒險入澠池山中平亂民亢挻民輯盜息郡邑賴之詩人美其事焉

馮城之狐不可以薰盜義之民不可與群五池之

險厥有南邨岨若梁山李氏稱尊厚施于里人蚩蚩無知賴以相存解一李爲賊饋兵同氣同聲新澠之間轟若雷霆人民四走家室不寧開府仁且明謂巡撫張公貸其死易以生若罔聞知蠢爾弗靈乃召師武臣攻其砦城解二師武臣不力爬梳我里焚厥蓬茅驚我婦子婦子曰嘻此烜赫者賊勢莫與比微東垣公奉軍帖以從壯士坐縛洛郡鞠凶開府仁且明叶萌于十四邑中用簡我公拔尤得雄解三公衣短後衣履青𩋾跋涉窮岨于山于厓曰嗟我民勿與賊偕何以活汝免死之牌老老幼幼孔安孔懷

保聚于山者出穴而入街僉曰公生吾儕我粟我柴不飽狼與豺唯公是諧解四公得人和地利天時九秋明月中北風鳴且悲山巑巑而上出葉蕭蕭而下吹陟彼高罔據其陵與池賊乃置木石塞路岐鄉導者引之罙入㕑㕢亢氏窮矣縊頸授尸李氏既獲引慝無辭我公顧之載旋大麾拜稽首曰兹 天子之德臣何能爲解五進賢受上賞開府有焉開府既去廷議我公賢加之異等宜在師武臣先凡兹戎功不震不𢥠君子曰奉詔惟勤吏忘其權百爾有位勿聽胥役言民乃不忩白者日青者

天高者山下者川我公之德金石鐫作此好歌上之史編用光天曆萬斯年解六

夢月巖詩集卷一

夢月巖詩集卷二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五言古詩一

雜詩六首

灼灼桃李枝托根江水湄江水日夜逝根株無轉移江頭十五女坐惜此芳菲常恐秋風至棄擲春前衣端飾競華葉容好當告誰美服得人顧美女令人疑非爲顧且疑物盛難久持形影在一身明晦紛合離千里結婚姻新心安可知君亮垂盼睞賤妾復何辭

又

月出光始白照我羅衣裳浮雲掩其華忽而天一方烏鵲自南飛河漢難爲梁階戺多雜樹參差遥相望天路遠且高雲海空茫茫哉生未盈滿光輝因太陽素手捲珠簾流影入璇房天邊無好風娟娟使我傷

又

芙蓉翳初日窈窕憑高闌白雲動秋水光采生波瀾中原無好仇獨立發長歎美人自南來威儀何珊珊左佩金錯刀右紉紫莖蘭顧我一長嘯清音如鳳鸞機杼不成文何以爲君歡采荼復采蘼參差同一餐甘苦心所得與君要歲寒

又

北方有佳人容色婉清揚桃李羞同華蘭芷思齊芳孤桐抱清夜和氣調宮商鳳凰不我聽雄鴆紛其行非無過時悲不字恥淇梁東鄰有好女自名爲夷光謝家入宮闈歌舞惑君王色衰獨歸來髩髮忽已蒼奇服不自愛行道爲哀傷

又

楚江何空濶杜若發春隂采擷不盈把忽而傷中

心人寒思故衣鳥倦思故林迢迢山與河昔日同登臨游子去不歸涕泗霑我襟結夢徭音息風雨何霾霾譬彼爨下桐猶爲膝上琴君心不遐棄千里懷好音

又

青青女貞木嚴冬日以繁薄言采其實釀酒爲君歡可以介眉壽令人好容顏君子抱孤芳亭亭當歲寒守己惟固窮處世貴排患功成歸天下身退樂邱樊鼎食雖不及道腴中自完良璞有微缺卞生將浩歎

遊陽巖詩 並序

新安有陽巖者青要之一壑去邑五十里許人蹤罕到往時居民避兵燹偶一至焉石門東向朝暉揚彩其中因以得名詳山經所紀載實上帝之密都石通隟以爲門山虛中而作宇乃有石室洞穴冥黑無極以身入則傴僂不可仰崇崖沓嶺皆在其下谿水方折東出清可劃砂俛仰之間心慄而魂絶谽谺恍惚不可述而誌也乙卯之歲日在龍尾子以避地至此同遊者五人攜樸齎糧竟宿而來遊遂躡虎蹤而學猿臂槲栗之蘀滑人足更拄以杖緣天光而上躋乘風力而下臨雖險厲幽邃期在必窮豈曰無危山水移我情矣若夫嚮晨而巖壑開明薄冥則林巒斂色朱羲西弭則萬象倒景迴風奏響斯松溜微吟斯亦造物之無靳而衆情所競悅耶不因避地何有奇觀因思天下安逸而能冥搜者幾人必以危時而及之蓋知憂樂恒相因也退而尋繹其勝爰繫以詩

玆山何所極來自青要巔巖岫鬱嵬崔徑蹊相紏纒石色寒天宇清氣游其間想見鴻濛初高深理已然朝曦自東隅萬象生新鮮冥心獲所悅日夕不知還

遊西塘

莫高匪日月來往不違行蜩螗愛清夏嘒嘒深林鳴薄言遵枉渚怡我山中情中流立久之下見孤雲生熹微迫羣象心神游太清茫茫元化裏萬物與我并息心同草木可以延春榮

糟糠歎

吾之糟糠婦意念殊巾幗雖爲貴家子所性無驕逸皇天降霜雪萎此瓊華質生男不盈晬彌月多夭殛天屬盡傷心奄然在牀席氣結不能語揮手謝飲食是日大風雨人命難永夕大女知括髮小女喜易服人言母安歸就食惟嘿嘿敝衣存故笥芳塵生虛壁幃幙肅無聲但見所習物呑泣人不聞神傷結胸臆方春天地和萬物欣其澤出入無顏儀我獨懷鬱鬱入門若逆旅拂几視琴瑟遠媿忘情人長謝歸巨室

又

菡萏抱苦薏歲晚見甘藕少婦饜糟糠所思榮其後夫何一女士生命寄蒲柳十四操機杼十五羃醆酒十七施衿帨嫁爲黔婁婦我有繡袿襦出入不敢服心恐珠玉光焜耀累明德我有篋中金出之禦孔亟瓊琚纈雜珮君用貽膠漆君行若蘭飴妾命如兔絲蘭飴不可飽兔絲難爲衣上書八九年年年空橐歸却與公姑行之官天一涯流水何湯湯高山何巋巋崎嶇視君馬不知車已敧遠道二千里六年方旋歸又值兵南下道路恒苦饑野宿秋雨中兒寒褰我衣入門理舊居人來觀羅敷

具言日盛貴羨爾夫壻殊言亦不可盡事亦不可思剉蘗染白紵羞彼流黄絲人生失故歡何用安樂爲

贈甥三首

吾家賢宅相弱冠嗜佉理高論渺仁義聖賢若糠粃微尚豈不崇良難得其是老氏多寓言莊列非一旨大矣六經籍衆說郛諸此冥心觀無垠萬物資生始

二

鳳凰穴丹山光輝惟四霩至德感心神千載一爲鳴高趾梧桐棲不聞鷦鷯聲君子有徽音四國爲儀型淵塞道乃致華辯喪吾誠所以桃李蹊無言春自榮

三

太行何鬱確吐雲及北辰高盧在其下意氣爭嶙峋天屬德孔厚今之陳與荀吾甥似文若倜儻軼時羣高明神所疾虛中物自親作誦無多飾贈子以修身

登眞定大悲閣

霜煙滿城郭高閣何突兀客心一無營凌晨自登

陟初入若幽巖捫路但冥黑緣光躋益崇騈足心恐慄俛仰役精魂恍惚勞目力宫觀疑鬼工象教儼天則金身一何高莊嚴屹中立千手各自異種種持法物丹青皆有神雲雷生虛壁風聲走太空山色入無極下窺指燕趙浮雲滿京國恒嶽亘滄海一氣但虛白蠛蠓矜戰爭鐘磬閱朝夕歸來松月生無言心自得

夏月歎

已未之六月三旬不成雨天地爲冶鑪萬物欲焦腐蜩螗相競鳴啾嘈意何取薈蔚倚其炎衆芳氣

消沮日中見病農畚插不能舉匍匐泣枯苗吞聲向天語今年租稅急長吏又履畝里胥日在門不知吾縣釜仰麥抵夙逋安得入門戶噬將舍之去四瞻靡樂土其媪日夕來敝衣何襤褸趨翁刈其稾持之然夜火叶明晨不復出飲水差無苦

山月

日落此亭空南山對我靜移几近檐楹心與時俱暝雲濤滅聲光松月動清影火流金氣生代謝如繘井颯然西風來露下衣裳泠

三哀詩 有序

大雅云亡吾將安仰湯公大臣又鄉達尊也蔣公學者師也楊子予故舊也感所見聞述我疇昔以此言哀哀可知矣

蔣副使莘田 諱伊江南常熟人癸丑進士終河南學使

蔣公海嶽姿兼抱濟時才通經廣師說為文蓄衆材落落寡投分沖融懷抱開滄溟顧眄間萬里天風來當其鄉舉時文習掃塵埃朝論厭輕薄時務相喧豗覽公所對策情事切畫裁勢返江河流再使淳氣回往者學校隳章縫賤輿臺黃金生羽翼白首抱形骸公以氷雪心沃茲慘澹懷日夕披所試對酒忘樽罍時復擊案起四座生風雷竿牘無翼入州司走嗟咳觀者色踴躍老嫁得良媒歸告泣所生稽首向寒灰宛邱有李恂七十尚沉埋皤然白髮翁執卷揖崇階顧之驚且歎涕下若瓊瑰頃謁洛陽道時已罹沉災顛倒藥裏中謙謙延趨陪深言休官便禀氣與時乖旋聞大梁訃令我肺肝摧大雅久不作斯人實壯哉歌詩告來哲應為天下哀

湯司空潛庵 諱斌字荊峴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終工部尚書

司空初釋褐弱冠官太史神姿若天人雲月動秋

水學術知異同天道見終始文采寂不矜況乃慕青紫陳情辭所職色養致甘旨我 皇恢天網搜羅到蘭芷未竟刪定業復以徵召起勝國缺全書歷律志難擬覃思搜羣材草具兼善美 帝眷東南顧恭默卜卿士曰斌汝不伐為予式南紀道光革故俗政成黜淫祀絃管委薪蒸土木擲江涘公撫吳禁優伶絕淫祀 里巷紛謗駭若乃謾神鬼踰年聆輿誦章甫惠我里京口昭武軍使氣役都市我公何指揮不校已滅趾非必銜枚時聲靜色若死瞻卬忘尊榮澹泊滅聽視爰入侍 東宮坐論三公體期門

有時來四顧室如洗嘗賜尚方衣或益太倉米聖懷將有行密勿授意指推心何豁達側目從茲始所惜攀翼鱗不獲攄首尾時屯命乃致道泰身仍否國無老成人誰與明至理

楊貢士臣石 諱爾楨字克生陝西西鄉人

先聖去我遠刪述不可望生才天地心忍使日淪喪默默位亭子雕蟲有微尚居惟蓬蒿宅座擁海嶽藏磈磊方寸間長揖無卿相小智若挈瓶文辭工依傍風雅汩逢迎聲氣亦虛妄揮手謝時人推心千載上滌蕩雪精神寂寥窮意象生不見古人志與三代抗往者投分初落落怪疎放久之若飲醇酣然使我暢爾時聲悅心情志少清曠目盲山海區蒼茫駭異狀於今十七年不知君何況紛藉兵戈中故人得無恙頃聞北來使遠焉已歸葬遺書不可得江湖日浩蕩魂來畏蛟龍夢去隔青嶂却理所攜笈踟躕三歎唱瓊瑰盈我懷赫爐生變相理感滋深悲識定延幽晛長材無貴仕今古同惆悵

過先文穆陶室

聖功世祿家一寒何至此乃公屏其兒深愛成終

始宛轉陶穴中大冶陰陽理文史三冬足聲名一朝起歷階極人臣烈與周召比貧亦何負人天將試君子

懷親

老父年七十烏巾蒙白頭雖有三男兒不能解親憂往昔釋褐時進止恒優游以我兄弟故婚嫁無時休生成天地心稱貸相綢繆百禮已云備一官不足酬解組歸舊山門雀羅清秋履也不才子致身無良謀朶頤爭果腹饑驅良可羞平生所親暱正色戒遠游無德動皇天充閭耀鳴騶轉使霜夜中念我寒無裘有親違色養游子將何求

言詩三首

詩至唐菁華竭矣後人取其蒨粕釃而漉之知不復醇也乃更雜以醯醢氣索味變耳今之有志者盍力為防焉

二儀造羣象清淳氣攸分鍾霧與膺祿兼得不恒聞富厚躋高位貧賤垂空文君子從所尚遺榮寶我眞仲尼席不煖諸侯禮猶申周公雖秉政流言吠狺狺衮舄亦何貴風雅乃章身繫易用潛龍絕筆悲獲麟寄志日月上照耀於千春奈何時世士

動思要路津君看盛文采多傳憂患人

二

唐虞有賡歌言志始爲詩渾噩元化裏包匭理無遺飲食以爲質采色安所施有娀旣以衰文質将析離周雅啟其鑰楚騷蕩其涯役精實有物雲表發高思蘇李綴遺響齊梁多蕪辭卓哉栗里子清眞乃得之杜陵忠厚人情深文亦奇奈何李供奉獨賞謝元暉

三

文章非小技天地傳形聲卷舒不盈握實載萬物

行綺麗失本性矯激非人情古藏雖已竭我生有至精何如各言志同音聆異鳴改轍趨幽徑無乃傷和平寧令金石敝不與康郁爭三閭有苗裔飲露佩蘭英我欲見其人相與考中聲誰能遺古樂以博時世名

述懷六首

大塊鼓元氣清濁互紛綸造物亦何意忽鑄我爲人感此生成德全璞若懷珍聰明有至精耳目非其眞我生豈不貴寧與時亨屯譬彼松與柏歲寒日以新萬彙媚春榮華實夙所因浩然與天游世事安足陳

二

弱冠好奇服長劒佩華裾瑶琴歌白雪聽者或言殊以此矜心意俯視游天衢高談鄙齊士拘文喩魯儒文采亦何異所貴得其初庶幾志千古周道以爲趨

三

仕宦緣情慾守官惟貨府當其横經時茲意同商賈達人無市心卓犖懐先祖夏官掌邦政留都障北户羨餉百萬緡錙銖歸明主老臣謹筦鑰豈曰

義不取洎我家嚴君初仕漢江浦府帖徵犒師奮伐彼荆楚染指洗秋毫軍聲靜不怒旣而官柱史出入惟環堵以此空囊歸親戚羣疑忤聲言取積逋三世仕及汝明神不敢貿冥報誌心許

四

富貴屬天籍貧賤亦人爲脱非高士懐相形能不悲古之洗耳人萬乘輕如遺龍變始蟠泥鴻飛終漸逵嗟予襏襫子短長竟何施身爲卿士後而無生理資局脊對妻孥動爲世人嗤努力自雕飾學步行轉遲薄德厭皇天憂貧或非宜庶幾忍饑渴

和色怡庭幃

五

孔門陳四科周官敝六計才難古所云立德斯爲最紛紛聲華子藉藉工文字汲汲揣摩成颯颯居高第浩蕩窮經術迂濶遠情事理質深囊括文采寂無異日見高塵飛白眼恥雪涕一出金石聲蠅聒何微細

六

大造悲羣動菁英愼所與薄材多厚生聖賢獨危苦衣毳厲筋骸羹藜雪肺腑清氣日充腴富貴輕

毛羽逃之猶恐至況乃役智取榮瘁無常形屈伸有代序呂望王者師初與屠釣伍伊尹莘野農終爲元聖輔脫無卿相資述作亦千古何事懷安居坐使英華腐

大雨登嶧嶺有念

絶壁縣高雲迴川渺無極凌晨躋崇巘忽在人首立微陰竟一氣林巒窅深黑雷雨出谷中惝恍動精魄臨壑驚天鳴轉逕疑地側嗟予三伏時長爲萬里客俯仰畏顛覆足脛汨泥澤安居不知樂屏營從茲役信彼夷險理感茲高厚德白日在中天浮雲空蔽塞

哭梁太常先生

我昔鄉舉時公年七十餘健步猶善飲時復觀奇書登茲君子堂飲酒樂何如令節踰重九黃華靜階除霜風厲清夜即次勞我居親暱坐滿前顧我色獨殊誰能思不言文辭固其餘乃辱懷袖藏報以瓊與琚珍重各言別別後常相憶悠悠七八年悵望夷門側其後更相過公出大河北斯須不相值長使心如噎今年游京師哲嗣同射策倉卒病中音孝情何促迫舍車從傳置日行里三百三日

千有奇五日入門疾甫得覲危顏皇天厚厥德公歿垂三月弔者皆雲集走亦在下列聞之輒雨泣開我東閣門舊館忽塵積良月照孤樽進具不能食感往悲無涯傷今重有戚援筆爲此辭終古在今夕

徐庶母塚 長葛

元直初擇主未贄已歸誠中路失慈母方寸忽怔營誓將從此別知己諒相成天屬心所切何者爲功名含垢事仇讐壯志詎能平食祿不畫策自處若客卿我行荒塚側日月無光精寧掩蓋世勳不

以易所生伏劒一何慘絶裾非人情

南頓懷古

平明發項城落日次南頓眷言追往跡榛莽那可問父老爲予言漢廟復鄰近令君宰玆邑三子皆英俊文叔獨好儒恂恂類忠信銅馬初搆氛赤符遂啟運禮樂擅東都天地一清潤宛矣周京室雜霸氣銷盡所以亢厥宗赫赫炎氣振伯升非不賢寡識嬰凶刃傷彼友于情枕淚無乾暈情飾痛滋深禍紓志乃奮慷慨收河北絶足風雲迅此讐不返兵詎能較逆順朱鮪不加誅千載有餘恨

惠山酌第二泉

秋山望不極帆勢多周旋天風忽倒吹空翠來我前緣徑躋崇寺法象羅諸天既窮峛崺阪下瞰澄泓泉深碧似醍醐至味洵天全酌以素瓷器烹以松枝煙遠人競市酒罌飯載盈船非必辨淄澠直爲名所牽山水自靈異亦因奇士傳西北多井渫誰汲窮山巔

自滿家衕入山迴望南峰

夙齡事幽討性本宜山林湖中厭簫鼓慷慨窮高深捨舟入石徑旋折迎飛岑松桂與叢篁隨風吹我襟煙火遞出没岡巒亙嶇嶔奇峰自孤立衆岫皆浮沉其上縣夕陽其下積重陰明晦無端倪悠然獲我心

恭紀先叔祖母旌節楚氏行實詩

懷宗十四載國步方搆患先臣既致命家難亦多艱厥弟曰艮石義不獨生還有母傷白頭有妻捐朱顔朱顔何窈窕令德夙所嫻楚氏名家子吉夢生淑媛因之字以鳳日月相輝鮮綦組鍼有神言笑動無愆于歸高門戶日夕操機杼舅姑將有需先意能聽睹宛轉二姒間歡愛如同父里嫗藍縷

人怡然對爾汝嬉戲或非宜聲黙色已怒是時賊陷洛郡縣皆隸之雖有七校士叱咤空爾爲丈夫何寥寥惜死固其宜賊帥惟汝侯不知爲伊誰慕其高名義委禽托禮儀不則屠汝家決計從所思實告太夫人呼吸存安危乃召新婦至踟躕難致辭亂命非曩敎永訣傷吾慈伯氏身殉國爾夫亦已隨餘我老寡妻與若生別離新婦寂無聲含笑支雙頤微獨母有言我命當自知却走不旋踵入室撫其兒幷女置膝上垂涕如綆縻天屬心所繫生死同見違噬將棄女去遺此累親闈畢命於今

跂河梁君病事藥裹我饑謀稻粱生爲妻孥役天地何茫茫男兒貴壯盛意氣亦得將寸心懷萬端老至誰能償詰旦登前途鬱鬱迴中腸

哭父

聲徹蒼天號淚至黃泉滴穹壤非高深生我德罔極痛我先嚴君年甫踰七袠恩勤育諸子常恐竭其力饘粥父所餘進具不忍食徧呼諸子前飢渴問歷歷當其服官時形神尚充實賢勞二十年歸來頭始白老人恒善憂況乃囊橐澀虛生三男兒不能供子職口體雖云充神志日蕭瑟念我名不揚休官非所戚戴天而履地何以爲顏色不如彼烏鳥猶能報卵翼

白雲庵（陳希夷隱處）

傳是陳希夷於此寄高跡有庵曰白雲縹緲隱蘆荻艤舟往從之水煙蕩落日秋蘀滿石牀深寒不可即龍睡佐黃初乾始疑未闢暮色何茫茫萬象空所歷仙人何時還白雲常在室

遥哭譚眞谷（名長發遼陽人）

我不識譚生譚生識我詩酒酣對親暱往往舉其辭曳裾游諸侯不肯一低眉齷齪禮俗士箕踞怒

夕月落雞鳴時（投繯室中）時年二十餘弱息方四歲（從叔季玉諱兆琚）至今傷孝情語及隨血淚履也髫齔時慈母爲予言　興朝勵風教旌閭事已傳家國多難日忉怛不忍宣惟念湮没後金石誰當鐫逸史賴賢哲可以垂青編

經飛來峰洞中作

越山千萬重羣仰南北峰如何幽谷裏尚有青芙蓉迴薄雲霧端夭矯如飛龍日月生危巖雷雨棲深松夙昔塵罥人至止皆肅雝造物竭厚力混沌鑿玲瓏五色滴天漿衆竅皆神工陰陽被四表象

緯羅其中霧花會甘雨秀木無悲風有時鐘磬至幽邃開鴻濛豁然出洞宇灝氣來虛空

感興

浮雲起西陲日暮悲風吹風吹雲不去與客同委蛇爲我語秋風莫吹行客衣雲輕易還山衣單難遠歸

過六合贈曾一南

駕言西行邁噬將歸故鄉美人在天末望之雲路長問塗知其廬跬步猶奔忙覯面驚何臞執手情內傷昔者游京師鴻鵠參翺翔雲霄失勁翮弦望

罵之或面詆其文棄擲横紛披顧盼其座人大兒與小兒北方諸學者獨稱仝生奇郟縣仝軌車同謂我詩句好巖石同嵚嶔中有太古音元氣溢淋漓自許何敢然所論或非宜高情肆孤尚使我忘忸怩山水自高深人間無子期痛哭絶朱絃千載為傷悲

日中行

日中市廛集於利競秋毫凶年百貨滯麥菽持錢刀大者牽車牛小者負任勞青青衿佩子犢鼻溷塵囂面目積垢膩賈儈聲謷謷傍有饑死人齒骼分犬獒誰為墐其骨勿使精魂號饑饉十四年千

里無雨膏春風黄霧塞秋野青天高洛陽百萬口日夕南陽逃疇昔卿士家或饜藜與蒿函谷賣餅兒取直充鄰庖阿耶望不歸緣血得衵袍羣割死人肉閭巷日腥臊傳聞賑秦晉漕米百萬艘數鍾致一石我里恐驛騷　天子至仁聖蠲租如鴻毛舊逋貸二年令行若波濤府主親父兄會當生吾曹

鄰人別

鄰人叩我門告別立長歎睹子顔色饑炊黍為朝餐一餐未罷箸淚下如飛湍我里歳饑饉流離不忍看夏麥不敷種秋禾半枯乾昨夜見軍帖飛輓供長安朝廷將予直府主責縣官兩輪顧一金未出門已殫潼關不可度我實饑且寒賣車質其牛百去無一完道路多白骨望之心悲酸痛哭聲不聞天帝高雲端噬將舍之去汝南土地寛生死隨妻孥安知行路難

登素園山閣

山中積雨後六月如清秋茂林多夕陰可以登高樓落日向我動白雲與天游清風左右至襟帶吹颼颼空翠不可名飛落松石陬我稼雖未熟望之綠盈疇數口饑饉餘充腹吾何求對此散遥念浩

蕩凌滄洲

哭孟二表叔孝則

我昔為困蒙從君習象勺几席無垢氛琴書有愉樂追隨三十年朱華見榮落葛帔當沍寒凶歳饜藜藿親戚收夙責宵小肆吞虐君為魯仲連却秦如掃攘解紛何所與忍負平生諾先公亮知人結交無輕薄山林昔所游秋暉媚沃若登高望逸氣浩然在邱壑九原何蕭條斯人不可作長歎不成聲緘心寄冥寞

哭李公毅姊夫

四序忽流易沈憂離寒暑念我平生親涕下紛如雨日月不相見斯人遂千古魂氣為風颷骨肉散野土亮彼方寸心不隨羣彙腐結夢感精誠遥夕冀相語月落松窗黑容輝不可睹明發倏告歸出户徒延佇

夢先父母 鹿邑作

明月如霜雪鑑我寒牀幃皦皦明發心終夜隨庭闈徑路若相似第宅亦已非老親顧我語聲氣一何微欲啼不敢出承顔以無違秋風吹木末曙烏

鳴且飛形影忽不見落月動雙扉父母胡忍予斯須不相係淚下如流泉欹枕猶相睎

哭董氏妹

駕鸞遂羣飛天末猶泄泄孤子念同生中夜時隕涕母也生四女我妹為之季拳拳憐少情相依艱門第曰嬪厚祿家節儉益昜勵良人人中龍塵垢視富貴籩豆樂且耽三黨僉曰惠子時過其家秩秩有靜氣兒女立滿前怡然問舅氏于歸六七年我母遂捐棄其後一歸寧嚴君千里至故宅秋草生相對輒揮淚念母長已矣父病復危厲薄材天所傾溘焉失怙恃明年旱太甚昆弟互離異衣食於奔走羈旅亘年歲所婗稱男兒饑饉憂吾妹洛陽十萬户命如一絲繫行者無消息居者多畏忌疇昔温飽家邑犬競狂吠阿翁致政歸施德匪云細忘彼邱山高較乃錐刀銳良人遠行役一身揹中外傫然十五兒枕籍驚夢寐天風吹娥月皎皎雲中墜月墜有時出人命一何脆良人深腹悲天乎奪厥配弱女不勝哀哀號迷喪次同生八九人賢達汝為最汝歿不吾訣慊慊心猶記中年哭同氣聲淚續難再黃泉見父母勿言吾羸憊

贈劉茂宰于修

鴻鵠飛萬里毛羽多參差丈夫志四海安得常相依嗟我東南行濠梁天一涯仲冬苦日短三舍猶奔馳故人劉茂宰相見多禮儀呼童具盤餐几筵俄已施酒坐不忍寐各言久别離别離未云久終歲恒相思憶昨歲饑饉苦縣初來時千里攜小雛囊橐無刀錐感子不遐棄故來相追隨生年當四十筋力未云衰努力事功名安用錢刀為我馬亦已秣我車亦已脂何以報明德忸怩還致辭

夢月巖詩集卷二

夢月巖詩集卷三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五言古詩二

詠古五首

北方有佳人習禮而明詩夭矯如游龍變化無恒
姿妾本良家子不字無良媒父母高厚德相攸寡
所宜一朝入宮闈倉卒蒙恩私君王一垂盼塵垢
生光輝漢宮多寵幸衆女嫉蛾眉棄擲還舊鄉行
邁猶遲遲河水自東逝白日忽西馳妾心如磐石
終古無轉移開篋見秋扇涕下霑裳衣願為雙烏
鳥長傍陽景飛

又

朝出金光門冠蓋羅翠羽行行煙霧中雜沓安可
數為問車中人疇昔笑唐舉蹙頞而頷頤卿相立
可取喜怒須臾間呼吸成雷雨賓客獻諂諛妻妾
盡傴僂平生刎頸交屏息不得語君看高鳥飛雲
霄幾儔侶

又

莫高匪孟門可以陟其巔莫深匪洪流可以測其
淵人心方寸區叵測難具言握手吐肺肝誓如金

石堅溘焉死喪至幾人來墓田瑣瑣追細故射影求金錢彥昇歿東越繐帳生塵煙有子著葛帔行道人所憐絕交雖著論充耳心茫然厚顏不媿人獨不畏于天

又

灼灼園中花青青陌上草托根異榮悴歲暮同枯槁古來盛名下結交苦太早弱冠遊京洛抗志青雲表坐識蔡中郎門謁郭有道一朝黨禍起朝野跡如掃所以申屠蟠逃名自矯矯

又

太昊制文字三才始有儒茫茫元化理一奇爲之樞菁英苞鄒魯光華燭唐虞魑魅無潛形日月縣中區所以鬼夜哭陰慘畏陽舒如何罪眞宰常與混沌俱萬古盡長夜清濁何時殊老莊多謬誤我欲焚其書

至城父贈楊甥子健

皇天命百職貴賤各有役芸芸彌六合羣動無休息農工獻厥功歲暮亦云畢而我何爲者冬盡行轉迫問夜戒晨裝望煙具午食悠悠結遠思落日淹行色所思豈異人宅相情至戚駕言往從之蓬蒿路始闢白雲冠山城清風吹巷陌閽者聞我來趨入聲何疾兒童聞我來隨耶紛拜揖我僕煖濯湯我馬飽喧櫪飲酣視天地鴻濛理無隔就枕忽蘧蘧不知窗月白

遊乾明寺訪梁竇二君讀書處

日靜流雲空塔影四無際虛谷含鐘聲因風颯然至有客四五人緣聲尋古寺松陰高閣出花香深院閉寥寥天宇中萬籟於斯萃西偏讀書堂石徑入幽邃二仲俱妙才落落有眞意象教與典墳秩然殊位置修林帶平岡煙景互搖曳僧定客亦歸

寂寞兩無事

登廣武山覽古

南登廣武山北望黃河水蒼蒼天四垂浩浩悲風起楚漢距何年人代閱如駛敖鄗湮故城京索虛戰壘背關既食言困垓宜雪恥計左割鴻溝要盟非分理成敗同邱墟英雄亦爾爾達哉阮嗣宗眼中皆豎子

郏縣夜發雨阻長橋呈家兄文啟及幕中諸賓二首

雲黑天四垂群生昏未寤客子中夜興惻惻懷前

路炎氣歊虛沙涼飇輟密樹停蓄如鬱陶滿盈乃傾注我僕躩不行我馬蹶屢仆前却隨電光尺寸以規步霑濕不足惜巖嶮滋恐懼

二

恐懼亦何思天命不可違齊心同所視夷險更共之衆賓夜方寒僕夫饑且疲號呼窮林中叩門知阿誰良久出燈火村醪歠其醨傾壺那可醉煖飲聊相宜陰陽更變化隆暑忽去玆我意日以廣戚戚何所悲古人獲我心零雨東山詩

信陽山行次謝康樂道路憶山中韻

山行景易疾景疾行逾緩風谷絕端倪雲巖倏續斷斷續無前期詎爲客慮欵望鄉自低徊懷古徒憒懣故山偃仰時嘯歌惟放誕欽聖亦懷賢慨焉思述纂室邇悲人遐意長苦日短莘野棲牛衣渭濵倚釣竿道窮若迍寒時會如嘘暖適已太璞完委運浮雲散奈何時世人窺天謬以管

窊樽石　元次山同孟仕源游處

次山放達人仕源亦高士濁世激清風澆俗追元始汙樽而抔飲澹泊志相似嬰孩葛天民糠粃燧人氏意至則成吟天然非雕綺斯人如可作舉世臻上理肉食者登之山水反蒙恥艤舟至其下欹側不容履洗濯視刻畫蒼苔蠹蠹蠹低徊亦何爲落日在江涘

陶士行讀書臺

中原昔遘患過江存典午雖有衣冠族清談亦何補卓哉陶士行輳轢劉與祖嗛嗛惜分陰皇皇希大禹九域思混一壯心良荼苦相傳讀書臺飄揺歷風雨勝蹟久湮滅俛仰虛禪宇返景入寒空蒼然見南浦東晉已如夢荒臺自千古

遊西山集三泉軒

蘿屋近石壁飛瀑灑空青披軒豁窺臨清響何泠泠風竹在雲崖偃仰隨所聽山氣凛絺綌陽景入杳冥坐客生深恐咫尺疑神靈鐘磬動何處衆醉一時醒

自武昌西歸與家兄文啓言別三首

涼飇起江介衡陽一雁歸豈爲慕稻粱洲渚常依依昔我發關塞毛羽未豐肥和鳴藉儔侶湖海生清輝飲食日衎衎薄霄朝太微露白風以淒哀音若調饑離群在須臾未忍言高飛

二

北渚采芳蘭蘭皐修且廣雲盡天宇高四顧何蒼
莽揖讓從此別路人知少長方舟泝江漢中心自
養養秋木未隕蘀空山夜多響感物增離思登樓
時俛仰馨香襭衣衽臨風猶佇想

三

生年甫童稚未知悲別離四十已强仕况乃天一
涯驪駒歌我側棹謳相和之執手蒙申問來歸復
何時來歸亦有時致身未可期努力繩祖武廉清
聲不虧觀者如堵牆淚下同時揮汀曲舟將隱送
者猶未歸佇立勸加餐因風還致辭各期愛遺體
黃髮還相嬉

自武勝關抵石門

悠悠遠行邁搖搖思百端鼓枻浮廣漢脂車陟高
山楚關初偪側石門方險艱頓折豈解已所悅在
巖巒陽卉入秋腓陰泉徂夏寒雲日屢與没倏忽
非恒觀常恐前路歧景遷理無還松篁會百音蘋
藻隨清瀾潛鱗泛儵儵羈鳥鳴關關大塊紛動植
方寸兼悲歡永懷高士風匪嗟游子顏

上陳司農說巖

嶧陽有枯桐孤根半死生上盤巖石峻下激流泉
清大匠不我顧樵豎還相輕析薪置爨下火烈發
精英自甘灰燼餘誰聆霹靂聲君子知音樂天漢
垂高名拔之煙燎中加以徽軫形金玉何足珍彫
飾非世情常恐泉石性未諧廊廟鳴曷厲吐奇音
不敢傷君明

哭董大實賓

烟娅情至戚總角交非疎零涕繐幃前憶入膠庠
初君年甫十三我年十五餘兩小相嬉戲言笑無
所拘疇昔諸老翁爲禮何區區不知飛動意相戒
學趦趄悠悠三十年離索傷何如閉戶而却掃習
靜君讀書我遊梁宋間歲歲常饑驅今年歸自楚

俄聞君已徂哭寢周禮廢招魂楚辭虛巷陌持紙
錢再拜弔諸孤循循四男兒參差雁行徐衰杖謝
父執氣結不能舒至夜就客寢怡然問起居感此
摧肺肝終曉猶欷歔

寄懷佟青士明府

舉世尚繭絲晉陽爲保障嗟彼赫赫名茹柔以自
彊殿最亦云得物情無乃傷何如稱不煩吏民悅
劉方君宗滿天下大小皆循良夫子人中龍種花
如河陽金門千萬重煙鬡胸中藏忘機任至理庭

鳥日游翔嗟我久行役相思隔楚鄉裁詩寄小史出言非有章案清無積牘開卷顧應詳懸知香座上爲予陶一觴金門山名

又

昔我未第時栖栖梁宋遊賦詩簡嘗授彈鋏歌還羞所嗟忠孝畜獻技干諸侯知此非所宜高步歸田疇秉耒糊予口翻然擲蒯緱茂宰憐我憊勸勉云藏修老驥畏長途淚下嘶清秋願酬飼秣恩伏櫪思雙輈

渠陽行

渠陽令寶坻也故人毛幼範令茲邑有異政其民懷之徵輿誦焉戊寅八月予經過境中因述其辭以備採風之義竊附杜子美同元道州春陵行不必寄毛也

秋風何瑟瑟遠道吹行客客行豈云遠言至渠陽邑日中天無雲我馬汗猶瀝下馬息道傍饁者來南陌農夫四五人雜坐樹下食有喧俱屬厭歡然理穫銍爲我謂農人色笑何欣欣農人起且答我邑有令君性行何簡易鞭朴恒不聞三時輸我稅里胥無紛紜瀕海沮洳場魚鹽雜耕耘歔師有常貢行潦遺涸鮮童孺慎莫近近前邏者嗔也中有大戶使氣役鄉鄰令君無所怙直枉以法伸何用識令君鬈鬚長腰身出入不乘車一馬前導陳我欲竟此語四野聲揑揑回頭謝農人努力獲秋實

河北行

河北行思母也老大易傷行且仕矣而祿不及親是以感時而孺慕焉

烏烏將衆雛乃在高樹枝日出衆雛喜月落衆雛悲遊子遠行役見之心惻惻我生髫髦時隨母渡河北跨衛欹僕懷升車依母膝有弟齒隨肩兩小

競華服夙行不畏寒午行不知食母來爲餧女行色一何喜阿姊初于歸高門成嘉禮怡然共喜樂不肯還家裏嬉戲竹石側折花奉阿姊悠悠四十年忽如夢中事有甥如我長象服已强仕阿姊久無祿況乃懷母氏河水鳴濺濺憂來不成寐致辭謝烏烏登舟自隕淚

離石行寧鄉漢離石地

四月見春色青條啟城闉離石苦寒邑哀哉子遺民糟糠常不饜二餔難具陳公庭輸王稅朱提裹結鵝不忍望見之淚下沾我巾自我辭京華叱馭

遑遑巡越阡時度陌勸課及良辰巖巒半豁露茅
屋連松雲野蜜膏縣崖山菌蒙積薪樵蘇在何許
林響知有人幽賞誠可悅所媿流亡頻仰祈風雨
時均荷天地仁

懷古

秋蘭被衆草吐氣因淸風高天麗白日迴曜燭微
躬嗟喋衆日進君子道固窮時拕濟物志悲嘯窮
林中莘野耒耒人渭濱垂釣翁當其饑困時竊笑
羣兒童運開會風雲噓氣如長虹寄言當路子榮
瘁將無同

秋旱得時雨

三農望秋成暵乾羣姓戚長吏亦何事爲民謀衣
食星見秋旻空夜凉雲漢直不期時雨霊好風欣
與集永歎寤寐中聲氣過枕席夙興倒裳衣櫛沐
不遑及適野問農人入土業深尺三晉百州縣離
石獨磽瘠王道固有端先務惟崇實吏治尚繭絲
民生念家室彼我苦不足物力日蕭瑟稽首祝昊
蒼功名非所急但願時物和僉荷生成德

龍山寺訪柏山上人

我行靡定處夕日在山村此間有古寺可以清心
魂巖泉已冬涸舊水留餘痕初緣谿口光遂躡山
木根老僧喜我至舉手開山門香飦出水潔石室
如春温諸天在何許絶際猶飛奔僕夫趨展軨惆
悵難具論浮雲起空谷所歷無一存

夢張二慶餘浦大雲曠同遊山林

故人偕入夢竟夕明我心語多不可竟路暗還登
臨山深谿谷寒林月生淸陰

憶周氷持

周子雲間人投分自廣陵别有年矣或傳
其死未忍遽信用是誌憶焉

雲間有奇士日月爲雙睛當其顧盻時萬古誰日
成開懷抵雪白落筆疑飇驚與我一相見解佩分
香蘅坐君秋月下使我形神淸囊中千萬軸一一
要我評廓然捐所愛刊落存菁英高義同虛谷江
海不能盈契闊歷歲時不知君死生我髮已種種
位望塵埃輕誰肯視倉父親愛如弟兄大塊鼓元
氣萬彙發其榮天壤惟子汝何惜一合并生當寄
書札死當訃分明庶幾夢見之惟君能告情

懷向石村

甲戌京邸識向子石村相質以詩暇日閲

其細注賞析不少假重得益友遥此寄懷
舉世尚雷同真賞不可遇兩美入宫闈與心各嫉妒恂恂士君子傾蓋抒情愫四海雖寥濶才賢亦有數遂出所攜篋幽抑冀宣露誰能待後來復起質疑誤多君慘澹懷摩挲細字注識彈中其微釁瑕敢自護京國多交遊悠悠若行路於今軼帙存沉吟爲君故願言采芳蘭漢廣不得渡思君未敢言美人恐遲暮 向子楚人

遥哭曾大一南

曾江右人父爲六合宰乙酉死事妻子遂家焉一南諱必光以辛酉孝廉卒於粤之四會

皇運鼎新日勝國革故時淳風勵高節軼事多可垂江南雖紀敘小腆何能爲百城皆倒戈士女喜見綏時有六合宰致命不復疑赤手支墜天明哲或相嗤衣冠獨危坐延頸無一詞其嗣曰必光實惟遺腹兒母也誓從死絶後大義虧怡然就犴狴娠娩乃相隨百身贖之歸一脉天所遺時清久論定民請爲之祠與朝高厚德邁古多弘規謂其忠所事報可弗罪之厥子既鄉舉賢裔負英姿僉曰曾有後策名宜濟時夫何生不辰畢命於南陲旅櫬歸鄉遠羈魂泣路岐斯人竟無祿天道寧有知昔者偕計吏相遇在京師執德若良玉中外皆修治語及劬勞恩欲廢蓼莪詩文學出餘緒便便腹笥奇重此忠孝門兼得直諒資論行而結交猶恨相見遲其後復經過顒頷無頹儀顛倒藥裹中屢空忘怨咨黽勉具雞黍至今甘如飴庚辰秋八月乃知君死期於時天氣高仰望空蒼悲白雲歸碧海西日不可追旣存哭寢禮亦具招魂辭道喪千載後淳源久澆漓疇非爲臣子能無君父思采風失幽微何以告來玆庶幾激頑懦匪但悲吾私

寄橫山鄰里

我生橫山居鄰曲時往還言笑無恡情杯酒多令顔時復攜一壺率意登西山徑蹊在戶牖稚子能躋攀泉源通厨竈坐卧聲潺潺比聞年穀熟和氣滿鄉關大男事力作父老皆晏閒井稅耕織餘出之無所艱獻歲聚族飲少長列以班野圃問幽花春盡紅且殷憫我作吏俗不得與其間作書與鄰翁待我清溪灣

語兒女

作吏爲民役內顧常惻惻雖無滿籯望誰能去衣食前年垂死時弱息違我側伻來不敢問奄然自偃息四時有代謝陽春改物色紅藥敷階榮翠鳥矯庭翼兒女忽滿前環顧若有得嬉笑恒非時綦屨畏修飾豈知生人理男耕女當織婚嫁稱其家居官戒貪墨汝輩寧我賴終荷皇天力目前且慰意他日徒憂憶

祈雨行

雲者風所讐見之則震怒不惜吹雲去孤日其誰與雨能青我苗風能赭我土我土氣力薄歲豐拾

斗許沙膚裏石骨耕鐵茹復吐官租月以分卒半十之五婦媼子懷抱十五亦何取入城視長吏飲水祈甘雨甘雨不可得鋤鑱哭壇所

先太傅斗園遺松數本示守護者

太傅東山墅位置各有法曩予尙一觀心與古松洽洞石黔將穨池草青未乏破籬在松側隱映雜花揷慊慊獨念此所居鄰荷鍤庶免撥根株不畏凋鱗甲先澤所遺留餘悲在此劉霜雪自沾濡斤斧勿相狎

書報舍弟取其詩以來

簿領似嚴棲嗒焉無問答感子用幽意抽緖不叢雜冥心會遠音林風互颯颯雲月何所期時爲爾吐納戶外寂不聞我心與之合有時若相競努力鳴鏜鞳眞色迥不如大勢或開闔離石六月中官務謝噂喈遥念倚雲興來往欵周匝季子望高塵欲行猶踏趿致一於至精淸虛無雜遝即目多所遇陳迹厭重搨

遥哭靳大欽之

與子奚相知初緣論文字道合成久要穆穆見眞意嘗於暮春時高廬獲一至居在山水間昏旦多

佳氣一室有太和至樂不願外兄弟儐豆籩兒童飽經笥衣食出其力何者勞煩費安知此一時心怡然遇仲季佳況悉起居神安忘夢寐三載不相與太古會因之三日留次第延相饋後予在江漢聞遂棄人間世夫子豈恒化我徒實多淚將老重朋儕至哀失倫次匪忍爲文辭永言志明義

雨後行經山中

時雨啟春華稱心以游目願言脂我車遵彼山之麓騫裳越厲石彌節憩古木潛頳敷渥丹蒙茸蔭深綠物象亦孔昭化源中隱伏山川何麗崎風雲

時往復白日至高遠回光燭幽谷時哉難與期浩然從所欲

屏風山 寧鄉

回谿激長松奔流絶壁下丹翠盈我前臨流頻駐馬霜葉墜空青因風鳴四野秋光何自來天工此焉寫誰爲作賦人悠悠登高者

濩澤行別宋念蓼 宋癸丑進士貳澤州

班馬亦有聲鴻雁求其群君子得其朋吐氣成風雲我行濩澤道蘭臭一何芬故人陶夫子 艾圃先生 德劭文亦淳其佐曰宋公行誼如古人言語妙天下

好我尤天眞植德愛嘉樹華實各有因惜別在岐路黯然傷我神

二

神傷那能去心遲迹已遽行行越太行崎嶇滋恐懼春山未著花形影依寒樹人生有菀枯得時無早暮高第滯微官潛不知其故世人漫相輕皇天豈未寤誰能排閶闔登之於衢路

三

衢路脩且阻宿霧霾朝暾靈均問蒼天虎豹司九閽濁世固宜然清時非所論　盛代際重華惇德而允元四岳守赤縣百揆侍彤軒惜兹人中龍尺澤難自存鱗甲欲彫落蜩鷽同飛翻但得尺寸柄薄俗歸淳源謂予或不信閭巷亦有言

滎陽懷古

五蛇從一龍龍歸蛇亦歸一蛇獨焚死千古有餘悲我行滎陽道憂來藉春艸黃屋投楚炬馬鬣無封表淮陰士無雙酇侯功第一誰肯相爲言東門代死日烈士詎殉名行者爲飲泣

子貢祠 濬縣

嗷嗷白日光高縣松柏頂蕩蕩平沙煙屹屹宮牆

影榜題端木祠棟宇何嚴整駐馬肅再拜低佪視脩景日昃不能去希賢思要領文章亦難聞況乃天道迥世人厭紛賾憑虛矜内𩓐詎知探淵泉水深須長綆栖栖岐路間作誦用觀省

淇上懷古

淇水流湯湯殷土何芒芒大荒無凸凹兹地宜田桑楚邱初營邑國勢日以張衛武勤問學睿聖多文章風人興菉竹意永言亦長我行季春時物色昭輝光白日薄源泉回首見太行暮景有餘適栖栖何所傷

湯陰岳廟三首

春風何慘澹古堞飛花空日落湯陰里鬼哭鄂王宮天王未雪恥臣罪安所容忠魂從二帝萬里龍沙中

二

烝民有恒性好惡不可假廟前五金人瓦礫過交打老死牀蓐間支解糞壤下人心有斧鉞君相何爲者

三

江南有中主中原尚可得康王利大寶因資於其

敵不願二龍歸故鍛鵰舉翮賊檜識其微金牌始敦迫將不受君命何以正反側怡然就犴狴王誠知順逆徒令百世下志士爲霑臆

壽齊母傳太君八袠 有序

太君吾友韓石之母也有高識初韓石父大年公以守戎防海主將黷貨公數爭之辭色不少假太君徐謂之曰彼自貪耳吾指不染何害卒爲其所銜陰以事中之服太君先見云其挔孫子麟伯義尤高他嬍不勝書

鬱鬱松柏林夭夭桃李枝桃李能作花歲寒難與期松柏貞且壽千年方及時嚴霜庇衆芳本支無撥虧齊氏有賢母知微能見幾夫子人中龍道直身以危同官黷貨者側目因良規貪墨自貫禍堅白不磷緇夫人實有言所天宜三思我行漳滏道智士皆稱之既爲未亡人一身兼嚴慈厥子亦克孝立身如玉持行年踰五十嬉戲如嬰兒母也八十餘色笑觀綵絲一室有太和氣蒸蘭與芝肇人曰孫生勢家相羈縻夫人命厥子若友即吾兒若友不生還永訣從此辭事白孫生出堂上拜龐眉

夫人一難然遠近胥稱奇茲事可特書高義天無涯齷齪戶牖人鮐背奚以爲

詠史七首

生平愛竹素古人恒與居常恐負日月沒世無可書恭承前哲意窮達矢不渝腹心如可托不厭爲武夫雖無執殳用草檄或相需所志不克就卷懷歸敝廬我聞絳灌宰賈誼陳討謨如何叔孫通與時爲步趨

又

叢棘生高山俯視松與柏菡萏未出泥仰視浮萍

色人生會有時誰能見通塞季氏斗筲人以富驕
宗國重耳乞道傍野人弗與食再拜受其塊天意
終可識

又

漢京文物盛濟濟多才賢武皇實好儒六經皆有
傳載歌橫汾曲風騷可比肩白雲望不極秋芳淒
可憐慷慨懷佳人孰云好神仙生逢好文主賢良
獲所天三策至淳厚二賈不能前如何東閣内不
見收廣川

又

兎絲蔓荊棘乃思附泰山攀緣未及半斧柯尋其
間衰榮有去來倚伏固無端蜉蝣笑龜鶴靜躁殊
所觀蘇秦六國相車裂以自殘楊惲漢通侯身與
名俱殫怨望非分理趨舍智良難所以披裘翁盛
夏先知寒

又

疇昔遠行遊煌煌京洛中長衢夾橫術香霧遙空
濛華纓影旭日寶馬嘶春風役財矜聲利氣可凌
三公截截輿臺子朱紱章其躬草衣茅季偉韋布
郭林宗野處敦彝倫舉世臻黃農登高視人世夢

夢皆塵容哀哉覆巢鳥不見雲中龍

又

鳳凰啄竹實終古何時飽志士厭糟糠能無念枯
槁陶潛淳古人逸民傳可表一爲彭澤令其苦集
于蓼柴桑晚歸來松菊就荒草親舊或見招他人
跡已掃飢驅行乞食傷哉那可道惟有數卷詩知
音以爲寶

又

平明登箕山日夕忽忘歸山谷多清風習習吹我
衣中天秋月上四宇生光輝群峰皆拱岳孤嶂獨

無依想見巢與許高義尤巍巍下視九州民洚水
方阻飢行者胝無跋遯者嘉且肥天地既平成潛
見胥忘機

京師述懷五百字與梁少府

弱冠攻文辭將老猶芒然不知孰得失萬事皆棄
捐親戚咸動色爲子惜盛年舉世工進取願君勿
遷延區區守尺寸黷澹非豪賢深感勸勉意稟性
不能遷方策仄燼餘金玉謝其堅毫毛至微細可
以垂千年束髮入鄉塾久要明神前死生不背負
利鈍何擇焉悠悠四十載日日相周旋春秋多物

色花月呈新鮮即目多所寓稱心而爲言中間遭
饑饉囊空無一錢飢驅梁宋間以玆爲我田祈寒
執熱時逆旅尤相憐愁思與驩虞隱意俱能傳晩
節作邊吏險道履山川于槖惟琴書行色何靜便
故人梁少府贈我珊瑚鞭拳拳戒黷貨顧𨀾蒼者
天於時之所治試我刀如鉛正賴初古人決疑壹
以專玆邑罹兵凶父老遭顚連山田委沙石釜甑
空且縣爲言昔全盛崖谷皆人煙井稅以時輸訟
庭清且閒府主何人斯輿衛若神仙惡聞災荒牒
因掣郡縣權氣𦦨所蒸濡陰陽乃伏慫七月禾未

熟嚴霜下陌阡人命賤如泥斗米其直千豺虎兼
盜賊相率歸窮泉君看城下壕億萬白骨塡聞之
心惻惻日夕惟憂煎減食哺赤子吾病民其痊空
乏亦自得但願流亡還誰忍鬻所生而供歡笑筵
久之民氣和里巷聞歌絃幸不辱明教曩者大有
緣即今來京師僕馬猶迍邅太岳高峩峩乃在白
雲巔身雖無羽翼奮飛如可攀口體尚爲累忸怩
亦何顏不敢委冥報願矢桑榆先自玆及歸老世
事仍糺纏窮達識定分豈不因陳編脫非筆墨靈
鬱陶何由宣空文與華紱造物或有偏但看没世

後金石誰當鐫

夢月巖詩集卷三

夢月巖詩集卷四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五言古詩三

昌平温泉

大造爲陶冶陰陽俱不息地中火潛然觱沸温泉出其上可燖毛其下可浴湢禁籞何深嚴　天家啟温室風戛碧玉聲日射丹砂色　至尊時一巡山靈肅警蹕遊豫覽形勝銀山與鐵壁湛恩無屯膏臣庶餘波及周列十六塘分流共一脉寶馬駕雲軿豪遊無暇日朱顏玩芳華白叟浴老疾璟珮

時時聞春氣薰蘭澤若逢洗耳人萬象皆蕭瑟清秋氣多悲遊人自悅懌青山勢巀嵲白雲遞出入倦客試一臨塵垢霍然滌太和宇宙間底事百憂集

遊龍泉山

幽居生遠思意言不盡書山川未湮滅風跡復何如薄言遵郊郭沙嶼遞迴紆孤峰開夕景氣象誠有餘下瞰多邱墓松柏行列疎攘攘世間人終歸曠野居至樂不在外何事形神拘白帝流西顥群動迫乘除峴山與蘭亭今古同欷歔

餘年

餘年知幾何且復讀我書當其開卷時欣然會古初寸陰未忍棄好風來徐徐夕景在林巒游雲與卷舒思以物相長言乃性所餘淳源不敢散賢聖時臨予

寄山中親舊

攘攘緇塵中不知南北路車帷詎遑褰倏忽自來去夢入故園春村煙雜花樹親舊四五人花下壺觴布相見無煩言但道花如故一杯未入口雞鳴天欲曙顛倒我衣裳黽勉趨時務作書寄山中所

性在煙霧

移居

生年無幾時憂戚何多端倉卒羈旅中吾生良獨難若復不適意固哉非達觀池亭既竦峙石樹亦高寒即事展微力衆情奔所歡木芟出秀枝泥汰生清瀾傍巖植嘉卉逕蹊隨缺完篠簜在町畽奇音如嘯鸞旅情亦已適朋來或盤餐怡然命樽酒日夕不知殘

懷舍弟天益敦甫

行雁會高風天末聲相逐如何天顯親影響不能

續嗟我違家食委身侍輦轂每飯惟鹽虀淡旬始
休沐噬將舍之去飢渴同骨肉如何當晚節尚思
沾微祿春風何駘宕芳艸萋以綠故山不得歸長
恐負幽谷作誦寄同父征邁尚相勗

風雨歎

風雨不相若乃失皇天慈日夕吹塵沙潤澤將何
期嗸嗸見農夫仰天長齋咨稽首祝大神婦子恒
苦飢以淚沃枯苗膚寸安能滋遺此瘠土毛租稅
爲斧資不則蒐稗熟果腹或有之太倉千萬石平
糶亦有時風伯怒不已雨師無能爲大神不協和

托命於阿誰

夜讀示子侄

垂老抱陳編膏火無休時嘉會如故人不知宜若
爲一唱再三歎前古忽在茲秋蟲滿階除音響相
和之幢幢青燄中白髮同紛披形影未相左眸子
已我欺細字注硃墨參差且傾敧手則不忍釋心
將何所施踟躕不能寐起坐還凝思乃知前哲語
老大徒傷悲

從軍行贈戎將軍

陽鳥志高飛不思舊洲渚丈夫立功名何暇戀兒
女淮海有豪士束髮事戎伍南征銅柱遥北戍玉
關苦十年行不歸家室知何所弱男自成婚生妻
自歸土衣錦入門閭兒不識阿父徐徐問鄉鄰始
得爲家主春閨夢已斷寒衣猶在笥方壯誓不婚
守終以待汝高林激清風颯颯吹山雨一歌從軍
行壯士皆起舞

狄梁公祠古槐

秋風颯寒郊凡英莽無數巋然喬木存相傳唐代
樹托體梁公祠斤斧不敢顧上枝撐青天下根蟠
廣路疎陰息行人徑圓規數步中虛誰所刳歷年
知朽蠹樵牧爲營窟風雨時奔赴或云此古槐與

公延唐祚取日虞淵年仙李起僵仆於時萌蘖生
烽煙幾迴互飽飫古風霜幸披今雨露移蔭三公
庭本支有餘裕高歌仰太空榮瘁生深悟

符烈婦

烈婦諸生程萬式之妻也程病有年符誓
以死殉將屬纊遂自經里人請旌焉

王睢有定偶孤鴻不再匹貞婦死賢雄彝倫罔攸
斁繻葛符氏女曰嬪于程室食貧歷三歲抱甕時
出汲夫壻卧牀蓐嗷嗷誓白日奄息將屬纊一死

萬事畢於時月既望素娥不忍出牛女望河漢終古猶睽隔青山有司穴言笑歸安宅百年在須臾髮毛實我特旌閭事已久萬口猶嘖嘖

委蛇行

委蛇復委蛇日出遵中逵橫術四五折緇塵入車帷車帷不足惜日晏恒苦飢屠門不敢入睨視群相嬉側身望親友闍者言未歸棗樹何蓁蓁門啟風花吹今夕且辦餠明晨會典衣歎息謂輿夫爾何苦我爲

又

熒熒城上艸葉葉揚縹青陽春詎有私適當高處生動搖多意氣俯仰流光榮風霜一以降百昌區脆貞綠縟既盈滿萎黃或先零睇彼幽谷蘭時至亦芳馨

答友人

我聞東皋勝紅樹延朝景中有大雅人孤懷萬彙領峰巒非一勢白日相與永花關氣已通林隝道猶梗賦詩不必多所貴得真境何時踐閫域頓使塵囂靜踟躕難久留叢桂秋風冷

與仲旭雪洲飮言情三首

尺蠖詎無知屈伸會有時天定能勝人皇皇欲何之不如飮美酒同儕日賦詩賦詩不期工適意聊爾爲況於素心人文采安所施君當恕謬誤言出心乃怡

又

怡怡兄弟情常華何韡韡四海雖同心不如一父子江漢天之涯因風望秋水良月在清樽憶別言亹亹悠悠向十年華巔已如此人生如過景相見復有幾誰能愛牛羊而令踐行葦 懷家兄武昌宰文啟

又

今夕樂難量他日期無忘朋儕同此室妻孥各一方計口可足食所業惟田桑嘉卉亦叢生飛鳥必雙翔焉有乘軒貴而無中饋良朝夕念職業恪恭心不違所言如皎日耿耿燈燭光

送顧見南端公　子告將母

白日何昭昭行天布陽春萬彙欣德澤敷榮莫不均生世際太和至道無屈伸我友官柱史風義平生親詔許歸將母孝治風俗淳江南二月時千花如錦茵枝枝自迴互葉葉交停勻垂露拂冠蓋爲君滌緇塵上有嚶鳴鳥和聲達蒼旻覘睨臨中逵

因之念同人

金臺懷古

出自朝陽門悵望黄金臺金臺已陳迹流風猶未頹茫茫煙草中日月光徘徊居人不復識志士有餘哀燕昭洵令主樂生亦賢才主臣旣同量咄嗟生風雷功成身去國厮隷不敢猜白日照九原丹心詎能灰乃知天下士不爲黄金來

輓家大群太史兼唁其孤二首

鸑鷟乃鳳族騶虞亦麟儔一氣自相親誰與爲綢繆緬懷胙命初尚父實佐周本根惟天合苗裔若

雲浮君子人中龍泥蟠久潛修得時躍天門矯首睇九州天乎胡忍予枝幹摧虔劉時憶病中語夢寐猶相求軒車忽至止景光昭素秋苦辭天路遠斯須不少留出戶見明月淚與金波流

又

相送臨秋原木落悲風起四顧何蒼茫湯湯閲逝水白日忽西沉丹旐自東指送馬立躊躕悲鳴入我耳舊館已塵封琴書不在几孤子心皇皇衰麻戒行李握手一長號淚下不能止舟航發天津去去三千里何時復歸來前路愼哀毁爲親愛厥躬

靈爽式憑爾所憂失薪傳人生會有死努力念前修毋貽化者恥

中秋後一夕南麓寓齋看月

虛亭見暮山千峰隔林樾秋聲入樹多夕陽向空沒靜者無經營率爾肆肴核同人惟素心高興自超越褰裳弄清流露頂出華髮語笑潺湲中仰見東方月良夜旣三五輝光尚高揭露下影初寒煙盡光逾發相視不知還馳情到溟渤

詠史

東莞劉道民乃供寄奴職當其失意時親戚無顏

色一朝會風雲龍鳳攀鱗翼金盤貯檳榔群兒盡塞默旌旆指崤函誓將清九域奇功雖不成幸而歿晉室文若亦漢臣惜哉佐魏國

初冬窖花作

春秋佳日過萬彙欣蒙澤時哉值閉藏衆芳生意迫智者爲復陶居之若安宅牖虛納天光室深通地脉陰凝際無端陽和入有隙杜門絶囂塵黽勉從玆役緬想紛華初千花盈紫陌黄鳥樂清白啼鵙傷紺碧消息無幾何木犨庭除積用悟盈虛理今古視朝夕及此陽月中爲爾勤經畫洞穴何窅

冥爲基若磐石存身性所貴葆眞道乃獲風霜閱
冱寒雨露待甲坼

將之雲南在塗言懷

平生無所嗜樂志惟林泉中歲始通籍彈冠今十
年清時無棄物承乏厠清班自安薄劣分世務不
相關卜居雖湫隘知止有餘閒一朝被使命猥居
諸道先行行過荊楚汎茲江漢船山水多清光晨
夕悅我顏高躋雲木表履石弄潺湲勝遊君所賜
微尚不斷然皦日出東隅瞻之咫尺間畢事式遄
歸勿爲家室牽

登峴山

客心日迴薄陳迹悲屢遷古人不我待誰與相周
旋忽作峴山遊遄飛巖石巔緣趾陟其首上下皆
雲煙城郭墜足底江漢横目前不知在宇宙浩然
空八埏回首問叔子去此幾何年今昔遞乘除爾
不怵我先

鄭家驛止舍後有竹檻泉坐石成詠

逸居息勞人取足何必廣矧茲蘊靈區愉悅成幽
賞風泉出叢篁百音會一響石徑坦而博坐卧隨
偃仰細壕束急湍渟泓乃浩蕩緬懷遂古初元化
資生長允哉高厚德俾我見穹壤今昔遞相過延
竚有餘想嚴程山水間王事非鞅掌游泳日將夕
中心猶怏怏

雲海

金鳳山中雲濤如海石崖上出咫尺下不
辨川谷眞大觀也因寄意焉

大塊本一氣雲霧爲端倪湧起若波濤不與群山
齊因風游四海天路無所稽出岫本無心莫忘歸
舊谿

大風洞

坤元鼓噫氣虛宇生清風洞中流水出不見桃花
紅古之穴居人於此幾代終觀物有至理慨焉思
鴻蒙

遊飛雲巖 物象天然皆泉乳結成王陽明有記謂爲黔中山水第一

二儀自闢闢高下誰所因倐然啟雲構沖擧何其
神造物力孔厚觸類肖天眞泉源有盈虛竹栢無
冬春萬象俱陳迹孤懷日以新不知邃古初斯宇
栖何人

望金鳳山 施秉縣

黔峰多崒嵂況乃瞻絕巘身遠山益高寒色起淩

緬飛鳥辭羽弱捷猿畏足蹇自非餐霞人塵纓至者鮮傳聞佐武宮光響洞微顯臘深僧貌愚機忘虎心善仰視盈丈尺其上勢應展雲生石氣滋日隱金光淺衆木發冬榮蒼然不可辨行行越數舍向背猶迴轉目窮首重回心賞非言遣

自漵水歷辰沅舟中紀勝

大造緣動靜山水有恒德古之登臨人於茲見所得緬惟黔楚間巖險淩九域奧府或斯藏孔竭陰陽力孤舟溯仲冬收潦不盈溢灘水千里中隨山勢非一澄碧混煙霄空明漾旭日始疑前路窮忽

從天關入石磕震霆起濤飛霜雪立旋折嵯岈間安危存呼吸銀壺懸樹杪香船置厓側或云仙所遺恍惚不可識巖穴架板屋橫衺無法式縋人於太空鑿竅乃椓杙日午泊灘舟樵爨甫具食空響越風榛木顛出石汹時乎值晦冥霧雨蒙殊色村虛楓尚丹嶺曙松猶黑自茲歷辰沅水與山俱北尚想桃源人樸俗無雕飾牽率難具陳凝思時默默

公安詠古

山遠天雲合水曲人煙通孤城渺何許寒樹鳴悲風相傳吳大帝於此安左公既爲婚姻國底事以凶終蟂磯愁不盡白帝恨無窮陸遜惜詐力何足責阿蒙稱臣於國賊齷齪非英雄壯穆至今存漢統延孤忠長使秋江客悲歌仰太空

歸自滇南移居言懷

天地一蘧廬萬物安其所獨有栖栖客奔走罹寒暑王言重絲綸臣力弗克舉職業詎修明偃仰誰其與容膝義所安風雨聊可禦幽花植牆陰嘉樹垂檐宇雖非舊林巖卧起殊逆旅況有塤篪樂朝夕聆笑語悠哉復悠哉望古時延佇

題劉雪洲小像

人在山之阿水竹同其情心洗不可狀顏悅如春榮一卷還自持世務紛無營天光瑩巖石乃窺邃古情願言同一契老去歸茅衡

上許大宗伯時菴

雄雉生山澤敢矜好毛羽泄泄飛原田栖栖避風雨一朝入樊籠不覺身傴僂鷙擊學鷹鸇能言讓鸚鵡朝夕飲啄安不遑出牖戸寧知鳳凰德耿介或相取丹崖青壁間平生志所許安得遂高飛依依慕儔侶忸怩無令顏回影聊自覩野性詎能馴

君心自千古

孤鳳吟送屈樞部鳳山罷官還陸渾

孤鳳在樊籬飲啄亦自適本無亢龍性奈何遭彈射彈射亦何常塵世空茫茫不思天路高安知雲海長鎩羽西南飛翩然歸故鄉故鄉在雲麓水清山浸綠高林繡錯連兄弟如金玉子姓起丹穴矯矯集珍木所棄如敝屣于心遐不足百鳥俱長鳴來儀慰吾屬大鵬翼若雲日月光反覆何爲竟相厄鳳兮非爾族誰能訴天闕還令阿閣宿

邃古初

厥初生民時悶悶游鴻蒙結繩天下治老壽如孩童代謝幾何人忽焉三古終東海佐變伐西山歌黃農通隱本無心屈伸天地中俯仰思所際一氣安能窮萬物中有我瑣瑣如沙蟲青竹誰劖削金石誰磨礱至道本無言文辭安足工

人間世

振衣登崑崙身在風雲上下視人間世蚩蚩自來往爭利競錐刀好名入羅網老死不知還嬰孩幾成長所以貴我身初心不可枉驪龍抱其珠深淵自頤養老氏齊彭殤辭譎意何廣誰能游物外慷慨驅塵想

即事七首

蚤起數徘徊今日復何爲質衣以謀食未寒先凜飢僮僕將粟至顏開心孔怡拂几陳書策古人與我宜叔向賀韓宣貧安富乃危孺仲慚兒子反使室人嗤唱歎爲之久令色生鬚眉白日出戶牖照我良有時

二

中年苦婚宦垂老忘情慾大器晚當成文淵亦吾屬入室四顧空百質無一矚妻孥顧我歎何以給

饘粥笑謂爾無憂百年會未促古人亦有言盛衰相倚伏嚴霜瘁庭柯孤芳起幽谷但恐稟氣殊生世不諧俗

三

中逵有古槐柯葉日扶疎青陰忽四周盛夏蔭吾廬炎天久不雨雷電光亦虛蟲豸日相蝕鳥雀栖無餘黃塵朝夕起清風氣不舒類此栖遲客憔悴無安居形影照四壁歲月忽乘除仰天三歎息入室空躊躕

四

芸生繁有徒兩間羅飛走靈蠢不相知營營自糊口人爲萬物靈貴賤萃群醜肉食者何鄙志薄而養厚野蔬色孔嘉青青似春韭烹之以釜鬵澹泊味可久古聖有明訓嗜音與甘酒矧爾爲人臣奈何忘所守

五

籠鳥觸四隅羽翼遑遐舉君子守其官鞠躬以傴僂崇卑有班資旋折應規矩口舌禍之門利慾爲網罟世人亦有言柔茹剛則吐司直亮有邦是惟仲山甫明哲保其身克爲周室輔

六

巢窟既以遠生民有攸居況乃服官人邸第寧無餘伊昔萬里還卜鄰於通衢聚族不敢期兄弟偕妻孥稱貸半與直庶幾爲吾廬繕垣而葺牆賔客來徐徐平生質直性勤人謀已踈況愛無所拒從井或有諸常恐棄此去兄弟復離居念之内傷心四海將焉如

七

暑雨滋多魚秋風揚高隼物生會其時化育忘靈蠢嗟予稚識人謀生一何窘假貸出倍息往往蒙嘲哂我亦欲無爲世事如接軫俛仰隨禮俗罄折亦堪憫何如置不顧庶幾中心允修身以俟時前哲自相引

新婦篇畣雪堂

習習堂前燕弱羽詎能飛仰視滄浪天哺我黃口兒新婦初來時父母敎禮儀婉娩事君子動止勤自持入厨滌百器夙興夜寐遲未知姑性情便欲攄所思一語違尊章憔悴無光輝君子爲彌縫大義終無虧同心依所天德音矢莫違

又

桑條明沃若鶗鴂聲欲展提籠陌上行盈盈衣露泫伯姊念孫征導我步淩緬中心既綢繆言笑亦游衍三月采青蒿四月簇黃繭將爲公子裳區區效不腆同居向三年君忽被驅遣不敢出中門心與車輪轉涼秋八九月木落枯蓬捲不惜道里寒終身事未葴舅姑祝悅康兒女願黽勉君懷亮孔深我績日猶淺海畔一逢君攜手望高巘衣裳非舊時容色尚婉孌皎日會東出谷幽當自顯

白雪吟 雪中分韻

大塊鼓元氣乘除爲四時一陽方閉藏嚴枯極所

之萬物有代謝瑶華常不萎皎然潔我目聆之聲正希同雲仰山巔堅氷沍水涯青松始特出矯矯嶔崎姿豈不感春榮秉質寡所宜惟有古大椿年壽與等期

渡渾河

渾河水至清夏潦不能入平旦理輕舟旭日照城邑擊檝蕩中流欣然望原隰良苗懷好風因之多露浥草木既昭蘇農工亦嫻習陰陽無伏愆雨暘協燥濕大矣天地德四時自闔翕端居觀逝水奔流何可及惟有茂育心萬殊莫不給

由龍泉寺西上觀源所自出遂窮其勝

飛雨吹絶壁炎氣為清和泉源在木杪空響何其多緣險捫弱葛出幽履垂蘿峰嶺非一致緬邈復逶迤夐然至天表雲氣如流波陰陽屢晝夜日月相盪摩下視所來徑猶鳥幾經過心疑此宮觀結搆非斧柯不知初古人何以栖巖阿

祖越寺至羅漢洞

空山寂無聲鐘磬自生響宛轉松石間忽來雲鳥上筋骨未遑安耳目已豁朗巖腹正中穿出入隨俛仰混沌誰開鑿玲瓏非意想仰視縹緲峰天表撐一掌其上有飛觀安能度袤廣自非餐霞人邈然不可往

自煙黛河南行觀海

四溟浮九州碣石為之首欲窮域外觀天地良高厚緣徑陟陂陀循溪出林藪不知青氣來但覺天光走東偏指齊州秋毫泛星斗澹澹閱人代何物能悠久浩然萬象空吾身復何有

哭保兒墓康熙庚寅予甲子周矣生子曰田保性慧而體羸予愛之甚壬辰歸自奉天六月望後三日病暑殤

前日懷中兒今為一抔土抔土在眼前兒兮不可

覩小年未三周慧性天所予良知愛厥弟掬抱如共語攜弟者或休聲叱色頳怒學語能呼耶暫違即相取具食在几案牽裾指其所誠求得隱意嘻笑動眉宇以此憐愛深呼犬字曰虎鬼伯相敦促瀉痢罹炎暑醫藥失倫次膏火灼肺腑念爾不能言孰知中所苦似欲相訣絶淚下紛如雨忽而發聲啼家人盡悲楚悠悠踰早秋曠野日將午持氷浸黃泉清涼復何補盛世無夭札胡為禍及汝否德予自招黃口攖網罟

城南觀藕花感興同弟天益侄承曾子憲曾守曾

出郭不治具偶然因素秋同室四五人亦可云勝遊平疇交茂樹旭日明清秋葭葦何冥冥遠香中自浮亭館各據勢木石相綢繆城中冠蓋者往往愛遐陬既至不須臾遵事趨音促雙鞅軒冕羈束人胡不歸林邱

九日沈方舟過我因留飲樓望同弟天益

日月遞往來俛仰成今昔人生無百年營營為物役令節忽重九惠然來嘉客三徑有黃華馨香引行跡雖無旨酒陳即事多所適岑樓廠四望遠景開虛白天山一氣交浩浩寫巖石孤鶴橫空來翩

翩厲羽翮萬里狹滄溟九皐濯光澤陽鳥詎能追同聲不相擇何時到十洲共樂海天碧

夏至前一日西院即事

地靜人慮肅雨餘風日清林景過亭午一鳥倏來鳴萬物欣時序吾生亦有情披書復掩卷啜茗還游行曠觀天地際動息何所營翛然覺自得吟詠皆和聲

聞歲杪兩河大雪同天益志喜

仕宦久通籍昆弟客長安食祿思所出稼穡惟艱難三冬無雪霰目倦霾雲端豈徒念家室閭里多飢寒頃有北來音獻歲臘云殘大雪盈晝夜風定朝光團天膏既厚入地脉亦深蟠歲功未敢量婦子顏已歡覘土亘一氣舉趾力可殫及時輸井稅慎勿勞長官聞之色愉愉勸客加一餐代耕免沾塗敢忘甽與簞

賦得歸雲送沈方舟南還

白雲無定姿舒卷隨天風當其歸岫時勢不因蜚鴻逢逢自孤往高高游太空類此遠行客一身為轉蓬坦步安素履灝氣摩蒼穹之子如卿雲紛郁何昭融爛縵歌虞廷箾韶奏厥功胡為在窮谷卑

棲荊棘叢幽光自遠耀膏液滋群蒙芝蘭本一氣金石要始終翹首望停雲曒曒日方中相思杳無極目盡滄江東

采葚

東園有條桑盛夏葉如滋纍纍垂嘉實紅紫相參差兒童競采掇食之甘若飴林隟動清景未夕生涼颸因之感我心惄焉如調飢王道在農桑勤生欲及時食麤而衣惡澹泊吾所宜但願群生遂斯言良不欺

築隄行

一元資生始萬物有成敗群陰撼孤陽霪雨若溯洴殄滅我大防衆流爭一隘才賢賴分司心悲聲且咒曰嗟茲洪水民病何由瘥旦晝越宵中周巡敢言憊千夫力旣竭二儀乃分界山煙郭外來荷風天際屆氣象亦孔昭漕艘忘夙戒緊余實不德降罰宜膺淾奚爲苦我人河伯忿一噀洗心告明神夙夜矢匪懈

賢婦篇

水鳥食鯤鮞腹果體充腴家雞食糠粃狐狸捕其雛物性固有常人心多所渝東鄰有賢婦潔蠲事

其夫操作先娣姒珍膳奉公姑食麤不充口衣惡不潤膚昜厲靡宵且休息無須臾厥家旣富潤猶恐闕所需絲粒愼出入旨蓄贏中廚西鄰有美女顏色何娟姝被服極華藻金珥紅羅襦日高花影動甘夢眠䠷褕倚牀肆驕態齗齗笑我愚一心報所天多口何足虞

和李禮山猥稱予讀書時過從劉蓬聞給事相羨之作

凌晨起披衣啓戶來高煙煙散朝日出清光游我前開卷若有得意愜不能宣忽聞叩門聲小史持新編猥許厠文學執業相周旋好我諒由中夙心何敢然攸居鄰是卜仰止希高賢黽勉酬嘉藻心契忘言詮

醉後別天益二首

鴻雁西南飛臨風修毛羽天路自寥濶安所是吾宇臨岐不忍歸佳期悵何許銜杯未傾時淚下紛如雨各各保遐齡山巖共栩栩

二

憶昔山巖中昆弟同茅茨父母棄我去俛仰心銜悲廿年各長成對宇官京師日夕相過從言笑何

嘻嘻一朝分手去千里從茲辭霜雪安可任淚下氷寒枝嘉會詎有日焉用長相思

歸田園

清時無棄物壯志已遲莫稟氣不諧俗於世復何慕閒靜思古歡黽勉謝時務故里念田園優游賦歸去正月始戒塗仲春車乃駐盛夏憩窮林清風屆秋露嚴枯逼三冬經歲疾不愈田荒園亦蕪百計供租賦僮僕頗無懽兒孫肘將露願言肆微力浩然行我素庶幾答天工霧雨不虛注群動獲跂息吾亦舒安步

夢月巖詩集卷四

夢月巖詩集卷五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七言古詩一

柏樹將軍歌 登封漢武帝封也

嵩陽童童三古柏傳封漢武東巡日翠華已去二千秋黛色常縣三百尺大者楂枒如怪石八人乂手圍不得次亦從橫五畝陰縣崖飛峽傾我側最後一株稱少年斑白亦是萬年物三十六峰削碧空何來華嶽三峰立龍蟠虎踞蒙雪霜蒼翠中間鱗爪出元氣茫茫太古形根株應始乾坤闢青天

時流江海聲白晝忽驚雷雨集一見東都天地清幾看洛邑烽煙黑大夫松已失秦封處士何由披漢德惟爾滄桑閱世深銷磨日月情蕭瑟嗚噫嘻將軍之質何嶔巇蒼苔斑溜無威儀螻蟻全蝕浸香骨野火半燒無霜皮朽蠹不中平聲斤斧顧文采焉用章身爲老成豈是雲中守百戰生還成衰叟天帝獨留鸞鳳枝霧嶽潛驅魑魅走萬古宅邊不見春洛陽花樹矜桃柳將軍雖受武皇封投閒不敢貪天功日邊回首長安空茂陵無樹悲秋風

寶刀篇 家兄文敘貽我以佩刀因賦

寶刀灼灼青芙蓉楚市買之千緡銅楚風自昔稱剽勁寶刀鋒鍔將無同采金初入焚山裏煅鍊十年經歲砥赫似祝融亭午雲湛如江漢清秋水鑄前含笑試吹毛粉光初淬生白毫壯士衝冠虹日變將軍掣鞘青天高桃花斑久洗不去樓蘭血渴精魂號佩之使我心煩勞茍非其人羞此刀我聞昔之人盤錯別利器時清豈有不平事乃發新硎莫輕試會須江海決長鯨萬里歸來報我兄

送張二慶餘歸太倉

張子將歸桃花潭梁州六月鳴玉驂海嶠烽煙千

萬里隴山遙望婁江南婁江詞賦稱擅場前有迪功後二王張子少年起吳下縱橫風雅心洋洋世亂鬱鬱不得志遨遊脫屣諸侯貴魯連排患不求名子方驕踞原無意是時番禺有靈均樂府離騷天下聞與君揚扢沉香浦兩人意氣凌煙雲悲秋更入咸陽道馬上詩篇盡縹緲黃河九曲氣同流華嶽三峰吞欲倒我憶湘纍亦有年今將從爾拾香草巴山星聚一年深百尺樓頭無古今酒酣耳熱歌且舞秦箏楚曲聲喑喑何當杖策江南去海濶天長勞我心君不見闔閭城外羽書紛漢王臺上多愁雲好請長纓往繫越莫向桃源學避秦可憐三萬六千日輸爾東西南北人（桃花潭張別業也）

雪中懷慶餘兼寄雲曠

北風一夜吹春來寒林淅淅梨花開千里故人不可見終年節序空相催憶昨梁州建子月漢江漠漠初凝雪我對蘭膏酌碧觴君倚梅花看玉屑瑤琴再鼓和清商千山萬山聲幽咽那知與子非一身慵娛未旣星霜濶歲歲夷門空橐歸荊山璞碎還遭刖白鳳清寒脫羽毛玉龍老瘦凋鱗甲不分窮陰隱太陽欲撥同雲問閶闔浦子南歸三載餘

年年過雁無來書短衣長劒遊何處夢想容徽到敝廬一自巴山賦別時搗來予亦廢吟詩幽居獨對梁園賦曠世難逢郢邑辭沉憂一夜令人老拾得瑤華欲贈誰

東門行

明星爛爛高城東城頭鼓急聲鼕鼕一騎飛來雙羽箭前鋒八萬屯城中城中老弱聲俱吞傴僂橐載覘東門門前健卒一何怒車中少婦一何苦呱啼欲棄抱懷兒甓甓難攜垂白母須臾嚴城魚鑰開千人踐蹀梟飛來慕容山上吹野火函谷關中

殷夜雷其時月晦林木黑獨驅欵段臨深崖蒼頭車子向子泣運匆新自洛陽出回兵三萬自天來驍騰衝突人難測搜牢先問燕支婦連營不宿穹廬室魁頭露紒入圭竇炊我門檽秣我麥頃者將軍逐大獵旌旗蔽野麾伊闕龍文寶劒凝青霜虎韔雕弓抱明月七香車中載秦女貂璫金珥珠匐葉其中顏色各不同啼者如煙粲者雪仳離萬里嗟何及秦山隴水肝腸絕我聞此語長歎息仰天無淚沾胸臆百姓由來愛兒女將軍不惜傾城國紅粉青娥何處求洛陽花發照高樓丹鳳城南相

憶否可憐夜夜夢刀頭

生別離

朝出同鳳凰游夕歸與烏鵲群人生失意何可言神思黯澹如孤雲我昔曾遊瀛海區金闕銀臺半蒸虛中有仙人萼綠華丰姿綽約十五餘左手持文犀右手握明珠蘭澤芳竟體陸離生華裾顧我吐芳訊發徽音山月高江水深樂莫樂兮人同心坐我蜃影樓陳我霓裳舞飲我以瓊漿羞我以麟脯乃命子晉吹笙馮夷擊鼓烱烱嘒嘒群與為伍青童引我表獨立於閶闔白雲瀰瀰兮山之下叶

飄惠風兮灑霧雨濯河漢兮指牛女但願百年住位圖偕美子兮抱瓊瑰入璇室兮登瑤臺其樂也如此富貴何有哉安知斯須之間不我以令我雲霄路盡歸塵埃我聞秦弄玉乘鸞嫁蕭史如何華山磯嗛嗛齎恨死榮枯各有得天地不能彼易此帝子游兮不歸望瀟湘兮九疑淚斑斑兮在竹仰天歎兮陳辭辭亦不可盡淚亦不可滅相思苦無涯氷紈中斷絕人生失意何可言言之使人朱顏凋翼髮白劃肝腸而填胸臆填胸臆啜其泣縱言之將何及

闕門行 新安一名鐵門

哀陳公也公諱顯元楚之蘄州人崇禎壬午令新安以滑稽息民為治時洛郡失守屬城邑皆隳公率民登鐵門砦日夜守陴不為動賊檄公公碎其檄大罵賊怒并力攻之砦啟無少長皆屠公走且呼曰糾民守死者縣令也宜殺某勿苦我民賊不顧公持其刃呼益急遂殲焉其子某亦與難遺民三十六人者為負土成墳予聞諸父老云

澗水奔山齧石根逆流百折趨鐵門鐵門山上壘培在居民曰是陳公屯死礫崩翻燒黥黑荒塚草白天黄昏猶傳壬午世反側函谷關潰無完邑我公陟巘闞巉石率民守死勿降賊賊覘睥睨聲方怒謂若區區何自苦公笑不答揮礮石搥碎撽移詈狗鼠黄巾萬衆并牛力飛鏃滿眼天地黑累卵難支巢樹傾蒼顛黄口遭刲磔更張空拳無所懼鬔齦血頸身不仆同時哲嗣亦遭坑遺民負土營雙墓已矣哉天柱地維昔崩摧金城鐵甕空崔嵬北門鎖鑰墮燕薊上東門亦軍延開翻城倒戈皆如此嗟公爲此一何哀春來杜宇猶啼血死棺不朽常山舌落落青松三尺堆常照萬峰萬古月

伊闕行

秋原何瑟瑟西風吹巷陌我行伊闕道俛仰感今昔伊闕由來地勢雄屯雲齧水倒長空澗瀍卜宅仍周甸伊洛安流湖禹功周甸荒蕪那可問禹功磨滅巖厓盡秦漢而還多戰爭六朝元魏東西晉此時天下無安土膏原血草民荼苦羅什西來釋教興鑱山鑿石栖神宇方丈弘開地十洲浮圖高及天尺五楊白花飛南渡江空王冥力顧相降已出帑金鏤鐵像還將宮錦繡珠幢鈴鐸聲聞十里餘白毫光照月生初朱門玉粲僧徒飫餓殍枯骨塡空渠吁嗟乎重華之世民鼓腹其時穀貴於珠玉絶地天通厭鬼謀枕席蒼黎日不足如之何輕用民力至此極使民饑弗食勞弗息吞聲向天不敢泣紛糜血肉塗巉石瓊宮金地今何在陰厓惟見幽燐碧如之何輕用民力至此極

後伊闕行

青山忽破飛流洩呑吐天光互明滅東走嵩山西下秦中原萬里開天闕天闕高高矗碧空中原漠

漠見飛鴻山鳥聲移紅樹外行人影在綠波中兩龕石佛多無數面對城中歌舞處當年歌舞已成塵惟有鐘聲敲白露

石淙歌

噫欷歔石淙之水絶不類沱與瀦天根地軸相盤紆其下蛟龍之所宅黿鼉之所居其上高高入太虛或爲伏獸或爲飛梟使非良久睇觀之安知鬱鬱者松蒼蒼者石乎噫欷歔彼造物者誠有無剖裂元氣矜稟區橐籥一鼓扇衆竅爭號呼女媧鍊石不可補中有大小石室藏靈書蠹書之中何言

辭沐日浴月人不知有客宛轉欲探奇恨無謝朓驚人詩劃然長嘯山谷間恍如子晉清簫吹百靈躨跜一時至雲車風馬不可追三川自綿亘二室徒參差回首叫周旦定鼎幾何時奈何風雨會和地竟使妖曌駐蹕於其間銘穢功而鐃謠辭惜哉石淙蒙此恥願比山霧一洗之須臾峽中雷雨作呑山倒石飜盆惡殹喧宇宙相迴薄此時耳目無所記猿蹲蝟縮驚霧異始知天地秘其寶不使冥搜遐覽無餘意返而登高青天泬寥日出當心萬象烈燒但聞林木聲窸窣低洪濤又見瀰瀰白雲

濕芙蓉翠落人煙出陰陽多變化萬事安可測噫欷歔石淙之水其奇也如此彼造物者有之矣我爲佯狂躑躅作此歌不獨紀登臨而已

新蔡早發

霜天魄魄群鴉起画角聲中夢遊子吹老西風二十年飛過明月三千里新蔡城邊汝水流秋來估客下淮舟楚天雲雨朝朝暗不管廬家少婦愁

正陽關

正陽關上臨高厓正陽關下流清淮建牙吹角邏卒排星宿郎官農部差差嚴令具司津渡横術縱逵不敢顧壽春東指白石墖頼外西過黃岡鋪使者原輸内府錢朝廷不較額外數額上無征内府平楚客吳商無限情玆關在昔惟轉運老翁猶記時清寧請益不知何人許舊額有二今增五卽今巡幸多省蠲誰爲老翁陳此語

靳氏先塋有古松四株是其曾祖者德先生手植詩以紀之

種樹當種松生男當生龍我聞侯生爲此語人間未見眞形容靳氏之先多名德子孫亭亭如玉立泰山北去是高門石姥峪前奉窀穸翠壁丹厓千

萬重晴雲忽向松陰出波濤聲起撼青冥風雨時來奪白日有時月上寂無聲水碧山空萬象清不減三峰華嶽色惟聞九曲黃河鳴此際神遊亦含笑百年手澤欣生成生成琪樹多佳氣流膏金鼎傾珠璣化作文章五色奇天地何心令人忌君家才子盡成龍松間爲說當年事首二句侯朝宗語

王浚川軼事詩鄭少谷詩海内論文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我昔曾聞薛吏部爲君遥式洛陽城鄭卒王始見此詩遂之閩爲鄭營葬求其遺書事詳計甫草記

浚川司馬青雲客海内談詩推巨擘時有閩南鄭部曹江關詞賦情蕭瑟垂老一官無上交片言珍

重非雕飾珠玉爲心未敢明洛陽遥式空相憶遺文光燄在人間死者息肩生者責尚書遺恨不同時萬里雲天遞行色氣掃黄河波再清恨填滄海深難塞手披帷帟哭失聲家人駭眎紛環立孤子逡巡前致辭徐告以故相揮泣敬勞長者辱清塵欲問生平指白日乃搜篋笥起徨傍更與經營具窀穸越令軼事知者少老生往往爲予道金石無聲山水清常使風人顔色好天地何心苦忌才生前不使相傾倒生前不使相傾倒噫悲哉萬古千秋有二老

同友人登老子臺遥望希夷白雲庵在水天中溯游從之歸舟漫爲長句

苦縣城東滙大澤上有荒臺高百尺河上仙翁不可尋關門令尹猶能識（時訪家任庵茂宰）重是先師問禮人歷階升堂三肅揖群帝衣裳藻火明十洲島嶼雲霞碧路傍鼎屭鼓殘碑蟲魚古篆無人知蒼頡精魂夜半哭砰訇霹靂飛蛟螭人在滄浪不可即柳煙欲盡松風吹闌干倒影波流去魚龍却與人追隨下窺溟渤深莫測別有仙洲隱蘆荻云是希夷萬古宅泛舟逐景入無極城陰摇動日車翻風濤上下天吳立金闕銀臺迴相望水靜沙明星月上石牀千年睡不醒乾坤未闢知何狀此際心悲萬象孫靈光倏忽隱蓬壺明日杖藜君再出紫氣白雲還有無

羅浮美人歌寄屈子

羅浮美人好顔色芰荷爲服蘭爲澤曾媵英皇釐降時重華南狩悲瑤瑟痛哭蒼梧望白雲江山血淚皆成碧我欲從之路無極月明有夢長相憶安得淩風生羽翼一夕萬里飛君側俗人不識神仙宅香草肯爲童蒙得美人未嫁且徘徊天寒日暮

倚松柏終夜七襄織不成河漢中間情脉脉

遊元墓

千峰影落孤舟裏客卧舟中驚欲起蒼蒼石路與雲平山上松風似秋水横吹天籟有清音蕩我心胸聰我耳千樹萬樹盡一氣巖桂生香香不已寒花遠照石苔紅落日忽銜半山紫張目登高問郁子萬古青山寧屬爾雲石膏肓神不死占斷林泉尚如此笑我塵顔無與比過眼空青旋去矣老僧不語自鳴鐘白露無聲滴庭蕊

飲酒

入亦恒苦饑出亦恒苦饑丈夫盛年不得意遨遊
四海將安歸今之諸侯不禮客文章凋落無顏色
雕蟲小技何足恥斬蛟雄劒鳴牀側登樓隨分一
杯酒耳熱身輕心自得寒山爲我揭高雲秋水無
人對蕭瑟放歌一曲天地空兩峰揺動西湖立荷
衣蕙帶好歸來莫使當年漁父識

江北行

江南草木多夭喬江北原野何蕭條地脉磽确沙
雨銷小麥大麥稀青苗上土赤埴同焚熇下者墳
壚益枯焦藞蕯艱耕砂石牢霜日杲杲澄煙霄神

女巫陽虛暮朝蛟龍深居移海潮雲師返旆風伯
驕銅烏息吹玉馬遥羲和畏冷回高標金烏蟄肩
英瓊瑤我行念此心揺揺舍鼓之民今腹枵聲出
氣紆愁征徭空蒼欲呼天帝髙誰鞭雷公開鬱陶
賜民田租聞近郊更蠲漕逋百萬艘兩河秦晉無
土毛寒灰引領清野號草茅深知　明聖勞大官
何以裨秋毫

郟縣行

郟縣城南飛老烏夜啼荒塚饑相呼啄盡當年戰
場肉只今尚有髑髏枯崇禎年間何事無關西寇
盜紛馳驅燎原初起可撲滅車箱一戰殲無餘（李自成初厄于漢中車箱峽後以議撫復熾）推轂者誰主議撫中原忍見血糢
糊鴈門尚書大都督手提寶劒名昆吾部下健兒
一敵萬尚書料敵如孫吳惜哉朝廷爲計踈催戰
不肯遲斯須霖雨洗兵天亦酷百萬貔虎化爲魚
不然賊已伏天誅嗟哉尚書烈丈夫黃濤白馬隨
伍胥（相傳孫司馬白谷投黃河死）洛陽帝子死社稷孝陵松柏同邱
墟五十年來説軼事老翁爲我泣城隅其人白髮
皷且剔支離尚保百年軀休矣老翁莫欷歔且盡
襄陵一杯酒西山落月臨征途

河南太守歌（有序）

今上建元之二十八年江南太史汪公承　天子
命自東省出尹河南甫之治所吏民稱其
不煩及其決大疑爲民請命毅然爲已任
不隨上官喜怒難已吾聞諸父老云五十
年來無此賢府主矣因爲是歌以備采風
之義

君不見河南太守今之龔與黃昔者視草三殿多
文章　天子念我股肱郡任之中原非遠荒漢家
河尹信可見周南太史亦相當二南舊是分陜地

召亭尚有周甘棠三月已聞化理速一錢不受何
高張　聖人在上臺司良公才何爲深抑藏不敢
矯語鄰天光曰惟我　后臣恐惶錯節盤根有虞
詡水旱何用憂堯湯洛陽劇孟已斂跡太守不必
鉏豪强仁風一聞十四邑潛驅此輩爲貞良勞謙
君子民所望況聞發粟開義倉我聞漢之時良二
千石有治理朝廷賜之金璽書爲褒美今之太守
誰似此蔀屋稽首寒灰裏但呼爺孃聲不已閶闔
無因告　天子卓哉太守風行若波濤縣令不敢
虐吾曹但願開府知賢勞

甘羅墓

男兒老至無成居牖下不如辨士從横者三尺殘
碑書上卿甘羅名姓聞朝野洛陽豪貴多少年先
秦文字幾人傳蕭蕭短髮驅羸馬羞過甘卿古墓
前

哀流亡

東都大道夷且長汴河柳花滿路香天風吹汝四
飛揚嗟我民人離故鄉老弱輓車如蟻行背縣釜
甑手斧戕兒啼女泣呼爺娘更有孩提在筥筐千
里誰賫一日糧舉足不前坐且僵但呼達官出槖
囊一錢何吝充兒腸我行見此心悲傷

豫民謠

辛未之年旱太甚五月無雨山濯濯小麥青乾大
麥枯當風揚之皆粃糗傳聞河北已無麥赤地千
里民逃匿洛陽秋禾種不得汝南粟貴無力糴細
雨壓塵不滑道蘊隆之氣生螟特雷霆不聞震赫
怒霾霧彌縫天鬱塞聞道明年又賜租風雨調順
應可必　皇帝時時問下民三川父老銜恩泣

我馬行

我馬虺隤惟骨立嵯岈瘦削如山石危峰秋盡木

葉凋孤雲澹蕩銜霜日憶昨沙場立大功將軍萬
里遠從戎回樂峰前嘶落日受降城外逐悲風死
生於主托微命惠養何心蘄萬鍾功成圖画麒麟
閣曹霸丹青寫照同誰知一蹶旋失路凡馬媒孽
來爭雄至今棄擲腐儒廐倜儻權奇復何有寶棧
紅粟不再嘗荒原青草應難守況經奴隸群鞭策
通逵險道無緩急蘭筋縱弛有瘢痕桃花零落無
顏色日出蠅飛瘡背腥雨餘蚊集昏瞳澀夢想當
年被錦韉鴛駘幾日皆金勒嗟哉我馬亦可傷飢
驅老至猶馴良千金似鹿誰相賞八尺如龍依舊

長噬將虔奉貴公子長鳴不肯辭粃糠羸形不入時人相猛氣猶能效戰場聞道天閑十二駟有無隙地駐飛黃

大堤行

大梁城外大堤曲幾樹夕陽帶茅屋聞道當年全盛時樓臺夜夜然華燭公子西園騎似雲佳人南國顏如玉橫笛短簫無限情憲王樂府奏新聲秋風忽送梅花落霜夜能催楊柳生暮雨朝雲留好夢千金一顧傾城五十年來嗟不見人間天上徒相羨芳草淒涼憶馬嘶桃花髣髴看人面河水湯湯似舊時繁華轉眼漫成悲魚龍故道爭塵市絃管餘聲在水湄萬古游魂招不起曉風吹月落荒陂

輓贈觀察使益庵盧公

益庵盧公諱㑺楚之景陵人令商南九載政既成矣值逆藩告變遣游騎攻商南公罵賊不屈以死亂後失其蜕有羽人指示之因得歸葬事聞贈令秩

商山夜暗烽煙起令君登陴誓守死百萬黃巾動地來長蛇尾擊危城啟令君攜印韍雙爲瞋目罵賊皆辟易甘言餂之使我降丈夫豈肯生降賊朝廷威德薄四海臣死猶生心自得生爲良臣守巖邑死而不願天歸魂地歸魄願爲厲鬼殺賊百萬億白日軍中猶蕩踢氣結虹霓飛霹靂時清燎原皆撲滅妖腰亂領伏鈇鑕我公之壽同金石大書特書青史筆一死何知身後名　聖明不負孤臣德白麻加之觀察封遺民祖裼哭墓側啟載芻車胥自馨心化爲丹血爲碧泰山高湘水深深有涯高有岑公之德無古今茂績九載聞三異若歲大旱逢甘霖時薦蘋藻商山陰招魂哀些臨江潯嗚呼我公真不沒高名終古縣日月況有才子二人能文繼清白孝情至今常泣血

自敘

履也四岳之苗裔太師賜履開周疆世有達人康寓縣我祖太傅傳芬芳兵農大政銘鐘鼎忠孝遺經掃粃糠丹青神化皆文章長與日月爭輝光熹宗以來鉤黨盛二林出入紛翺翔一時巧宦皆兒子鬚眉無氣柔如水更有爲蜮復爲鬼鉤黨且及山巖裏緹騎紛出一網空姑蘇五人憤義起斷脰甘同吏部死知幾其神早去矣北闕辭官幾上章

東山倦卧餐氷霜四海崩離猶痛哭時危致命寧傍徨繼之我父篤其慶叶蘭臺載筆聲洋洋青山白水在蓬戶縣車歸來何所望兩世清德古無比一錢不名今何傷噫悲哉噫悲哉誰知廉吏不可爲子孫葛帔命如絲誰知廉吏不可爲子孫葛帔命如絲我生四十不仕官有弟有弟生分離（舍弟就食秦中）尚殘二人守茅屋西望秦川肝腸摧叶一朝饑饉棄家去永爲墨吏時人嗤嗚呼雖爲墨吏時人嗤我生有命心不移榮華瘁葉偶然耳田見泥蟠隨所之山鬼薜蘿晚自媚美人雲雨來何遲草堂有

詩三百首或與先民相發揮

夢月巖詩集卷五

夢月巖詩集卷六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七言古詩二

青要山行（山經云是惟帝之密都有黃花赤實服之延壽）

黃河南岸臨山巔青要名山山經傳亂石驚濤一綫路群峰東走如飛仙是惟上帝之都會胡爲乎陰陽轇轕爭天權亭午不能見日月魑魅晝行無人煙其下蒙茸裹人足其上豺虎摩人肩我欲杖策闢此道手無斧柯心茫然巖前松柏鬱不發奇峰麗石皆淪没不見黃花赤實仙但見荒煙古戍

天寥澗南村有吏橫索錢手弓步畝量石田僕夫恐懼趨馬還波聲漸小鳴潺湲嗚呼何時比屋安眠無吏過使我登山臨水開心顏

行經杞縣弔劉文烈公（公諱理順字贊六甲戌進士第一官至中允崇禎甲申闖寇死節）

杞縣城邊日將夕天寒野曠悲行役此邦文獻昔有人劉公文烈古禹稷平生浩氣堪補天一代文章久華國有明末葉多氛埃士氣奄奄若死灰閹黨薰天盛氣燄玩弄薦紳如嬰孩端帝龍飛起信邸城狐社鼠皆摧頹深宮夢寐思良弼臨軒發策

親畫裁忽有光芒生萬丈至尊執卷龍顔開賜臣理順居第一宮衣粲爛雲錦堆是日重瞳喜無寐笑謂英皇得異才漢家曆數遘陽九鐵甕金城誰與守龍去鼎湖不可攀玉埋湘水空成阜詞臣無力挽天河身殉重泉隨我后臣死君兮妻死夫事傳青史美何如欲尋遺塚天昏黑擊柝城頭片月孤

短歌行贈許生元芳

許生酒酣歌短歌氣如千尋喬嶽之嵯峨十年四上長安邸長揖卿相驕鳴珂倦遊歸來頭已白白

眼羞看信陵宅座上兒童盡錦衣誰識夷門老賓客冠劒相逢在長葛勞君光采如秋月鍾傳臺前夏木多高吟爲爾清風發咄咄許生眞奇絶

長歌行送友人遊大梁

君不見秦川客子曠世之逸才吟詩百篇酒百杯但見飲盡市中酒不知詩似黃河天上來瀚海鵬飛蔽日月龍門鱣起隨風雷華嶽三峰在脚底蹴踏萬里崑崙摧三光不舒神鬼怒帝命文鬼施禁錮極之所往吾道窮東西南北遊何處洛陽古都會才子如星布賈誼長沙死蘇秦燕國去後來者誰可與言東里之輩邯鄲步我生在窮谷白首事章句與君相逢松石阪感君却扇一迴顧婕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下泣不敢妬我織流黃君織紈素五色爲章不如衣故思公子兮未敢言怨美人兮恐遲暮浮沉誰許青雲交莫問悠悠彼行路以茲傾倒忘飢渴歡娛過景參商澗千里相思共秋月明明在天何可掇惟有春風知我心一夕吹君來潁陰潁陰西望鄉關遠白雲無際山沉沉箕山之巔大嵬之岑芳草清和夏木蕭森可以與君握手而登臨胡爲杖策大梁去別恨還同河水深況復

今日人間世朱亥侯嬴不得意但飲千鍾酴酥酒莫問十年不平事解我囊治君裝薜荔衣芰荷裳浩然氣吐青天上下視俗物都茫茫朽腐神奇亦何嘗錦繡文章皆粃糠水雲山木生光芒長歌歌天蒼蒼

安陵別寳成九

安陵城外雲峰起安陵城中駐遊子驪駒在門僕莫歌故人摻袂留且止雲黑雨白將滂沱敝車無蓋君奈何安陵有酒旨且多倒捲青天瀉黃河滌君塵垢發天和豺狼魑魅張網羅空山無人去則

邪遊子深知丈人意掉頭不住還拭淚十年東西南北人愚子失學婦顦顇君不見杜陵老夫託未契溝壑不救復何濟涸魚呴沫難可繼不忍淹留爲公累大笑出門天忽霽

讀外大父王文安公集

呂梁怒瀉銀浦月河宗貢寶朝瑤闕雷靴雷鼓奏雲門山水清音寂不發兒童望塵迷兩目當路大笑迴車哭于闐美人矜似玉難買明妃顙水沐燕支紅落山沉綠靡顏膩理皆凡肉荒江夜捫曹女碑外孫虀臼徒爾爲龍威不啟名山笈天地大文人得知

武昌送顧聖水還密縣（顧浙人墾屯於豫母老不克俱時歸省焉）

楚山五月行人稀白日長空無鳥飛江長漢廣不可涉問君何事褰征衣爲言歸耕給八口石樓（山名）煙雨相思久久客不知行路難火雲赤日復何有去年七月賦南征上霧下潦天少晴稚子擔簦萬山徑慈母倚閭千里情遙望天台霞欲起我家門巷赤城裏已見青松老石梁更聞曲水蘭亭圮闋盡滄桑世再清今日生還偶然耳入門涕淚一時垂八十慈親六十兒鄰人滿牆俱惆悵矐霧爲我迴車遲承歡未已返棹急流寓中原歸不得　天家屯牧限道臣老夫歸去還食力於時露下花含煙中庭罷酒客晏眠悄然月浸江天白起舞作歌登殘筵滿酌送君君莫哀大隗山中歸去來大隗巖穴天下絕盛夏深寒若氷雪軒轅石函待君啟長駐朱顏爲親悅明日江亭首重回楚山青處白雲潔

觀社行（武昌五月望後三日俗盛賽神有臺閣諸戲）

西山松黑雲閣雨東鄂城中擊社鼓翠幢金輅迓江神華袿霧子紛歌舞張王太保颯然至巷遊前

導魚龍戲巧將香霧奪雲軿幻出丹樓欺蜃氣三山縹緲雲際開飛仙雜沓天上來纖索危峰步玉女蓮房桂杪縣嬰孩海靈百怪一時集砰訇肆市行風雷屈平呵壁驚倘佹偃師鬬枝生嫌猜夾巷通逵障珠箔但聞兒女恣歡謔千金作社徒爾爲紛華靡麗神何樂轉卮紅蘭引碧車看盡瓌奇亦蕭索於戲八鄉早稻未登場急迓田祖歆豳籥（武昌里有內外八鄉）

野塘觀打魚歌

陂塘八月秋水溢長江汊港群魚集農居近市機

事𤋮桔槹激水不盈尺大魚轉側見鬐鬣小魚游
行還自得鐵距三岐鱣鮪驚繩網萬目鯤鮞畢别
有黄童孫罩罩錦鱗頳尾難爲掉擲向槿籬潑刺
聲迎門少婦恣歡笑日暮風吹巷陌腥霜刀揮處
雪花零岸葉無聲鮒潛泣澄潭月落惟三星有客
方餐慘不舒風波湖海傷離居傍徨對案還停匕
恐有高樓尺素書

確山行

櫟林舍日秋氣清石徑多風無鳥鳴風吹白雲墮
我側始知身在山中行昨夜新霜巖際落忽思擁

絮憎衣薄草間驚見白綿綿僕夫索酒茅檐酌性
愛邱山無俗韻幽居田舍兼林壑況復風塵車馬
間如逢嘉友臨蕭索滿眼青蒼一氣寒横峰側嶺
嶀人看看山沽酒應不惜僕夫莫歌行路難

臨城唐槐歌同謝明府

有客秣馬堯峰下春郊芳草搴盈把主人導我觀
唐槐古骨蒼頹支大厦(槐在城隍廟宇下)殘葉猶堪作冷淘
餘陰甫可休清夏上枝崒屼扶青天下根盤屈生
黄泉中有石文半在腹蟲魚斑駁何人鐫支離信
是千年物不材幸爾能天全武德之初紛逐鹿天
寶年間事翻覆竇氏萌芽微霰凋漁陽烽火摧喬
木槐乎槐乎奈若何房子城中養太和(臨城古房子國)偶辭
列市非榮幸縱蔭三公不攺柯日暮群鴉擇枯苑
使君一笑成高歌

金魚池餌魚歌

長安城裏秋風起白露沾衣念遊子日月擲我我
何之歸心遥寄芙蓉水水面漣漪轉綠萍天邊綺
霞映赤鯉魚遊似與人聲期瀺灂近岸摇其尾兒
童市餅撒波中萬口喁喁作歡喜爭之不得繼以
怒金鱗翕張磨雪齒隱隱躍勢生風雷胡爲出没

混泥滓魚乎悲矣池中物所爭末鋭何至此得無
習與市人居安知運海吞舟狀何似長安二月三
月時金鞍油壁臨清池池中影鑑桃花面樓上手
攀楊柳枝一時餌鬻千萬錢恣魚饕餮情何偏行
有飢者乞餘餕願葬魚腹同果然秋來罷會何蕭
瑟漠漠蘋煙帶行客憶鱸張翰之江東彈鋏馮諼
歌齊國魚乎久虛牧人夢豐年占應或塞責四方
賓旅皆飽德吾不爾觀亦自得不則三江五湖皆
可適魚乎毋徒食人食

坤元宮雙松歌(寧鄉)

雙松東西互爲友丹楹粉壁江聲走枝幹排雲入窈冥萌蘖不知何代有東株倚戶半敧斜滿身苔蘚生霜華雷霆忽起蛟龍怒掀翻鱗甲張爪牙有時風靜日移晷青陰覆殿涼於水元氣茫茫混太清幽叢寂寂栖神鬼近西一株獨正直亭亭上出千峰碧流膏入地似黄金偃蓋扶天蕩白日主人延客坐其側舉杯不飲皆自得與君同結歲寒心隨天自布陽春澤嗟哉雙松的的有根株後萬斯年仍不枯蕣華朝菌胡爲乎

謝雷公

天高雲薄星皙皙憂來躡階不忍寐何辜我民逢多盩小麥大麥無生氣欲鞭雷公使出聲曰民將槁訴上帝雷公詈予何不達堯水湯旱民何厲汝但飽食緘其口曳轂刺肥致高位阿香停車且揺曳棄予不顧返雲際泥人靦面徒尸居石燕弄羽如兒戲誰排閶闔前致辭旱魃爲虐請誅之敬謝雷公向隅泣不敢奉教若所爲

故友李中書舍人方來於戊寅秋予將之所治贈行以詩時撿而三復之愴然有作

閒堂夕坐燈火昏罷酒掩書將閉門春寒几案指半直敲詩無人與細論忽有光芒生敝篚皎若寒泉浸明玉珍重頻危此贈言中宵怵惕不遑宿懷蘭志金傾有年入眼椎心重反覆憶昨京師銓注年短衣羸馬隨高賢和歌往往竊囊錦沽酒時時資俸錢即今錯莫山城裏日望白雲思帝里才微不敢逐高塵慮澹還思附青史嗟君蓋棺事已定鶩塞長途何日已回頭掩袂淚華傾猶射熒熒光欲起

夏寒歎三首

四月朔日天奇寒擁鑪著絮猶恨單勞人坐起三

歎息民生食飲何艱難山田數畝帶砂石小麥青青高半尺苦菜頃筐米一溢兒啼掩口婦飲泣我獨何心得甘食

二

自我之西到離石中間霣霜殺菽穀不實比年擊鼓歌有秋倉廩無羸尚艱食檻前花蕊凍半乾風捎林莽吹未闌主人見此顔無歡驕兒袒裼騎竹竿呼使近前加一餐

三

山雲黯黮多奇姿草木紛披如亂絲陰陽驕蹇不

受理首夏抵劇清秋悲小童縮項侍我立怪我祁寒不休息更使執鐙照四壁蒼苔課詩苦不成回身入房聲氣寂

賦得石燕山東屈三鳳山

南中山水多奇絶石燕山覉難具説瑶草長明日月光仙鐘自響玲瓏穴穴中石佛贔屭髙苔生緑髮巔白毫崇巖直出大千界倒落鵬雲壓巨鼇翡翠銜花巢乳窟桄榔帶雨低洪濤故人作宰此江鄉海思雲愁萬里長西風吹夢渡江水髣髴空青飲我觴飲觴不盡還成别萬里炎風吹鬢雪石髓

金漿不可得洞門流水空幽咽願言贈我菊爲粻何以佩之蘭可頳山窗膈膊雞初鳴滿袖馨香猶未歇

東景大東陽於髙要 時已膺循卓

黄州江口别君處赤鼻山頭日將暮臨當舟發未發時一言贈君君迴顧孟嘗已還合浦珠隱之能酙貪泉誤林皐徙倚情懷惡目送飛帆空碧落往歲南中一儻來爲言官況惟琴鶴此鄉山水甲寰區載酒鳴琴樂事殊江魚爲饌筍其蔌老親顧之顔色愉男兒仕宦正强盛鶴鳴鳳起翔天衢并州

三月猶飛雪萬里思君那可説蕙采湘江莫致之梅開庾嶺誰能折惟有白雲寄我心蒼梧飛去還髙揭

石樓行

時予以奉檄聚倉同官程明府勉齋適有發陳之請因髙其義作此以俟採風

石樓城郭山之坳苦菜青青盈四郊犬吠間從猿嘯起人煙時與山雲交阪田磽确不可井髙髙下下隨窟巢城外通逵無軌跡側身半趾垂巖石我車我馬何爲者公家積貯相推聚周官斂散本藏

富詎非補助爲農食況逢堯舜憂民時忍令鼠飽吾眠飢明宰曰予請發之權衡調劑仰臺司必從所請復奚疑幸甚哉石樓雖瘠民不罷 通疲

石室中望屏風山雨

青山欲雨生衆色流雲往來多詭跡巖石中間望太空水簾忽捲千條白能撼驚飇非世情還滋甘液助生成晦明不改鴻蒙質莫訝寰中浪得名

官學篇爲石鄭二友賦

古云官學均有師道若大路無多岐履也困蒙何所知性耽山水攻文辭筆墨嬉戲如嬰兒蠹魚蠧

紙甘如飴厭薄世務不足爲勳名鐘鼎何有哉叶一行作吏於心違惟言昨是今已非顧此下民罹阻飢俾瘠者肥其如台敦延才傑共爲治鄭子執法平無私石生九數如篏箕淳源不鑿性相宜鉛刀磨厲需有時割如一羽當風吹淸秋行役汾水湄山葉翩翻若爾思永言寫心爲此詩凡百有位敬聽之

賦得征馬嘶別李又膏

君不聞征馬之嘶聲最悲況當凜烈嚴冬時岐路風多木葉脫關山月淡笳高吹征夫行行日以遠

征馬蕭蕭腸欲斷石峰雲起上征衣茅店煙生炊客飯故人此際隔河橋山水重重天際遥馬上題詩書數字梅花欲寄春䰟銷征馬嘶兮去離石馬去猶存雪上跡電影飄颻嶺外看餘聲髣髴林中覓君看班馬求其群猶念霜中同伏櫪

韓魏公衆春園 定州

衆春園在何處馬首皇皇北來路道傍坊表書魏公大書還與靑史同豪家金玉化烏有哲人草木尚不朽溫公獨樂歸休時公之晝錦同悠久或獨或衆俱可思功成身退吾所師

賦得同心而離居柬陶艾圃

美人相望天之涯其人甚遠心不遐一夜春風吹夢去室中開遍香蘭花香蘭花氣何芳潤美人折取親貽問中情脉脉若相關前路茫茫行不盡地濶天遥萬里征帶長簪短鬢華生即今一日三秋遠秖恐難爲久別情

貞女行

貞女于文英者梁之燦之原配也未婚而梁卒女誓以身殉族衆爲之立後遂以女稱未亡人終其身

君不聞長白山上雪千年萬年無銷歇三冬沍寒固其性盛夏炎曦亦不没淑氣所鍾生貞女累世門楣高閥閱牙幢畫戟排天雲粉碓脂田照秋月貞女生年十六七蹶父相攸梁之室佳兒佳婦天作合將發其祥在奕葉溘焉風摧玉樹折貞女有心泉下誓相從歲寒不凋柏與松勿言弱質脆拒霜爲芙蓉芳時斂紅彩遠映江上之青峰僉曰死易立孤難且爲良人加一餐若敖恐餒而孤塚春煙寒女稱未亡人終身不敢貳宗祀獲有托不知老將至嗚呼異矣哉厥徽傳青史身死者其次太

上以心死我爲貞女行可以敎世之臣子不面其面而心其心彼文君者可知矣譙周李密皆羞死

苦雨行

燕京五月塵土熱黄梅雨落霑道賜衢路塵清溝澮平農夫望歲行人悅胡爲滂沱浹旬月陰陽相戰鵾火滅市上紅粟將閉糴客子青錢加倍折牀牀屋漏濕不乾亭午颯然秋氣寒階前苔草没足踝簷外行潦生波瀾夜半南風打窗破琴書狼籍皆摧殘何况敝衣與危冠黴黑青蒼不可看稽首祝昊蒼且遣浮雲還願見白日開心顔兩河三晉民力孱（時皆告水災）不遑内顧言我艱婦子嗷嗷巖石下尚可力作粗茅菅噫悲哉雨多但能生奥草雲開猶得見高山

居庸關懷古

居庸關内連昌平居庸關外諸番耕萬里烽煙靜不然戍樓笳鼓多秋聲西風烈烈吹沙草牧馬長鳴天未曉征夫有夢雁頻驚落葉滿山風不掃此際行人不可聽古道雲低乘障亭石角斬巖礙車馬千山一氣來空青青山遠望長安月漠漠氷天正飛雪將軍衷甲鐵生花壯士張弓指欲折秦漢以來無暇日域内蕭然外薄伐往昔諸陵十二屯宫車一出盡徵發當今不戰四夷平漢南漠北朝金闕

抱璞歌畣郎茂才愚庵

卞和豈識荆山玉剖裂不完非太璞温栗中涵天地精待沽何用山中哭山中哭兮可奈何於人銜之誠失足人生有志須知巳聲氣寂然不自喜陰洞泥蟠龍用潛培風力厚鵬方起絶世文章未足奇歸眞返樸天其知於人何病復何疑正色蒼蒼若見之我爲先生歌此曲被褐懷瑾千秋期千秋期兮與天游寶吾玉兮何所求

醉後復哭陳八行度

斯人去我三年矣形歸不謂神能死蘭言蘊結金氣寒炯炯靈光在秋水水逝山幽寂不言斯人之德誰能諼昔者論文亦不媿謂子筆勢如飛翻惜哉眞意多湮没世人見肉忘其骨詞賦何堪辱擅場淳源莫使菁華汨（行度謂子學以詩搶畫規言也）冥冥負此良友多春華巳披秋實缺故國青山宿草中其人斯在明如月何年歸去拚一哭新心重向秋風説嗚呼人生年壽有幾何酒深不必涕滂沱安得先生起泉

下登筵依几戒悲歌

漫興

少年操觚多放誕自謂古今善者罕老去空餘嬉戲言此中曲折知難滿酒酣耳熱興來時漫歗長吟誰和之若遇吳儂問傖父或同天籟息相吹

太行行 紀馬太孺人節孝

太行高可極河水深可測穹壤何所際永言吾母德在昔結縭事君子桃花灼灼榮階祀鼓鐘見廟聲和平鳴玉出房朝盥洗洗手調羹問小姑鹽梅滋味可齊無三朝饋食姑嫜喜七夕扶牀姊妹娛

自遭不弔天傾覆灰心蓬首無膏沐月以日沉誓不明井安地厚瀾應縮魯國陶嬰豈再雙空闈夜夜歌黃鵠身為吾姑存心與良人死良人死猶生一息在兒子苦蓼和五夜甘脆出十指宵績晝則哭至哀式中禮兒成名兮姑永年心炯炯兮告所天敢冀身名壽金石但傾血淚枯蘭荃蘭荃春至尚生花血淚無光漬斂髮百歲貞鸞歸地下一朝雛鳳翔 天家綵字丹書華表題旌門制誥出金閨 皇風扇播頑懦起僉為順婦為貞妻猶子恭披仰毋儀稽首再拜為之辭敢以一言告哲嗣作忠移孝惟良規

山人畲客 有謂予詩似山人氣者作此解嘲

問余何事為山人山中草木皆長春照耀八荒巖下月升沉萬古嶺頭雲昔遊曾入長安道無人不道山林好中允自稱山中人拾遺亦號布衣老況復悠悠䙰襶身何能意氣爭嶙峋春鳥秋蛩為鼓吹長吟漫歗惟天真或有微辭托深意胸中五岳橫無際泉石中涵太古音自能吐我山人氣

題崔青峙出獵圖

子玉英雄人問學亦醇謹觀其座右銘恂恂類高

隱一朝忽覩出獵圖翠衣錦帶懸雕弧後有首面執鞭弭虎毛鬈鬈為前驅秋風颯颯吹白日黃葉聲中響鳴鏑雨血風毛不足數城狐社鼠皆辟易馬入重雲嘶不聞峰端惟見旌竿直丈夫有志當如此安能齷齪日對兒女子小豝大兕充庖厨手割彘肩饗眾士不負桑弧與蓬矢歸來夜飲讀文史酒酣耳熱一再看長使心胸開萬里

劉雪洲齋中觀梅漫為長句

我生夙賦梅花癖繞屋曾栽樹三十月曉風清有異香隔窗時引寒光入自從作宰離石鄉不見梅

花空斷腸三春行樂那能醉幾度題詩憶草堂年來潦倒京塵裏懶向慈仁問花蕊百尺喬松何處存盡作闍黎厨下几風雨來時無所棲虬龍吼罷誰堪擬幸有梅花市小盆劉郎高致作梅村晴天照處雲無色靜夜開時月自昏紅白參差有奇態氷霜忽染桃花痕十千美酒索吾詩禿筆焉能寫異姿不知水畔留清影却向雪中抽秘思酹酒花前花似醉羅浮夢遠人初至笑倚瓊葩鐵幹傍群芳索寞無生氣

王比部素臣奇石歌（比部命名峨眉積雪為之記）

怪石一卷多千峰勢則具酒酣時一觀似得廬山路路轉峰迴尺寸間皙章黔質生波瀾初從月牖崎嶇入却望雲門匍匐還横側廣袤不可盡其巔似有聲潺潺雪浪氷痕一千尺下臨絕磵深無極水府連天混太清山深側足窺冥黑誰名此石為峨眉天半高寒盛夏時滿堂坐客毛髮動衣裳颯颯罡風吹主人烏几列奇狀為予指畫下復上更有佳文作紀游使我讀之心惆悵莊生齊物論何奇如來平等觀无妄瀛海三山在眼前乃知諸法皆空相

夢月巖詩集卷六

夢月巖詩集卷七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七言古詩三

和慈仁寺憶古松歌

黄子交三有憶松之什緣其先子仙裳舊有作也予弟天益和之予感二詩有桑梓恭敬之思因附其後云

慈仁寺中松七株蟠根離立皆尤殊風至能生萬籟響雲來時引群龍趨晦冥雷雨更奇絶撐拄穹窿待明月窮陰百鳥不聞聲猶耐祁寒飽霜雪昔

遊嘗坐青陰下忍向虬枝繫驁馬深山大澤胡不歸塵埃煙火相薰灺十年再至梵宮中白摧龍虎蒼煙空俗僧樸斲為曲几騷人涕淚悲回風黄童江夏無雙士兩世高山欣仰止愛松奚啻歲寒盟若親所植桑與梓淳意高文發孝思仲氏和之稱二奇老夫衰甚筆花落敢與神物爭蘷蚿但覺群生盡蒿蔚興觀無志漫言詩

秦風引

晁母七袠方一峰吳鏡庵徵詩以壽之且曰晁子仲瑾端人也述其母德可信行歸於秦因成是篇使二君歌以送之

秦川秋水連天濶有客行行輕跋涉悲歌燕市旁無人二仲陶陶為擊節小人有母媿尸饔一生荼苦難具說早歲于歸家食貧孀姑白髮紛如雪孟光舉案夜舂勤少君汲甕寒泉冽二人㡳事此劬勞竭力承顔冀親悅儋石安居不可得懋遷三楚輕離別晁父之楚於時傾耳聆新語却望秦天淚如雨林杪西山隱半規黄花古戍歸行旅酒闌秉燭語重宣阿父楚遊年復年母兮十指悲無力捋荼紃織為炊煙老姑病疾危且顛走僵呼籲高蒼天欲

百其身隨黄泉魂思遠遊兒婦為送終子阿父奔喪歸終天恨不已隨親入泉下棄我呱呱裏誰任此藐孤母也豈惜死人生到此何可言聞聲猶恐驚啼猿未亡人自稱難老不才子豈乘華軒大文噬肯惠然至淚流山磵聲潺湲我聞此語心如結仰止三峰望秋月三峰有仙曰玉姜恒餐沆瀣能休糧滄海幾見水清淺蓬萊空望雲茫茫秦風載歌聲激烈芙蓉之液為君觴

擣衣

長安萬戶秋風起擣練聲悲夜如水玉塞天遥夢

幾回金波影靜簾初啟低徊階砌拂寒砧似聽笳聲在遠林黃花戍裏人無寐白草原頭雪正深月到前楹花葉底羅襪光生露泥泥未澣先期洗妾心欲裁曾否如君體一聲腕弱初不聞力盡聲聲高入雲天末猶聞空外響夜闌還共被中薰鍼線相同恐相比衆中莫使羞君子孳來敢墮淚成斑寄去遥憐人在裏明年人到衣歸桁石上月華兩相向

彥繩宅送劉雪洲奉　命隨熊相公之金陵

芝蘭之室黃花香是惟丞相之舊府彥繩爲高陽相家孫酒酣落筆送征夫南望千山如可睹千山霜潔凜初冬征夫意氣凌高峰醉看月下將書雁倦倚風前落子松況際清時承　聖主羽儀前導東山墅謝傅圍碁可對彈江聲坐聽流今古傳聞水勝武昌魚知君此遊良不虛六代煙花看草樹三山形勝問樵漁遺老能言當日事留都征繕先人志兵甲全銷虎鬬時金戈鐵戟成虛器先忠節在南樞時武庫以泥丸代鐵彈木刀易金刃一一釐之後以蜚語去官今相深有明百六丁此時哲人飲泣才難試今相深沉具史裁與君搜采論其世更有詩人杕杜吟中心好之曷飲食長歌送君情不禁水遠山長歲月深冬雪嚴枯此離別春花爛熳復招尋若逢濠濮觀魚樂應見當年莊惠心劉歸自亳州　春

放鷹

北平城西西日斜將軍較獵臨水涯衆中龍馬出渥洼韝上角鷹時騰拏修翎白錦爛生花條鏇光瑩爭日華志在沖舉高丹霞雉雛孩兔不足過乘秋使氣凌谽谺竦飛木杪無乂了身輕眼疾開風沙下睞人間塵霧遮禾中走豆大如爪倏忽山鳴吹暮笳風毛雨血咸咨嗟嗟爾爽鳩貴無加昔者

飄淪啄浮苴丹厓青壁石嵖牙曷爲肉食去其家日從將軍發五豝敢以一飽輕兔罝

宋硯歌爲汪千波荇洲賦

端州石硯天下奇席上停杯一顧之不必團圞鴝鵒眼自然天作非人爲湛如江漢一泓水堅擬崑山玉無滓地中雲液滋千年鮫子磨刀割金髓鬼神呵護不輕出更敕天工染青紫我聞米南宮出硯誇蘇子唾之懷袖歸恐汙清靜理何如歙士大夫家有此星精與日華磨以隃糜燦錦霞毫毛茂茂生龍蛇趙宋於今歷有年遭逢石友違泥沙華

國文章補天手五色煉成如女媧不敢睨視孳敧
斜況乃唾涕紛交加賤子由來不玩物爲君兄弟
書常華

立冬後一日集張天門齋中作煖爐會用
昌黎山石韻

東山墅靜西日微主人逸興雲遥飛不速之客二
三子嘉肴燔炙皆甘肥荆楚歲時煖爐會古事於
今舉者稀樵蘇不爨亦可飽況有珍錯療我飢倏
忽城西赤霞去娟娟素月明雙扉藏鉤角勝未云
已咳唾珠玉如煙霏張緒風流尚年少腰如沈郎

寬帶圍酒深不覺街鼓動寒星入座風吹衣冀北
空群並神駿絶塵不受靮與鞿莫是春風沂水畔
居然歌詠薄言歸

醜女篇答宋樞部嘉升

若耶醜女開笥篋手自燂湯還理髮自憐寂處敗
帷中敢向珠簾望明月西鄰女伴號夷光時喜相
邀共采芳始識同心不在貌傾懷貽我蕙蘭香

俞將軍以黎溪硯見貽作歌謝之

俞侯貽我黎溪硯外紫中青色善變抱質懷文性
所鍾神工鬼斧誰能見恐是空中太白之星精墮
入寒山千仞阬潛龍吐氣相呴沫雲膏海液生菁
英偶值良工遍搜采滿志躊躇無慽情磨刀霍霍
割天髓章相追琢如生成匠心出自俞侯手石交
珍重難呼名摩挲寶刀意已倦滌几攤書秋水明
稽首上之淵鑑齋　至尊一顧重瞳開天地大文
有時露端溪不敢來相猜尚餘四硯亦殊姿沐日
浴月光淋漓七寶凝華詎樸鑿五色補天或有之
何物腐儒令靦面悔不深藏致相羡惟兹神物玉
可沽自嗤不是金閨彦吁嗟乎世上人情了可見
金玉生光筆墨賤鸜鵒有眼不敢開莫令淚下如

流霰

雪洲齋中攫得陳山人所畫菊冊作此解
嘲

陳生畫菊如生菊嵒石千尋盈一掬人澹無言似
此情高張縣几藏書屋一朝客至不及藏春風拂
座心茫茫攜之懷袖竟歸去秋色忽來天一方古
來書畫非一手此技今推廣陽叟勁枝大葉如高
人疎影寒香憶林藪東籬眞賞屬陶君世上妍媸
復何有不須入市鬻千錢明日花間一樽酒

紀王端節先生死節詩 先生諱徵字良甫涇陽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山東按

察司僉事致政家居逆賊李自成陷關中檄名縉紳先生絕食七日而卒門人謚曰端節

維懷宗之甲申歲真龍上天蛇俱蛻山林守志大有人端節王公更英銳初聞賊首陷潼關縉紳檄名無生還手題墓石付其子將死酬恩無媿顏嗣當燕薊城不守七日不食身何有首陽薇蕨亦難甘誓作夷齊報明后天啟年間何事無貂璫竊勢如城狐權歸北寺兒孫衆士盡東林意氣孤姑蘇五人斷脰死天下祠堂紛更起於時獨有周蓼洲大罵閹祠良有以先生矢志將無同此心匪石安可徙三百年來國史全盜賊終之宦官始先生嘗止建閹祠

代親哲嗣繫長安智以成仁不徒死初賊逼餉公子永春代往末流頑懦亦能興國有臣兮家有子況聞佳政亦多端白渠疏淪生清瀾兵農利濟事非一至今子孫森桂蘭吁嗟乎天之報施良不假死者長生勝生者我先太傅亦如玆應同名姓聞朝野先忠節亦止建閹祠殉節於洛於萬斯年汗竹青多少榮華萎地下

送張葭士省覲南還書之畫冊兼呈尊公小白冊有二圖一曰江浦秋帆一曰溪山行旅

青山萬里道海嶠之青山也歸路何草草客子中夜興趨庭望晴昊晴昊空明八月初客心寂歷轉紆徐秋江一片帆無恙晚岫千尋氣有餘二圖並繪出名手一時觀者傳彼都青門祖餞盛冠蓋僉曰賢哉吾大夫古來仕宦緣情慾老去誰能侍鞠育幾見飄然舞彩衣相看半是悲風木今之二圖壯行色兼可風世移頑俗憶昔春筵别乃公清樽飛墮桃花紅五鳳城邊頻送客南天不見雲中鴻過庭若問函關叟爲道相思鬢似蓬

山有石篇爲嵇太史松友母夫人壽太史父留山先生爲范忠貞公幕府逆藩耿氏之變同死節焉

山有石勢不轉木有華隕不返物情貞脆詎能齊

人生有志殊相遠我聞杵臼與程嬰立孤死節殊相成又聞孟母居三遷子輿亞聖稱大賢生世不諧遭喪亂安得捐軀一死遺仔肩古今誰謂不相及敢以嵇母書青編母生名家明詩習禮厥父相攸于歸君子君子人中龍爲首復爲尾袁宏倚馬才何高班仲投筆志堪擬運籌蓮幕中七閩烽燧起不隨袁紹生願効臧洪死何畏長蛇與封豕三年惟此一心耳哀哉杞梁妻淚可崩城天欲圯誓歸同穴乃相從何惜紅顏擲一死舅姑心瘁顏不開白頭黃口將摧積如此藐孤何老人不惜爲塵

灰婦曰敬聞命一死殊易易地下見良人何辭以置對兒能成名可畢吾志皦日在天黃泉在地心自成灰身事事敢以衰門爲親累與朝重風教旌閭簪六珈鶴歸華表日神氣遊京華鳳池之水無津涯郎君鴻筆生雲霞母也天只報何加南山之石高嵯岈德補造化音無瑕春華秋隕人所嗟

遥哭五姪纘曾

汝生四十不爲夭況復有兒今少小英英頭角須長成身後孤根植蒼昊所恨哀哀哭母時衰麻徧體終身了（姪卒時嫂喪方期）憶昔武昌教汝書爲文局蹐理

難舒其後心清筆有靈能令大阮眼回青秋風樹杪還棲羽冬雪峰頭欲刷翎謂當一擊輕萬里誰道小年秖如此汝父不知長逝矣家書往往還虛喜故園歸去竹成林老淚斑斑哭欲死

長城行

秦築長城以備邊患（叶平）起臨洮竟東海爲關將帝千萬世惟彼嬴氏子孫一姓傳下不知有民人上不知有皇天魚肉六國王蠶食無一全鞭石銷金驅北敵舉箠執楚威南蠻英皇古帝女一怒赭其山況彼黔首民微命如草菅閭左盡徵發太府不肯出金錢鎬池遺璧祖龍死梓棺鮑魚同腥羶趙高不足責李斯識字通簡編何爲廢嫡而立少亡秦者亥天使然東門黃犬不復獵殿前指鹿專威權斬竿揭木關外起望夷宮中方晏眠阿房一炬化焦土金湯萬仞何有焉今日者登山臨海車塵馬足對此茫茫百端交觸長城何高雲連天矗長城何長不能極目民畏秦法抑何嚴酷釜甑蒸土丁壬築水爲人血土人肉爺孃妻子踵相屬嬴者填渠壯者哭萬古精魂何所歸寒宵鬼燐明於燭地脉何知人命蹙蒙恬功辠爭相屬嗚呼政也何

其愚身與劉氏爲驅除行人但飲酒不須西望悲扶蘇胡亥眞肖子子嬰亦何辜聚族而殲之天道好還或有諸六王子孫尚遺種强嬴不得爲匹夫嗚呼政也何其愚長城萬里胡爲乎

登高邱而望遠海（寧遠道中）

登高邱望遠海元氣茫茫浮大塊方輿圓蓋二儀同不辨端倪但青靄其中洲島時出沒沐日浴月生光采水雲呼吸間蛟龍戲人如傀儡我欲即之杳靉靉宇宙何所窮安得問眞宰東流安歸燭龍安在暘谷崦嵫相去幾萬里兩曜環流若相待滄

桑更變誠有無世上徒聞人事攺碣石何磊磊溟涬何悠悠鄒衍談天海外有九州屈平呵壁多離憂六合之外存不論齊諧志怪皆冥搜木公蔭若華金母居崑邱蟠桃之實千歲熟方朔何人嘗三偷高誓安期在何許秦皇漢武遥相求金闕瑶臺誰所造恐是蜃氣爲虛樓舟行欲至風引去誰能身到三山與十洲徐福避世良有托文成五利皆庸流大將之腹不過飯斗粟鯤魚何德能吞舟騏驎騄耳日行千萬里夸父逐日天盡頭棄杖爲鄧林渴飲絶長流環琦僪佹何不有萬古焉能閱兩眸河伯自矜百谷長東逢海若徒包羞物情巨細安可齊度量相越難等儔拘學區區從横一室撿書識字太倉一粒跛人登臺萬仞一級眇者視遠千尋一尺人各有志惟意所適少游鄉里稱善人文淵炎暑伐徵側下潦上霧毒重蒸仰睞飛鳶墮其翼思立功名何擇勞逸古今人自不相及我昔渡辰沅今來遼塞北駪駪車馬間曠然心自得心自得義所在土可安風可采泰岱人所瞻渤澥水所匯詩以言志登高邱而望遠海

畣張給事書登

我聞白也詩無敵孰可與之爲仇匹蜀道秦川相去幾千里高人望古能遥集君家筆勢不可當瞿塘水瀉三峽長咄咄停雲離思篇使我一吟三斷腸有時鵬鳥奮一擊垂天雲翼高飛揚飛揚究竟落何處渴飲瑶池息珠樹峨眉山月出高秋清影隨風自來去感君吹夢到遼東寄我魚書巨流之古渡（巨流河名）

雨中至大安寺晩晴（大安千山五大寺之一）

大安寺前山徑重陰陰夏木多蒙茸珠宮縹緲在何許但聞崖谷鏗鳴鐘中天雷雨山半集隤沙霣石摇孤筇撫膺喘汗發深省倏忽峽外生曈曨遥光萬里泛物色左右前後皆高峰奇姿不受塵土涴子落石罅生長松松石清寒本一氣夭矯之勢如飛龍白雲如海踏不破倒景出没難相從自晨至夕屢遷易縹青黝黑多衆容陰陽向背不可極化城亂插金芙蓉山肴野蔌盡一飽座中流水鳴淙淙山僧顧我但相笑應接不暇心憧憧

其雨行

壬辰七月至八月五旬無雨秋尤熱翔雁難窺一片雲吴牛欲喘三更月詩人口渴絶長吟市上梔

氷如玉屑入夜依稀細雨霏枕敧耳側聲遲遲詰旦濃雲尚未開沾濡小巷無塵埃其雨其雨待不得菑畬未種寒風來

張勷伯索予近作率爾賦贈

詩人之名不可假三百五篇曰風雅民彝物則遡淵源草木禽魚盡陶冶大夫授政可爰咨使臣專對如謀野自從道喪周文敝秋實春華若風馬漢魏而還遺意存六朝皀藻何爲者方伯好古實多聞言語一出妙天下鄧林不棄樸樕材愛我新詩欲傳寫寫之未了心茫然雕蟲小技何足傳江淹

之筆老而禿夢花凋落無新鮮漫興登臨負佳勝匠心慘澹非盛年區區聊爲知者道敢與詩人爲比肩方伯爲政心無偏仁耕義耨情爲田自古心平物自理況以文字爲因緣已徵甘雨介禾黍會有風謠達九天

中大夫劉公祀鄉詩

天下紛紛邀祀典惟九河公頗不靦爲子克孝爲臣忠棟梁天表垂纓冕伊昔家貧奉母時母視弗良兒孔悲日夕焚香告天地誓心請以身代之白華子舍攻典墳碧落高高無見聞烏吐空青信虛語金鏡感夢皆空文一朝鄉舉喧閭里堂下樂聲堂上喜金石竹絲清入耳炯炯雙眸能視矣至誠感神竟若此因心則友篤終始況復推恩如一體三黨九族本根庇解紛排患及瘡痏初官學校敎生徒歷階乃晉中大夫愼守莞籥在農部丹心赤手無青蚨繡袍特賜稱異數　帝曰都哉臣曰俞公之茂績若春氣鼓盪萬物生忻愉即今山右章縫輩九河夫子咸相呼公年耄耋尚彊健日有著書脫筆硯臨水登山多舊賓人間至樂惟爲善於今論定蓋棺時鄉人奉主入新祠觀者堵牆塞隘

巷僉曰祀典惟公宜以勞定國死勤事丹漆黝堊其何辭頑廉懦立須臾動富者咨嗟貧涕洟更有煢獨與鰥嫠扶老攜幼奔相隨諸君吾子群嘻嘻白垂赤保公所施最後黃蓋聯青旗郡伯邑宰皆莅之再拜几筵陳嘏辭爾民樂此何弗爲出入孝悌無他岐憶昨經行瓜步口千艘萬檣群飛走中有所寘救生船湖田歲廩舟人久是日風濤不可當江干徙倚自傍徨懷仁輔義邁千古猶見遺民泣數行

紀董母葉太夫人貞節詩

君不見少室之山青萬疊三華素質生紅雪下有
高廬清且閒嵩邙間氣鍾英傑英傑者誰董孝廉
下帷厲志才鋒銛天人三策辭淳厚筆削專經義
謹嚴厥配伊何葉其氏天釐女士匹君子房中鳴
玉有瑟琴廟見成儀肅容止德耀伯鸞作好逑昧
旦雞鳴誓終始那知中路遭棄捐地坼山崩喪所
天腸斷心摧搒一死晝哭夜泣神奄然兩孤長跪
勸饘粥阿母霑衣惜盛年夫人揮手俱不答未亡
人復何遷延於時洛邑集群賊紛糜血肉人相食
落日無光氣慘黃陰房聚鬼天沈黑夫人此際失

賢雄邦國分離正鞠凶湘水玉埋森淚竹鼎湖龍
去墜雕弓回心反面多時彥褚淵袁粲寧同傳桓
桓貔虎幾男兒犀甲千群空組練良人逝矣謝時
艱淑女殉之鋼百鍊始將截耳袝其棺繼則以身
隨下泉視息人間旬越日（孝廉卒後十有二日夫人遂逝）驂鸞天上萬
斯年鼎新革故　聖人起天地平成物更始實惟
哲嗣中丞公陳情北闕　天顏喜爰咨宗伯議典
禮黃麻丹鳳頒閭里比翼鶼鶼鳴表柱㰐枝樹樹
成連理誰謂夫人少年死千秋禋祀芬蘭芷即今
瓜瓞日緜緜曾孫力學窮經史布奠傾觴肆樂歌
猶憶荼蓼苦如此（曾孫萬山甲午舉於鄉性至孝）吁嗟乎人世百年會
有終滿眼蓬蒿馬鬣封但見濁流汨泥滓誰能清
水出芙蓉請看一片崧山月長照瑤京萬古松

古槐行為趙尚書松伍賦

司農聽事一古槐天挺脩然秀群木但見清陰覆
四隅不知經歷幾寒暑亭午茶煙開遠明凌晨檐
日滋沈綠欲拔蘭荃作茹茅肯使荊榛蔽原陸坐
愛南薰夕景涼吐華結實垂芬芳為嫌列肆囂塵
劇每憶深山歲月長歲月悠悠身已老恐使歡心
不自保詞客多看四照花美人時鬭三春草草碧

花明列綺筵雕欄玉砌朱顏好槐乎槐乎奈若何
獨立干霄不改柯孤高絕際由天性正直中間有
太和烏鵲紛來報嗔喜菀枯任運寧銷磨惟有堅
心無朽蠹蚍蜉難侵根本固雷雨冥冥不震驚谷
風習習如防護蔡氏猶知爨下桐周民忍伐甘棠
樹志士幽人共仰瞻誰能移植三公處

鐵簫歌送惲哲長之濟南幕

天地為鑪萬物銅陰陽為炭造化工昔年嘗讀賈
生賦搔首蒼蒼問太空太空無語答窮士踟躕碱
月不能止元氣從來鑄偉人那識悠悠褦襶子金

石竹絲皆有音我獨何爲虛生而浪死以此苦思爲立言間以笙簧辨宮徵虞舜大聖人伶倫亦良臣聞伐嶰谷竹箭韶音入神先師三月忘肉味鳳凰雅奏傳於陳又聞秦弄玉吹簫和蕭史以竹不以金安有鐵簫到都市都市雜陳百貨新山珍海錯入侯門隨珠卞玉等閒物焉能攜取三家村忽有高人行坦步五都之市一回顧金花凋落無容儀穿雲裂石音還吐探囊徐出萬青蚨群工驚走來相訴惲生此際寂無言歸去猶聞市語喧湛以清泉拭以袖窮途意氣何軒軒白日鶩别鵠青山

聞夜猿一吹鬼神至再吹草木蕃置之枕畔同起止無聲之處歸眞元我欲窮其源入手不能援骨重神寒信異物九天窮際能高騫惲生惲生爾何不爲岐山鳴虞廷儀幷日而食常苦飢今復别我去去去將何之東山之地有佳勝濟南名士多好奇艖政關經費出入以平毋傾敧不隨主人喜亦不令公怒其身以貞心以恕調和五味如五音是爲蕩蕩遵天步他日相逢再舉觴奇音高曲還能顧

夢月巖詩集卷七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五言律詩一

九日

西風鳴斷雁蕭瑟助悲歌不有登高賦其如九日何苴田收短銍柿圃落長柯遥憶高堂宴黄花插鬢多 時兩大人在西鄉任

已酉之漢中同學諸子餞予城南留别

遠去難爲别銜杯不忍傾征鞍停夕照祖帳倚孤城路入深山斷天隨遠樹平更憐函谷月旅夜向人明

陝州

周召流風地登臨一望迷天隨雷首北日落大河西血土銷龍戰清笳憶馬嘶函關形勝在今古未封泥

公毅齋中聽彈琴

每到蕭齋裏悠然適我心春來多麗日花下有瑶琴此曲能傳意何人最賞音坐聞餘響外流水繞孤岑

西鄉元日

青煙欲嚮晨雲物一時新節屆高堂宴心同故國春林光回北鳥寒色盡南鄰更有豐年祝編氓薦五辛

月

萬里嶢關月緣山到漢城天風吹欲墮嶺雪照猶明清入梅花影寒生玉笛聲漫吟兩謝賦淒絶古今情

甲寅春杪慶餘在漢中邸却寄

谷口野花飛春深黄鳥稀獨憐碧雲暮不見美人歸天地交戎馬風塵尚布衣孔璋書表健誰與薦皇畿

梁州

蜀道天難上梁州路已遥岷嶓北戒江漢導南條落日七盤嶺晴天萬里橋獨留懷古意歌哭未能銷

由仙女橋而上歷沙阪道甚幽仄數里得一嶺其高齊雲稱西鄉險隘焉

水石激寒隘山梁危復懸高雲睽鳥道竟日達人煙群木秀孤嶺幽花香暗泉遥從斷霞際尺五覩青天

留侯辟穀處（城固）

辟穀原無意神仙何處逢獨尋芳草徑空對夕陽峰時至因黃石功成託赤松荒壇回首處千古一猶龍

聞笛

月出夜如何中庭取次過誰家吹玉笛清響落銀河絶塞梅花少故園楊柳多遥聞三弄後秋思滿巖阿

雨後懷公穀

西風吹木葉細雨濕垣衣永日忽已暮山禽猶自

飛美人惜游子白雪動金徽應計天涯晚何時賦曰歸

霪雨

霪雨日無極客心何太勞潮聲連月落山氣入秋高碪杵閑閨夢烽煙暗使旌西南多戰鬬天為洗弓刀

聞砧

西風吹廣漢天末一清砧斷入秋林響寒生落葉深關山猶見夢刀尺若為心征戍何年息閨人力不禁

別楊貢士臣石

江渚秋初至山城日尚暄臨岐頻駐馬將淚更聞猿細故宜從衆危時莫放言椷通隨道路不厭往來煩

留別漢南諸子

白起城邊艸年年怨別離漢王臺上月夜夜照相思岐路自茲去故人何處期涔涔數行淚東盡漢江湄

早發褒城

旅客聞雞早征車發驛亭江城揺落月石棧出寒

星林啟前村白天迴遠岫青七盤關下水幽咽不堪聽

武關（用何仲默元韻）

峽轉黿鼉窟天開虎豹關斷雲低蜀道落日滿秦山征戰何年息風塵匹馬還茫茫王霸業惟見水潺湲

松林驛

松蓋拂雲偏孤亭落日懸萬山爭隙地一徑入高天水自厨邊出橋從壁上緣崎嶇過鳳嶺迢遞見人煙

織錦巷

古巷風花裏猶憐蘇蕙才情非六代艷詩本二南裁錦字秦川去籃輿漢水來奇文對良夜容易謝陽臺

又

家室談容易文章奈若何詩真可以怨才轉妬其多素手弄明月愁心看絳河綠衣終不報猶取寶連波

哭許冶先

憶昔離群日山花欲放時經年惟有夢重晤竟無

期人頌黔婁婦天遺伯道兒即今寒食候不但所親悲

賦得山中何所有贈孟大兄貞甫

山中何所有溪水自潺湲爾我慕高士相將時灌園雲霞寒有色松菊澹無言更讀遠游賦仙人來少原

山中送別郭二弟

山徑客過少斜陽秋易微留君惟一夕辭我立雙扉此際難爲別如何久與違行塵看不見延佇亦忘歸

艸堂同舍弟夕坐

暗谷行秋氣空亭下夕陰臨風知水急待月覺山深邱壑幽人意詩書邃古心南陔畢力後收穫望甘霖

同郭莘子先生遊林泉寺

和風同攝屐落日更攜樽冬燒開樵徑春流到寺門因隨陸修靜偶坐給孤園欲探諸天勝前山樹色昏

望原陵

南鄙鬱青青東都俯漢陵千秋留玉盌長夜失金

燈烏鵲翻殘雪黃河下宿氷異時松柏盡猶見五雲凝

贈楊甥二首

十年哭伯姊此日見吾甥執手驚相認移時語不成人當中伏至杯爲舊愁傾暮鶴沙頭落遥聞哀怨聲

又

憶姊歸寧日甥方未齔時一門驚照耀兩小共怡嬉生死成今昔山川易別離所欣少聰慧好學復深思

送楊甥歸覃懷

河北秋方凜吾甥急省親寒山無過雁落日送歸人嗜好從初服文章希大醇盛年須努力行矣莫沾巾

春日野集梨樹下乞火煖酒席地賦詩

野集無期會相呼遂出門花香侵坐冷石火注杯温偃息人當午田桑業在村正逢寒食後煙色倍銷魂

喜慶餘至

貧病絶人事不期君到門山光延小徑馬色辨孤村河北方籌餉江東未罷屯艱難此相見別恨正堪論

宜陽道中有感

北望崤關道南瞻洛水汀地連霜艸白天入曉松青舊國留侯墓遺風名伯亭三川此門戶莫遺失嚴扃（時永寧有小警）

金門山曉望

隱隱青冥裏高高八九峰雲濤翻海日湧出金芙蓉地肅千巖竹天鳴萬壑鐘右軍遺片石風雨護蛟龍（上有王文安公石刻）

秋日至倉西溝欲轉訪翰仙不得

秋光平石磴風靜鳥初回落木無聲處空山有客來雲霞晩亦薄巖岫望中開咫尺蓬蒿宅無由共舉杯

薊門雜詠

景物川原裏閭閻歲月中官榆叢自碧山杏遠能紅沙壅桓侯壘雲封堯母宮不逢燕趙士歌哭為誰雄

又

蕪蔞亭下路野曠暮雲平天與興王蹟人傳大樹名黄沙吹古戍青艸上孤城却憶滹沱渡依然春水生

又

邯鄲春欲盡楊柳不堪攀花落叢臺驛人歸洺水關存亡輸白璧廝養棄朱顔卓犖觀千載生涯有故山

淇上懷古

衛國多文獻聲詩艷楚邱風人懷菉竹女子怨松舟漠漠太行出湯湯淇水流暮雲千里北何處是神州

又

沫土分封日殷墟麥秀時河山空故國父老誦遺詩祀重三仁廟郊傳七聖碑蘇門清嘯遠寂寞此心期

過袁大元符舊居

江漢東歸日留君此北軒閒論三百旨互摧五千言舊棟還春燕荒林嘯夜猿迴看宿艸處猶自淚潺湲（甲寅東歸宿袁齋中與論詩談老子）

水棚（密縣沙岸如棚水乳滴毋不絶）

萬古鴻濛色游人坐未厭乍看風墜露旋作雨毋

檐溜石天光入分沙地脉潛瑶姬朝盥罷忽捲水晶簾（棚在天仙宮下）

石門（新安青要山中駱賓王有詩今名漏明巖）

造物矜霧奥何年有此巖山深交鹿豕石裂亞松杉絶磵流雲過遥峰落日銜樂饑眞可賦斸藥有長鑱

永寧道中覽古

雲日遞明晦秋山生遠青微波依岸動落葉隔林聽城壘餘韓國山川近名亭古人意俱盡禾黍識英靈

宿陳乞寺感舊

宋唐功德寺今古一殘碑艸徑行將没松風晚自吹重來僧去盡獨寤客心悲舊日宗雷社無因見所思

題家兄靜觀亭

萬壑趨幽逕孤亭挹衆芬枕流高聽雨面石俯看雲獨往因成趣朋來益所聞更知棠萼詠眞意表人群

聞雲曠至京却寄

十載不相見知君依舊貧雲山親旅客天地薄詞

人舊業江南遠新愁塞北春何時澆濁酒同洗素衣塵

穀水道中感時

穀洛何年鬭龍蛇害氣存天連十月雨雲積四山昏白板橋移渡黄泥路失村陰陽憑造物調燮與誰論

九日同山中人凌峰采藥復飲之酒

山中多氣象老物競新霜往往秋峰外高高見夕陽石寒人坐迫雲濕藥苗香斟酌東籬菊相將醉幾觴

登封雨

嶽色乘秋氣蒼然變晦明微陰生野樹細雨落山城石徑望中滅風泉何處鳴枕流吾有志箕潁問餘生

弔侯朝宗

杞宋徵文獻斯人亦我師才高終累俗志屈忍言詩自具崩離恨群疑痛哭辭中原愁絶響幸矣不同時

次臨淮

沙路江村外人煙画裏尋秋風淮堰樹暮雨皖城

陰旅望遥天盡鄉心獨夜深寒衣猶未授處處有清砧

子產祠 長葛

故國存遺愛空山一古祠野外碧天遠林間春日遲君子能博物諸侯賴有辭東偏舊屬邑伏臘自當時 長葛鄭之屬邑

陳太邱祠 長葛有中郎撰碑

太邱名教士高誼里人知祠宇留今日衣冠似漢時艸荒荀氏宅苔没蔡邕碑寂寞兩楹地猶堪百世師

傷蓮徵 小兒名也

浩浩浮生理寧偏五歲兒迎人初拜跪學語尚侏儒慈母捐彌月痴翁仰異時小年朝菌逼空使幾人悲

廢佑德觀 陝州有宋道士元志道所立混元圖碑甚古

傾圮沿唐觀荒城揖宋碑前朝尺土盡軼事幾人知歲月松杉古塵沙日夜吹數家春艸外香火總淒其

函谷關 靈寶

樓堞連天起風塵接塞多關門臨碧磵 下臨紅龍澗 山勢

走黄河望氣空千載封泥竟若何秪今同軌日午夜任經過

自潼關渡河之晉與靳三雲史言别

驅馬關門險登舟返照開中流心自漾兩岸首同回蒲坂青天際條山碧樹隈夢魂如識路信宿過盟臺

滎河道中

北塞開三晉南山屏二崤天空惟見柳地鹵偏生茅燕雀村檐少牛羊野牧饒日長疲遠道煙火斷春郊

望姑射山 河津

姑射山頭望仙人氷雪姿雲深不可見歲晚自相思安得凌風翼高棲向日枝窮游薄四海閶闔一陳辭

太史公墓 没於黄河

太史風流遠遺書發憤深麟經雖變例尼父自知心洪水悲聲激青山秀色侵沉淪君不恨憑弔一沾襟

文中子祠

故里存遺範空庭拜大儒章縫編舊籍俎豆闢新蕪果爾名賢地依然風教殊即今嚴祀事七制典應無

萬泉山中

青青太行色鬱鬱遠人游落日望長道白雲生暮愁升高循麥徑入谷轉萍流野曠無來客林昏信馬投

汾陰后土祠 滎河

蔓艸空陂上猶傳后土祠河山元壯麗歲月幾遷移落日汾陰道秋風漢武辭那堪華髮客立盡白雲時

傅巖 平陸

稽古君臣合艱難各有因如何巖下士倏與夢相親居里傳遺老殘碑感路人還應舊勞日版築識風塵

小松

松樹何微細移來寸寸量青陰餘片石素杪出寒巖自具風霜骨終依日月光從來後凋者不必樹巖廊

賣騎

瘦影辭空棧長嘶見淚痕風塵旋失道飼秣未酬恩急策朝登嶺殘杯夜候門倒懸今累汝誰信是龍孫

嵇侍中祠 湯陰

西晉風塵際中原日月虧艱難滅頂意倉卒射肩時帝重孤臣血天留萬古祠居人愛邱隴青艸避春耔

再哭楊臣石

歌哭虛無賴陰陽謬欲移肯遲他日死定賞近年詩灌木吟春苦寒流響夜悲孤桐時在抱或夢見鍾期

八陡山 新安

征塵倐不起幽谷入危巔石墜人行處沙圍虎臥邊關門臨野水驛樹接荒煙欲問甘羅墓秦碑字不傳

逝者四首

逝者夷門客 侯朝宗 中原孰後先時知絕足少老冀苦心傳白雪無滄海 李濟南 青雲有浚川 王司馬子衡 才難宜聖歎刪後幾詩篇

又

嵩高霧蘊結才子屢經摧豈獨長沙傅能令萬古哀孝廉眞挺拔流輩幾趨陪未竟長光燄亭煙鬱不開 傳孝廉左啟有枕煙亭集

又

楊氏沉潛子 漢中楊貢士臣石 雕蟲老更清思如何水部法本孟雲卿僻性疎通貴遺書仗友生斯文關造化肯與易時名

又

子雲高誼在餘思詎沉淪言可搜方俗名難假富人誰將繼玄艸自不羨朱輪遠矣覃懷子詩同庾鮑新 姊夫羽詵亦俊才也

途次漫成

荒荒緣野日汨汨逐天涯身事今如此羈愁不敢辭居人炊路艸宿鳥下霜枝辛苦梁園道重來幾鬢絲

垓下 鹿邑

萬古黃雲色風吹楚塞塵重瞳遺國士一劒謝佳人兄弟情存沛河山約失秦還思觀壁上蓋世自無倫

過河 太康鹿邑界魏文帝伐吳由此達淮

魏帝窺吳會樓船汜此河清風吹錦纜白日照金戈顧眄中原失飛揚萬里過天教南北限客子意云何

長葛留別家兄

幾日爲童稚年今四十餘老知兄弟重身累往來疎博士貧如昨郎官歲可除此行當檢校慎勿念吾廬

冬日訪陳八行度兄弟時讀書宜陽山中

清士讀書處衡門常不開孤村寒日下匹馬遠山來石上攤詩卷牆頭過酒杯坐深忘夜永霜月凛崔嵬

望塗山 塗山下有禹會村

停橈登石埭高岫望朝曛淮水新添雨塗山半在雲雞鳴鐘欲盡鳥去翠初分禹會村墟在遺書信昔聞

舟泊盱眙

淮泗交流處危檣薄晚停人煙過水白山色入城青落日縣孤墻浮雲接四溟支祁遺井在禹蹟信神霛龜山水母井即禹鎖黄支祈處

又

日斜人更起風至燕初飛湖影依山樹樓陰過石磯生涯兩蓬髩行李一絺衣明發維揚路征鞍待夕暉

盱山

雲搆何迢遞煙樓矗太空峰高明遠日磵曲響迴風古壁苔碑近行厨竹徑通憑欄千里目飛過大江東

玻瓈泉 盱眙有米元章舊題及宋元人刻石甚富

石磴高高上寒泉漸有聲洑流隨地折元氣與天清就日丹砂隱迴風碧玉生一杯消執熱三伏易長征

石晉高祖陵 宜陽

古隧從衰艸誰知五代君地更周漢土碑折宋元文狐兎驚冬燎麒麟卧夕曛凄凉開國日計左割燕雲

留侯墓 宜陽

逐鹿中原日冥鴻不可親功成歸漢帝論定是韓人故國同邱壟空山接隱淪仙遊疑未死艸木自長春

洛陽旅舍贈仝車同

鸞鳳翔千仞驊騮歷九州時名歸宦達天意屬窮愁故笥經堪授先疇稼有秋相逢還抵掌沽酒典驦裘

將之越中舟發眞源與家蒽庵輿望言别

萬里開雙眼長風下越州岸花隨去馬汀樹引行舟虞相窮愁日盧生汗漫遊剡中山水富遮莫錦囊收

舟中懷王大搏九

短棹緣行李長歌托摽梅年華頻掩鏡心事獨揮杯雲水思光采蒹葭遠溯洄秦關棄繻後猶剪故園萊

天長早發

夏至天長縣微陰作遠涼林烏通宿夢江燕拂晨裝石路千村碧沙田五月黃桑麻行處見不信是殊方

同從弟師洛樓上對雨

暮雨高城外蒼然復有聲雲來紗障濕風至葛衣輕對酒憐江色登樓見客情玉山相照處雙眼醉偏明

瓊花觀後閣 舊名蕃釐觀有井樓曰玉勾洞天

寂寞蕃釐觀相傳后土祠瓊花不可見玉井至今疑群帝雲霄上中天日月遲還知登望處紫氣在西陲

月下望燕子磯

漠漠山亭出蒼蒼煙月生金波峰外動石路水邊橫六月江無暑孤舟夜有聲舊時王謝盡佇立若爲情

天界寺登毘盧閣

初陽生古寺寒露洗鴻濛高閣遥峰外諸天一氣中蕭梁歸蔓艸鈴鐸自悲風獨有秋花發迴看色相空

飲朱四均半水園即事留別

屢夢遊吳會真來翻悵然爲歡憎老大將別泥林泉靜女清商曲伊人白露篇他時相憶誦半水月還圓

管仲墓 潁上

仲父爲齊相名從鮑叔來當其不得意潁上空徘徊九合初頒胙三歸遂起臺寂寞一抔土誰知天下才

夢月巖詩集卷八

夢月巖詩集卷九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五言律詩二

曉經丹陽

林月逐雲生江樓傍水明孤舟殘夜影高岸遠砧聲風土連吳會山川近呂城故園頻北望秋雁自南征

海烈婦祠 常州

卓絕輿朝事捐生古所難見聞徵里巷祠宇媿衣冠骨瘞青山古魂歸白日寒有司崇典祀江上采芳蘭

遊秦園未展留仙前輩

勝地因山水潛遊藉引攜松高亭景出花覆徑煙迷夜梵聞林塢春帆望石谿此中隱謝傅野客愼留題

過太湖

八月仍羈旅孤舟獨往還風吹震澤水霜落洞庭山陽雁心將遠寒花鬢與斑橫琴秋色裏清響弄潺湲

蘇小墓

萬古銷魂地春風又放花水雲疑鬢薄山月宛眉斜南部當時曲西陵何處家秖令吳越子泊壁夢香車

冷泉亭

音響疑天籟清寒識地靈氣連煙樹白痕破石苔青厲茗杯宜漱塵纓濯且停經年爲熱客慚愧冷泉亭

于少保祠 秋時士多祈夢於此

主憂臣不死社稷共危疑雨宇旋成獄千秋獨有祠松風吹客夢山雨洗墳碑岳廟遥相望應同今古悲

旅夜

白露移秋節中宵氣不炎江風清入枕山月靜窺簾有夢家方遠何營客尚淹轉思霖雨至塘水與舟添

汪恒若招飲喬園即事二首

石罅煙霜裏葉飛秋若空此中坐遊子天上會群公落日銜杯好清池臨照同翻疑謝庭樹尤愛倚葭叢

又

公子意不淺起行還舉杯涼風吹海月隨我上高臺燈遠見漁過霜清聞雁來曰歸情轉劇苦爲戍笳催

贈家御青

青蓮在吳越同姓有陽氷我亦栖遲客多君意氣增歲華那可問仙果豈無徵婚嫁隨時畢黃山擬共登

城南看菊

亦知歸不去鄉思轉闌姍野樹晴堪倚秋英晚自看酒容香露溢天與菓光寒莫賣豪家盡留貽楚客餐

郭景純墓 墓在江中金山之西

大江中有墓江賦此真傳碑沒山根石魂飄海窟煙高名蓋藝術 晉書璞列藝術傳 深意托嬋娟夙昔應知命浮沉亦偶然

贈趙松一

十載求知己三吳遠問津風塵開倦眼湖海見斯人久客予同病新詩爾入神天涯懷抱盡往詣不嫌頻

又

古樂延陵賞長途阮籍窮宗周無雅頌廣武幾英雄疎放容傖父遨遊藐上公誰能江海外重起嬰餘桐

邗溝

邗溝楊柳色十月未全凋天地良高厚江關自寂寥鳴騶朝聽角歸雁夜吹簫主客歌頻變樽中酒不消

微雨至六合

雨細晨煙重雲疎晚樹低涷田潛受水沙路不成泥嶺雁飛猶見塒雞冷欲栖靈巖山霧裏江縣亦淒迷

清流山 上有關壯繆廟亦名關山宋太祖以舟師破李景兵於此

疊嶂羅雲裏千秋有漢關南朝天險失北固水軍還日短林藏壑風高石隕山還聞征戰後遺老淚痕斑

懷遠道中

小雨霏清曉荒村半窅冥燒殘沙艸黑雲遠石林青南服冬猶旱中原稅未停還家問饑饉老弱可嘗經

重經鳳陽悼張二茘初

復入鍾離道川原似舊時曉遊經寺遠秋眺憶樓危流水琴猶在空山笛自悲故人歸櫬地深負死生期張卒於鳳陽予欲往弔其孫未得

重經懷遠

河壖秋轂棹縣郭晚驅車山瘦稀生樹城空密種蔬歸心摧斷雁生事問枯魚自詠招魂賦南方不可居

蒙城道中

霜日寒侵曉天雲靜不生斷橋臨野水古道背荒城麥涸墳壚雨林暄墟落晴泥塗甘冒雪歸與展春耕

至亳州

商邑分南紀長河控北阜午煙依市聚冬日近樓高饑鳥啄枯木肥犍驅遠牢經過頻歎息不敢競錐刀

風吹雪

風吹雪亦起野色但蕭條溝壑寒仍聚村墟氣欲消皺深旋失路壟淺不藏苗天意虛沾潤陰陽或未調

郃子祠洛陽

擊壤亦何思天民樂盛時龍潛無亢志鴻漸有高儀不改山川色長吟風月辭十年空學易悔吝失吾師

大隗山密縣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即此

軒皇問道處巖壑舊崢嶸向夕山光合高天雲氣生鼎湖龍未下嶰谷鳳初鳴渺矣神仙蹟徒勞漢武情

自伊陽山行至洛

巉巖不可極蕭瑟況初經霜甚林光潔天虛石氣青遠聲尋水碓小憩得山亭底急來城市秋原失翠屏

石谿同友人賦

石谿清可玩相與坐青陰水艸延孤景山禽悅衆心徑通朝餉跡谷響晚樵音童冠偕春服時哉愜嘯吟

汝州旅意

汝水南流處嵩峰北極看負氷魚未出背日雁猶寒屢舞燈前劒空彈沐後冠我生不早達行路敢辭難

關冢洛陽

西蜀空天險東都幾寢園孤臣留尺地萬古在中原賜廟環松柏居人薦蘋蘩曹家有疑塚野燎失頹垣

寄舍弟

二月隋堤柳風花怨別離晴雲出岫遠春日過林遲兒女宜勤課逋租且婉辭吾行違壟墓寒食更深悲

春旱

春色黃塵裏陰陽鬱未分山昏時隱日石渴不成雲社鼓村還賽原田歲且耘莫將其雨怨聞罷海

西軍（時滇蜀回軍）

韓柱國墓 新安

柱國世多賢豐碑表舊阡將才中主識兵法外甥傳（李衛公靖韓之甥也）廟貌凜生氣松風吹古煙隋宮渺何處抔土萬斯年

驟雨

驟雨凌高岫濃雲冪野祠氣蒸林葉動響激水萍移靈爽通人意原田及我私翻憐僮僕瘁決溜灌畦時

立秋日行經粤嶺

緱山青不極粤嶺去悠悠僧舍還休夏征衣欲凛秋露花侵坐石雲岫擁登樓倦眼開天畔哀鴻滿豫州

詣大中丞告災

匍匐中丞府長號此告哀側身思夏屋引領望春臺欲悔皇天禍應憐赤地災雨河百萬口托命濟時才

游風穴寺 用摩詰香積寺韻

夙聞風穴寺縹緲定何峰初日緣山徑高雲落磵鐘客談依厲石僧貌類枯松城市多雩舞求師呪

鉢龍

女几山 宜陽史稱張軌皇甫謐隱此世傳仙女白蘭香事近誕

女几山何峻空青半在天萬峰交二室一柱砥三川流俗無高士傳聞有列仙周韓轇轕地設險重西偏

紀事

已未歲初旱國中書大雩家家供水母處處走村巫地徹黃泉涸人過白露蘇於今十四載其雨淚同枯

又

往歲秋多雨窪田稼不收誰鑽燧石火並塞漏天
流林葉辭歸鳥原匒失飯牛端居思上理應笑杞
人憂

又

旱甚瀕河住潺湲絶澗瀝晨炊家借火夜汲泉爭
泉白艸民輸驛黃河吏帖船宋梁通洛口還願彼
豐年

又

賜租眞異數綏死莫深悲　明盛憂勤日堯湯水
旱時歌呼聞父老調護望臺司風雨應和會輸將
不敢辭

函谷

函谷三千戶流亡無半存故家鬻敝器新鬼聚空
村轉運邊臣策蠲租　聖主恩使君煩請命力役
盡兒孫

楚粟 時輓楚粟貯秦中洛人苦之又水運河淺不行

塵沙積晦瞑星雨失滂沱楚粟罷中土吳船阻大
河深耕那可問精禱竟如何稷禹盈朝宁陰陽豈
未和

穫麥

穫麥不敷種中田雨淚枯自能休亞旅何以謝胥
徒氣鬱陰陽易天空日月孤願逢調順際草木共
昭蘇

讀舍弟漢中諸詩有寄

江漢清秋日登臨遠望時因傷千里目爲寄數行
詩風似秦中變情同海上移吾衰攻頗易不信弟
難爲

又

薦饑催汝去遠道幾時歸危棧連清渭高秋入翠
微挹泉炊旅食仰樹挂征衣詩律年來細窮愁願
不違

又

先公游宦地兵甲出顛危昔記過庭處今來獨旅
時江山空故壘父老聚新祠痛哭人間世廉清亦
可爲

月

好月愁時出山窗卧處明初低林葉暗漸遠露華
清白璧懷無用黃金鍊不成憐君隔雲海光采寄
紫荆

雨

急雨趨幽壑驚雷過遠山涔䨺鳴自得巢燕濕能還潤逼篝燈外涼生戶牖間秋禾稀更種野老暫開顏

月

霽月初圓夜天風未凜秋已隨雲渡海旋引雁過樓玉杵心如擣金波淚與流陳王吝閤閉腸斷爲應劉（時公穀卒）

雨

復有冥冥雨先占淰淰雲峰端昏不見葉上細還聞萬慮輕秋爽中田肆力勤屢豐今以始輸稅報

吾君（是年特詔蠲租復寬舊逋）

月夜懷舍弟

萬里雲端月中宵欲滿輪關山同此夜樽酒對何人白髮將榆老清秋仰桂新饑寒跡自掃無路入三秦

夢屈子

涼風吹我夢一夜渡江濱素手搴芳草同心贈美人高邱不可即暮雨獨傷神何路輕千里從君笑語眞

又

謫仙長逝後詩思少清新舉世無高詠憐君似古人蒼梧雲自出斑竹淚空頻萬古瀟湘曲何時一問津

月

明月東方出勞人永夜傷海濤飜不定天路去何長衣潤霑清彩簾疎動素光芙蓉欲采佩風露滿寒塘

輓楊茂才南征

疫厲今年甚驚聞喪好朋河山歸素旐風雨失青燈垂老貧如故爲文得未曾或同顏卜貴地下赴

三徵

輓外弟傅次棟二首

兩世門衰薄孤生蔚與萬無兒伯道苦有母敬姜勞曾議宗祧次因聞晝夜號招魂如可起忍淚續離騷（傅與尊人孝廉公皆早孤次棟更艱於嗣）

又

桐邱逆旅處回首每思君行藥當朝爽談詩必夜分仙才宜有數濁世自無群欲向孫墳哭箕山望白雲

小雨抵洛陽

秋雨寒逾細朝雲淡復生花輕稍彈露葉靜似聞聲客路心應折鄉山眼倍明晚來煙火暗淒斷洛陽城

次汝州有感

南國三分地西歸九月天郊原多白露樓堞半蒼煙楚粟秋冬輓秦民日夜遷條枚行役意歎息汝墳篇

雪中至三亭岡族舅子莊留飲

杖策求知己長歌行路難山川百里至風雪一燈寒鱠切銀絲細杯傾石涷寬多君眞好我不是爲盤餐

幼子憲曾在長葛念之不置因有此詩

汝生旋失母吾老更長貧歲晚同行役天涯各寄身癯形時在眼慧性早憐人稍煗應相取加餐自勸頻

飯餘

幽居多靜理世用不相關細雨生春草虛窗見暮山飯餘樓日過詩罷嶺雲閒有酒時斟酌無人共往還

歲晏

歲晏征輸急天寒草樹昏悲風鳴四野落日動孤村楚塞粳糧溢秦關餉道存黃河隔洛口爭忍役兒孫（時有通陝挑河之議旋止）

冬日山行

曉日臨霜氣孤村欲啟關牛蹊潛涷磵人語出空山渴病方增劇饑驅且未還所嗟筋力異不敢怨躋攀

將出都留別在館同年

三月恒山曉春光滿帝州自能開旅望不敢動鄉愁庾鮑才難並鶯花賦莫酬歸心同晚照時在苑西樓

晚節二首

晚節甘貧病生涯有故邱果宜從衆撲粟或向鄰求山色當敧枕溪聲過倚樓餘年愁簿領肯爲折腰不

又

少年工麗藻中歲阻高深悔恍時人目思窺作者心雲峰兼變態水石亦清音不必皆傳後愁時一朗吟

行次登封館郭大渭石素園留別

繫馬入松徑高廬清且閒疎燈揺靜夜遠水響空山日月無停軌關河非壯顔塵塗方未已莫問幾時還

暮

白楊冬未槁清響亦堪哀薄暮中原立天風四野來煙霞滋澹泊樵牧與裴徊久斷衡陽信空聞唳鴈回雲曠自楚歸久無音息

北邙山

斜日邙山上春愁欲黯然亭碑辭故道墓土入新田游女追蝴蝶征人指杜鵑回看洛水畔猶是漢時煙

行次郭店

茅店藏林麓輕帘出曉風人家山雪裏客飯野煙中生理憑羸馬歸心望遠鴻步兵雙眼在不必哭途窮

將之大梁應王明府召在塗言懷

一笑出門去羞爲遊子顔風雲經故壘雨雪入空山倒屣應如昨彈冠亦等閒翻愁麰麥熟首夏未言旋

浚儀雪後作

春寒一夜裏大雪滿夷門忽憶同山叟看梅過水村倦遊生白髮清坐易黄昏授簡焉能賦梁園客斷魂

飲王緒亭齋中二首

赤日下城隅庭陰艸樹穌幽尋宜曲巷深酌慰長途籬補新園竹門垂舊掖梧經書談笑得應信古爲徒

又

雙泊環城邑三亭抱隱居宋梁詞苑古晉楚戰場虛倦眼風塵際殘杯月露餘當年王謝塵欲把更躊躇

伊園分韻得亭字時值五日

疎樹開平野群山共此亭麥翻沙更白松偃徑還青地臘隨風俗天涯幾醉醒薄遊近頗許良夜會占星

帝嚳廟

古廟荒原裏高辛典祀垂頹垣秋上蘚畱木夏生芝山月明龍衮村煙暗畫旗秖疑風樸略姚姒未能追

鄭州

晉楚交馳際河山四望同天迴盟墠外日落戰場中桔栿門何處萑苻澤已空中原今瘠土不是釆蘭風

汜水道中

巖邑隨陵谷淒涼鄭號間地連牛口峪天壓虎牢關驛路全侵水城闉半在山汜南爭戰地惟見鳥飛還

望隋苑

隋苑傷心處平蕪又夕曛登高望河關不見廣陵雲往日三山下歌聲徹夜聞歡娛南幸後春怨幾思君

遄歸

旅食家何補遄歸與自偏願耕親耒耜悔別卜筳篿石隕當巖屋沙頽近壑田無勞問生理一夕且高眠

巖居二首

太傅祠堂畔巖居復岊中陸機思世德潘岳詠家風水靜聞空碧山虛見遠紅浪游違伏臘霜露恨無窮

又

明發思無端朝饔慘不歡高情非市義深計在遺安衣析山花落厨煙石樹寒尚慚廉吏後耕稼未知難

晩凉

蘿薜延朝景茊荊納晩凉鳥窺虛室白人動遠山蒼適骭衣新短防身劒故長塵纓還許濯取次問滄浪

宵征

月淡天知曙宵征意惘然終年隨僕馬幾日臥林泉虎跡平沙雨雞鳴古戍煙函關饑饉後野草徧園壥

題孟璞卿讀書樓

結宇雖人境幽棲絕世無樓高秋望盡客到晩村孤茶響遥連壑山煙近接厨臨風披卷帙長嘯閲塵途

楊甥子健病起予往視之二首

聞汝秋仍病相思欲奮飛加餐書屢勸問道使先歸藥裹宜晴晛花欄避露衣何矐驚老眼驗取沈腰圍

又

杪歲一爲別清秋幾欲來馬羸艱遠借衣短急新裁寒霧溼川迴夕陽鵶路開相逢聊放眼貧病莫相催

遊龍門登禹王臺

禹蹟不可問荒臺空復情雙峰猶積翠一水自涵清遠景開嵩嶽流雲度洛城那知疏鑿後象教獨神明（雨山多石佛）

問何大復祠

寥落郊關外荒祠指暮雲空山成獨往高詠許誰聞白露秦風渺幽蘭楚畹芬吾衰慚後死爭敢與斯文

丙子六月望夜發信陽行山蹊松月間時從家兄文啟之官於楚

既望復行役將秋加鬱蒸月明松四照雲隱石孤稜山徑清如許塵寰得未曾楚天疑咫尺息鳥欲飛騰

舟中望武昌郡城

江漢湯湯水方舟泛泛情客心何所屆天際武昌城向夕開林靄芳洲遞遠明平生萬里志得矣在南征

武昌七夕

不知七夕至牛女意何如河漢移清影江山靜碧虛遲書衡嶽雁速客武昌魚更笑縣褌曝狂奴態未除

丙子七月遊赤壁三首

赤壁三分蹟黃州七月辰江山如昨日風月屬何人蘇子才難並周郎度絕倫英雄與文采雲水若爲鄰

又

渺矣周公瑾還思諸葛君火風成一戰天地與三

分暫假同盟力終歸帝冑勳林臯疎放客寧憶左將軍

又

雪堂不可問泥坂亦難尋兩賦存孤巘千秋識此心敗盟先白帝定霸在烏林遥企應多慨眉山意自深（山名赤鼻坡公借用赤壁事發意應非誤用）

夢月巖詩集卷九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五言律詩三

洪山寺 武昌郡東十里

寂寞東郊寺清秋即次來草間石磴沒松際貝宮開雲日移荒榭湖山接廢臺官郵香積外厨傳亦堪哀

黃龍寺 武昌郡中相傳楚王離宮

城南何代寺傳是楚王宮碧瓦久頹雨青山虛映空風煙笳吹外歲月磬聲中龍象何功德王孫草自叢

夜雨和許二元芳

高館涼侵戶疎燈夜獨吟江雲虛客夢山雨促鄉心竹翠濃何似蘭香濕不禁滄浪纓可濯漁父自知音

又

羨爾騷才絕因悲宋玉秋風篁山鬼嘯湘浦美人愁芳草應堪把遙峰不可求曉看清響處石竇折龍湫

送門人顧雲扶隨父還密縣 顧浙人寓密新自浙歸時在楚

不憚江關遠長征為老親舍牀仍請向舟膳每蠲晨蘭佩同人舊蓴嘗故國新白華忻載詠相送楚江津

又

闔洛淵源在歸求實有師趨庭聞自異負笈遠何為風月思伊水煙霞夢武夷吾衰仍困學撫壯莫深疑

登武昌城樓 時五月望後三日楚俗賽神甚盛

何處閒歸思高城旅望中江平風葉定山遠夏雲同奠桂歌霧保傳芭舞巷童登樓忘作賦甘雨祝年豐 時方禱雨

思歸

楚水縈歸思嵩邱望晚天煙生人語處花落客愁邊生理遙難問詩名老畏傳尚須遊五岳婚嫁莫遷延

遊寒溪寺

峽折危梁盡溪回古寺通鳥窺檐影外樵響磬音中藉草從多露穿林得緒風買山猶未得應復笑深公

送蕭叔佩江南歸省

十載一相見何堪復送行山亭秋雨過江路曉涼
生楚佩馨香遠萊衣綵繪明囊空無長物解纜若
爲情

丁丑六月九舅至家兄所治朝夕侍杖屨
樂甚及秋予先歸舅將之江南惜別三首

良覿同銷夏高軒此暫留西風吹白露南浦送輕
舟茂苑楓將落函關月正秋加餐煩屢勸肯作置
書郵

又

明發懷慈母天涯接舅甥虛傳宅相語深負渭陽

情鯉躍乘秋漲烏啼近夜城廿年覊寸祿蒿蔚是
浮名

又

吾舅如椽筆人稱濟美才蘭亭詩亦絶椎几字何
猜伯仲皆通貴田園獨草萊江南餘舊巷風景爲
君開

漢口守風

日晏天吴立舟航不敢行沙飛漢陽樹潮打武昌
城沉弁神應覝然犀怪自驚空囊何俾怒端不爲
儒生

又

早起涼生戶天清露下塘江光浮枕席山翠濕衣
裳霧雨疑巫女時秋旱雄風信楚王仲宣樓上賦不
獨爲思鄉

遂平道中言懷

曉涉河清淺霜風凛四郊土宜千樹栗山店數椽
茅秋輿還看髩時名未解嘲故園納稼畢招飲素
心交

汝州晚眺

汝墳秋色遠一雁過沙村紫邏山峰古丹泉地脉

温天垂中嶽盡風似二南存向晚清笳動能令客
斷魂

行經伊闕

周南尚留滯伊闕屢經過水落寒聲小山高秋氣
多馬卿游已倦潘岳鬢如何歲歲川塗上登臨幾
放歌

九日分韻同陳八行度舍弟敦甫門人王
庚士

九日天將雨登高賦不成谿風隨雁起山葉向人
鳴菊酒邀兄弟萸囊佩友生經年違里閈良會倍

關情

行經石家陵

五季村墟在煙霜似有無人家檐日滿客路嶺雲孤兎鼠隨塵墮陵鳥背火呼十年石氏曆北狩失雄圖

登樓 客通州作

西北浮雲起蒼蒼滿帝州悲秋還作客望遠正登樓日近燕山午帆隨潞水流萬年天庾地鍾石莫深憂

漷縣贈陳判官孟門

疇昔稱完邑舟車日夜過直沽喧曉渡淤淀長秋禾代易人煙少城空戰骨多草間官舍圯經濟欲如何

晚眺懷山中諸友

遠樹橫秋色高墉望夕曛秪疑飛鳥際猶是故山雲白露何時降清碪不可聞山中朋好在徙倚念離群

香河道中

肅肅郊關外行行墟落中野田多種稗驛路自飛蓬沙阜眠家鶩村扉躍草蟲畿南屯牧地穗秠動秋風

和傅二廣卿失騎詩

曉秣呼僮起喧聲出壁端千金爭騕褭長路正秋寒電影疑空阜霜痕在舊鞍誰知塞翁意一笑捲簾看

堯廟

拜手瑤階下中天日未移衣裳仍藻火宮殿易茅茨野飯人初聚春遊物自熙壤歌留晚計爭敢望皐夔

韓侯嶺

險矣韓侯嶺懷哉國士風雲山荒徑外霜草斷垣中已遂封齊志兼成破趙功所嗟身退晚不與赤松同

由鶺鴒嶺宿三角莊

仄徑臨危谷蠶叢似此無縣空車自轉入霧僕相呼猿鳥欣人過兒童問客需雲端看晚霽止宿計前途

高齋

高齋何所見返照入簾斜城影當松杪村煙過杏花沿郊民舍靜出谷鳥聲遐莫踐青苔色須傳吏

放衙

屏風山 寧鄉

一徑通林幄千崖廠石屏瀑聲紛積雪日氣漾空青獨立高雲表群瞻太古形不知真宰意鏟削待誰銘

又

情移忽黷澹車轉自低徊勝地無終極何人見始開中巖環日月衆竅吐風雷欲問樵夫徑松聲隔磵來

曉晴經雲棲嶺二首

嵐氣含朝靄林光漏遠晴村煙兼翠濕海日過峰明叱馭王尊意投錢項仲情敢辭登陟倦芟舍勸深耕

又

林泉隨簿領徵尚不關名石嶠雲生舄松臯露濯纓山光人外靜水物望中明未遂遺榮志登臨且稱情

馬村關 石樓

嶺勢何窮際關門獨往來路危愁偪仄坂折倦周迴復穴人煙出耕耘鳥道開早知涔水日昏墊不能災

石樓縣 時以會讞介獄至

石磴凌幽壑山樓倚太虛戴星來候館披霧問爰書戍卒皆鶉結衢民半穴居有泉傳屈產伐虢意何如

火石崖

峽路勢敧斜孤村靜不譁荳田稀數埧茅屋聚三家幰濕迎山雨衣香拂磵花巖間縣土銼煙火暮堪嗟 寧民謂田三畝為一埧

遊柏窊山四首

宮觀虛無際登臨意豁然鳥低檐外岫人仰洞中天古柏根兼石幽花氣襲泉景移難駐想變化豈言傳

又

初窺虛白室轉望蔚藍天僕御皆歡喜猸猱亦却前石寒增卧簟松響間烹泉不必遺榮祿蓬萊遠學仙

又

目遊情屢遷苔坐未言旋伐木非諳徑行廚適近泉此中猶太古何處駐殘年釆釆山芳得盈筐倩

僕肩

又

高士讀書處雲生萬木巓徑微全草没石側半藤纒野服宜相訪嘉賔許共延深山聞見絶何意後來傳（王貢士讀書比山有石室尚存）

郭有道祠 介休

萬古冥鴻羽鄉人亦競傳祠堂仍故里碑版復新鐫（蔡中郎碑久廢傳青主追摹之）霞舉桓靈代風高黨錮賢東京生長地竊比自當年

悄悄

悄悄憂何事情來景不存野花虛映石古木自交村將老堪行役無聞尚討論終當返農圃他日足饔飧

雨

細雨苔初潤輕陰葉未開氣交隨地出風折自天來巫覡紛還舞蛟龍靜不慼老農思種黍逋賦忍相催

離石言懷五首

晚作窮邊吏長懐去國憂春耕時茇舍雨望更登樓石蘚緣牀起山雲入戶遊此中堪寄隱何意覔封侯

又

憶昨日南至東曹引法宮（新令郡縣以上吏部郎引見）金鍾聞九奏玉几覲 重瞳香散雲霞表燈輝象緯中孤城迷北望天路若爲通

又

明發懐先子高風起後昆國書新汗簡家祭舊山村遥感風霜變恒悲几杖存慚稱清白後未敢計饔飧

又

亭午還休暇持書倒接䍠山寒衣絮早歲儉種花遲微祿忘家稱淳風喜性宜餘年思許國彊記治安辭

又

殊方懐抱惡兄弟互相寬葉露晨窗聽峰雲晚步看悲歡增往昔麤糲減盤餐萬里縣弧志毋嗟行路難

送舍弟天益還家時將討偕北發

旅雁鳴岐路離筵設驛樓日高仍駐馬霜重始成裘北闕心常在南宮策早收中年各努力行矣莫

深憂

三清觀 寧鄉

靈瓏環崇巘清鐘出茂林春殘無意緒病起一登臨花落孤城近松鳴衆壑深苔碑未磨滅猶見古人心 觀有元碑二統其文皆佳

己卯冬予病瀕危喜六弟至病起追述五首

太行氷雪裏郵使亦艱哉幾日聞吾病今晨得汝來銜寒宜蘇火拭淚且銜杯莫訝雙蓬鬢丹心尚未灰

又

府帖初旬至星軺戒疾驅山雲身共遠野日望中孤兩邑兼凋敝三冬急稅租遄歸吾見弟微命寄醫盧 予以攝篆石樓增病

又

經年違舊國別賦亦難成情慾忘婚宦艱難憶弟兄縣花營未種池草夢還生付托殘詩卷怡然送此生

又

杪冬旋絕粒氣息委窮陰但囑收兄骨安知遺子

金雪窗延靜響燈几倩微吟 夜多不寐倩弟讀書聽之 日計陽和至檐梅凍不禁

又

元夜鄉儺起居然病欲興開窗觀火樹挂壁試風燈嶺雁猶銜雪河魚已負氷生涯而我共暮景策飛騰

松雲臺與劉敬生楊君御諸君

春氣疑花隝松聲度石關此中堪坐客何路更登山盛饌予難飽荒田賦尚艱相期崇簡素不爨亦開顏

遊豸嶺寺

古寺經過少來遊發興豪雨隤山徑仄雲霽石壇高賓客嘗村釀兒童摘野桃秋空城市近寓目見纖毫

胡季子兄弟偕劉茂才卓凡訪予汾郡即事

忽枉高人駕兼觀勝士才青雲隨几杖白日過樓臺倒屣何多幸騰書莫浪猜猶聞閭巷說肯為使君來

石州道中

白日下汾曲清秋宜遠行泉經山店引煙望驛樓生背嶺人聲接刊林鳥道平亂餘初買犢逋賦賴深耕

又

不有登臨役安知風日清峽空多應響松密間開明幽事關人意勞歌軫物情翻憐廛市近蘭佩換塵纓

與李堦書庵

中年無藉賴得堦亦云佳淳意希前哲奇文慰老懷芳華春照硯緯絡夜鳴階樂在勤生處憐渠家室諧

示子憲曾

來省忘吾病將歸復奈何食因公事減憂為汝曹多六籍紛難貫三冬隙易過田園裁足稅推讓莫傷和

冬至夜飲

令節宜歡樂群芳莫閉藏簿書空雪案杯酒在山堂老至甘人後陽回覺夜長巡檐看曉色梅蕊欲生香

晚宿大社村

歸途兼暮色即次愜幽情檐際明山火燈前落澗聲野糧春更細村酒醉能清慰藉農夫意磽田莫廢耕

春日集松雲臺看杏花四首

忽有花前約相將度少城荒臺緣徑得小室傍林成采擷供僮僕馨香問友生松間聊肆几丹翠益分明

又

奇懷不易愜佳日復難期年往憎春至花開願候遲飛香隨鳥翼偃影淨蛛絲及此欣遥念陽和詎有私

又

春社前朝過林間燕子稀寒因山氣重清帶露痕微目倦殊方異心傷絶代非秖應人境外仙種獨芳菲

又

往日登樓望松深不見花那知青靄裏別有赤城霞寂寂風初定紛紛日易斜春光我何與欣偏野人家

晴

遥山晴未穩雲日遮青陰餘霖林聲送微明隙照
侵川原聊縱目樹藝獨關心燥濕諳深理絃清可
奏琴

讀太白集二首

仙才空萬有夕秀與朝華畏落風騷後專名陶謝
家廬山棲未得湘水怨無涯酒肆存天地星精尚
不遐

又

醉眼分明在時危惜將才奇功回日馭嚴譴阻雲
臺歌舞歸前鑑湖山待後來騎鯨訴天帝九死詎

心灰

春日讀杜詩

初放青冥竹昭融萬象和傷春還小憩廢卷忽高
歌深意不可得奇文將奈何終虛杜陵老萬古潤
江河

檐楹望南山

春山未幾見積翠欻盈軒嶺勢時開折谿聲共寂
喧人耕城上阪鳥去樹邊村吏隱真吾事相看無
一言

哭王丈大中三首

東京風敎遠此老是儀型父子皆垂白兒孫盡佩
靑槐庭晨視膳椳几夜橫經潛德誰當闡臨文莫
淚零

又

往年曾到舍佳日肯居停每發登高興因叅相地
經髮鄰秋月白眼爲暮山靑良覿今難再歸鴻不
可聽（王精相地術）

又

逝矣君無恨千秋翰墨留羊裙知可在蕭寺恐難
求樓歇春風鳥江空雪夜舟還尋舊書札次第付

雙鉤

雨

將曉疑窗雨微風到枕寒葉疎聽未得花亞起初
看遠鳥歸山霧潛魚出水瀾晨餐還待霤詩興未
應闌

復雨

微雨午將歇好風吹復來許深滋壟麥方漬起階
苔岱嶽雲應合巫山暮欲猜陰陽鄉縣異四月未
黃梅
月

雨後來山月清光不厭人無雲翳碧漢如日耀青春花影望高閣笛聲聞近鄰此時心迹靜何處更傷神

寄黃際飛三首

六經灰燼後日月久弢光之子希賢聖微言續渺茫寸心傾所慕尺素遠相將欲酌三江水源流萬古長

又

伊昔登鍾阜心隨遠目傷先臣營繕苦故國水雲涼六代歸春草三山見夕陽無由訪耆舊懷古獨霑裳（先忠節為南大司馬足兵食繕倉庾具載文集）

又

中年耽小技外物總無營豈有驚人語常悲沒世名甘棠思召蹟離黍怨周京或冀延陵賞知予志不平（時以拙詩求正）

送門人王志暹歸省

愁留不肯住知爾為親還旅鬢搔將白征衣製亦斑雲生山豁處塵起樹行間到日生愉色將書慰別顏

風

驕陽散噫氣盛夏激秋聲厚土無潛脉高雲有悠情捎林悲不已尋隙悄還生入夜惟星漢中田爛爛明

憶貞甫孟大兄廢園

盛年初卜築佳日屢邀看不謂成空宇還教憶昔歡池魚隨撈盡林鳥去巢寒莫問升沉理餘花夢未殘

哭陳大大生二首

伊昔巖居者今為旅瘞魂窮泉攜伉儷凶歲擲兒孫司馬書旋失黔婁被僅存尚思執素紼一痛訣荒原

又

何處曾分手夷門折柳枝與君秋試日決我晚成時一命今何補三年竟若遺冥冥負良友歸賻若為辭

閱詩歸巳寄山中弟友

耿耿懷初服栖栖守末榮林巖一以別宦學兩無成暇日抽餘緒因風寄遠情山中聞見靜有得冀傳聲

曉望

遥光不可到心目自相憐宿霧開清旭新疇際碧天欣兹時物賞能使古情延兌澤流西顥觀生萬象邊

夢殤女

宵中真見汝問寢步徐徐私愛應難滅遊魂可自如微霜初索屨（夢女索屨）斜月尚牽裾蚤起緣遵事能令幻想除

又

沙草迷秋塞何能欸遠行病中容似舊痛定語尤清喜姊追前戲嗔耶喚小名平生嬌愛意今夕倍分明

送惠西坪還祁縣

聞道昭餘地章縫多令才清秋臨水憩絳帳倚山開好鳥能求友真龍不借媒寧嫌離石僻高駟會歸來（惠寧鄉人敎授於祁予過訪之）

遥哭陳八行度四首

老壽終期盡幽光未有涯半生勤問學累葉恥浮華高聳瞻喬幹馨香接棣花路人傳孝友不涕亦長嗟

又

持身如執玉斯疾亦誰爲將瞑停書卷遺言媿孝慈君誠得正斃人自有餘悲他日將雙淚孤墳宿草時

又

我誤耽文藻君惟凛聖書異同時與辨華實定何如青嶂登高處黄花酹酒餘因緣重佇想感夢慰離居

又

夢入陰厓裏冥冥日月低所逢皆僪詭前路正淒迷忽爾君同在依然古與稽修文應有籍不必問羈栖（夢行度云尚欲讀書因問冥中人世君於何處讀俛而不答）

夢月巖詩集卷十

夢月巖詩集卷十一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五言律詩四

煖泉寺見牡丹 有序

予以已卯夏初至止寺花適開是冬攝篆石樓病劇遄歸於今三年數英增茂欣慨交心不惟其言

三年尚行役一病為判花汝別能無念吾生會有涯孤根隨土石空色是煙霞性命安无妄何須錦幔遮

獨秀峰 有序

雲棲嶺西行道盡入谷有峰特起衆竅披面松鮮周身嘉其翳此荒區獨能秀出因予之名繫以詩焉

虛谷舍初日孤峰會衆妍石空多映面松偃更宜巔化迹於中隱天光自外宣嘉名宜獨秀邃古待今傳

寧國寺 有金大定碑云唐顯慶三年重修餘多漫滅莫知其始

餘春已代序古寺獨銜悲邑改平彝後碑存大定時雲山空佇望風跡渺難期尚有殘花在輕香入酒卮 寺有牡丹一本適里人饋酒對之○寧鄉初名平彝

重遊晉祠

懸甕山頭水分流出廟垣氣侵臺殿冷聲閱古今喧䟽雨停高樹迴風及小軒重來情慮肅真意問靈源

聞愚亭閉門著論詩以索之

聞君潛著論曾准過秦不草具今應就山童會使求風霜嚴寸管日月炯雙眸莫似三都賦功因一序收

輓王又陶刺史二首 卒後二年始成

畏友如夫子哀辭豈易成臨文無史筆投賦有騷情自許為心赤群知作吏清他年誰列傳難可一長名

又

學舍俱為位鄉閭亦輟舂早知同社祀不見若堂封近淚枯春草長號徹曉松窮檐瞻望絕英爽在三峰 歸葬秦中

窮陰

兩曜潛高景窮陰鬱太和城花風落少院草雨生多閉閣還思過行郊數問禾精禋時蜡享頻粟竟

如何

中秋

明河流磵戶白露下庭柯此夜月華滿誰家秋思多鳳城遥北望鵲影直南過歲歲琴樽畔爲歡幾笑歌

遊烏巖山寺二首

烏巖何代寺山豁見諸天風磴千叢柏雲崖百道泉夕陽多氣象秋色是因緣石氏留寒井清宵月自圓山上有石勒井

又

巳到雲生處依然翠未窮遥光隨日泛絕際覺天空實醉題巖石僮歡掇草叢再來應記取樵徑接花宮

野寺漫興

行隨紅樹去倏爾過前川禪宇來秋色樵聲在暮煙盤供霜後果茗煮石邊泉豈意成真賞斯遊亦偶然

師莊道中

荒塗方未已倦旅忽開顏村倚懸崖際人行亂石間兒童喧野塾雞犬識柴關納稼清霜後三農務

暫閒

辭署

殘書數卷在行李一身輕不類辭官署居然送客程撫柯松舊種掃壁墨新傾明歲春華發芳香隔鳳城

留別杜郛玉

不獨論文合兼知好我真坐中時傲醉愁至爲開顰地望青雲舊交期白首新卜山風雪裏賦別更傷神

宿石家莊

既夕投何處孤茅洩亂煙山明松雪際燈暗壁塵前舊主供寒具鄰翁却酒錢淳風真可采明發意茫然

贈別王誠亭時兼攝寧鄉

寂寂屏山曲紛迎竹馬來驛梅驚夜發檐鵲喜晨開簿領多閒暇林泉數往迴離筵何造次別賦詎能裁

韓侯嶺

傴仄登危嶺踟躕恨未央空山將落日遺廟獨霑裳一飯猶思報三齊敢自王王孫何處去芳草徧

青陽

叔向墓

萬古吾誰與孤墳此獨尋谿雲何處起嶺日未全
沉自重祁奚義還知晏子心後來憂國者有淚灑
碑陰

途次有感

栖栖復行邁浩浩感浮生日落高林肅雲歸亂石
平長貧因作吏將老未遺榮何似延陵叟溪山學
釣耕

贈別陶艾圃刺史二首

海内稱文學斯人獨秀先架書應等鄴腹笥更如
邊爲吏自安靜窮經仍歲年平生觚槧敵未敢擬
隨肩

又

驚才已飇發真意復天全每語同僚内尤稱倌父
賢招尋因夜雪舍館及春煙别酒那能醉樽前月
自圓

度太行

古道虁宮在千秋氣象新臨河寧有轍作廟自何
人芳草迎袍色空山失路塵莫言風跡遠聖澤尚
如春山上有孔子廟相傳始於漢人元魏更新之迴車之說則誤矣

經山濤故里河内

巨源清議士不藉竹林名舊里停車處春風感物
情餘花懷縣落芳草孟豬明陳迹關人思何須五
詠并

大梁贈齊二石韓

行行歷長道脉脉迴中腸落日近中嶽白雲歸大
梁故人此薄宦尺素遥相將良覿值春夜爲君陶
一觴

與楊子化子儀兩甥二首

先子有真契與人無媿辭每懷秋月下相對晩花
時酒但隨人飲文能析我疑近來多草具誰者可
相師

又

有甥皆令器真見克家才河朔過逢處庭花歷亂
開遺書重庋置嘉卉亦時栽懷舊難成賦怡然復
舉杯

鄭州道中逢清明

東風與客意千里不相違故國花何似空山夢欲
歸甫田春草細滎澤暮帆微計日西園飲鶯聲猶

未稀

官渡懷古 關壯穆拒袁紹處

古道北風起征衣生暗塵我行官渡上懷古獨傷春小試摧袁手終全報漢身荊南功不就志士爲沾巾

于貞女文英詩 事詳七古貞女行

何意傳千古此生惟一身哭驚清晝雨績照夜臺憐夫面不曾識妾心難自陳誰爲後死者當表未亡人

輓大司空高公四首 公諱爾位字顯之

馬鬣高原上蕭蕭動白楊路人珍草木朝士憶冠裳文武邦爲憲兒孫世遂良九原如可作盱望意何長

又

乘驄如昨日曳履自何年鐘鼎留彝器章縫輯舊編潤餘淮海外光在斗樞邊閭道深宮裏嘗稱柱史賢

又

少壯多戎略巖城及海邦歌翻鐃吹入碑紀義旗降舊部悲秋塞遺民哭瘴江臨文旋起舞風雨入幽窗 初公令南和境逼姜襄之亂固圉有功巡淮時復平海寇

又

不獨冬官屬東郊會葬齊流風青佩頌如雨赭衣啼 公任府丞振興文教晉少司寇多所平反 水遠眠龍起山長去鶴低萬年華表在敢以媿辭題

同年成乾夫許予近詩因貿之

嬉戲弄柔翰爭知底事難有時還自得不敢向人看水木清華遠雲山韶濩殘古人徒在夢抽緒總無端

舟夜書懷

柔櫓沙鷗靜微風岸草平雲霞依水滅星月近人明盛代身何補空文世不驚秖應聆舊澗漁唱夢中清

舟行曉抵天津

鼓枻臨高岸擔囊度少城百蟲聲達曙孤月影隨行滄海連東嶠黃雲滿北平那知天畔眼偏傍故鄉明

秋潦

雨多秋潦溢近甸接江天水際揹長秸田間刺小船竈鳴陶冶舍人藉窟巢眠昏墊今如此何時議

省蠋

舍蔡村微雨

盤山高不見四野但氤氳路暗孤村入林踈細雨聞蟲聲仍出砌鳥影自隨雲向夕宜酤酒微涼可得醺

歸舟

躡屩緣荒埭歸舟泝路河高天雲葉細逆水浪花多遲暮虛懷抱遨遊且嘯歌秋磧連岸動柰爾客衣何

和九成弟病起

知君新病起底急細敲詩爲月嘗多醉因秋更獨悲草蟲延靜響菊圃摘岐枝幽事眞醫藥何須七發奇

前明長陵

繼統還稱祖空山亦惘然南朝王氣盡北塞武功傳病衲成虓虎亡人托杜鵑茫茫霜野際爭讓總寒煙

江淮

江淮災太甚隄堰欲沉窪復恐勞清問猶煩動翠華屬新隨璧馬茭竹詛龍蛇歲歲金錢益洪流未

有涯

戊辰與郭大渭石同舍慈仁寺癸未秋復至舊館感悼有作二首

未識浮生理偏傷逝者情憂來惟草色年往更秋聲夜柝心猶激霜鐘夢却清他時寒食雨不敢過陽城陽城在登封渭石之里

又

是年仍見放取道邶鄘過暮雨淒行野春風慘渡河舊山歸壟夢古寺佇悲歌哭寢何能得冥冥負此多

答劉刺史長安相晤之作

與君鄰並密數詣不嫌頻望入鳴珂處芳生清路塵檐禽初向日山蘖已含春泯泯隨群動應知雨露新

讀王節母李氏傳

弱草輕塵滅貞松自不移門衰一息在心死九原知金石鐫名姓閭閻式孝慈百年稱壽母耿耿繫風詩

賦得秋菊有佳色

西顥良辰靜東籬晚卉芳山光滋遠翠江色映踈

黃人澹看相似英多采不妨一樽晨夕共霜露惹衣香

問李彥繩園梅

燕山梅欲吐如雪滿邱園未到寒香側縣知春思繫人宜逢異夢烏亦聽清言幾日攜樽酒層軒坐不諼

言懷寄山中昆弟及故人

宦拙宜歸去恩深不敢忘傳經思繼緒抗疏仰垂裳身賴皇穹直山留白日長何時與兄弟談笑業農桑

再至西峰草堂值健夫病起得二首

靜對山窗下林暉曖曖生峰巒朝煥彩苔竹夕含清自謂貧非病群隨釣且耕但能通問訊還許濯塵纓

又

近來驚太瘦强半爲吟詩名復今何有心惟古與期群山過枕席一水漾藩籬每至留深坐論文更不疑

憶橫山寄舍弟八首

橫山非一勝西鳴近檐楹鳥去風榛寂朋來水石鳴緬求心自遠卧念夢猶清輸爾同鄰叟巖泉每濯纓

二

尚憶涼泉飲窮幽事不難石坪初坦步林薄漸深寒甃井伊誰力觀瀾與衆歡自名廉遜後一歃亦盤桓

三

夢月巖之上東山勢自高當年逢九日勝事屬吾曹天逼群峰翠風生萬樹濤登臨聊放眼懷古意蕭騷

四

岩勢如珠吐山形似蚌開古幢留野廟里社聚荒臺下見人煙起高從樹杪來秋成觀銍穫百室總無猜

五

北流河水細阿段未尋源往日添秋潦沿溪達野樊初寒宜影鑑靜夜得聲喧念此關風會須令濯溉繁

六

舍西連竹圃龍潭盡成陰雷動驚初籜風捎儼十

尋樓臺宜遠眺山水自清音惟爾風人興將爲有
斐吟

七

竹萌新可薦果實舊成榛肆力欣前日分甘念遠
人京塵飛不至山氣凛難親耕耦頻相問何時乞
此身

八

谷口無凡卉河干有敝廬芝生三秀異蘭采九春
餘楚畹滋何極商山茹不虛垢氛何處至築室與
香居

立秋後三日偶得

夏令移秋節晴陰不可憑雨添池溢岸雲退石開
稜庭樹初清肅人煙或鬱蒸時芳對陳簡欲罷復
何能

聽雨

不寐宜聽雨無衣覺凛秋雲輕潛入戶月滿暗移
樓未賜青綾被空懷紫綺裘一官辭八口飢飽付
西疇

曉關送別友人

蒼蒼乘曉色濟濟出郊關野水明於路秋雲淡似
山亦知鄉邑遠徒羨旅人還日出紅塵隔迴車有
醉顏

詠塵 依唐張燕公韻

霖雨知難並高車暫不違歌梁隨韻起舞榭逐香
飛映日增紅暈因風振素衣生成高厚内敢不效
纖微

閱憲兒悼亡詩有痛

舉汝方盈晬呱呱失母慈廿年方授室經歲復生
兒薄宦忘家慣高門愛女宜嫁衣聞盡典累爾婦
難爲

秋日一峰健夫過我分賦

論文推二仲逸氣越千尋舉世無青眼憐余是素
心盍簪追曠日倒屣及前林不謂盤飧薄欣然待
月吟

即席贈劉雪洲

亦知同泛梗興至復高歌此夜令人醉吾生奈老
何月孤憐白髮星聚望明河詰旦還遵事塵容幾
再過

憶故山

峰勢高無極溪聲靜可聽岸行容自照野望眼能

青時雨雙鳩喚春祠八蜡靈甘心守農圃苦恨滯
軒軿

寓齋山石次天益韻

幽居諼與語殊喜對孤岑向日開虛照生雲接太
陰側攲終不踣軒露亦無心未竭爲山力居然豁
素襟

庭際玫瑰花開同天益賦

時物際清和瓊葩麗色多花香凝曉露葉影湛晴
波獨旅非春事相看奈晚何無爲慕青紫巖谷有
喬柯

喜雨和天益

丹極憂湯旱清宮緩舜琴解徵雷雨動泰叶地天
心星紀元從好巖栖敢作霖秖應納稼日擊壤共
長吟

撿藥答健夫

撿藥惟空裏扃門且放歌官貧看命賤計短覺身
多百卉欣時雨孫華隱暮柯寄言同病者委運待
天和

至仲旭齋中

高柳間疎樊書聲出短垣凝思還佇立相見已忘
言葉影開朝爽雲陰過午暄此中堪永日與子坐
晴軒

又

群生分性命清濁不相殽墨子何悲染朱公忍絕
交寒蟲當戶穴馴鳥對人巢近得忘機妙無心作
解嘲

過李二鼎公園

世事盈朝夕誰能數往還天於秋日靜心爲晚花
閒暗谷行聞水虛檐坐見山主人能愛客暫止亦
開顏

遥題王五弟南溟圖書莊次天益元韻五
首

河洛千秋蹟龜龍一氣分藏書因洞穴服食有煙
雲瀨淺通來往山深静見聞遥知嘉遯日招隱欲
同群

二

境絕緇塵外何由共卜居春知花覆逕宵夢水通
渠馴鳥行隨屐游雲坐襲裾何時謝軒冕坦步造
高廬

三

娛親蘭種畹招友菊盈籬秉耒因時務勤生與性宜㕦應餘犢飯桑可出蠶絲豈曰爲農圃承歡亦所期

四

月出還尋勝雲深不閉關朋來聚巖壑歌發響潺湲山犬迎人出河魚市酒還磨崖書幾處聞道石苔斑

五

何用侈金谷不須營石門大文宜念祖清節久詒孫鳩倩占晴雨猿能覺曉昏此中堪樂志澹泊道彌尊

贈日者

不識神仙術今看郭景純果哉寧避世日者自知人院靜丹花裊檐虛碧月新百錢朝夕給緘口莫言貧

追悼張拱辰

日月驅人去茫茫物詎齊秪將霜鬢影遥向夜臺啼宿草知何似春山望欲低遺書仍可讀孫子未能齋

讀聞令公傳 公諱運昌慕文文山先生之爲人遂以雲夢令死節

誰紀匡山緒文山復在茲竹書存舊蹟梓里哭新祠百戰身寧仆孤城力不支西江嗚咽水日夜灑穹碑 公江西人

榴實

庭際楮榴晚居然秋實多䖨犀將破蠟匏繫尚留柯物色有如此人生奈若何還思舊紅艷爭似醉顏酡

輓楊徵君潛齋 君隴西人諱慶志道積學尤謹於禮所著有大成通志道源圖書及音韻諸書年九十三無疾而卒

關西夫子後苗裔亦能賢蓬蓽元知命期頤豈學仙著書存草具却聘守山田秋水茫茫遠伊人望不還

冬夜集鳳山宅限冬字

過從殊不易況復此嚴冬何意飛霜夜同聞帶月鐘行觴還次第射覆每從容好樂思良士蘭言獲所宗

慰中書舍人高荆襄悼亡

玉鏡塵封日金臺淚墮時秋空烏鵲渚月落鳳凰池有子憐黃口無心惜翠眉 高有側室 禦冬餘旨蓄荼苦賴君知

郭隗里

相傳郭隗里古木帶煙村想像君臣契艱難意氣存風吹沙草綠山入塞雲昏何處華陽館殘碑自蘚痕

塗次聞李二甥補學官弟子員暠之以詩

念汝菑方壯悠悠無所成母衰猶苦績父葬未成塋王税身應理儒冠世詎輕今當爲弟子莫忘倚閭情

又

若翁捐館日饑饉憶壬申盡室寄他宅一門皆病人朝營榆作飯夕憩樹邊塵泉下可知喜依然露我巾

峴石寺同宋樞部嘉升贈徐山周

萬竹深無地悠然一磬音有僧出石罅引客到雲心嵐氣變金碧泉聲鳴筑琴所欣逢勝友幽蹟共招尋

宋樞部遊習池予未偕往問之以詩

徒傷墮淚碣未到習家池却問經過客荒殘亦可悲夕陽猶未下山徑自多岐誰與同沈醉重看倒接䍦

夢月巖詩集卷十一

夢月巖詩集卷十二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五言律詩五

公安早發舟中留别陸明府濟成

高館可深坐不期鐘漏聞夜殘城月隱日出水煙分洗幘念行子濟川宜使君野塘還共語清比露荷芬

遇物

石磴支筇上盤渦没馬行山雲無定住水木有餘清遇物知鄉異逢人問歲成敢希叱馭者微尚不關名

自山塘南行荒穢中終日至懷化清曠坦迤殊有勝致

已經塏塽地况復颯涼朝石路長連蔭沙溪遠接橋遐心屬雲岫坦步望風霄夷險終如一清言隱更招

雨中至平溪衞

窮陰朝未散積雨午猶涼沅水添流濁黔山變色蒼溪吹高響至村出暖煙傍敢謂滂沱苦炎方命未將

大魚舖水漲既濟用識戒心

嶺雲含暮雨溪水齧荒村木朽危橋板波湮峭石痕蛟龍𨹃窟穴神鬼約精魂夙昔垂堂戒。王程未敢論

族子國要自石阡來省予遇於施秉二首

遠徼驚相見情深古誼同初秋連雨候匹馬亂山中間道欣來訪殊方信復通前期還可待江上視丹楓

又

念汝貧滋甚微官寄廣文老親初就養諸弟久離群學舍開林月炊煙續嶺雲燈前話疇昔執手詎能分

陽老驛雨

陽老陰隨變秋山不欲晴果無三閱日（諺天無三日晴）尚有廿餘程雨應人聲落雲從鳥道生何時滇水上西望點蒼明

安順府即事

浩浩開煙景言言出石墉土官輸峒罽上將賜歌鐘周道平如砥群山鋭似鋒曉看城市裏霧露隱芙蓉

望水亭觀瀑

黔瀑奇非一茲奇無與同高從山冢上直瀉石潭中日出虹相映月明清若空源泉應峻潔光響不因風

雞背山 有序

山形如雞背首昂南向脊鋭北拓積黕蔟青孫秀蔚跂旁有二峰不連屬而自高皆有洞穴方圓區類上引古藤佶屈鉅細可規舟纜與雞背互生遠勢益助清紫焉

玆山不可彈籠鳥復蛇盤遠色天如一微風翠亦

寒王褒祀不至紀㴱養尤難惟有征途客雲霄仰面看

關嶺 上有關壯繆廟其氣候獨炎

關嶺吁何峻蒼茫四十盤黔山高盡伏蜀道險何難白帝天方遠清秋日未寒英靈終古在稽拜肅衣冠

連雨

歷盡黔中險於今始到滇那知邊地遠還與漏天連山石奇何狀雲松翠不全夜來聞滴瀝低盡一燈煙

九日至安寧州浴溫泉即事

薄晚初移櫂蕭辰未滿旬夕陽開遠目秋色對高人地脉丹砂隱山容白露新澄心愜所遇不爲滌風塵

秋杪魏太史魯峰招遊相度山同宋樞部嘉升即目

相度山名古鈞陶氣象多到來看不盡歸去欲如何紅葉迎人醉蒼厓背鳥過神京同北望就日待春和

海潮寺 嵩明州其山亦名嵩

滇水皆名海嵩山更一州雲深藏鷲嶺村遠帶漁舟鳥意欣開曉花顔敢駐秋歸途多勝事莫惜暫淹留

早發黃平州

煙霜盈四野草木尚芬榮我亦憐清旭悠然遂遠征寒溪侵稻秸晨鳥過山楹不見無衣者牽車送客程

聞蛩

十月南風競秋蛩激遠聲何曾牀下蟄猶自宇間鳴草露滋如許山泉響不驚三江新戍罷無復夢

長征(三江在普安州)

歸途知子憲曾從子光曾同鄉舉

二子秋同舉子心懼益滋　國恩何報稱門祚遞
興衰皓首多儒素皇天詎爾私勉旃懷祖德文采
莫矜奇

施秉夙行别蘇明府

水霧含朝景微茫辨遠村路岐猿嘯處霜踐馬蹄
痕製錦才應健揚清道自尊　盛朝需牧守獻納
至公存

舟抵盧溪

荒城在何處山勢轉崔嵬漁火明相亂江雲黯欲
來繫舟沙嶼穩入夜旅懷開歸去誇鄰叟乘槎犯
斗回

微雪泊武陵

南雪寒滋甚東行舟自遲天遥浮岸樹山隱入沙
陂乍聽篷窗響徐霑石棣滋一杯能耳熱飲者不
吾欺

潛江縣

江縣寒煙静征車夕景移沱潛留禹蹟鄢郢失荆
尸列樹霜凋葉孤城雪浸池不知官道遠入舍已

調飢

漁泛洪待家兄文啓言懷二首

簿領汾州去長懷鄂渚遥塞鴻淹次第檐鵲望昏
朝純吏家難稱頑民勢易驕何須悲雨雪見晛自
當消(時兄緣事暫解任)

又

四牡王程亟鄉關爲姊歸人俱雙鬢短雁自一行
飛園竹青如昨檐梅發尚稀故山須撿校到日已
春暉

漢口冬曙家兄來自武昌郡復成一首

日出重樓上兄來弟尚眠起看容並老坐覔涕相
連宦蹟江鷗泛家書岳雁旋一時悲喜集還誦棣
華篇

已丑春小集寓齋花下

老欲滄江卧春將紅蕊舒一樽花下滿萬事世間
踈乍煖要蜂至輕香啄鳥餘故林何處覓攀折更
躊躇

訪西峰草堂

春山殊可望清士有高廬小徑從青草虚窗惟素
書竹日光相亂花風晚更徐壺餐隨意厝少憩坐

階除

題陳履仁登華岳圖

東南有奇士卓犖古人風亘上蒼龍嶺高探白帝宮側身千仞絶放眼四天空圖畫傳流輩仙乎孰與同

輓孫太史愷士三首

異地同鄉舉論文夙所親不才何見許夫子詎知人流水音如夢他山望絶塵緜知宿草處幾客尚沾巾

又

總帳何清肅南風動夕曛賜書霑御氣居第接宮雲徑曲苔花長窗虛竹簟閒六時空想像千古自榮芬

又

禁城中外迴相見亦良難雪月嘗分賦鬚眉若共寒縣旌吹道左送馬駐河干南內多朋舊傖荒淚自彈

九月十五夜武闈望月

今夕闈中月東偏倍覺明天虛秋自凜塵淨夜尤清遠影移郊樹高寒接禁城還知東狩意夢想渭濱英

贈宋樞部

滇南欣並　命冀北又偕來夕景身相逐秋鐙眼爲開殊才寧小試一德自鴻裁鼎厲崇高節丹心詎忍灰

喜張內正至舍適田端公相過

京兆翩然至田郎適又來樽罍成燕笑雲月倩徘徊燭爲同人剪花須此夜開不嫌官署冷遲爾共霜臺

送張內正之任南平二首

梓里同游息情親復幾人輕裝來獻歲良會閱三春坐接風花起談深竹雨頻看君新政異吾老愧垂紳

又

閩中實奧府京洛自塵寰以我相思苦問君何日還蘭風吹廣澤竹露滴空山仙吏從茲去清秋多令顏

贈李貢士千古　千古知醫歲饑疫活人甚衆

去歲逢饑饉梁園疫厲頻發棠虛廩庾采藥失婚姻爾自能醫國群知不爲貧儒冠原素業耕釣識

天民

示次子宣曽

肩随兄若弟堪慰老人心象勺年初過詩書意正深無聞思琢玉有穀恥貽金夕膳欣能視燈花喜不禁

輓李貢士元珠

不信文輸命空聞善有餘平生多逸氣垂老抱残書數畝田皆石孤茅邑自廬未知宿草處忍涙意何如

行次玉田

玉田城郭遠黯澹客愁新向夕投居舍荒原來候人仙蹤那可識山色自相親訪古還遥矚雲濤似有津

豊潤道中小憩

孤煙山際出曖曖辨遥村石徑來松響沙溪帶葦門歌鞍清欲絶望舍夕將昏耕牧多彊以熙然古俗存

得天益家書作此寄懐

垂老忻同宦離居憶在原涼風一雁至細雨百蟲喧此際詎能寐有懐何可言兩京相望處奮羽欲飛翻

謁福陵

太祖龍升處巍巍近斗杓南天千岫拱中夜百靈朝廊廡丹如昨松杉翠不彫仰瞻佳氣聚常在五雲標

謁昭陵

文皇克繼述海甸悉從風釁序初興教戈鋋已奏功白山鳴瑞鳳遼水卜飛熊　王業方新日群瞻氣象中

陪松将軍秋獵

盛禮縁秋獮嚴装出少城朱旗迎日動金鏑應風鳴一水經行曲千山遠望平歸來尤整暇作賦進儒生

寄山中親友

家敝終難理形衰敢自閒百年非已分萬事逐人寰童冠多新侶耕樵有故山移文朝夕至逋客未能還

遥哭王廉夫先生三首

涙盡蒼蒼遠難瞻宿草墳論心如昨日極目但寒雲素業今何似清言不可聞梁園誰繼起仰止在

遺文

又

少陵長逝後今古尚談詩獨有西莊草還同北地時菊如高士澹蘭繫美人思一奏雲山樂斯文或在玆（西莊先生別業）

又

憶昔遊梁苑鄒枚識異才（壬申冬於先生坐上識李格蒼兄弟）烏啼雲外樹人對雪中杯泰岱千尋仰滄溟一氣來於今重記省白首不堪回

野步（門人邢泰先三男守曾侍）

客舍謝氛濁出門尋野芳就花看不厭藉草坐何妨薄暮山光紫方春日氣黃當年童冠詠曾氏詎云狂

與廣寧錢茂宰

長才屈薄宦縣治傍巖阿屯牧驕難理人民病若何市塵離座遠山翠入城多花種三年後春郊有太和

行經首山（遼陽州一名手山）

南郭行行遠人煙漸覺疎野花藏樸樕沙燕拂村墟山淺安驅過農閒易耨餘千峰何處是積翠滿

清虛

宿龍泉寺

旣夕投山寺因成止宿緣松聲吹雨壁燭影動風泉夜久諸天靜晨開萬彙姸此中多氣象今古幾詩篇

曉出大安寺異道西行

北面峰如昨西來徑不同石痕凝草露山影動林風地折孤村出天迴萬象空頓令心地靜常在翠微中

香巖寺

千山五大寺多在奇峰間因識古人意爲開游子顏仙臺不可卽龍井徒空還佳勝足風雨新晴聊一攀

又

青山上初日紅藥翻緒風物象宛如此梵聲游太空悠悠意不盡歷歷途將窮蘚壁莫敎掃題詩有遠公

宿沙河

未夕停車騎煙村此息機水光浮舍影沙色澹林暉筋力勞何有雲霞夢不違明朝入城闕遵事脫

荷衣

秋熱

八月仍炎暑秋陽不肯微火雲時烈烈晨雨但霏霏場圃令將築徵輸後可幾方思祿食者何以佐宵衣

送李增書庵南旋

覥面輒歸去老懷何以開清秋儉雨澤古道積塵埃下隰野花茂高原嘉穀摧生成在天地岐路莫徘徊

張鸞和宅看菊同李太常舍弟天益

秋氣浩無涯蕭齋靜不譁繁華雖帝里佳卉似山家石坐疎行次林開見整斜所欣衡宇近隨意晚看花

寓齋即事

落葉盈階磩林虛戶牖清日華開曉色風緒作秋聲書帙兒能整茶鐺婦自烹老夫無一事長歗倚檐楹

白溝河感賦

銜 命辭丹陛驅車至白溝 王言經信宿周道敢淹留山雪因風起河氷帶月流微材逢 聖代光寵愧鳴騶

東阿早發

秣馬荒城曲聞雞野水隈林虛春氣入山淺曙光開冀北猶含凍江東欲放梅浮生隨化育日月莫相催

孟夫子廟 鄒縣

周行何坦蕩亞聖有遺宮古木春雲裏高山曉望中七雄方戰鬭百氏秪虛空惟有尼山脉千秋俎豆同

嶧山

嶧山青不斷雲氣自朝昏若到危峰上應銷遠望

魂淮徐仍海國鄒魯幾煙村萬古茫茫蹟秦碑字不存

滕文公井田碑

齊楚已如夢滕碑今尚傳傷春千里目懷古幾區田麰麥生殘雪蓬茅出遠煙早知亞聖力延國萬斯年

彭城懷古

彭城自天險西楚安在哉白日昭昭下黃河滾滾來斬虵猶故蹟戲馬秪空臺衣繡歸鄉後寧知霸

業灰

桃山驛岳廟 碑云初謚武穆寶慶元年五月一日改謚忠武又宗圖忠武有五子雲雷霖震霆惟霖有後

寂寂桃山驛巍巍岳廟碑宗人尸薦藻野客過題詩艮嶽啼猿日吳峰立馬時易名從寶慶蕭瑟九原知

閔子祠

雲木蕭森處前賢祠宇幽亂山春未暖野水凍還流蟻視三桓日鴻飛萬里秋苔碑書姓字終古繫東周

海忠介祠

慷慨嘉隆際清流第一人留都傳舊事嶺表望高

塵樹引長江氣花盈萬井春百年祠宇在遺老識孤臣

韓莊值雨

小雨韓莊道川原鬱不分石隄兼野樹湖水與山雲帆影高猶見鐘聲遠似聞喧闐來市暨車馬正紛紛

寄門人朱淨私二首

素士崇經實華文尚子虛一時俱自得千載定何如道遠需羸馬年侵謝蠹魚更憐童冠輩分手莫

春餘 時偕文空群諸子送予江岸

又

江北無泥雨王程敢暫停驚心淮水濶回首蔣山青煙柳眠村店風花減驛亭此時題數字鞅掌帶晨星

飲衍聖公府兼贈儲公兄弟四首

聖澤如天地源流固有傳秖今詩禮訓猶賴子孫賢國器看人少家筵好我偏庭前起疊嶂仰止入雲煙

二

登臨不在遠磵戶有潺湲坐引花間氣情移海畔

山那無千里夢已覺此心閒明日王程促蒼茫不可攀

三

吾宗延尚父聞見與斯文敢以周親誼還當大禮勤 孔呂世爲婚姻公於予加禮焉 滄溟涵落照泰岱倚孤雲正值清和日壇前杏有蕡

四

玉樹中原秀金鏞雅樂存風林吹羽籥瀑水瀉琴樽闕里仍前址宮牆闢後昆重來知舊徑賦別詎

銷魂舊治即今之詩禮堂今府在東

密雲縣詰旦迎 駕

青煙平旦起秋色亘乾坤日出遥山樹雲生傍水村趨蹌隨百爾警蹕動千屯似水臣心在如天奉

至尊

過楊吏部齋時值初度

邸第似山家門前靜不譁琴樽開曉日檐宇徧秋花世事茫無定吾生詎有涯相期崇澹泊隨意樂年華

又

平生愛芳潔樹蕙復滋蘭未得歸衡宇因君愜靜

觀物華方峻茂秋色已高寒真隱誰相似靈椿世外看

重陽後六日雨雪分賦

黃花開未極白雪霣無端葉密藏多露枝高動薄寒此時宜對酒入夜更憑欄皎潔三秋色清芬一氣看

歲杪積雪分韻

歲莫陰陽合時和雨雪紛沍寒多隱日積素間開雲空色遥難狀希聲靜不聞秖應高卧士擁絮對

奇文

天橋灣觀藕花即事二首有沈繹堂碑記宋牧仲詩四首

沈宋題詩處千秋有此橋紅蕖何冉冉綠水自迢迢風跡因人異心期望古遥馨香致何所大隱竟難招

又

大隄通石徑古寺隔煙松僧老惟樊圃農閒亦聽鐘東山風可繼宋山言兄弟有父風南郭隱難逢秖有芙蕖色蕭然倚醉龍

送楊錫子健霈次旋里兼寄厥弟子化子

儀

又

氷雪皓無際如何君早行且爲河朔飲應見渭陽情道遠加餐亟官貧饋鱸輕迴思童穉歲老淚共栝傾

又

乃公才秀發詩句似陰何素質人難繪清標古未過風雲頹絕壁天日蔭喬柯濟美三珠樹家庭有太和

大雪至 暢春苑

離宮三十里霏雪滿瑤天城郭初寒外山林已皓

然梅花宵並潔柳絮曉爭妍珥筆多辭賦將書大有年

雪夜偶集

嘉賔來靜夜甘雪屬嚴冬徑曲迷深竹山明見遠松辛盤宜對酒甲第忽聞鐘萬戶瓊瑤裏宵衣問九農

終風

終風何太甚五夜撼虛窗捲土覆中岳稽天吹大江衆芳難自拔高幹詎相降曀曀陰如此陽春跂萬邦

賜葠

遼水生靈藥三杈五葉奇一朝出 御府百爾被恩施氣接丹霄迴情因素問移久諳温厚性有喜至期頤

賜硯

首夏清和日 皇情暇豫時歌風傳紫禁 賜硯出形墀著墨光逾湛摹書老更宜補天非易事鍛鍊正相期

賜書 易經朱子全書佩文韻府

賜書臣亦與感激致何辭春院風開處秋鐙夜誦時紫陽千卷重皇極萬年推博物希前哲空空亦自知

御河藕花

內朝直北去金水在東南獨立千門側遥看萬頃潭香滋雲液滿色藉曉光含退食從容候臨流試一探

東南

東南億萬戶暵溢幾何時積賦宜并入新恩願更施雉雊岐麥秀蠶待附桑枝望倦蒼生眼司徒或未知

大風念胡宗伯使邊

大風吹旭日孟夏覺衣單忽憶長征客如何當此寒雲沙飛浩浩水草望漫漫曷月聞歌凱青鐙話夜闌

夢先大人

夢裏嚴親在忻然問起居依俙窗月落悵望野煙虛孺慕心徒苦衰年病未除若堂封不遠松柏近何如

餘生

石林猶可臥茸屋養餘生卉木宜山性源泉鑑世

情懷恩身未致去國淚還傾他日留魂魄銜環志可明

寄天益

形影思同父飛鳴念所生我觀末葉際誰是古人情霜樹橫秋色雲山過雁聲此時引領望别恨賦難成

小齋桂花開喜賦

天香何處至清夢曉光中起視虛窗月還聞靜夜風小山宜自賞招隱復誰同天上白榆老星星守故叢

摘榴

碩果芭炎夏經秋始結成繁霜朝變色瀼露夕含清是日嘉賓至中庭好鳥鳴呼兒摘且剖細寫素瓷罌

春晚

殘春復幾許坐卧落花間鳥向水村去人搴山翠還田桑緣寡務僮僕亦多閒汲水滋叢蕙新苔起舊斑

又

不知芳意歇曳杖出柴關白曉猶高望青陰在遠山茂林欣獨往細路倦仍還邂逅勤生者農人有令顏

夢月巖詩集卷十二

夢月巖詩集卷十三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五言排律一

壬子仲秋同李業師李大文徵家兄文啓舍弟天益遊上方寺登鐵塔

香阜依天界浮圖擅鬼工秋陽八月好登眺五人同御道松陰滿禪房竹徑通金莖何偃蹇碧瓦自玲瓏仰視孫標迥高臨萬象窮風琴生寂響鐵馬走長空花散騎龍女笙吹駕鶴童心疑寰海外身在半天中角亢星躔近殷周地絡雄黃河仍帶北

嵩嶽自朝東呼吸通元氣陶鈞識化功還思餐沆瀣未敢問蒼穹

同二兄五弟族子蔭李秀才珍登玄武廟高臺旣夕下飲澗河石側

石磴秋陰薄攜壺一共登闞城斜日抱澗水遠天澄浩蕩聞松柏盤迴繞棘藤蒼山微徑絕玄武閟宮憑始建何年月今來感廢興黿蛇停壞壁蜥蜴吐寒氷古甃生青草頹神冒白蠅西瞻秦卒谷東眺漢家陵河勢滙千派臺高聳百層下趨仍展轉仰望更崚嶒瀑自陡巖落石從攲樹崩樵煙歸鳥道野渡罷漁罾吾黨還多興殘樽豈未勝歸來函谷內馬首見孤燈

棧道詠古二十韻

棧閣勢龍從蛇盤復鳥櫳星躔井鬼近襟帶蜀秦雄鳳嶺雲霄上龍江天地中石門雲積黑硤岸日虧紅雞屋晴含雨松巖迥過風野花香莫辨山果味堪充薄暮交猩狖高秋滯雁鴻峰橫疑徑絕泉響忽橋通明滅看方眩砰訇聽若聾村扉來乳[illegible]城市入沙蟲度索愁行旅羸糧累僕僮王尊回叱馭阮籍泣途窮地脉銷今古天心見始終陳倉歸

鳥雀斜谷守羆熊荒戍沿唐驛殘碑紀漢功三分舊雞肋百穴總蠶叢割據何年事風雲此地空煙寒張魯舍苔没漢王宮大散關猶北嘉陵水自東子眞谷口在幽意與誰同

謁孟雲浦先生祠恭紀十六韻

匹馬入城隅三楹屢拜趨斯人雖異代吾道若通衢神降維崧嶽心傳接洙泗文章劉校尉經術董江都黜陟司虞典甄陶盡魯儒臣心終似水物論不辭迂去國辭安乘（先生歸里惟乘一騫）還家闢舊蕪東京餘典籍南郡盛生徒我祖中原起高塵萬里驅一經

傳虎觀幾葉湖鵝湖先後言相發乾坤德未孫子生已衰晚過此尚踟躕遺像衣冠在空庭歲月徂郁山扶牖戶澗水帶松梧龍馬圖沉寂笙鏞壁有無前驅如未遠努力取長途

呈浚儀毛明府兼述曩懷四十韻明府嘗為鄞郡司李改授城固令與家君同官

上國飛鳧日中原攬轡時九重來命吏八郡望丰儀盤錯才應副優游政自宜遷鶯向喬木振鷺集華池經術先賢右文名後進知朱雲折鹿角匡鼎解人頤秘冊龍威授諸儒虎觀推克家旋擢桂報

國即傾葵道岸遵前轍詞壇樹大戲峨嵋蟠崩嵂滄海舞漣漪白雪歌虛和玄亭字實奇秋霜尤共凜冬日自成熙魏國分符地銅臺使節持賦傳梁孝苑刑鑄鄭僑祠開府稱明允窮鄉識惠慈廿年棠蔭大庶政棘庭垂張弛良非易權衡竟爾為分闈操鑑藻得士盡瓊姿八代衰斯起千秋文在茲仁風歸物望大雅是吾師憶昨雍梁域專城江漢湄仙舟鄰郭泰流水見鍾期詞客披黃絹同官仰素絲嚴君時授館夫子惠前綏下士逢青眼高人許白眉喜駼蕭寺乘兼誦驛亭詩是日天初霽斜陽隱半規波光環瀲灩山色互嶔嵜松檜風生席枇杷花著枝瓊瑤知莫報菅蒯不相遺洋水方投轄巴童又唱驪倉皇軍餉急赤白羽書馳嚴瀨安居早函關歸路遲蒹葭三載望雲霧一朝披梅蕊舒官閣蓮花啟幕帷樽罍同北海賓客盛南皮授簡鄒枚並趨庭元季隨花間時判牒松下或彈碁化雨應無既陽春詎有私佇看鸞掖召決海潤蒸黎戲麾同

贈屈三鳳山兼寄仁山鶴山伯仲

六義荊榛後三閭哀怨深與君一覿面復見古人

心絕代今無匹兼才夙所欽美人惜遲暮遊子悵登臨奇服難諧眾孤芳易見侵揮戈朝景迅按劍夜光沉兄弟皆高尚林巖亦秀森蘺軒同宴坐蘭佩比幽襟每奏停雲曲時彈對月琴鳴宜驚四座氣並越千尋我愛萬邱勝將歸賴水陰願言招隱士終古俟知音

再至真源家任菴招飲老子臺漫成紀事

良時初霽雨嘉客正登臺萬籟天風會孤雲海日開關門占氣至河上望仙來詞賦傳梁苑川原見楚垓既深懷古意兼識濟時才珠玉欣同倚楩楠

聚異材縣花春晝發隄柳歲還栽絲管張燈奏魚龍向晚㕘水煙浮草樹月露淨塵埃雉堞高陂浸漁舟遠唱回生涯頻逆旅公讌幾趨陪歲月休看鏡湖山且舉杯夙心欽顧盼壯志忍灰頹授簡還成賦觀風或取裁

維揚天寧寺拜觀 御書區額恭紀二十韻

六朝遺舊寺榮木起新秋萬古宸中秀諸天象外幽華檐祥鳥集飛閣瑞雲浮高揭黃金榜遙鳴白玉球蛟龍蟠寶璽鸑鷟護銀鉤文物方同軌江河

自禽猶雪山重驛使火嶺靜戈矛 聖主巡群后空王覲十洲觀風時駐蹕覽勝此登樓史紀憂勤政詩歌伴奐遊息民思淨理祈福謝緇流墨妙西方榻毫光北極收詞臣從章誕供奉有鍾繇盥手薔薇潔裝毫瑇瑁柔麟經衡一字蝌簡誤雙眸竹素 皇情得金莖 御氣留草茅來賤士淮海泊孤舟稽首松陰覆傾心藿影投瞻雲時在念簪筆幾能酬易簡垂義畫圖書象九州

雨後登素園山閣寄懷家兄（時大旱竹盡枯姪葦居守者皆之長葛署中）

饑饉垂三歲歡遊罷此亭園花虛碎錦野竹斷空青物色開天意農功祝地靈果逢朝暮雨不爽畢箕星發興登高閣邀賓挈小瓶閭閻還賦斂親故久凋零孰與民憂樂予隨衆醉醒池塘春草歇門徑晚樵停昆弟分鴻野兒童過鯉庭官方仍禮樂考績自儀型生理家無賴賢聲道可聽（時兄以才賢薦）何時朱紱至重爲掃軒屏

行經禹州（古陽翟地）

驅車遊舊國秣馬憩浮埃白日孤城隱青山四望開提封周櫟邑肆覲夏鈞臺問道軒皇蹟觀風漢

吏材潁川鳴鳳去襄野馭龍回驛路攀楊柳原田闢草萊閭閻還服賈輸輓未儲財懷古商歌起悲秋楚客來時艱雙鬢改身老寸心灰辛苦洛陽道應憐賈傅才

河陰覽古

落日平陰道登高遠目窮巳占王氣盡尚想霸圖雄楚界塵沙際商都瓦礫中蘭餘漆水綠榴失漢槎紅歲月歸元化風雲靜太空阮生徒浩歎韓相漫成功廣武寒嘶馬敖山晚渡鴻秖今征戰處京索滿蒿蓬（仲丁遷囂即今河陰於周屬鄭邑有張騫安榴異種）

之寧鄉所治紀事述懷三十韻

攬轡雞鳴候之官鳥道邊漢家離石地禹貢冀州田下下難分壤高高欲上天峽花村舍隱嶺樹縣城懸驛路緣沙磧關門鎖磵泉三家忻市集一木畏橋顛晉趙多征戰河山屢破全妖星躔彗孛野日耀戈鋋谷沓黃巾聚峰高赤幟搴耕牛充犒餉牧馬躪園壓況乃因饑饉如何歷歲年鬻妻艱易米質產怯增錢黑嶺春添戍黃河夜捉船雨昏明鬼燐晴眺絕人煙往昔民勞矣登臨意悵然壘培餘土在陶穴幾家延山荳稀仍發墳松斷復連燕

巢依木作鷇乳入村眠垊業應思復官階敢望遷微名遺 盛代深意附高賢未種河陽樹遑揮單父弦行觀新麥隴卧弛舊蒲鞭退食檐雲落移牀牖月圓竹聲清響勁槐葉冷淘鮮蜡祭時迎虎遺風有獻豣祀崇民藉鑑俗樸吏忘權祝 聖聞歌壤經時感濟川風雲銷赤手日月去華巔冉冉侵衰甚悁悁逼恨牽祈年希道泰天地荷陶甄

報家兄文啓於武昌四十韻

往日遊荊楚言歸別恨長喧闐來市暨涕淚送舟航歷歷關前路拳拳動永傷所生嗟不見有子晚爲郎報國葵先向承家桂自芳勉旃肯白後克副子孫揚雁倦劬勞羽鴒悲征邁吭在原還巽啄于野不偕翔西塞遥青翠南湖望渺茫山雲多碧色江月共金光暮雨疑神女雄風憶大王征衣花院淨寢席水樓涼文獻徵中國（信陽古中國地）交親問洛陽入門囊篋盡掃室枕衾張暫住身如客恒饑態減狂小妻經歲病弱女入春殤需次留燕邸之官指晉疆 君言遑敢宿（引見日特命即赴所治）民事亟難忘首旦辭函谷方春度太行關門瘏馬足驛路轉羊腸石峽花飛蓋山城雨濕裝雲昏蘿宇黑日晏草沙黃比歲

無登稼殘黎已半殭井參躔宿暗晉趙戰爭强邑敝風猶古民孱法忍戕桑田勤稅野饘粥愼循牆爭種潘君樹難薰荀令香要賓剪蒿徑課弟過槐堂衙放松堪坐書攜洞可藏薄遊雖具勝俗吏漫稱良北極高瞻日西河遠報章樽罍紅錦袱騏驤紫絲繮伏櫪思千里傾壺進一觴開械知苦別分俸得甘嘗（兄以俸金杯馬見惠）仕宦艱婚嫁兒童守稻粱在公惟肅肅後食每皇皇學舍遺文教仙樓輸武昌生徒時講誦胥史亦徜徉詎賦非吾土應歌陟彼岡懷兄同黯澹繩武各騰驤

輓王文大中二十韻（公初宰丹陽民多逋賦適奏請公竟具全額上開府及奏下他邑逋者皆罹法丹人獲全者億萬命至今尸祝之事太封公色養無違與予爲忘年交云）

京洛多朋舊同心問所宗斯人不可作吾道復誰
從暇日思前好殊方夢遠蹤追隨行似雁瞻仰氣
如龍開國虛全賦三江急正供錙銖關億命梏拲
偏鄰封明宰方爲政窮黎豈即凶他年碑有淚此
日市無舂温嶠眞同造劉惔不再逢倦游辭海國
晚節伍村農入徑猶存菊爲園始種松石當門磊
磊花間樹重重龍馬徵圖蹟崢嶸對郭峰（舊居上河圖即龍馬負圖處崢嶸山名）閒居心自逸色養禮尤恭以我登堂跡看
君愛日容試温延夜寢嘗旨問朝饔情洽盤餐便
年忘揖拜慵太和常在室至樂每同悰完行歸青
史清標恥素封百年足已分泣歎亦何庸

讀吳徵君街南文集遥寄十韻（徵君文原本性道力排二氏其理取震川而氣逸於山陰）

經緯通天地誰云小技哉我窺作者意君是古人
材激越神逾王清虛氣自來寧踰前聖矩已庇後
賢才震澤洪波溢山陰險道開素心夙莫逆白首
遠頻回一別搴疎柳相思阻異苔先臣承訊問餘
恨重徘徊忠孝同家法搜羅具史裁何時鴻雁到

莫使蠹魚猜（先忠節曾註孝經徵君訊其軼事秋獻者久之）

別于子繩先生二十韻（于爲清端公冢孫任浙江臬憲）

盛代推元凱鴻名孰與齊清華寧藉在惠化有端
倪鶴籞聆　天語鸞陂賜　御題家聲蘭接桂公
望兩兼覔　帝眷咨明允臣心憫犴狴呂刑畀穆
命虞典尚陶稽霜凜江湖渚春生桃李蹊敬官惟
肅肅延士每提提憶昨驅離石遥天望越溪封械
隨候雁發覆感醯雞秖達中情愫翻勞寸赫蹏怛
焉驚惻隱勉矣愛蒼黎讀法風千室觀耕雨一犂
所嗟民氣蹙敢冀仕階躋撫巳腰應折逢人項自
低謬稱忠孝裔虛卜澗瀍棲貧病心猶壯雲霄夢
可梯高門勤顧盻下吏辱提攜濟美輝青史殊恩
潤紫泥他年瞻地遠徙倚太行西

旅夜披顧聖水詩卷柬寄

征車初止舍寒鳥亦棲檐山雪明窻燭谿風動夜
簾伊人阻千里香草饋盈襜西蜀枏棲甫東籬菊
對潛近來多作者愆義復傷廉細響爭檐馬遥光
隱月蟾誰能清肺腑自捋白髭髯詩爲窮愁細情
因別恨添紅搴群木末翠挹萬峰尖已分甘邱壑
何堪問米鹽妻孥衣盡典耕稼穀頻占里社來應

往村醪苦共甜憐子身似寄歸去意方忺密甸松同憩嵬山韻更拈書函郵置遠遺問歲時淹丹槧還斟酌知君不我嫌

昌平呈家刺史十二韻

四十已强仕遨遊今且閒來因占紫氣到即看青山取醉家伶侍敲詩幕客刪嶺雲高出塞樓月遠移關野戍寒笳動秋城夕雁還歸心忘逆旅清夢警潺湲院小容花卉風開辨紫殷此時極遠目不復抗塵顏鴻構材無棄龍鱗意可攀平生文史癖將老道塗艱古處襟期在先公伯仲間敢孫長者

望黽勉附清班

中土

中土賢開府秋災急奏聞不關民轉徙早識　主憂勤深宋田多下崤函戶未殷釜魚生潦雨村犬吠山雲水國閒朝爨茅檐靜夕曛發徵思旦夕符牒勢紛紜輸粟虛登目蠲租實計分理專任守令則慎別壚墳阜魯宜徵異堯湯豈尚文離家已昨日爭敢問耕耘（報災開歸河三郡數邑新安與焉）

又

猶憶壬申歲中原旱魃侵舊家多質產大賈益贏金市有章縫跡糧無駕蹇任空村行蹩躠頹廟病呻吟饑饉身還在憂危念且深典衣兒隕涕摘珥婦傷心炎日方驅馬清風暇解襟會城陳疾苦流葦更招尋俾怒天應畏頻荒衆不禁霜威忘所肅雨泣欲爲霖郡守稱良苦中丞惠好音屢豐纔有象小祲復於今宿草淹長逝新愁起故林臨風悲賈誼腸斷日西沉（是歲予偕賈諧前中丞郡守告災同事者數人惟賈子無曠長逝矣）

初得孫因示憲兒

汝曹成我老倏忽報生孫嫡系延三世貧家當一門詩書寧曝腹節物但懸褌（時七月書至）不肖虛先德何

方裕後昆悠悠隨泛梗寂寂念山村舊業清風遠荒祠夢月存（先祖夢月而生今祠後有石室）巖居今石窟臺柏古雲根（先侍御即此居）宦學兼忠孝行藏泯怨恩傳經良有術承考未堪論固乏遺金篋還高種玉崑蘭徵娛晚色璋弄及朝暾襁褓秋宜薄房櫳夜僅溫他時生智慧疊至問晨昏慎勿稱麟鳳差堪似犬豚曾經歲饑饉共就日饔飧爾戲如知路吾衰秪斷魂（憲兒從予客長葛鹿邑）此身還繼續否德荷乾坤敢望過其祖將書自舉樽

送屠酌滄之隴州徐去矜之永康冷理亭

之平遠二十韻（時皆以行取特授外任）

獻歲貞元際含生動曙光如何分雁序萬里各鵷行臣節勞寧憚　王心遠不忘岍岐非異地黔粵若同方則壤分虞夏川原接雍梁四關天府內二華月樞傍隴水聲初急吳山路正長（吳山一名吳岳在隴州西）秖宜開遠目莫謂斷人腸西粵過湘水南荒指貴陽海隅聲教訖山國土風詳瘴至雲深墨潮回日慘黃充囊攜藥物望氣候氛祥咒蠱蠶神滅占年鼠骨張巉巖惜僕馬澎湃戒舟航灌栵皆文幹蘭荃雜野芳蜮形潛水伺鵩翼會風翔昆弟方春別琴樽

卜夜良臣心忘寵辱天意勵行藏五馬俱通貴專城答廟廊遄歸弦望俟行矣慎霑裳

月夜寄園宴語

瞑色蒼然至遙光劇可憐鳥棲明月下人語落花前有約琴樽合無拘坐卧偏暗香通石罅清響接雲巔心覺緇塵洗衣看白袷鮮草萌茵藉軟茶潔椀生妍遠市城煙重高臺樹影連醉宜春露浥醒待曙鐘還風物私吾黨盈虛屬彼天欲歸仍徙倚形影暱巖泉

送同年金兩如之松溪

日夕過從處離筵賦不成青林開夏景黃鳥續春聲隄柳朝還折城花晚更明同人憐物色遠道慎王程夙昔蓬弧志殊方簿領情民風移古處經濟薄時名水木調琴適淵冰馭索輕登臨隨絕嶠出没望神京仙嶺看雲峻嚴江見石清懸空魚自躍向日燕相迎洛下才應健閩中政尚平示鞭潚彼辱贖囧若吾嬰判袂遵岐路升車擬壯行贈言由肺腑砥節邁簪纓

贈從弟浩存三首

幽居寡聲氣誰與發深思忽覩雲間雁遙鳴天一

涯羽毛久凋落洲渚復分離矰繳滿前路稻粱安可期峰高遵陸穩塞遠漸逵遲念子素秋冷聆子清瑟悲一彈三歎息百卉盡紛披向夕花凝露渾如別淚滋

又

憶昔遊梁苑鄒枚授簡同賦成還對雪酒至復臨風大阮開清燕高齋俯碧空家伶歌宛轉庖饌味沖融盼睞令人好吹噓覺氣雄杏園旋得第柏府謬乘驄自顧龍文鈍誰言馬步工別離方海國書信阻雲鴻薏苡生虛謗蘭荃失小叢（家大阮失職弟與望歿於粵東）堪

嗟人事否猶望　帝閽通日照盆無覆天高聽有聰獨身重趼至百感寸心中經義仍揚摧文心五錯攻希賢如有立出險仗皇穹

又

聚散如萍梗途危孰可依不知交態別秖訝官情非瘴海懷耕偶燕山夢釣磯去留同晚計呼吸際霜威災祲應无妄賢豪諒不譏欣逢青眼在忍使素心違往昔貧非病空文好者希顧深緣骨肉感極告庭闈北闕瞻雲至南天傍日晞一官雖潦倒兩世薄輕肥遵事忘加飯求書數典衣妻孥冬擁

絮僮僕夜眠扉忽忽思前好兢兢閱寸暉寵榮何報稱名位且卑微物色生良夜人風接令徽詩歌急難悉書上孝情祈殘暑清池洩新凉遠樹歸一樽還賦別目送早鴻飛

哭仝孝廉車同三十韻 車同名軌河南郟縣人康熙乙酉鄉舉第一祖諱庭舉字達士順治戊子舉第一與先侍御同年車同嘗客永寧佟明府允與予善

蒼蒼何可問賢者竟沉淪愧我官猶達傷君命不辰馬卿常抱病原憲久安貧性命微言發文章逸氣伸道因儒素貴數以骨清屯英韮鮭多品蘇田頃不昀中原問者宿乃祖軼群倫鶚起翔丹極鵬飛近紫宸嚴君時並駕名德益相親神駿燕臺市仙舟洛汭鄰通家孔李舊交誼呂嵇新函谷經過處崤陵羈旅頻相逢心莫逆較飲量無垠月檻松間影風牀竹裏身縱談天下事篤信古之人五岳生方寸千秋集此晨異同各有志華實定何因登眺兼群巘淹留或一旬別離方暮歲音問阻芳春繩武雖騰躍謀生尚苦辛雨漂高鳳麥雪壓買臣薪僵卧衾裯薄躬耕手足皴何嘗形愠見自爾任陶鈞坎壈宜多壽飄零竟返真氣歸河嶽裂星隕斗樞塵楚士歌衰鳳尼山泣狩麟人猶嘲尚白天豈降惟均述作空相望荀揚非大醇騷憐山鬼竹

詩怨美人榛師友平生義哀歌難具陳

謁漢世祖廟 裕州北三十里相傳有扳倒井遺蹟

漢廟青山裏征途白日長遺風猶可紀陳迹未全荒帝業高光並宗功耿鄧良中興傳令緒幾葉溯先皇絕足風雲迅雄心歲月藏友恭存暗淚謹厚啟殘疆惠化先兄弟聲明繼帝王舊京空洛邑佳氣想南陽尚有寒泉井還霑道暍漿丹花生異彩翠柏靄深凉史冊聞前事遨遊陟此堂赤符歸異代懷古獨徬徨

安平贈同年于明府君俞

一別動三載人生能幾何不因來絶域那得復經過小邑如棲枳殘黎似抱痾華文才素健錦製法如何通籍予衰晚遭時爾坎軻蠻方雖僻陋吾道自中和儒素風流在王程日月多相逢還語笑舉酒此巖阿景過山留靄秋空水灌河琴聲延響瀨簿領對寒柯地遠法難執天高聽不訛會看梟舄去九陌共鳴珂

過盤江鐵索橋詠古述懷四十韻

峽東高江急山開一徑偏木橋成孔道鐵絚自何

年鑿石銷金鋈縣車挽軸牽波濤驅百怪偪側啟諸天鉅細潛虬引縱橫屈蠖纏晴虹生馬足星漢謝烏填豈懾千峰岨寧須萬里船征夫皆坦步關吏亦安眠渺矣思開闢悠然憶簡編九州區貢賦五服奠艱鮮除道霜收雨成梁水涸泉此方應化外重譯未開先度索疑今處循橦信古傳漢皇勤戰伐秦帝略山川莊蹻西南境唐蒙驛遞沿竹筇扶老異蒟醬入庖蠲題柱才能賦乘槎客似仙輿衰歸駭浪憑弔俯深淵盛代清河海遐荒盡幅員車書同遠近干羽靜烽煙赤㷭文身易烏蠻卉服

捐武功洵赫濯文德乃敷宣王路官方肅天衢世賞延黃龍朝夏狩丹鳳應虞絃川后方共職天吳敢竊權微臣奉綸綍絶徼歷黔滇登眺非觀物間關爲得賢到來驚蜃氣無復畏蛟涎烏撒源悠遠金沙地蔓延龍池違汲黯牛斗犯張騫碧瓦瞻虛宇紅欄度廣筵昔人功不細斷碣字誰鐫夾岸幽芳出高厓古木連衣從香處染車向翠中穿將幄依巖際笳聲動水邊賞奇心欲止遵事跡仍遷魏闕雲霄隔周行日月懸若金思鍛礪匪石詎周旋砥柱何能力津梁或可緣平生守忠信夷險總油

然

再寄從子光曾兼述老懷

汝生當舞勺已伴竹林名偏愛疑群從長貧喜獨清葛衣寧厭敝柏徑不嫌橫（予以舊絺衣予姪姪喜受之所居夢月巖徑有古柏）嗃嗃和家室怡怡念弟兄雪因同被煖月爲辟爐明溫鏡方縈照秦簫遽寢聲老夫嘗抱痛猶子更關情（姪婦王中表親也予結髮王孺人即其從姑亦早世）天意需勤苦人文歷變更洪河流曲折中岳起崢嶸翹楚惟遴秀榛蕪已厭平（予嘗示姪文苦無奇）匪言子果耄如射子能爭爾父當從政傳經乃合并（光曾之弟耀曾於丙戌成進士）壎箎洵響應斑綵互芬榮鴻

野歌安宅鴿原憶邁征梁園昆逆旅隴首弟經營餞饉辛壬劇閒關酉戌行(弟天益即先曾入晉客隴癸酉鄉舉予客鹿邑甲戌得第)於今十五載伊昔夢魂驚婚宦忘情慾艱難漸老成運移隨否泰材聚識裁傾世德還思永家風益戒盈心長憐蔀屋(予令寧鄉貧病幾危)髮短憶茅衡所業惟忠孝爲詩閱困亨思深捐寢食興至遠檐楹春挾江山動寒從雨雪縈滇黔遊欲倦京闕計餘程敢與臯夔列將同沮溺耕田園聞半典童稚許相迎寡膝如驕子分甘及衆嬰兒曹聆教誨愚魯是平生勉矣無多語高岡學鳳鳴

作者

作者論昭代濟南王阮亭日華飜海曙春氣靄峰青秦國窺天府(王極推李北地)齊風並地靈(滄溟)蘇黃時出入王孟是儀刑檢討鑣相競(李天生)山人戶尚扃(屈子)仙舟洛汭遠野佩澧蘭馨七子俱淪沒三君亦杳冥(雲間三子)申公百尺丈(鳧盟)閻氏五侯鯖(古古)嗜好從時輩文章味古鉶如何前宋律亦躡盛唐庭浩蕩風中絮高寒雪後汀詎無金點鐵(如人家園橘柚之類)或有醉爲醒應節循宮羽分流辨渭涇竟陵雖險道持論有常經五岳奇西華中堅據井陘坦迤人共蹈傴仄馬俱停大雅非寥濶中原見典型勉旃初服志未敢薄滄溟

法華寺(同張潘兩銀臺遊時潘有高尚之意因留之)

亭午問花宮松雲一望中人煙青不斷春色麗無窮龍象何年月邱陵自始終前朝崇宦寺此日滿蒿蓬(寺西有宦者墓)冉冉征途倦悠悠世事空車廿下澤敝賦愧上林雄覺道雖難覓迷津尚可通市朝稱大隱不必效支公

贈惲哲長十韻

盛代麟遊囿遺才鶴在林與君中夜飲遂識古人心歌起南山石情移大海岑忽疑長至雪方歇九秋霖側弁何須禮然桐但賞音世疑鵾百結吾仰氣千尋憶昔爲窮子干人亦苦吟達官誰顧曲高士或開襟率爾言前事翛然對古琴爲君操別鵠珍重此朋簪

附六言律詩

慶餘將至隴州晤予於吳門兼贈令嗣紫維

燕市何年賦別吳門此日逢君書傳江上鴻雁人臥山中白雲老子登樓對酒童烏負笈談文底事

孤舟西去隴頭流水愁聞

夢月巖詩集卷十三

夢月巖詩集卷十四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七言律詩一

洛陽秋思八首

洛陽衰草暗銅駝躑躅征鞍客再過望裏風雲銷王氣悲來天地發高歌隴山有夢歸人少(漢南伻書不至)湘水無書去雁多(懷雲曠自楚歸吳中)萬里秋空開倦眼迴看闕寨自嵯峨

二

上林秋晚集啼鴉西苑雲寒斷翠華玄石東遷猶紀敘錦帆南去更無家天教史冊存皇泰地壓河山恨永嘉倦客登臨離黍後王城依舊夕陽斜

三

鐵鎖金墉指顧中龍飛虎眎昔何雄鼎圖沉水疑周甸仙淚零鉛憶漢宮霜際曉鐘山寺白日邊殘角戍樓紅澗瀍猶是元公卜今古虛傳婁敬功

四

廿載荒原戰血乾洛陽花事尚彫殘樓臺西望函關迴風雨東來少室寒桑梓苑中多白露芙蓉池上幾紅蘭石家金谷知何處滿眼蓬蒿不忍看

五

上東門外迴車處落日寒雲弔北邙十代寢園空玉盌二周城闕失金湯徒傳太后驕梁孝不信高皇易趙王幾樹松杉樵斧盡遺民猶見淚沾裳

六

袁術城邊秋氣高山川想像舊旌旄赤眉萬衆干戈地白髮孤臣戰守勞師潰金門虛鎖鑰王辭玉殿遂蓬蒿黃河不洗萇弘血斷岸悲風捲怒濤辛巳賊陷洛先太傅同福王殉難

七

酒市相逢游俠兒金罇玉管醉酴醾田橫義重三齊日劇孟名高七國時青草古城嘶牧馬白楊荒冢宿寒鴟何如巢許箕山上脫屣人間萬乘資

八

西風落木下孤城今古人同遲暮情三市塵沙淹夕照兩宮碪杵斷秋聲從橫無地憐蘇子神鬼何知問賈生寂寞鴻都聞見絕十年愁思賦東京

大梁懷古

河水西隤汴口通年來畚鍤倦司空黃沙舊是樓臺處綠柳新栽巷陌中小市租魚無忌宅閒田牧馬惠王宮夷門沽酒尋遺老猶說邯鄲救趙功

原陵

原陵古殿凜清秋尚有炎光史冊留一夕故人同偃臥百年名士見風流巢空鸛鶴松杉老蘚護蛟龍贔屭幽莫向南陽望佳氣五雲縹緲自生愁

夷齊祠 孟津和馬處

大道遙瞻孤竹祠清風激越晚林悲曾孫已協天人應義士猶懷虞夏時斷岸黃河還舊渡荒原秋日自穹碑當年白馬賓王頌何似西山易暴詩

黑石關 鞏縣

巖關東望意蕭騷石立山開見古濠曉樹片帆回洛汭霜天一雁下成皐人家雨後黃沙靜戰壘秋空白日高底事棄繻猶履蹻三年重過問村醪

家兄自粵東歸爲言粵中土俗之異

吾兄意氣古人豪萬里歸來未解勞五嶺秋深鷩薜荔三湘日落見波濤蠻兒跣足多乘屬鮫子文身喜佩刀見說分茅銅柱在越人千載憶功高

和家兄黃鶴樓作

武昌城外漢江流江上人傳黃鶴樓遠目一空天地界客心交集古今愁衡陽木落蒼山雨鄂渚風

高白雁秋欲問浮雲何日盡仙人相望隔滄洲

邊馬

邊馬驍騰七尺騋長嘶萬里氣悲哉真龍豈解人間好神駿爭傳天上來紫塞風高雙耳立黃沙雪盡四蹄開孫陽去後誰能相汗血空流不自媒

送友人之解梁

青青楊柳折河橋送爾離亭酒未消萬里寒雲生大鹵三春殘雪望中條林鶯向曉聲初囀班馬臨風氣自驕他日期君伊水上巖泉佳處問漁樵

將之漢中同家兄登函谷關閣

涼風天末雁聲聞愁倚關門酒未醺疎樹遥從谿口斷孤城横到嶺頭分天迴江漢驚秋水地盡崤函指暮雲此去萊衣冬可著將書還與慰離群

白龍池 宜陽相傳漢世祖飲馬於此

龍池漭沆一泓深夾岸垂楊蔭碧潯池自星河天上落龍來風雨夜中吟灌園總給居鄰用抱甕還忘野客心銅馬鐵衣今不見石痕疑是漢時陰

壬子秋杪之漢中再經雁翎關感賦 即古崤陵地

霜清木落雁初還匹馬辭家道路艱正有鄉書愁北塞忽驚倦翮落西山青天漸束千峰裏白日還開一劃間天地未歸江漢客風塵重度二陵關

旅興

青山曉色上征衣黃葉風林作雨飛正值三秋秦塞去飄然千里故人稀灞陵殘照虛城闕渭水寒雲隱釣磯遠目極天隨過雁關門南北不同歸

長安旅舍寄公毅

清秋賦別共登山幾日看成游子顏夢與白雲歸洛浦人同明月入函關寒陂水落魚龍靜古戍煙空鳥雀還爲道灞橋楊柳色總縈愁緒不堪攀

華山

白帝宸居紫翠重乾元金氣鑄三峰高秋想像虞廷狩往蹟虛無漢代封萬里悲風迴落雁五陵陰雨下蒼龍依然突兀干雲際今古能銷幾度鐘

觀獵

十月關山草盡枯將軍無事獵平蕪人驅駟鐵秦中馬車載重環海外盧朝出邊城持玉節夜歸官道辟金吾射生破的皆飛將不用周原羨武夫

棧中二首

石棧秋高落水痕心危身遠戒朝昏峰迴北地秦無塞路盡南天蜀有門芳樹陰晴虛歲月浮雲出

没變乾坤七盤關上休回首山色江聲總斷魂

又

九折征鞍一敝裘壯游心曲在梁州山當子午縱橫處水落褒斜日夜流秦氏餘威碑字滅漢家殘燒石痕留昔年義舍勞尋問衰草寒煙見旅愁

鳳縣

四面青山作幅幀孤城蜿蜿入高天裹糧客就亭邊火夾犢人耕屋上田江水夜潮鳴戍角嶺雲朝起雜炊煙部民土著渾忘險村落依然似漢年

漢中

漢川高望白雲間王氣蒼凉去不還鳴鳳依然橫地軸碧雞無復閉天關江聲日夜吞三楚山色西南到百蠻見說武侯祠屋在遺民伏臘涙痕斑

漢南春思五首

漢南春色舊芳菲萬井人煙抱夕暉楊柳樓高鶯對語梨花院靜燕交飛玉鞭自斷王孫馬金縷誰憐士女衣為問江沱王化地流風猶是二南非

二

子午山前虞帝蹤春城遥見碧芙蓉天清雲路無凡鳥雨黑雷潭有化龍羽客吹笙聞此夜湘靈鼓瑟在何峰巖棲欲躡高人步萬古重華企再逢子午山在西鄉帝舜與善卷隱此

三

沔水西偏帶郡城羌州諸部續歸耕三分王氣風雲盡萬里江流天地清細草閒原群牧馬繁花古戍獨啼鶯武侯祠廟空山裏陰雨猶聞戰鼓聲武侯祠在沔縣每陰雨則聞鼓聲

四

木馬河邊放小艭夕陽無語倚篷牕蒼山倏爾歸前代黃鳥依然滯此邦大壑晴雲通劍閣亂流春雨會湘江興亡自昔由天命莫恨譙周奉表降

五

群山衆木野煙生那識遺封定遠城亂石自通西蜀道古垣猶駐北軍營玉關人老懷兄妹金闕天遥議戰耕此日烽煙暗秦隴莫將投筆客相輕

將壇

韓信臺前蔓草荒高天極目思茫茫向南雲夢還飛鳥直北長安但夕陽明主自能知國士丈夫寧敢望真王秖今漢楚同歸盡野老猶聞哭未央

張桓侯廟 西鄉

車騎侯封江漢潯荒庭遺像肅秋陰義先魚水君
臣曰死報荊襄昆弟心劒外青山還突兀閬中赤
社亦銷沉三分炎鼎灰飛盡感入遺民俎豆深桓侯
封西鄉嗣封閬中王

野望

子真谷口雲初霽白起城邊雨乍收萬里濤聲來
漢水一天霜葉下梁州他鄉風俗重陽晚故國音
書旅雁秋人事寂寥衰敝盡寒砧莫遣近高樓

故宮

靈璅沉沉斷翠華故宮猶傍遠山斜春風何意吹

芳草秋雨無聲落桂花壞棧鳥啼思杜宇荒邱骨
盡恨巴蛇燕山洛水連雲樹萬里還將倦眼遮

秦中懷古

秦關百二舊皇居華嶽三峰接太虛天地無聲龍
戰後河山如夢雁飛初鴻門霸主分丹券軹道降
王曳素車已見嬴非無尺土長城萬里待何如

又

四關中踞虎狼都席捲河山噬楚吳甫見六王朝
白帝旋聞三輔易黃圖趙佗邊徼歸人絕蕭史樓
臺去鳳孤江海即今仍奮伐 朝廷依舊賜田租

漢南春夜送別慶餘

滿目烽煙恨不勝殊方無那別良朋夢魂已識遥
峰路樽酒難分永夜燈杜曲花殘空漢苑驪山松
老失秦陵知君匹馬悲歌處賦就西京涕淚凝

秋曉東臣石

長風遥夜怨清笳蚤起新晴旅望賒江漢秋聲吹
白露關山寒色照黃花感時愁上桓侯壘招隱難
尋鄭子家賴有玄亭遺老在頻將芳訊慰年華

懷公穀

暮容山上葉飀飀憶別津亭我倦游遠水一礁驚

薄暮孤城雙角入高秋長驅魂夢函關月漫賦登
臨夫漢樓寂寞故人睽隴塞潺湲清淚落吳鉤

九日

籬外無人送酒來滿城風雨更相催殊方白雁愁
中至故國黃花夢裏開欲問同心還褉佩恐傷遠
目罷登臺西南烽火羈離日倚劒長天歌莫哀

送克念上人之少林

悵望彌天此路長龍江一葦渡朝光到來巴嶺雲
依衲歸去嵩邱雪滿堂泉水迸時應注鉢松花落
處可儲糧山中他日重相問第幾峰前有石房

除夕懷家兄

雁行秋杪望秦天家慶還分守歲筵故國燈前同此夕他鄉別後又經年錦江氣動千峰雪金谷春生萬樹煙兩地無勞清夢遠明朝各試綵衣鮮

漢南送雲曠歸太倉

春深江漢水滺滺有客南歸賦遠游亂徑獨尋諸葛宅千秋重上仲宣樓峰巒過影遥分浦鷗鷺依人近泊舟好待巴山賔雁至知君高卧尚湖秋

又

武昌城郭敞雄都黄鶴登臨憶霸圖峡出兩雲空

惑楚江流天地失吞吳重逢耆舊悲歌後會寄詩篇氣象殊此去故園無長物秖堪家慶具蓴鱸

東歸渡漢江

征鞍趣下上輕舟歷歷河山指舊游樹色迴浮千巘日笛聲横入一江秋北堂晨夕勞䰟夢南國烽煙惜去留回首洋川何處是暮雲黯澹水空流

女郎廟 霧寶

蕊珠宫殿接瑶臺暇日登臨返照開塞外黄河兼地湧天邊紫氣入關來氤氲畫壁龍蛇動寂寞空山鳥雀哀環佩似聞天半落風飄雰雨濕蒼苔

秋日感興

百卉蒼蒼露未晞年時江漢薄言歸雁過白水風初冷客到青橋葉正飛此日劉焉憑内地何時鮑陋脫重圍可憐六郡良家子秋雨寒煙卧鐵衣 白水江名青橋驛名俱在棧中

覃懷雜感

宿雨空林暑氣收大河南望鬱生愁水將落日翻沙磧山倚歸雲斷石樓轉餉寇恂今寂寞種花潘岳舊風流酒闌歌罷天如夢隰楚園桃識我憂

河上寓目

舊縣黄河漲野蒿太行青嶂隱林皐客心漸與帆風遠秋色還同霽日高蚍蝗穿沙崩斷岸魚龍吹氣作洪濤萬方會見兵戈息東國曾聞杼柚勞 時渡兵

崿嶺 登封即轘轅地

嵩嶽西連崿嶺口涼秋九月霜侵衣林皐風定鳥初下石穴雨昏龍自歸行子望煙乞草舍老僧延坐陳山𡾰巉巖頓折有如此北轍南轅誰是非

望嶽

三十六峰峰上頭白雲無際翠同流天垂萬古幽人宅木落中原故國秋石壁影存難佇想貝花香

渺自生愁低徊惟有箕山客獨立高空可與儔

又

嵩嶽崚嶒萬仞看群峰森湧似波瀾金壺細裊孤雲靜玉柱高擎落日寒石徑自通周采甸松陰曾駐漢衣冠自憐窈窕同山鬼獨處幽篁謁帝難 時乙卯省試被黜

宜陽

宜陽城外路漫漫晚靄空山不忍看清洛帆陰隨遠眺錦屏松色入高寒鳥啼斷壘風初急馬度荒原雪未乾見說甘棠依舊在秖今南雅半凋殘

錦屏山 宜陽武后賜名上有呂仙石刻詩時當海宴河清日白鹿閑騎下翠臺云云

白鹿仙人返碧空名山千載憶玄工石門寒氣朝昏變大壑松聲遠近同瑤瑟夜清悲素女金函晨下授青童秖今河海方清晏莫使登臨泣路窮

題郭大兄石淙園

南園煙色近人家取徑無嫌麥隴斜積雨全低檐際樹微風遙見水邊花兒童入座環經史僮僕當門序薛茶正是清和好時節垂楊門巷一停車

哀壑

哀壑無光落日低墓門秋草自萋萋青松繫馬成

新徑白露霑衣間舊啼桓女嫁時車尚在黔婁身後被誰攜黃壚清夢同相憶山下蘼蕪路不迷

隋苑

西苑年年望翠華江都好夢自天涯依然湖海沉秋潦何處關山隱暮笳夜雨寒飛中嶽樹春風暖入上陽花北邙魂返雷塘路不信蕪城是帝家

岳忠武王廟 朱仙鎮

河水東偏少保祠松風秋怒浪痕吹君臣江左偏安日父子中原百戰時金字忽須南下詔黃龍無復北征師十年經略歸休晚輸却蘄王酒一巵

答斌雅上人陽城見寄之作

遠公舊住廬山頂從事巾缾實快哉相送虎谿三載別忽逢鶴使一朝來太行殘雪春將盡函谷梅花晚自開此日伊人隔雲水彌天長路重徘徊

登大悲閣

高閣寒空旅望開蒼蒼一氣但塵埃雁從上黨雲邊去人向長安日下來三島霧潮鳴戶牖諸天花雨散樓臺應知帝座通呼吸閶闔難陳去國哀

殷太師比干墓

殷墟麥秀雀爭飛王子墳前淚濕衣死諫尚思存

耿毫生全不忍後箕微黃河北渡封猶在白馬西賔事已非惟有商奄諸父老歲將蘋藻記松圍

行至沁水作將至家與弟姪觀之

阿邱春盡麥芃芃馬首西歸水自東客路山川芳草外故園門徑落花中兒童問字師應得昆弟論文友孰同自笑秦關裘敝盡倦游心蹟滿詩筒

遊貞甫兄廢園

此地曾經載酒過重來依舊長煙蘿遠山寂寞猶當戶寒水潺湲自灌河牆上蝸涎經歲滿階前蟲響入秋多風光處處還相似不見伊人奈若何

青要山 新安山海經云有黃花赤實服之延壽其險處曰夫人纏縣厓千仞下臨黃河

翠壁丹厓一望賒雲陰開處石嵯岈鳥銜柏子還成樹麝過蘭香却辨花天塹黃河能限日山留赤實待餐霞不知混沌何年鑿五色猶疑鍊女媧

遊福昌寺同張薇佐費鼎新

縣城西北雨三峯下有龍宮積翠封路指夕陽初見塢風迴秋嶺忽聞鐘寺田有秫交叢稗野蜜無房穴蠹松苦憶宗雷在蓮社異時煙月幾相逢

贈了寒上人兼訊孫扶蒼

中原文史散樵漁方外行遊識爾初匡嶽高人蓮社盡洛陽才子黍離餘客來鉢水同休夏定後禪燈自校書特葦猶憐孫楚在煩君問訊意何如

並蒂蓮開家兄素園漫成三首

豈是仙莖出化臺天工合蒂此中裁虛從圖畫尋常見眞向池塘次第開曉露並擎秋水外晚風交送遠香來依俙卓女迴雙頰誰似文園作賦才

二

紅袖雙垂淚未乾芙蓉別殿倚闌干思將炎日同心苦怕及秋風獨影寒清浦漁郎驚並采畫船游女笑相看誰知玉井高峯上尚有孤芳覓偶難

三

亭亭灼灼自相親月曉風清倍出神豔色爭知離別苦佳名解誤冶游人白蘋煙裏交橫影紅蓼洲前並結鄰底事獨行吟澤畔荷衣秋冷怨靈均

賈太傅祠 洛陽

賈生祠宇郡城隈日暮停車披草萊秋水不知年少去寒花偏傍洛陽開沅湘自古應同恨絳灌何人豈愛才我爲招魂歌楚些鳳凰千仞好歸來

緱山廟 偃師

玉殿深沉鎖翠微人傳王子事依俙緱山月冷笙

何處洛浦雲深鶴未歸苔色侵碑微有字松陰覆
地盡成圍神仙解誤風塵客漫擲金錢贈羽衣

京邸送劉貞士還江南

春雲和雨暗西山送爾離亭不忍還已約後期旋
執手致辭前路一開顏郢中白雪歌猶在臺上黃
金事等閒豈似暮年詩賦客空傳蕭瑟動江關

望少林寺

嶺勢漸窮山寺出巖巒一往夕陽通紅樹亂噓鐘
磬後青山倒景樓臺東凛然客子欲歸去何處樵
人來徑同不知三十六峰月幾夜秋光流梵宮

又

曇摩面壁石何處紅雪深寒難獨行盡日千峰落
翠色有時萬木吟秋聲雲霾大澤龍虵氣月皦空
山鸞鶴情枕流漱石復誰是鼎鼎百年虛我生

宋中古蹟四首

馬首東瞻落照邊宋中遺蹟已茫然襄公培壘空
秋草閼伯邱墟秖暮煙雨漬沙隄時偃樹水侵官
道半牽船當年勝事銷沉盡惟有鄒枚詞賦傳

又

漢庭寶玉賚宗功梁孝樓臺起宋中兔苑詞人朝

對雪龍旂宮輦晚臨風松楸露下依然白菡萏秋
來強自紅慚愧茂陵多病去倦游心曲為誰雄

又

巖城萬雉鎖重闉白馬西歸舊作賓事去商周封
恪渺地鄰齊楚戰爭頻鴟飛何處聞秋雁星貫餘
光化夜燐惆悵霸圖千載後尚聞周德頌遺民

又

樂府猶傳烏鵲歌青陵臺畔痛如何雲霞不染羅
衣冷楊柳生憎翠黛多化鳥人歸終窈窕求凰客
去自蹉跎宋王陵墓誰相問斷碣寒煙總不磨

宿州道中

寒渚蒼蒼百卉萋天風驅雁過隋隄淮徐舊甸浮
雲冷芒碭群山落照低神母夜號爭赤白祖龍春
狩滯東西只今萬國銷兵日依舊清塵送馬蹄

望八公山 壽州

八公山倚夕陽邊望入寒空意渺然秦氏兵戈餘
草木淮王雞犬總雲煙三洲遠渡青天外一雁歸
飛白露前歲晚萊衣猶未著湖山何處學神仙

秋海棠 一名斷腸草

蜀府名花已渺茫江城晚卉自芬芳居然有色同

春日豈爲無香怨夕陽小院微風迴笑靨空階多
露試啼妝時違不及梅花騁獨立清秋易斷腸

秋齋北歸經懷遠山中

秋色滿空霜欲飛濕雲淨盡風吹衣紛紛群木正
黃落隱隱一峰猶翠微淝水帆高舟子出塗山石
滑行人稀故園極目尚天際北客不同南雁歸

秋日同武茂才辛太學家兄文啓游雙泊
河

雙泊河濵帶石田清霜落木響秋煙正憐鴻雁孤
城影却羡登臨九月天楚客魚鹽通野市吳姬庖
湢在江船漁燈社鼓疑重見父老猶傳集鳳年長葛舊屬潁水昔黃霸有異政鳳凰來集今故址猶存

潼關用崆峒元韻弔孫司馬

漢京形勝枕雄關指顧山川一掌閒地險半開函
谷月天青惟見首陽山中官賜劒來何疾司馬麾
戈去不還萬古黃河流血淚春風慘澹旅人顏

遥哭楊貢士臣石

憶别梁州値亂離傳聞生死總堪疑嵴函地迴書
難到江漢天遥夢豈知高士宜登皇甫傳大文寧
媿蔡邕碑干名還識非君意不敢臨風哭楚辭

登龍門山 河津一名禹門

禹門山色碧千尋萬古長祠夏德深河自懷襄開
草昧人因疏鑿重登臨風雷實見魚龍氣雲水虛
涵天地心不信滄溟難可到桃花竹箭尚浮沉

又

飛閣凌空四望開崑崙倒景入樓臺九州地勢東
偏去萬里河源西極來曲棧遥通天一綫危檣直
下浪如雷玄圭蒼水何年夢漢武秦皇未易猜

夜

孤館疎燈雨復晴空階獨立夜無聲雲歸澗樹沉
餘黑月過山樓入太清遠道庭闈難計日中年兄
弟易關情春風是處吹河水鄉夢遥同到洛城

擬唐人早朝呈兩省僚友之作

三殿風清鐘漏遲千官鳴珮點朝儀南山曉霧開
銀燭北闕晴雲上玉墀歸騎遥分隄柳外宮鶯輕
囀落花時共看簪筆承明地會詠羔羊有素絲

上林早春聞鶯應金藩司教

西苑逢春曙色開東風拂檻散芳梅池邊弱柳垂
垂出枝上流鶯宛宛來殘雪聲寒鳷鵲觀朝陽啼
近鳳凰臺矢音欲奏卷阿頌摛藻終慚吉士才

山左贈雲贖

十七年來過景看天涯離思兩無端烽煙南國歸應晚（甲寅漢中嚴警予自兵中歸里）兩雪東山夢亦寒阮籍窮途雙眼在虞翻知己一人難多君湖海心猶壯百尺樓高話夜闌

曉發東昌

霜落嚴城霽色開前瞻林杪鬱崔嵬海明日候雞聲出嶽迴雲隨雁影來逃頹同高巢父塚帝秦餘恨魯連臺還思靖難干戈際志決身摧萬古哀

京師別曾一南孝廉（曾江右人今籍江南六合性至孝語及家難輒泣下）

敝裘逆旅風塵日傾蓋結交忠孝人庾信哀吟且一賦高紩泣血將終身此生懷抱為君盡何處登臨非我春洛水吳山二千里華文清夢時相親

夢月巖詩集卷十四

夢月巖詩集卷十五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七言律詩二

無才五首

無才應棄盛明時三點歸耕洛水湄鸞鳳自騫天上羽鵷鶵誰借日南枝清宵獨勸揮杯影長夏高吟漫興詩懶惰心情因老大歲時貧病更支離

又

先皇功令勒旂旂天下才人就範圍廚饌豈關東漢目鯤鵬真見北溟飛百年士氣風雲在萬里行裝匍匐歸不是鉛刀能礱礪難將腐草變光輝

又

計偕欣值戊辰年北望龍飛利在天舊按容臺宗伯禮新推東閣相公賢絲綸溫語傳鸞掖蓮莆涼廚賜彘肩（特諭考官加意遴才 又 賜御饌勞之）莫是文章憎命達　至尊親為選青錢（乙丑春榜前臚者皆　御覽手定）

又

燕趙悲歌士不逢塵沙盡日蔽堯封金臺風邈還求駿滄海雲孤孰好龍古道餘寒餐沆瀣曲江清水夢芙蓉年華老大今如此慚愧　君親百事慵

又

先臣舊業澗瀍濱。橡櫟年收未是貧。種種髮憐親七十。雙雙影共弟三人。即看蠹簡寒生篋。何似羊裘日采薪。少壯不勤生事苦。河干應自負漪淪

下第後寄郭大渭石

客舍招尋不易從。却於馬上數相逢。驚攀宣武門前柳。憶別慈仁寺裏松。此日下帷還靜夜。他年攬轡未衰容。人間多少難酬事。雲壑何能便寄踪。

懷庶祖母楊太君

黃鵠空聞五十年。初遭多難隱山煙。少時舍弄猶

堪憶。他日陳情亦可憐。諸女共牀身見長。餘生百藥手調全。涼風昨夜吹歸夢。親到霜顏白髮前。

喜李王二生過訪候館

高齋白日落青苔。兀坐驚傳二仲來。海內交游吾亦少。天涯懷抱爾同開。江雲度影隨歌曲。徑菊浮香入酒杯。玉樹已慚衰鬢倚。秋城莫遣晚笳催。

春旱

去冬無雪九十日。新年不雨將十旬。幾家煙火靜白日。是處溝洫生黃塵。井繘汲窮半濁水。糠粃掃盡猶殘春。三賜田租兩巡狩。無食何以愁烝民。

雨不下

細雨若塵風復吹。風吹雨絕淚相隨。雷霆不助神龍怒。蝃蝀翻成貝錦奇。博帶儒生朝鬻餅。短衣租吏夜收絲。普天霖雨關群命。野老恒饑何足悲。

過郭雲門父執林亭求得畫幀賦謝

巖居林卧世緣空。許過東籬問菊叢。已到十洲天地外。還遊五嶽畫圖中。芙蓉自濕秋峰雨。松檜能生夜壑風。何處山阿并在眼。楚騷哀怨復誰同。

弔方孔文先生 諱國煥別號水心歙人

萬國賓王雨露寬。逸民齊舉列周官。首陽婦笑歌

薇蕨。湘水人疑佩芷蘭。四壁徒存心有血。瀝血題壁詩四首九原如作髮衝冠。先臣忠孝遺經在。江北江南淚未乾。辛巳先忠節殉洛難曾註孝經行世

聞家任菴言黃山之勝

黃山清峭擬蓬萊。良夜高談醉眼開。片石亦能齊日觀。餘花猶可秀天台。峰頭香雨隨龍過。松際仙雲帶鶴來。我欲凌風升絕頂。與君還泛紫霞杯。

羅夫人廟 陳州秋胡妻也或云羅敷非是

玉貌長疑結帨辰。羞於堂上問慈親。擬將朱茀迎官舍。翻把黃金贈路人。溪水清還明遠日。桑條密

更暗殘春荒祠萬古芳魂在莫向寰中化妬津

五舅出守金華代家君寄

十年蘭署炙餘芳怨別燕山又越鄉晚識臣心同似水秋憐客髩獨如霜山橫函谷人千里江過錢塘雁幾行聞道金華洞天秘衰顏丹藥可相將

次亳州

譙國南來涉大川梁園東盡楚西偏居人曉集千家市估客春愁萬里船精舍已空亡漢日古祠猶憶祀商年誰知江上勞歌者漫歎長吟獨扣舷

雨後行經天長

初霽微風野燕飛江城南望轉霏微楚山半濕危峰雨淮水斜明遠樹暉田婦素裙迎鷺立牧童青笠坐牛歸莞蒲滿地蠶桑少流火驚秋戒授衣邑宰俞勸民樹藝是識治體者

揚州

西苑離宮鎖翠微錦帆清夢幾時歸秋山月冷無螢火夏木風多有燕飛桃葉渡頭初洗甲楊花曲裏又沾衣洛陽回首腸堪斷莫向江南望夕暉

二

龍舸雞臺總廢墟廣陵潮信近何如兵銷燐火思黃蓋野葬衣冠痛史魚邗水蓮舟風色冷蜀岡松徑月明虛南朝諸鎮金牌撤不用聊城射矢書

三

淮海東來列漢營將軍誰復嗣西征晉陽興甲非無意許下遷都亦有名雲黑旌旗飜夜水天清笳鼓響秋城尚餘詞客登臨處忍見雷塘土欲平

四

麴塵楊柳暗紅橋六代繁華未盡消春草煙生金馬埒江花月上玉人簫詩投東閣朝來傳酒坐西亭夜聽潮惟有平山堂上客風流名姓在漁樵

家杲村先生招飲許園泛舟至法海寺即事

名園深鎖少城煙仄徑斜通野市船日午陰移穿石樹風吹香過隔湖蓮紅妝游女香疑畫白袷山人望若仙瑤席晚涼更巨笋花宮清梵入歌絃

董江都祠即故宅

一經不媿大儒名三策居然甲漢京舊第至今思故主荒祠終古對蕪城長沙有傳相先後東閣何人足重輕聞道郡齋遺井在寒泉孤月夜偏明郡衙有董井

史司馬墓

殘碑落日照江濵司馬荒墳感路人周鼎旣遷無義士武庚猶在有頑民園陵南望山相向（墳在梅花嶺南向）培壘西偏水未湮（舊城壕痕尚存）記取中原龍戰後蕪城風雨葬孤臣

江船抵金陵用少陵寒食舟中元韻

大江高樹動初寒脫屣褰裳未著冠白舫揺從雲際出青山卧向月中看天迴浦口空秋色峽折磯頭響夜湍鐵鎖已開南北限金陵還似舊長安

金陵雜感十首

金陵猶是帝王州六代繁華指故邱宮市直通芳樂苑漏鐘高出景陽樓錦袍客侍春江宴玉樹歌從月夜遊賺得御溝花下水年來羞向野牆流

二

洛陽烽起市朝空戕表瑯琊勸進同地坼秦關通內外天留晉室互西東但令江左夷吾在豈畏荆州處仲雄依舊石城江水上寒潮寂寂動秋風

三

朱雀門前麗日遲晉王兵入破陳時殿中虎旅休傳箭閣上蛾眉正賦詩桃葉春風吹戰艦桂宮明月照降旗可憐留得臙脂井還使長城爵拜隨

四

秋草離離白露晞鍾山原廟但斜暉有時雀鳥來金殿無復熊羆守翠微較獵蠻兒中夜過卷衣宮女化雲歸誰知鼎去灰飛後黃屋重瞻拜總帷

五

鳳陽佳氣望中孤牛首山雲入有無青蓋不歸新洛邑黃金將貢舊幽都殿前男子還乘犢河北王郎亦撰符他日傳疑南史氏龍蛇同盡一何愚

六

丹樓綺閣自逶迤內殿還聞選少兒主第新歌旋被幸回中故劒復誰知河乾烏鵲爭填日蘭死蘼蕪罷采時天意豈猶憐薄命不教宮井葬臙脂

七

孤舟迨遞入長干複道交窗映畫欄二水秋濤愁裏聽六朝春草夢餘看重尋舊侶烏衣少徧採新聲玉樹殘惟有忠貞祠宇在常縣江月照人寒

八

舊廟丹青遺像空雞鳴山下恨無窮麒麟氣在雲霄上熊虎占歸日月中莫向金陵尋故第好從鐵

劵問群雄良弓高鳥同歸盡采石江寒起夜風

九

元武湖邊秋色多先朝版籍重山河百年事與黃圖去八月人從白下過獵火夜深明野岸漁舟曉唱入煙波後湖舊有黃冊火禁甚嚴漁舟不得入今其禁弛矣即今王氣歸　眞主巡狩猶聞納稼歌上諭吏民崇實務本德意甚厚

十

蘆荻洲前孤月明鳳凰臺下晚波清賦傳哀怨江關客詩擅風流供奉名春雨山移京口樹秋花舟隱石頭城先臣舊業居人識故國重來涕泗橫先忠節任南大司馬

送吳木欣遊粵東兼訊屈子

延陵之後世多才萬里乘風實壯哉青草湖連湘女廟素馨花滿越王臺雲開曉艇攤書卷月隱寒燈對酒杯聞道三閭苗裔在煩君親見楚騷來

靈谷寺贈雪亭上人

靈谷梅空山徑蕪殘僧新起半浮圖松連石色寒生榻竹引泉聲響到廚三伏雲峰多變化六朝煙月總虛無惟留惠遠休長夏還許陶潛醉一壺

登牛首山

牛首雙峰一望通諸天縹緲正難窮樓臺勢與雲飛動巖岫形隨徑異同松際煙殘僧飯熟石邊泉響客愁空却因接引凌高頂又見遺宮草露中

登金山寺妙高臺今賜名江天寺

黿鼉窟裏駐扁舟靈鷲峰前望十洲海日倒從孤嶼出天風高湧大江流東吳形勝三山戍南狩鑾輿萬歲樓極目鄉關煙水外夕陽蕭瑟甕城秋

虎邱

霸圖灰燼劒銷光轉變千秋歌舞場地爲東南驕士女天留泉石見興亡樓臺遠映禪房靜花樹長

依酒肆香胥水陽山虛悵望清霜明月滿江鄉

五人墓

寒塘荒塚五人傳日落江南哭杜鵑俠骨欣從沙草瘞殘年省見市朝遷明君詎罪東京黨巧宦先歸北寺權憑弔不須私擬傳特書還待媿朝賢

姑蘇懷古四首

水落寒塘秋氣清登高愁見闔閭城餐魚劒進羈臣策食馬神成壯士名澤國艅艎虛霸業中原茶火失宗盟曾聞伯仲同三讓誰使江湖有戰爭

二

百花洲上幾人家尚有漁舟落日斜蓮沼香風紅粉墜梧宮秋色白雲遮伐荆師已酬窮士臣越威能得館娃莫笑夫差無意氣鴻門劉項亦同嗟

三

季札祠堂静晚秋高城疎雨獨相求虹橋柳色行将暗鶯脰湖光望轉幽冢世風流追泰伯東南文學啟言游十年哀怨思公子離黍餘音冀見收

四

陽山高望已堪悲曉霽還尋伍相祠去國爭憐同病客鞭荆忍見處宮師蘇臺麋鹿遊何處震澤魚龍浪自吹劎血已乾餘恨在銀濤白馬至今疑

西湖感興

兩峰山色近青霄十里湖光映畫橋舊種嶺梅存老樹新栽隄柳漸長條終年花事游難盡萬古春愁酒易銷吳越於今俱是夢何須煙雨恨南朝西湖蘇隄近始栽柳

又

畫橋丹閣總通仙春社秋宵盡可憐桂子月中金粟座荷香風裏玉人船樓頭樹色浮江水殿角鐘聲到海天一自六龍巡幸後湖山不記永嘉年

岳王墳

鄂王忠孝存今古荒塚淒涼拜蘚苔風雨常吹旗北向湖山遺恨詔南來宋宗有志寧忘戰張相何心亦忌才惟有臨安諸父老歲時蘋藻尚銜哀

靈巖山

靈巖山寺對孤城客到僧閒鐘磬清香徑煙寒低草色琴臺日暮起松聲扁舟紅粉將歸去兕甲黄池尚戰爭極目長空新霽後吳宮秋色最分明

江村

山麓江村轉翠微長林宿雨静朝暉青蟲抱葉蜎蜎動白鳥衝波湛湛飛少婦絡絲當野岸老翁搴網避鄰扉冷煙孤艇緣何事好檢輕裝作計歸

鍾山

鍾山原廟絶清塵石路松陰泣鬼神瘞壁已占當季子承祧何事立沖人風揺前殿孤燈夜日静空山萬古春南渡依然歸蔓草龍蟠虎踞自嶙峋

金川門詠史

金川北望日黄昏聞道燕師入此門不見古公傳季歷秖知太甲是湯孫風雷豈爲鴟鴞變江漢難招杜宇魂南渡降旗何歲月西山省恨舊乾坤

慶餘過訪虎邱時將之隴州

婁門修問子城隈使去登高望幾回風月閒時新雁到江山佳處故人來遠尋吳市勞舟楫復入秦川耿湖洄潭水桃花空在眼（桃花潭張別業也）十年懷抱幾曾開

鄭懋嘉重修休園招飲即事

真從谷口憩清幽更識閒情寄日休卧石仰看松影落憑欄俯聽水聲流喜招散客供縣榻恐有遺文滯選樓舍近無煩重置驛會逢佳日步來遊

送吳街南先生還宣城四首

鑿坏高士抱遺編擁篲諸侯不敢前習氏書存章武號陶家辭重義熙年孤松雲石千峰路碩果霜林九月天承訊先臣忠孝事因將殘淚送離筵

二

黃冠白髮話滄桑歷歷河山入渺茫海內英雄悲廣武傳中耆舊識襄陽秋風紉佩蘭多秀夕露餐英菊有香為問宛陵嘉遯客鴻飛逵漸路何長

三

經傳薪火溯淵源先聖云遙著作繁七制書成王氏筆六篇詩補東家言湖山此日供龍卧宇宙何人識鳳騫歸去敬亭觀易象一陽時節是乾元

四

真隱於今有幾人徵君歸與莫逡巡果哉已失清時望作者難同陌路塵湘水芰荷雖楚服首陽薇蕨亦周民　聖朝高厚留潛德將使巢由見化淳

周憲使方更先生言粵西風土

蒼梧雲際使臣星海漲天高路杳冥地入桂林多瘴厲山連藤峽盡丹青褰裳蠻女歌溪岸挾弩猺民譯訟庭我欲學仙勾漏去鯤鵬消息滯南溟

登樓

竹西歌吹罷揚州塞北浮雲入暮秋歲月於人如棄屣江山何處可登樓客心霜葉同搖落雁影天風各去留垂老庭闈違色養將歸宛洛問田疇

古意

漢家關塞動秋風秦氏樓中有夢通蒲類海深天正黑燕支山冷日微紅征衣初到逢歸騎書帛旋封望去鴻聞道玉門無代戍何時都護奏邊功

恭擬南巡應制十二首

羽林貔虎奉清塵革輅從容出紫宸侯甸三春徵夏諺徐揚五載見虞巡旌旗扈蹕風雲動草樹迎

鑾雨露新脫粟何須誇漢詔我 皇今日爲觀民

二

釋菜東山樂辟廱太平 天子重儒宗兩楹奠位辭千騎萬仞宮牆駐六龍黻舄上公承玉瓚章縫多士奏金鏞杏壇此日聞 天語御製五言律一首不數褒成漢代封

三

吉日春蒐車馬良前驅行殿列中黃非關七萃誇神策曾記三年伐鬼方推轂營門觀細柳巵游詞筆賦長楊彤弓旅矢元珍重應爲時清且善藏

四

岱宗滄海氣氤氳封禪空傳七十君虔告虞周式望禮唯鑣秦漢玉泥文千旗雲擁天門入萬乘雷鳴日觀聞喬嶽懷柔今再見百神應慰 聖情殷

五

聞道明堂有舊壇先王東狩此游觀虞廷黜陟當三載周室廉能計六官出日海邦皆執贄采風天使共迎鑾桑田靈雨隨春令更駕蒼龍命彼倌

六

神禹何年疏九河金龍白馬競洪波淮隄力盡千夫少海口功虧一簣多春水桃花還泛濫秋風紛子竟如何東南巢窟憂堯舜允僉猶勞問黍禾

七

江南暵溢有荒蕪詔賜王師所過租帝力自能通赤縣臣工何事繪黃圖地官摠秸開三壤澤國魚鹽益五湖淮海漕通艘百萬一時稽首聽嵩呼

八

大江東湧出金山駐蹕登臨碧漢間六代版圖看海國百年父老識 天顏澤歸鴻雁春風暖波靜鯨鯢夜月閒此日天心方眷德何須重險設江關

九

鍾山松盡寢陵荒 盛代隆儀答祼將抱器無人悲宋祀埋金何意笑荊王南天詒起風雲色北斗樽開日月光尚有白頭宮監在特須田祿供烝嘗

十

帝眷東南敕守臣農祥保介命重申度僧爲看青山衆織女因歌白紵貧諭吏民崇實務本漢史六條先大吏吳風三讓在遺民關譏更著清時令洗腆應多服賈人時停諸關商稅

十一

玉帛塗山憶昔年梅梁躬祀禹陵虔赤城霞起馨香裏蒼水神朝楻柩前師旅自頒天府粟疲癃還賜水衡錢（賜老疾人一金）游歌更紀吳山石萬古光華日月邊

十二

鈎陳星轉動雲旓弟子員增及草茅（詔加江浙生徒員數有差）要使天池鯤盡化會看阿閣鳳來巢王褒此日應成頌揚子何心復解嘲翹首漢庭簪笏地獨傷留滯在函崤

行經滁州

霜落豊山萬樹空滁陽城外思無窮乾坤似壓江湖上日月偏長道路中東晉河山還牧馬南唐關塞自飛鴻當年王氣風雲盡惟有孤亭屬醉翁

已巳春首汪太史悔菴來尹河南父老歡然謂其初政可施因呈此作

春城初雨靜氛埃太守褰帷問草萊洛邑元為股肱郡吳公真是治平才東郊麥秀迎風偃南國棠花浥露開聞道繡裳歌父老徵書翻恐漢庭來（公嘗出使琉球特賜一品繡服）

東都懷古應汪郡伯教

曾聞中土卜周王復見東都啟漢皇故國重來休極目昔人何處一霑裳斜陽秋影空西苑細雨春愁在北邙獨有吳公能薦士為君意氣欲飛揚

微雪至宜陽贈同年金雨如

石路山梁馬首東孤城遠水翠微中雪融春市朝為雨日暈寒崖晚作風元禮門牆懷刺滅（為言李卧衙先生存問）嗣宗車轍去途窮因君酤酒招良夜不覺愁顏醉亦紅

寄汝州王使君

洛陽殘雪動高雲欲寄梅花怨夕曛山色晴時聊佇望雁聲寒處不堪聞東來紫氣留函谷（公先令新安）南國清風在汝墳為道故人經別後帶長簪短正思君

出函谷關感賦

積雪新年氣未温飢來驅我出關門誰知阮籍窮途哭自報王孫一飯恩青草春生殘燒地白沙寒照夕陽村何時高卧北窗下斷水遥山招旅魂

初冬

初冬晚起忘朝盥薄暮單衣急夜碪寒日過檐微覺暖晴雲壓水漸生陰見招村社因成醉聞趣官

租且廢吟尚有黃花對青竹呼童將采戲相簪

陳留值雨

聞道中郎舊有祠逸才千載起人思孤城在眼行將近長路關心去復歧柳絮河橋風過處杏花村店雨來時平生懷古情蕭瑟暫止還成旅興詩

道中逢寒食

西望函關悔別家那堪寒食在天涯晚煙行色惟看柳細雨春愁正落花書寄故園伻可到夢回先龍路方賒何時盥濯茅檐下白水青山閱歲華

鹿邑官舍暮春夜雨分韻

春殘梁苑客淒其況復閒堂夜雨時繞徑竹深清響疾隔簾花重暗香遲燈憐華髮應無寐座對芳樽適有詩十載倦遊還授簡茂陵多病不勝悲

池鴛

新成池館靜無塵復見雙鴛出水濱豈謂畢羅能遠致秖緣文采故相親西溪羞對懷春女南浦愁看送別人莫道寒塘生事淺煙波是處有迷津

中嶽廟

閟宮清晝鏁金寮黃帝宸遊入絳霄月落蓮峰鐘鼓靜雲來松逕鬼神朝樓臺北望三川盡鎖鑰西連二華遙盛代久虔圭璧禮會興霖雨潤谿條時大旱

旅夜念舍弟天益將至隴州

窮居秖有弟兄歡歎歲還教行路難千里攜家囊可足終天哭父淚曾乾暮山鴻雁孤飛遠秋水魚龍獨夜寒信宿勞人如得夢隴雲秦樹更愁看

懷慶餘在隴復憶曩別有寄

十年爲客故園荒遷次逢君別路長處士僅存松菊徑美人還著芰荷裳關山見月應回首隴水聞聲自斷腸強欲奮飛從子去不堪毛羽日摧傷

澗瀍

想像元公卜澗瀍東征萬里靜烽煙殷墟欲秀宮前麥嵩嶽遙開石上蓮五等公侯朝覲地中原風雨會和年於今匹馬經行處荒塚纍纍夕照邊

送關進士崑生令浦城

製錦仙郎玉不如之官行李但琴書春郊緩種潘安樹秋水先通鄭國渠華嶽晴雲隨去蓋函關曉月引征車莫愁三輔終饑饉霖雨從今歲有初

孤村

習靜孤村事事閒衡門雖設亦長關茅堂石磴臨平野高枕疎簾見遠山鄰曲過欄驅犢去兒童發

笱帶魚還翻憐京國同袍侶盡日緇塵瘁旅顏

哭陳大行端

弱冠春衣問杏壇與君游息共悲歡兒童相識今垂盡宇宙浮生强自寬饌進庭闈堪感客被同兄弟每忘寒如斯孝友人無祿莫訝鄉鄰淚不乾

江寧虞新穎以諸葛全書見貽遥有此寄

吹臺東望石頭城高士幽居擬論衡吴魏何人如葛亮春秋此日著虞卿黄花門巷三山色白髮江湖萬里情鴻雁遥將書數字為言林屋待班荆

晚

高天落日下柴荆白石清溪是舊盟秋樹有聲來枕席晚山無語對檐楹霜前南橘書堪寄雨後西疇種復成覓紙自題書數字呼兒吟詠亦淒清

登嘯臺 尉氏

阮籍才名冠竹林荒臺徙倚企遐心爭知廣武英雄歎翻作蘇門鸞鳳音四野茫茫空草樹孤城寂寂倦登臨風流獨有蓬池詠宇宙何人共嘯吟

第五弟謙寄食隴州聞其歲暮當歸予復東行遥寄三首

汝隨妻子入函關時有音書寄隴山見說思家難强飯可知望遠冀開顏故園秋好人應至澤國春寒客未還他日一樽相對飲看予雙鬢總成斑

又

譙國年來作旅人登高北望故山春短牆似見梨花出曲徑應添竹籜新筋力欲衰仍寄食詩書將廢更沾巾鶺鴒原上懷兄弟知爾歸裝依舊貧

又

夢月巖前是影堂歲時灑掃漫焚香二人何處栝棬在孤子終天涕淚長故宅草生時雨後新阡松偃暮雲傍即今燈燼寒窗夜猶夢傾尊共一行

睡鸚鵡 和家秋崖

畫欄春晝綠衣閒懶向東風語小鬟院靜不聞金鐐動簾虛猶見玉人還敢辭香稻成高臥却悔雕籠夢故山同調忽驚能賦客為君目倦更開顏

夢月巖詩集卷十五

夢月巖詩集卷十六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七言律詩三

第五弟謙鄉舉後至鹿邑省予將抵家園喜成三首

曾寄音書天一涯忽停鞍馬日初斜東來楚水遥聞雁北望燕山擬看花白露霑衣寒亦好清秋沽酒與方賒故園歸去猶千里行路何難直抵家

又

先公曾敎汝爲文見說清才早出群懷璞淚還悲

卞氏棄繻年已媿終軍閒庭几杖違春露故壟松楸踆暮雲（予客鹿經歲矣）寸祿微名親不見終天餘恨寄殘曛

又

我祖發祥餘故宅青巖明月隱荒村（先祠在夢月巖下因先祖夢月而生故名）平沙泯泯緣松徑疊石高高啟蓽門歲歉東西分逆旅秋成朝夕共饔飧巡檐亦有梅花樹疎影寒香到酒罇

遊金泉寺即事

清秋古寺寂無煙乘興登臨意渺然天畔群峰來几案日邊雙鳥下原田山僧沽酒非耽醉靜女拈花亦解禪（時有妓）獨有茂陵多病客珠林徙倚酌金泉

甲戌九日病起同山中兄弟作

去年梁苑望京華今滯周南歲月賒澤畔行吟成白首山窗卧病對黃花勸酬他日俱無恙珍重吾生亦有涯三徑幽香同采佩美人相憶在雲霞

鄢陵逢冬至

年年令節客他鄉處處殘杯勸夕陽葭管從敎今夜動梅花不是故園香三亭積雪迷歸騎雙洎餘

氷阻去航往日窮愁消幾許繞添一線即爲長

聞許崑伯明府言閩中山水

聞道閩中山水奇壯遊十載幾曾知江郎石冷吹楓葉蘇嶺雲香濕荔枝吳越才人乘傳過琉球使者貢琛時普天無限分南北會借風帆慰所思

冬杪行經郟縣訪金靜庵明府

汝水流澌臘月天龍山晴帶萬家煙武城入室因公事單父鳴琴獨少年開帙還驚書滿架投壺那惜酒如泉倦游頗有文園渴敢借臨邛一醉眠

洛陽春興八首

華林一夜聽啼鶯萬戶春聲滿洛城中嶽忽開雲欲盡遺宮何處草還生河山遠倦征人目溼雨長閼故國情爲問昇平諸父老曾經酺賜漢東京

二

曉日關城思寂寥元公遺廟在青霄澗瀍春水環沙嶼郟鄏雲山帶石橋盟府丹書悲舊社戰場金鏃認前朝孤臣碧血千秋在歌哭蒼天恨未消前辛巳李自成陷洛郡先太傅隨福恭王殉難於周公廟

三

少室山南隱翠微洛神祠畔正斜暉蓮花故向青天湧柳絮能禁白晝飛鸞輅夜清聞玉珮鮫宮春暖護珠衣陳王詞賦空流水夢覺黃初事已非

四

極目愁登萬仞臺隋宮晉闕總蒿萊羊車月下遊何處龍舸天涯去不回西苑花殘村雨暗北邙松盡戍煙開可憐十代園陵在寒食誰澆酒一杯

五

賈傅文章未易逢汨羅投賦欲誰從鳳能翔羽天難到魚可吞舟海不容舊日祠堂臨曲水新晴墟落對高峰驚才絕艷俱如夢惟有東風過暮鐘

六

石闕東去水悠悠想像春帆郭李舟望若神仙應避世名歸黨錮重封侯雲開洛汭山光遠天壓成皐樹色浮一自顧厨羅網盡於今人士少風流

七

陸渾山下二程墳一帶峰巒秀不群地以昔賢開絕境天留吾道在遺文中原日月林間出萬古煙雲戶外分東觀南宮俱泯滅經傳薪火獨思君

八

白首山中可著書黃河曲裏有高廬鳴鳩乳燕春應好金谷銅駝事總虛蘺月夜深明戶牖松雲朝滿濕衣裾先公故業惟忠孝祖德吟成樂有餘

行經新鄭

舊國東偏驛路開輕風南陌靜塵埃川原浩浩隨雲草樓堞蒼蒼上雨苔巷廢誰憐京叔美祠荒還紀國僑才元臣華表停車問欲采芳蘭薦夜臺高文襄公墓在城北

重陽前五日佟青士茂宰招集萬泉寺分賦

使君攜客問巖阿古寺煙霞向晚多密竹流泉人

不見空林鳴磬雁初過一時良會兼山水十載殊方幾嘯歌他日登高筋力異黃花滿眼奈秋何

靈山寺 宜陽上有周靈王塚因名

遼谷縣厓徑始通諸天猶隱翠微中門前苔長生雲石階下泉鳴落木風韓國城闉秋草在周王陵墓夕陽空秪聞百尺澄潭上時有蛟龍護梵宮

去永寧道中寄佟明府

曉出關城酒半醺晚煙村舍未全分晴風拂樹還飄雨落日縣山欲斷雲游子驚寒攜蕙帶美人端飾倚蘭薰龍頭山名應踐明年約莫為山靈擬勒文

詠史

漢家天子重邊勳細柳營門閉夕曛易卜師中惟長子禮成閫外是將軍金鱗甲冑明關月玉輅鸞和扈陣雲何事周王勤七萃哀歌黃竹不堪聞

上清宮 洛陽即唐玄元皇帝廟

柱下遺文屬老成神宮千載祀周京空山日出生虛白遠水雲開見太清松古曾棲緱嶺鶴鐘殘猶聽上林鶯乾坤消息歸芻狗不見關門紫氣生

又

東周形勝尚依然西去猶龍不復還仙李虛無朝獻禮猗蘭悠遠降靈年客來函谷秋風裏雁去王城夕照邊不見尼山車馬跡空令遺史到今傳

伊闕覽古

何年伊闕奠東京忽愴登臨萬古情山斷似存神禹蹟天清猶見洛陽城水樓風靜孤帆去石室雲深一磬鳴欲問元公舊祠宇憑欄滿眼暮煙生

信陽懷何大復先生

浩浩松風響澗阿信陽城下漫行歌客傳白雪音難和士附青雲怨易多桐柏山高還暮靄江淮源遠自清波美人北渚牽餘思欲采芳蘭奈若何

黃陂道中旅望

蕭瑟江關未凜秋楚天南望思悠悠左徒哀郢知遺恨太史浮湘感昔游阪路迴風松葉響渚田新雨稻花稠山程水驛經行處沽酒閒銷萬古愁

漢口

江長漢廣接天涯煙火樓臺十萬家大別寒雲空外盡芳洲落日望中斜春臯游女蘭為佩秋水漁人桂作槎抱甕忘機何代事秪今簫鼓競豪華

秋日南樓感興

夙齡遙思屬南樓懷古登高壯此遊江左衣冠空

寓懸洛陽陵闕自神州吹笳日動千山暮擣練風悲萬戶秋解道元規清興劇月明深坐靜邊愁

登黃鶴樓

黃鶴樓高秋氣清天風吹下武昌城大江日夜流何處萬古登臨遣此情鸚鵡洲空芳草綠鳳凰山近夕陽明笛聲縹緲聞霄漢曾向仙人道姓名

登高觀山感賦 山在武昌郡中

南湖風起白蘋煙一帶青山秀可憐雲裏聲回衡嶽雁天邊影泛洞庭船百年強半慚嘉遯五畝將歸問阪田不見黃童江夏士高秋獨立意茫然

門人王庚士秋試被落作此慰之

聞道夷門行路難蕭條囊篋敝衣冠梁鴻原不因人熱范叔何當至此寒魚釜煙空虀味少螢窗秋老葉聲乾殷勤爲解枋榆笑六月南溟息羽翰

雪

密雲微霰集江干遠戍孤城取次看初響篠叢疑作雨漸盈花砌欲生寒煖分廚火開樽易凍合鄉山行路難何日洛陽歸倦旅柴門深處卧袁安

遊西山靈泉寺 即孫權避暑宮故地

郭外山光上客衣爲尋幽勝到巖扉鐘聲欲逐流雲動松影遥分曉日微晉寺依然龍象在吳宮何處雁鴻飛暮年詞賦虛緣業蕭瑟江關猶未歸

九曲亭 蘇子瞻建子由作記

九曲亭荒一徑偏殘碑文字尚依然風吹西塞松間雨日落南湖草際煙郡望齊安還此地黨分元祐自當年即今宋社銷沈後水遠山高憶昔賢

武昌夜雨再哭楊臣石 楊秦人

罷采芳蘭惜暮春楚天風雨暗三秦正憐山溜清魂夢忽聽江濤哭鬼神今日九原如可作爾時一坐覺無人殘燈攲枕拋詩卷落盡瓊瑰夜向晨

重遊靈泉寺贈平野上人

靈泉佳勝虎溪同載酒重來問遠公萬戶新煙迷渚北諸天返照見江東松間風定聲聞寂花外雲開色相空醉向石巖分手去幾回搔首望龍宮

梔子花 武昌署中作

三春愁眼倦風塵薝蔔花開入望新遠影欲空清夏色幽居如對素心人暫依香座欣同氣不近珠簾畏損神結實成陰應自苦嫣紅深紫莫相嗔

武昌五日

五日新晴氣未暄巡檐遥見鵲翻翻城中擊鼓迎

湘女江上維舟弔屈原鄂渚蘭風吹滿巷樊山松露落當軒踈簾高枕觀周易盛夏微陰客思煩

每憶

每憶沙村孤草亭前簷石鴫萬松青閉臨逸少來禽帖細註浮邱相鶴經簾幕夜寒山氣重衣衫晨露野花馨誰堪晚節終年別目斷秋空夢翠屏

蟂磯

青山窈窕出蟂磯古廟頹垣鳥自飛蜀道無人悲望帝楚雲何處弔湘妃諸兄割據風威似列婢弓刀粉畫微蕭瑟江關聊極目永安宮畔正斜暉

月夜發汝州 時至自楚

征馬嘶風度石橋亭皐霜動葉蕭蕭月中鴻雁聲高下天際芙蓉影動搖 北望少室 鄉路漸於周甸近旅魂還自楚江招登臨目倦川塗異不為悲秋亦寂寥

岳少保先塋 湯陰

梓里猶傳儒將名千秋忠孝見佳城忍教故壟睽南渡思妥先靈奮北征古隧修除金小吏殘碑紀載宋諸生秖今風木悲寒夜鞏洛園陵月共明

悼女 第五女殤子哭之慟閱月不能搦管篤次北上至邯鄲始成三首

免懷曾賦太冲篇癡笑嗔啼盡可憐學母畫眉明鏡側呼爺問字綠窗前憐余搔髮三千丈為汝忘憂十二年浩浩陰陽朝露逼瀕危猶自籲蒼天 女將死呼天

又

隨肩阿姊好無尤坦腹佳兒實相攸寒食羹憐廚婢淚斷腸碑感路人愁雁鳴銀浦空垂幕鳳瘞瓊田罷築樓永訣未能辭病母九原難瞑去時眸 呼母而絕

又

問寢堂前繼櫛辛病中衣屨總無塵將雛未出芳春候浴繭難留盛夏辰 病時猶伏雛飼蠶 白晝風花庭院閉青郊煙火墓田新天涯回首腸堪斷十載恩勤倍愴神

秋日遊大覺寺因柬友人

古寺秋深滿院苔山僧啓戶磬悠哉葉輕將墜風旋起菊冷方含露浥開一水相鄰堪洗憒諸天絕際更登臺東林舊侶如尋問為道陶公載酒來

晤王五夢九於鄚縣因贈

茂草頹垣潞水湄憐君避地此棲遲詎同張儉投

門跡亦詠秦嘉寄婦詩岐路雲山高望處故園松菊早霜時洛陽驛使書能寄須報遄歸已有期（時約與同旋里）

留别毛明府兄弟及署中賓友

倦旅停驂冀北陬西園飛蓋見風流一時賓從皆殊列他日林亭幾勝遊滄海曙時雞唱咽盤山雲際鴈聲愁黯然離思生南浦一夜新霜報白頭

燕京秋夜

林杪秋聲悲客心高軒遥夕塹窺臨金臺月照千門柝碣石風吹萬戶砧晚籍低徊羞短鬢誰家杯酒許長吟平明僕馬緇塵裏還受西山爽氣侵

重陽後四日答中書舍人李方來東寄

寒風蕭瑟知無賴暇日招尋幸有君竹葉銷愁拚舊債菊花驚眼對奇文仙郎許擁青綾被倦客煩書白練裙詰旦莫嫌相詣早吟成歸路正斜曛

雲棲嶺感賦

天畔群山勢不平登高欲賦客心驚松巖雨細猿寒嘯花谷雲深鳥暗鳴水碓暵餘惟草宅火田兵後少人耕幾時村落還成聚兼遂林泉吏隱情

寧鄉關（舊有軍戍道可行車今廢）

輕雲欲盡見遥山寒峽中開出廢關三載兵荒孤戍在千村煙火幾家還新田野麥沙邊綠古轍寒花石上斑父老猶傳輸輓日時清軍吏破愁顔

宿廣濟寺有感

信宿東林夕坐遲年侵身遠夢常悲幽花浥露濃濃濕古柏膺風發發吹晚籍何心微祿至故山猶憶耦耕時曉鐘欲動催人吏雲起前山路尚疑

北郭感興同舍弟天益

十里松陰接翠微晴雲冉冉上絺衣班荆坐聽樵柯響度陌行看饁餉歸紫塞風高軍戍冷黃河秋漲客船稀眷令原上時相望取次吟詩意不違

秋日道中新晴懷雲曠

塞上秋高葉正紅征夫宛轡意忡忡原田深愛連宵雨巖谷虛含向晚風微祿可能招客至故人何處泣途窮山村啼絶荒雞候慷慨揮鞭五夜中

病起序慶餘詩成復有此寄

把君詩卷靜時開病起懷人觸緒來書寄河氷魚弗鬱夢登山石馬虺隤客中遇物應乖興老去忘機不減才洛紙寧因皇甫貴同傳好事莫相猜

暮春酌酒與客

飛花欲盡風兼吹滿酌勸君君莫辭天下英雄復有幾人生富貴須何時朱顔鏡朗自相盼白雪曲高誰賞奇不向東園日取醉芳菲空負經年期

太原覽古

郭外秋山帶遠村登高極目正銷魂天邊鳥道縣勾注塞上龍沙接薊門古渡煙波風浩蕩遺宫霜草日黄昏當年死戰悲寧武餘恨茫茫未可論

三泉與六弟言别

芳林聯巒過清溪祖道山村惜解攜藥裹遠隨調宿病詩囊親授覓新題棠華春晚香猶發雁羽雲

高影不齊别後三冬文史足鳴鑣須爾入金閨

晨起

訟堂晨起接移文頓坐停披已夕曛吏散松陰衣影動人耕山靄語聲聞文翁書塾春前設荀令香鑪夜半薰伏臘几筵無長物秖將清白對先君

飲王秀才西崖泉舍

西崖精舍自天成暇日來遊盛友生雨過高林初繫馬風回虚谷更聞鶯檐前垂果供盤脆屋裏流泉入甕清但願時和兼吏隱春城比户聽書聲

汾陽感興

獨上高城望所思煙光林杪遞參差綿山落日龍歸後汾水秋風雁去時歲月悠悠身欲老川原歷歷路方岐西河遺教多文學問業何人共說詩

龍山寺訪柏山和尚

龍山佳勝自何年獨往盤迴意渺然石室深從開丈地香臺高可近諸天夕陽明滅隨巖岫春雪銷凝異澗泉疑是匡廬逢慧遠漫勞相送虎溪前

賦得庭東老松東胡季子

蔓别幽人在石關曉看松影失塵顔常於白晝通寒氣不附青雲蔭遠山龍爲好真忘化去鶴因巢

久故飛還流膏欲寄餐霞客目盡空蒼響未閒

送顧懋園之太原（顧爲王刺史琦圃幕客王卒後相依蕭寺數月王歸葬乃去予因高其誼贈之）

蓮花幕裏數相尋秖樹林中和短吟客舍幾人同涕淚天涯何處又登臨翻因别日難成賦倘遇回風可嗣音聞道并州霜雪苦一杯將進更霑衿

讀阮亭先生集

獨立空山萬象孤凡今誰並古爲徒清風雅奏周卿士白雪騷才楚大夫坐對松巖天籟合攜來花隖國香殊十年紉佩思伊美固植姱容可似無

樓夜懷慶餘

搗練聲寒夜欲分倚樓馳思賦停雲月生遠樹明初見水落空山響更聞老去龍媒猶識路高飛鴻羽未離群河橋只在天南畔夢采秋芳一問君（時慶餘客孟津）

又

書疏相聞到旋開詩篇數寄橐仍回三吳以外誰高下萬古中間獨往來眞有夜光縣後乗敢將山木構崇臺并州九月霜如雪為奏陽春變冷灰

漫興三首

凡今作者盛吾儕倡和悠悠果孰佳漢後語言俱太盡唐初聲律未全諧雲英欲化勞光采風實難餐墮雨霾粤嶠秦川千萬里美人渺渺滯余懷（嶺南屈子秦中李天生皆愛而不見者）

又

今時復見古人才勝致天成詎我裁太白星精生錦里（蜀中傳濟菴作楫）華陽館客在金臺（大興李濟存錦）清迴大海波瀾濶翠鑿深山戶牖開自到遼東逢二仲騷情雅調不須猜

又

我愛東山狂李白仙才復見幾人同黄河自許來天上白雪誰能和郢中早識漢宮生禍水（飛燕倚新粧之句）還悲楚塞失雄風（君王棄北海等句）於今惟有清河氏餘韻流風尚不窮（張書登大有也）

秋夕讀思亭集

欲采芙蓉水一方美人高唱在滄浪曾聆南國紅鸚鵡似吐西京白鳳凰風歇幽林猶振響秋空遠岫欲飛霜自憐膏沐終無賴却扇迴看泣數行

賦得季鷹思歸東友人

季鷹才藻本無倫潦倒東曹狎薦紳白露高秋生

遠思黄花佳句絶時人鱸魚作鱠非關味蓴菜為羹不厭貧相詣何須頻折柬興來同醉甕頭春

秋齋懷張天門吳廷揚諸同人

天際雨餘秋欲空白雲一西復一東雁去猶聞野水外葉飛多在深山中顆顆離憂不可寫茫茫世事無終窮并州一別動三載須我同人何日同

東王廉夫先生二首

千古文章屬宋中平臺以後復誰雄侯嬴老去夷門遠（侯朝宗）田鳳歸來京兆空（田山薑）童子敢將香草拾美人相望碧雲通洛陽紙價今何似覆瓿居然

溷乃公爾呈拙集

又

大文天地偶舒時草木何心臭味知九日爭傳楓葉句八閩僉誦竹枝詞先生詩予僅見九日及閩中竹枝詞將同翠鳥依庭畔果掣鯨魚出海涯他日過逢驚太瘦風吟雪臥爲相思

留別愚亭二首

林杪高城帶夕暉暫時樽酒莫相違柳遲春色看前路雁急寒聲送遠歸青瑣敢隨諸貴後素心應念故人稀疎燈獨夜看山雪手把瓊華淚滿衣

又

詰朝南陌客紛紛班馬嘶聲不可聞已撿輕函藏舊札更教小史錄奇文駿求遠市原無價龍失高雲尚不群恐值明廷問幽側莫將騷賦等閒焚

留別謝刺史

惆悵離筵僕暫存石州煙色帶朝暾黃河氷雪連句注紫塞雲山接孟門莊賦漫吟還對月虔刀欲贈更銷魂輕塵敢謂登仙籍前路悠悠未可論

奉別濟南夫子

微才不敢望崇階吏隱山城適所懷無意花閒成麗句有時松下對清齋鶉衣忍示蒲鞭辱雉彀何期麥隴皆此日鳴鑣向京闕二天高處淨雲霾

汾郡東張爾載

石盤山色翠煙虛昨夜梅花古驛舒四海同心誰似汝十年衰鬢獨愁予雲停江左思鱸膾爾載隨任江南予未過訪雪盡并南有雁書爲報琴堂多置酒緇塵先洗素衣裾

張爾載招遊卦山分韻山形似卦爻故名

勝日名山復此遊茫茫圖象衍林邱花藏巖谷紅猶斂松倚風濤翠欲流城裏絃歌春晝起坐中碁局夕陽收歸來光響元無迹一畫何曾爲爾留

春雪和顧愚亭元韻

窮陰何意復爲霖高卧閒門識素心柳絮無端吹凍砌梨花如夢到寒林初融粉堞春猶淺久積蒼山氣自深莫道瓊瑤容易報梁園詞賦重黃金

秋日寧鄉關有感

宿靄幽林曉自昏晚花殘照更銷魂秋山雁度黃雲嶺古戍人歸白石村官況清華惟水木農功寒雨爲饔飧停車陌上詢田父舊里千家幾復存

濬縣道中懷張二爾載

長隄煙雨暗征塵天畔孤亭望遠人別恨無端難作賦登臨何處不傷神暮雲黯黯黎陽樹春水盈盈白馬津更憶河梁詩句好比來情思覺逾新

行經湯陰贈同年吳少璞

東風南陌柳初柔清絕川原見相州山近邯鄲仍曲抱水分漳滏復同流美人爲政如高卧客子臨岐已倦遊尚有懷中刺將滅停驂珍重爲君投

懷張大翰仙

一爲邊吏去京華萬里難追博望槎迴雁遠峰書不至懷人秋水思無涯將尋勾漏山中藥未見河陽縣裏花早晚共酬身事了相從巖谷卧煙霞

再至漷縣贈陳判官孟門（縣治今廢并通州）

憶別畿南解佩刀重來荒甸意蕭騷雲沙古道村墟迥殘礫空城禾黍高薄宦於今同黯澹故人相念幾煩勞清樽良夜還成醉放眼秋空興自豪

天津寓目

海國陰霞靜不生千帆歷歷見新晴穆陵天盡關河渺碣石秋高島嶼明分使總持鹽筴計專城還駐水軍營濟川舟楫才難並剩有登臨逆旅情

天壽山

天壽山前御道長先朝陵寢未全荒青松落落吹陰壑白日昭昭下古牆一帶川原風浩蕩百年龍虎氣潛藏即今典祀仍修舉地下銜悲泣數行（國朝修復前朝諸陵眞古今曠典）

劉去華祠

身後何期諫議封荒祠凜凜見儒宗清流將盡緣中貴甘露先知變九重窮巷塵沙羅落日斷垣霜草失孤松高文千古傳黌序長使章縫有媿容（祠舊在學宮側）

龍泉山登望

林風颯颯肅荒祠獨立高峰有所思鴻雁爲寒飛近日白雲隔水渡移時關山迢遞聞清角陵寢微茫入亂陂作賦不成拚縱飲秋殘老至莫深悲

龍泉在山之麓因竟其源

空山日靜鳥無聲石隙淙淙獨暗鳴川谷潛流分衆脉泉源高出自孤清挹來茗碗消塵夢濕盡苔碑見古情未必爲霖須用汝秪應早晚濯吾纓

巳巳秋至湖上遄歸未渡錢塘時有山陰之思情見乎辭

剡中山水若何奇湖月峰雲儘繫思村徑香生開

桂後石房煙出焙茶時高秋錦樹虛巖瀨邃古金函秘禹祠此日倦遊還在夢可能重問渡江期

白燕

海畔春回雪已晞重來朱戶素心違隨風喜入梨花隱向日羞同柳絮飛玉鏡晨開初不見玳梁月落自生輝江南舊巷無相識皓首關門猶未歸

夢月巖詩集卷十六

夢月巖詩集卷十七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七言律詩四

野望

西山日落黃花戍滄海雲連丹鳳城目極鄉關如夢到秋空天地忽愁生居然晚節還羈旅敢以狂歌托聖明薄望不知郊甸迴心隨行雁更南征

懷武昌家兄

夜

靜夜悲風旅夢驚疏林寒月過高城掩書竹牖餘

清響罷酒花亭更遠明豈有宦情存晚計敢將歸興問秋成詰朝臨鏡看雙鬢定逐霜華白幾莖

送張刺史采臣入蜀

金門曉闢覲龍顏萬里褰帷五馬還橦布有輸王會遠芋田無訟部民閒春生隴首雲間樹天近峨眉雪裏山早晚徵書來蜀徼故人相待共清班

戊寅同刺史引見乾清宮門

又

曾於燕市挹清芬更羨高風天下聞奉召南州悲愛日陳情北闕慰瞻雲（初公以奪情知泰州力辭不就）白華自古誰能

補青竹從今獨有君始信文翁能化俗直從忠孝見殊勳

甲申元日早朝同俞扶九和李大司農

陽和道泰逢初霽劒佩朝正及曉春北極雲開雙鳳翼東隅日上六龍鱗旌旗乍拂青煙起梅柳還看紫陌新惟有元臣歌　帝載吉人屬和意何頻

倩扶九摹黃庭一帙柬謝

煩君墨妙寫黃庭爲我蕭齋潤一經但得養生同桂父何須取醉覓蘭亭寒餘窗雪忘頭白春待林光入眼青從此摩挲應不倦更將思夢乞餘靈昔人夢右軍授書書遂日進

寄懷錢祿公

華年書劒已從軍儒將翩翩實好文五石强弓時自挽千秋秘笈更多聞欣逢汾曲觀龍陣悔別緜山失雁群此日臺霜侵短髮引衣約帶爲思君

新晴過訪彭方洲宮坊

窮陰遥夜夢無情欲過城南問友生曉霽不期雲葉淨秋芳偏爲露華明到門冠蓋皆時彥入塾兒童若老成早晚不嫌相詣數塵中身事敢多營

哭胡徵君季子二首

緇塵華髮寄疎慵聞道高廬失卧龍佩帶長思紉野蕙征車猶夢駐園松百年流水終歸盡萬古名山自有蹤含笑呼兒傳治命麟經絕筆意從容徵君卒之前三日猶作春秋論十首

又

老去黃冠服亦緇塵途清士漫相知未能哭寢遵周禮敢續招魂賦楚辭落日燕山歸馬疾秋風汾水度鴻遲他年宿草將雙淚有道祠前灑斷碑

過訪陳健夫和元韻

負郭茅堂獨掩扉忽驚高士倒裳衣漫歌彼鳥求

幽谷或卜非熊在釣磯勝地自然清興發塵心終與白雲違林花開落渾無意不爲星軺駐夕暉

上元日喜陳健夫過我因留飲得人字

勝日逢君思亦新閒庭酌酒四無鄰巷回車馬栽能靜室假谿山未覺貧予所居有石池古柳香動蘭心猶卧雪青歸柳眼欲傷春盤餐麤糲難成醉好月相看不厭人

賦得老去詩篇渾漫興寄鹿有上

餘年習靜已知非尚有巵言未息機不敢逢人誇小技或能觀物對清暉春愁率爾吟紅藥秋興悠

然寄翠微更欲刺船從此去海天深處問音徽

西峰草堂看千葉杏不果分韻寄健夫

聞道西園百卉殊杏花千葉更如酥簷星光映詩初就村雨魂銷酒數沽老去可禁紅蕊笑興來尤羨綠陰敷殷勤還與東皇約歲歲留春守故株

初夏怡園宴集限春字

東山舊墅淨無塵暇日登臨景更新群木陰能清首夏孤花香欲表餘春序賓初舉升堂觶談藝徐聞隔水鄰十載江關蕭瑟後欣從哲匠翫芳晨時飲射

雨坐東錢農部亮采

北窻無夢枕初敧暮雨閒堂獨爾思檐影漸隨棲鳥落池漚還與戲魚期蘭披空谷香應晚苔起同岑碧欲滋早識爲霖君有志敢將深意托新詩

再詣錢農部見楉榴開漫興呈此

碧桃開日醉芳春復見丹榮入眼新時序去人如過隙物華迎客故停輪平生游息因嘉友晚節文章媿大醇好我不嫌相詣數更將花露浣衣塵

輓家秋崖母夫人

倚門何處望徽音荼苦長留舊織紝陶侃有賓嘗截髮茅容無饌亦傷心青鸞信去歸瑤水黃鵠歌傳被玉琴卅載空幃如一瞬女宗終古在儒林

雨中集陳南麓宅即事

三伏炎蒸氣漸開滿庭風雨恰朋來幽探入谷千盤磴爽際臨池百尺臺野菊倒枝穿石出古藤曲蔓繞檐迴可知物色關人意休沐重遊復幾回

秋日早朝歸院呈三憲及諸端公

九天清樂碧空聞一帶秋光紫陌分曉月尚明金掌露涼風初拂玉階雲鸞和柳外鏘鏘集劒佩花間濟濟群惟有西臺霜更早後凋孤幹自榮芬院惟一柏

讀仇太史滄柱杜詩註即贈

少陵野老志千秋稷禼勳名若可酬戎馬忽生因戚畹鑾輿遠狩作邊愁於今雅頌歸青史在昔閶闔竟白頭不到浣花堂奧處誰能抽緒繼風流

吳鏡菴將之金陵道由真定劉雨峰太守館焉送之

北平客子愛依劉千里尊罏憶故邱縣榻暫留清暑夕買山終隱白門秋仲宣不厭登樓興平子嘗懷去國愁蕭瑟江關詞賦好班荊何日更同遊

贈溫恕思二首

若有人兮似无妄古之明哲吾不知一龍一蛇隨

變化爲虎爲鼠何崇卑惟虛生白室能靜其遠如
蒼天且疑出門坦坦信攸往還笑楊朱悲路岐

又

時對秋花坐顆然却看午日麗中天容光一隙幽
能照薄晚孤芳靚可憐延水尚思龍劒合洛川寧
信鴆媒緣山中舊識如相問衣振緇塵素益鮮

送孫莪山太史還德州

碧山學士久逃名早歲山東屬妙英鳳羽自騫初
日彩鶴鳴應徹九皐聲却嫌文藻爲心累似覺林
泉入夢清古漕秋帆浮一葉穆陵關外美南征

又

潦倒誰知傖父名天台有賦自金聲空文能使余
心許粗服何堪爾目成齊魯遥青瞻岱色淮徐長
白見河明勝遊高詠傳歸雁應念臨岐別恨生

憶溪北石崖

谿北石厓尤峻絶弱年往往登其巔二三友自愛
秋色七八月間聞夜泉木以時紅霜未貫峰如空
碧天相連更將壺酒囊琴至牧笛還邀來和絃

初冬古處齋同廖維賡成乾夫分韻

鶴鳴聞和九皐聲嘉會蕭齋意氣生韋氏一經當
日授左家三賦盛年成輕寒南國梅初發細雨東
籬菊尚榮華髮不嫌依玉樹清標欣對擢金莖

小雪寄王苾遠端公

永定門前煙萬重先農壇畔見高松南天白雁初
無影北塞盧龍尚有峰何用山陰訪安道秖應仙
鼇見王恭輕寒未減秋英色取醉何嫌葛屨蹤

立春日望弟姪不至

緇塵攘攘忘立春白日昭昭思行人聊將生菜清
青甲不見寒梅開素鱗關山幾何倦老眼行李知
爾如輕身石苔庭柳俱發動況有斗酒兼良辰

和方一峰枉過不值

欲拂緇塵三市中振衣晞髮與誰同熊經未得神
仙術馬步焉能道路工却訪素心梅雨侯縣知清
夢竹窻風徵君出飲經旬日空向閒門問小童

送舍弟天益還山中時從子耀曾得第

計偕歸去莫淒然幸有遺經緒可傳此日文章非
矩矱向來邱壑是因緣早看庭樹分前蔭晚謝宮
花避後賢跋扈飛揚兒輩事輸君釣月復耕煙

示子憲曾六首 有序

詩以六水數也於五行爲首以重象則全

德勝火而克柔性利物而善下君子於茲有取爾矣予以久宦時念冢男恐滋內顧之私有違後食之義因推本祖父以來旁及昆弟之誼歌陸機之世德竹帛攸同詠潘岳之家風忠勤尤著雖困旅之時言乖倫脊而窮愁已習意返和平坎尚心亨蒙宜正養托生成於天地潤下何私溯流澤之淵源念先有志云爾

前日緘書付使還幾回搔首望鄉關一官累汝貧滋甚萬事歐人老未閒勳業鏡中看白髮田園草

際問青山永懷明發多遺憾斑綵何心慰旅顏

二

先公勞績在留都祖武孫謀歲月徂六命尚聞無粟馬孤忠爭肯附城狐孔經絕筆芝庭廢鄭履聲遥竹簡枯清白可能真不忝竟無顏面對妻孥先忠節爲南大司馬致政後家居至儉初覲瑞方緘十年不出註孝經成芝生於庭十有八莖今洛陽故宅廢矣

三

嚴君作宰漢江湄遺愛猶存父老思勺水旌心同皦日乘驄抗疏重清時於今柏幹留空碱猶憶蘭徵紀舊祠三世一經傳故業籯金誰爲汝曹詒故宅有柏一株○先忠節夢月而生爲曾祖母孟太夫人建夢月祠於橫山故先君有聯云七寶甖生蘭夢瑞三遷教衍玉書文玉書蓋謂孝經也

四

離石山中試宰年荒城古戍渺人煙衣鶉忍竭丁壬力養鶴難儲子母錢垂死拚同霜草盡餘生徐種縣花鮮三年謬踐臺霜迹素飽悠悠愧象賢初予令寧鄉是邑久罹霜災流亡大半予憂病瀕危

五

昆弟巖棲共一峰食麤衣惡未從容承家有從非中落五弟子耀曾得第繼禰當門是小宗周美常華情惓惓

田芬荊樹樂重重睦婣有訓聞諸父爲賀清貧勝素封

六

汝生嬉試晬盤初慈母相捐慘痛余藥裹長成方就傅客途攜去又抛書樊籬水竹需僮溉町疃秋蔬好自鋤婚嫁即今惟筍犬勤生以外莫躊躇

送中書舍人成周卜還大名

曉霽林坰露未晞驪駒歌發思依依此時樽酒憐秋色前路登臨換旅衣大伾天高人佇望清漳月冷雁斜飛妹邦文獻傳遺老爲取名山秘笈歸求長垣部雪巖文集

朝正

五更清漏入新年春色虛涵紫禁煙海日欲升金殿左宮雲初霽玉階前橋邊水應簫韶奏仗外峰隨劒履旋貂錦班回人影靜迴看佳氣滿鈞天

送王吏部方山還南充

金臺分手悵何如一入函關舊侶疎蘭署由來同臭味荷衣爭許伴樵漁導江蹟溯岷嶓遠燒棧行經楚漢餘天末知君仍北望歸鴻莫惜數行書

孫大帝廟 和天益

仲謀才志擬難兄江左開基事竟成仇國稱臣緣

底急同盟歸妹却相傾南邦文武材何在東鄂江山蹟已更惟有遺宮傳避暑古苔荒草對孤城

憶大中舊遊山居因贈哲嗣耕方 大中與先君同年以親故予兄事之

嗟君十載棄人寰曠代風流不可攀修褉我從羲獻後忘年渠在紀群間高秋對月遥聞水薄晚看雲近在山幾向庭前瞻玉樹阿戎猶是若翁顔

遥題槐亭寄郭青州 步元韻

半畝青陰晝掩門羨君長夏卧山村蓮峰日上孤亭得松徑雲過萬象存不分揭來空入夢會須歸去共攜罇應知嘉樹勤封殖餘蔭徐徐及後昆

又

久違城市絕氛埃閒搆茅亭為古槐暗水不知清響處遥山忽見暮光來繁華眼倦看朝槿嘉友肩隨詠異苔他日清陰更深坐敢將衰謝附驚才

贈王崑繩三首 王康熙癸酉舉人其先世世襲錦衣

問君何事獨悲歌文武衣冠歎逝波上谷山川遺恨在中朝家世戰功多十年抱玉渾難剖一劒橫秋冷自磨燕市過逢相視笑黃花香晚鬢先皤

二

陋巷窮經榻欲穿敢將白眼問青天百家同異歸

冰釋六藝荊榛續火傳長嘯如鸞寧避世短衣匹馬莫經年蓬心易請名山業擬籍蘭言作佩弦 時將之保定

三

文擅三長具史裁網羅遺失思深哉名山夙志青雲附流水餘音綠綺開耆舊尚尋屠狗客公卿莫好似龍才若逢東道劉公幹忍使丹心作冷灰 時將客劉兩峰

送陸明府麟度之官新安 歙邑也

平原嘉藻如滄海函谷風流憶召南地近甘棠詩
可續人傳仙草種難諳（甘棠古蹟在宜陽青要山有黃花赤實服之延壽見山海經）自聞
佳政同周道亦有清言似晉談從此東垣徵俗美
絃歌聲裏盍朋簪

寄陳蘭涯刺史

聞道雲中近　帝州美人為政自優優天清紫塞
三城戍地折黃河九曲流每為部民春稅駕更延
參佐夜登樓雁門山下將書遠珍重題詩及素秋

和中書舍人高荊襄九日元韻

重陽忽至還孤坐沽酒無人對一卮菊采東籬香

黷澹雁回南岳羽參差山中紉佩知何日天畔登
樓望所思幸有高言相慰藉九苞聲應碧梧枝

喜王五弟至署兼誦近作

三載離居天一涯忽聞窮巷駐高車新詩亟請談
心曲久別還勞視鬢華夜半歌聲因白石秋來歸
思為黃花就荒五畝鄰東墅忍負溪山歲月賒（東墅弟別業圖書莊也）

九日凝園讌集

登高欲倦九秋天嘉會名園意豁然萬事總輸今
日醉百年虛羨古人傳丹楓影過山窻雨白雁聲

來水國煙更佩萸囊尋勝事林巖佳處學神仙

詠南麓宅新松

掖垣之竹已十尋更植青松為有心寂寂東隅將
向日亭亭中立未成林移陰忽見侵香座奏響微
聞和玉琴莫羨東山舊巖石化龍需爾徧為霖

別舊寓與李彥繩田克五

陋巷怡然木石居那堪遷次仲冬餘秋芳憶對孤
亭酒曉露曾傾滿壁書況與龍門歌主客還邀京
兆過階除桃蹊依舊身萍泛夢到青林可自如

復至興盛寺寓

誰言蕭寺多岑寂暮鼓晨鐘覺寢興亦有林花紅
雨潤即看春草碧煙凝終朝不復聞車馬幽徑依
然過友朋更喜重來多勝事空囊竊笑比鄰僧

戊子春日感興二首

海畔春回雲物新天涯寥落宦游人山中未白三
生業鬢上空緇九陌塵古寺繁花供買笑廣庭嘉
樹對垂紳腐儒遲暮裁通籍敢負青陽雨露辰

又

慕容山北正芳春一路鶯花惱殺人溪柳綠眠嬌
不起山桃紅濕靚無塵遊庠衿佩群觀藝上塚兒

童共籍茵剪韭烹羔鄉味美蓟門遥思夢中新慕容

山在河南新安

塗次喜晴和宋樞部嘉升元韻

雨霽長林夏物清客懷遥共晚雲生青山開處峰初近白鳥飛時羽更輕周道逶遲聊縱目簡書寅畏敢徐行秋光想像滇池上天末還瞻魏闕明

南陽古蹟四首

春陵佳氣尚崔嵬井落蕭條半草萊煙火幾經宛邑改風雲還擁漢京來紫山天際征鴻度白水村邊牧馬回惟有卧龍靈爽在肅清遺像出塵埃

二

茫茫沙草帶平岡未到城西此恨長風雨何年龍蛻骨山川空對客霑裳顧廬英盼同三聘拜表孤忠過一匡吳魏何人堪鼎峙遺民流涕薦馨香卧龍岡在城西七里以風行且雨未獲往謁

三

夙昔曾聞百里奚感君垂老尚羈棲舊傳里巷居人識偶值功名造物齊璧馬自傾危國主虞虜爭負下堂妻誰知相國與牛口不向風塵覓品題

四

少伯高風孰與儔荒祠古木幾經秋水雲已去吳宮沼山翠猶含越女愁六術存時無舊侶五湖歸去有扁舟功成身退何年事三戶依然客倦遊

渡漢江

漢江朝雨浥澄波鼓枻南來一放歌遠近人煙依岸出高低城影逐帆過渭門春水添流滿峴首秋雲入鏡多為到襄陽問耆舊當年風物更如何

登峴山

曉看蒼翠在郊關漸入煙霄試一攀野草茫茫誰辨徑荒亭寂寂自登山江流天外知何極事去人間竟不還俯仰古今空墮淚晚鐘聲動白雲閒

次荊門州

晨光行色五氤氳城裏歌鐘馬上聞雲騎遠山青不定煙消平渚白初分虎牙關名險勢摧殷武夔子遺民入楚軍盛代即今銷戰伐壘培花落自紛紛

荊州懷古五首

聞道荊州是楚都即今遺蹟已荒蕪啟疆有自思熊繹哀郢無人識左徒芳草凋零春不盡美人遲暮月同孤興亡歷歷歸青史依舊菁茅作貢區

二

嘗思痛飲讀離騷萬古傷心在二毛風雅以還兼
正變懷襄之際獨憂勞同官已妬能文寵弟子猶
傳和曲高此日九原難可作東門隱隱見蓬蒿

三

宋玉傳聞此有宅故林衰草獨依依千秋諷諫文
無敵曠代相思指更微峽裏行雲來夢遠郢中歌
雪和人稀渚宮泯滅誰尋問回首淒然見落暉

四

荊襄悵望煙雲裏秦蜀西南杳靄間白日高臨一
柱觀青天低壓萬重山蘭荃不使摧南裔狼虎何

由噬武關尚有吞吳餘恨在宗臣遺像似愁顏

五

赤壁東偏返照生登臨愁見漢家營江來峽口濤
初靜山過荊門土就平曹氏詎能吞二國吳人何
事背同盟天心忍使炎灰冷暮雨荒榛恨麥城

白馬渡既濟小酌

桃源縣南白馬江日出風便飛輕艭青山往復不
可盡白波上下難相降僕夫沽酒勸斟酌舟子網
魚持一雙況有修篁夾座右何殊高卧陶潛窻

辰龍關

萬木中開一線天高雲危石自鉤連神龍帶雨鱗
還露鷙鳥驚風羽不前阻隘何須三楚甲欵關寧
滯百蠻箋自從撻伐殲莊蹻五夜聞雞吏晏眠

沅陵古意

關城颯爽晚煙空徙倚江天望去鴻二酉書函難
可識五溪舟楫自相通邅迴夕宿辰陽候慷慨炎
征浪泊中此際精魂何所詣水樓寒夜聽悲風

馬伏波廟 辰州郡城內

日落清江意渺然荒城何處弔文淵雲臺自昔空
圖畫銅柱於今在海天刻鵠諄諄傳一紙飛鳶站

站憶當年洛陽豪貴終黃土依舊蠻方姓字傳

即目

楚南歷歷經行地寥落人煙復幾家門外鳥啼烏
桕樹路傍人折紫薇花虛無野廟多臨水走望村
巫更舞芭爲是靈均上沅處九歌頻誦日將斜

清浪衛見閻太史戒過詠秋海棠詩因和
之

敢問秋芳遲暮年欣看太史舊詩篇氣含花霧浮
窻外響激林風到枕邊遠徼關心千嶂阻故鄉歸
夢一燈眠知君壯盛多懷抱不爲鉛華取次憐

馮虛洞 有石鼓石鐘叩之有聲蓋空石也又有海濤篆籀之形皆石乳所結

天邊何處馮虛洞有客探奇試一攀誰割紫雲成物象忽移滄海到人寰空中韶濩元音發壁上蟲魚古篆斑欲問虛無泡影義夕陽無語下青山

貴陽候館有懷家兄文啟

一封書去淚千行燈燄熒熒背目光老去始知兄弟重愁來偏覺道塗長漢臣征伐通諸部秦使西南略大荒爲說相思緣骨肉登山臨水更神傷

郭大中丞拓遊近華浦兼呈制府藩臬諸憲使

搖曳輕舟天一涯停橈飲射樂何其登樓不用懷鄉賦臨水焉知送客悲 時宋樞部將行 絕塞雲山空浩浩中流簫鼓故遲遲歸來鷁首斜陽外還聽謳歌納稼時

渡重安江

重安江水清且深征夫歸路愁登臨鄉園尚隔六千里　王事長縈方寸心舟隱霧中人語應帆開厓際山光侵黔中民力苦供億水陸嘗捐擔負金

自鎮遠舟發潕水所至言懷三首

江樓昨夜聽西風萬里歸舟路自東黔水久澄秋漲後楚山多在暮雲中懷鄉敢謂身如寄食祿應慚髩似蓬底事登臨倍惆悵衡陽無雁自書空 望武昌家兄音息

又

連朝寒雨暗平蕪忽見江城擬畫圖影入碧波時上下氣連粉堞漸虛無山中兄弟秋鐙共天畔樓臺晚照孤計日巖前酬勸處應將佳勝問歸塗 夢巖月巖也先太傅生此予世居之

又

啼絕荒雞巳下灘夢魂知過幾峰巒濤聲忽倒銀

河瀉山色徐分碧落寒東去辰沅天險盡南來黔筑客兵單幸逢萬國梯航日賈傅何勞策治安

舟至江陵詠古後五首

千里江陵計客程孤帆搖曳暮煙生楚山雲暗黃陵廟蜀道天遙白帝城在昔英雄多拊髀於今哀怨盡傳聲揚舲擊楫斜陽裏慷慨徒深萬古情

二

大江疎樹起高煙尚想東南萬里船衡岳風回孤嶂雁渚宮霜倒一溪蓮年侵欲問丹砂井身遠難耕玉米田惟有滄浪三澨水濯纓洗幘意悠然

三

澤畔誰知屈大夫當年有姊漫相呼浮沉不肯從漁父悻直何當詈女嬃石上苔痕空想像村邊山徑已荒蕪停舟酤酒逢遺老為問歸州蹟有無

四

荊門煙雨失荒村杳杳明妃去國魂貂錦裝成宮日麗檀槽響處塞雲昏關山不斷和親路圖畫長留顧盼恩直得詞人共惆悵寒花衰草憶啼痕

五

宋均佳政稱遺愛故老馨香幾歷春野水蒼煙傳渡虎殘碑青蘚佇行人蘭舟泛泛天邊影草屋行行樹裏塵倘遇　九重詢往事漢家遺俗至今淳

將至家寄兩弟諸子

六年不到故園扉萬里遄歸意不違竹葉味從寒處得梅花香在夢中飛即除仲蔚蓬蒿徑徐穉陳平里社豨計日林巖春氣轉迎門稚子共牽衣

行經汝州感舊二首

昔年告糴此州來積雪新春花未開日下孤城窺涷浦風吹枯樹起寒灰青鐙影共高人榻紫邏山名光生刺史杯今日已霑微祿賜石尤何事氣悲哉

又 壬申正月至汝告糴於刺史三詩上時與劉蘭谷對牀宿

總角情親幾弟昆孝廉高誼至今存佳遊並轡來風穴密坐臨窻到日昏燕市春花時濺淚梁園雪夜未招魂孝廉王賓皇卒於永城廣文先鳴真媿同糠粃猶憶論文碧樹村戊午夏同賓皇會文於薛村

夢月巖詩集卷十七

夢月巖詩集卷十八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七言律詩五

王祥墓 洛陽西有孝水世傳祥卧冰處

冰岸虛傳有卧踪休徵忠孝自從容荒村風雨悲園李古道塵沙失墓松應佩寶刀誅儆偷秪將珠淚哭蛟龍陳留抔土今何在太保居然晉代封

嚴子陵祠 鞏縣

霜落秋城木葉丹客星祠畔肅衣冠故人無意驕同卧天子何能屈一官嚴瀨江山空浩渺原陵松柏自高寒東都多少知名士不及冥鴻一羽翰

寄懷山中友人

每憶清談數武過還知素履愛煙蘿日斜窮巷秋光滿木落空山夜響多仕宦即今無藉在耕耘伊昔有巖阿何年歸去同乘輿杖策峰前一放歌

遥題陳健夫草亭

為問城西孫草亭遥山雲霧尚冥冥徐開曉氣千林白總納春光四野青賣藥高人忘肆市刺船漁父笑清醒勝遊老去焉能賦羨爾登臨聚德星

送范樞部拙存請急旋里

騎曹何事賦歸田一笑青門早著鞭恒岳春雲隨去馬邗江秋水望來船亦知群負山林約獨怪君當壯盛年他日金臺更攜手憐余霜鬢尚隨肩

送從弟九成之任武功

一曲驪歌送遠行郎官慷慨賦西征三秦父老瞻新尹二華風雲入舊京勝地趨庭如昨日少年通籍已知名 家大阮曾令永壽九成初令冠縣有治聲 放魚馴雉吾家事莫忘臨岐絮語情

輓同門友陳丹亭二首

去年同哭築塲處 隴西夫子己丑冬卒 新歲何期悲寢門萬事茫茫成白首三春寂寂對黄昏循良有傳誰堪並師友無緣我尚存他日孤墳縈宿草擬將殘淚付啼猿

又

丹旐飛飛曲巷中青山迢遞逐歸鴻一錢寧有晨昏奠五夜還將夢寐通永訣燈前江夏士 黄貢士錦江視含殮 長號雪際隴西翁 李孝廉馥如其姻親也 自今誰肯為廉吏博得兒孫秪困窮

得袁太史紫臣書却寄

去年獻歲行相訪别墅停車坐舉杯庭竹寒依春

雪動岳蓮青近晚煙開山川屢向愁中望書札新從夢後來試問石橋流水曲何如離思日千迴

誦天益金洋堰詩因感昔遊愴然有作(金洋堰在漢中西鄉縣先府君舊治)

少壯於今四十秋趨庭猶記客梁州一時朋舊皆殊列是處林巖作勝遊佳日逾看山峻極伊人宛在水中流隴雲秦樹知何處空向斜陽回白頭

讀李璞園詩集有寄

西風渺渺正愁余忽誦新詩意豁如青要山中無異草(青要山在新安山海經云山有黃花赤實)紫雲堂上有藏書(李恭靖公紫雲書院有賜書樓)

一時昆弟知難並(難兄禮山)萬古菁華豈易儲他日與君還賞析首山機谷對清虛

讀婁介山廣漠紀事因賦贈

朔方三月不知春水遠山長道路頻遂有文章傳象譯可無勲業附龍鱗烽煙戰壘窮秦塞星宿河源紀漢臣不作海隅天末吏誰知撻伐爲斯民

讀張給事書登詩集賦贈

匠意舍毫五十年虛從塵霧望神仙周京贈別清風誦秦地懷人白露篇但有傾城堪一顧不須通國倩相傳高秋明月行吟苦暮雀陰蟲亦寂然

錢杏山端公將歸浙賦贈

洛水曾投飲馬錢論交夙昔有因緣折腰偶爾爲彭澤強項居然似董宣今日臺霜秋自冷當年庭雪晝猶眠何時苕霅同舟楫更醉黃花綠酒邊(錢初知洛陽縣)

懷舊(先公初令西鄉諸生楊爾榘薛宣猷楊爾楫薛徽猷權扶常馬伯顧等皆所教育與予兄弟會文者於今三十有七年先公既捐館諸子久無消息而予兄弟亦將老矣暇日追思愴然成詠)

先公清宦絕塵埃得士洋川盡異才月下琴書同嘯詠花前樽酒幾趨陪烽煙何意驚南國驛使無因問北來舊夢不隨風雨散日從江漢遶千回

辛卯穀日雪

昨夜風輕雪未殘曉聞檐際鵲聲乾占年且喜隨三事代食何須問一餐剡水孤舟初在夢洛陽高臥尚餘寒所欣身近長安日時見蒼龍詣紫壇(去冬上詣南郊今後四日將詣壇祈穀)

送陳相公　予告還澤州三首

官兼冢宰絕崇班　帝許全人啟令顏久識臣心清似水忽傳　天語重如山(上謂爲齊全人)尚衣舊賜金貂在王路新乘御馬還惟有垂楊吹別絮遠隨飛蓋入鄉關

又

廿載瞻依泰岱高不才多恐負甄陶掃門爭敢攀緣入閶閤何當吐握勞葵向有心傾日影蘭薰無籍補秋毫更慚拜榻稱猶子附驥登龍感二毛

又

驪駒初唱曉雲開雨後西山積翠來諸子衣冠陪祖道六官僚采勸銜杯已知調鼎緣經實更訝為文過史裁（公予告後日為文）此去晉陽思魏闕長安日近首頻回

送許大宗伯　予告還海寧

見說虞庭典禮時寅清夙夜　帝心知正資北斗司喉舌忽向東山理奕棋江上雲霞還舊色巖前松桂又新枝更知西望高秋候長憶金莖露滿卮

又

高山瞻仰自朝暾似水臣心許共論太史三長書久著司農九府法常存但教月旦榮鄉曲敢擬春秋布國門滿眼風花吹不盡臨岐莫惜酒盈樽（公為少司農時予同巡錢局辱知遂深）

李鼎公清明日攜酒半野亭分韻

佳辰高卧曉煙空剝啄門前識小童一帶峰陰雲正北數株花影日初東山翁布席飛香處野服銜杯積翠中為問鳳城車馬客可能乘興醉春風

夢侍李業師於北村舊居

昨夜從師旅夢中枳籬茅舍隔煙叢深山有徑緣陂入野水無梁疊石通既至欣然分席地曰歸依舊逐林風巖城鼓角開清曉引領相睎恨不窮

永平府

北平形勝界關東險設金湯地絡雄山擁薊遼青似黛水吞灤漆白如虹興朝氣象卿雲裏使客登臨旅望中回首長安身漸遠皇穹無際日曈曨

山海關

天際重關虎豹扃前瞻雲樹尚冥冥山餘落日千峰紫海瀉遥空一氣青漢塞烽煙亭燧壞秦城膏血土花腥漫吟碣石東臨句絕代雄才敢乞靈

讀濟菴雪堂詩集因贈

劒門才子早能詩晚節高吟句更奇雪霽峨嵋清入骨秋澄江漢渺凝思久忘丁固曾占夢不向嚴平更決疑我亦陳狂舊朋侶敢將鞭弭角旌戲（麈同）

瀋陽寄浦大雲曠二首

東山别後賦停雲極目傷心岐路分暮色遠峰天

際見秋聲髙葉雨中聞此時娄水無魚素何處衡陽有雁群欲折梅花寒雪裏一枝將去更思君

又

聞君習靜湧蓮菴每問來郵至再三望裏鴻歸窮塞北夢中舟泛大江南已空色相應難老縱有因緣豈易談解道儒冠誤身事故將深意托瞿曇浦習內典八十尚健

唁王荀友時丁內艱

憶別京師癸未秋年來霜雪已盈頭一行雁影分遼塞三峽猿啼傍客舟青竹自生孫子淚赤松誰

繼昔人遊緘書萬里遥相憶腸斷岷江日夜流

巨流河感興

巨流北渡暮春時水囓孤村兩岸攲駭浪稽天飜日馭大聲吹地倒坤儀經旬雨歇生芳草幾處風輕曳遠枝萬事浮雲隨變化波瀾反覆莫相疑

北鎮即醫巫閭山

營州作鎮肇封疆恒岳遥同祀冀方北極星光分野潤東京王氣亘天長迢迢松響聞空際漠漠山形入大荒 盛代精禋邁三古靈風甘雨祝農祥

遊千山三首

千山屹立曉雲端先夕齋心到石壇色入空青仍窈折氣連長白自高寒鐘聲夜度遼城柝塔影晴飜瀚海瀾此外茫茫何所詣欲從天際假飛翰

又

亭午登臨徑未平雲峰忽起勢崢嶸雨蒸密葉先含氣雷應縣厓更發聲始願肯違霑濕候餘閒聊遂水雲情詰朝直上千尋頂鐵笛橫吹撼太清

又

宿靄晨開積翠中扶筇歷徧五珠宮千山有五大寺衣霑苔雨痕猶濕嘯入松風響不窮百尺樓頭人共卧三

生溪畔笑相同時陳刺史及桐菴上人偕遊依然車馬來城市悵望丹崖有夢通

太子河留別陳刺史百川

太子河邊一葉舟共將心曲語清流為勤星雨三春駕因得林巖竟夕遊腰下寶刀堪贈佩樓頭髙卧已淹留知君廉遜中間住還鮓縣魚事可求

渾河舟中坐憶所歷之勝

千巖暮色驅人遠百里煙光逐鳥開清景不隨川上去白雲猶向峽中來輕舟摇曳心同漾岐路登臨首重回底怪遊人問奇險何如蜃影望蓬萊

孟姜祠 山海關內碑云許姓

斷壟踈松吹古煙孟姜祠宇至今傳椎秦遺恨同韓相蹈海孤蹤似魯連山石有心鞭不去塞垣無際築何年夜來急雨雷霆鬬洗出崩城血淚鮮

抵雄縣寄內 保兒殤後復殤喜兒因慰之

送別中門念兩雛燕山遼水共馳驅車中處處憐啼笑馬上時時問袴襦捧日有心違內顧仰天如夢但長吁荒城茅店緘書去莫學鮫人更泣珠

鄭州 今廢爲鎮

鄭州城外暫停車古甓頹垣帶日斜麥種塵沙仍

壓覆樹縣氷雪自查牙天涯悵望皆行色人事消沉幾歲華惟有山翁能鼓腹柴門倚杖數歸鴉

宿德州

塵埃何處駐行幨極目南天夕景潛四野宿雲歸樹杪孤城新月到茅檐危樓笳鼓閙征戍古漕舟航泊米鹽此際臣心清似水文移北斗碧霄瞻

汶上謁先世父祠二首

孤城煙雪滿寒空半畝荒祠企望中繡錯川原迎客巒白頭父老話遺風梁山高映天光遠汶上長滋地脉融見說殘碑猶墮淚春來花樹更青葱

又

試宰東山壯盛時中都密邇效先師刑疑弱國常如措禮折强鄰賴有辭百粤歸來人病後三秦相望雁書遲 世父自化州致仕予隨先父西鄉任 秖今肅拜荒庭下猶憶燈窻授誦詩

夢先兄文啟

少年游處未離群喜接連枝棣萼芬入塾冬春嘗共被趨庭詩禮每同聞征軺一別函關月岐路時看楚塞雲 兄爲武昌宰 今日天涯惟有夢斷腸回首望孤墳

兗郡早發因懷先太傅嘗爲此郡司李慨焉成詠

敢言蘭茁稱家兒風跡猶能繫永思一卷傳經窮白首百年軼事紀清時嶧山曉出雲光翠濟水春涵日影遲此際褰帷勞遠目還吟祖德謝家詩

滁州止宿感懷 己巳過此

春風隨客到江城又見芳華入眼明滁水清涵隄柳色豊山高應谷松聲臣心敢謂丹霄遠旅夢還驚畫角鳴少壯幾何霜鬢改重來叱馭是王程

登雨花臺同喬農部紀黄

凌晨同陟雨花臺花落臺空四望開松竹平分青嶂外城闉逶在白雲隈六朝形勝歸春草五岳襟懷托酒杯底怪道傍童叟輩爭看乘傳客重來

登鳳凰臺

當年供奉題詩處野寺疎林一古邱人世仙才難再得鳳臺遺蹟至今留萋萋芳草迎歸騎點點飛花傍客舟搔首長安看日近碧天雲盡莫江流

闕里謁先師廟呈衍聖公

東魯西周蹟未湮尼山天際更嶙峋夢瞻黼衮逢元聖琴擬椽苓見美人此日大宗還起鳳當年絕

筆已傷麟杏壇碣畔低徊久六藝難通欲問津

城南祖家園感興

城南尺五近青天岸柳陰陰覆渚蓮遠岫曉雲輕帶雨野亭秋日澹含煙鄉關迢遞還千里身世浮沉已百年何似衡門嘉遯客水流花落伴高眠

秋夜集王苾遠宅飲桂花下分韻

攘攘緇塵戶外侵何來金粟徧青林花開良月清風候人聽高山流水音密坐每忘秋憲府暗香疑有夜光臨十千沽酒焉辭醉無那文園病渴心（時予以病止酒）

沈方舟張卜臣過我邀遊秋槎同張鸞和友礪舍弟天益分賦

海上曾聞八月槎居然嚴藪似山家秋光多在幽人宅野色偏宜晚節花歸雁雲霄行有次觀魚濠濮興無涯那知西第留賓處更有東陵五色瓜（晚食瓜）

哭張潛谷

蕭寺荒涼舁櫬棲孤兒難弟共悲啼鄉書欲寄無黃犬旅夢先占有白雞芳草東來春氣至總幃西去夕陽低縱教諫議能追贈終是文高命不齊

送王苾遠還雄縣二首

司寇將歸易水濱天清雲白路無塵驛梅雪盡香含夜岸柳風開色向春廿載功名如棄屣一時賓客共霑巾西臺回首同登日從此羞稱獻納臣

又

黼衣白簡領霜臺秋憲持平亦壯哉言語久稱天下妙指揮真見古人才河橋舊蹟曾題柱山墅新花待舉杯吾老方看君壯盛丹心猶在詎成灰

京邸九日即事分韻

客來送酒因成醉病起登高尚未能但使幽芳堪采擷何須莫景更飛騰雲凝雙闕寒初重雨歇千

峯氣自澄良會不知更漏永尚書期已嚮晨與

九日懷屈三鳳山

頹顏霜髩客京華每爲秋悲獨憶家黃菊開時人病起碧雲遮處雁飛斜當年有約營山墅此日相思望水涯令節難逢人易老幾時交手入煙霞

瑶亭早發迎　鑾

西山落月凛崔嵬東望滄溟曙色開萬騎追風行地遠六龍捧日自天來草萌春氣迎仙仗花引寒香接露臺聞道勸農將有詔漢庭休負拔天才

舟行寄意答友人

極目周原賦遠遊水雲開處泛輕舟巖松翠偃猶舍照洲蓼紅飄已近秋漢女何心徐解珮海翁寧忍駭驚鷗相期惟有煙霞侶交手高峰最上頭

歸舟即事

朝雨霏霏日上遲午晴帆影未西移孤舟自逐輕雲動萬木徐看宿霧披轉漕吏胥迎渡口通商食貨出江湄廿年水陸經行處身世浮雲信所之

通州九日即事

門鎖秋煙逕滿苔昨移黃菊向晨開蒹葭幾葉水邊靜鴻雁一聲天際來烹茗泉香如潄石步檐花

近即登臺揭來憂樂無端緒日仰高空首重回

歲杪張二卜臣招飲同沈大方舟分賦

徙倚南窻曉氣清芝蘭滿室更芬榮春盤先借青林色晩照徐開紫禁城六憶艷辭悲沈約時方舟挽題元配朱側室謝像四愁高詠識張衡邪知熙攘緇塵外別有松筠非世情

送王秩宗之任浦城

使君黃綬出燕臺三市緇塵眼忽開陽鳥將書隨日去仙霞迎蓋自天來子虛疑有華胥夢經實應多美錦才柳拂春風梅似雪海山清處一低徊

杏花開落東方舟

三春幾日見芳菲總負晨光與夕暉遵事從教花自落賞心爭似燕交飛百年影響追何處寸晷逍遥願莫違尚有餘香表春色明朝相約到巖扉

在西臺時猥蒙　御製詩集之　賜恭紀

二首

鳳城佳氣早春還共覩　宸章內府頒擊壤多年忘帝力賡歌今日對　天顏金隄柳映三江月玉井蓮開二華山此際扈遊忻忭者好摘嘉藻侍清班

又

少壯曾聞　聖藻雄敢將名姓達　宸聰一朝通籍含香署十載虛稱奏瑟工芳菊秋生汾水上大風雲起沛宮中漢皇製作何須數惟有南薰解慍同

遊張園即事贈鸞和友礪昆季

結廬人境地偏閒一曲清溪九折山夕景半開林葉外秋光多在石巖間升階履跡還侵蘚隔院書聲自閉關老去看花如霧裏聞歌常棣即開顏

送沈方舟還江南二首

金臺九月已成裘曉日初霜倍凜秋衰莫那堪頻送別江山從此各凝眸吳門練馬遥難見燕塞書鴻黯自愁珍重登高題詠處共期通隱姓名留

又

餽贐辭將意未申短長亭外見征塵自來高士難衣食此日名山合隱淪碩果在林徵易象蒼葭凝露感詩人始知日遠長安近千里相思似一身

憶山居（先曾祖母孟太夫人夢月入懷生先太傅於外家陶室今巖前有夢月祠焉）

夢月巖前石屋牢百年遺蹟在東皐先公手植千叢柏外氏家鄰五樹桃山果落時霜未凜水禽飛處日初高即今永夜閒相憶素飽慚稱似鳳毛

鹽井

聞道前年使節臨萬家鹽井尚森森險開蜀道空青色氣接秦山太白陰在昔虜中嘗弛禁於今塞外更關心　聖朝屢詔寛民力五衛何須淚滿襟

昌運宮

昌運宮前松數株清陰霜幹互盤紆恭聞　法駕初巡日喜見陽春大澤敷寰海洞天通一氣五千文字校諸儒應知左个青陽令不是祈靈太乙符

感時五首

三川流血土花腥野哭如聞出錦屏（山名在宜陽縣）源水舟疑深復淺中山酒願醉無醒百年身世供多病何處田廬貯一經夢裏不知鄉路遠仰天極望少微星

二

鼎湖西去近秦關曾進金沙月數鍰（進之郡守）豈問荆揚三品貢忽來旌旆萬重山哭聞岳麓風霜烈血染河濱草木殷更說徵兵閭左戍殘黎何日破愁顏（聞發土兵於閩鄉）

三

調劑還稱大府賢檄傳軍倅下三川纔聞礮石心如擣未覩旌麾踵不前院委某同知抬安去宜陽五十里夜遁四野何曾嘶戰馬千村從此絕炊煙可憐牟麥登場候火烈原田盡棄捐時兵焚民刈麥

四

蒼煙幾點是中原　帝遣元臣為洗冤二陝分封連國土時有戕及潼關衛者九重申命重　王言函關晚照河山在澠水秋風草樹蕃不是遺民防口易諸君何以對臨軒

五

莫道傳聞盡子虛即看西遞奏飛書二陵誰瘞千家骨三晉難營百堵居宜陽閿鄉民多流至晉碩鼠歌聞清夜夢哀鴻聲斷夕陽墟登樓不敢南回首聊望高雲賦遂初

述舊遊三首

往歲江南使命銜花飛候館落輕衫晚山風至聞嘉樹春水雲開見遠帆巳到雞鳴觀十廟更從牛首歷千巖歸來依舊臺霜冷共道群材盡不凡癸巳二月典江南試

又

陪京佳氣五雲重　命視膠庠世所宗萬國梯航瞻闕鳳六陵風雨護山龍飛揚一一氣生文采慘澹臣心効靖共東望蓬萊真咫尺海天晴色滿遙峰

又

戊子滇南奉使日山川奇險憶驅馳雲生華浦衣先濕雨落黔陽路正岐松葉青鋪三舍地滇谷松葉鋪地以禮上賓榴花紅放九秋時敢言鐵網珊瑚得萬里蓬桑慰所期

梨花

長安三月百花奇誰向樊川采異姿白燕朝飛如

共語玉人春夢自相思香飄大谷晴煙外冷入長門夜雨時惟有仙郎留左掖素心曾與賦新詩時有懷張給事書登

梅花

荒園猶見一枝新素影寒香若笑顰珠蕊縣冰能照夜瓊華如雪自禁春高廬但可依清士觖夢何須遇美人鐵幹青條經歲月詎無霜質耐蕭辰

又

何遜揚州初賦詩壽陽閣畔欲飛時明眸遠望雲無際素手高搴日未移山徑樵歸香寂寂水村舟

過影遲遲青春白髮飄蕭候頻折霜花寄所思

兀坐

兀坐深宵百感休曉看簷日下峰頭閒情敢擬陶元亮大志空哀馬少游喜見兒童分市果懶聞賓客駐鳴騶友朋京洛如相問為道忘機狎野鷗

老至三首

老至縣車不用名傍山鄰水卧茅衡經年抱病無醫藥絕塞聞兵有戰爭那識柏樽春氣至却看梅蕊晚香生北來驛使無消息短髮長吟淚欲傾

又

竹牕榧几數函書南面專城總不如萬古川塗頻送客百年身事敢懷居山當晚徑雲英聚木隕秋階日影疎冰雪有時華蕚啟寒暄何意自乘除

又

雪後寒生凜四郊天迴日至到蓬茅晴光入戶袁翁起冰溜垂簷稚子敲異代尚期青眼客此生寧負素心交普天共有豐年祝仰視蒼蒼揲易爻

歲莫

歲莫囊空守舊林倚窻扶枕意何深緬求在昔琴書樂卧念平生慷慨心撿藥看題迎曉日析薪聞

響隔遥岑故人竊附青雲久南橋將無惠好音

詠古五首

三百詩篇聖所删靈均餘思愛幽閒宓妃洛浦遺珠珮神女巫峰慘玉顏或有因緣通遠夢寧無雲雨度空山九天消息須臾事忍使湘纍涕淚斑

二

漢家開創邁先秦樂府渢渢製作新歌就沛宮思猛士辭傳汾水憶佳人唐山淑女徵朱鷺雍畤奇才對白麟底事盈庭惟汲黯淮陽謫去不容身

三

攘攘長安投刺多白眉青眼竟如何田文重士雄雞狗管燕輕才謝鶩鵞莫倚東風瞻玉樹會從西月墜金波竹窻蓬戶羲皇夢萬古升沉一夕過

四

長城天險倚雲沙燕塞秦邊自一家三戍秋聲風入幕五原春色雪為花雁門書憤征夫淚馬邑塵迎使客車聞道漢皇屯牧地玉關深閉靜無譁

五

見說神仙不易招蘭蒸桂醑漫相邀漢宮雲露承金掌秦徼鞭棰駕鐵橋餘日已隨歌舞盡佳期還

悵海山遥誰將音息傳空谷肯與伊人樂永朝

己亥元旦

年來身退未呼嵩但與山農祝屢豐久負國恩忘令節却因家祭想遺風鯉庭雪霽三冬後鳳闕雲瞻五色中吉月應遵朝服禮青煙丹霧向晨融

夢月巖詩集卷十八

夢月巖詩集卷十九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五言絶句

石龍泉 新安

寒泉出石隙流向北山阿夜夜龍歸處山中風雨多

磻溪 寶雞

太公未遇時獨釣渭川涯誰識磻溪叟終爲帝者師

戚夫人墓 西鄉

昔聞春臼歌今見夫人墓墓草低秋風楚舞無人妬

丙穴 沔縣

不見丙穴魚空聞丙穴水石路絶人行楓林嘯山鬼

采蓮曲

湖中荷葉深與儂作紈扇不是照秋水無人見儂面

入室想所歴四首

小院生秋草牆花冷不開低首斜陽裏千迴始入

來

又

空房何閴寂蛛網落輕塵曉日重檐下低幃似有人

又

玉鏡飛金雀芳塵漠漠生當時畫眉處兩影各分明

又

開箱見舊飾翡翠雙蟠龍夜臺何日曉膏沐復為容

鍾繇臺 長葛

魏國已蒿萊元常尚有臺終年城市裏登眺幾人來

葛仙池 葛玄修道處池水可染衣一名擺藍池天旱禱雨輒應

萬木積陰黑一泓湛深碧聞道雲生時有龍隨出入

又

怪來堤上女春服奪朝暉總是神仙術丹砂染素衣

子夏祠 河津

文敎西河地空山一古祠祠邊諸父老猶識魏侯師

雨中經中條山南行渡河別張二子佩

石路雲初合泥塗雨正深黃河迴九曲何似別離心

春暮

不知春欲盡葉底見青梅柳花還落去燕子故飛來

渡洛水

清洛浩無極孤舟行自遲客路愁南去秋風且莫吹

褚遂良墓 偃師

白日落豐碑青蒲事可悲死生慙顧命不敢怨昭儀

老子臺 鹿邑

高臺臨積水紫氣已茫然總為觀周日猶龍一語傳

孤山

竹柵新添鶴林巖舊種梅空山花似雪寒處少人來

天竺

天竺有三寺尤稱上竺奇松竹隱樓殿客來僧不知

西施池

白石遺珠履清池想玉容猶憐傾國後不見五湖踪

懷張允仲 張宣城人

北闕書同上南天客未還吳江秋水濶何處敬亭山

雁聲

萬里瀟湘影聲傳塞上秋不妨驚客夢莫近最高樓

讀曲歌

門前雪三尺杲日不肯出留此與歡看知是無人跡

少室

少室橫西郭九面削芙蓉峰際落寒月城中聞曙鐘

文潞公墓 洛陽

抔土殘碑在猶傳宋太師輦南陵樹盡空對日斜時

秋夕

拂石坐涼夜微風吹我衣山空秋月上樹影動巖扉

長葛九日

九日無風雨畬田未可耕登高不成賦秪有望鄉情

病起望西山

曉葉吹殘露秋窻隱薄寒西山真在眼猶作夢中看

曉登嶨嶺

初景凌高雪平林吹緒風馬嘶重嶺外人語亂雲中

憶山園

故園五畝地門外是青山盡日無來客山雲共往還

又

海棠初著雨惱殺是嫣紅歲歲花開候春愁旅夜中

孫家灣月夜看藕花

客心憐靜夜隨月看芙蕖未到花深處香風已滿裾

又

露下光初濕風微氣更清夜深漁艇宿閒殺水雲情

明港驛

水靜白沙虛危橋徑尺餘辛勤明港驛日暮始停車

武勝關冒雨

清響白雲間長歌萬仞山誰知天際客風雨入巖關

武昌署中望西山

目遠翠微窮亭虛萬象空寒溪有古寺應在亂山中

首夏懷陳八行度

已近清和月南湖芳草多離情似湖水漸滿欲如何

又

懷中有書札臨水更開看蘭渚香風發依俙是古歡

又

一片瀟湘月函關度若飛故山松際落猶得照君衣

任二上成送予林皋言別

相送林皋上舟回手重攜中流見帆影斜日大江西

題臨城後圃太湖石

孤峰高不倨衆竅細能分日暮松風入清音四野聞

望息波亭 臨城

息波亭上路水浸石隄寒薄暮登樓客蒼茫樹裏看

望西山

西山當戶牖日夕幾回看片雲峰際出暮雨徧長安

雨阻曹家峪

夢中聞溜響枕上覺涼生欲共山農語停車恐輟耕

卧龍岡 寧鄉

青山橫郭外偃勢似蟠龍或有南陽客何年卧此

峰

虎頭山

虎頭山亦峻蒼翠總難名遥聽霧中語有人山上耕

南雩旱夏

旱夏風雩好孫雲帶數松松聲清可聽官至不妨農

没狐臺

高臺不可望萬木隱寒山往日僧開徑青松白石間

劉公洞

聞說仙人洞千年始一開白雲時出入逋客未曾來

柏窊山

碧落倚珠宮靈泉地肺通白雲高下斷松柏似懸空

二郎廟四松

四松遯窮荒霜皮裹石骨幽谷不聞聲清光露微月

芍藥曉開

小窻氣欲白何處遞香來昨日看紅蕊山童已報開

白

庾樓千里月皓皓水光間不及高秋日峨眉望雪山

赤

願爲勾漏令夜火識丹砂駐顔常似少種杏已成花

馬蘭

馬蘭生道左滿放紫茸花兒童任采掇莫種美人家

又

馬蘭謂松柏誰與待千古寧似媚東皇青紫榮如許

屏風山側二石室紀之二首

太虚無色象元氣吐空青萬古此虚宇何人開窅冥

又

蒼黑多奇色深寒難可息想見古初人此中無火食

黃花戍 昌平即黃花路

不見黃花戍心驚絶塞秋如何七校士萬里望幽州

塞下曲

夢到金微塞茫茫一片雲平沙十萬幕何部是夫君

子夜歌四首

東風初變柳萬物盡懷春可憐明鏡裏雙影不容人

二

桑條明沃若光采似羅敷蠶飢知有候駐馬且須臾

三

低頭語風側菊花嘗喜開今年人遠戍莫遣素秋來

四

雪花大如掌歡從何所至不恨夜歸遲半臂著還未

再寄禮山

幾日不相見紅芳歇素秋慇勤問蘭室誰話夜窻幽

又

清齋蕭寺裏時聽賣花聲臭味入城市不如山裏生

謝扶九書幀

半生不解書亦知愛筆札月中墮秋毫清光永不滅

陳健夫招看千葉杏花不果行却寄二首

仙杏當春發高盧入望新如何紅蕊色深避素衣塵

又

沈郎何太瘦潦倒爲判花莫把春衣質輕寒入酒家

賦得實命不同三首

北阮曝錦衣南阮懸犢褌一時各自喜千載漫爭論

又

西子扁舟去東家仍效矉入宮捨象揥已是白頭人

又

衞青已尚主李廣未封侯尚餘猿臂在徒使射鵰
愁

渡涔水

涔水天邊落征夫日下來野煙千里合古渡一帆
開

大雨經回龍峽

石鼇回龍峽峰高飛鳥還楚天風雨内知過幾重
山

草間芙蓉

草際見芙蓉折來擎手中莫愁芳意歇霜質耐秋

風木芙蓉一名拒霜花

次霑益州

十里明湖遠千塍綠野平不知城郭處雲裏聽雞
鳴

螺螄砦

江上螺螄砦浮雲未敢齊日斜帆自轉不與衆峰
低

方一峰爲子畫壁因書其左

人在白雲中山出青天上松際隱縣泉坐聞雲外
響

白塔鋪即事

仲夏猶清冷單衣不可禁酒帘高處見煙火隔前
林

題西峰草堂圖

塔影浮空近山光入戶多西峰真咫尺難得此中
過

讀張卜臣近作即景代柬二首

閒居依草木首夏氣猶清何處聞高鳥風傳求友
聲

又

友聲和且平晚風吹颯颯一氣入青林花香生滿

榻

長信草

長信宮中草無人亦自青春來盈玉砌猶有露華
零

阿嬌怨

珠簾朝景迅金屋夜聲多試問平陽館新聲定若
何

秋夜有懷沈方舟張書登田克五三詩人

煙暗莫山際月明秋院時瘦來同沈約不敢夜吟

詩

二

張子天人侶清如玉樹姿千秋無李白獨步更何
疑

三

京兆田郎後堂堂更絶倫唐風如可采屬我素心
人 田司馬晉人

附六言絶句

還家口占

歲暮他鄉愁寂還家梅蕊香生樹暗村煙不起樓

虛山雪猶明

夢中作 丙辰夢中所得地名不知何屬

蓮子溪頭春水鵝兒湖口人家一帶垂楊碧草六
朝煙月生涯

夢月巖詩集卷十九

夢月巖詩集卷二十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七言絶句

洛城聞笛

殘燈高館獨徘徊夜半城頭北斗迴隋苑月明三
百里笛聲何處忽飛來

汴河柳

汴水東流去不回春風猶向柳條催行人一望傷
春思莫上長堤漫折來

杏花山 抱璞子種杏處

杏花山上杏花飛十里紅雲接翠微聞道葛仙勾
漏去丹成猶駕紫鸞歸

渭南二首

渭城楊柳漢時煙枝上寒鴉集暮天何處西風吹
畫角行人回首望秦川

又

一曲何戡久擅名千秋猶動旅人情慇懃更見秦
樓女絃管新翻薊北聲

灞橋

灞橋西望早秋寒楊柳毿毿折未殘平野連天山

色遠白雲還在舊長安

咸陽

何年秦鹿失咸陽書燼還生殿火光一帶秋煙寒
水外行人不道是阿房

兩河口前與雲曠別處

渙渙春流轉綠蘋扁舟從此各沾巾亂山青處秦
天盡不見江南愁殺人

懷張南士

繞朝一策贈臨岐馬首春山樹影移此日思君君
不見白蘋江上雁來時

詠古三首

韓信臺前落日低白公城外子規啼春風日日吹
芳草不爲征人送馬蹄

又

白骨青燐入望悲定軍山下草離離髑髏萬級無
名姓擲獻轅門那得知

又

羌笛秦箏曲未調羞將營柳擬宮腰東風吹倦沙
場色無力重門鎖二喬

秦州詞

嘉陵江水向西流大散關南天正秋一夜猿啼楓
葉落征人十萬下秦州

棧中見月

萬壑千巖宿雨鳴空林落葉晚霜清誰知今夜山
深處立盡殘更看月明

石關 棧中

石關高勢與天通曲磴西行轉復東回首秦川天
外望不知身在亂雲中

新安道中送徐生同舍弟中行分韻得南
字

沙村潦水落寒潭幾樹晴煙帶遠嵐客到臨岐無
一語仰看孤雁自歸南

洛陽雜詠十首

建春門外舊皇家避暑宮前響翠華四十年來人
不識春風吹徧野園花

二

元公遺廟暮秋時古木悲風向晚吹駐馬塵塗還
泣拜遺民新立尚書碑 先忠節罵賊死節處

三

召伯巡行有舊風欲尋遺蹟燧煙空那知南國甘

棠舍還望東周離黍宮（甘棠古根廢於寇燹）

四

武皇鑾輅去千秋嶽色蒼蒼御道留三柏將軍今尚在當年李廣未封侯

五

漢陵春晚自生愁兒女新妝競此遊不見五雲松際出日斜人散一孤邱（正月望日里人遊此）

六

聳邑東來淨路塵子陵祠畔正芳春客星不與炎灰滅一代流風賴故人

七

河氷金水凍晨裝太保殘碑指路傍千古孝情人共說如何却喚晉王祥

八

不見潘郎擲果車還尋西宅問餘花春城日暮塵飛處白馬紅裙入酒家

九

金谷園中萬馬嘶綠珠樓上數行啼可憐歌舞拍奴輩能使皇輿不再西

十

煙冷平泉憶舊莊園林爭重似門牆東都已改西京破醒石依然夢贊皇

題傅公後書室

碧玉勾欄近綠苔崇蘭香動綺疏開坐看嵩嶽白雲盡自有箕山明月來

孫墳二首

泉臺寂寂此爲家白石青苔舊路斜三尺孤墳殘照裏春山開徧野棠花

又

淚滴空山濕斷雲清明煙火上新墳黃泉合在無

聲處哭破蒼天總不聞

河北

游子宵征苦憶家洛陽翹首在天涯春殘河北銷魂處一路風吹楊柳花

殷太師比干墓

碎首璇宮死即休林泉誰爲卜荒邱遺封忍須周王德還是商家土一抔

鷗園感舊

花落芳林藉錦茵重來韓重哭殘春東風曾與吹環珮響出花間不見人

許由塚（登封）

青山頂上一孤邱俯視陶唐十二州偶使人間知姓字遂教頳水泚清流

荊山（懷遠即卞和采玉處有抱璞巖）

玉蘊山輝自有期匹夫衒璧罪何辭那知太璞元來貴不在連城互易時

詠飛雉

麥隴青青振羽時兒童驚羡錦紛披幽棲原自多文采不見高飛總不知

又

泄泄雌雄各有期如皐博笑亦何爲君看淺草孤飛影可憶商陵對泣時

讀史漫題

歌者平陽衛子夫天顔夜盼忽娟姝明朝群賀宮門裏再拜何曾手一扶

甲寅奉母歸自漢中抵盤豆疾作後歿以三月二日丁卯春復經其地適逢忌日愴然有痛

秦山蜀水憶歸程十四年來旅夢驚日暮紅塵吹血淚慈烏聲裏杜鵑聲

問鸛鵲樓（蒲州）

青錢欲盡典驌裘駐馬還尋鸛鵲樓一望平沙天盡處斷山中湧大河流

詠白菊

藐姑仙子步霜晨玉佩瓊英無數新莫訝清秋少顔色東籬原愛素心人

雨阻十里營

淩晨急雨黯陂陀四野多風響灌河正是江南栽稻候行人不敢怨滂沱

發雙澗

山頭吐月四更殘水面生風六月寒夜半輕舟雙澗發夢魂飛過幾峰巒

紅橋

綠柳紅欄水一方荷風吹入酒壚香莫敎吹醒揚州夢不得隨風到洛陽

玉勾斜

剪綵花間賜臂衣沉香火底奉恩輝春魂化作隋宮燕還傍君王故壘飛

迷樓（今爲觀音閣雨後耕者往往金珠出焉）

驚沙急雨出金虬白石青松士女游清磬一聲巖

谷冷覺王宮是舊迷樓

秦淮

舊院春花落故邱新橋楊柳繫歸舟無情最是秦淮水不識寒塘是御溝

毘陵

吳天雲散暮山頭林景高低出戍樓日落秋江悲遠客毘陵城外一孤舟

惠山下松

石巖南畔見孤松風雨時鳴欲化龍不羨錫山花萬樹春來先發最高峰

千人石坐月

千人石上夜深時沽酒江樓酌與誰惟有秋山松際月高懸清影照吟詩

千人石夜集詩 有序

已巳新秋僑居虎阜於十七夜初登千人石上啜茗獨盡顧影行歌忽聞石畔高吟使我林間側耳聆奇音於幽谷裂石穿雲奏金律以清商驚秋落葉訊之則楊復菴先生冢孫美東君也既成傾蓋之歡復慰扶輪之願同游者十人互詢名字共脫形骸於時松陰滿地明月在天載笑載言久已青山移影一觴一詠不知白露沾衣劉璡居水相鄰因而往酌延之隔籬有客應爲息談顧以良會不常勝遊難再先投瓦缶之音用博黃鍾之響率爾一言哀然五首剞氏錄而存之頗稱好事人生行吾樂耳遑問其工所冀地北天南通應求於寤寐登山臨水抒蒹葭之溯洄云爾

良宵清梵遠依俙石上高吟冷翠微倦客自來林下聽移時松露濕秋衣

靈隱寺

山外聞鐘路不知石房煙火出林遲到門不敢登高賦海日江潮舊有詩

弢光

曉逐天光步石梯亂泉叢竹路猶迷北峰倒景西湖裏回首錢塘日已低

西泠橋

西泠橋上最銷魂寒水秋山帶石痕柳岸停舟人去後荷風吹雨又黃昏

桃葉渡

年年桃葉渡頭花開徧春風落水涯惟見桃花飛渡口不知桃葉是誰家

石頭城

石頭城下大江流萬古傷心蘆荻秋歸舟不敢重尋問恐說降旗在上頭

雨花臺

十里長干日落時蕭梁古寺草離離雨花臺迴休登望怕見臺城舊廢基

臺城

斷雲衰柳古城荒白馬青絲應壽陽多少江南亡

國恨梁皇猶自歷年長

采蓮女

十五女兒初采蓮含羞如日帶朝煙輕舟蕩入花深處隔葉窺人不肯前

廣陵聞雁

廣陵霜夜雁聲歸月皎無雲星宿稀孤客乍聞燈影外起看庭院正南飛

重經龍門寺

石樓煙磴倚天開寒水聲中客再來深院踈鐘風過處刺桐花落禹王臺

漢宮詞

自照新妝百子池紅顏千古寄相思恐疑絕代皆虛飾不使黃金買畫師

漫題六首

夏諺商歌二代留仲尼刪定自成周文章絕際空前後初盛唐人異末流

二

白也飄然詩思高徽詞托興似離騷三閭苗裔天才秀（嶺南屈子）可與青蓮代捉刀

三

秦風能大亦淒清白露蒼葭萬古情一自公安開

小苑今人不采舊菁英（秦風謂北地）

四

佳卉名園森發盡餘芳小徑細還刪而今別有看花客獨上眉山頂上攀

五

漢魏遺音未易諧少陵長調絕優俳如何水部吟明月秪與唐初四子偕（信陽明月篇序意抑杜陵非是）

六

漫與詩篇體自殊懷文抱質矩難踰從君跋扈江

湖裏曾見鯨魚鬐鬣無

贈王敬亭 用太白贈汪倫韻

王子攜樽送我行風吹門外馬嘶聲一杯更酌梅花下雪裏寒香似爾情

寄舍弟

舊恨河梁蘇李歌新詩海嶠和羊何遥知對客高吟處隴水聲中落葉多

歌鶴臺

緱山雲樹望中開古徑還留子晉臺聞道夜深笙鶴度一聲飛過萬峰來

緱氏夜雨

馬首東來暗夕陽煙村草舍夜蒼蒼不知身在緱山曲寒雨聲中夢故鄉

伊園曉涼分韻

三亭客子愛林扉日夕南園取醉歸昨夜白雲山上宿曉風吹下濕征衣

飲武二智錫園兼悼乃公全子

林塘五月氣如秋十載琴樽憶舊遊倦客重來風雨後高桐清淚為君流

灄口夕望

灄口澄波浸白雲晚天新霽楚山分漁歌何處蘆花滿隔岸西風送客聞

舟泊白湖鎮

日落沙汀飛鳥還輕舟盪槳水雲間松林黑處明江火津吏徐迎出斷山

舟泊七磯岡

七磯岡頭停客舟三江渡口棹驚流一朝一暮頭堪白不待蘆花飛素秋

登黃鵠山 武昌郡中

黃鵠山頭望楚城城中歌管雜松聲孤峰曉掛西樓月還照長江萬里情

遠公橋小憩 橋在武昌寒溪寺側

惠遠橋邊坐夕陰解衣盤礴復行吟溪山雲月皆相似不必廬峰頂上尋

暫止漢口許大潤生來自漢陽留別一首

大別山前日半輪漢陽城外水平津孤帆遥在江樓望直到門前是故人

宿虞來東園感舊

黃花和露卧蒼苔三徑依然客再來猶似當年重九醉石臺霜淨晚香開

寧鄉雜紀五首

城市山林此地兼庭虛吏靜鳥鳴檐一聲雲磬衙旋放猶見松陰入曉簾

二

處處青松樹樹花每辭車蓋到田家偶逢饁餉因嘗旨燕麥乾澆柳葉茶

三

老農寒夜語中男雪滿山巖鹿飲潭殪此明朝堂上獻乃公厨饌少肥甘

四

春晝長時季女飢飛蓬如首幾絲衣可憐荒歲桃花下家室何人之子歸（前歲荒民多鬻女者）

五

山田高下井難成萬木林中鑿石耕夜半虎來茅宇卧兒童敲火聽牛鳴

清明後七日問柳

每到清明似麯塵如今條葉未更新寒風日夜吹南陌二月山城不見春

春日懷浦大雲曠三首

燕山驛使報平安曾寄梅花不忍看今日懷君高卧處滿庭香雪夢中寒

又

千里佳期命駕遲春江花月賦新詩那知絕塞相思苦雪打寒窻獨卧時

又

西秦歸去幾經秋東魯相逢未白頭一夕春愁生兩鬢却疑霜早怨并州

訪胡徵君季子適山翁要看牡丹於張村不遇留題寄意二首

聞道花中此是王秖今零落失天香尚留别院司

花女白首空山對舊妝

又

天寶年間植玉闌沉香亭北數株殘題詩欲寄清平調只恐傷春不忍看

汾郡回復訪胡仍看花未返

再到巖扉問主人花村猶自惜殘春山童留我看松桂石路雲深望不真

長信春詞

昭陽曉出翠華遲御柳風開望見時折得梨花還獨坐玉窻潛誦白華詩

長信秋詞

碧梧聲隕玉階寒秋色偏宜靜處看却聽侍兒私語謬年前辭輦失君歡

文君

賣賦餘金酒漫酤憐君寒倚舊時壚曉窻攜手窺明鏡還似芙蓉臉際無

昭君

新妝貂錦出宫庭顧盼流光惜暫停自是玉顔憔悴久敢將圖畫怨丹青

桃葉

桃葉渡江春思多與郎同唱渡江歌一聲風落無尋處花外遊人奈若何

黑岐廢村有復業者喜賦二首

數椽茅屋萬松間一帶新疇是故山慚愧鶉衣和淚說餘生今爲使君還

又

山菌新鮮獻乃公草間長跪捧筠籠憐渠雨嶠霜林裏念我清齋孤署中

寄天益敦甫兩弟

離石歸來依舊貧長安珠桂又經春妻孥此日知何似莫製征衣寄遠人

寧鄉關 前代防邊重地今廢

寂寂春山花正開蒼蒼石壁滿生苔君看一帶黃雲裏曾駐防秋萬騎來

又

西北浮雲絶塞連於今古戍靜烽煙莫輕一片韓陵石還記中原戰伐年

野寺

天畔蒼崖偃暮花磵邊紅葉似明霞雲深徑絶逢僧引笑指山坳是我家

將之京道經趙村未得展胡季子留別三首

隱君茅宇結前山石磴高寒不可攀傳語山童休掃徑恐驚猿鶴避塵顔

又

白雲高處絶紅塵氷雪巖中自在身不是桃花春水泛漁人難問武陵津

又

黯澹銷魂復此遊行年方壯髩先秋駐顔不用求丹藥秖買蓴鱸一葉舟

代鬻松樹子客答買者

屈節盤根已有心野人生意藉青陰朱門莫種閒花草他日風霜恐不禁

又

總使爲龍未可期好從巖谷長虬枝伊家原是清寒物偶值春風一轉移

河北春三首

河北春深花半開河南花落滿蒼苔三春車馬無休日兩度花開遞看來

又

春愁脉脉被花惱春日遲遲宜柳眠花柳於人無賴甚長安爭奈看年年

又

京洛煌煌無限春相逢盡是看花人不知花樹開多少飛去還同陌上塵

通州城南觀藕花三首 戊寅作

城南秋水浩無涯欸乃輕舟日易斜欲到孤亭最高處香深無路出荷花

又

板橋搖動行有聲石堤澄澈秋溪明名園別有芙蕖色妬殺寒塘並蒂生 是日遊女如雲

又

柳岸風吹夕照開清波隱隱見樓臺玉簫聞響不知處却繞荷香煙際來

將至湯山次韻口占

清溪擬泛紫霞杯班馬嘶風畏景催溫室不知行遠近暮山青處雁聲回

白羊城

白羊城外月如弓紫塞笳聲起夜風聞道秋來霜雪苦鐵衣獨卧夢閨中

居庸關戍歌

萬仞山開一線天年年斥堠過山前登高一望腸堪斷家在黃雲落日邊

又

塞馬秋高散谷川羽林十萬盡歸田曾過弱水流沙外更到扶桑出日邊

贈李四牧凝二首

於今誰是濟川才七載臨卭獨往迴聞道花城千萬户使君初到是蒿萊 李嘗宰蒲江不以家累自隨力稱貸爲民苦蓋萬厦

又

籬外有人應息談與牧癡寓止間一籬閒中沽酒更相探醉來
獨語黃花側與爾經霜苦亦甘

蕭寺夢浦大雲曠三首

寒夜沉沉送客還清香縹緲接諸天夢回不見高
人跡月在霜鐘曉寺前

又

聞君避地一家村白首相思感夢魂夜半分明諳
石徑疎松隔水見柴門

又

洞庭橘實知難寄鄧尉梅花似共探夢裏不知蕭

寺狹春山望盡大江南

問梅

小院牆東久種梅臘殘應有數枝開東風一夜吹
春雪却上燕山客鬢來

問竹

西園栽竹已成竿春筍初抽可薦盤忽憶千年池
上飲翠陰初浸水光寒

寺寓除夕

僧定鐘殘欲嚮晨龍宮香獨鳳城春夜來方丈燈
如月獨照長安逆旅人

喜許大潤生書至

漢陽一別五經秋霜落燕山白滿頭夜半書來人
未起小窻寒雨夢孤舟

夢哭殤女墓

夢到荒村落日黃茫茫沙路獨徬徨夭桃花落孤
墳外老眼空山哭斷香

秋扇寄顧見南

新製齊紈韌且輕擎來秋月倍分明煩君珍重藏
經笥不比春風汎愛情

書孟孝婦傳後孝婦先父之舅母也先母述其節孝命履爲之傳

青松白石一殘碑誰寫千秋絕妙辭曾記慈闈長
太息滿山氷雪夜深時

感舊五首

少年游息幾人同高樹閒園似夢中忽見頹垣秋
雨後草生深院爨煙空李師北園昔肄業其中

二

山柳青青類古松時來徙倚望遥峰高山猶是龍
門峻不見當年杖屨蹤

三

昆弟相隨葬土泥幾人執紼送山溪年來重到横

經處兩世相依並寡妻 師二子及長媳以疫歿浮葬其後師母與次媳相依

四

二三孫子未同居斷井沙填雨後渠猶記風前朱果落群雛爭奉寫衣裾 師二子生數孫

五

便便腹笥已安棲夜叩柴關問甕虀此日尚艱謀食計築場無力望空啼 予兄弟夜每不嫌數求師母作虀奠師以謀道不謀食命題

早至永定門

天涯鴻雁自南征古寺清霜滿北平忽憶故山松響處雪消枝上落春聲

望西山有懷張星臣使君

西山宿雨湛朝暉遠目隨風入翠微遥識故人香座冷緇塵不逐縣花飛

聞雁

清秋遥夜淨無雲月皎中庭過雁群何處高樓瑶瑟靜一聲還向夢中聞

蘭江驛 澧州

古埭草色夕還碧野塘藕花朝自紅題詩自愛蘭江驛敢為騷人續楚風

同嘉升溪坐

日下青山天宇空與君溪畔坐松風不知明月生衣上秪訝清光映水中

武陵

源水叢花孰問津碧山雲裏自芳春避秦不屬神仙蹟自是羲皇以上人

代送遠

目送青驄過錦隄中門掩袂入空閨自憐不及行塵遠是處隨風傍馬蹄

答送遠

相送中門淚欲揮將書千里羡塵飛那知客夢隨

潮去不待春風逐雁歸

龍泉橋觀瀑布

龍泉橋外馬牙關瀑水聲中客往還昨夜新添巖上雨曉來清響滿空山

辰溪 縣郭南

辰溪秋水碧於天一棹南來使客船崖上花香深不見西風吹過柁樓前

文德關 鎮遠南舊名油榨關

鑿石為梯萬仞餘高天仰晰一欷歔當年蜀道虛稱險容得相如駟馬車

三板橋

普安州西南二十里有石梁曰三板水通盤江湍飛響激駭馬驚人黔山皆濯濯滌滌有麗無秀至此則綠野青松漫川彌谷清猿黃麂引類傳聲景靚雲恬殊有勝致

普安西去石梁東路入松雲一氣中征客不知腸斷處孫猿峽裏叫秋風

月夜懷京師諸君子

水靜山空望遠天五雲多處幾華筵那知一片長安月還照孤蓬獨夜眠

重經武勝關有感

當年欵段入重關山木青青鬢未斑投筆歸來霜雪裏白頭却羡玉門還

又

楚豫中分一線通霜高木落萬山空行雲不倩關門鎖吹盡蘭臺一夜風

秋夜待友人不至

經月不逢清士飲籃輿相訪少城東燈花落盡碁枰歇一樹秋陰叫晚蟲

詣張書登復詠近作

步履相求不厭頻行行曲巷總無塵西風忽向秋林出金石聲傳抱膝人

九日健夫索酒後六日始克致之因柬一首

今日一樽栽寄去幾時三徑得重來長安多少緇塵客誰向黃花笑口開

南鄰桃樹

南鄰桃樹影敧斜幾片飛來似錦霞前日花間沈醉處小紅初放兩三花

紀夢 辛卯三月廿二日夜夢神人授予白雲謠擊缶而歌其聲遏雲予拜而聆之其辭曰白雲出岫何悠悠朝至帝鄉夕

滄洲吾謂白雲何所求終焉乘氣歸山邱

夢有仙人箕踞坐長歌授我白雲謠一聲響徹丹霄上萬仞青山欲動搖

十三山 廣寧

茅檐隱見十三山石骨穿雲帶雨斑今夜大凌河畔月高高還掛數峰間

四月朔日出錦郡

紫金山下錦川流萬里風雲一望收今日輕裝東就道柳陰踈處杏花稠

衆會寺 今將廢

青山寂寂勢孤騫倒景苔階上斷垣曾說當年車馬客遠從雲外望高旙

飲維德堂因贈

白髮丹顏鶴氅衣百年身事付漁磯茅堂松徑無煙火惟有閒雲到石扉

清流關見早梅

清流山上絕氛埃正是滁陽春色來二十五年重過此白頭還見早梅開

九松山

九松山上起濤聲石徑蒼蒼月影橫夜半停車問前路滿空寒翠一鐘鳴

丁酉九日懷沈方舟

三徑黃花寂寞開懷人依舊獨登臺向南一望山無限惟見長亭返照來

又

寤言獨寐思悠悠愁眼看花不是秋底怪蒹葭摧折後更將寒影倚清流

望西山三首

清霜紅樹滿西山秋色依然指顧間我欲乘風奮飛去高高雲際叩仙關

又

咫尺仙居未易逢寒宵明月出芙蓉清光一片盈懷袖知在雲山第幾重

又

朝來冷翠入窗流正是遥峰宿雨收慙愧年年邀侶伴並無一騎到林邱

漫興

雪積千山似玉京燈前霜鬢倍分明人間自有瓊田草莫問升天白石生

戊戌除夕

悠悠除夜客愁生耿耿繁星似火城倚杖還來瞻北斗萬山松雪入窗明

夢月巖詩集卷二十

新安呂履恒元素著

念奴嬌

對雪 和雲曠

六花飄處似殘梅泠絮漫空拋擲簾幙重重朝睡起乍捲尚愁寒劇酒市收帘漁舟泊岸風靜渾無力山林如畫晚鴉千點初集　郤喜良會今辰高吟此室共作天涯客極目江東煙水際萬里同雲一色玉宇生寒銀城砌凍斗酒隨朝夕南枝有意早傳春到消息

題普救寺 蒲州

蒲東蕭寺負箇是萬古銷䰟之地斷碣荒煙磨滅盡一代貞元文字綠樹天涯紅塵古道去去人千里山川依舊暗銷多少情淚　却想名士傾城才難不偶幾許成佳配已矣微之誠薄倖始亂還成終棄錦瑟淒涼玉環珍重此義同生死負心如是枉稱千古才子

中秋感懷

綠煙滅盡東望處湧出一輪寒玉髩髴素娥褰翠袖斜倚闌干幾曲丹樹光中金波影裏凝睇將人矚似顰如怨欲言還自羞縮　試問渺渺天涯迢迢海嶠頃刻能飛逐底事窮檐偏慘澹只照綺筵華屋兔自長生蟾應不没好夢何由續再三不應影移窻外修竹

題秣陵春傳奇

六朝如夢誰解道野老江頭歌哭海思雲愁還寄托舊部霓裳法曲瑶水筵前翠微宮裏夙世仙緣卜非空非色箇中人自如玉　爭奈身作虚舟心同明鏡形影交相逐刼火雖燒蓮性在不怕罡風顛撲撥盡鵾絃撾殘羯鼓淚斷聲難續曲終人遠數峰江上猶綠

浪淘沙

夏夕

斜日影窺園綠樹東偏波光摇破晚雲天籬外砧聲驚夢起何處新蟬　村落好幽閒柳院柴關餘風猶颭酒旗閒樵牧前郊歸去也誰管青山

天仙子

憶夢

雪滿寒塘煙滿樹函關立馬聽雞度斷橋荒戍少人行山無數日將暮征人揜袂休回顧　難可追

尋泉下路似曾相識魂來去依前思省不分明人如霧情如露雲飛雨散知何處

鷓鴣天

青要山堂自述四闋

青要山中白日長主人朝夕自徜徉平明送月歸松壑薄暮留雲宿草堂 桃竹杖芰荷裳等閒乘興過平岡無端忽憶牛山語說與樵夫笑一場

又

青要山中鴻雁飛主人高卧閉柴扉偶題林葉霜盈掬爲采秋英露濕衣 書讀罷客來稀一杯濁酒對斜暉休將勳業看明鏡且較陰晴坐翠微

又

青要山頭煙霧重主人清興在初冬閒栽籬下留秧菊倦倚巖前落子松 尋曲徑倚孫笻雪中時露兩三峰歸來蓬蓽人如蜩還說江湖氣似龍

又

青要山峰峰最奇主人行樂四時宜倦游南北東西路好詠風花雪月詞 今已矣欲何之蒼生未必與吾期偶然覓得清新句自有廚邊老嫗知

滿江紅

漫興

碌碌浮生問人世百年有幾惟智者乘流遇坎時行時止威鳳天邊舒羽翼神龍雲際藏頭尾算從來困倒幾英雄無能耳 也不願拖青紫也不願詒孫子但粗衣淡飯稱家而已朝望高峰紅日上暮看流水青雲起縱今生暮景或飛騰寧爲此

祝英臺近

閨情

杏花天桃葉渡春色滿南浦記得年時舉酒對花雨畫簾曉映清江同心攜手共凝望闌干憑處爲何故竟把花下歸期經年又躭誤還上重樓悄向晚風語怪他不解留人春時多住算只會送將

舟去

賀新郎

七夕

靈鵲傳聲早正新秋微雲疎雨絳河縹緲天上人間同此夕別恨知爭多少但兒女流傳談笑暮暮朝朝春夢短羨天長地久雙星照誰似此別離好 年年枉乞天孫巧問千金良宵一刻工夫怎討鵲巧翻輸鳩計拙世事茫茫難料憑造化小兒顛

倒學弄七襄機杼盡奈目迷五色身將老聊一醉散懷抱

虞美人

題畫水墨虞美人草

虞兮魂化原頭草遺恨知多少絳英和露嚲東風恰似夜深紅淚楚軍中　丹青欲寫春風面不忍傳哀怨故將雲水擬仙姿莫使漢宮粉黛妬蛾眉

沁園春

武昌端午 和許元方

柳外鳴蜩花間啼鴂又是端陽見虎符紛戴城中

兒女龍舟競渡江上帆檣地臘良辰天涯遺俗作戲逢場總不妨拚永日朝遊荷渚暮浴蘭湯　閒堂共勸飛觴看檻外榴紅抵艷妝問一樽黃酒驅邪何驗幾條綵索續命誰長艾積三年蒲尋九節服藥求仙亦渺茫何須較田文門户屈子詞章

應天長

秋思

玉繩星轉銀漢影斜流光暗中偷度清瘦三分徙倚深更怕風露蘋煙俯梧月吐打疊起別離情緒問西風送得秋來箇人何處　好夢自來去長夜還醒翻較不眠苦縱有歸期難記般般共伊訴裙猶在痕可數也爭道漫無憑據悔當時恁地相關被他輕覷

十二時

秋夕

晚煙開半窗涼月風露淒其如此漸著體輕衫堪試總是多愁少睡草徑吟蛩蘆汀過雁任此時轟起更漏遠敲枕還聞助我斷腸無限詩情難擬驀地思當時一見便爾輸心合意不是有情東鄰舊侶爭肯輕窺視靦面時轉惱相憐却在暗裏

天有心做成牽絆石上三生重會又作天涯浮雲遊子强半辜鴛被只到今賺得流乾眼中清淚

滿路花

秋思

金風動地來玉塞遥天接夢回燈燼後魂驚怯清霜滿院響墜梧桐葉曉窗忘盥櫛小婢相催菊花笑指堪折　征人何處萬里音塵絕關山應望見秦樓月知他也自記憶言詞切爭共同儕說不願封侯但歸恁地歡悅

鳳凰臺上憶吹簫

雨夜感懷

殘雨鐘聲曉風雞唱和衣支枕無眠念三千里外二十年前安坐南柯舊郡誰知是夢裏姻緣難消受無情歲月有恨山川　堪憐般般情緒更點點啼痕寸寸腸牽望鳳樓明月鶴市寒煙縹渺三山雲海誰願作寂寞神仙惟看取妝臺舊鏡夜夜還圓

蝶戀花

綠陰

冉冉輕陰初著袂透户穿簾几案旋生翠一隙斜

陽還照地風來金碧都搖碎　遠影依俙村徑細更帶山光一色天無際芳草王孫春去矣聞嘶何處青驄繫

紅影

織錦天孫臨玉砌碎剪明霞亂擲晨光內欲把春風嬌面繪近前生暈渾如醉　何處高樓斜倚袂素手相招過眼還成淚被浪空翻寒不睡妝成脉脉愁相對

秋思

錦樹搖空霜徧野一片秋容誰向千山寫日落前谿人去也丹崖寂寂寒聲打　歲歲秋來人共者宋玉何悲此意應非假覓句白雲黃葉下斷腸贏得情瀟灑

春夜聞笛

良夜沉沉眠不得簾外風清月到中庭白風月無邊春有色誰家弄笛高樓側　新翠欲攀楊柳陌落盡梅花何處香堪摘多少長安羈旅客一時回首情蕭瑟

上元旅夜

寂寂雲房鐘鼓歇孤館疎燈也過元宵節自有寒

光生積雪長安萬户同明月　何處笙歌聲切切乍逐東風入耳終難熱火樹銀花光未滅小窻夢破雞聲咽

夢月巖詩餘

夢月巖詩集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呂履恒撰履恒字元素號坦菴河南新安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此集乃雍正乙巳其姪纘曾等校刊詩以體分末附詩餘二十四首前有凡例稱其詩或經歲一改或一月數改如洛陽秋思河上寓目詩之頷聯嫌其調近七子輒加竄易金陵穕感之結句嫌其涉於怒罵亦復易之又稱

盛朝詩選載其秦中懷古詩洛陽秋思詩懷公毅詩字句皆有所竄亂今悉從原本云云或刊板時有所點定歟

冶古堂文集五卷

〔清〕呂履恆撰

安徽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呂憲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冶古堂文集五卷》提要

叙

文章與政事相表裏者也不通於典謨風雅官禮治化之書則雕鐫句字取青媲白其失也華而不實依傍言詮拘牽樸遬其失也腐而無用二者交譏其失一而已矣文之有實用者根於心研於理綜核於事物近而能遠約而能廣微而能顯是故其人之政事由文章出焉而其文章之傳於天下後世也不後於政事吾師坦菴先生起家文章而以政事顯其立朝大節當世士大夫能言之舊刻詩文凡數種其藏於家未刻者三十餘卷諸嗣君

於先生没後繕録排纂郵函御龍命之序嗚呼御龍何足以叙先生之文哉顧嘗竊聞先生之教矣先生歷官卿貳每侍坐則言宰寧鄉時事曰爲政莫先於親民民情得即宰天下視此矣宋制設六曹於州縣至今踵而行之有以也又言讀西山大學衍義不可不讀瓊山衍義補非補其缺所以發其藏也不得其藏則疎於論事爲同甫一輩人所笑即文章無能盡變又勿論涖民矣嗚呼此可以窺先生緒論之所歸矣先生自幼博極羣書爲文灑灑數千言立就尤耽於詩當未第時薄游南北

覽其風土交其人士一篇脫藁相與辯證不憚往復丹黃點易錯出行間見者咸嘆通懷友善至於此極宜其詩文格律淹雅宏博每變益上而不知其收效非㫋占此矣昔者聖門分列四科各目所長非謂能文學者遂闇於政事也韓子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發奮乎文章歐陽子謂學者一溺於文往往至棄百事不關於心以爲深戒知二子所得力卽先生可知也先生藏稿甚多集中所存僅什之三四皆手自刪定舊刻小帙曰冶古堂文集今仍其名夫集衆有而共成之莫如冶然則先生之陶冶乎古人者不既多乎哉受業歙縣程御龍謹撰

叙

渼得讀吾師文久矣往諸生時嘗從吾師九河劉訓夫傳受之以爲類古人所爲惜未多見也嗣聞吾師主滇試懸知必合已而果然自謂得縱觀著述而吾師所刊冶古堂集又僅八九首癸巳入都來得日從吾師遊因請觀吾師著述之富乃手授寫本一册退而卒讀約四十餘首且誦且錄饑渴之私蓋十年於此而小餍飫矣由是請觀全集計五册約四倍於前渼捧攜入私第焚膏繼晷徹一日夜竟讀之而又三復之可謂餍飫之極矣今夫人中有所好必思足乎其好如饑之甘食渴之甘飲飲食又各充乎其量之所極而後爲大快適也吾師之文吾好之一見而卽饑渴之必盡求其文而餍飫之天下之大豈更無好吾師之文一見而卽饑渴之必盡求其文而餍飫之者乎夫欲盡出其文盡天下饑渴之人而餍飫之則以不律傳寫爲艱必梓行之爲利而文未及行而吾師歿矣嗚呼人生立言爲三不朽之一卽其人與其骨俱朽名固無恙彼富若貴貞與其人俱盡如塵土者耳吾師雖不汲汲於身後名而表而章之其人具在則

豈非後起之責人子繼述之義與門弟子淵源之紹乎而行之海內久而論定讀其文想見其人則以天下之公義而非父子師弟一二人之私議矣漢猶記在都時吾師與漢言詩且及古文漢以所爲南軒家祠記請定吾師喜謂漢曰疏通質直是廬陵之文僕初閱意未大快及細繹脈絡既精且貫是知文之正者必不庸庸者必非正也世有好奇者易告之以吾言嗣是論著輒衷吾師而文亦駸駸近古吾師歿漢之文遂不復進矣竊讀吾師遺文三致慨焉受業石屛張漢謹撰

鑒定

長洲沈德潛確士

晉江陳萬策對初

大興王　源崑繩

評選

淳安方楘如文輈

石屛門人張　漢月槎

參閱

中牟冉覲祖永光　登封景日昣東暘

澤州陳廷敬說巖　永城李汝懋季平

桐城方　苞靈皐　嵩縣屈必達鳳山

陽城田從典克五　偃師張　熺曉生

汾陽胡　庭季子　膠州宋雲會沛蒼

儀封周　棐伯章　襄城李來章禮山

夏邑彭嘉屛青原　新安陳　佩行度

寧鄉王文清九谿　永城李汝霖雨蒼

夏邑彭樹葵觀之　新安孟文恒貞甫

海寧陸宗楷晃川　洛陽張雄圖勵山

封邱李承紱方來　錢塘沈用濟方舟

蘭州王　紱誠亭　洛陽郭岱鎮青州

睢州吳元統肩虞　蘭陽王秉鑑澄波
洛陽袁良謨叔文　江華張立尌天淑
江華雷光地樹平　海寧楊鼎正心延
寶山沈步青桐君　江華蕭天祚誕生
華容白石爍西疇　舅氏王無慾季平
新安門人王夢麟瑞紱　江寧門人吳起昆宵函
建水門人田國珍徵士　江都門人許邇中允執
桐城門人張廷璐寶臣　江寧門人宋道新淨私
溧陽門人任蘭枝香谷　歙縣門人程御龍在田
長白門人尹繼善元長　長洲門人李　錦絅文

桐城門人張廷瑑桓臣　蘭陵門人渾源濬哲長
無錫門人陶正中未堂　高平門人趙鴻猷爾嘉
通海門人趙　城亘輿　大興門人劉朝宗向若
定遠門人凌　燽約銘　宜興門人儲大文六雅
高郵門人夏之芳荔園　忻州門人周繼殷西侯
族兄師濂守齋　胞兄賁恒素園

編校

族弟先陟淛伊　從弟益恒時菴
胞弟謙恒天益　胞弟復恒致甫
河内甥楊方泰子健　洛陽甥董萬山石林

新安甥李友悌義存　洛陽甥郭　泳仲涵
孟津壻李文柯書[illegible]　孟津壻朱開泰寅菴
洛陽壻何兆湛幼菴　姪繼曾緒曾纘曾
姪承曾光曾統曾
姪耀曾瀠曾綰曾
姪循曾仰曾奕曾
男憲曾宣曾守曾
姪孫祖高從高肅高
孫公遷公澤公望
孫公輔公路公溥

孫公滋出繼　孫公詒
姪曾孫燕徵秩桂官
曾孫嗣文嗣正齊嗣穆
曾孫嗣靖嗣孝嗣渭
曾孫嗣晉嗣尚嗣端
曾孫來官象決三崇

治古堂文集總目

冶古堂文集題目

卷之一

論

教統論上

教統論下

信陵君論

藺相如論

魯肅論

聖人不凝滯於物論

物役論

寧鄉志風俗論

表

寧鄉沿革世表

傳

李舍人小傳

陳孝廉傳

龎貞文先生傳

中大夫劉公傳

張叔張先生傳

陳丹亭傳

孟孝婦傳

叔祖母楚太君家傳

解

固窮解

記

青要山石鴟記

古褒城記

澄清亭記

重修養濟院記

質二爵記

義鹿記

郭中丞祠堂記

重修寧鄉縣學記

重修新安縣學碑記

崔邅翁先生畫像記

山居圖記

遊峴山記

大魚溪記

望水亭觀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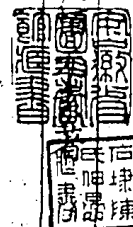
陽城三鄉賢碑記

求熙寺茶亭碑記

青要山石鴟後記

治古堂文集

新安呂履

教統論上

三代而上教統自天子出也上無異道下無異學九黎苗民之惑衆誅竄亟行絕地天通使天下回心定志知鬼神不敢干天子之權是故教行而統尊及周之衰穆王始有侈心言神怪者或托焉其後老莊公孫鄒子之徒遞倡異說以亂天下此二氏之權輿也自漢文好黃老明帝興浮屠歷唐宋元明天下靡然從之雖有哲后賢臣而訖無至治於是釋老儼然僭天子之教統參而為三使夫王公大人下逮愚夫婦之倫摩頂踵而依歸之是尊有二上大不敬而至無等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且夫天地之道貞夫一者也帝王之教統於一者也一則治三則亂敬敷之旨體嚴而用寬二帝三王之所以作君作師也彼將曰我且為帝王師而君不加貴豈不悖哉庖犧氏之所畫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孔子所為祖述而憲章者六經也彼且萬其書而抗之六經之上噫是果何說也天子之教天命之儒者之道帝王傳之是

故帝王者天之宗子儒者嫡裔之惟肖者也二氏則庶孽之悖德不才竊其家財以亡焉者也嫡裔之肖者足以正之而無其柄則奉天之宗子以招徠之格則収恤之否則威之攻之庶幾或返其家而易其心若猶未也則又賴嫡裔之賢且貴者若虞夏殷周之盛皐夔伊傅周召之爲臣刑明而教立經正而民興二氏者復何能爲哉梁武宋徽諸君之明效可覩已意者其臣實甚楚王英首學浮屠被禍最烈崔浩崇道教而誅沙門不平也傷天地之和宜有陰既非滅佛之報也唐之傅奕元李

木魯狆拜住等其獨立不懼者乎敬其君以敬天是謂帝臣不則大亂之道也雖然春秋之義責首惡而戒始既漢唐氏之子孫其祖若父教之也使光武不信圖讖之文則榆欓不入於洛陽貞觀不集聖教之書則佛骨不迎於法門興國無黃白術之問徽宗何由惑於靈素洪武勿遣高僧侍諸王靖難之兵何從而入金川嗚呼父遺子而臣師君無二法也天子君而君予民無二本也聖人在上知天地之愛民無使失𤍠詔天下剃度者罪厥父母歸其徒於農伍以足兵食於是乎教立而道明

統出自天子而三代可復矣

敬敷五教嵩官董之而彝倫攸敘必歸功於帝德此教統於一尊之義也得名服巨手人　溯源

窮委反覆推明可當千秋寶鑑　李訒齋

義正詞暢當與原道本論相爲表裏○天子之教一段本西銘說來方有源頭春秋之義一段爲作俑者頂門下針覆車之轍更可爲鑑皆是作者獨出手眼處　李禮山

歐公本論以正勝邪是固元氣夫子此論因病求源是責醫師二說相爲表裏而有良醫斯有良藥則此論尤爲扼要矣　受業吳敢昆識

教統論下

惟聖人與天地準故仲尼傳帝王之道而教之統以一教也者因人之性而有事者也性命於天而生於心理與氣俱焉氣以生人理則其所以生者氣二而理一一乘二二妙於一孔子所謂相近太極所乘之機也孟子所謂性善陰陽本然之妙也是故教以復性性復而道明聖人所以參天而兩地臣無二君子無二父一本故也天之牖民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子之事父廣愛而合敬諸父諸舅無怨遺焉而後仁

民以及物是故理一而分殊孔孟既遠楊墨一變爲黃老再變爲佛氏說者謂道竊之儒釋竊之道不知皆世儒倒授之柄而自撤其閑衛也性惡之說既昧乎生人之大原而區爲三品且岐太極陰陽而異之至有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者嗚呼是何言與使教無事性必人無是性而後可也人而無性子何以父其父臣何以君其君泛泛然自軼於兩間之外而與其君親適相值也有是理耶道之竊儒自易而爲元是攘羊之類也釋之竊道自元而爲空是胠篋之盜也害未甚也惟儒名而墨行者倒授之柄而張其勢彼始一無所顧忌譬之魯招外盜其陪臣竊寶玉而亡或斬關焉是則大盜而已矣道流而下假傳符籙間或知所鄙釋蹴而上高談性命且甘與之昵是故佛之害尤甚於老老聃周史也孔子嘗問禮焉猶龍之嘆亦吾徒自爲譸張耳至於佛吾不知其有焉否也借曰有之第可勝貪殘而教於其國惡能易天下哉聖人在上而教化行其徒可散其性可復也若夫學者亦定性以明道而已與子言孝慈悲非父也與臣言忠世尊非尊也理御氣則太極具善移惡則陰

陽和無聲無臭而萬物備何思何慮而五性平同者不泯而異者不偏主靜存誠以求夫所受之中日孜孜焉折衷於孔孟周程之說而若不足也其又遑及乎他也

教之在下者自孔子始其大旨只在明道諸弟子得其言而爭繹之所以有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之書至孟子而並指以心性仁義此談理家所共見者也第以之立論則謂之文矣文無氣則不暢氣不折則不靈盲左多多首只得一折字蘇韓大大段只得一氣字秦漢之文雖

腴而不及左若以其折之不盈也唐宋之文雖
博而不及左者以其氣之過勝也令得名文快
讀一過有蕪雜之氣而肯左之腴折存焉凡讀
是文者亦當於行氣處用氣讀行折處用折讀
庶得作者苦心 李紉齋

上篇責成君相此更直溯本源一氣卷舒所謂
搏棘刺如搏絮也筆力之勁直逼古人 即愚庵

信陵君論 續唐荊川

昔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法嚴而責人則恕嚴則有
誅心之法所謂人臣無將將則誅焉者也恕則有
原心之論所謂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者也以故善
善長而惡惡短所善者益勸而所惡者亦得有辭
焉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信陵君之救趙却秦也其
功罪不相掩然而功浮於罪其心有可原而無可
誅者也唐荊川以誅心之例責其無王不能死諫
又謂其救趙者獨以平原君故非爲魏與六國信
是說也則是三仁之論孔子祇得之於比干而失

之於箕微而春秋之義責在大夫凡有可以利國
家安社稷者舉無可專矣能無失事機而遺其憂
於君父乎哉且夫信陵非畏死而不能强諫者也
安釐王嘗欲與秦共伐韓公子無忌以近秦之禍
爲王反覆危言之且曰入朝爲臣不久夫韓非平
原親戚比也無忌又何所爲而犯顏强諫若此哉
爲魏故也今也秦圍邯鄲經歷三時趙危若累卵
而魏有震鄰之憂平原君數遺魏王與信陵書賓
客辯士說王萬端度終不能得之於王將以客赴
秦軍死等死也信陵又何所畏而不以諫死耶令

有富人之子聞鄰有盜將及我其父方寐而未覺起而逐之並扶其僕之不逐者是豈可以不告其父爲罪與魏王之畏秦而苟安猶寐也脫誤死而王卒不悟趙亡而魏且隨之此固公子之所熟計而決其無益者也於是乎用侯生之計矯殺晉鄙奪其軍以進而秦却而趙存矣夫豈不知矯殺之爲罪乎顧念却秦存趙而因以存魏之爲功大也是以身冒夫不韙而弗辭此孔子所謂觀過知仁者與吾觀春秋之法凡書救者皆善之惟救而書次則惡之以示貶晉鄙以嚄唶宿將帥師次鄴趦

趄而不進而又借口王命坐昧閫外專制之義此固春秋之法所謂罪累上而必誅者也仁夫公子猶泣下而爲之惜耶吾嘗論信陵爲人蓋仁而智者也仁則不忍負國以坐視其危智則不必於死而期於濟事其忠也以才掩而其功終不以罪掩心有可原而無可誅者也朱子修綱目兩書公子不使絕於魏誠得春秋恕人之指也夫

理醇氣厚侃侃正論中復饒有餘度 梁質人

秦至春秋勢已強大而不能爲患於中原者以晉人之扼其吭耳三晉之分是周秦一大關節故通鑑綱目之作皆從此始然三晉雖分而能互爲救援大勢尚可支持此信陵却秦救趙之功所以浮於其罪乎是論眼界大持識確筆力老深得作通鑑與綱目之旨 李季平

信陵救趙千古豪舉録其功而原其罪是宣尼取管仲微旨至其筆力健拔尤爲有德有言之徵 受業吳啟昆識

藺相如論 續王元美

藺相如之完璧論者多竒其功君子曰秦以城紿趙趙以璧欺秦二國之相爲諼也秦無足責而相如危甚與其璧出而終完則如其始之勿予而已矣其勿予之奈何璧也者趙之守器也璧假許田春秋譏之韓宣子求玉環子産弗與况乎國之守器子孫受自先君與諸侯之分自天子者等重也哉或曰秦王既設九賓齋而受璧勢將按圖以予城相如應以璧與之苟璧出而城弗予相如何難正辭以責其信嗚呼秦虎狼也委虎狼以肉而冀

其勿攫得乎且無論秦不與城也假使秦陽按圖以授城而陰戒其甲兵以固守頗牧輩能一戰勝乎就令一勝而十五城各爲其君守如安陵之五十里者秦尚不能得之於唐雎趙頷能得之於强秦耶又有危於此者幸秦踈於計耳倘多其偵邏視客之出入而爲之備潛伺於隘而賊逸者含人且不得懷以歸而璧已先入秦之內府斯時也相如進無辭於秦退無以謝其君身死無名而國隨以危矣然則璧出而終完何如其始之勿予也哉且所謂勿予者非徒勿予而已也秦以書取璧趙則報以書而使相如待命曰大國以十五城易璧甚善雖然是敝邑之守器也受之先王子孫弗敢易大國信予城乎城則秦先王之土地也其寶不啻璧敝邑有亡不敢受城而棄璧恐怨恫我先王以重厥罪則大國實應且憎以心非寡人若大國以璧故而棄十五城秦先王亦恫於厥心將降割以殃敝邑敝邑以一器賈二罪亡無日矣不若各有其寶以勿戚二國之先王大國實有利焉執事其圖之既以辭往又日戒頗牧輩治戎行以固吾圉秦雖暴其何以加於趙乎孰與夫既畏其威

而復挑之怒也或又曰春秋尚辭命戰國專詐力君子大居正而相如之功固奇也子備論之以附責備賢者之義且戒夫人臣之乘危以幸其國者

持論正而不迂一了百當眞老謀沉筭也 梁質人

以守器守土立論自是大儒之言確有根柢諸家紛紛盡畫餅耳 李禮山

璧歸直僥倖耳究竟以初即不與爲是前路瀾翻不窮最能祈得倒後復設爲文告之詞守禦之備可云正大嚴密 劉仲尩

代相如處置從國策愼子不予東地來而以左

氏詞令行之能馭覇氣不數東坡作論手段也

方文漸

魯肅論

謀人國者誠知國體所重而圖之不以小利近功阿人主之欲則可謂忠矣國體者國之所由立也申大義以服人心則國勢日張而主臣俱榮豈見小利者所能及哉春秋之大義在尊周齊桓假之功爲五覇首三國之大義在復漢曹氏竊之遂雄於天下吳蜀之大義在討賊魯肅知之故能成東吳之大業而建國數十年或謂肅說權結昭烈以拒操也借之荊州而撫輯壯繆以操尚存也假令操亡昭烈爲天子吳能獨存乎是肅之謀國不若

呂蒙陸遜之忠也是不然有富人家中落遭敗子强有力者據其產鄰人睨而憤之而異姓不可與爭也必得其族之才智者輔以理之官而爲之質然後義旣伸而可與同其利操爲漢賊權勢不可與並立旣得荊州必不利於吳吳不結昭烈與同力拒操亦不能有荊州而獨當此必爭之地肅非爲昭烈爲漢也非徒爲漢爲吳也實則爲吳而名則拒操以復漢此其名正矣名正然後可以號招羣力而與之立國以成犄角之勢非忠於謀國者孰能出此且夫昭烈帝冑也信義素著於天下即

壯繆尚不肯負操而爲之報効况共申大義之與國曩使壯繆聲威旣震操議遷都以避之時吳大出兵淮南相爲犄角則桓文之功可以立就而國以永存豈區區以一荆州爲得失乎其後昭烈伐吳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今操子簒立當因衆心早圖關中不應置魏復與吳戰噫蜀之於吳且然而吳可知矣乃權徒見小利聽蒙遜之計敗盟襲荆州蔑同仇以快强鄰至於山越不賓稱臣降魏國體之辱莫甚焉惜也肅早卒耳使其尚存肯令其主負不義於天下而有臣魏之辱哉周

瑜舉肅自代稱其忠烈臨事不苟陳壽亦謂其有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良有以也愚故曰魯肅知國體者也

立論俱有原委足爲謀國者千秋龜鑑不獨子敬之肺腑如揭也○當與吳次尾陸遜論參看便知其佳 李禮山

獨具隻眼發出古人不言之隱而筆力勁悍闊暢又足以達之堪與眉山文[illegible]爲勍敵矣 王崑繩

入手提明大綱下忽作[illegible]難[illegible]一段層層解脫又一引證一反収明快[illegible]法相生亦有嶺斷雲連之妙 李季平

陳龍川之論呂子明已見此意推出爲漢以爲吳一層則前人謗味不及也不特雄桀老成十倍加之 方文輈

聖人不凝滯於物論

楚辭云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夫聖人之用未易爲學者言也昔者孔子獵較於魯驂乘於衛栖栖於齊楚陳蔡之邦而冀其一遇非苟焉而已固以爲吾有其大正者而其小不正者莫能奪之且將閑其邪而返之正斯其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良有以也故曰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儒者格物而精義則樞機之發與時行焉否則必信必果猶不失其爲士與子見南子見陽貨禮無不答也柳下惠坐懷不亂或假設之言若曰克其操能如是也云爾阮籍之於鄰女是果何禮耶晉之亂也以清談非邪說詖行者誰職其咎温嶠之於王敦狄仁傑之事武氏庶幾見惡人而無咎與明道席上有妓心中無之幾及乎聖人矣學者知程伯子之不易能柳下之坐懷未可藉口南子陽貨非聖人則不可見而温狄之前事易所謂遇雨若濡者亦危之之辭也庶曰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乎若夫和光同塵中無一定之守將支希達權而不知其拂經其窮也入於二氏之猖狂而得罪名教故精義必自謹禮始

莊老對針　吳子淳

物役論

人之情苟有所嗜必爲物役欲富者役於財欲貴者役於勢而士獨役於文辭其情之專壹至於忘時日廢人事方壯而不爲世用垂老不能以家成且甘心焉又其甚者貪多務得於古博雅之物多方聚之不啻良賈之逐什一巧宦之據要津其於世俗庸愈乎夫惟聖人者役物而不役於物其在上也不獨富不獨貴養天下以財任天下以官俾萬物各得其所而已不與焉若堯舜之治天下勳華相繼文章煥如也且夫六籍以來所稱材藝多

能者有如周公孔子與周公制禮樂繫易爻作雅頌誓誥之冊孔子筆削游夏莫贊天下之文章莫有大焉然而周公未嘗不富貴孔子雖不得位其贊易也亦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者聖人所以阜民而理物也於人何病之有今曲學抱一介之義馳思域外若將浼焉甚者轉相刺譏此如饞夫欲炙不得而竊訕坐賓也彼豈知元公碩膚之遜仲尼浮雲之志哉亦云矯飾而已是故學莫先於克己道莫大於忘物忘物則安靜能慮而有以應事涵造自得而不急於立言綽綽然游藝有餘而嗜好泊如也昔者程伯子於康節之數既不服學而加一倍法乃自得之他日又曰已忘之矣夫極數知來學之至精者也猶若無所容心況其他乎謝上蔡愛一古硯遂屏去不復用其自克如此是皆善學聖人者也嗚呼文章之用聖人以之明道而學者以之喪志或甚於富貴之移人也是誠伊川所謂不幸也夫

予性拘執嗜文辭畧世務每至廢時失事作此自克 自記

吾甚愛新吾先生勢利說眞切到之言他人不

肯如此道只是自信不過耳此文可與互相發明 吳子淳

克己忘物是作者本領可入宋儒語錄 張郁麓

寧鄉志風俗論

論曰古云風俗與化移易故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唐魏之遺俗其庶幾乎予以巳卯筮仕寧鄉值兵凶之後流移者多撫字之不遑遑云教化哉越明年歲稍熟乃於月吉讀法條約外敷暢厥旨通以方言俾愚俗易曉此講約詩之所爲作也士嘗云爲令約結靡所見奇夫移易風俗非以身先焉日計而月餘則古教者易窮雖有奇策材力之譽將安所施也史稱襄城令劉方安靜文吏是不爲赫赫名者使非上之人寬其轡策無所拘閡方且以無奇獲咎惡所稱吏治烝烝者哉

雅淨有情致　王彧菴

寧鄉沿革世表

外史氏曰古者封國大者不過百里次七十五十里今大邑或數百里小者亦百里豈幅員廣袤國以日闢輿域中隸十五布政司視虞夏十二州加廣其官即宋元行中書省之制幅輳並進而報政於京師如綱在綱如臂使指蓋一統若斯之盛也予觀寧鄉沿革考其始建置與析并之所由未嘗不致意焉夫寧之爲邑微矣然方隅四百里較古大國猶多數圻三代而上屬冀并二州及晉趙分國遐哉荒略巳漢置離石縣治在石州即今之永寧州寧鄉其區宇耳後周大象初始析置平彝離石二縣隨省寧鄉入平彝金太和間改今名或屬石州或屬太原路具在譜中可考而知也今與州並隸汾郡矣自後周至宋中間數百年人物宦蹟皆莫得而稽土宇之空名僅有存焉者世之閎人不朽者誰與間嘗登高遠覽訪平彝之故城莫得其處痛昔人陟巘原隰山林以有斯宇也或慨然稱願曰幸哉後人尸而祝之與疆宇俱永乎今皆湮滅無聞悲夫故譜其世代代繫以年總隸郡州縣以次及疑者闕之第存其本末使後之覽者雖

百世如示諸掌焉
官者視所治爲傳舍何暇深求有心者必究其
沿革興廢之所由以相其土宜隨其風俗而治
之然後可以得志揆此則夫子之治寧鄉信善
矣宜其尸祝至今也 受業吳啟昆識

李舍人小傳

康熙三十有七年冬十月中書舍人李公方來卒
於官二子方幼其同官薛君振公視含殮治貍首
司君元亮相賓位既塗殯於邸厥弟承緯奔喪至
述其行訃於鄉士大夫啟恂讀而悲之復記憶其
生平晤對之語可以砥學勵行者次爲小傳以傳
焉

傳曰李公承紱號拙菴方來其字也世居河南封
邱父泰陽以明經入太學性純孝當事旌其門尤
精醫遠近造請者雖至窶必親詣之母賈孺人多

闓德公年十三即能書兼工繪事初應童子試知
縣謝公深器之置第一其後試輒壓卷復受知於
學使宮定山先生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辛未
授今職癸酉副孫太史子未典福建鄉試所拔悉
名下士公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詩所著若干卷
未嘗示人嘗語予曰少陵百代宗工晚節始細詩
豈易言哉吾少於杜集誦之皆能上口數年來吏
隱長安或降手爲新體輒棄去不存幸生右文之
世不能以爲筆潤色治道頗靡曼其辭以悅時人
耳目眞風雅罪人也性恬退不慕榮利直廬之暇

即屏人手一卷吟聲達曙以故京師人士多就學者卒年五十有四配趙孺人陽武趙公錦帆之弟之女也錦帆故能詩世所稱江北七子之一公蓋多所折衷云昔劉楨終文學左思卒記室常建淪一尉今公亦官止省郎文人無命自古然與初公使於閩以瘴霧中疾嘗謂不治得中醫逆逆力疾入直遂日篤以死公卒之前月以詩招予飲時予甫除官公規以勤職愛民毋奔競毋殢縫嗚呼即公之志行可知矣

簡淨可法 王崑繩

考其言以知其志行是一篇之骨讀此知敘述文字亦必有結構乃成非枝枝節節而爲之也

受業吳敬民識

陳孝廉傳

昔者孔門四科首德行文學最後然回也有王佐才雍也可使臨民之二子者得聖人爲依歸而久孤於世道雖不行其行誼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溺於文辭鮮克立德若黃叔度茅季偉其人者不少概見其他孝弟廉謹鄉里稱善人斯亦可矣徒以無所設施不獲焜耀於世又其時無行誼可徵信者表見其文以詔來世以故湮滅無聞悲夫予讀江文通所爲袁友人傳其事至微邈然叔明實藉以傳因悲陳孝廉志行未就爲之傳以示故人

子弟俾有所觀法焉孝廉名佩字行度河南新安人父愔號心齋以進士知馬邑縣忤當道去官游嵩陽與耿少詹善終身友教生徒佩生而凝靜逮其父兄時已能通經義爲文有法度隨父友教四方與之游者各有得也默識神通中虛外粹羣居未嘗先言及叩以經義史事成敗輒片言居要出人意表含納羣彙彌縫其闕失或習爲狎侮則不答久之其人自起敬視爲畏友矣與兄偡皆能讀父書偡尤稱敏才然沉潛不及佩偡以冢子持門户不少拙於人人或忌之至於佩雖忌者亦爲心

折也已卯登賢書明年以疾卒。四十有七卒之日謂其子嘉生敬生曰吾生平幸無大過脩短命也何悲乎第不孝不慈抱泉下恨無窮期耳偕先佩卒毋游孺人時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新安蕞爾邑也然多君子吾所師事者曰裴盛阮陳心齋皆不愧前哲云予與孝廉交最久未嘗見其惰容矜志一聞其疾言生平不爲詩偶登高孝廉賦詩獨清遠有思理他日謂人曰吕子經有原本惜以辭賦掩蓋其志也心齋先生卒阮踰年有自山中來者云孝廉與兄偕食惟日一蔬非謁母不入內其謹禮如此韓子君翼亦簡穆有器識人或以方孝廉則自以爲不及其黃叔度之流與克其道可與學顏氏嗚呼宇宙三不朽孰克兼之士固有勳業爛然辭若春華而植德無殊遐其視此輕重何如哉

傳事功易傳德行難以德行無可恢張且未易形容也此傳顯微闡幽可謂善言德行其風骨亦在漢晉之間 文業弟宗孟識

江文過衰次人傳以簡峭勝先生此傳以紆餘勝要其命意卓絕皆於無字句處傳其神采 受業屈繼殷誠

昔馮具區贊茅鹿門云馬遷歐陽逸氣後先學者試平心論此文當何云耶 劉新菴

雅鍊有風度全以淡勝賓主離合之際亦佳 王國菴

今人作古文只貪熱鬧處說全是一副占便易心腸誰肯向此等人費閒筆墨古又不獨服其文之佳而已 吳于淳

龎貞文先生傳

龎貞文先生克慎河間任邱人父招俊以尚書名家母曹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生平多大節始爲諸生時值崇禎壬午之難母氏殉節最烈先生痛不欲生旣而曰是重死吾母也盡圖所以不死吾母者於是乃哀籲當路事得上聞列祀典牲友愛兄弟將析居悉推膏腴田於伯季而自占其磽确者人以此多之好讀書家貧不能購日手錄萬言積久成帙以經學教授鄉里稱老宿亦樂善喜施不責其報同邑井安人者故户部劉正吾妻先生之親戚諸母行也喪葬後貧且老先生時周之過必治具惟謹安人感而泣曰吾昔富貴時戚里受吾惠者多矣使皆如公吾何憂饑寒乎時有責學子束修者將質之官或告之曰此可令龎先生知否其人慚而止初先生之爲諸生也鄉有大璫聞其名以厚貲屬爲書記先生辭焉及崇禎癸未流賊將犯北京其渠帥有由固關入者士人多具名締稱順民以迎先生曰賊逆天犯上凡戴毛髮立天地間者當爲國復仇奈何順之獨不往嗚呼先生可謂善守其身矣當熹宗時天下未亂璫勢之成率士大夫爲之吾聞諸耆舊云璫之初起懼士大夫議其後每奏牘入則惴惴然恐因稍稍餌之或染其指濡其首遂能兒子薦紳輩使返噬正直血肉狼籍北寺獄慘矣於是士氣奄奄若死灰敗絮然而盜賊因以起則又有忌功議撫以誤國是者若而人坐視翻城倒戈如秦越人之肥瘠以致跋扈之帥養寇自肥又何誅焉假令當時士大夫有見幾守正如先生者必能謹於禍始俾天下無事何至以鉤黨致寇覆人邦家乎先生學旣成九舉不第終不屑以他途進年八十有六以疾終長子塏已未進士由庶吉士授户部郎知建寧府以忤時去官世稱雪崖先生

邑綏恒曰予官京師鍾茂宰聖興爲予言龎氏世居吾邱壽王臺側稱令族雪崖正道直行有父風以孝友施於政尤善爲詩予嘗讀之思一見其人不可得及觀貞文先生狀中多懿行不勝書書其大節關治亂者俾後之君子論其世知所法守焉

前路叙述錯落處處著勝後半幅如登泰岱至絶頂富有奇觀○璫禍流賊看做一串立論甚確眞有關世教之文 宋嘉升

王伯安作高平一縣志而周秦治亂之迹燦若指掌先王作厖貞文傳而明末璫禍流寇之相因源流俱見可知健於文者未有不從大處起論而徒雕琢字句以爲工者也讀此可以悟行文之要領 李季平

中大夫劉公傳

中大夫劉公名梅字訓夫河間故城人也父檀池以德行祀於鄉公爲諸生時以孝特聞母王氏失明公感之日求善藥夜必禱於天久之無效公丙戌舉於鄉賓至樂作母色喜雙目烱烱能視遠矣嗣執親喪哀毀過禮塗殯葬祭悉如儀與伯兄楨友愛尤篤性好施數周急族黨解紛排難無終訟者初河間歲凶所在人相食道路非結侶不敢行時族人有質成者公孑身往爲之解其好義如此戊戌成進士例選理官以母遺命就廣平教授入

爲國子助教課三舍生徒皆有法

上幸學

特賜袍服晉行人司正典試三楚所拔皆知名士歷工部員外戶部郎中晉三級

誥授中大夫所至皆有實政在戶曹則釐鹽法袪弊恤商人皆尸祝之及督學山西得人尤盛士至今稱九河劉夫子云晉參議分守江常鎮道祿賜之入益爲其兄置田宅順適其意饋遺惟恐不及若臬事多所平反撫藩政治稱以時

上南巡召而慰勞之 [illegible] 嗚呼公可謂克顯

其親矣今夫一介之士立然諾不苟族黨頌其行誼斯亦難矣況乎行道濟時聲施於邦國若中大夫劉公者尤累世不易覯哉方公遵遺命為學博士思仰寸祿以養其親而不得卒能立身行道所建豎彰彰若此亦素所蓄積然也公嗜學博極羣書尤研精經義所註四書繹註學者尚之卒年八十有二子承家承啟皆能官有父風

呂履恒曰劉氏著姓也世有厚德予至金山江口舟人為言公嘗捐金五百造救生船歲活不啻數百人又置練湖田二百畝收其入以廩舟子歲時

修艙因睹風濤之險相與嘆息者久之吳侍御宣臣公門下士也述公之居喪三日勺水不入口既葬不食菜果三年不入內寢苫塊如初喪遂中濕跛其足其後逢忌日則飲泣終日雖秉禮之士猶或難焉公殆孺慕終身哉

九河公立身立朝大節落落寫來言簡而意該是古文作手○元素先生家世忠孝積學多聞作文俱有法度清嚴肅穆之氣溢於楮墨間所謂詞有根柢非漫然為之者 史耕巖先生

以孝字作骨中間波瀾意度皆自此生臚次簡括尤非左史不能 史慕㘭

張叔張先生傳

予讀後漢書觀黃叔度茅季偉之爲人性行清淑師表人倫恂恂於鄉黨未嘗假權力攝尺寸之柄而潛德自達邦家識者以公輔器之是奚由哉行立而言從誠積而不可揜也近代若李中孚天生雪木三先生及王子山史皆以積學聞於當時稱三秦豪傑士及今觀叔張先生行事尤可述焉先生姓張氏諱省括號南梁陜西郃陽人世有淳德所居里曰仁義街父昌禧母雷氏生四子先生其叔也生有異質讀書日數行下黙識不忘同學者

畏之曰子一披卷我輩誦日夕不逮也自是試輒冠其儕性純孝事父母先意承志父覯疾歷年餘未嘗緩衣帶夜則焚香告於天願代以身因嘗糞甘苦人比之庾黔婁云家素貧娶於董婦翁無子以田若干畝歸其女先生力却之曰謝微子何人哉吾豈可以數畝田喪志乎且使董氏業有之外姓不仁也其廉介如此嘗自擇塋域形家覘之吉值伯兄紹載卒未卜宅先生即以其地葬之仲兄紹戩以孝廉知常熟縣先生左右之益有聲在治勺米尺帛皆有籍未嘗私入已季弟省度早世撫其孤嫁其二女恩逾已子去邑七里曰白雲洞極巖泉之勝先生絃誦其中爲文必原本經史博涉精思志不求速化於書無所不窺間爲詩輒棄去於是富平李天生華陰王山史俱以宏辭徵天生官檢討山史辭去盩厔李中孚嘗舉隱逸至京師辭以疾與雪木講學於家故論者謂關中多君子先生行誼相先後而聲聞無所依附獨藏修內省不求人知年四十始入庠又十有一年甲子舉於鄉授中書舍人至丁丑成進士已六十有四矣後三年卒於家祀鄉學同學者謂先生大器晚成天

或者慭遺之歷試諸艱以堅韌其材而大任之然卒齎志以没惜哉

呂履恒曰予聞先生居鄉時盜竊其家物子弟請直之官先生不可曰吾不忍爲此恐蔓及無辜也仲子給事中書登與予同舉春官因悉其先人行誼質之吾師宋拙菴先生皆不虚宋與先生同鄉舉也又曰先生遊吳楚間所至佳山水必觴咏不忍去與人無城府然動止物則不以私瀆其門人學子未嘗見其涉跡市廛也傳曰威儀以定命其知之矣君子哉

骨格雋潔風神恬宕敘事典而核詳而贍贊更古峭直是西漢手筆　張柳麓

陳丹亭傳

陳丹亭名庭桂字賚予江西臨川人大士先生之從孫也高祖愚所祖石來皆以進士顯仕父天一贈文林郎丹亭生有異質讀書一寓目即終身不忘九歲善屬文日成數義贈公教之嚴嘗終歲不使履戶外家故藏書康熙甲寅間從父避兵山中猶日令蒼頭輩擔書以供誦讀常不克給亂後蕩其業居貧不問生產或日夕忘食寢意甚得也父歿與弟士千等友愛尤篤性端介不妄交遊自二三素心人外嘗接席不交一語甲戌成進士已卯

知湖南之新寧縣縣古夫𡗗國也地臨五溪蠻號爲難治丹亭設方計以去奸民興學校緩催科寧民賴之初邑多巨猾輒營私局聚其中謀起滅訟獄持吏長短科歛以自肥餘以餌吏丹亭具牒上官悉驅之毀其局三楹爲讀法所兼育孤幼聚學徒焉寧民相慶曰吾邑故不寧寧之自君始乃今然後稱新寧名矣時巡撫松伍趙公性嚴正湖南六十有三縣多被劾獨廉丹亭治行數加紀錄至是上其名列爲五部主事嗟乎今之爲吏者亦孔棘矣簿書期會日督過之不暇而欲移易風俗革

薄而從厚誰復爲之故其能者務爲赫赫名善事上官求速化去而廉謹者或怯懦覷民間一切當興除事概不敢置齒牙以故奸宄爲祌叢而胥吏且憑之以相恐幸而遇上官能執法不名一錢如丹亭之於趙公亦云奇矣而又齎志以歿豈不哀哉丹亭以已丑至京師明年卒於邸貧無以殮其友李茹旻黄元鍾蕭大經三人者經紀其喪醵金以歸葬因共誄之曰凡民之生莫不有死誰其碑諸口而傳諸史或生榮而歿則已或厚實則無而顯名終起有志者奚取焉寧爲此勿爲彼也嗚呼

丹亭古之君子出爲廉吏處爲貞士含不克口衾不掩體僕舉其棺友爲之誄天乎人乎誰使丹亭而止於此蓋實錄也吁即其平生可知矣

呂履恒曰予與丹亭爲同門友已丑十二月共治吾師宋于蕃先生之喪時大風寒甚丹亭衣敝絮無裘正容色不少怍日步詣喪所可十餘里弔者咸嗟異之同年輩召飲食恒不往狀謂其多介少通良然卒之夕以母謝太孺人未葬爲終天恨曰亟語吾兒以畢我志勿以分累吾弟也因泣下已而談笑如常論生死夢覺之說言皆有倫脊且誦王茗堂盧生劇數曲氣甚紓若一無所苦者其驟解者耶予聞諸其三友云

以傑搆表章苦節丹亭何幸而得此哉南床笑傲之餘獨惓惓於坎壈終身之七友此意足千古矣 吳幹仁

敘事夾議論即以議論爲敘事乃龍門最得意筆也史記一書每取傳所未及之一事作贊以映發全文讀此猶見古法 劉仲旭

孟孝婦傳

孟孝婦者河南新安人孟雲浦先生女姪文學郭允清妻也允清爲諸生有名事母曾氏夫婦俱以孝行聞嘗冬夜食粥糜曾氏眩誤墮釜中欲以食豚彘允清俛取啖之輒盡允清卒益貧孝婦無子側室生子宗儀方襁褓孝婦日夜紡績供姑甘脆未嘗自饜麤糲或曰若年少何自苦孝婦慨然曰吾所以苟延旦夕者以養姑撫幼子也不然幾何不從良人於地下乎言已涕泣聞者義之曾性嚴孝婦承順顏色每先得其意無違偪冬月苦寒

北俗類以土墼埏基爲棲空其中以取火氣孝婦不能傭工乃親運土墼位置悉當又以身試溫煖不致太燠手足皸瘃終不令姑見嘗育雞雞三四順適老人意偶爲里兒所傷即涕泣不能飯其天性純孝多此類初流寇之亂賊卒至其家曾令孝婦匿牀下自踞其上賊拽曾起以戈撞牀下復避煤穴中七日不食賊退家人以爲必死持畚插往則如故人稱神異云曾年九十六頤養和順若中年人無疾而卒自允清歿時孝婦方二十餘至是年六十矣子宗儀長力作事母與其妻王氏亦以孝聞孝婦年八十餘以壽終

呂履恒曰予先大母郭淑人爲曾太君中女嘗稱孝婦之賢以教子婦以故先儒人述孝婦之行甚悉予少從先父母歲時爲壽於太君家孝婦具飲食潔且豐太君怡然色笑不問也里婦有怨其姑性嚴奉肉醢而不食者孝婦曰老人胃弱食飲恒異人若和其滋味齊其水火以時而進之毋固請毋緩需姑其吐之乎噫孝婦之事姑何如也

順叙追叙提掇映帶諸法皆從史遷得來　李禮山

序孝婦如生使讀者隕涕而章法錯綜歸於自

然有廬陵筆意　王崑繩

用筆簡潔而叙事饒有生氣至文也　李季平

夫子言思可則隻辭片語皆有關係如此篇毋固請毋緩需一段文字眞孝養苦心承歡妙訣可以補入內則　受業吳啟昆識

叔祖母楚太君家傳

叔祖母楚太君天啟甲子舉人宜陽楚公琀女也母呂氏以閫德稱女宗方娠時夫婦叶夢鳳集於廳事或棲榻上心知其祥也及生太君遂字曰鳳太君生有靜德寡言笑甫十齡即嫺女工善事厥父母婉娩無違楚公相攸者久之乃字先叔祖文學公諱維禔先太傅異母弟也有異才父兄愛之甚擇名德子爲配故里人稱二姓爲良姻云崇禎庚辰賊李自成既破宜陽遂逼河南府時先太傅以兵部尚書致政家居守府北城而公與叔祖贈

僉憲公諱維祜者率家衆守新安辛巳正月府城陷先太傅死之其後有土寇于姓者陷新安僉憲公與公亦相繼死賊僞侯曰劉宗敏聞太君賢且少將偪取之聲言事不諧必族呂氏家人咸怖甚恐太君死環守之曾祖母田太夫人密語太君曰汝夫伯仲皆以節死吾老人垂死矣人各有志時危何能復相顧因泣下太君再拜曰敬聞命矣因目其子若女曰以此累阿母而紿守者曰吾不死矣太夫人在忍貽禍耶飲食言動如常於是家人防稍疎遂自縊賊聞之感動呂氏得無恙

國朝順治十年建坊旌表太君子一即從父諱兆琚有厚德女一適王氏孫三人皆爲博士弟子員初賊之破宜陽也太君之父楚公以力不能捍賊憂憤成疾卒母呂氏亦以罵賊不屈死稱一門節義云

呂履恒曰予初就外傅日聞先父母稱太君死節事輒歔欷不忍聽及長侍從父遷葬其親於邑城北竊見涕泗交頤哀慕如新喪時知至性異人矣以舊傳失實因憶先人所述次爲家傳俟後之傳列女者或取徵焉

前以司馬公兄弟之死引出太君之死後以太君父母之死映帶太君之死賓主離合之際至文存焉 王眞繩

讀此傳知節義忠孝萃於一門兩間正氣河嶽英靈至今耿耿而以一烈母連綴內外家之死節俱見則尤筆法之妙也 受業吳敬昆識

因窮解

歲在甲戌呂子既第筮仕有日窮於稱貸遂以憂貧致疾百爲俱廢醫藥不給伏枕而嘆曰嗟乎窮固有命與司命者有神與是何與我之深也朘我脂膏耗我神智羈我手足以快汝意昔先大父及我嚴君皆有令德以升在位至于小子於今三世矣然而織無贏於禦冬耕不足以供稅妻孥衣食於奔走昆弟離居以凶歲進退維谷動若狼狽窮者有神不宜若是是何與我之深也是夜夢一大厲其形瘦細身衣故衣言出浩氣端立而謂子曰

吾司命之神也上帝使我稽萬民之命而時其窮通通其遇者窮其道道之通者遇乃窮蓋二者不獲兼遂也其終身逸樂富厚者當路無陂居津之要有錢神相之無所辱吾教唯倜儻非常之士於我是則而是儆焉昔者虞舜帝也吾窮之於歷山以成其孝文王王也吾窮之於羑里以成其忠周公相也吾窮之以流言以成其詩書官禮孔孟師也吾窮之於魯衛陳蔡齊梁之邦以成其六經萬世之功若此仁聖賢人非我莫能成也莫能通也在春秋時吾嘗游洙泗間與顏氏子最善意相樂

也其次不以我爲病者則有原生憲唯端木氏不我足也貨殖是眩而仲氏絕我尤甚徵於慍見既而之楚復見絕於陶朱公下迨戰國遂隱不復見時有於陵子者欲假我以成名吾亦弗善也秦并天下吾從韓相良遊下邳之橋韓之諸王孫曰信者遇我於淮陰與之釣遂訂交焉其後之蜀蜀有卓氏程氏嘗於居積命其僮僕日掃我跡吾亦心鄙之未嘗入其室乃去數年復之成都與文園令長卿依壁而棲吾成其名復與之妻其後三百餘年得交范氏史雲日食其釜之魚而拂其甑塵又

二百餘年主韓吏部退之家中道有郤將與我爲仇既而悔之吾乃復留之數子者皆倜儻非常士也然而由我則固舍我則踣子自視孰與數子者而欲舍我而自立吾滋懼矣子其慮之且子之祖若父雖貴仕皆不我絕也而子將我是蔑其無乃忘先德而隳其姱節也乎子曰公之教我善矣抑世有小儒焉德弗知砥業罔加修細若蠅聲聞者見収超後勁居前矛世有巧宦焉虛而往實而歸若探奇贏擔載無遺者彼豈與人異命哉何利鈍之不類也司命曰否非此之謂也夫君子以道爲

汙隆小人任運爲吉凶智不失時仁不計功亦各
從其志也且夫天有晦冥日有薄蝕山有隤騫川
有湮塞熒熒者然炎炎者滅涓涓者流滔滔者竭
陰陽轇轕孰本孰末人於其中如秋毫之飄撇凝
爲大塊蕩爲塵壒緜緜中存天倪乃發子洛人也
獨不見夫金谷石氏乎當其競豪右驕賓客錦障
連城赤脂塗壁擊碎珊瑚以矜帝室固一世之傑
哉及其樂往哀來禍至福絶珠樓旣墮香塵乃滅
舞袖爲灰梁音銷歇其於世修短何如也孰與簞
食而瓢飲屨穿而踵决今吾子讀先聖之遺書續

前人之素業志爾庭訓守其師說行將拯斯民之
饑溺而登之衽席躋末俗於蕩平而易其阽㰍塗
毋或於兩岐力宜試乎百折即退老於山林亦道
腴之可悅天實寥濶物無蘊結子自圄焉無乃不
達今者之疾其調御實有所闕吾何疾之能爲顧
怨尤而未雪旣不我嘉請從此絶子乃再拜稽首
曰某少失學闇於至道沉於世俗之見而負先人
之教微公子幾爲天下笑矣且先師曰君子固窮
窮無足異也願奉教於君子終身不貳
崇聖道述祖德是作者大旨其文恢奇幽峭於

莊騷左史用宏而取多矣陳行度
用韻變化處人不及覺多從阿房赤壁二賦來
李方來
淵源於卜居漁父而出入於解嘲進學解諸作
古趣紛披奇情絡繹不徒以文藻見長王崑繩

青要山石鳴記

青要山者北邙之一支山經所謂帝之密都有黃花赤實者是也其東爲橫山以嶺首西南橫故諺稱橫山頭云其川長亘數十里至橫山則山環水曲蜿蜒四塞居民依山厓爲陶穴之固皆在東北其西有大溪源出澠池山谷間與澗水絶派緣西山之麓北流去東之橫山僅里許如披面也過溪不數武水劃山開若門闕然有樹可以棲影有石可以鳴琴泉流沙陂上清可以鑑輕鯈時出秋水灌河時滙爲淵潭自㵐厓而下淙然泙淴矣自是

入谷盤曲幾半里有大石兀立如敧屋四據下可立五尺之臯上可坐數十人石上刻碁局莫知其始苔蘚積厚如墨如粉如瑟瑟非一狀又有泉當其唇鏗洪鏜鞳若闇遠鐘其謌於石罅而灑於水髮間者靜聽久之復如筑如琴去數里乃不復聞木蘀積溪中水沙蕩之歲久融結爲石鏡而出之枝葉之側理宛在也其大致如斯斯則青要爲北邙之要領橫山爲青要之結脈石鳴則橫山之奧宅也昔先太傅實生玆土夔月巖先祠在焉巖上叢栢茂蔚先太傅所植也下有陶室卽其誕處自兵燹後邑無完宇家大人遂於玆卜居令長子二十三年矣予夙有泉石癖聞樵牧者說山鳴之勝心竊艷之顧往日與良朋交不相値壬子削於鄉舉將省親於漢中治所慨焉有登眺之意而外兄孟貞甫亦發興成之又以他事不果閒二日復雨道濘不可行至重九前一日始如約乃攜同人數輩爲竟日遊辰而畢集過溪入谷旋憩且起徐行至石上坐談往昔復入鳴下寒氣侵人肌骨不可以久乃出而披灌莽登崇厓各題詩其上雖山水有清音復以絲竹佐之又伐鼓效吳歈卜番搊𢫬

達天表清風颯颯出叢薄間既而朱曦告夕萬象屢遷青紫金碧山乃多衆容回望谷口雲蓬蓬起蒼狗白衣成觸類之形溪聲喧靜如初而林巖潛黑曖曖遠村人不可辨矣諸同人曰此山帝之密都也與區出人間意天所矜惜者盍去諸乃各味所述而歸予爲之記

叙山水詳而有要結構全似酈柳又似晉宋人

詩序 王崑繩

古褒城記

國初以重兵駐漢中某將軍獵於山路迷得微徑數里迴復絶行亂山中林木遮塞泉聲濺濺出叢薄間與猿狖答響軍循其乃息馬以步約十餘里得一溪深可沒馬腹乃騎以涉過溪徑漸坦其土皆闢又數里得一闕若廢城然闕旁二古槐高可際雲其陰蔽數畝許槐下有大碾徑丈餘軍行罷忘倦乃繫馬拂碾坐惝怳者久之忽有蓬首黧面若山精者數輩從草間出逡巡不敢近睥睨遠視移時乃前問其處曰此古褒城也與外間絶吾儕

先世以荒遠累遁此今二百餘年絶無人知者子誰者導何乃得達軍告以故衆意拂然其一老者要於家具雞黍甚謹此中桑麻雞犬耕耨織作之具悉如外人獨無鹽代以鹵土其俗男子不冠婦人椎髻不笄扶老字幼嬉如也軍心異之問其地廣袤數百里其甚衆以萬室計何所統一曰吾鄉之少者皆聽治於其長其尤謹厚者衆長皆長之有弗率其長者至再則告之衆長之長或終不悛而務害於衆者衆共棄之其父兄不聽爲仇至於吊慶宴會皆取給於中酬以鹽用粟布無從得錢盜賊虎噬數十年不一見朙吾儕相習而安不願出也子盍留諸否亦勿洩於人信宿軍求去此中老幼悉送復出他途途多岐不可識別約五十里許告以前路衆乃去軍既出徧訪於人無知者鹽估聞之曰往有蓬首黧面槖載擔負粟布者不知何許人夜至乞易鹽將無是耶其後延兵數跡之迄無所得呂子曰予至漢中有洋川晏生者爲予說如此其事頗與桃花源類予聞之是記元亮之寓言也有黃農虞夏之思焉故曰不知有漢玆所傳聞殆不虛以故記之俾司牧者知所以鳩

吾民無使去汝適樂郊乎暇日閱郡志及華陽國志未有所謂古褒城者或曰即古褒國也志失玆

奇事奇文却以平易出之天然絶雕飾而見者爲之神往與桃花源記另是一種手神 王昆繩

澹澹着筆文境高潔無比而其用意之深厚皆藏於字裏行間前後只用一二語點破令讀者自得之至文至文 李李平

澄清亭記

予治鹿之八年修廢舉墜若睢陽精忠祠老子明道宮縣學鄉校以次就理乃作亭於明道宮之東隅顏曰澄清用志古人攬轡之義以為往來輶軒駐節之所而時以公餘游息講藝飲射於其中亭乃三楹前後為櫺扉左右啟牖使其疏達可以遠眺無蔽耳目為橋於猶龍堤之側以通來從亭後有阜因築而方之歲植柳於其上復為橋以導阜使周折皆中規矩此其大致也若乃朝暉出夕月升林光沉影水天上下漁歌出叢蘆間與鐘磬互

答茲亭之收勝亦云廣矣夫善為居者因地善為政者因民古之循吏奉天子法與民休息而已史稱曹參師蓋公得老氏術清靜寧一民歌思之及文景之世號稱極治皆有得於黃老固未可盡信要亦奉法順流行所無事舉大綱赦小過為治去其太甚之意也雖然古有埋輪都亭而擊豺狼者其澄清天下之志又與此不類要以因時制宜靖共而好正直則動為功靜為福其義一也予聞古人有作皆可傳於後若豐樂喜雨諸記風流輝映與天壤俱敝予不敢附古人顧地之興廢有時而托諸文辭者庶幾可久予安知後之官茲土者修廢舉墜不加愈於予耶姑誌其畧以知予志焉

以地近老子宮處處點綴生波最為雅切而因地因民二語尤屬一篇警策 張曉生

重修養濟院記 代

古之爲政者以養民爲先自孝友睦婣以至任卹之義無不相生相養者其在王制則鰥寡孤獨瘖聾跛躃者皆有常餼此後世養濟院所爲設也豫州居天下之中其民務本力農而鹿邑界亳宋間尤稱沃土其自乙丑奉

天子命知縣事待罪於茲凡九年矣常捐俸修常平倉以貯輸穀備荒歲乃求所謂養濟院者在城東僅存廢趾因鳩工庀材於農隙與作越時乃成不俠不溢如舊制而止因誌之曰嗟乎百里之任

古天子以一邑生靈寄之有司者也農於我乎勸士於我乎教工商於我乎惠通矧鰥寡孤獨之窮而無告者哉有富人愛其子者擇僮僕而爲之傅則必爲之調其飲食節其玩好而時其勞佚然後可告無罪若其出入焉不問起居焉不省因之顛仆而號咷焉亦不知則此僕將何以復其主人縣令天子之僕也百姓天子之子也孤老幼弱疲癃殘疾又其子之孤孽而顛連無告者也今縱未能豐其飲食給其玩好而快焉無不足於其心亦何至坐視其顛仆號咷而莫之省憂耶且

天子仁聖賜民田租於秦晉轉徙之民勅所在官吏招集而還其鄉里而況在邑之民鰥寡孤獨而無告者乎爲臣子者宜何如勤職卹民以稱

上意旨也按舊志鹿邑孤老六人歲有常餼比歲大稔食於官者蓋無幾近者秦晉河洛皆旱且蝗鹿雖稍熟然有備斯無患用是修葺常平次及茲院而誌其大畧以告後之官茲土者

仁人之言藹如 張杞蘅

從爲牧翻出僮僕意比喻親近而彌切理 受業吳啟

識民

質二爵記

質爵何以記有重繫乎爵者不敢忘也初先大人舉進士自京師篚二爵歸非大宴會肅上賓不以出出則沐而釁之事已必手篚以入予方幼未請其故後娶於王氏先母以他杯綠而畀諸婢以合巹既成禮藏之十有三年妻没比葬鬻奩具殆盡次及杯淚而毀之居嘗自恨以爲妻已矣如吾母手澤何是忘親也復娶於徐先公乃出前所藏二爵者以畀予因命之曰辛丑之役

天子所頒諸進士鈔也舊制人五金脫用之立盡爵而識焉不敢隱

君之賜也且圖可以父小子其善守之履謹受命及先父母卒歲大饑家之百器無不鬻者獨存二爵急則出質之積有年息且倍疑其直矣客有過予者曰盍毀諸饑饉以拯死化者寧汝靳耶弗聽曰姑毀之後以他金代予汝然曰是先公之守器也

君親之恩在焉夫何敢且父藏而子質亦云褻矣矧其毀諸毀而代之金非故矣是忍死吾父而近於欺也夫何敢客曰不亦善乎昔趙氏藏父之訓辭乃克嗣世有家者之鑒也藺相如抵壁抗秦論者或非之不知守器所以守國也子其勉之可以教忠孝矣履再拜曰忠者不欺於冥冥孝者不待視聽於形聲故君子謹微勿之有悔毀親之栝棬以適已之急幾微不愼而大不敬積於此懼且戚矣區區守此者思補過也今吾子儼然教之以忠孝以先人之故而不我遺也其嘉子之賜後二年甲戌予得第亦爵其鈔金如先公故事乃既不及奉觴二人且并前之爵質之恨可知也因誌其辠以戒後人

三復此作中心怦怦終日不能自釋文之佳可知已 李禮山

孝思洋溢於楮墨非至性人孰能爲之而希音古節居然左國文字 王崑繩

榮君之賜而有爵守親之器而有記教忠教孝關係最鉅非祇小物克勤也 受業吳啟昆識

予家傳此四爵自先考宦遊後又屢質屢贖凡三四十年逮予兄弟析箸議以此爵藏長房每歲時享祀分奠於先王父先考兩案以告此器之存也守曾於甲辰成進士又依故事增二爵

亦俾其子司之隨祭期呈長房同獻或應不致
毀褻玆編次遺文敢附記數言於末男宣曾謹識

義鹿記

凡野物之性類難馴也鸚鵡以索猿猴以絛虎豹以柙獨獐鹿之屬蓄於囿故詩人咏之眞源使君家任菴先生於廳事前蓄一鹿既有年甲戌春以太孺人憂去官於亳則鹿在町疃之間矣日命小史飼秣之而時其游息焉予見而怪之以爲是固野物之難馴者盍舍諸先生曰不然予之致是鹿也來自數百里其初固難馴也予順適其性不使人駭之習見而忘其機久之乃安予聽訟於庭鹿屏息以竢與人吏俱肅方予去眞源奉先孺人之輀車以適亳也凡私室之器用百不一問何有於鹿既夕舍將寢聞有呦呦而來者則鹿也明日遂隨至亳有自眞源來者謂予曰方事之殷有欲繫鹿以歸者觸以角怒不可近代攝者升堂鹿旋於前已匝逸而出遂去此鹿豈其知義者耶予聞而歎曰嗟乎是誠所謂義鹿也犬馬惟有力於人故豈有帷蓋之施然皆家蓄而易馴至如鹿者雖不若虎豹之猛噬亦鸚鵡猿猴類也在囿攸伏詩人以爲靈況義者乎夫世之回心汙行朝食人之食而夕去之且反眼相噬者豈少哉聞義鹿之名亦

可以知媿矣抑聞之上好仁則下好義又曰信可以孚豚魚今使君之仁能孚鹿其於民於政可知也史稱趙清獻公入蜀以琴鶴自隨今先生去官亦止有一鹿又其言可以喻政故記而藏之不但旌鹿之義而已

序次頓挫皆極古宕　劉仲旭

郭中丞祠堂記

大中丞仙巖郭公立朝有聲所至多惠政民戶祝之而洛之人士尤懷公之德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祀於社者也初公知河津縣禦巨寇保境息民以治最召至京師授兵部主事疏奏吏部銓序不平莊烈愍帝異之召對端門特授侍御史巡按山東以彈武陵相被逮旋命巡撫湖廣遭中傷復被逮而帝終直公移撫山西至孟縣則太原已失矣時闖逆陷洛陽郡民逸出者咸集河之南岸禁不得渡多蹂躪死者公力請豫撫弛其禁復捐貲賑之活萬人今洛郡東郭有萬感碑云當啟禎之際天下多故士大夫各立門戶莫肯措意於國是其二三抗節之士因以慷慨趨死為高而國益殄瘁或出而開府尤易為擠陷地使公當熹宗時不難正言危身與楊左爭烈幸逢願治之主可與有為矣又以忤要人逮詔獄而撫要地瀕死而不悔其性然也然卒免患以濟時豈非天哉會

國祚鼎新公巖棲十年徵召屢迫乃出為嶺南參政戮猛虎抵噬死者命禁左道置妖人蔡通元於法粵人至今稱之旋乞休歸里嗚呼是亦可以知

公之志矣公諱景昌字鱗生仙巖其號也父諱遵夏早卒母喬太淑人教公若嚴父公善事母以志養由戊辰進士歷官中外所在祀名宦而洛人之渡河得歸者其子若孫至今猶德公不忘聞公之將建祠也願斥其財以襄事或備力焉於是公之季子雲際及其冢孫石淙聚族而議曰毋庸緊我先人之公田在歲時墓祭有餘也少鬻之可以集事而或以勤我里黨恐非先人意且是以不孝自彰也衆乃止雲際復與石淙各斥巳田若干畝以充墓祭之仂子既仰公之德且欽二子之克妥先

靈以成其孝思也遂因其請而記之復為歌俾有事者肄之以侑饌焉歌曰嵩岳峩峩兮洛水泱泱其德山高兮其澤水長子若孫兮搆玆堂德為基兮才為梁加丹雘兮色孔陽翬斯飛兮軒且翔大猷奕奕兮乃有文章本支緜緜兮百世其昌厥德在人兮沒世不忘

序明末一段嗚愴淋漓沈鬱頓挫不減昌黎子厚之誌 王崑繩

重修寧鄉縣學記

兩儀判而道統立三才合而儒術尊此至聖之教所以冠百王而師萬世也是故有廟祀以報功有學制以崇德自天子之辟廱以至於黨庠術序罔不盡一而後世郡縣學校之設亦由行古之道也寧邑學宮遷徙廢興之蹟載在前志者詳矣會丙子丁丑間歲洊饑士或廢其業食於他途西河文學之風希有存者履巳卯至治謁夫子廟庭行就傾圮愁然者久之乃謂學博馬君曰教塞不行師儒之過也興廢不舉有司之責也吾與若務殫厥

心賴先師之靈功必訖於是擇諸生謹厚者張子三及郭子衛董厥役自夏徂秋告厥成功乃以牲牢行釋菜禮畢勞馬君二子於明倫堂而諗於衆曰天地之道貞夫一者也聖人之教統於一者也惡有所謂三哉老與佛非先王之道而列之為三則僭混而歸一則亂亂耶僭耶此吾道之衰而學宮所由茂草也貫兩儀之謂道兼三才之謂儒道必有統儒必有宗二帝三王而下微孔子其誰與歸學者得統宗之地藏脩游息於其中仿彿鑽之不暇遑他求與二氏之粗者無庸言其精者不過

竊孔門之緒論而緣飾之世儒不察或崇奉彼教丹碧其宮而經典其書豈不惑哉且夫仁義性也忠孝學也親生之君治之不有師教則知不致義不精隱犯之間有非良知之可盡者蓋陸王之學異於朱子吾嘗有明徵矣昔金谿門人多患心疾或自髡爲僧而朱子之傳至金華四先生以及於方希直正學明而大節立二百餘年來明效彰彰已今吾與若坐此堂仰瞻考亭書扁豈但美侖奐侈觀聽已哉必謹其儒名而墨行者然後知所往而可致於道不然佛氏之徒如達摩者且謂修寺

造像無功德也而吾與二三子其敢以此自爲功乎抑聞之古者井田學校相爲表裏後世學校雖設而士或無以自給故宜於經常之外縮取土地之贏者以爲學田蓋王道先養而後教也予俗吏也受任於茲四年矣賴諸君之力繕完宮牆而猶未知養士之所出幸際休明

聖天子崇儒重道製訓飭士子文頒之學宮意甚渥矣在廷諸臣必有所以謀教養之全者而非有司之所及也

拈定致知二字朱陸同異判然言下識見更在曾王諸記之上李禮山

顯斥吾道外之異端陰闢吾儒中之異端直接孔孟嫡派不但爲程朱功臣覺從前學記無此卓識張内正

闢異端乃以崇正學然修其本以勝之又在隆學校明人倫而養育之規尤在所先司風化之責者宜知此受業吳啟昆識

重修新安縣學碑記

國家誕敷文德崇儒重道旣
幸闕里乃
頒天下學宮及先賢祠宇頒額昭鉅典也於是山左張侯來令新安覩學宮廢圮慨意更新鳩工庀材始乙亥迄壬午春告成屬予為記予惟王制與
聖學相表裏者也天生烝民厥有恒性君治之師教之宜道一而風同矣或者謂沃土不材瘠土向義豈其性相遠哉地勢使然也新邑瘠土也幸二三前哲昌明絕學敦倫力行風教固殊焉往者歲

大祲學宮惟草宅鄉校家塾無誦絃之聲回思全盛時學校之隆眞儒輩出若孟雲浦邱方山先忠節諸先生講學敦行之餘教僅有存者賴
聖天子在上轉移風會不數年復覩風敎之盛此固鎬京辟廱之化與先師啟佑斯文之靈抑亦前哲流風餘思之未盡泯也蓋瘠土之民易以貧亦易以教若鄒魯之於文學其天性矣况馴致於聖賢之學以任重致遠者乎按學制前大成殿次明倫堂最後為尊經閣邑學則有殿堂而無閣規制獨缺焉非所以扶進人材恢宏道藝也且夫經術不精倫於何明含窮理而談良知是不學而可以致道也未之前聞往年官斯土者亦嘗新學宮矣而於是閣顧未遑及我侯涖政七年而廢者興墜者舉蒸蒸義者不惜材任工者展其力然後創所未備以副功令晝一之規豈非崇聖學遵王制之大者哉予故紀其風敎之殊與侯之盡心於教事使學者知政教同原王制聖學之端委相因踐迹入室以遠繼夫前哲講學之緒庶克副
國家建學與我侯化民成俗之意云若夫工力之衆寡營繕之後先則有司籍者存予無事書書其

大者

以王制聖學立論而又切合新安情事景仰前哲興起後進煞有關係 錢子先

崇聖學遵王制兩意互發首尾相貫而歸重經術取法先型尤屬一篇要領 受業吳啟昆識

崔蓮翁先生畫像記

博陵崔蓮翁先生畫像四頁首頁正衣冠皆高柳坐曲池欄側前有桃花灼灼初發蓋春風浴沂者耶次則科頭垂釣茂林下放志無復拘束太白詩露頂灑松風意殆近之若乃荷裳蕙帶傲驕人遺韻則觀書一圖也坐對秋蘭丹楓覆其上最後則寒梅紫雪童子熾鑪火酌酒以進有高士之風展以甲申冬拜觀於京邸因哲嗣青峙之請感先公之交誼遂記之先生與先公爲同年友尤相善憶己巳夏予以先公命謁先生於維揚神姿若天人

也明年先公捐館舍以道遠不克訃其後先生卒亦不相聞焉於茲十有五年始得此圖諦觀之形神無二恍如謁先生於維揚時先生一代才賢出其學施於有政其茂績必有史官書之海內之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想見其爲人而獲在下風者炙餘光聞緒論尤思見老成之典型而無從也此圖殆不必先生自爲之而士或樂以此寄其仰止青峙因得藏焉以爲他日僾見愾聞計也蓋程子於家祭亦不廢影堂云諸公之來備矣予何能贊一辭顧念青峙之不忘其親而又若以予言爲可重者予豈其人哉當先公方壯時予兄弟懵不知事其後宦遊南北又不得寫生善手以爲今日孺慕之地予固青峙之罪人也尚何言與尚何言與

叙次議論相間而行其中結搆嚴密而筆墨變化令人無處尋其痕跡此眞脫胎龍門非八家以下所能髣髴也　黃崑璞

以面謁觀圖相印證以有圖無圖相激射風行水上自成文章乃天工非人巧也視王彥章張益州諸畫像記超乘而前矣　受業吳啟昆識

山居圖記

予讀仲長公理樂志論知古今達人未有功成名遂而不知止者也伊尹歸政戒居成功周公復辟曰予明農他若疏廣不置田宅安石高卧東山彼聖與賢者豈故爲是放達哉序有代終盈不可久也吾獨怪公理所樂僅自奉之適而所謂志者固不可知豈孟氏之所尚而可以帥氣者耶抑超然高舉以保其眞耶張子葭士名家子也家有涉園極山水勝致日侍尊甫皜亭先生游息其中而怡然養厥志及官京師復爲此圖以行予得觀焉其

西則崇山峻嶺長松古藤間以春華中有流泉自山家出折而下有童子置餅罌需滿北有山堂中設榻度書其上屋後叢篠若風憂有聲東爲居室婦人出食具授童子將供上則平田沙阪二牧豎吹笛牛背意甚得其衣深藍科頭草屨撫松盤桓則吾葭士也嘻是亦可以見其志矣吾聞長安士大夫類以官爲家若唐之兩都宋之二京一時園圃讌游之盛後世鮮及而二三賢哲終不忘退老桑梓之願所謂歸去嶓溪夢裏山者時形之咏歌以寄其志是亦人情之大可見者顧葭士方年盛致澤之業未畢獨惓惓於茲圖豈有慕乎急流勇退之風若錢宣靖之爲與范希文曰後天下而樂諸葛武侯曰澹泊以明志夫物之至澹泊者莫山水若也一邱一壑會心初不在遠豈必備物適已若仲長氏之爲哉或曰此公理假設之言也故曰使居有良田廣宅云爾夫圖亦假設之象爾然而君子之志尚焉故不可以無辯

疎秀古峭刻劃天然繪風繪影之才讀之如身入畫圖中令人名心都盡 屈鳳山

少陵咏物諸什一草一木俱傳其性情繪其生

趣有化工肖物之妙此記亦作如是觀 張郁蘐

隱居之樂以尚志與之議論最大澹泊莫若山水尤爲千古名言知此意也自不求備物矣 受業吳啟昆識

遊峴山記

峴山一名峴首在襄陽城南其首東向晉羊叔子杜元凱所嘗遊歷者也盧陵記之詳矣戊子夏子與樞部宋君奉
命使滇南至襄陽約爲峴山遊問道所由則土人不知所謂峴山者惟舉峴石寺以對因騎而出自郭南而西緣山阪上下漸入谷谷在叢篁中風泉互響盛暑如蕭辰出谷達寺少憩陟石磴數武至硯石石有題識苔厚隱其畫不可讀又南數武有洞泉乳懸滴凛人肌骨僧抱以烹茗殊清冽於是

坐石與洞之間左右兩嚼之解衣磅礴不知返也時樞部以遊習池後至復遊延慶寺寺在峴石北道益險多緣厲石石滑懼顛乃砍竹以杖有泉出石穴中濺濺然以嗽齒冽甚遂行萬竹中亭午乃至復少憩樞部復慨然曰茲非遊峴山遊寺耳且非峴首峴之背而已吾意所謂峴山者必高朗可望城郭江瀨目前而山出足下今但捎山之背而忘其首之所向雖幽邃窈窕殊乏軒豁致是猶覿人而不於其面也第若此乎則羊叔子何爲惓惓情深慨思宇宙哉因問之僧僧曰山首在寺北東上上有亭久廢道蕪不可往予與樞部躍而起披蔓草行二里許土就平望其亭巍然東向猶在蒼茫際也樞部齒少於予有濟勝具復鼓行而東予從之至廢亭則日告夕矣亭碑多仆無立者因就坐焉於是履山首東望城郭若碁置然漢水帶其北陂澤環之三面人烟蓬蓬中起羣峰拱青如兒孫繞膝下其自東而西似有舊道久湮塞不治爲潦水所嚙缺者予因問樞部曰快哉此遊不可再矣夫難得者時易滅者名也以羊杜之赫赫峴首之昭昭而土人不能舉其名況其他乎吾與子乘

茲時也爲茲遊也適吾意而已矣又追問身後名哉樞部曰然因循舊徑而歸其山腹有甘泉亭不暇往矣

於記體中能發出議論寫出性情知於此正復不凡 宋嘉升

古蹟堙沒土人不能舉其名所在皆有惟有心者能循名以求其境耳然令非其名尚存過者又何由披尋古人所以汲汲於榮名爲寶也讀此記令人遠想慨然 受業吳啟昆識

與會標舉感慨激昂有搖五岳而凌滄州之概

受業張漢識

大魚溪記

古者有候人掌道路迎送賓客傳所謂視塗具徒賓至如歸者也後世則水有塘陸有驛而窮山阻水在官道而不能悉郵者莫過於辰沅諸溪戊子夏予奉

命使滇南經辰州諸溪俗所稱七十二道足不乾者幸而暵無雨坦然過之不為意迨六月廿有六日抵沅州大雨厥明復雨又明日至晃洲雨終夕達曙約亭午次鮎魚鋪則肩輿罅漏所攜書篋半沾濡矣因以所衣油衣覆輿首而分伻之餘衣以

衣之遂騎以行問道中南來者僉曰諸溪皆漲大魚鋪溪尤險且濶而多大石公其止此勿復南南且危於是輿夫及肩囊槖者皆色慄止予予曰汝曹言是顧日無幾程有期踰期將奈何僉曰今姑止詰旦以行予曰詰旦復雨溪益漲將奈何衆無以應因急行十里至大魚鋪則浩浩滔天矣視溪上有橋橋北架二板欹側不平可尺餘其一板蠹且朽登之格格有聲足不可並任稍南板惟一益狹因叱肩者由橋馬者由溪莫之敢應乃强驛子之健者偵之道不敢由正復北登山出溪之東上

竟自東而西達南矣予遂騎以至山山壁立馬躡不肯上策以登鞍㴑於馬股下山始合及溪僅没馬足漸而腹而項而吻予馬稍次西西尤深幾溺幸其健怒張而東橫乃達則衣袴淋漓不可止於是始有戒心焉先是輿夫李姓者過混洲一溪溪之險不及足而漲亦未甚然已仆而僅免刼茲之稽天吹地者能無懼哉予既南視肩襄橐者猶未渡而日者自京師以來所常役之輿夫四人者代肩以過橋衆乃畢至吁予嘗歷西北諸水道有湍者則土人導之或肩負人以行楚南則絶無此且

水多大石不可識以梟惟木貞甚廉橋易成耳而令長若罔聞知村之人若秦越人之相視漠然不動於中至以父母之身馮河而涉險危矣哉微王程之故何以如是其急也故備記之以告夫後之經斯地者倘不幸如予之怙恃俱失則宜效叱馭之風而或有王陽其人者雖久待而愆期無所避罪且冀夫官斯土者稍存夫俟人與成梁之意斯又於法令外一義舉矣

其用意只首尾一露餘俱叙大魚溪之險要知其叙得極險正是用意處也至其筆力峭折遒是柳州諸記 于君俞

畫之所不能繪者一一達之紙上乃知以文言道世事猶其淺焉者也 宋嘉升

玉田邑西有彩亭橋橋圮矣石衖衖立木中若攢鍭鋣矆乾時擇然後可步雨三日以往水從四山下輸之怒而與石戰則白波如山鯨吠鼇擲轟隱數十里許行者車埋輪馬滅鼻蓋畏途也康熙乙未余令豐潤值西師興戒屬邑買騾馬以供餫饋而集之昌平州有期會余破雨親督之行過其地則水方大如灔澦爲散數千錢

於橋側居人使爲前馬復張左右翼推輓之僅然後得度有騶卒後者偶一失足則已陷胸碎首不知所届矣其渡處頗狹不遠公所記大魚溪三之一然且有向道者而險絶已如此故曰以舊坊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惜乎余無文不能如公狀難狀之景復因事托諷使聞之者足以戒也 還淳後學方𥟖如書大魚溪記後

望水亭觀瀑記

去鎮寧二十里有懸瀑焉其源莫究自黃桂戍北得石梁嵦爽高潔已有鳴湍急瀨飛素流清淙淙瀉梁下抵戍食頃雲霏霏承宇以爲雨也出視之天氣清朗東曦向辰居人曰此瀑之飛沫耳嘗激數里如小雨餘霖因緣厓跡之瀑出山冢上滙爲小潭其色黝綠以石林掩抑莫見其底視望水亭猶在霞表嶭然峙其南也竊意亭去瀑遠甚睇視良難及至曠若披面僅咫尺矣乃由山冢窮其底頂踵谽露俱在目前懸流千仞倒瀉直下雷轟雹

擊傾人視聽立而望之若三門然上有虛宇覆以晶簾輕明遠燭表裏洞達軒唇凹腹不外拓而中歛以故從天而下高空無閡日景方中變相爲琉璃五色冷翠幽光幻入泡影峭石逆之激越四射跳珠霏玉不可悉狀下注犀牛潭色與小潭相似而深不可極或云有靈物潛其中出則有光銀濤碧波互易呈奇其氣上騰非烟非霧綸川彌谷聚而益升時繽紛穠郁若沃鏤蒸髹力能更代陰陽吐納雲日其爲神異不可測也亭後多苦竹紅蕉閟之目不暇給瀑之西厓則有女貞樫椐之屬扶踈高下枝幹畫然葉卷沃若並檻而分榮增其氣勢矣厓東無樹石色上蒼下赭有洞孔望之深黑下有碑遠不可辨碑右上有雪映川霞四字其大準諸掌若就視當復什伯相傳爲名藩筆或然乃其將至復有幽芳異卉羅生左右霏紅炫綠隱翠約黃因風送氣芳馥襲人自石梁而下凡三四里於是俯仰任放遊目四矚巖谷移瞬晦明屢變所存既往而來者方新乃思萬物之動靜原二儀之翕闢霍如心悲天海豈獨情移山水而已哉俄而羲和弭節叱馭將西僕夫辰軫告行忍而舍旃出

亭即荒荻薇蔚不復望見其處香色紛葩泯焉歇絕又里許復有奇峰左出峽束兩厓中清瀨素湍隱隱東去

非極奇幻之筆不能寫極奇幻之景輞川圖可以愈疾今讀此文可作卧遊令人神往 錢潔人

脫胎於水經註而不襲其皮毛此之謂深於古者 宋嘉升

每讀一過肌骨與之疏凉神情與之清冷 方文輈

陽城三鄉賢碑記 代澤州知公

陽城田霖商先生侍郎田公與巡撫張公同日祀於鄉里人榮之屬予爲記予聞之傳曰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表也又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之故古者鄉先生沒而祀於社今則列於學宮戟門之右與名宦並崇豈不以宇宙三不朽君子尚之或遭時建豎非常勲業爛焉不則著書傳後以其身仔肩斯道耀潛德之光皆典祀之所不遺而因以風示來玆與按表傳田先生諱雨時霖商其字也性剛正學邃於易嘗舉

全史興衰本皇極經世之指參驗其剝復之數以理學名於時闖逆之變邑人欲迎之以免禍先生力斥之邑人賴以全節賊至擕其子及從子以行從子孤而幼負於背因失其子幾遇害其後乃得之時有被中傷者死垂須臾先生抗言力救獲免其人終身不知先生亦不言也以諸生舉鄉飲賓年八十二卒贈文林郎廣東英德知縣佚太史滄柱表其墓侍郎公諱六善字兼三霖商之從子也順治丙戌進士由太康知縣擢户部郎江南道監察御史復以列卿管刑户二科給事中事在職敢

言所疏奏數十皆洞切時弊如罷捐資生員請復巡方舊制尤侃侃正論也歷官至户部左侍郎博學能文年七十以致仕卒於家祀太康名宦韓宗伯慕盧爲之傳比之宋直臣田錫云張公諱泰交字公孚生有震雷繞舍龍起壁中之祥其先世多達者家中落幾廢學會祥符張君都甫知陽城奇其才授以胡氏春秋壬戌成進士初知雲南太和縣以治行授廣西道監察御史累官至刑部右侍郎巡撫浙江年五十有六卒於官上遣使視之附身之外無餘財初公孚之幼也父

遠出訖不歸號泣無虛日及喪母益哀毀目眥皆裂以故弗良於視其純孝如此嗚呼三君子者生同里學同道而或見或潛以碩德相後先蓋接踵如一轍也里之人薰其德合辭請祀於鄉邑宰上其事報可於庚寅四月同奉主祀學宮之右是日也道左觀者數千人有欷歔欲絶者今夫人平居讀書觀前賢行事嘗慨然慕曰若而人吾所願學也及得志於時有官守言責矣或怯懦而不盡備員以全身其窮而在下者於六籍蔑如也甚且逃儒歸墨自托於輕世肆志之爲哀哉今觀三君子

之操行及所以達之邦家者昭昭已後之人聞其風而興起宜何如也且陽城堯都之南鄙也有陶唐氏之遺風今

國家定鼎燕京實古冀州之域道化之隆與唐虞一揆且興賢育才崇重典祀士生其時既覩炙

聖人之教又有老成人之典型以爲法守抑何幸耶攷陽城田氏得祀於鄉者三初有贈公諱世福者以訓導死難於宜城今復增其二張公孚之高祖叅政公諱昇伯祖太宰公諱愼言皆祀於鄉及公孚亦三矣嗚呼何其盛哉乃爲銘曰觜觽之精

析城之靈是生哲人吾道以明約身厚志履仁蹈義其氣浩然塞乎天地司訓既没司農繼之邦之司直惟家是師殫厥言責秘乃聲色斯謨斯猷我

后之德孝子之門忠臣是求天生開府以襄

理猷生有殊勳没有顯號祀社攸同用裨風教於戲三君聲聞九垓嘉惠來者於焉取裁

分叙極有條理合論極其貫串此文之精於法者　李季平

永熙寺茶亭碑記

蓋聞至治之世德洋恩普無一夫不獲其所即行旅之出其塗者皆有廬舍委積以供其困乏此先

王之所以柔遠能邇而廣德施於天下者也當是時政教具舉家給人足風俗淳美民皆好行其德而樂善不倦嗚呼何其仁也迨至後世政教不修蔑先王之制道無旅困故有以王使過侯國而授館致飱之禮缺焉行李之往來又可知已

盛京西郊全遼之孔道舊有郵亭爲冠蓋弭節之所其西數武則永熙寺也寺創自行僧明悟而施

地者西僧陳氏捐金落成爲龍象大觀者瀋陽張天輔也主寺施茶者今爲乩岩師而命寺之名則自舊尹蓮山廖公始公之尹瀋也政行而教明修廢舉墜飭舟師通利涉立義塚瘞骴骼政聲與前尹康侯王公等論者謂王以嚴廖以寬皆濟時之才而將軍松公調和文武兵戢而民安以故風厚俗美人人有君子長者之行於是冠蓋弭節多供頓於玆寺夏之䔹冬之湯載渴載饑者胥望庇蔭而托足焉今夫君子之學莫要於求仁仁體事而無不在故一介之士設誠而致行之皆可緣分以

盡厥心輿誌謂雍伯施漿以給道賜獲雙璧焉今
玉田縣其遺跡也抑或有徵與程子亦曰一命之
士苟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今之官玆土者自
將軍五部尹丞而下皆夲
天子命有兵農禮樂之司者當其涖此亭也見夫
耕夫饁婦之勤苦商賈行旅之重趼而任負將必
深念曰一夫不獲時予之咎其何以稱
上意旨使百爾君子是則是傚矣乎則所以修厥
政教俾遠至邇安而四方遡聽者無遐心焉亦必
有道矣若夫福田利益之說此達摩所謂有漏果

無功德者尤儒者所不道也
文者載道之器爲文而不本於道凴他粉飾字
句都無是處此文提一仁字說入最有根柢李雨
蒼

青要山石隖後記
歲在康熙壬子既遊石隖青要之爲名山與東西
山所由名前記詳矣玆戊戌季秋朔八日復爲石
隖遊於時親友凋零谿谷非舊東西山之名如昨
也而實則異觀不能無今昔之感焉東山之栢蔚
茂倍往昔而西山大溪僅不絕如綫俗所謂古墳
柿葉二潭湮滅無迹泉出隖下者伏流入虛沙不
下注雖秋多雨百川日灌河而泉源久涸向之滙
爲高潭者淤爲平沙可坦步矣潭上有柘每經秋
紅鮮可食樵者亦砍去其猶可棲影者入谷之逕

迤北有二木黃丹其葉尚烱烱照人石可鳴琴者
匠氏攻之復淨盡無餘石版外泐中乾其隖仍如
屋四據碁局如故亦攻鑿其東偏勢下覆不可入
矣予乃命尋源者濬之使出勢雖微亦涓涓達於
溪予將往觀焉而覃懷楊甥子健適至遂偕以行
是日也風日清肅浮雲往復翳陰於遠山追憶昔
遊蓋四十有六年矣月日復同而人風頓易樂往
悲來誰能遣此耶昔時同遊者九人奄忽殆盡其
存者予及家弟天益亦既老矣天益又官京師予
病危初起扶掖以登愴然有山陽之痛止酒聊歌

一二闕用當哭焉子健曰公何戚也昔羊叔子登峴山慨然以湮沒無聞爲悲從事鄒湛謂叔子名德宜與茲山並永今果然矣復何事況石江漢待千秋萬世名哉予曰不然子以爲名可久茲山可常遊乎積歲月而爲世世盈爲㴱運爲會會有元十二萬年之後天地且有終始而東山與西溪爲刼灰矣又況四十餘年之隙駒而寄蜉蝣於兩間者乎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靜者山動者水清音常在穹壤是吾與子之所公共而無待者也名云乎哉子健曰公之樂廣矣大矣盍亦言其實也

夫名者實之賓也無實奚名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其憂先人其樂後人吾自有所以不朽而不與天地爲成毀者在又何戚焉時從遊者子姓門人咸在遂命書之以前說者爲予自寬後說者爲若輩勉焉於是衆情奔悅既夕而歸

前記有遊山之樂後記有感舊之悲一境而兩情頓殊筆能曲曲達出令人歌欲與歌泣欲與泣受業張漢識

治古堂文集題目

卷之二

序上

古文六宗序

王子崑繩論次周漢六家古文而尊之曰宗呂子讀而序之曰大哉文乎原於天賦於人而聚於其所宗宗之爲言總也如網在綱有條理始終也是故百川宗河海四岳宗崑崙學人宗賢賢宗聖聖宗天天不言聖人繼其志而述之則文章可得而聞也是故仲尼祖堯舜孟氏學孔子宗其道而文在茲焉四教首文六經爲衆說郛大哉文乎經天緯地沐日浴月登山觀海而後知游其門者難爲言也亦云得其意而已六家者曰左曰孟曰莊曰騷曰國策曰馬自孟而外其言不必悉軌於道而其致極文章之能事說者謂邱明親受業於孔子依經而立傳變謹嚴爲浮誇由質而文不相悖也鄒魯接跡厥有七篇處戰國而言仁義非策士所知然國策之文春秋以後之史籍存焉若魯連王斗顏斶諸人獨不得聖人爲依歸耳要亦一時之傑也莊生屈氏皆楚之文人其文有發憤任達之不同而兼具美善麗則恢奇如五嶽之表有峨眉四瀆之迴寰以稗海極域外之觀矣龍門史記自附於孔子之春秋言雖大而非夸其文雋潔班范不及也要之文以載道道以範文正言之不足而寓言之非心知其意無以觀其會通綜其典要此王子所爲獨觀其大而舉爲百家之宗也與或曰文章之法自唐宋始備合八家而宗周漢李北地之所以見識於震川也予曰不然八家者宗夫六宗者也昌黎宗孟子盧陵宗史記眉山宗國策河東臨川南豐皆原本經術而各自爲宗後世亦宗之譬之祏主有百世不祧者有五世遞遷者因苗裔而忘厥氏之始本支紊矣其何能祀詎知宗其所宗者之不克收族耶詎知所宗者尚有所祖而爲厥氏之自來耶夫聖人吐辭爲經經則大矣文亦非小技善學者由六宗而上溯六經以求聖人之意可以修辭可以立誠技也進乎道矣此又王子之志而有待夫學者之自得云

條貫井井卓議精識可以論文可以言道 屈鳳山

古文養正集序

人之少莫易乎其始入也始入以正弗納於邪則志定而業可居譬之鑿輪輻附轂而軌歷險不紲而泥不撓也埏埴以爲器摶於手而傳諸火出冶而眡之形一成而不變也故才須學學須正也學於古乃有獲四子五經外古文尚已顧選者不一家或邪正雜陳華實兼采使深夜求幽室中者寐寐焉莫所適從英者任慧雄者負氣非所以廸幼志崇道誼也惟一軌於正不正者勿往參焉然後可以定志可以居業可以無書不讀而所見惟一

何也器成斯可受車坚則致遠也於是擇其質勝文辭少理多有裨名教者若干首以訓蒙士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文焉云乎哉

本經意而出以古雅似王臨川筆意　王或菴

東鄂人文序

東鄂人文者吾兄文敬先生觀風武昌試諸生與童子制義也今人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即有行之者亦緣飾具文而止吾兄甫下車惟作人是急凡得卷三百餘命予較讐之拔其尤者若干篇俾子若弟藏之篋中以時觀覽知乃父兄雖仕猶惓惓於文學者若是况吾始學者乎蓋古君子樂道人善不啻口出實心焉好之今學者動言希古而或於人之嘉言懿行漫然不復加意甚者媢其不如而諱稱焉鄙哉斯人吾子弟中不願有此也然則

是録也不惟其文而已國之風也家之教也抑又樂善之一端子若弟有好學深思者能無念老夫之嚾嚾而思以虛受人乎若夫南風之競審音者自知之無俟予之言

近裏著實儒者之文　宋霅曾

輔仁集序

一物而三善聚焉者其制義乎以尊王制至隆也以崇聖學至正也以覘心術至微也故制義天下之善物也非考古不知王制非通經不明聖學非窮理養氣不能定性而端心術三者備矣而又原本先民參之以時變然後能詣其極顧不難哉夫以天下之善物而爲之復艱鉅如此宜

國家以之取士而學者於此盡心也西河魏土文學之邦也子夏之遺教存焉其屬邑寧鄉古離石地雖蕞爾邑前朝科第接跡偉人多有自往歲饑

饉以來而風亦少衰矣余以己卯筮仕其地政務之餘日進章縫而討論之語以讀書養氣之非襲取也復取慶曆啓禎諸大家文口授指畫而告諭矩矱之不可易也如是者三年文風幾丕變矣乃彙集其觀風課士之文拔其尤者將授諸梓於是汾郡之問業者日進而四方薦紳先生往往不憚下問及二三子弟與甥之及門者亦時相切劘子或見獵心喜偶而涉筆不忍遺忘都爲一集以示合志同方之義而顏曰輔仁蓋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也起於心成於學發於事業凡存誠而祛僞貴王而賤霸皆是物也顧其道以知入以行至故曾子謂以文會友可以輔仁而子夏亦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事仁在其中益由是而之焉而後可力行以求至也往者會社盛行三吳江右勢若水火岌岌乎傷一體之誼而同室以操戈者是固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今諸生學子由文以力行毋畏難於古毋苟安於俗毋伐異而黨同和順英華而出其所學以鳴

國家之盛其在斯乎抑嘗聞之昌黎盧陵古之以文鳴者也然或恥其得第文字而謝上蔡問科舉

之利程子正辭闢之吾鄉陳心齋先生評文亦不言利鈍此又仁者先難後獲之旨也願竊比焉而與有志者共勉之

制義之敝敝於不學與學而徒爲浮薄茂以爲小技者皆其未深於制義之根柢者也先生特鄭重爲此純粹以精有功名教不小 成乾夫

序課士文教以取友輔仁不爲弋取科名計眞是醇儒之言醇吏之治 宋雲會

㽞都文萃全集序

㽞都文萃者予爲奉天丞試士之作也歲辛卯予自西臺蒙聖恩擢在此職例兼學政甫下車觀風得文章若干首嗣是季有考月有課越明年壬辰春歲試兩郡彙而集之名曰萃萃聚也謂人文之所聚也天地絪而萬物生上下交而治道成學行合而文教興是故觀其所聚而見人文之大全也我皇上堯仁舜智稽古右文光華復旦之治媲唐虞而軼三代五十年來

聖學日新無時不以教養爲務自有制科以來官人得士於斯爲盛惟玆㽞都實爲國家發祥之地風雨會和之區其土博厚其俗敦龐其民質直故其爲文也清而能淳秀而不佻加以官玆土者自尹若丞而下咸思仰承德意以淑儒效漸摩日久蒸蒸丕變是以從龍之裔人才輩出即十學人士亦彬彬可觀有斐然成章之意竊思文教武功隨時興用皆帝王御世之權而移易風俗之大機也昔者周室盛時辟雝鐘鼓四方攸同因之重熙累洽遂卜年世之遠蓋自有邰肇封遷豳徂岐世有顯德歷王季至於文王壽考作人祚命聿新武王纘三后之緒配京作求垂拱而治有自來矣論者謂周治尚文較夏商爲明備不知周之先祖父公劉太王之世其尚忠質也久矣使開創伊始遽以文是尚則一發而無餘成康以後又何所流極也哉孔子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蓋信而有徵云我國家受天景命列聖相傳肇基於興京洪惟太祖高皇帝智勇天錫保世滋大規模宏遠矣

太宗文皇帝創制顯庸光大前烈立學校行釋奠禮美哉何文治之隆也欽惟世祖章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姿奄有九州定鼎燕京導民養士皆可爲萬世法程豳岐豐鎬之盛遠過姬周而太和之在宇宙咸萃於今上之勲華矣夫源之遠者其流必長根之茂者其發必盛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恒之彖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十五國風以二南爲始基緜之九章推本受命之原立室家作廟社而必以疏附後先爲蹶生之助然則制義之文其即

古者言揚之典而學校之臣所由以人事君者乎
且言者心之聲文者行之表也士有才能而不遇
有司之過也時方郅隆而學不布聞亦士之耻也
用是拔其尤者授之剞劂俾海內人士知
聖天子之欽明文思化成有本而陪京之風會三
韓之才藪所以鍾聚於東北而發揚於天下者其
來有自蓋乾高坤厚之氣生長乎震然後巽齊於
東南而萬物兑悅焉則
國家萬年之景運於是乎徵而世有知言者亦將
於此覘人士之器識而決他日之所成就豈徒競

勝藝林取悅當世云爾哉

經經緯史宏中肆外眞明堂清廟之音（傅雪堂）

公劉太王之世久尚忠質此論前人未發行文紆徐演漾原本深厚似南豐擧西京手筆（沈士碻）

雲南鄉試錄序

國家文德覃敷聲教四訖薄海內外罔不同風歲
戊子値三載賓興之秋先期禮臣請主考官於朝
遴簡典也欽惟我
皇上右文稽古廣羅八紘野無遺賢矣猶謂人才
得失職在試官匪諸臣精白乃心無以收儒效遂
於四月望日親試諸臣第其文義左右史載筆紀
之藏於冊府二十有八日以臣履恂偕臣聚業典
雲南試事聞
命祇肅即日就道伏念臣履恂洛西腐儒經學淺

陋遭逢
聖世自甲戌通籍由知縣拔置西臺循分守職無
毫髮善狀
皇上不以臣卑鄙獲與九卿翰林科道之末
欽賜以
御製詩集俾固陋之臣得瞻光華復旦之盛今年
二月
頒賜人蔘臣亦與焉既陶淑其心志復頤養其微
軀臣何人斯叨蒙
天恩如此其深感激晨夕不敢即安譬諸草木生

於陽和亦將向榮長遂寧忍枯落自外春暉耶在
途三閲月始達滇省側聞
恩旨加額雲南鄉試五名洵曠典哉於時則有總
督臣貝和諾調和文武兵民咸輯監臨則廵撫臣
琛提調則布政使臣蔭樞監試則按察使臣聖猷
咸恪恭視事晨夜展力内外扃鑰杜絶弊竇臣履
恒臣聚業率同考官同知臣沛憻知州臣玥知縣
臣銓臣成齡臣世豐臣曾祚臣樞臣瑋臣濂臣士
寅凡十人共誓於大神惟公惟明惟慎且勤或昧
其衷任其胸臆怠忽所事俾墜其家叢咎於躬子

若孫罔克嗣世誓畢遂進提督學政臣魏方泰所
拔士五千有奇鎖闈易録而三試之旣撤棘得士
五十人貢成均者九人臣等卽於是日拜
命就宴歌鹿鳴詩畢乃諗於多士曰爾亦知今日
之遇所自來乎是惟
聖天子在上加意邊才廣施額外二三賢臣克承
德意四十年來以安以養以教以育使吏無操切
民樂其業移易其風俗衣食租稅畱其有餘多士
因得肆力於學藏修游息以决一日之遇吾二臣
者安受其成何力之與有且六詔文風開自盛覽

其後代有聞人然而應運興起未有如今日之盛
者也昔者宋臣范仲淹自爲秀才時已存心天下
王曾無温飽志不愧科名多士幸際清時登賢書
家修而拜獻始基之矣爾有志必報
君父生成之德勿岐於利達定志居業勿荒於嬉
勿介二三晝於半途行將讀中秘書或膺民社必
期移孝作忠克子克臣斯不負
聖主作人之意與多士求志行義之心語竟就館
謹録諸士子文尤雅者二十篇恭呈
御覽臣履恒旣颺言簡端於多士文不敢復爲揚

詡惟俟
聖鑒採擇惟時有事兹土者則提督臣偏圖糧儲
道臣陳延驛鹽道臣李苾永昌道臣陳俞侯鎮守
總兵官臣徐登甲臣張其蘊臣俞章言臣黄秉鉞
臣段騰龍臣郝偉臣吳坤例得備書

江南鄉試録序

皇上御極之五十有二年恭逢
萬壽六旬大慶先期
特詔鄉會加科二月直省舉行鄉試遂以臣履恒
偕户部郎中臣雲名典江南試事闈
命祇懼不敢怠遑伏念臣履恒洛西腐儒經術淺
陋憶就家塾時臣父先臣兆琳授以孝經句讀於
移孝作忠之指諄諄提命三致意焉其後臣父官
西臺每有敬事輒蒙
温旨臣以不肖下材復自外吏被
召拔置西臺
欽賜以
御製詩集又
頒賜人蔘臣亦與焉在職七年碌碌無所報稱猥
蒙
殊恩内陞奉天府府丞通政使司右通政
特授今職竊思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雖在疎遠
猶凛咫尺不違之義而况密邇
禁近身被寵榮如臣履者其何以盡乃心以負荷
厥任於是星馳就道按期入闈時則有總督臣赫

壽安輯軍民人和吏肅監臨則巡撫臣伯行精白
一心寅清夙夜提調則署布政使臣陳常恭議道
臣國楨監試則按察使臣詢掌印都司臣秉法咸
恪恭展力繕垣葺棘杜絕弊竇外内清嚴臣履恒
臣雲名率同考官知縣臣遐祚臣世泰臣湃臣天
錫臣晉臣錫炤臣矩臣國柱臣勤宣臣道臣養民
臣斯恭臣鰲臣鳳起臣巖臣翰臣鑑臣龍御凡十
八人各書年齒共誓於明神務殫乃心以副
國恩潔乃志以對多士倘不公不慎匪敬匪誠惟
大神是究是殛明有三尺幽有六極殃及幼子童
孫俾無遺育永為試官鑒戒誓畢乃進學臣胡潤
所拔士一萬二千有奇鎖闈而三試之中式者百
有三人貢成均者十有九人既撤棘人士熙然咸
頌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盛即不售者亦同聲一辭祝
萬年無疆之休小臣敢在下風揚玆曠典是日也
例宴鹿鳴乃敢諗於衆曰爾多士遭逢
聖世進身伊始孝經不云乎始於事親中於事君
爾欲無忝所生耶必自今日始願處為貞士出為
良臣凡有近名之心即未忘乎利也其間相去無

多矣臣無以教多士即以先臣之教臣者告之又念先臣讀書垂老分校典試未嘗與焉臣以卑鄙猥蒙
聖眷自戊子至今六年之間滇南江左兩典試事皆先臣之有志而未逮者臣何人斯而當此重任雖以人事君之義未敢與知寧忍負庭訓而羞多士以辱
君命耶且夫學術純則人心正人心正斯風俗成我
皇上亶聰天授稽古右文契二帝之精一集百王之大成
躬詣闕里釋奠先師孔子復表章宋儒朱子躋之十哲之列歷觀自古帝王學術之純莫有過焉者也然則
聖學之健行不息即
聖治之悠久無疆多士移孝作忠希賢希聖其亦知所適從也與語竟就錦擇其文尤雅者二十篇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於兹録既注評騭惟俟
聖鑒之採擇何敢詡詡焉自謂衡鑑之有當於萬

一乎哉維時有事兹土者則將軍臣鄂克遜總督漕運臣郎廷極總督河道臣趙世顯安徽巡撫臣梁世勳巡鹽臣李煦臣石芳朴鎮海將軍臣馬三奇副都統臣達拜臣他拜臣周良相臣劉起芳提督臣師懿德總兵官臣施而寬臣穆廷栻督理織造臣曹顒榷關臣宗柱臣森圖臣穆禮庫臣鄂爾坤臣雅進泰臣張保臣法僧安徽布政使臣張聖佐按察使臣楊宗義奉
命未至則江蘇布政使臣牟欽元按察使臣甘國璧分猷則副使臣朱作鼎臣王英謀僉事臣鮑鈴臣劉廷機臣吳順奉
命未至則江安糧道臣王希舜贊襄則江寧知府臣衛淇例得備書

寧鄉縣志序

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在晋則乘其名董狐其人也後世郡邑志特史之一體耳然而史裁悉具焉是故典制紀也沿革表也人物世家與列傳也其藝文題咏尤足以覘三長之才而兼備乎六義志豈易言乎哉我
國家土宇孔厚
特命儒臣纂修一統志蔚然成書凡郡邑山川形勝扼塞之處責在有司討論復恒承乏寧鄉睹舊志殘缺狀大懼典章放失風教淪斁無以稱厥官守乃採輯舊聞訪之故老有易道人者西河耆舊也佐以王生顯晋劉生佶王生純元相與考訂而序録之越明年成乃嘆曰甚哉志之通於史也昔司馬子長負一代史才且世守其官猶必游歷天下網羅遺文旁稽於長老然後成史記一書今之長吏足未徧四境交不滿一邑而僅抱殘守缺於前人之册欲以信今而傳後不亦難乎攷寧之爲邑昉於後周而叙次僅始於金之太和其典文故事自元而前靡得而稽已數百年間豈無偉人佳事與奇文之可傳者今皆湮滅無聞可勝道哉蓋

孔子嘆文獻之無徵孟子惡諸侯之去籍夫以至
聖大賢猶欲竊比於史氏之闕文况後人乎雖然
天子以百里之命付之有司土宇吾疆圉也人民吾赤子也凡户口之增損風俗之淳漓悉宜盡心焉然則是書之修僅文義云爾哉往聞徐健菴在史舘閱天下郡邑志殆徧獨善崔後渠彰德府志康對山武功縣志蓋作志若斯之難也予終不敢謂斯編之爲成書而無待於後之君子已

歸重户口風俗具見特識 李禮山

趙城別紀序

夫君子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將以移易風俗行吾道以濟時而已道之大者在於綱常名教而其細至於日用云爲名物度數之間學者罔不盡心焉是故立誠於內有躬行之實褫藝於外爲行遠之文於是乎化民成俗風流令行則而象之者信其說之有徵此君子所以言行相顧而發榮於樞機者與吾宗松若先生以進士高第知山西趙城縣於農田水利興教勸學一切教養大政悉衷諸道以爲治以故政舉人和百務俱新因以暇日參考

遺聞周覽境內之勝旣得其詳乃爲趙城別紀一書書成有年矣哲嗣淄南將授諸梓屬予校而序之予讀漢史有文吏俗吏之稱俗吏矯飾外貌以苛爲明聞道則大笑之以爲是不能以家成者也至所稱文吏云者豈塗民耳目之謂謂其立綱陳紀好禮知樂而措諸政事之有條理也是遵何術哉由道而已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由之則至舍之則岐脂車秣馬瞻言千里不騁於通衢而之乎險陂之徑陰雨窘其前山石躓於後棄乃輔輸爾載將伯而呼助有不敗績壓覆者哉若夫由其道者車不越軌馬不泛駕不倖名不計功循循於必至之程歲月以要之忽焉不自知其所極也回視詭遇者已瞠乎後矣則先生其人也且夫郡邑之有志是國史之遺也別紀者如漢書之有二紀晉書南北史而外有十六國春秋五代史之外有南唐書之類是也顧郡邑諸志盡善者寡惟崔後渠彰德府志康對山武功縣志見稱於世豈徒文辭云爾哉抑取其言之幾於道也初予知寧鄉修其邑志極意搜羅放失百不得一終於固陋自悔少而不學宜其老不聞道也尚敢與諸先正度

長絜大於文字間乎今讀趙城別紀一書學成於稽古言本於躬行故其興廉舉孝立教之道也均利祛弊敷政之道也多識博聞筆之於書以詔來者居業之道也一物而三善備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與於斯至其考據之精確文辭之可喜則觀者自得之予聞淄南之宰元城也與趙城之治後先同符可不謂克家承考者乎宜其恪遵先志守而勿失也是宜具書

低手遇此等題不過論及文章度數而已就中發出一段大議論來方見作家手段至於筆勢

之歷落關鎖之嚴密特先生餘事耳　李季平

景東暘說嵩序

古今志山水者始於禹貢次則應劭封禪儀記而鄭善長乃注水經柳子厚其支流也禹貢之外方按蔡傳穎川郡有崈高山即嵩嶽之別名堯時目之至虞舜始稱嵩高云或曰嵩山太室黃帝時巳有是名不自虞始虞之四巡不載中嶽詩大雅崧高維嶽說者以為崧高即嵩高云爾景太僕東暘生長於嵩自少所遊歷凡嵩山所載悉覽而識之垂四十年乃著說嵩一書自禹貢外方以窮其源而析其流於諸書有所得即手劄之考諸古質諸

今下至稗官野史旁及二氏之藏靡不廣閱而力究之其志可謂勤矣嵩高之所履北至於河南至於襄野東至於虎牢西至於華嶽方數千里固不支分派別詳其主客祖孫之脈幾幾乎窮兩戒而貫四維矣猶不敢自信而問序於予予居雖近嵩數往來未嘗一登陟讀其說若河漢之無極何足以知之而序之是猶居河濱者汲井以益孟津齊東野人以抔土增泰岱多見其不知量也顧於此亦有說焉昔王仲淹擬六經朱子非之謂其僭然自以為聖人予讀王氏書誠有然者顧其擬論語

也不以爲論而命之以說若不致以倫於徐偉長者則其儼然爲聖人也或亦稲如稱䓁與其弟子之所爲而仲淹未嘗有是心也且夫說之義亦安有窮哉無稽之言非聖之書足以驚世俗而君子弗取六經之所著諸儒之所述循循焉平易正直而其理峻極於天羣仰止不違焉則夫善爲說辭者寧有他奇哉今觀說嵩之指於二氏則辟而闢之或存而不論於經史則釐而定之必取其信而有徵其他說之可採亦擇其善而不没其人葢見大意於筆先而即事以取義使後之覽者有所折衷焉而不徒登臨之偶適而已東暘自謂非紀載之書信夫予老且病往往閉門却掃不敢論文字以固辭不獲命而序其大致如此若其文之姚剻而軼柳觀者自得之予何言

原原本本實有一段正論闡發所謂其中有物與泛作者不同 李季平

雲南戊子科齒録序

達道首君臣而終以朋友葢尊卑定位即天屬不得而先焉何其重也顔𧹞澤講習然後資父以事君則朋友之取益宏多矣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則肩隨之此長長之義也自漢舉孝廉科名日盛後世因有同年序齒之録同年朋友也同舉於鄉而齒有少長鄉黨莫如齒是故同年必以齒序也戊子秋予奉命典雲南試事事竣諸士子請謁見其彬彬有禮始以榜名序既而鴈行成列年相若者半不相若者或相倍矣明年己丑予至京師諸士子遂以齒録來請序予因進而諗曰爾多士今者之尚齒也豈惟其言之云爾哉必其中有克讓之誠而言以足志以成久要不忘之義朋友之道宜爾也顔讓齒於鄉必讓善於朝事君之道不在斯乎自末世民澆朋友道薄訂交之日非不握手示肺肝也一旦時易勢殊枯菀改觀猶能念此一日否念之矣口惠而實不至其久要安在此其人以事親必不孝以事君必不忠何者薄於人倫而逝不古處也今

聖人在上攸敘彝倫天下朋友咸如膠漆自不宜有此而予於多士有師友責善之道焉用不以頌而以規云

雋潔居鳳山

袁太史世譜序

古者建國立宗所以厚集邦本示民有統也公劉之詩曰君之宗之君貴治也宗親治也民尊其宗子若尊君然是故本厚風淳而邦國賴之周禮小史辨世系定昭穆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於是大宗小宗之法益詳大宗者諸侯別子之法以及小宗之初爲大夫者也乃百世不祧餘則皆五世遞遷者也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收族此三代之所以隆也自秦廢典禮宗法始壞漢魏以還譜

牒遂興及隋唐更以門望相高至宋之廬陵眉山復本古小宗之法作爲族譜後之治譜學者尚焉然永叔生於漢東終老於頴未嘗一至廬陵東坡頴濱官遊四方卒葬於郟子孫未嘗歸蜀所謂尊祖敬宗收族者亦徒托之空言耳二公如此況其餘乎袁太史紫臣先生次其世譜自洪洞遷洛陽者曰思仁思讓兄弟各六子區爲東西十二門至六世祖奭爲東門之一支因以思仁爲始祖而其中葉缺略莫由稽也於是太史惓焉念先澤之不泯而懼後世子孫之無徵姑綴輯自今疑者闕之

蓋其愼如此且[illegible]非所以爲不朽也文辭非所以爲睦姻也古者[illegible]去其鄉而後世轉徙不常三代世系職官學[illegible]而後世人自爲宗家自爲籍禮大夫不敢祖諸侯今世富人或恥其族姓之微攀援顯者以亂其統系古賢臣豚肩不掩澤及三族今食祿者豐於已而嗇於族也或多方以遠之君子於是嘆古今人不相及而族譜之作非徒然也按袁氏系出舜裔胡公之後爰諸生濤塗以王父字爲氏爰轅同又别爲袁春秋襄三年袁僑如會是也漢之盎之安南齊之昂皆有名德顯爵爲

世著姓而太史歷兵農二曹出爲廉使實袁氏之初爲大夫者也厥命既遠宜於是乎始而先生遜焉又抑然不敢遠引第推本入洛之所自近而可稽且兢兢於繼禰之義念太封公克家之勤而纂述未遑可謂善承厥志親親而尊祖矣於以敬宗收族講孝友睦婣之誼則廬陵眉山之托諸空言者先生且見諸行事而足爲子孫法守士大夫之經程其又何憾之有抑予由是而知爲譜學焉與其誠也寧拘與其侈也寧狹與其僞也寧樸後之讀袁氏譜者其有取爾矣

原原本本經術之文譜法引用歐蘇即從歐蘇斷剔出一番議論來便覺手眼一新 妃大羣識

建國立宗是治天下大要領後世治不古若者皆因宗法廢耳此文議論與唐應德華氏義田記所見畧同皆根柢深厚有關世道之文 李季平

吳興東溪陸氏族譜序

歸安陸麟度先生修其世譜成屬序於予予讀而善之曰信夫陸氏之允厥宗也有以哉夫古之君子修身以正家於是乎尊祖敬宗而収族所以明王教也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其在九三家人嗃嗃則吉婦子嘻嘻終吝由是富家假廟終以上九之孚威而歸本於反身蓋樞機之發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況家人乎是故先王以宗法屬民君子以萃渙爲義九族親睦克庇其本根而枝葉鮮陵夷衰微也是故家法立而王教明按

譜陸氏系出齊宣王少子元侯通封平原陸鄉因以爲氏越漢三國吳晉代有聞人顯者至梁臨川王長史卬公徙吳興別爲東溪支者自明知瀘州震始也其源流大致如此及先生之高祖北川公官兵部侍郎歷有殊勳大父瞿硎公考愚溪公以令德特聞大母毛孺人妣朱張兩孺人俱稱女宗傳内教云先生以名進士知河南新安縣威愛兼克號純吏此其修身以教家爲何如也豈徒緣世祿爲不朽哉晚近世可慨已以手擊足足加首視如異體疾痛慘怛號呼一不聞忍哉至若宗疆比周羣侵凌孤弱希貴盛以[illegible][illegible]爲絜援也又奚取焉其稍由禮者不私所有[illegible]財貨菽粟婚嫁喪葬有資斯云善矣若夫言坊行表端範於厥躬幼子童孫奉二人若嚴君期功緦疏屬仁合而義督之一二稂莠不畏長吏而畏宗子斯富而克教觀於其家而知王道之行也蓋古今無幾焉史稱張公藝族居范希文義田意皆有教令與不則利聚怨生爭奪且起矣家無法其能久乎先生之爲譜也詳本宗而畧分支遠而不誣近而不雕闇隱逸表節孝黜不類重祠祭紀文章也其義例謹嚴本諸

經而通乎史見之自序者蓋詳茲不備書

音節段落直逼史公 沈方舟

宗法立而教化行乃王道之要此作發揮透徹筆尤古雅 受業周賓識

王氏家譜序

呂子讀王氏家譜而嘆曰甚哉忠孝能感人也曠世且爲之動色況同時乎自宗法廢而譜牒作薄俗但以門望相高不知譜牒爲重況際革命家破國亡邱壟就平遺文放失矣猶能苦思綴緝於灰燼之餘得千百之什一以詔後嗣可不謂難哉按譜王氏系出太原明初自無錫遷北平者曰沙頭王氏始祖諱玉以武功從成祖靖難死於行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其下三世失考九傳至中齋公復世其職中齋公性果毅尚氣節雖襲世爵獨

好學能文章值崇禎甲申闖逆陷京師公引佩刀自剄爲家人所格遂遯於荒配魏夫人率家人十七口投井中死初闖賊圍洛陽先太傅既致政隸守北城嘗夜縋家壯襲賊賊亂自相殺撤圍去會總兵官王紹禹貳於賊內變城啟先太傅死之中齋公於甲申三月亦司徼巡北城假令以公督京營爲死守計二三勤王義旅薄京師背城借一天下事未可知何至萬雉俱燎明社爲墟乎予讀譜至此不禁涕泗橫集且惆然於洛城之往事也公初在職欲抗疏陳四大弊當事尼不行憂憤疽發及巡荒著崇禎遺錄爲思陵表暴誣罔以正野史之謬故譜於興亡之際尤致意焉譜撰於公次子崑繩惻然以繼述克艱闕畧不備爲憾且謂詳於本生而畧於衆支夫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錦衣公崛起爲大夫禮得同別子而中齋公則百世之宗也其考據無徵或詳或畧誠有不得已者顧其義例謹嚴可爲譜牒之宗使讀者慨然有尊祖敬宗之思斯亦無憾於繼述矣又爲墓記尤悽愴謂老塋土夷木刊不可識別僅存祖塋而中齋公之新塋則與山陵雲物陟降上下祖塋薰蒿相望庶不

負公忠孝之志也有旨哉有旨哉中齋公二子長潔次源潔字汲公以孝聞源積學能文章即崑繩也與予善

大序沈著光華發於至性而風神酷似龍門借光多矣　王崑繩

提出忠孝作主持論有關名教堪與文信國陳氏族譜序並垂不朽　李季工

吳旋公先生墨蹟後序

吳舜玉先生與先府君爲同年友嗣君木欣仲子壽錫復與予善因悉其大父旋公先生行事旋公死戊寅之變後三年辛巳先忠節殉難於洛陽嗚呼忠孝大節國史書之非家乘之所得私也家乘之所書凡先人之梧棬書冊遺蹟罔不致其思成之志而顧肖焉此木欣伯仲所以彙集乃祖之遺墨而鐫之石也初旋公先生爲諸生時有私於閹人者欲薦之幕且以高第餌公正色拒之不與通夫明社之墟宦官爲之也始於振繼以瑾至魏璫

而極矣使當時士大夫其自好有如公萬一者璫勢必不熾而楊左諸君子可以無死先正云仗節死義之臣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公能疾邪以故能死義於是知三百年養士之報終未泯也至其書法遒勁與其詩之麗以則皆存什一於焚燐掇拾之餘而木欣伯仲之孝亦具見焉禮曰先祖有善而弗傳不仁也其克免矣若先忠節生平著述先府君既授梓而予兄弟不類徒讀先人書不克忠成惟肖敢不勉哉

忠孝爲本墨蹟其餘耳然而墨蹟主也當觀其用筆之妙 王或菴

于清端公學書序

昔孔子删述六經晩尤嗜易韋編既絶猶有假年之嘆蓋聖人之學如此及門諸賢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於是六籍各有專家而文學政事因以殊科逮至後世以經學名家者或失之愚或失之誣或失之煩與奢而圖書之秘流爲術數尤可怪也夫易者原本天道以修其人事者也先後天之旨變動周流體用具足非世儒能盡其藴自濂溪太極圖出而後理氣象數萬殊歸於一本然而陳邵程朱猶不能無異同焉後之人欲從而折衷之蓋其

難也石州于清端公于山先生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既以經術達之政事彪炳天壤業有政書行世而先生之學世猶莫得而窺也於是及門邢子元任輯其遺書若干卷首河洛發微次河洛副書次讀書録講學録雜著統名曰學書明政事之所由出也蓋程子易傳專主義理而朱子謂易爲卜筮之書邵子則兼言數義各有取矣先生以皇極經世推無極太極之會又以陳希夷龍圖解與程傳朱義互相發明舉天地之大全以發後學之覆使諸儒異同折衷於一致而潔淨精微之旨出焉

其功可不謂鉅哉初先生令羅城嗣守黄州遺大投艱履險如夷其得於易者既深及爲制府聲施益爛焉遭逢

聖主之知以眞理學許之非至誠居貞以事天之學事

君父孰能如此者乎履弱冠時聞先生名心私淑之己卯筮仕離石得侍先生冢孫臬憲公因讀其政書其後遊烏巖山先生讀書處也復得是書於邢子日夕誦之知先生政原於學蓋全體乎易者也禮曰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

世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是臬憲公梓其政書之志也繼此而學書並傳以嘉惠來者庶幾希聖有階而政學同原六經不托之空言矣

淳古清健似曾南豐學匡劉文字　田曉山

提出學易作主而于清端先生之學問政事原本自見由其於易學源流洞徹胸中故言之潔淨精微如此　張郁麓

杲村詩序

將爲宇宙不朽之業於波靡相尚時則必卓然自信其獨是不畏世俗非笑而後可以有立也然而衆咻一傳篤信不惑者百不得一焉況所傳者去我日遠而猶終身守其説咻者雖負天下之望而掉頭不顧焉則天下一人而已昔者孔子删詩指歸遠矣尤莫詳於體製體製者性情之郛也比興之分端風雅之殊用區以別矣漢魏之古詩樂府唐之律絕宋之詞亦猶此志也自公安諸家才力不逮比地遂深嫉之若仇讐然至欲以詞爲詩豈

不謬哉西江曾子青藜以詩名於世吾宗杲村先生與之友善故其爲詩也體麗以則用宏而多有青藜之風青藜既没諸同人守其説者爲詩皆有法度而先生尤篤信之先生謂予曰我與曾子有青雲交不但論文字曾子之説詩也古非漢魏勿作律非初盛唐勿爲爲非杜不傳予才薄不能盡其意間雜世俗之爲詩者以爲詩詩以故不振子爲我序而删之删之盡則愛之至非子也誰我愛者予受而卒讀就其稍近中晚者槪爲刊落因逸其半删既畢伏而嘆曰某本顑頷失路之人無聞於時而青藜子乃天下之賢豪也先生詩既原本於青藜子青藜子已死不可復作則宜求當世之大人先生者力爲品題奈何惓惓於窮居倦游之人而願得一言以相引重予雖不足以重先生而先生之特達相士不狥乎時名其於世俗爲何如也且其立志較然於世之諱焉相尚者槪置不顧而叓取其所攻擊者力爲扶翼以冀他日大雅君子之孤賞可不謂之有志者乎又粤海屈子晦菴天下士也詩與青藜齊名予嘗思見之積二十年而先生亦與之游宜其詩之卓犖不羣而猶深自

歛抑守七友疇昔一日之言而不忘淵源之所自自非聞道之士孰能若是予故序其詩而嘆其信友之誼尤可傳也

提出體製兩字獨得詩之大旨而通篇浩氣空行絕無依傍尤見作家本領　張郁甍

靜菴詩序

自夫清籟叶於比竹黄鍾始以吹葭周京三百篇義崇經籍漢氏十九首體别風謠言綺而高古聖賢之發憤詞麗以則郡人士之有章六代相沿三唐遞降律絶歌行之異人鮮兼長初盛中晚之殊調因屢變杜陵詩聖輒見詆以村夫供奉才仙或致疑於細論蓋春華秋實均有萬丈光芒而高朗沉潛難愜千人好尚況乎元明以後門户攸分新聲製自茶陵經泰灰而盡革嚴格倡於歷下易楚語而衆咻始焉晉曠孤吹南風不競繼則殷涓疊

奏比里宣淫阡陌紛開公孫鞅之變法虎羊奚辨棘子成之去文常熱列朝理亂眞而滋甚雲間三子力返正而未能譬之車馬王程未見海天徼外山林僻壤閭閻朝市日中天地之大全豈醯雞所能測春秋有代序蟪蛄可以持欲審清明廣大之音應在合縈聯珠之會惟我靜菴先生十三作賦楮陶水碓之篇八歲成文任昉月儀之著弱齡製錦時薰荀令之香小試烹鮮爭擬河陽花縣風雲月露識傳牘而何嫌草木蟲魚搜鄭箋所未備金堪擲地聲華不減興公玉可爲臺艷麗虛推徐氏加以性情温厚孝友睦婣念舊則戴笠乘車聽和平於嚶鳥懷兄則月征日邁鳴急難於脊令信乎咀鮑含庾允矣凌顏轢謝願淵明達道賞析出之素心子建多才譏彈尤其夙好辱在陳雷之雅宜深管鮑之交出其錦囊屬予藻斧雷霆白日走精銳於八荒雨雪空山淨聰明於一旦琵琶恨江月寧徒老嫗知音羌笛怨春風何待雙鬟解事不圖爲樂君王於斯可與言詩僕謝不敏澧蘭采佩思公子兮難言山木搴枝擁鄂君而未敢企音徽於雁柱欲附同聲假擬議於龍賓聊存副墨云爾

體麗以則用宏而多風骨在六朝以上 張郁蘢

擷山堂詩序

予少讀櫟園先生詩每思古今才人雖遞相祖述要其定力卓然足以名當世而必傳於後者尤貴乎知變也自有聲詩以來風騷異製指歸攸同此正如天地之運終古不息而山川雲物之態往往以朝暮殊觀惟其日新故能永終不敝文章之道以法行以神久當如是矣唐宋以前無論已勝國時西厓北地互主夏盟其後濟南竟陵雲間常熟輩遂分門户迄於今各師其說莫相統一識者思得中聲以和之則五音之高下取叶於宫而各從

其律於是櫟園氏出而海内才人胥範圍焉櫟園之為詩不名一家然其法無不出於少陵惟其神於法而善變故不能名其何者之出於何人也櫟園之季子曰龍客以辛未冬入洛訪汪公舟次於所治舟次櫟園之高第也予因得交龍客且出其擷山堂詩屬予甲乙之予東周之鄙人也雖神交龍客有年顧於文無所知識敢辭龍客曰毋文之工曲因其所性以予之知知予安知予不知予之詩乎遂受而卒讀觀其撰體命意無一不與櫟園先生相肖傳少陵之神而不惟其貌是襲乃嘆曰甚哉詩之善變也善變則通天地之所以加久而不已也此之謂夏聲夏大之至也此之謂中聲中四方之極也惟中故大大故善變而不窮先民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吾於龍客觀止矣或曰子不嘗是何李而非諸家乎何言之互異也予曰不然夫善變者文不變者質當積重難返之日力矯而善之蓋古人亦有不得已焉者以云救時也嗚呼使隨州香山諸公必規規焉摹李杜之詩千百世後又焉識所謂隨州香山者哉今吾與龍客說詩非惡何李也惡夫竊何李者之遺其神而迹是求

故正之以中聲以復清明廣大之舊將駸駸乎安驅而入少陵之室不隨齊梁後塵其為功又非特救時已也

其氣疏以達　受業張漢識

葉見初詩序

物之獨居其至者弗可易也已方以矩圓以規絕圍天下以聖人聖人無不至者也其於修辭也亦然經有六而詩居其一三百五篇先師所删定以立教者不惟其辭矣卯以其辭相金玉而章追琢兼三代而質文之之亦罔弗至焉自是而後楚之騷漢魏之古樂府盛唐之律絕各有其至者也窮變而通詩之統幾中絕北地濟南雲間知其至而扶翼之遂用復振自公安竟陵虞山者出懾數子之光燄而欲攘其所謂至者故其說曰野夫婦人各

有性情不獨學士大夫也兩宋金元蘊陸元好問輩類有絕詣何遽不若李杜高岑王孟耶嗚呼謂野夫婦人必無性情謂兩宋金元必無詩天下亦安得盡學士大夫者而與之爲李杜高岑王孟乎哉則又爲之說曰不唐不宋各抒其眞而已是不必規矩而爲方圓也悖益甚矣昔者王仲淹之續經也取漢魏諸篇以附風雅頌之後朱子嘗非之豈不以聖人删定極至者爲不可尚與則夫以唐之古較漢魏以宋元之律較初盛唐當亦有其不可易者存耶葉子見初之爲詩也本性情而尚體要將詣其至以立教風世焉亦既窮厥源流矣間或博觀宋元如杜陵漫興之作補北地之偏而預防其末流以云救也與今之稱宋而祧漢唐者不侔矣予恐承學之士未濬其源而拖注其流將有毀北地諸公之壇坫而不知其所謂至者是亦葉子之憂也故商其所以爲詩者如此或曰配前宋於兩周而尊其詩律方希直之論也子何尤乎公安虞山夫希直非學紫陽者乎紫陽學聖人而修辭者也其言曰詩之宗李杜如學者之治本經其謂李杜亦唐之詩之至者哉誠弗可易也已

眞得詩之體要以立言今之空谷足音也文亦抑揚頓挫條達而不煩　王崑繩

老莊詩序

老莊之學程子論之悉矣然遺書稱引二子之言非一又謂人性肯若宜觀莊子蓋君子博觀而節取與攘斥佛老之旨並行而不悖也豐亭先生謝氏八閩異才也以經學老師爲武呂縣佐余接之伯氏治所望其貌嗒焉靜穆叩其學淵乎莫測其所底所謂善藏若虛盛德而若愚者耶因請業得若干卷中有讀易六十四卦詩具有焦氏楊子雲遺意其咏頤卦云只此治然堪不假漫傳黃老養生箋予固知先生學原鄒魯不爲二氏者也居無何復以老莊竊取詩示余余受而卒讀乃嘆曰思深哉豐亭氏之詩老莊也上下五千言固多韻語若漆園詩禮發塚之辭與左氏所載諸謠歌同一風致老莊何不可詩者顧豐亭氏之旨蓋託之也史稱曹參師蓋公守畫一之法民以寧一及文帝竇太后尤尚黃老其時稱治至武皇重儒術表章六經而天下多事哀哉耗矣是豈孔孟之六籍反不若黃老之適治哉用之所趨異耳夫儒者讀書貴得其意而見之行事非糟粕之臭腐之而神奇之也先生以長才未貴仕善刃而藏行將游刃有餘地內聖外王之道其知所適矣豈僅載其清靜若齊相之爲哉象山謂六經註我先儒或非之至若紫陽少年亦參昭昭靈靈禪又註參同契而托之乎鄒訢其以旁涉他家爲諱耶予故備論之以俟世之知先生者不但奇文相賞已也

放開地步仍占得地步此之謂作家　方文輈

引程朱處正以程朱正老莊非援程朱入老莊也須細參　宋雲會

李璞園詩序

六經皆聖蘊而孔門之教莫先於詩詩也者所以理性移情由人事而返天則使知通守固然後循途以求止乎其所故曰興於詩而立於禮此志也夫或曰餘事作詩人其說非與曰昌黎之說輓近世之詩也非謂孔子之所删定者也麗以則者本乎道麗以淫者流於技流連光景如優俳之爭妍呈態於一時是唐殷璠所云蟲䘍之聲矣君子奚取焉李君璞園師其兄禮山先生爲洛閩之學以文行著於潁川自其先人恭靖公而後世有廉吏

奇節而禮山復以治行聞兄弟皆與予友善璞園因屬序其詩詩積有年矣於是復删爲若干卷俯而讀仰而嘆曰甚哉禮教之有資於詩也趨庭之所聞與雅言之所先無異指矣他日又以二南之爲爲伯魚訓豈不以教起於家必有不言而躬行者而後能心知其意與昔王仲淹爲一代儒宗續六經謹禮教其弟無功獨優游放曠於疏屬之間彈琴賦詩以樂其志至於婚嫁慶弔之儀寂然不與者有年噫無功亦何修而得此耶吾於是益多仲淹之賢能勤其身而逸厥弟爲不可及也禮山既以儒術治行負海内重望璞園益得肆力於學詣極高深多聞游藝如東皋之嘯咏自適且將由技而進乎道以上窺三百之旨今讀其懷兄咏古諸篇於彝倫禮教之際三致意焉其視陟岡之瞻望儐籩豆而既翕洵曠世一揆也昔紫陽序黄子厚之詩謂生平所曠闕有急於此者遂不復與子厚相競於文字大賢之用心固如是也鄙陋如予既不嫻於禮或間爲詩以自娛方將與璞園度長絜大以鞭弭從事於中原而璞園之作復詣極若此予亦氣索焉而望塵不及也又何予言之足重

乎

以禮教爲主此作詩者之身分即作序者之身分也一往烟雲繚繞意態無窮 劉靖聞

青要集序

青要見山經所謂帝之密都有黃花赤實者其南為橫山先祠在焉家弟天益居之因名其集憶予弱冠時天益方舞象勺嘗秋夕分韻有月遲星宿動天迥一峰孤之句爾時已目懾氣欲嘆後生之可畏矣其後游息鄉校互治制舉業先大人每奇天益謂予質鈍或箴揚在前斯幸矣庚午先公棄不肖兄弟子以饑驅將遊梁宋間天益亦就食秦隴臨岐泣然相戒曰斯邁斯征無忝所生因拈斯義相與歔欷者久之其自隴寄予詩益秀發沉寂

非所及也思先祖父以明德亮節達於家邦子若孫不克志其大者遠者姑戔戔焉文辭是尚其不類實甚尚敢鞶帨之相為揚搉乎哉顧有可自解者言心聲也氣志役也言以足志不違於心君子尚之吾行老矣僅得一命天益亦僂頭春官度無可自表異乃包匭其草具刪存若干首付剞劂氏因念古人伯仲間並軌齊驅尚已其或地望相掩弟何遽不如兄者亦所在多有班孟堅一代史才仲升頡頏以奇功其文辭具在表奏皆有奇氣程伯子吟風弄月正叔涵養以謹嚴蘊子瞻文如潮湧子由以簡質勝之其人皆紹絕學賦仙才非世儒所及他若王維之有縉皇甫冉之有曾亦庶幾焉杜少陵之弟曰豐占觀穎具見集中弟勸兄酬之際之四人者緊豈漫無所述造今已不少概見湮沒而不彰可勝嘆哉意古人授書以不律傳誦為艱抑或過於矜重不輕以示人是以後世無聞焉耳今天益之詩方深造未已予不能量其所底也即其所詣亦既章章矣吳江王虹友曰元素源流七子機杼一新天益性靈獨運已具內穎鴻材予於七子集固未遑周閱而氣體或近之至其與

吾天益獨知之契也請質之海內詞人必有篤論

文體雋潔在歐柳之間而抑揚轉折沉鬱纏綿更使人低徊無盡　張慶餘

此初刻於郢鄉序文後仲父門人張公越千范公九池各編訂全集刊布於浙晉從姪肅高又因前版散失重刊於長沙今與先父夢月巖集季父清壑亭集並行宇內幸無殘缺矣　男宣曾謹識

嚶鳴集序

自風雅以還代有作者詩之義備矣窮而變變而通渟之蓄之故而瀰之而濫觴之源不復可問於是各師所聞互相牴牾貴肉賤絲斥格律爲浮華好丹非素指性靈爲枯寂斯皆未爲通論夫人代有殊性情不倣不肯平心易氣探厥原本徒以一隅相壓未見其可矣予自舞象勺好爲諧聲辯字時取所謂詩歌者而嘗試焉窮居山村中與牧樵相屬和孰與就正類替者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用自悲已已而隨家大人任梁州獲與遠方人士

遊郵筒贈答卷軸遂多暨疇曩親暱所作不忍湮沒風雨之餘取而刪錄之共爲若干首彙成一帙以自怡悅不敢告人竊以文章之道匪作者難知之維艱唐人選唐詩二百年間所稱錚錚差强人意者惟殷璠河嶽次山篋中耳餘子靡靡未可與京也近代濟南製格刊削過當竟陵存古矯激實多要其大體所存李意在崇雅鍾譚長於風其定力卓然非代議所及學者不能質劑之兩資其益而操戈以相向斯何異乎貴遊京洛目海嶽於外傲少長山林厭朝市爲塵寰已則適矣安知天地之大全也今茲所選大爲防焉雖體非一長而學各因其所近譬如丹翠異彩陶匏異器無非黼黻之章與昭格之音耳敢謂詩盡於此人盡其能哉蓋古君子文以會友多見而識嘉言好我而放軼之不復覩記豈曰能賢詩不云乎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是爲集

論詩之源流正變切中後人之弊　王或菴

講約亶解詩序

今上建元之三十有七年冬臣履恒始通籍吏部銓知寧鄉縣既引見

乾清宮門

特命科臣趙赴治所重民任也越明年巳卯二月至治地瘠歲儉民艱於食未遑教事於是大中丞某公以東閣重臣出撫三晉不踰年吏肅民和化行政舉乃頒所註

上諭十六條亶解於郡縣俾以時爲民講肄勿怠乃職履乃得拜手竟讀尋繹者久之仰見

天語煌煌如綸如綍其解也指事類情援律示禁勸戒昭明譬之聖經翼以賢傳大哉富哉小臣何從復贊一辭惟於月吉讀法爲邑人士口授心維手舞足蹈而已雖然經傳之義良深矣不有恒言聾瞶者若罔聞知抑聞之府修事和勸以九歌俾無斁也今

盛朝九功叙矣申甫爲憲萬邦從風衢歌巷舞此其時也用是義導亶解做宋儒邵堯夫孝弟詩體演爲俚歌十六首加以音註使鄉校學子依永而長言之庶幾下里巴人屬和者多漸以成風以俟輶軒之採竊謂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下吏之於上官猶弟子之於師也何者不當體厥心承其學而僅誦述其言乎哉傳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履不敏茫昧於政教於

聖主孝治天下親九族章百姓尚德緩刑之指未敢與知即撫臣身先導民之路亦弗克步趨萬一徒曉曉焉稱說是書抑末矣民其肯適從耶顧生逢堯舜皐若夔喜起賡歌小臣敢在下風寸草有心能默而已乎漢臣賈誼曰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爲履俗吏也竊附木鐸巡道路之義云爾

精思結搆健筆揮洒　張鄉麓

以勸之九歌作證恰是題旨樸茂醇雅宏戎漢京　沈碻士

王誠亭詩序

人之有言必與其人相肖也吉人之辭寡君子之文謹仁義之人其言爲如也是故立言期不朽而知言可觀人經有五詩居其一非小技矣夫人幼而學長而通方幸服官議事莫不冀有所立或窮而在下志無所發抒皆不得已而有言亦言其心之所同然耳乃古人有實獲我心者遂不期而相肖非肖古人也自肖其心焉爾三百篇而後楚騷漢魏以至李唐尚已自宋元而明分鑣角逐北地獨得其宗及公安常熟氏出又排詆北地嗚呼言

期中道而已道也而流於技技也而近於爭宜有志之士所不屑爲與王誠亭先生與予同官相友善其人恂恂君子也聆其言如玉之温而栗又通達治體見之行事予嘗讀其闈書心嚮往之初不知誠亭爲詩也最後獲見其五臺諸作沉雄温厚與世之悲涼促節者不類因思常熟與北地其人固不相肖宜其言若枘鑿而吞剝之譏有自來已夫四關之中周秦漢之故都在焉華嶽削成三峰桀立雲表涇渭澧滈諸水縈帶其間直西則吳嶽賀蘭黃河隴水遠接崑崙星宿之源蓋坤厚之始基天府之奧窔也生其地者類皆魁梧倜儻其言慷慨直諒如車轔駟鐵蒼葭白露麗以則矣亦復清明而廣大是季札之所謂夏聲而北地之所祖也是故杜陵似秦風北地肖之誠亭又肖之豈他人是肖乎亦自肖乎其爲人而古之人與其言不相違焉蓋積中而發非外鑠襲取也誠亭年方壯其所樹立未易量而詩復詣極若此窮而後工之說予未信之顧不敢必其詩爲世俗所盡好而或可告無負於古人則言與其人之必相肖也可徵矣世有知誠亭之爲人者自知其詩而觀其詩亦宜知其人必有以予爲非阿好者

詩以發抒性靈取其眞不取其肖惟自爲其眞者往往於古人不期其肖而自肖蓋非肖其人肖以天也篇中發揮獨到眞是過來人語其論秦風一段煞有原委足見識力 屈臯山

論詩有確見不隨俗波靡自見本領用筆宕折神似廬陵而不襲其跡 王或菴

陳荀少先生詩序

蔆澤陳荀少先生詩若干卷得之衡湘間若居多杜少陵所謂湖南清絕地也集中若清田行諸篇至誠惻怛視元道州舂陵行殆不是過其他所寄托悉稱是或曰沅芷澧蘭靈均所爲思公子望美人也其遇可謂窮矣荀少以師相介弟早歲乘五馬中年官樞曹今且以監司使粵東豈曰不遇何其言之多感也予不謂然夫石渠天祿中所爲珥筆史臣彬彬列著作之林者荀少何遽不若彼而顧艱於一第望瀛洲眞如仙境不可即耶且荀少

負不羈之才既不第益爲汗漫遊嘗攜幼子寄寓南陽悼亡懷鄉與安仁少陵有相似者當其令臨湘牧澧陽移守桂水治行咸稱第一既不得膺上選復邅迴蠻烟瘴雨中與猺苗雜處非人所堪以若所遇在他人爲通在荀少則窮矣詩以窮而工信夫且夫詩者情也所以爲詩者性也性生於心言以宣之於是乎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而窮者遂有以自達初予學爲詩不克深造其後屢躓春官亦嘗攜幼子饑驅梁宋間乃稍稍進遂見知於今師相顧予才弱不逮荀少遠甚遇雖窮而詩不工今荀少不我棄與言詩且使序之豈同病相憐與抑將獨爲空谷音而樂其有繼也荀少詩原本忠孝似杜陵其清孤自喜又似道州次亦不失爲隨州香山予不敢阿所好也荀少行矣粵東山川香草較湖南尤極勝致凡島嶼蜃樓潮汐之觀皆可於按部時熟閱其情狀用以發揮性情而裨益夫風雅蓋有天幸而不可謂之窮也予終望塵不及矣

予嘗謂人各有窮人不一等窮亦不一類荀少本非窮者偏寫出一種窮來以見其詩所由工

末復歸到不窮作収結紆徐曲折饒有盧陵筆意張郁蕘

張庚餘詩序

婁東張子與予相友善垂四十年雖間關南北書疏時相聞也歲已卯張子客隴山盡删其所為詩存什之一且將舁諸火既而郵書於予曰吾老矣於斯道終無得知我惟子其無惜譏彈後世誰相知者耶予讀而心悲卧病之餘序而藏之乃嘆曰嗟乎詩之衰甚矣舉世宗藉陸雜以金元詞語不知有唐無論漢魏將以謝朝華啟夕秀豈謂是與夫立言之難也不衷諸道而藝是閑其緒餘幾何況其所謂藝者亦非耶張子讀書破萬卷足跡徧

天下於古人經世傳後之指無所不究而詩特其一斑且少負至性事母以孝聞久要不忘友蓋嘗學而知道矣故其言原原本本爾雅深厚高者宗少陵次亦不失為王孟為錢劉是能自力以進於古而猶不自知其必傳於後也非知道者不及此昔者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意古人亦乏兼才而造物固有靳[illegible]何其盡善之難也張子於斯道蓋九折臂而[illegible][illegible]終身焉是宜兼古人所不及而與天壤爭[illegible]也寧與彼朝菌較菀枯哉予嘗論南北人詩限於風氣剛柔未叶厥中必也移

地氣以應天節元聲斯出張子庶幾焉其傳也夫奚疑序次將成適有客攜其册以去予令所親走數百里追及之把以過日因念固陋如予尚知所傾倒如此況天下後世不乏賞音者乎即其詩可知矣

溫柔敦厚詩教也此集此序均得之識胥　李文村

張書登詩集序

文章之道意與法俱者也師心而廢法或守法而失意二者蓋交譏云文章之有聲者曰詩詩自唐虞賡歌三百篇楚騷漢魏六朝四唐其法備矣自何李五子斷自初盛而不及中晚公安竟陵諸家遂别爲小宗昌黎謂李杜文章光燄萬丈朱晦翁云詩之宗李杜猶學者之治本經而說者因以李杜爲大家王孟諸公爲名家亦此志也夫杜陵之法密矣晦翁又云太白詩若無法度乃神明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元微之賞右杜左李而朱子之論如此其亦未易輕也乎前明三百年間宗李杜者若而人雖互有得失而徐昌穀李獻吉其尤著者也北地而後秦之詩人多宗杜而吾友書登獨得力於供奉當其命意抽思含毫邈然慘澹經營之妙莫得而見也及其恃源而往一曲千里望洋而嘆者不測其歸宿而或者以河伯之見矜勝於海若則其非笑之也固宜今夫委百鈞於地衆人竭蹶而不勝一人談笑而舉之力餘於所重者也規矩繩墨具在已大匠傳之而拙工失之此豈無法者耶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可邀而擊也有飛將軍者不拘部伍一麾而敵不可遏此又何法也蓋嘗論之兵以正合以奇勝詩以法合以意勝法秩於天而人是則之意匠於人而天若牖之法者爲意乎意者爲法乎動而相生莫知其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先東萊曰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遇是可以思太白之詩而得其意即書登可知矣

文以意勝其法之變化幾不可測作者殆自言所得力耶　梁質人

如公孫大娘舞劍化境也　劉蓮閣

東籬詩序

世嘗云詩人少達而多窮陶元亮餓驅乞食其尤較著也然士往往高其節而樂道焉若望塵不及鮮能步趨之者趙子价夫慕靖節之為人因自號東籬一時士大夫僉為詩以嘉其志而因及予予昔者亦嘗饑驅南北矣及為令束帶折腰數謁督郵不能如元亮之引去每誦采菊東籬之句未嘗不悠然神往身在塵埃望神仙中人何可得也今讀東籬諸詩又思古今人詎不相及有為者亦若是耳趙子志乎古必能軼乎今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況踐其實而有志者哉因序其詩而與之飲酒

含吐情事往復不盡神似昌黎短調 高判襄

春山嫵媚秋水渟泓文之儁雅似之 張郁麓

王雪巢詩序

天地之氣東南為仁而西北為義其見於聲詩者則黃金子午之謠與白紵淥水不類是必有貞則焉以劑剛柔而歸中和然後可以稱風人而登大雅之堂昔者言游產於吳北學於鄒魯司馬遷生龍門而南浮江淮古之人不甘囿於一鄉而能馳域外之壯觀是故文質彬彬與聖哲為徒也予以己巳七月客吳之虎阜得識王子雪巢於千人石上於時明月在天林影在地因風傳響忽有高吟自清光中出則雪巢與楊陳二君咏古也是夜遂劇談盡歡而罷其後十年予宰寧鄉雪巢自秦中緘詩寄予又十年庚寅相遇於京師於是雪巢棹滹沱之水登薊門之山北至朔方而税駕於燕將之七閩猶矍鑠自雄而予則髮種種矣乃出其詩屬予序之予何知詎能以言為雪巢重而誼有不克辭者因思古先王於十五國風正變雜陳皆可被宮商而叶琴瑟蓋範圍天地而折衷乎仁義亦安有南北之異尚哉自北地濟南公安竟陵雲間常熟諸子分道競勝而門戶之見生是故古以平志今以角材古以養心今以伐善宜大雅之士所

不屑爲也雪巢以太原名族學有淵源復殫精於風雅抑豪氣而攄渺思日新月異勢不至古人之閫奧不止是其劑剛柔而歸中和無疑也予既羨雪巢之壯遊又夙昔佩服其所作且感盛年之不再而風氣之不足囿人也於是乎言

情致亹亹弟謙恒識

勵文恪公紀恩詩序 代熙西夫子

興朝運際中天治隆乎三古爰有篤棐之臣自太史迪卿貳若我勵公秉性淑均克當

帝心善始令終

皇眷不替惟四十有四年仲春

法駕閱河至天津追念前勳謂若臣謹愼著有勞績迄無愆尤既精白乃心以簪筆紀言勤乃貳司寇下鮮寃民思厥文辭鮮克嗣音厥行誼世邊多有之惟是死生之采章弗加異數其何以勸我官常俾黽勉無怠

特予易名用表殊尤以副朕志其謚曰文恪用彰經綸嘉謨旌乃心之敬恭俾厥嗣式乃考勳懋哉懋哉乃

咨中官將諭諭厥嗣侍講廷儀晨夜底家祗候

休命厥明

命都統武 郎中成格賫

御書至靜海時惟勵之里嗣以三爵奠厝所毖乃

靈爽二三臣鄰曁百執事咸用激勸拜手稽首曰

優哉

聖德粤稽唐虞明良喜起及商周一德一心紀宗

功式從毖祀罔數數攸闡典維曠哉於是縉紳耆
老以公德於厥里請祀於鄉列其行事自朝訖野
罔有疚於厥躬悔於厥心郡邑行省達之大府僉
曰允哉禮法施於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咸有功
烈獲與茲典若而臣維
帝時舉簡在
皇心厥沒世有日
帝念茲在茲稽於衆羣言有攸同矧予任乃風教
之司上其事厥惟允哉其官蘭臺昔承乏史氏宜
具書揚厥美盛矧誼有淵源大節在三其何能恝

爰繫之詩用告來哲靖共爾位某亦步亦趨惟仰
止不怠不敢知曰是有當於休光思曰賡希賢哉
其詩曰於皇
有清令之唐虞日月所出光被海隅維岳降神爰
生大夫大夫之德柔嘉豈弟協於
帝心秩之三事生有茂功沒有顯謚維茲邦典
帝命不易惟曠斯崇表厥殊異曰以其德匪以其
位又曰古有功烈載祀於社鄉先生歿乃從其亞
其在於今典常攸斁圭組則獲罔及幽側
與朝籩之匪族不克於赫我公名副其實於萬斯
年永思無斁嗚呼榮哉
堯典舜典字清廟明堂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劉仲旭

汪涵齋先生詩集序

修辭之道必有其先焉者也鍘鼎後太羮塗暨茨後築基丹雘後梓材先者其質後者其文是故誠積於中而言從之性寂情感而聲律生焉此詩教所由興也顧人代既殊好尚攸異或曰古今勝語皆由直尋或曰含毫邈然終踰於率爾是皆一隅之見而未原乎其先也夫有周召而後有二南有吉甫而後有崧高蒸民有左徒宋玉而後有離騷與九辨雖盛衰不同哀樂殊致要其原本性情立誠以修辭之指則一也汪涵齋先生以大雅之才貳司徒掌邦教其爲人也和而貞其所爲詩如其人積之有年都爲一集少宗伯王公御史中丞勞公序而傳之而先生復下問於予予庸流也雖學爲詩不知所從事竊觀

國家鼎盛喜起賡歌之風上溯唐虞而軼三代一時賢士大夫皆有卷阿之忠愛崧高蒸民之協恭所以爲詩者既有自來而先生復虛已受人不遺芻蕘若此是必府修事和民生厚而德正功叙可歌而邦教允諧矣豈惟其詩也哉即讀其詩熙熙乎其志廣也渢渢乎其聲中也觀其自序曰某官

太史時畢力譯書給事黄門尤專精於封事不暇爲詩惟皇華周道登臨贈答之什存其一二其意若有歉然不自足者於此見先生之大而所以爲詩固有其先焉者存耶蓋詩技也所以爲詩者道也人至於知道則技斯後矣揚子雲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梁鍾嶸曰文麗用寡長卿也是皆究乎其先之指與其中不足而外有餘無寧行之百而言之一乎予故推厥原本以告夫世之修辭者必知所先務而後可從事若夫先生之詩可以信今而傳後則既備於二公之論矣

先生於詩學煞用苦功根柢既深故道來親切乃爾　張郁蕃

方一峯詩序

道無窮器有敝天運而地處人生其中皆道爲之神而形其器也器莫大於山川莫壽於金石山有時騫隤川有時湮塞金石有時磨滅人之爲器也生年不滿百而能與天地爭壽者道可久也道以物躬斯立德以經世斯立功德無形而耀遠功應會而響震觚槧不律竹帛鐘鼎皆其器也奚以傳之傳之乎其言言之有聲者爲詩詩器也所以爲詩者道也時平則和亂則哀唐虞之賡歌和之至也夏之五子殷之麥秀斯哀也矣成周之盛太和

在宇宙風雅興焉其衰也則爲淫風爲變雅器不幾敝矣乎雖然古詩三千皆器也孔子删之則有道存焉道有消長而不與器俱敝故淫風變雅皆可讀之以閑邪而論世也楚無風漢無騷唐無五言古詩豈古人之器後之人所不習乎何以雷鼗縣鼓之不至今存也王仲淹續經以曹劉之詩繼風雅後朱子非之謂其無民彝物則之訓矣雖然器無定形也道無息時也漢之大風秋風蘓李十九首魏之曹氏晉之陶唐之李杜皆綱維斯道者也譬之制器稍變其模範而搏埴之而鈞陶之法亦猶遵古之道也其下宋元氏之器則囂矣菁華既竭雖有挈瓶之智誰其假諸有明之北地論詩斷自初盛唐其氣深以閎其音醇以肆其爲言也高遠而不踰其則此延陵所謂夏聲者與虞山力爲排詆而新城獨右之有志者宜何去何從耶

昭代之盛於今七十年時平而氣和詩人輩出廟堂則有王阮亭李天生毛大可山林則申鳧盟屈晦菴諸子而燕趙慷慨之士則有吾友方子一峯一峯行厚而氣沉懷抱利器不獲通其道往往遠遊以放其志經行關塞阨要古人戰守之處一一

想其成敗所由來其於宇內三不朽蓋有志矣而其詩之指歸則由北地而上溯少陵是能以漢唐爲器府以三百篇爲道源陶之以大冶運之以虛舟游之乎無何有之鄉而不屑屑於世俗之涉末流而入斷港也是誠可以不朽矣

正喻夾寫文氣浩瀚而飛動　劉仲旭

不必左袒李何七子而蒙叟掎摭之失自見和平中正粹然儒者之言　沈確士

遺安堂詩集序

文章之肖乎古人者以神不以形形易倣神可久也孫子十三篇絶類繫辭史公合傳原本於二典酈善長水經注出之禹貢劉子政諸疏繁稱博引則治平二傳之支流耳昌黎眉山俱學孟子蘓得其氣韓兼有其理韓斯大矣三百五篇而後漢魏六朝遞相祖述各自名家若陶元亮之澹泊淳古則七月遺風也唐之詩人李杜爲最自元微之之說出杜尤稱首宋明以來學杜者曰衆何李尤著雖俊逸粗豪談者不一要之未易軒輊之數子者

豈嘗拘文牽義規規焉循古人之迹而践之哉其神足乎其中而形斯肖乎其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王給事廉夫先生生平磊落多大節其爲詩也一以少陵爲宗忠厚悱惻如昔人所稱每飯不忘朝廷者居半至其感時書事於民生休戚之故肫肫乎致意焉先正云獻吉得杜之雄大復得杜之秀先生之詩似於秀分居多而命意瑰琦又未嘗不雄村夫子之誚吾知免矣顧俗尚波靡率祧唐而宗宋新城選唐賢杜亦不與先生獨心契於舉世不爲之時凡千六百餘首皆熟復而不厭是故曠世相感若合符契至問其何者出杜之某篇則又莫得而指名矣非得神而忘形必不能畢肖乎古人且使古人亦肖乎我如一人也然則先生之所詣居何等耶葢嘗論之神者形而上者也天地恒久日月貞明而風雲露雷之起伏無端百果草木之甲拆不可意計顯仁藏用之妙其諸文章之陽施陰設而神乎無形者與先生著作可等身爲文宗韓吏部惜未多見不克表章成集與其詩並傳卽其詩亦頗散失先生既卒嗣君安甫屬予序而梓之區爲四卷卷若干首後有君子心知而篤好焉自能揚抡其勝致云

博大精確中又極酣暢純是韓歐筆法 沈方毋

起一段源流井井結一段語尤清湛有關係必傳之作 受業張漢識

廖連山詩序

昔者聖門立教莫先於詩詩也者原於性發乎情播之於聲音足以感人心而致和平是故先乎禮而通於樂格天神降地祇儀鳳舞獸偕天下咸臻仁壽之域夭鄙不作災害不生此唐虞三代之所以興隆也詩之義大矣哉今
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玉振歌南風而奏簫韶一時在廷臣工咸具大雅才彬彬郁郁以鳴一時之盛如廖連山先生其最著者先生早歲聞道忠孝根心蓋有先乎詩者不惟其詩惟其人也當耿逆

之變逃跡山中逆黨物色之不得將大肆屠戮卒以計獲免其忠且智如此故其爲詩也原本性情上規風雅將自得夫聖人立教之意而不苟爲炳炳烺烺以悅人耳目夫崧高蒸民之什所以爲大雅者其志可則而辭孔碩也若引而寘之曹劉中間彼民彝物則之訓巍巍乎橫亘於天壤而朱華綠池不敢與之度長而絜大此王仲淹之續詩所以見識於朱子也詩之義洵大矣哉若夫曹劉以下六朝三唐之所作雖驚才絕艷擅絕一時至繩以聖人之教則導欲增悲非所以平志也新聲逸態非所以閑邪也其有合於溫柔敦厚者寡矣是故聖人之教人也道也而游於藝藝也而可以成其德此四始六義之指雅言所以稱首而非後世之詩人所能及與先生歷官少司農所在著績其哲嗣維庚與予同舉春官禮宜父事先生先生顧忘年下問若以爲可與言者予既重先生之爲人因究極其源流而論次其詩詩凡八草其山居草則逃跡山中之時也他如息游諸草及孔廟等篇尤大雅不羣者其友人某既列序之予特揚搉其大致云爾

質慤深厚似紫陽學南豐之文　受業周賓識

學有本原言有根據吾師於詩教深矣　受業許遡中識

傳雪堂詩集序

天之位置斯人者豈無意哉大者位之公孤次者卿貳下至百執事各有位置焉而獨不能位置夫士士無爵者也而蔚然居四民之首非公孤而尊非卿貳而貴豈人爵所得而羈哉或者天位之也是故公孤卿尹患無士品有士品則窮達無所加損而其人於是乎可傳士之窮者莫如詩人歐陽子謂詩以窮而工予謂工詩者必窮自古而然矣劉楨終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其明徵也詩人之不窮者如周文公召康公及尹吉甫皆公孤卿士

也周公之才美於召尹則有流言之謗跋疐之艱東山零雨之詩召尹所未嘗歷也則周公之作於此益工者乃公之所以有窮乎詩之不工者能爲人而不能爲天能爲天者澹然如水之溢於塘湛然如芙蓉之始發而耀春陽是有化工焉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小工則小窮大工則大窮天實爲之有必然者傳雪堂先生國士也其爲詩也以天勝有陳思左太冲李太白之遺風嘗爲副都御史緣事謫遼左予時爲府丞先生出其集屬予刪定之予乃大言詰先生曰若爲詩律如唐古如漢魏乎不則予弗能觀先生曰予固爲唐不敢望漢魏予試觀之予受而卒讀其自良鄉爲大令時詩亦謹嚴未放也關東以後作可以興可以觀矣其大者每飯不忘

朝廷怨艾引慝若無地可自寬者先生早歲即有天下已任之志故其爲卿貳也卓乎有可見之績及其罷也怡然以義命自安無幾微不平之意見於辭氣之間此其以士品爲詩品者宜何如卓絕也於是論次其詩七年乃再拜而序之曰詩之宗李杜尚已顧宗杜者多宗李者寡或易入於輕率

任華輩且望塵不及況餘子乎宗李而不輕率者吾得一人焉曰張書登書登亦心折先生且曰先生嘗爲卿貳矣由是而晉公孤其分也顧公孤卿尹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者先生獨得之則公孤卿尹之績與夫窮而工者之文章孰得孰失所爭不在一時也吾知天意之所厚矣予嘗和書登詩質之先生先生以爲不及噫即書登可知矣

開手將主意捉定停潴包孕屢變而不離其宗唐應德文往往如此至其筆之跌宕紆徐與古爲化則又駸駸乎入震川之室矣 李季平

香草詞序

自樂府失傳歌行繼作雖曰詞曰曲猶存律呂之名而爲偶爲排漸失宮商之意於是詞人蔚起才調雲興虹影空階唐主歌翻乎玉樹高樓暝色李候調變於金閨綺麗綠情綴幽思於曉風殘月悲涼懷古發高唱於亂石驚濤清華不必同途今昔共稱絶調遞沿南宋優而柔之漸及前元淫以靡矣梅溪綠波而登岸竹山循逕以陟巔靡不放厥驚才騁其逸思繪聲則東山緜竹竟同山水之音鏤色則北里丹鉛遠遜嫱施之態蓋變風之作不

等反騷豈小道可觀有殊大雅哉晴山先生南國名彦東越世家三高士之芳蹤水濯纓而無滓兩尚書之舊績殿曳履以有聲早歲能文養由基發楊命中壯年製錦陳孺子爲宰維均家本蘭亭績山陰之治謫宦遊葛邑紹穎郡之循聲探禹穴而問梅梁著書發憤膽楚宮而懷蘭晼作賦登高顧於研年練紀之餘尤擅韻曲辨絃之技八斗才子漫成薄命新詞五柳高人亦著閒情一賦佳詞爰出香草命篇初日芙蓉秀擷夢花之筆秋江蘅杜馨傳紉佩之辭留綺夢於青奴歌樓寄意抒豪情於紅友酒市藏名吳苑金風白紵吹殘鴂舞隋隄璧月紫檀撥盡鵾絃允稱風月翰林推騷鼓吹矣至若登山臨水歌甫出而遏雲覽勝探奇興一酣而凌嶽岸花檣燕盡入奚囊塞柳城鴉咸收毫素江郎石畔高攀海日仙霞嚴子臺邊遙企耕雲釣月懷孫武於雁塞雪滿鐵衣景崔顥於鶴樓花飛玉笛九宮雅調一卷妙辭雖青蓮之憶秦娥腸斷漢家陵闕赤壁之弔公瑾心傷楚國江山猶未足以擬厥深沉方其綿邈者也僕心懷掇拾質本童蒙思公子兮未言深知宋玉望美人兮恐暮竊慕

靈均佳句似陰何知無煩於揚搉素交附嵇呂寧有當於錯攻顧以公篋笥多珍散軼少見近得壽晉人曾道扶兩先生選樓高敞識不愧夫昭明百名家詞鈔廣傳序久成於元晏復爲手較更鏤且篇叢桂一枝佶韻小山輪蓋栴檀片屑已馨弱水寰區置之清塵當其飛囑達旨知忠愛之發端審音見情詞之有托豈僅繞令君之座三日猶芬采庚子之華百和爭烈云爾乎

中秋感懷序

於時秋也而屆中焉按晨夜以平分知天地之歸靜初零玉露披離野浦蒹葭未凜金風檣栽中原禾黍於是良朋三五按南村之素心斗酒十千卜西園之良夜綠烟盡滅可問青天消光自多不斫丹桂信物情之宜樂覺人氣與同清奈何僕本恨人心縈愁物清輝玉臂已終石上之三生香霧雲鬟漫作詞中之六憶筆螺久闇念非京兆新眉靈免初圓恨失溫家玉鏡新情在賢者不免此際正吾輩所鍾況離濶三秋且異楚千里遙想庾樓此

夜清嘯誰同空令謝賦當年高言獨綺鼓瑤琴而變響吹玉笛以慘聲宋玉興悲蕭瑟登山臨水江淹有恨淒涼蔓草平原有不隨金波以淚流聆玉杵而心擣者乎歌成數闋秋思欲闌書付同人幽懷俱往敢謂霓裳羽調競鸞嘯於清虛庶幾青女素娥惆悵聲之寂寞云爾

花閒葉序

花閒葉者汾干漁史之傳奇也漁史於學無所不窺尤兼善塡詞其所作多可喜者以有所寄托也夫詩樂之變至宋詞而元曲窮無復入矣顧學者往往盡心焉聚精會神以遊無何有之鄉其亦有樂於此與百穉而外荊劉拜殺以言乎南北之調則備矣餐花五種竹枝縹緲之音耳玉茗則大矣或曰雖然九宮不可亂也或曰人籟比竹不若天籟之以息相吹也吾何所折衷哉物莫能兩大牡丹亭而後其灌隱主人之秣陵春乎詞人之賦麗

以淫君子奚取焉以有所寄托也是曲也九宮宗籙巷而務頭之妙列體大而思精技至矣哉予少不知學亦嘗以塡詞寄意及長而憒然自念所贖閒有急於此者遂不敢與海內詞人斤斤焉度長而絜大矣漁史則先其大者遠者而後及其小者近者游藝之餘技斯精焉此劇以老陽制少陰且柔之使來歸其於夬之既盛姤之初生消長之際三致意焉不但詭譎瓌奇托神仙幽怪而已漁史勉乎哉爲我觀今之人閒世而紬懷古初其足供詞場之歌思而嗜笑者或有存焉者乎亦行自念

曰吾他日必爲人所歌思勿羊質而虎皮以蒙彼噫笑矣乎是未可知也漁史之技進乎道矣子將祟酒徵歌而請益焉勿以鄙言之慙而金玉其音也

洛神廟自序

有感則有言言則有聲聲有高下疾徐短長之節於是乎有歌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管絃者是也漢人樂府始有曲曲也者委曲以達其所感之情情莫切於五倫夫婦其一也樂府之傳失矣宋詞元曲或庶幾焉孰謂貞臣孝子之情有異於思婦勞人者乎昔人云使人聞之增伉儷之重知此者可與讀吾曲亦不必讀吾曲矣

重修寶雲寺序

嘗閱洛陽伽藍記未嘗不嘆全盛之代物力克而
德施輕亦牧民者有道以陰驅之也夫竭男丁女
壬之力以從事於福田利益之說此三代所未聞
而東漢以還佛教之入人者深故天下靡然從風
雖不必甚有益於民而民皆不召而自來寧俟夫
政教發徵期會哉然非年穀順成人給家足則賖
絀而舉盈上之人宜有禁而一切補敝起墜之事
亦弛焉而莫爲之倡以是知伽藍之興廢與政教
適相因也新安之北城上接慕容山相傳爲慕容

垂駐軍之所故名有寺踞其坳曰寶雲後則鐵塔
屹然而北矗前則澗水淙然而東注晨鐘暮鼓與
麗譙之聲相應答實斯邑之巨觀也當前朝之季
先忠節嘗修葺之以爲守陴休息之所未幾流氛
四作所在燬哭向之金碧莊嚴三階七級所謂洛
陽伽藍者盡淪於荒烟蔓草之中不可復識而況
茲寺之藐焉者乎
皇清受命干戈戢而百度新休養生聚垂四十年
而補敝起墜之事亦既多矣歲壬戌三韓王公來
令新邑明年歲大稔於是寺僧通智慨然以重新
之任請命於公而次及於薦紳先生與善信之好
施者且乞予一言以弁之予既以先人之故重違
其請且知我公之政教觀成有日行將水火乎菽
粟而施德也輕故列序所由以明一事之廢興實
有相因而陰驅之者冀後之人聞之思所以留有
餘於民而不盡其力而民亦思守望之所關爲甚
重而緩急不可以無備不待發徵期會而自來焉
庶幾三代之治可復與若夫福田利益之說在通
智自能言之非薦紳先生所宜及也
洛陽名園記以園囿卜天下之盛衰此序以伽

藍占政教之得失其識議不減古人至以接城
守陴爲義尤正大不茍 李禮山

河神廟募緣序

昔先王愼制祀以爲國典凡爲民禦災捍患者皆祀之四瀆之有河古天子之所方望而禋祀者也魯人三望春秋譏之豈不以天地之元氣所鍾旣厚則其神必靈故先王愼之不敢褻與河之有神也曰河伯曰馮夷若近世所稱金龍大王者其神尤靈或曰神爲宋末人隱居學道憫宋之亡賫志以沒遂爲神閱異世猶能助順王師卒成大功遂得勑封今職廟祀徧中州達於江淮前朝末葉有偃師黃翁者里巷忠信人也所居故瀕河一旦能

言河道通塞無不奇中若神相之者估客舟行淤淺祈黃翁一言則利涉數百里或遥呼之亦輒應以故遠近神之亦稱大王云黃翁卒旣久里人重其行誼尤神奇之私爲禱祠者所在多有新安匯口鎭居大河南岸一切陶器堊灰石炭之出皆由此而東居人之食其利者倍於土物也舊有金龍大王廟歲久傾圮李君秀禋蓋嘗欲新之而以黃翁從祀焉未就而卒其嗣茂才公錦克承厥志因與道士馬服新爲簿以募四方之善信而問序於予予以神怪之事儒者所不道而制祀之設尤非里巷可意爲增益者昔孔明記黃牛廟所引黃龍佐禹開江事頗不經又漢史宮亭湖神能爲分風說亦近誕頗爲民禦災捍患者民尸祝而神之亦食德思報之情所必然也嘗攷張子厚在禮院正龍女衣冠依其品秩程子以爲龍也不當衣人衣冠今所稱金龍大王及黃翁者固皆令德之人可爲民表者也至其神奇予亦嘗疑之獨重李君之善承先志與違禮而崇祀者不同日語也故書之以爲樂善者勸

為樊學博募義序

蓋聞君子周人之急仁者通財於友行古之道易今之俗此士夫之義而亦有司導民之責也學博樊君以積學司教茲土講德勵業之績在人今以老疾予告博士官固貧樊君尤厚於德而廉於財其貧宜滋甚去家遼遠道里之資不給邑之弟子員咸思餽贐焉而猶慮其道長而力短也屬予首倡之予謂樊君之德厚則其交友也必誠知其必有與也其於財也廉則必不盡人之歡知其必有餘力以施當其可而適周其急故於其行也不憚疏引以為倡首

修寧鄉縣學序

古者地官之職兼司教養後世以教事歸宗伯師儒始有專官於是為有司者惟簿書期會是問於學校之政絕不相及矣雖然政教固同原也士當束髮橫經學古而入官幸被一命不以文吏自期待而曰學校之舉廢非我任也可乎哉予自己卯筮仕離石謁夫子廟庭行就傾圮愸焉負疚懼無以肅明禋淑儒效因與邑人士謀所以梓材而丹雘之僉曰吾儕比罹災祲此羸者孑遺耳力恐不贍願以異日予重違其意乃日治官書清獄訟編戶籍以招流亡暇則進士子講藝於今三年民氣少蘇士風庶幾丕變矣乃復諗於眾曰典祀弗恪文教失宣有司之恥也學宮茂草佻達乎城闕亦士之辱也父兄教不先子弟率弗謹慢上令弗與樂事勸功民之無良也二三子以茲舉屬乃公事乎請捐吾俸若薪以先之擇能事以督之工用告成我則勞之腹削自肥我則核之若作而弗應倡而不和其咎安在且夫佛老之徒尚能新其觀宇倡厥宗風爾章甫而縫掖者非孔子之徒乎奈何出若輩下耶今緇黃者流持徑尺簿募爾百姓曰

此可種福田資慧命爾衆生必作大歡喜約口食
撤婦女瑱珥傾篋子之惟恐後不審汝曹昔者轉
死溝壑時亦有佛焉援手而救否耶今吾告爾曰
孔子功在萬世道尊於二氏爾或未之知也若曰
有書不讀子孫必愚爾克敬先聖崇其廟庭不於
其身後世必有達者其爲福田慧命也多矣此固
積善有慶理數之必然者非若緇黄無稽之言也
汝亦弗信矣乎抑聞之正誼不謀其利明道不計
其功士誠讀書希賢聖其事先師不啻君親也而
求所以不愧科名力行衆善者皆無所爲而爲矣

則前所云非所以勸士也

重修陳乞寺序

洛陽之西北有圖經寺焉建自唐咸通間至宋政
和六年學士王公肇元請勅改名陳乞歷元而明
稱功德勝地云昔者元機大師卓錫於茲新其殿
廡闢隙地爲禪院種竹蒔花映蔚原隰間益增勝
致師善韵學由華嚴經字母以證六書無謁謬者
兼通醫術起老弱沉痼甚衆予幼患癖痡師實活
我又以師耿介不受人酬謝先大夫乃命予爲之
徒執灑掃杖屨之役而以僧照繼代俗所謂替僧
者也譬若俗家往來特贈一僮僕其所以酬師者

亦微矣師既没其徒稍稍四散寺田多爲强力者
所侵予再過之[illegible]洸圯則惟照繼在焉止宿
禪院中悲風徹夜古栢發發怒號淒不成寐廻思
曩者之盛杳然如隔世而予又無力可資助徒增
今昔之感而已嗣予宦遊内外守先人清白力益
不給今冬十月照繼率徒二人持其兄照見書重
跰走京師謀所以重新之將聚族而居不忘本也
夫二氏之有徒衆如四民之有子孫也傳其衣鉢
守其田廬若析薪弗克負荷作室弗克塗墍茨苾
朒亦耻之君子宜何如吾知孝子順孫必有慕照

見兄弟之克荷其先業而樂與有成不計夫福田
利益之相償者况予之受恩有年與照繼輩有同
堂之誼者哉予老矣廻念少小時先人所方活我
不啻口含而身代者罔極如天終莫爲之報矣即
以師再造之德未能酬萬一向非予累世薄宦如
優孟之所歌即爲師營精舍立廣厦俾師之徒若
孫世守焉以衍其宗風固情理所宜有不爲過者
而予既不逮此徒令照繼輩僕僕數千里仍歸而
謀之鄉閭遙知洛陽親友必且問而笑笑而憐之
也適以重予之疚而已矣他日者倫奂莊嚴復唐

宋之舊觀衆生作大歡喜而予以引年退老復至
止焉將樂其盛而忘其衰並與繼見諸人究韵學
醫術所傳流以推廣師之教育俾無涯際是尤善
繼師之志也夫

止一修寺引耳娓娓於父子師友之際纒綿悱
惻既非佞佛又非吝財而累世之情白忠厚亦
俱隨筆帶出至於寫寺之盛衰已之老少潆洄
繚繞更有無限烟波非俗手俗眼所及也 于養王

滿幅仁孝之思藹然盎然所謂文無關係不肯
浪費筆墨也命意布格高絕 受業吳啟昆識

冶古堂文集題目

卷之三

序下

階三王公擢遷州牧序
國家受天景命丕冒九有海隅出日罔不率服茲
是三載考績
命冢宰詔厥廢置馭以八柄維時守令有廉有能
有祗順
德意夙夜肅將殊才異能俾以名
上聞膺茲榮寵甚盛典哉乃
咨撫臣爾式百僚勿拘牽於例苟具文書其有飾
舉飾劾弗厥民心諫官拾遺是詢是糾無敢不實
先之畿甸彰厥燀赫旁及三晉國之右輔秦豫楚

越例以法舉可者否之出者入之官吏相與祗祇
威威聆輿人之誦畢協幽隱懼不克稱
意旨維我新邑侯王公遂以實政在卓異列內外
大小臣工罔有異議
帝曰允哉
錫之章服乃
詔司銓畀之分陝之地庶不易民而治殫乃心懋
乃功將大用爲天下勸公乃叱馭之所治新之人
黃髮耇老幼子童孫𤋮小無大攀其轍轅雨泣請
留既不可得乃與二三縉紳謀所以重公行因及

某某謹拜手賀曰休哉衣裳在笥馭富馭貴邦有
常經上不惟子惟其難下不惟得惟其安難斯貴
貴斯勸勸則不怠安斯樂樂斯榮榮則不渝今於
天下民牧數千百人大省舉什之四中什之三小
什之一猶懼不實復參伍之拔其尤者可謂難矣
宜人以爲榮公曰不然吾懼得大州遠道孔艱行
李不克給奈何此邑之民既狎吾政一旦釋之去
吾不忍吾得牧陝邇我新邑民幸矣初陝人有獄
詞連其長郡守下其事公擧手重輕則陝人無生
理公與之平陝人無所害遂深德公聞將遷擬請

於上願得公牧陝已而果得陝陝人大悅如獲慈
母云在昔周召東西分陝流風遺愛猶有存者周
公居東東人愛之比其還也東人歌之曰無以我
公歸使我心悲召公巡行舍甘棠下人因愛其樹
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公居其地因其遺俗是教
是養俾進醇古異政偉績史將特書其在新政既
成矣例不必述述其大者公有令德又多男子用
亢厥宗善有慶德載福時乃天道獨異者今之仕
宦聲羨通都公辭以資斧兪苦湫隘不我恝遺非
至廉且仁不宜有是是故備言之以成公志且風

後之官此者毋陋其民毋易其攻安靜怚悁悶熇飾外貌此羸者民庶有瘳乎

贈胡長謀序

西江胡君長謀讀書力行抱濟物之性火之不遇客遊四方以醫術行其志非其道不往偪窮困者辭其金且胠橐以周之無吝色其醫人也先其本後其標標病者應手霍然本病者愈之乃已已則不復發故其言曰川流百脈天一之所生也土培百穀地十之所成也萬物生於天成於地滋長於水土而火以神明君之木金以仁義輔之則神王而氣完古所謂得其本萬事理與或曰以子之道施之於治民可乎胡君曰吾能醫人耳焉能醫國

雖然吾嘗聞之矣生民之本其水溝洫其土田疇出其什一以奉公上無損也間有暵溢一補助之而已霍然矣有善瘠其民者澍雨而涸溝洫穰歲而蕪田疇阿大夫所以烹也何利之與有其或求治之速朝夕下令曰耕讓畔行異路家孝友而族睦婣其於里黨也任卹彼蚩蚩者方將質田疇鬻溝洫以輸正供而副稱貸奚暇治此哉猶之業斯術者脈色之不察強弱之不問血氣榮衛之不理而斤斤焉畏寒之歊溯者之汗蒸標之疾非不暫止一旦水失潤而腎絕火上炎而攻心暴發而不

可復療此庸者之殺人而不自知也又安所逃罪乎哉故曰政在養民仰事俯畜則從善也輕信然洛陽呂子聞其言而善之書以告司民命者

以醫道喻治道小中見大筆力奇峭自成一子　李雨蒼

賀同年李文霞嗣君入邑庠序

予始游鄉校時歲在乙巳爾時先侍御尚未仕不肖爲侍御中年子齒最少雖德弗類顧不自知私自計年到二十時當拖青紫讀中秘書矣其後三試於鄉不售戊午始與文霞李君仝舉於鄉予時尚未舉子文霞已有子三歲即今博士弟子員雨若君也乙丑予與文霞以計偕遇於京師皆不第其後一遇於項城今年乙亥復遇於大梁於是予子憲曾就傅有年而雨若君已弱冠游邑庠矣其鄉之士大夫將申禮焉予觀左氏傳趙文子冠見

其父之僚友皆有辭以致美今讀其語大約規戒之意多而絕無後世諂諛之辭予雖未見雨若君以知文霞之深則意是父是子之必相肖也書曰父作室子丹雘父析薪子負荷以明孝也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以訓慈也予因而祝曰凡人取高第登顯仕何榮之有惟立身行道是資惟文霞始終勿弛義方之訓冀而子有立惟雨若善承乃公志務研精毋滔慢以光大厥家又祝曰壯盛智慧殊不再來而若其惜分陰於是兩河士大夫聞者皆謂予言之非諛也請具書之予因念始游鄉

校時齒與雨若等頗自謂功名可立致孰意蹉跎
到今而祿養已後時矣尚何言之足重敢辭文霞
曰毋吾與若行且老矣吾子與雨子庶幾有立他
日游處相値將徵言焉不可以無述予既不獲辭
命且以誌文霞之不好諛也

其情深其詞直質有其文絕無時艷　劉仲旭

賀劉敬生序

自古風教之成始於閨門以達於家邦由來久已
易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詩首后
妃之德樛木下逮螽斯多男至於化行俗美江沱
小星之什頌德而知命是以二南之詩用之房中
以及於鄉黨邦國明風教之所由也三晉爲唐虞
故都潙汭釐降之化存焉攷傳誌趙衰納叔隗生
盾文公復妻以趙姬生三子矣姬逆叔隗而已下
之以盾賢立爲嫡嗣使三子下之此三晉之前事
婦德之有徵者至若西河魏土子夏遺教之邦二

南之風固未泯也自往歲饑饉以來俗化流失訟
牒之興多在婚姻居官者惟以期會不報是急至
於教化衰流俗失固無術以移易之是亦有司之
責也予以己卯筮仕離石得交敬生劉君君與弟
念生承生相友愛事尊人以孝聞敬生之配李安
人亦名家子也夙嫻內則鄉里稱爲女宗敬生既
壯嘗病無子安人爲之納妾連舉丈夫子二視如
己出人以爲難邑之人士以敬生刑于爾室而安
人之克相以有後也既請予表其閭將復稱賀焉
是不可以無言予謂閭巷之事其有裨風教者即

不可輒得之有司或一二名德碩士書之槧觚亦可因言以行遠頌君子樂與人爲善而聞焉而疑疑焉而又格於例彼蚩蚩者復何所勸乎夫論王化者以陰教爲先作史傳者必備載列女漢梁后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此則子姓之祢成吉祥之事集矣自白華怨興而綠衣繼作時則有谷風之悲有蓷之嘆君子是以知王教之衰也國家內教之隆並美二南以敬生之德復相之以安人之賢且惠是宜采之風詩書之彤管使著事者有紀爲閭巷之人聞之庶曰可以觀而興乎是

官茲土者之願也敬生仕進有日二丈夫子者余皆就傅力學家聲將從此大也於是邑之人士咸賦詩以賀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敬生以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安人有焉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念生承生與二子若肄業宜及之也故書

送李禮山令連山序

域中之饒嶺南爲最有珍禽奇木珠貝之產海舶商賈四方之所走集其道路所由又有佳山水發洩其蘊懷以故仕其地者往往樂而忘其遠近年以來僥樂不如昔蓋歆艷者衆物力亦少詘矣其屬邑連山尤瘠於是襄城李禮山先生筮仕得連山將祖道怡然如平昔同人知其不負所學也贈言以重其行復乃諗於衆曰諸君子寵先生之行亦知先生之志乎夫吏者役於民非役民者也食人而不徒食於人也是故約已以厚民地之遠近

肥磽無所擇焉近世則不然需次於京師先期謁能事吏許以賕約得善地吏爲識別其籌目睞而手語之至再三屆期陰肘金寶以厭勝之適得善地意揚揚見於顏面旁觀者爲嘖嘖稱羨不已否則黯黯無人色歸邸則谘其歲入之羸幾何及物產之可市而餽遺稱希有者至於民生休戚俗化之淳澆及設施所宜後先未聞審問而熟復焉嘻是可怪也已今先生待注都官不見主吏一人得瘠地坦然不加欣戚於其心意亦賢矣雖然此未足以見先生之志也先司寇有言曰女有四德貞

爲先而貞不足以盡女職也吏有百務廉爲本而廉不足以盡吏治也蓋古之仕者政皆其學其風儀使人有所畏愛其教禁使人有所利賴其所弛張不失乎緩急次第而達道以干名非徒廉潔其身而已也自先生早歲即有志於正學又承恭靖肯雲兩先公之淵源神明而時宜之是將以養以教漸至於古之爲治者必能早作夜思易其土之瘠而返之饒化其獷悍而使夭鄙者仁壽是爲學古入官之義若曰不貪爲寶在世俗則賢矣於先生乎何有於其行規而申之冀政成而徵吾言焉其亦先生之所樂聞與

先司寇諱坤字叔簡學者稱新吾先生有實政錄行世 自記

探籌注官始於萬曆時孫冢宰丕揚當時以爲最善不知流弊至於如此也文中描寫盡致主爵者宜知之謁選者尤宜念之 高荊襄

送陳曾起令荔浦序

古者宦學皆有師禮所謂宦學事師者是也然宦由於學而弟子不必肖其師故孔子之徒文學與政事殊科若家語所稱子路治蒲孔子未見其政而三善之者不數數見蓋宰邑若斯之難也予以戊寅秋筮仕晉之離石蕞爾邑地瘠且貧加以饑饉民去其鄉然去乎里閈僅千里資糧屝屨不稱貸而給環視同選者或數千里且萬里焉或疾首蹙頞矣時吾師隴西宋先生謂予曰毋憂貧毋鄙爾民晉豫之俗飲食嗜欲相習也彼數千里且萬

里者攜妻孥戒舟車以身入蠻烟瘴雨中視子何如予書紳以志惟日孜孜思所以承師訓而屢感依者用能無惡於厥邑越三年

召至京師拜吾師於其邸寓於是同門士陳君曾起將赴荔浦矣荔浦爲嶺表下邑其瘠且貧數倍離石且去京師幾萬里雖百其息以稱貸咸吝不予仕者得之無不疾首蹙頞者曾起怡然如平日與其二三僕攜襆被將跨衞以行且問政於先生先生曰子行矣予何言履時侍側進而請益焉先生曰子知陳子之爲人乎孝於親友於兄弟政既

施於其家好學深思早歲聞道名譽彰矣然其意
敬然常有以自下者政又未諳其身向也出一言
若捫舌今也行萬里無難色何其慎且勇也夫易
心生則難之心至矣退心生則能進者寡矣陳子
有是乎夫亦既知治矣予何言他日同人徵詩歌
以壯其行使予序之予固知曾起之學似吾師也
其於從政何有昔者孔子說漆雕之未信政無易
者而虞詡以盤錯別利器政無難者曾起之於官
學吾師必有相悅以解者其謂因地而與時宜之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曾起行矣敢書以爲左

徵

提官學事師作主恰是送同門友序那移他人
不得轉換照應處俱得古法 隴西夫子評

以已與陳兩兩映發譽中有規其文意質古則
力學家語 劉新菴

簡潔有法度 李季平

賀李光祿序 代澤州相公

國家建官分職爰立公孤承以卿士大夫凡位九
列者率稱崇秩爲天子貴近臣俾以次晉六卿儲
保傅之望任綦重已至光祿一卿周禮統於天官
冢宰凡庖膳所掌內饔外饔之所司別名物辨品
味奉膳薦羞以供王后世子及承祭贊賓之事皆
隸焉又大宗伯之職以饗燕親賓客亦有分屬而
無專官自漢以來始別爲光祿勳歷代因之厥治
曰寺應劭曰寺嗣也理事者嗣續其中也官不嫌
備亦有專也別於卿貳明其尊也以故任愈重而

難其人故事膺是秩將率由臺諫夙望棠顯擢游
歷爲之往往席未煖輒遷其秩頗視爲速化地優
游養望若無所事事若夫君子之於學也必其達
禮樂之情而嫻兵農之務然後材諸位而能其職
若備官未聞而汲汲焉更遷是亟非所以昭志業
懋猶爲也甲申秋東生李君擢斯任一時士大夫
咸額手爲
朝廷得人慶越明年底厥績二三君子謂東生之
不負所學以從政也因徵言於予以佐觴予與君
同里且有一日之契故其言宜質書曰唐虞建官

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而後世院寺之設復踵而增之其任之專也勿怠忽以荒政其統之尊也宜居寵而思危是爲周官涖政之義君所夙聞於師友者不旣然與且夫敬官孝也資父忠也君生於雲中文獻地前哲令德之蹟存焉而隴西門望尤著太封君起家小司寇執法平允有聞當代君紹其家學舉進士歷省署擢户兵都給事直聲聞天下其所建白

天子嘗旼容嘉納歷歷見諸施行以是膺

主知屢示優擢遂有是命所謂兵農禮樂皆素所

蓄積取諸其懷而有之非若晩近之𡉏居其官而昧其義者必且精白乃心以恪恭厥職凡名物度數之詳與夫先王制作之意益將究切洞達而知其所以然之故固不以秩遷之从近爲時趨也令天子𥌓用方始洛曰汝諧由是嘉乃茂績自秩宗晉冢宰子且避賢者路而明農於濩澤之野君其大庇民人而仔肩予所擔負焉其何異之有抑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劉子政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諸君子幸際太和之世推賢讓能庶官惟和矣亦將由光祿設官之說觀禮於賓旟

而益思靖共之義

自是典制文字且肖相臣口吻師生分誼仝車同是昌黎摹尚書手法醇茂典則緜其經學深邃不比七子之貌秦漢也 成乾夫

賀副都御史宋公序 代澤州相公

皇帝建元之四十有六年冬以宗人府丞宋君爲副都御史朝野慶得人越明年同官咸和師師濟濟克舉其職於是侍御諸君子徵予言爲賀予觀古今名臣所由熙帝載承天寵者恒視乎其量量大者所受無窮天道之所以虧盈益謙也儋石之別於斗筲固也江河大矣然而有涯地振江河者也亦有所極惟天則無極故行合天道者天則錫之福猶之主臣同量而元首股肱爲一體也是故析圭儋爵由卿士爲三公奕世載其休光史籍著

而不泯若漢之韋元成唐之李贊皇宋之范堯夫韓忠彥其人者皆克其家而忠於國炳耀當時流聲至今按周禮御史之職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命以贊冢宰掌贊書按法令自漢而後始有御史大夫中丞之號即今之都御史與其副也遂别於六官自爲府署今與刑部大理號三法司居其職者或以擊斷毛摯爲能動傷大體夫令行於秋肅而望其長養萬物有是理乎御史府雖與秋官並列職在糾繩至於晉秩三公率皆中和貞固知國體通民情者爲之程伯淳所謂拾遺補闕不能撥拾羣下短長者是也君爲相國文恪公賢嗣由刑部郎歷掖垣晉大鴻臚左通政僉都御史宗人丞歷有直聲異績而率以中和爲治今且爲御史中丞人之仰望風采者僉曰此紹業之始基也斯無俟乎予言顧其可知者量耳行千里者庸車馬濟江河者任舟楫車攻馬良可致遠矣或輪轅飭而中箱狹則槖載無幾乘舴艋以游江湖謂其遠於萬石之舟也中流鼓枻必沾濡其裝飄搖而不安何者其所受有限也君敭歷有年才具兼人乃自視欿然嘗曰吾在西曹時多所平反若可即安自

爲諫垣至今無可以自信者此其意念既深而量爲何如哉夫勞謙不伐臣之志也虛而不盈天之道也易大畜之上九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說者謂六五虛中尚賢以任剛健篤實之佐是以賢臣不家食而利涉大川以應乎天其志日新而道大亨也今

聖天子崇重九列預儲公輔之望以君之量佇爲三公予將徵民譽之不虛而樂聞喜起賡歌之盛此人心之同然而天道不遠矣君從予遊最久因知其行誼引伸其說以志諸君子和衷之雅且告

夫後之官法司者

提一曐字作主博引廣喩而不離其宗謀篇最有法度○氣象爽潔風味醇厚温然如玉瑩然如珠 陳澤州夫子原評

古雅修潔神閒氣足放翁句云滎紆水抱中和氣平遠山如蘊藉人差堪持贈 張郁甍

送陸員外歸里序

士君子處世宜何所遵守耶剛直者以才見傾關茸者亦以非才見棄木不材者壽雁不鳴者烹理也數也庸詎知所極哉户部江西司員外郎陸君剛直士也與同司者議事同司者務嚴急君獨重民命固爭以爲不可同司者怒詬君君白之堂上堂上官皆直君同司者卒屈服一時僉稱君之賢而因多同司者之善補過也會京察風聞言事者過聽舉君與同司者名以應予爭之不得君與同司者竟罷去後有悉其事者咸爲陸君惜風聞言

事者亦悔之遂以病告歸嗟乎窮達數也曲直理也獨使君脂韋阿同司者意未必無過即幸免物論獨不心恧而内疚乎君固能爲此不爲彼也嘗曰吾以一官易數家之命所獲多矣其志行如此昔者藺相如先公義而後私憤卒能屈服廉頗用强趙國前史以爲美談君所爭公義也而風聞者以爲私古今人將毋同顧有幸不幸耳豈非天哉龍門作史記不以成敗論人如李廣不侯歸之數奇霍去病不致敗蓋有天幸於時命升沉之際三致意焉有旨哉有旨哉或曰子罕言命於義云何

夫命者理與數俱焉人事實有關而聽之鬼謀則理不足理不足則數爲政譬寸木加岑樓本末非齊也若人事無關失而所遇有大謬不然者則理數均焉此莊生所謂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與則陸君是已陸君名家子性孝友臨財不苟得在職慷慨敢言事見知於尚書趙公與予交尤深嘗試奏疏賦詩俱稱
旨待、
詔南苑數日竟以病免君才如此詎以一官爲重輕者恐世俗不察猥與闒茸者同類而共笑之故

於其行也序而述之以告後之君子有史識如龍門者

敘罷官不多作感慨語唯歸於數便有無限蘊藉受業馮觀識

送王莎遠去官序

古者取士於鄉以三物考其德藝論定後官用以爲鄉士大夫及其退老於家則又使之坐於里門稽其子弟之出入而教督其不率者然則士大夫之進退皆關於其鄉人而冢宰因之以詔廢置於以一道德同風俗必由乎此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孔子謂獲上治民本乎順親信友故有清譽滿朝宁而不足以愜愚夫婦之心或則失位去國聆輿人之誦無間於學士大夫之口則於其爲人概可知矣今

國家吏治烝烝庶官惟和
聖天子明目達聰無不燭之隱而卿大夫之罹於文法者往往吏議嚴而特原之是以人人自奮於功名而廷尉亦稱天下之平於是刑部侍郎王莎遠先生以一眚去官將還雄縣同朝卿大夫咸惜之而其鄉紳士更欲一言以重其行予聞諸長老云前數十年間仕宦而歸里閈者或資財充牣子弟華飾衣馬則輿論鄙之不與齒若以正去國僕從藍縷迎迓者不識里人則以爲美談數年以來風俗亦少異矣今先生歷任清要其囊橐蕭然惟

圖史數卷然而其鄉人榮之亦猶行古之道也予嘗過雄縣覲先生之廬不蔽風雨問諸其鄉人僉云先生勤其職不遑內顧蓋自其先大父比思公以忤魏璫去位屢躓於當道卒以分司殉難於楚其尊大人遂隱居不仕著書友教鄉里以孝友特聞家風清素所從來遠矣其見信於里黨如此先生中康熙乙丑進士去其大父天啟乙丑六十年矣性行坦直綽有祖風初官內閣中書博聞强志多識典章故事其爲河南道御史也正色敢言秉臺規以率十五道無不人人心服者歷階至副都

御史晉令職在官三年多所平反其去也父老手香而送者數千人有泣下者皆大獄所牽率而脫其桎梏者也於是鄉大夫惜之者曰先生事親孝與友信居官廉平義不苟合當世讀書目數行下終身不忘古所云六德六行六藝者殆兼有之所謂賢豪間者耶或曰刑部官難爲王新城曠代逸才亦以過誤去若先生之正直平允後來者尤難其人耳他日
天子思弼教之臣必特原其過而錄其功山林之樂奈何虛先生之盛年哉乃其鄉紳士不謂然錢

員外之詩曰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古人措意忠厚如此雄去京師二百餘里實近郊也而先生之歸無幾微不平之色見於顏面績雖未究其設施亦畧見於世且鄉紳士之重先生也不以爵以其貴而能貧不以祿以其仁不爲富豈非三代之直道而燕趙多慷慨之士與予病且懦不能自附於議功議能之列尚何言之足重姑述一時之輿情無間於朝野如此云

蘊藉深厚得立言之體而行文低徊宛轉令人尋味不盡 李季平

賀田副憲序

陽城地近堯都蓋多君子云先正如原襄敏公楊貞肅公勳業文章載在前史尚已近今則田司農兼三張中丞公孚器識深沉行誼敦篤得之風氣居多亦其所蓄積者良靜以厚也田嶢山先生於司農爲羣從而中丞則其同學友也由戊辰進士知粤東英德縣以治行

召爲監察御史

天子嘉其稱職累遷清要遂晋爲左副都御史同人榮之徵予言爲頌予闓析城濩澤間多佳山水

請爲諸君譬之山千雲極天峻矣然膚不戴土縈桓滋榮非其任也水稽天浴日大矣然漩渦覆舟虛明含照非其能也是故水止者能鑑土厚者廣生先生德厚而性靜自其尊甫霖商先生以積學力行友教四方詩禮之訓聞之有素且出少宰仇滄柱先生門下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按周官御史之職掌贊書而授法令漢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則今之總憲與其副是也居是職者領十五道御史以弼違匡善任綦重矣必也體道經德納己於正直然後知宜知權原本忠厚而行之以鎭定豈徒慷慨激烈嘗試於一發以自鳴得意也哉初先生之令英德也養民息訟政教兼舉一若無事者其在西臺多所獻納時州縣換符煩簡多假借先生具疏剴切言之自是遂著爲令而奔競者息又廷議京職遷臺垣者令堂官保任而行取知縣俱以主事用先生慮保任之易於樹恩而知縣行取之遂無期也繕疏昌言其畧謂知縣行取既不由督撫而京官保任則出之堂官是內外異法也且結納營求在所不免將見朝廷之諍臣皆部院之黨援即有藉篆豐蔀之事誰與舉發乎疏入奏對

移時

上爲之動容既出未嘗向人言其愼密如此

上臨御日久於天下利弊鉅細無不洞悉言事者每難稱

旨先生疏一入輒見施行非積誠以動

聖聽孰能與於斯乎或謂先生以天下才居言路脫㥯張喜事世無有當之者顧拾遺補闕與掇拾短長孰得孰失其辯之早矣以故平居若無所臧否而臨事則義形於色惟靜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厚也故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坤之象曰君子以

厚德載物諸葛孔明曰才須學學須靜也因爲先
生進一觴云

德厚而性靜是一篇骨子中間叙事議論皆發
揮此句故行文有一氣貫注之妙 李雨蒼

壽汪翁序 代

吾歙之望曰黃山黃山之勝刻露而清秀蓋中州
磅礴扶輿之氣於是焉極而更停蓄瀠蕩峻其神
骨以蘊結爲帝之密都嶽之奧府以故高人逸士
往往出焉或曰黃帝嘗登茲山問道於廣成子因
以得名今其上有丹竈信耶非耶蓋世之言仙道
長生久視之術者皆托之黃帝云汪翁叔奇歙之
望族也其先世有隱德以節儉力行重於時翁生
而挺秀德厚誼高有古君子之風子既成進士矣
翁不色喜教督之益力曰是將寄百里命者不稽

古寧知愛民乎義方之訓近世士大夫家所希有
也癸酉中秋前一日爲翁六衮令辰於禮宜爲壽
予以官守不獲與登堂之祝遙企秋陽鮮霽桂有
黃花翁衣白袷衣簪冠藤杖坐廳事中子婦及親
族以次展拜行酒爲壽畢手黃庭一卷坐對天都
峯際逸氣與之爭高與神仙中人喜可知也抑又
聞古之言壽者箕曰好德孔子曰仁與長生久視
之說殊不類解之者曰德福之基也君子好之斯
永貞而孔固山靜象也仁者如之故壽其言蓋信
而有徵焉予既以是壽翁復從而歌之曰黃山峩

峩兮天都巖巖疏淪壓圬兮若志潔而行廉下有高廬兮納雲而吐秀中有人焉鴻漸兮龍潛狀貌偉兮衣冠古歌金石兮樂詠訢壽且康兮善是處軼人羣兮受天祜又歌曰山之松兮翁之容山之石兮翁之質雲可悅兮與之方潔溪可涵兮用洗心於密黃山之樂兮樂何如百世其昌兮來徐徐安車將徵兮輪以蒲惟翁之德兮知予言之不虛

史公筆意與尋常壽言不類 王南溟

吳隱君壽序 代

稽古父道化成之世聖人以大德臻上壽其朝必有平格之臣耆艾作朋以保乂王家即逸而在下者亦必有潛德之士高隱巖谷敦厚人倫以孝友施於家政世可爲子孫法守此潛德之所基爲孔厚也何者潛之爲言也確乎不拔利幽人之貞是以堯舜之世有巢由而漢高不臣園綺亦各從其志耳宋之仁宗享國最久號稱極治韓范司馬諸公皆以耆德陟高位而康節先生獨蘊其内聖外王之學高不仕之節蓋善體乎潛者也茗雪之間

有隱君子焉曰吳韓堂先生其學全體乎易而善於用潛性至孝蚤歲失恃事父克養厥志竭力而不使之知田租之入嘗陰厚於雨弟厥弟久而始悟亦固相讓焉處里巷犯而不校下至胠篋之輩亦爲之隱其惡其生平隱德多類此配溫孺人相國文忠公之猶子也遭家不造與先生偕隱食貧事親不缺於供人稱女宗焉先生行高而文奇試輒冠其儕數困於有司以食餼將貢太學慨然曰吾既不得第安用三舍成名哉遂絕意仕進此其潛德之尤著者與方今

聖道休隆禮耆德聘真隱以先生之重望蒲輪授經固其所優為者夫潛則利見而貞固者能通無位無民而非亢也大亨以正而無悔也不然康節之學固未嘗見諸施用而程子以內聖外王許之又何說焉先儒謂無欲故靜潛之義也靜則壽夭之道也惟先生以之先生有丈夫子二長君孝廉峙青佳士也仲子廙常炳儀出吾門下將授外任以祿養兼志養也於今季夏之吉為先生暨孺人介壽而乞言於予因得揚搉其概若此所由與世之言壽者異矣

以潛字作骨處處從周易語錄拔出妙義一篇隱君子傳直可伯仲韓歐　成乾夫

思極深氣極靜詞極謹嚴大雅不羣　劉仲旭

壽王郡伯序　代王遇五先生

予夙聞之師曰天地以生為德以仁為心是能資生始而不窮君子體之有長人之道焉孔子之論仁也曰靜而樂山山之大者首岱岳葢宇宙磅礴扶輿之氣於是焉始而天之生意實資之是以藴為聖區名賢偉人往往多有如我郡伯王公者葢鍾其厚氣云公世有令德為名臣所在著績其學本儒先不雜二氏吉事毋太恭人色養無違其於仁孝之旨既有合矣其尹汾也先德教後刑罰絕苞苴減供億以寛民力舉劾諸屬吏惟民氣舒促

是視以此吏肅而民懷良法美意難更僕數也郡屬八寧鄉尤僻其俗固淳樂生而戴上意尤篤矣今七月中旬日首為公肇錫辰邑之人士介書於予曰惟寧邑瘠且貧又罹以荒存者孑遺耳微仁者在上吾屬無今日是惟我令君奉郡伯意指以咻噢之吾屬日戴雨暘而忘其自天地出也令君為一一述之吾屬感而泣望郡而泥首其何以報無已則藉一言以附稱觥之義敢固以請予既不克辭乃嘆曰有是哉民之愛父母而忘其所自出也人情乎世有蚤舉子者或不知所愛而若恝遺

之即知之而飲食衣著寒煖之節必不如爲祖父母者之心悉而時勤也固宜有愛祖父母浮於所生者此一本之旨仁之著也令君亦仁者也又得我公之至仁爲之上官宜其宣德達情而寧民之多幸也哉史稱范鄉侯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及行部舉發無遺是非無名不爲名焉耳若晚近世所稱赫赫名者以察察爲明孑孑爲義矯矯以爲廉循聲著而民日蹙是皆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且吾聞之漢治尤重太守宣帝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

天子以如天之仁丕冒九有尤加意山右疾苦以公之仁且才固宜膺治平第一如漢增秩賜金故事使化溢四表仁覆無窮用佐萬年靈長之治以是壽公是天地之大德而君子長人之道也孰謂吾生有涯哉

以仁字立柱一絲不走百折未窮 惠西坪

澤州相公七袠壽序 代

國家誕受麻命丕冒九有武功既茂文德聿修薄海内外蒸蒸乎咸臻仁壽於是大師相護澤先生年七袠矣歲丁亥長至前二日爲先生誕辰三晉士大夫徵予言介壽以予侍中書有日或能窺德量於萬一顧後進贊襄老成假以世俗之言進非三晉士大夫意亦先生所不欲聞也則請以誠明之説爲先生壽夫大人者出處皆有功於時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是以言信行謹閑邪存誠善世而不伐以上應九五之利見其在唐虞皋益陳謨亦

越成周則有旦奭之誥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當其時勳華繼治太平在宇宙間蓋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矣是以宅百揆者歌功叙位宰衡者著風雅厥風尚已其後蕭曹房杜始以相業稱其文辭不概見或才有難兼亦時有所不暇耶今

天子聖神文武建極於上斂五福以錫民久道化成之盛媲唐虞而軼三代蓋喜起賡歌之時卷阿矢音之會矣而先生以大儒躋政府厲其清明强固之質贊襄左右子弟皆元凱門下多吉士盛德

大業篤實而輝光休休焉謨猷入告則將順於外
曰斯惟我
后之德用是張弛無迹不必嚮震影駭而潛移世
運於雍動熙洽之盛天下之想望風裁者第誦其
文章以庶幾得其雅志而已夫宇內三不朽立言
其一蓋言以明道則德之輿也言以經世則功之
符也至德無形大功無名皆以言載而行之於是
乎發邇見遠以法天下而傳後世此在枕山棲谷
之士或有意於爲文而龍德之大人誠至明徵實
有所不得已焉然非世際光華禮明樂備且具什

伯倫類之材力斷斷乎不能造其極至以信今而
傳後也則先生一人而已三晉古冀州地唐虞之
舊都風氣龐厚是生偉人若唐之裴中立宋之司
馬君實皆以柤業兼文章得先生而三焉或者見
先生敭歷有年行若少壯疑有頤養導引之術不
知大人之勞其心思以爲天下者固無所淆其中
也蓋誠則無欲無欲則明明則動而可大靜而可
久地道無成而代天之無疆理固然也使古之大
人假其聰明才力以自利其身則伊周孔孟之爲
神仙也何有而皐益謨謀反出箕潁後耶今長至

之吉於卦爲復復而受之以泰於是乎天地交而
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書曰天壽平格詩曰
三壽作朋三晉士大夫以是言頌先生先生之壽
無涯矣

渾浩流轉筆墨之痕俱化　張郁麓

蕉翁八袠壽序

嘗讀史至陳太邱荀朗陵家世謂元愷濟美當不是過因名荀里曰高陽而元季並稱二難一旦相過從子爲其父御兄及弟旅進退其間稱觴爲壽上感星精徜與盛哉非令德之符孰能與於斯乎陳州舊隸穎川其風俗淳厚往往有積行之士鍾氣而生如我蕉君者則其人也君生有厚德樂善好施嘗建淮陽書院置義田以資來學復設之陳州以嘉惠里黨遠近頌義聞於京師今戊子月正爲君八袠覽揆期咸思爲介壽舉其長公中書舍

人綸掌復與予善因徵言焉予聞之水之積也厚則負舟有力土廣厚斯載物而資生汙潢之中豈舟焉則膠培塿之上是生樸樕不能蔭一牛爲其無所容受也君之德有容斯能致諸福之物德克受則天斯授之以可願又何疑焉夫東門宛邱之墟其俗習歌舞好巫覡太姬化之耳然其間有隱君子焉棲遲衡門洋洋樂饑是固弗囿於流俗而獨立不懼者耶君既睦族黨施德於人捐券責數千金遂高尚不仕爲逸園引流植援日與子若孫嘯咏其中教以睦婣任卹之義較之衡門隱者尤稱嘉遯况潛移世風使澆者反淳如穎川之人甚爲陳仲弓所短此其厚德之符又何如也今天子嘉惠海內養耆老舉上壽得君輩數十踣落焉參錯天下爲世俗矜式足以易鄙而爲仁佐守令之不及其爲壽也僅頤養一身已哉若夫熊經鳥伸之說予未之學亦君所不樂聞也

以厚德作主處處映發簡潔雋雅神氣逼古　張郁蓀

簡行可六袠壽序

五倫敘以人而命於天君臣朋友有過不遇焉父子之道天性也而自首孝親者益寡夫婦以兩姓合不得與天親等惟兄弟則一氣而分形年齒相若故少長與共其於人倫有至樂存焉然而末俗澆風或致鬩牆非賢士大夫推讓因心孰與移易風俗爲名教坊表與孝廉簡子重子戊子滇闈所拔士也世有令德以孝友醇謹稱重叠失怙恃惟伯兄行可是依及其仲兄臨可有三謝之目而行可內行尤篤己丑春正月行可杖於鄉矣重因固

請曰小子重非伯兄不生非兄善教之士亦無成當先父母之見背也重甫十齡弱而疾兄於是乎未寒而衣我未饑而食我且述先德而訓以民生之在勤也就傅擇師友而督課之使日益也重幸舉於鄉兄以布衣老匪先生榮以華袞重無以見先人於地下因而泣下予感其意弗克以不文辭且以明予之知簡子不徒以文也昔者司馬溫公事其兄伯康如嚴父三姜共被世以爲美談以今觀行可兄弟古今寧不相及乎禮六十耆指使謂子弟當安養之不親勞事也泓風以春酒介眉壽

而瓜壺苴茶以自食少長之節也行可於禮宜爲壽簡子於禮宜爲其兄壽第不知簡子之意將求無媿於族黨之稱而爲一鄉之善士耶抑將如君陳之施於有政而漸及於使命不辱者耶簡子勉乎哉詩有之兄弟既翕和樂且湛願簡子歌之以奉其兄觴使世之厚妻子薄兄弟者聞行可之風而知媿焉是大有裨於名教也予不文固不敢於人倫中貌言爲華矣

從兄弟以天合立論纏綿悱惻沁人心脾所謂文生於情也至其結構精嚴饒有南豐筆意 弟謙恂識

何子固六十壽序

何子固先生與予爲世兄弟茲長於予歲乙酉子固年六十以歲事之未稔不暇爲壽閱四年庚寅嗣君扶鯨介書至謀所以佐觴者予惟古之君子得志於時必有可紀之績以竹帛傳不朽其矯首巖谷者視人世一切事皆所不屑爲名姓聽其湮滅而後世亦多傳之則又有介於通隱之間心山林跡朝市爲人解紛排患難而已無所與若魯連客趙而却秦軍陸賈以一言和平勃計安國家皆身處事外要成功如左契是故潛見之際士君子

立身之所珍也洛陽爲周漢故都在宋則西京人才尤盛一時賢士大夫如文范富司馬諸公皆兼將相之資經文緯武而邵堯夫先生獨以布衣遨遊其間與聞國政往往有所裨益蓋康節之學全體乎潛而時乎見此尤稱龍德之正中於初之勿用亢之有悔不同日語矣子固少年負不羈之才天下事宜皆所優爲者乃承累葉貴盛之遺泊乎無所營事毋太宜人不樂進取閒與郡伯令君游視時政之宜民者力贊成之否則尼之人以是益多子固子固不屑也昌黎有言六十者十日與十二子相配數窮而復之會也萬物之數剝於金復於水而致養乎坤坤之中土曰嵩高風雨陰陽之所會和也則洛之鎮矣夫土崇而爲臺階鏡而爲山谿均土也或近而易狎或介而鮮通惟區爲畝畎溝澮斯養道備而君子象之以爲通隱者也洪範五事思曰睿疏云思通土也心屬火而思通於土相生之義也子固以明睿之才近康節之居讀其書樂其道以教厥子孫厥子孫服而習之益曉然於出處潛見之宜而不爲過中執一之行其所就未易量也年既六十有四得易之全數由此而

期頤以至於無窮孰謂吾生也有涯哉扶鯨以是言侑觴乃公必𨺗然喜飲無算爵

精於賓主離合伏應之法而出以渾成有草蛇灰線之奇無拔劍張弩之態老手也太乙山房集中多錄壽序張芑山譏之惜未見此種耳　遂初

聞

與郡伯令君游此亦細事似承當不住前半篇文字却妙在子固不屑也五字一筆颺開於空際得其全相筆法高絕　李季平

壽鹿大中丞序

今上建元之四十有八年名鹿蘭皐先生以少司馬出撫河南越二年辛卯政成歲登吏肅而民懷值三月中旬為先生覽揆辰於是兩河人士請擇言為壽衆以屬予予謝不克為衆固以請且曰惟吾豫州厥土墳壚厥民質而愚弗良於蓋藏往年水溢梁宋間阽危特甚天子乃恭南顧俾賢卿士為牧伯聞公被命日即為吾儕請命既至發倉廩平糴民賴以不始吾儕小人不知政事之弛張第食毛衣衆養老字幼不數數至縣庭幸雨暘時若耕耘絃誦以樂吾業故其時儆曰畢爾農功以待甘雨毋煩我大府其輿人之頌曰河之埽民不擾隄之築子來屬郡大夫因以理甚無事吾聞諸長老云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行之表也掬土增岳挹水附海其與能幾何心則然矣予辭不獲命乃作而嘆曰甚哉道化之入人深也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書曰天壽平格蓋熙洽之世其君多歷年所而因以久任其臣生其時者食舊服疇沐膏澤而咏勤苦被潤澤而大豐美此唐虞三代所以稱郅隆而播奏之勞保釐之績所由傳也今天子以勳華之治建極於上府修事和九疇時序一時臣工類多老成碩望宗功可紀五十年來德澤淪浹乎肌髓洵久道化成時也而先生以平格之佐由廟廊而任封疆第出其所學之緒餘而旋至立效一時人士咸驚喜若獲望外使更漸摩數年其善教之入人又何如耶吾聞之易傳曰咸速也恒久也澤山通氣而時雨作百昌遂何速如之今雷風相薄而萬物亨稺者壯脆者堅何久如之今梁宋甫災而先生適至其初政之感人既如是矣則夫兩河人士所以望先生於他日者將久而愈奢也且吾豫近多賢撫設施亦畧備矣先生因之補其偏而捄其弊舉安靜之吏馴習道之民不煩更化而佐聖朝有道之長太和之在宇宙方悠遠而未艾也予故推本道化之指述兩河人士之語庶幾乎耕鑿作息順則而不知之意若夫崧岳生申彼人士自能言之無俟予之勦說

鹿公政績只於兩河人士口中傳出不事鋪張贊揚已至後幅美其既往能其將來悠然不盡

是謂立言有體宋訥著

趙善長六袠壽序

歲丙申陽月爲善長趙先生六袠之辰先期其長子庠常城館於予家遂乞言焉而檢討謝子履厚張子漢復爲之介二子與城皆予戊子典試滇南所拔士也因共道先生之爲人性坦直不設城府嘗曰吾不能爲罔之生也博學好古誨人有方樂善規過與人無隱言曰吾不能爲人之損友也又曰先生性仁孝於父母兄弟間竭力以盡道其他行事多類此予聞之而嘆曰有是哉二子之善言德行也夫靜專動直是以大生焉天之道也人之

生也直三益友以直稱首人之道也天人合而悠久無息吾生詎有涯哉或曰曲如鉤封公侯直如弦者反是是故沾塗力田不如逢年纂組繡文不如倚門世固有巧宦致通顯華士掇巍科顧所遭何如耳安論曲直哉是不然夫重陰積霾浹旬不開蔓草滋荄焉中天杲日流金爍石窪田栗實焉豈其力之克致哉亦會其時而已若夫松栢丸丸生於景山千有餘年爲棟孔安龍門之桐百尺無枝流泉嚙其根厲石砥其涯歷數百歲乃爲琴瑟資徽以黃金被以朱絲其遇於世未遲也昔者西

漢之汲黯北魏之高允皆以直節見重人主其窮而在下者若王彥方許子將輩或爲鄉里所憚或爲人倫秉鑑皆道亨身泰令名無窮蓋性之曲者遇亦曲不可以屬人目也性之直者遇乃直不顧以智力獲也今

天子聖神御極舉直錯枉風化之隆型於宇内矣而先生以積學明經際會清時行將蒲輪授書備更老之選是亦事理之可知者豈特以杖鄉國教生徒而已哉初城以壁經冠其儕予奇其文與世俗不類撤棘後或告以先生之教子弟也屏絶一切時義惟六經儒先之言是尚有識其謬誤者先生曰患不成一家言成則自有識者是非直而獲遇之明效耶先生之縣弧也以十月於卦爲坤萬物皆致養焉自是而復而泰其長養生成未易量也往聞吳駿公徐立齋兩先達其父皆諸生至二公乃魁天下仁人之昌後蓋信而有徵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城也勉乎哉又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二子其知之矣

直字作骨一意開闔到底而行文亦奇古峭拔字字鎚鍊而不至傷氣所以爲佳 李季平

盧山絲嶺而上盡爲金光嶧山積石相臨殆無土壤高秀清栗眞足排唐宋躋秦漢矣 受業儲大文識

謹嚴古茂祝文中僅見 受業張漢識

姚夫人六袠壽序代沁州相公

初予與大中丞姚公同舉進士知其醇德亮節爲時名卿自爲給諫時已著直聲云及中丞捐館舍嗣君粟岡官山左叅議多善政次君濡源在翰林嗜學力行諸子皆克世其家尤幸中丞有子矣甲申之秋客有善於姚者謀所以壽中丞之配戴夫人因乞言於予予老且勸又侍直無暇敢辭客固以請曰詩咏小君禮兼內則古之誼也安有與人之父子交而畧其內行不一言以相引重者乎且夫今之爲壽者不在德行而在圭組此非所以壽

姚母也所以壽姚母者但得行誼卓犖之士疏其懿徽筆之於槧觚亦榮於華袞矣況德望如公者耶予重違其請因思古今列女以一身兼父道母儀者僅若而人其在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解之者曰履祿也綏安也德稱其福則安矣魯人之頌僖公也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以令善之妻事壽考之母公喜可知也易家人大傳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此王化之端卿大夫之所以爲民表也中丞敭歷中外流澤及於民夫人與有助焉至於丸熊畫荻冀爾子有立人或謂世祿之家宜無有難焉者不知夫人實以其身爲荼爲蓼而克俾其子以爲薺也今南呂之月夫人年且六袠矣諸公子奉觴以拜家慶舞斑綵於象服之前可不謂榮焉而夫人之心深念良苦若爲荼爲蓼也者誰其知之昔歐陽文忠之母魏國夫人述崇公之訓以教文忠曰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今中丞之德尚在人心諸公子紹述仔肩仁孝於是乎在夫人述先德以貽子孫必樂其以志養而不徒以祿養也宸

曰其繼序以鳩吾宗乎若有闕遺焉非先志矣然則福履而燕喜皆無足爲夫人異惟保世克家貴而能勞若敬姜之教公父文伯者其事可則而其德爲可久也予既嘉中丞父子之德又嘉客之言與世俗不類遂書以爲壽云

筆力陡健轉折處由淺入深步步引人入勝 弟洗陟識

雅健沉雄是董江都劉更生一派 崔青峙

呂孺人六袠壽序 代京江相公

海内言正學者在隆萬間有沙隨呂新吾先生予少時嘗讀其一二著述因思與其子孫遊以攷中原文獻歳辛丑與先生之曾孫仞千同舉春官始得悉觀其遺書以畢予志其後仞千出宰以治最擢工科給士中予觀其行事一本諸家學跬步不失所建白皆關天下大計每過從給事必布席設醴齊腆其圓方相與論古今治道因革設施之所宜時召其三子以父執禮謁予旅進而退怡怡如也嘉薦出寢門肅若無聲僮僕展其物悉合度予

固知給事之配賢也越今乙酉給事既捐館舍仲子先陟至京師復來省予予感故人誼進而問焉伯若季奚業而食曰守先人敝廬恒為士惟是朝夕菽水奉堂上歡無尸饔勞也問遺書則剞劂者將蠹而罄副墨者先給事之手澤存焉未遑梓而新也母媼無恙耶已六袠而杖矣某兄弟無令人不克顯揚以忝所生非大人先生贈言以錫之寵猶靦然人面哉因跪以請且告之期維嘉平月日吉時良將佐之觴夫六地成之數也十則河圖之數之得全者也箟坤之策於壽母為宜且重先陟之能世其家學也自正學衰而士鮮立誠之志修辭者鞶帨為工無不家郝鍾而人侯彭矣夷考其行豈其然乎予固與給事善習知孺人之賢又嘗承乏史館使言焉而無徵後有攷中原之文獻者其孰從而信之善乎任氏之教皇甫士安曰修身篤學自汝得之尹母之訓彥明曰以善養不以祿養今沙隨呂氏固世其祿矣而先陟兄弟克守其家學目存敎而心入道其思所以立身而以善歸親者尤無違於慈母之拳拳所謂富貴吾所自有所不可及者慈孝之風百年未艾耳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在臣工無不遑將母之諗而友朋故舊悉得以致其情如成周之世歌鹿鳴伐木而繼以陔華甚盛典也此固先陟肄業之所及而予之所以壽孺人者亦庶幾修辭立誠之義云

壽人而本其家學之遠重人亦自重也氣韻幽秀如蘭蕙襲人已擅南豊之勝 劉新菴

吳太孺人壽序

嘗讀詩至既醉之八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及魯人頌僖公以令妻壽母當純嘏之錫以爲人世吉祥可願之事未有踰於此者及觀吳氏家乘惟冉渠先生可以當之先生性至孝奉母許太孺人色養無違以名進士歷官粵西江左皆以治最聞蓋得之母訓居多而厥配沈孺人又賢且有內助云沈孺人者予同年友中書舍人子淳之母也旣受封復以子貴稱太孺人初鼎革之際吳氏遭家不造齡齕者實繁有徒許太孺人蚤寡子未成立

以一身措拄中外厚德隱忍儉以避難孺人實左右之及冉渠先生貴然後克復其宇以有朝夕饔飧用洗腆孝養厥母許太孺人年至九十三其後孺人之教子亦不少寬假子淳以積學力行重於時於今年長至之日孺人已九十有六矣因請予一言爲壽予以通家子審其孝德徵吳請且將歌詩以侑觴敢以不文辭昔者周之盛時作豐追孝以身教天下猶曲體其臣下之隱而代之言若鹿鳴之什所云王事靡盬將母來諗且協和於兄弟朋友神聽和平矣而後荅以松栢之茂日月之升恒其笙詩則又繼以南陔白華蓋孝治若斯之隆也今世際太和

天子以孝治天下彝倫攸叙遠軼成周而子淳出入承明與二三僚友靖共正直今茲假歸壽母不愧詩人來諗之義可謂孝矣蓋陶母截髮留賓而侃顯於晉尹母以善養不以祿養而焞爲大儒今子淳之事厥母無異於父之事厥太母也非世篤孝德有得於慈教之深曷克致此吾於是不多子淳之孝而多孺人之教孝有自來矣夫孝者爲仁之本而壽之丕基也吳氏之家訓久而不衰則吉

祥可願之事不知其所紀極意稱觴之日子淳儐籩豆率妻孥拜於堂下佇聞孺人移孝作忠之訓惜予不及親聆之也

以孝字貫串三世煞有深情壽人之母而推及其太母尤是作者忠厚處 劉仲旭

賈恭人八袠壽序

坤之象爲大輿輿之任重致遠也以輪厥材維良厥質堅故險不磷而淖不濂輪雖備材不失職謂之完吾聞諸考工云嘗以此相天下士願得二三弘毅彊立者相與仔肩斯道而不可得也今觀賈恭人家世竊有感焉恭人者錦衣千户張公之女明威將軍南明之配也崇禎甲申之變錦衣公夫婦以世食明祿義不可逃闔門十一人殉焉時南明公家中衰遊學四方恭人事翁姑備嘗艱阻喜慍不形於色其後家稍起南明公推財諸昆弟惟

均恭人實成之恭人之父母既闔室殉國難無嗣有弟元功者少出亡或曰尚存也恭人多方求之閲十有五年始得爲之分宅娶妻既有子矣世以此多恭人之孝友比之李文姬云丁亥三月下旬恭人年八袠矣嗣君比部郎乞言以爲壽予既聞恭人之完行又惜其父母之忠烈而名字不傳也有不能已於言者或謂恭人以一身歷家國盛衰銅駝荆棘之感皆足以盡心而損神是不然夫松栢以經冬彌茂木葉在湍激中久而爲石世傳麻姑三見滄海爲田語若不經以恭人況之彼神仙中人閲世固應爾也恭人家慶克開諸男以簪紱拜堂下吉祥可願之事於是乎無遺回思六十年前事有弘毅彊立之士所不能任者恭人以一身肩之非質堅材良何能歷夷險如一也坤之取象於大輿厥有吉哉

樹議高用筆老序次簡淨波瀾横生自出機杼未嘗依傍古人者 王或菴

高恭人八袠壽序代京江相公

先正高文襄公仕明世宗穆宗朝稱賢相厥配張夫人實左右之及公去國江陵秉政夫人決危疑大計立剖如神公因服其智公無子夫人爲立嗣世祚賴以延至今新鄭人猶稱述不倦云中書舍人劉仲旭之母高恭人文襄之曾女孫也早歲適舍人父太守公孝於其姑克執婦道爲人賢且才相夫子歷典數郡皆有遠識以昭其治聲生六丈夫子舍人其仲也孫曾元若而人今嘉平之吉年八袠矣舍人請曰某兄弟不類無以承堂上歡惟

是大人先生錫之鴻文榮於華衮是亦母氏之志也敢固以請予觀古今列女以一身歷婦職母儀者衆矣惟德惟才兼之良難夫蟠木離奇而爲萬乘器惟其材也然貞脆異質歲寒而萎者沽其與能幾何注水以爲沼則殖荷以方潔爲柱焉則不勝其材弱也試與登景山陟徂徠新甫之巔厥骨巖石厥産松栢嶔岑嵌之霜雪是踐歷千有餘年而始成矻矻乎丸丸乎匠人顧之用充寢廟爲棟爲梁加之以礱礪文之以丹雘爰陳雞彝龍勺犧尊朱紘黃目於其中如跂如矢鳥鼠攸去風雨飄搖而不圮又不知幾何年也茲其德其才匪惟五石之瓠難於絜長即楚南之冥靈五百歲爲春秋將矣施而可哉初恭人之歸守公也値明之末葉文襄家中落此霜霰始零百榮告瘁時也恭人椎布操作有桓少君之風嗣守公官尚書郎加大郡星軺戒塗恭人決事閨中視同儕臧否每出於守公意計所不及雖幸憲英之料鄧鍾不是過也既而守公捐館恭人復以子貴可以即安矣然猶躬績職勞如敬姜之教文伯焉則是恭人之爲荼爲蓼也者終其身而用薺厥子也禮曰松栢有心厥

德似之於以鳩厥家而詒孫謀其才恢恢乎有餘地矣此其享大年於無涯也蓋人定勝天者與舍人在省中克勤其官朝夕僕賃之資未嘗稱貸於外取給而已此恭人教之也語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信夫子既景文襄之烈又樂聞其後世之賢而壹教可風且冀舍人之益茂乃績以顯其親也於是乎言

壽序每苦無奇中一段似莊似騷則奇之又奇矣 郭青州

神似昌黎歐蘇而下無此筆勢 劉卧廬

雷文寶鼎綠沈紅暈壽世之文也宋嘉升

奇崛峭健孫可之之文也李季平

李太孺人八袠壽序

通許李侯治許之三年丁酉夏其母王太孺人年八十矣邑人士介書於予徵言以為壽予聞侯治許有廉辨聲邑人士戴之如衆母宜其敬所自出而頌禱無涯也嘗觀詩之頌魯僖也必推本壽母以崇其所從來且曰宜大夫庶士思深哉其言乎夫德輿也福其所載也輿不廣則所載者寡德不厚則所受可量又其甚者窘陰雨輸爾載矣宜乎否乎且夫親之愛其子也幼則教而習諸學長則望其材諸位及一行作吏或有不遑將母之諗善

養與祿養蓋鮮兼矣韓昌黎謂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為父母榮厥父母之心亦然詹雖日離其側其志樂也至王荊公則謂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者也賢者遁溯於中而祿之以藝即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父母之心亦喜無量斯二者皆宜也顧古今人或不相及則其所願者同不同亦可知也太孺人為文肅公元孫女今大學士顯菴公之姪明詩習禮不以貴盛驕人逮事祖姑孝謹無違而侯克承慈教有令問於厥邑又祿及其親迎養於所治惟其

德之宜於紳士宜於庶民是以邑人士愛而祝之天於是乎佑助之以兼遂其善養祿養之誠揆諸親之愛其子與子之事其親之心兩無憾矣抑聞之君子愛其人必及其人之親許人士德侯而祝太孺人錫類之仁也君子以爲善頌禱侯不已是祝而祝其母亦善則歸親恒言不稱老之意也君子以爲知禮是交相宜者也予辱交於侯雖言之無文亦宜有榮焉若夫世之爲壽者吾知之矣樂讙於堂民咨於野雖飲酒若巨黎摛辭如春華錦繡雕鏤以爲飾而受者未必宜也豈惟非太孺人之意抑亦我侯之所懼而邑人士所羞稱也

章法細密氣度雍容讀之覺渟厚和平之意盈溢紙上非涵養純粹者不能　李季平

風雪說

雨非風不集而風時能散雨功過猶相半雪之始凝也風息雲同陰曀慘淡川原既皓塍疇乃盈一過疾風則剝畎畝以資貉蟹雪之無取於風明甚今夫爲天子養民者吏也吏之上復有大吏又有察大吏者其澤未及雪也而其疾不啻風其或剝畎畝以資貉蟹豈其罪哉勢使然也若乃雪以覆之日以暄之覆漬而入暄明而和已而日脚下雪膚堅雖有疾風無能爲已若是者天子與日同明與天同功豈非唐虞之考績而三代之休風與或曰吏不亟察則大不法小不廉嗚呼是將十羊九牧羊瘠而牧者不知爲誰也悲夫

借客形主慨當以慷應在昌黎雜說之上　張柳麓

讀東坡詩集

曩閱袁中郎集大半如釋子偈語所由與北地濟南者異矣顧其源出於子瞻子瞻醉佛老之糟粕而攻之尤專其言有一生死齊萬物之意蓋操觚率爾無意於詩者也然而風氣止此矣夫以子瞻之才而其所詣猶不能不限於風氣後之學者憚北地濟南之嚴而漫然思效之吾又安知其所底也哉

語有關係筆亦閒逸受業張漢識

讀劍南詩集

李杜並稱矣太白指出風騷子美大雅材也安得無優劣放翁大本在恥和議而不忘中原與工部之忠愛同其語之酷肖者尤多積實而生華理固然也論詩者其審厥原本哉蘇陸亦并稱蘇不如陸蘇率易而陸艱苦若李杜然抑嘗攷之放翁與紫陽同時贈詩具載集中其學固有自矣子瞻與伊川亦同時而或不免門户之見度量相越至遠也豈惟其詩也哉

持論甚正品評亦確張郁麓

知放翁之心沈碻士

書黃山谷詩後

山谷詩其源亦出於杜但買櫝還珠耳梁昭明云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子美唐人之冠忠愛不忘君者也然其感時書事或少諷而多直況茹朽腐而吐神奇如宋人之學之者乎蘇黃並傳矣蘇風刺太露然比興之旨猶有存者黃則六義索矣其細已甚雖然有所以傳山谷者不必其詩也西風壯士淚多為程顥滴其崇正如此視眉山之於伊川何如也

先抑後揚最有章法　張郁蘐

田嶢山詩跋

田嶢山端公予畏友也向誦其制義有先正風規初不謂嶢山能詩也値乙酉讌集怡園嶢山為二律冠絕同人得高岑遺法其他篇什亦稱是予為之氣索顧嶢山不欲以詩見知於世予強之始肯出數首付剞劂嘻世之擅名壇坫而不克自信者豈少哉若嶢山者不必以詩傳而詩已詣極若此予故強而梓之使世之擅名壇坫者知所法而嶢山之可法者究不僅以詩也夫

頓折多姿如洞庭水波而木葉下　王或菴

讀顏贈君傳

顏贈君君紹生平多大節値前明末葉父陷於賊君紹毅然請以身代賊義而釋之稱爲孝子詎非至性異人哉迨世際清寧折節下士延納常若不及士之窮窘者亦委命恐後聲聞達宗間不虛也晚節義方教子以萬石醇謹爲則曰勿效乃公爲也思深哉所由與伏波之誡與世同揆矣

全妙在教子數語便覺波瀾無限此作短篇之法也 王或菴

極似史遷 高荆襄

讀趙應山先生傳

子讀趙應山先生傳知天人相感之際固不誣也先生初爲深州學正州人苦水鹹汲城外道遠不易致一夕泮池中甘泉湧出味如醴州人往汲者咸嘆以爲神及先生知應山威愛兼克如子產之稱惠人其將卒也應學之華表忽折其占爲大人死先生以鄉舉資爲下邑令疑非世之所謂大人者而筮者云云大人者固以德不以位與昔漢鮑陋爲敵所圍無水陋禱之神祗泉忽湧地中漈可用汲舉之以灑敵敵大驚退去唐回紇冠長安郭子儀與盟於便橋回紇喜曰吾此來也占曰遇大人而返若子儀者固有位之大人矣而回紇所心服者以其德也又何疑於先生先生大興人諱吉徵字君手鶴山其號也以知應山故傳稱趙應山云

只舉二事該其生平言簡意遠有悠然不盡之妙 李季平

告城隍文

天生民而立君君爲民而置吏民生有休戚吏治有得失其間禦災捍患以彰善癉惡則惟神是賴神者天之吏而吏之天也天之愛民甚矣必不使吏安然肆志於民上以從其欲必且使神牖吏之衷以適於導民之路其或水旱災祲饑饉流離非神無靈實吏之不德以上干天和也未有吏治得而神樂與民爲難者也今自府若州縣悉命曰知使民之休戚若罔聞知是謂不職況神之聰明正直其知吏也更捷於吏之知民使吏矯誣其詞言

卓魯而心盜跖神其信之乎職西洛鄙人少不學懵於吏事今筮仕茲土聞比歲不登惻然者久之頓

天子聖仁蠲租以寬民力歲且有秋是上天仁愛

吾

君而神之不忍棄遺斯民也爲吏者敢不肅將明威祗順德意今與神約不敢赫赫以爲名察察以爲智不敢朘民膏以媒榮階務平其心勤其職以教以養以勸以懲寓撫字於催科濟水濡以火烈如是者神宜見休俾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不則是曠職以負

君也是矯誣以謾神而欺天也夫爲吏而負

君謾神以欺天宜有大罰然後卽神叢咎於我躬其何悔

兩京風骨 惠西評

禱雨文

惟神代天司幽能禦災捍患玆克享常祀縣令之民實神之民也今天久不雨旱禾恐不登民無食則匱神祀度神聰明正直不宜爲此否則某行負神明賈民怨以干天和則宜叢咎於某微民有咎若曰下民之孽不可移之令此又不然譬之子弟不率厥罰在父母未聞以父母之罪罪其孥也此數者某愚實不知神必知之幸蚤彰顯道請於上帝俾滂沱以蘇吾民某泥首待罪無所辭惟神裁之

父母之心仁人之言精誠切至詞簡意長風神骨力腐史之遺 張郁甕

二次禱雨文 辛巳五月

某聞天人一理也陰陽一氣也天以生爲心而人或自作之孽人仰天以生而天寧不聽其呼籲加履於十一日具牒城隍祈請甘澤以蘇民困言寧民之苦請某之罪悉矣復於次日令士民郭衞寧祀水於仙明山洞龍湫甫駐遂有密雲四布雨將霈旋止是神赫厥靈而罪某精禱之未至也夫平日無德於民以上干天怒旱旣太甚又不能精禱以冀神聽於萬一罪皆宜罰祈神降災某躬無苦我民履實不惜已命以救民也且神乘氣往來倏

忽可達九天霈澤於萬里何惜一請於帝轉禍爲祥豈亦如人世有司不敢輒報災祲懼干上官之怒而不安其位耶今
天子垂意山右清問疾苦而一時上官皆勤咨雨暘固未嘗有此履佐在下風且不惜已命以救民命神聰明正直而壹其體上帝好生之意以生我民更宜何如哉倘終不見聽履願與枯苗俱槁誓不忍獨生聲隨淚出言無倫脊惟神憐而聽之

三次禱雨文

職某日者雨具牒爲民禱雨微示響應終乏渥霖某罪洵難逭哉虎死不擇音民將死矣官何能生是以語多激烈唐突尊神神諒某心或不加罪即加罪於某而降澤於民是神之靈也亦某之願也其又奚辭復請者是月十七日里俗相傳爲神誕期例有牲牷音樂某聞國有凶荒神祀殺禮今以神之靈即不至成荒而父老子弟哀號於廟伶優鼓歌於塲度亦神之所不樂聞也爲此冐請緩期以雨足之日復如禮致享某又聞之周禮八蜡水

墉其一墉城也水隍也是神之靈屬地祇也今謬以人神享之而知其誕期典祀爽矣且夫里俗相沿時地各不同也神應不汲汲於是日令與神約盡三日所得澍雨以蘓秋禾不然某願與民俱斃而神亦將匱厥祀矣

[illegible]神文

嗟寧之民皆饑饉兵戈之餘也向者霜旱疊災又羅交山寇亂流亡顛危孑遺僅存某受
天子命撫此民保之若赤子近者詢其疾苦聞有狼噬之厄嗟我殘黎豈上帝不以好生爲心哉抑神之無靈不能制獸也神受命於天如吏受命於君今使殿最之際吏曰吾不能制若民君且許之乎神之於天理亦宜然古有虎渡河者又有噬人而自服罪者善政所感也某無善政不敢望古人然體

天子視民如傷之意以令此境勢不得不與神爭此民神而有靈必能爲令除譴此獸以抵吾民命勿使令選技能操毒矢盡殺之以褻神威抑神愛厥獸如吾愛吾民緊豈無熊豕鹿獐克其餐發俾人物各安其所則神祀亦不墜不亦休乎我聞曰古者迎貓迎虎以食田鼠及豕是猛獸之繁生片以利民未聞其相害也神獨不聞與夫率獸食人宜神之所不忍而以神攝獸又靈威之不假諸人者神應畏天而憫人矣

實有一段爲民真心所以說來愷切其詞嚴而

義正 張翀 撰

祭張荔初文

丁卯夾鐘月姻弟某聞我荔初親翁張君之喪至自鍾離葬有日矣乃乘款段走百里具不腆之奠而哭之曰嗚呼何天不弔降此鞠凶使尊大人六十之翁腸寸寸斷耶使我弱女幼而失母長復不獲逮事舅姑耶天乎天乎謂積德者昌後君之世德厚矣不宜有此且夫古之仁聖賢人修身信道俯仰無所慚宜無不得於天而天偏靳而不予才士讀書嗜古澹泊於世味初無所責望於天而天亦從而摧折之或拂其志或艱其遇甚者則奪其年蓋古今才人之得其所者亦寡矣至若鄉曲鄙人蹈常習故造物不之忌往往享大耋履富厚似乎天之好生獨生衆人不欲生才人者天道固如斯與君負性純明克孝且友處累葉貴盛之餘而澹泊明志琴書詩酒之外無他嗜好與人交洞然見肺腑此所謂有道仁人且才士也豈若彼衆庶馮生無關重輕者乎且君幼而失恃哀毀骨立中歲而歌鼓盆天之摧挫君也亦甚矣豈必天其歲年如此而後快哉然則原積行之厚君不應死體堂上之心君不忍死負不羈之才將爲世用君未

可以死摧於前宜伸於後君可以不死何彼蒼徧
異於人人惜之天抑之天摧之人疑之或者文章
先醆之逼神惡也於是乎促其生而惟恐不克又
若愛其才使修文於天上者天之意殆不可知獨
不念其老親弱息痛絕於人間世也天亦忍矣哉
嗚呼某與君三世交誼又重之以婚姻重君之德
之才欲百其身以贖之而不可得哀可知矣雖然
天能奪君之年不能薄君之行能嗇君之遇不能
沒君之名君之不得於天者在一時而必得於天
者在千古與百世氷霜而後有陽春燒薙之餘生

嘉穀意者天將大有造於令嗣而先爲是酷烈者
與不然何奪吾荔枷之速也此亦無可奈何而安
之之說用釋尊大人西河之痛即君亦可以瞑然
順受矣尚饗

極痛深悲無可置解姑作疑難搔首問天耳其
文法委折絕類史公伯夷傳 李禮山

祭李婁公先生文代

嗚呼先生既厭世矣斯世其誰宗耶吾黨其何從
耶夙聞之先生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淳稟其清者
爲仁聖賢人得其淳者亦能鍾富厚福澤於其身
抑二者之難兼惟自娛於斯文輕軒裳如脫屣等
富貴於浮雲聖賢豈好爲迂濶哉道固有至腴者
存也先生生而穎異博聞强記蚤歲下帷凝神壹
志既登賢書挺邁儔類以董賈之雄才尚爾艱於
一第於是黜浮藻明精義究天人窮絕際探月窟
之茫茫躡天根而浅浅驪龍之淵非深元豹之穴

可至緊珠玉之既得斯筌蹄之可棄謂道存乎六
經理一貫乎萬彙乃作彙解釋四子書祖述孔孟
羽翼程朱大綱畢舉細目無踈既窮原以竟委要
同歸於殊途將垂教乎來哲豈但發蒙於吾徒哉
既而筮仕閩關西蜀王尊叱馭文翁化俗琴鶴自
隨佳興幽獨遂遷洱海王程孔艱五馬就道豈敢
盤桓昆明碧水越嶲青山日晤對夫一卷用紬繹
乎聖言范丹雖官而塵甑劉寵爲守以一錢味道
之精薄世之緣君子之窮固宜然矣及其解組以
歸樂我田圃履道坦坦敦仁安土詩禮趨庭元季

當户是父是子既罕覯於今難弟難兄行所聞於古生徒因之而日進教學聲沾其化兩伊洛之淵源河汾之朋侶不於是乎再覩與夫何蒼幹遽凋朱華云萎微言既遠吾道何依嗚呼悲哉先生年近伏生不可謂不壽爵至大夫不可謂不貴一門萬石不可謂不榮有子有孫不可謂無繼終没之夕遺命孔治訃告遷寢口授子弟安坐言別談笑而逝非謹禮如曾子學易如邵氏能至是乎某等夙受生成恩並嚴慈既不能効築場之義亦不忍爲招魂之辭惟是心喪銜哀治任咸集簡奠几筵

哭奠躃擗守遺訓以始終策駑鈍以矢力挹江漢之澄波瞻秋旻之永日而已

相如昌黎之文劉仲旭

祭王刺史瑤圃文

嗚呼哀哉某與公誼兼師友情若弟昆而分則寮屬也即歲時契濶猶不能不思況死生永訣之際乎先侍御與先師萊莊夫子爲同年友某戊午鄉舉又出夫子門下公爲夫子冢子克世家學讀書自命稱三秦豪傑士然爾時尚未獲一晤對也歲壬申公由鎮原學博以循卓異等來令尉氏始晤公於廨署恨相見之晚公於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詩與李天生先生名相後先其庸流也間亦從事吟咏雖有二三卷帙只自怡悅不敢告人公特

見許可擊案字余曰元素元素中州有若人哉惜不見吾天生覲弭從事亦一勍敵也杯酒唱酬更談先世忠孝事因相期曰我輩當以古人自待毋效時賢其望某之厚如此甲戌某計偕北上公爲我治裝贈騎是年舉禮闈需次歸里復晤公於浚儀相得益歡後二年某之楚游公復以循卓知滁州雖間阻有時書疏猶數相聞也己卯余筮仕雒石公亦奉
簡命調石州相距五十里得以朝夕過從與聞政事不異尉氏浚儀時也嗚呼痛哉

朝廷方將大用公以爲柱石生民望其霖施即其與二三僚友方待其裁成以効一日之長而公遽捐賓客而不顧也嗚呼痛哉公秉質素厚修然八尺軀强健無疾以勞心勤政時作内熱多飲水遂患腫症終没之夕猶慇慇念民艱不置無一言及於私非聞道不惑孰能若此嗚呼公可謂烈丈夫矣某學疎不嫺吏事嘗以憂多食少於去冬病幾危公慰藉特至慨然以其身後事自任某賴以少起今年公始病某數往問視公謂某曰計典之年更宜加愼勿憂貧貧可賀也足欲則可弔矣某亦

時時憂公病數進規言公悉納之公卒之前二日尚思與予語而予以公事他出不獲一訣恨也何如嗚呼痛哉公學成矣而艱於一第遇矣而不克竟其緒著述矣而書多未行世澤被州邑矣而不獲大彰施於天下此天地之有憾而世不能不爲公惜也若乃學古入官聽斷如神使世人驚嘆爲才子稱循良吏誦義者悲其難再聞風則觀感無窮視彼保期頤臻黃耇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者其修短爲何如也嗚呼自今以往予何得復聞嘉言以礪在官之節砥立身之志惟竭駑鈍勉力前途無負公相期之意與公之子若弟相與有成久要不忘而已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尚饗

祭蔣尉文

嗚呼君與予同蒞京師見予於邸舍執禮惟謹至治三年克供厥職清愼如一日予甚賴之府憲亦稱君廉幹方將資君以佐予不逮孰謂君遽厭人間世耶君上有垂白之親下無襁褓之子一旦至此君其能目瞑乎旅櫬萬里卒難歸葬君之姪將暫墐之臥龍山中嗚呼曉松孤照夜壑悲風行道爲之傷心況予與君誼同左右手哉雖然生寄也死歸也君以死勤事得死所矣夫何憾過此以往君之姪謀所以歸君之婦謀所以養皆予之責也

予在治一日當爲君護其邱墓俾胥役剪刜棘敺狐兔勿慮寒食烟火魂號餓餒也君亦可以晏然長寢矣乎

既悲痛夫死者又經紀其後事幅短情長藹然仁者之言　張郁麓

公祭隴西宋夫子文 夫子諱朝南字千蕃戊辰詞林官至左通政

嗚呼夫子棄我二三子矣二三子爲道悲則哭爲世悲則哭爲己悲則又哭而夫子不但化也與道終始而所設施亦略見於世也復何悲哉二三子嘗聞於夫子曰二氏以生死爲大事故違天以求長生儒者則事天立命而乘化以歸盡耳夫子爲隴西名族世有令德蚤歲成進士官庶常其制義根柢經術不涉時蹊以故見知於吉水崑山黃安諸先生目以國士其制行立教以忠孝廉節爲先清不忤物而和不失己道之大中至正者其在茲

乎而今已矣不得炙其光輝聞其緒論矣是以悲也初夫子爲侍御廵視中城值除夕民有七其羸者追不及理乃間行至正陽門與父老及諸邏者相慰藉且曰新歲時和宜爲樂也忽訊及七羸事羣以不知對一邏者色變曰年除矣不可詰也夫子勃然曰汝必知之惟汝乎是取詰旦不得罪無赦詰旦果得之其發奸摘伏多此類然往往依於忠厚不極其情人是以畏而愛之由是聲譽日起遂由京畿道內陞司卿晉今職嗚呼使竟其所設施寧第如斯已乎惜哉夫子才濟於時而用不究

其本末斯世之不幸實吾儕之大不幸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夫子遭親喪哀毀而致敬附棺附身不令有悔友于兄弟睦族人教子弟嚴而有法夫子素無疾偶以榮衛失和漸至减食猶然衣冠危坐終日易簀之夕遺命以儉約速歸爲幸且笑曰吾年踰五十不爲夭官至四品不爲賤不饑不寒不爲貧時某等侍疾命之歸曰汝等愛身自重吾不起矣何苦汝爲言訖遂屬纊焉嗚呼夫子之視二三子猶之子也二三子何心敢不視師猶父乎此某等所以涕泗交集而爲已悲也嗚呼已矣道

不可得而聞矣世不得被其澤矣官守匏繫不得扶櫬以歸效築場之義矣自今以往惟有視師之子猶吾兄弟視師之兄弟猶吾諸父而已惟有自淑其身正其學術勤其官守以無負夙昔所聞而已嗚呼百年永訣四千里遠道泰山隴水肝腸斷絕言不能盡意惟有痛哭而已

同鄉公祭賈太史文 太史諱甡號完陽河南亲縣人

嗚呼始必有終者天之道也生必有死者人之命也自古聖賢誰能免此而先生獨未可以死也先生少負不羈之才讀書目數行下立就千言辭理深湛卒常屈其儕事母太孺人色養無違與諸弟友愛篤至以故鄉里重其文而式其行戊子舉河南第一人闈書出人無不心折者癸巳成進士乙未授翰林院檢討先生之制行也外和而內嚴味道甘貧不輕假貸親舊知之或稍通金粟必力償而後已嗚呼悲哉昔人所謂顲郎難衣食者其若

人耶嗚呼士行之不飭久矣方其衣青衿列庠序即干邑大夫奔走喘汗求由徑入室而不得至若先生之操行或笑以爲迂而先生必硜硜然者蓋秉先君子之教而善養太孺人之志也向使先生少諧於世俗亦且不貧貧而無疾病得永其年以致通顯其定力卓然所設施必有可觀奈何禀命不融遽以一官終耶卒之日身無以爲殮口無以爲含使太孺人聞之腸寸寸斷此先生之遺恨而目不能瞑者誠未可以死也而竟死矣負天下之異才而不獲竟其緒矣效古人之純學而不獲廣

其傳矣得氣之至清而乏其厚享世之大名而嶄其實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先生有子聰穎有父風必能讀父書嶷然見頭角而先生諸弟皆力行能文必其視兄子猶之子者以撫以育以教以成庶幾慰太孺人之心而安先生之靈於下泉乎某等誼切桑梓重先生之文行而悲先生之蚤世欲百其身以贖之司命而不能也故於其奠也辭不以文而以質辭不能平而能哀物不克腆而情無飾焉先生有知或亦諒其誠而來格也耶

不事粧飾字字眞樸動人嘗與韓公歐陽生哀辭並傳末路規勉乃弟尤見忠厚之旨 受業馮觀識

張南梁先生崇祀鄉賢文

年月日內閣中書舍人張南梁先生旣崇祀鄉賢其同里某某卜於是日奉主入祠而祀之曰先生旣沒其道斯存惟其仔肩夫重遠而啟佑我人羣養厥父母克敦大倫友于兄弟不私一身德可善俗易薄而爲淳言可明道袪僞以存眞此其生順沒寧盡己及人之大槪也若夫卓爾立身浩然養氣卻桓少君之厚粧表梁伯鸞之高致忠厚存心澹泊明志排患解紛懷仁抱義寬梁上之君子釋訟庭之乖戾里人畏彥方之直著於居鄉百姓聽伉香之勸不必出仕其風規可得而言矣至其潛神默識體道窮年學顏志尹宗聖希賢卜築青山麓下讀書白雲洞中尊所聞而行所知極高明而道中庸邈方仰止負笈相從教誨不倦高朗有融熙熙然河汾之俗綽綽乎安定之風旣追橫渠之芳躅亦步孟陽之高踪一撚鬚而韻就八乂手而辭工儼周彝與商鼎不必皺綠而皴紅明如月彩響若霜鐘咸曰西唐而漢允哉古法今同此又游藝之餘緒何嘗刻意而專攻耶嗚呼先生逝矣吾誰與歸概觀生人之終始惟此身事之奔馳鑄銅

山於孫子貽金穴於來茲華屋旣去印山是依歌梁壘滅舞榭烟飛民無可稱士不見思彼方謂千秋之名業不如一日之怡嬉然其賢不肖可知也卽或窮經皓首混迹黌宮偶榮一第足報三冬亦載沉而載浮誰立德而立功者哉先生少而性成長而倫明如黔婁之事父娩君實之愛兄菩始令終子貴孫榮人欽德里天錫佳城古稱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惟先生當之而俎豆惟馨牲醴載陳鐘鼓和平香升於鼎神降於庭於惟來乆式我後生

氣昌詞贈出之自然 王或菴

冶古堂文集題目

卷之四

誌銘

誄辭

裴蘆院先生誌銘

吾邑自孟雲浦先明德後蓋多君子其或在下者得二人焉曰邱方山裴華池方山以文無害爲掾吏清節聞於後世而華池亦終於文學其爲人多忠孝大節嘗率衆保聚拒賊仁而有勇者也又得哲嗣蘆院先生顯揚其遺緒學者得以稱述之不佻予少時嘗誌華池之墓於今二十有五年而蘆院卒於里門易簀時謂其子岵曰吾生平學不求名汝曹若不没吾行事則莫若同邑吕子之知我深也其訃而屬銘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嘉言

懿行蓋不勝書書其大者以嘉惠來學俟諸史氏是後死者之責也敢不承命先生諱衮字九章居蘆院里因以爲號系出唐晉國公度後明初諱成者爲先生始祖自聞喜遷河南之新安世有淳德六傳至高祖洲以德行賜儒官曾祖光前諸生祖椿以孝友稱父翰芳字華池以諸生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祀於鄉娶高氏生衮繼黄氏生褒先生自爲兒時動中儀則事父母定省不踰時出入跬步必告侍大母疾無間晝夜及長與弟褒友愛彌篤先生既遊庠序隨父館澠池得悉讀曹月川

集乃嘆曰一代眞儒也弗是之學亦虛生耳明末避難山中躬汲爨以奉親愉婉承順猶日三復月川諸書心私淑之
國朝丁酉舉於鄉已亥成進士自是學日進然簡穆寡營人或易之初不謂先生能官也初授粵西貴縣知縣時逆藩倡亂道塞或沮其行先生曰甫爲人臣而即以趨避爲自全計謂所學何卒往抵粵東肇慶從總制議軍儲以圖恢復會粵西盡陷乃之吉安道中數遇賊秘其符以智得脫開府佟公雅重其節概代咨部得改授江南溧陽溧陽稱

劇邑難治豪黨繁有徒令至即啗以利因挾其短長不則市逋逃奸盜以中之鮮有解免者或爲先生難之先生曰昔人以盤錯別利器事無難顧力行何如耳既至吏果以千金進先生誓而却之將置諸法吏泥首膽落乃已因摘發邑中豪猾及漕弁之數爲奸利者剪其魁百姓安堵歲旱勸富室出粟或躬詣其家爲陳說利害人無不立應者復泣請於兩臺奏免額稅前後三萬餘金設糜全活者以億計其他善政率類此政成被
召命以丁太宜人艱歸讀禮時益潛心孝經日取先明德所著義疏彝繹之欲集爲成書未就服闋授兵部督捕主事在官逋逃無株連者督儲通州
御餽遺漕運如期庚午貳江南典試得人爲盛晉武選司員外郎尋以足疾假歸在籍十餘年乃終時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也距生年天啟壬戌得壽八十有三配韓宜人邑善人韓惟新女子男四屸岠嶫峻女一娶嫁具詳狀中孫七紹祖緝祖緒祖繹祖繩祖纘祖統祖曾孫七人凡三世彬彬文學稱其家兒也先生之學自愼獨而力行仁孝根心順達而不窮既私淑曹正夫月川犇其隧

緒復矩步於孟雲浦先明德之芳躅以儉居德以禮善俗喪致哀祭致誠履信撝謙恂恂若不能言然賦性剛介有一介不取之操以故有志必爲爲必成雖位不酬德其設施亦畧見於世矣其在兵曹也有故人以五百金越例求官先生曰予不忍自汙而忍汙故人乎求者慚而退同邑陳心齋先生以書勸講學先生辭曰某自度生平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復何敢然嗚呼自聖言微而講義繁好名者咸奔走如騖甚者恃其資力自托於生忘頓悟騰口說而遠事情宜乎儒效日踈而譊

詠者衆也若先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乎韓孝廉君翼次其年譜謂先生爲眞學術信夫予侍教先生久亦竊有志於學矣而志不强立遂穫落無成先生之屬予銘也豈重吾言俾知所謂學者在此不在彼耳卜於明年月日葬先生於方山祖阡而以韓宜人祔

銘曰先生之德柔惠且貞教起於家政施於國人顒其華我落其實羣飲爾和罔不克溢惟恭則壽乃寧爾室山蘊百靈水鍾百脈以利其孫了世衆厥德後有願學者視此銘石

起伏照應提頓之法無不浸淫於古而神遠情緜是合昌黎廬陵爲一家者　劉新菴

此之謂善言德行　吳子淳

法律最精密氣味極疎宕　李季平

張霍南墓誌銘

康熙甲戌予與霍南張君同舉於禮部閱十年甲申予自山右

召入西臺霍南官中書舍人爾時諸同年聚京邸者幾三十人而胡春坊孟行顧編修書宣汪編修安公皆無恙每燕集則三人者爲之倡觴歌交錯或徙倚竹石間仰月披風霍南獨與予語不倦今年丙戌霍南病予不獲數往視俄而訃至行且歸葬矣其子再敞以狀來謁銘予與霍南誼至厚又有感於今昔盛衰之際其何能辭霍南諱纘字禹

服世爲山西臨汾人籍襄陽曾祖春雷以懋德賜壽官祖崇祚贈儒林郎考淑寅明經贈徵仕郎前妣劉孺人妣翟孺人生二子霍南其長也霍南生而英異初屬文輒出驚人語父奇之使從學錫山瞿先生研精古義辛酉遂以經冠其儕甲戌成進士官中書舍人遷禮部祠祭司主事

勅授徵仕郎能勤其官性孝友事叔父母如所生人以爲難及病危其子至自里猶伏枕顧問叔父母不置又手掬向所落齒悉含之而逝嗚呼霍南其全歸矣霍南平昔爲人孤介少可多否向使其

職在司諫必能侃侃建白天下事於民生有所裨補不但祇承大祭蠲潔於壇壝醴齊之間而已也然孝友因心施於有政能事亦畧見矣雖使霍南得行其志爲諫官宰相於一時或以直賈禍亦無恨顧於霍南何加損耶霍南既寡合獨與予善或以予非無益於霍南者憶燕集偶語猶昨日也而孟行安公相繼而隕書宣卒於使楚今又喪吾霍南予行且衰矣追維曩昔教戒霍南不負予予負霍南耳昔歐陽永叔誌張子野之墓述西京人物遊處之盛而致慨於賢豪之不常聚且不獲久存

於斯世也嗚呼豈不悲哉霍南於丙戌十二月一日卒距生年順治丁酉得壽僅五十配章孺人子男二再敞廩生再蕎生員過繼稱降服子女一幼孫三將卜葬於襄陽之祖阡

銘曰魂歸來兮天之涯同人於野兮咸咨嗟爰入幽宮兮此爲家山有脈兮水有涯纍纍如葛兮緜緜如瓜萬億斯年兮德音不瑕

情經文緯雲烟聯絲 方文翰

毛鶴舫先生誌銘

文學之與政事殊科久矣然吾考古之稱循良者非經術之士莫與焉毛鶴舫先生予父執也文名在天下而張石虹先生序其集獨表其政事謂蕭子顥撰成齊書世不傳其史才獨尚其筆札今先生以官不達世祇知其文學而政事闕焉此古今恨事也非表微而闡幽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越今十年始克葬長君士儀以誌銘屬予予乃據狀徵實使後之傳循良者有所折衷云先生諱際可字會侯號鶴舫浙江遂安

人明初希成公以下六世同居旌義門曾祖一瓚萬曆壬辰進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祖國章有孝行父之馥性倜儻不羣以文奇困於有司封文林郎先生生有夙慧九歲能屬文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初授彰德府推官後改知城固縣又知祥符縣所至皆有異政其爲理官也有盜犯房有才等十三人獄既成矣先生察其冤力請平反巡撫難之先生謂以一官易十三人命卯于吏議不辭巡撫心折因具疏釋之又連奇才者毆斃曲姓獄者曲庇之先生庭訊時風雨大作因祝曰脫有冤

當折吾庭樹語未竟槐應聲而仆奇才遂伏辜其
誠感如此癸卯充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其在城
固清欺隱絕箕歛驅虎患禱雨立應邑有滑水河
立五門堰溉田五萬餘畝自明萬曆後湮塞六十
九年矣先生設方計均力役四閱月而功成至今
賴之祥符尤稱劇邑先生至則理甚無事其大政
在禁兵之暴力言於將軍寘之法兵乃戢又力止
朱仙鎮總行龍斷不行其他善政悉此類舉博學
鴻辭不果用尋曆卓異行取
賜袍服後以他事去官士論惜之嗚呼士窮乃見

風尚古有才堪王佐而屈於右文之世勇冠三軍
而困於用武之時彼其人固不肯委蛇當世以干
進取而當世亦竟置之乃若程明道大儒也其文
章可繼六經而政事所傳亦止於扶溝上元二縣
天若靳其設施者而又何疑於先生耶先生生明
崇禎癸酉年七十六卒封奉直大夫所著安序堂
文集等書行世元配姜氏封宜人鴻臚寺卿習孔
孫女子二長士儀南安府同知次士儲冀州知州
二子皆能官有父風女一適方引褀褀卒女墜樓
吞金不死守節十年後卒絕粒十九日以殉事詳
節烈録孫四覽輝咏吳士儀出向士儲出
銘曰其通也不竟其用其窮也益增其重山則靜
水則動先生之德也與流峙者共後有文學而兼
政事者亦知其書可讀而詩可誦乎

以文學政事並起意却重在獨表政事以毛公
文名久著而政事未傳也故引張石虹序其集
語一筆點破高超不羣末段又引程明道先生
作收皦明文學政事兩意襯得毛公聲價倍高
雄渾古宕堪與唐宋諸大家並傳不朽 受業王志逷識

叅政王公曁雨恭人合葬誌銘 代家君

叅政公卒後三十年汪恭人告終越明年仲冬將於犨南舊阡偕李恭人而合葬焉禮也其子之鳳千里致狀請予銘幽宮之石予與公親則妻屬又姻特也悼亡而懷舊感深矣忍遺其生平也與公嘗於平陽破賊立大功傳所謂以勞定國者他日史氏必從大書特書之倒若乃德施於人没世不忘所在祠祀聞古之人生而尸祝於官没而可祀於社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誌曰王公無黨字大羣元配李恭人汪恭人其繼配也始祖成自晋之

洪洞徙孟津七傳至幾乾幾乾生作作生本仁號梅園皆以文安公貴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本仁生子五長即文安公諱鐸官禮部尚書贈太傅子妻父也配馬夫人生子四長即叅政公生有異質讀書一過成誦爲文不屬草性至孝又好任俠重然諾里中有大猾人莫敢攖公方八歲輒義形於色曰官何懦耶其他日居官必先殪若輩梅園公奇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明年遂廩諸生時李恭人于歸矣李恭人者胙城學博養鱗之女也性恬靜不好飾馬夫人愛之嘗曰持吾家者冢婦也

年十九以病終公乃聘汪恭人值庚辰歲大祲人相食公爲粥以給之存活數千人又施櫬以給貧不能葬者李自成破洛陽難民數十萬人奔渡河時北岸戒嚴民望洋號哭聲聞百里公遽詣軍門疾呼請濟遂乘巨艦至南岸數十萬人者遂獲濟今東郭有仁里祠云既而

皇清定鼎不次用人公以明經第一授山西平陽道副使時姜瓖以大同叛土賊犯平陽守將范某夙嬰瘵疾舁牀詣公曰吾已矣不能事櫜鞬封疆事一以累公公於是獨任之是日屬僚畢至倉皇

失度僉曰事急矣奈何公徐曰賊烏合耳易與也遂出戰乘其不備大破之賊遁入西山公乃集戰士分汛堞爲固守計俄而太原汾潞相繼告潰大吏皆出奔所在望風降有吏薛朝選者請貳於賊公叱而囚之衆志乃固方賊之初集也公夜則登埤晝則出戰每出輒與家人訣家人亦各以死誓及賊大至衆且四十餘萬圍城幾三十里治火礮穿窟穴造鉤援晝夜攻城金鼓震地矢石下如雨城中人戰慄不能食於是屬僚復進曰四郡六十邑皆陷而我以孤城當大敵食且盡援兵不至公

盍蚤為計公拔刃厲聲曰城存與存亡則俱亡張雎陽何人也吾度大兵必且下太原擣彼巢穴然後四布勦撫君等但俟之勿畏也未幾大兵果至賊潰公追擊之生擒首領數人餘悉降惟浮山不下將軍某欲屠之公力救得免又簡賊中子女悉還其所親於是山右悉平初平陽之圍郡守徐公嘗爲靈石令賊有靈石人者爲書射城上約降偵者告變守將范遽以兵圍其第將阬之公急止之曰事宜審處毋以造次遺悔令第見賊札未獲徐報書安知非間諜計耶范然之後事平徐果不與知其臨事不惑如此尋陞濟南道叅政將之官聞文安公病乃馳歸侍疾文安公卒公以捍賊勞瘁加以哀毀遂病以卒卒之前數日聚族於喪次謂其弟太常公曰爾我幸有微祿足給饘粥凡先人所遺願以給兩弟遂同爲券分給之嗚呼公可謂資父事君矣夫人不幸値公家之難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殉封疆斯亦難矣況全州覆没獨以孤城當大敵閱月之久氣盡力窮而卒能全其土以還國家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當前明辛巳洛郡不守先太傅以致政大臣卒殉其難使當時守臣有

如公其人者天下事未可知予所爲誌公之事而掩卷涕出也公卒時其子之鳳方在遺腹徵汪恭人保護其所生荼苦以鳩厥家公身後事幾危恭人曾祖佐才官陝西鞏昌府同知父廷獻洛陽諸生也性沉默不輕言笑事舅姑惟謹無所出撫一子兩女如已出公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得壽四十有二汪恭人以年月日生年月日卒李恭人生卒詳舊誌之鳳丁巳舉人副室汪孺人出兩女長適子子履恒次適諸生魏振祚副室張氏出孫二默櫆俱幼太常公諱無咎官績別見兩弟謂中書舍人無回今國子博士無愆也

銘曰天錫佳城在洛之陽墨食孔吉終古斯藏旣胥宇於此亦利其孫子我爲斯銘以告良史將大書曰國之忠臣家之孝子

序次周詳摹寫生動而章法錯綜入古韓歐不能遠過　王箟繩

通篇精神在叙平陽戰功而前以請濟難民引起後以大司馬殉難感慨作收章法變化入妙

李季平

藍孺張公暨呂宜人合葬誌銘 代裴盧院先生

宇宙之大經曰忠曰孝而古今人克全者蓋寡以予所見聞若吾鄉呂明德先生可云無愧也先生少習伊洛之學立身行道一本於孝經卒能立大節以成不朽故流風餘韻後死者猶得與被其澤馬先生之館甥曰藍孺張公實從先生講學於洛社故能移孝作忠勇戰而敬官凡所聞於先生者悉設誠而數行之予嘗竊聞長者之遺風矣歲丁丑張公卒既乂嗣君太乙以狀來謁銘且泣曰不孝非猶夫人之爲子也先大夫捐館舍不孝未及

亂趨庭之訓無聞今既長始克葬不可以無述聞先大夫受學於外大父明德先生君與先生同里卽以知先生者知先大夫先大夫且不朽敢稽首以請予感其意弗克辭於是按狀而誌之張氏裔出清河自漢以來世居同州元末有仲文者奉母遷河南之永寧八傳至公之祖諭始顯由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父鼎延由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母廉氏累封夫人公諱琯字伯潤號藍孺生有至性以忠孝大節自期見義勇爲甫七歲卽能理僮僕曲直祖父母有所分遺必取少推多與

弟妹中丞公深器之年十四以茂才異等食餼試輒第一呂明德先生妻以女公因從先生受學崇禎癸酉賊渡河窺永寧時中丞公自蜀歸命公捐金募兵出奇計殺賊或生擒之甲戌中丞公卒明年賊再至公率家衆張承芳等衔枚趨賊壘中伏芳等七人死之公以稍後免賊亦由是遁不敢窺永寧後五年庚辰冬賊復自南陽來破宜陽遂攻永寧公奉父司馬公守南城日具粮糒饗軍守禦備至賊撤南城圍不敢逼更攻其瑕城乃陷公被執至關中備嘗諸苦終不屈時賊已僭僞號設制

科鄉人陷賊中者或勸公求試公叱之曰吾讀聖賢書素明大義不能提三尺劒誅此賊豈效若輩辱身求活耶尋以計脫去共臨難不苟如此中丞公嘗平蜀冦既攖勞疾復以捍永盡瘁而卒司馬公欲上書白父功哀毀不能文公代草曰臣父出定蠻方還捍鄉里戮力兵間至於僵仆惟主上念諸葛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成郢沒不忘君庶俾先臣死骨不朽書既上會用事者修舊郄以稱譽過實竟坐免官公告司馬公曰父爲親受謗子道全矣復何憾司馬公深韙之公既高才能文

章視科名如拾芥乃終不得志
國初遂以拔貢司李嚴州廉幹稱最閱讞書嘗至
夜分執管不忍下多所平反御史大夫薦公治行
第一
賜袍服授户部江南司主事監督德通倉政釐奬
剔奸不畏彊禦復由湖廣司員外山西司郎中知
兗州府事適母康夫人卒奔喪歸哀毁過制尋丁
外艱亦如之終喪復知淮安府所至多善政民皆
德之去則攀轅涕泣云嗚呼公可謂勇戰敬官移
孝作忠矣聞洛郡失守時明德先生以致政大臣

守北城夜縋家衆殺賊賊不敢近與太守公父子
同方汞寧城陷公之不死也間不容髮然卒全身
以歸爲
興朝循良吏則智以成仁與所聞於師友者蓋異
事而同揆也某先君子亦嘗率鄉衆守砦殺賊雖
不敢自附於太守公父子亦竊聞明德先生之風
而興起者彼敓鑰授賊以君親爲市者獨何心耶
公好施德不望報與人交無城府下至僮僕悉推
赤心置之以故能得人死力雖生於世冑閱靜寡
營殉如也嘗曰吾懼人以紈袴子相目是汙吾世
也元配呂宜人明德先生仲女事舅姑以孝聞公
被陷關中以智脱歸宜人與有力焉先公卒以辛
未冬十二月合葬祖塋禮也子一青黎字太乙厚
德好學有父風
銘曰金門山高洛水流清是爲清河氏之佳城振
振繩繩奕世有令名大啟爾宇爲國之楨有基無
壞忠孝相成吾所知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不
問山之靈

鍾子文先生暨㓜恭人合葬誌銘

先侍御戊子舉於鄉出鍾子文先生門下嘗稱先生之賢教履兄弟志之不敢忘其後四十餘年始奉教於嗣君聖輿聖輿綽有父風敦廉節多才能文章以先生合葬誌銘委履履思先侍御之教誨又感聖輿不狥名位而屬之鄙樸無文之小子遂受命不辭乃櫽括其狀誌其大者先生諱性樸子文其字元配黨恭人繼趙恭人長子賴壬子拔貢泗水教諭次轅乙丑拔貢廣西某縣知縣即聖輿也俱趙恭人出女二孫男二聘娶詳狀中先世江

右吉水人明正統時始祖泉以武功世襲錦衣百户遂隸大興籍父國祖贈朝議大夫先生由進士任濟南推官與巡按御史力爭可否必平允乃已被召官禮部祠祭司主事歷贊諸大禮典試河南督學山左所得士如湯潛菴王阮亭田漪亭皆民譽也先生居官廉介督學時閲文不假幕客備兵曹濮間討平榆園大冦數千人歷官至江右兵備副使甫三月海冦悉平嗚呼士以盤錯别利器虞詡之在朝歌龔遂之於渤海豈嘗侈言經濟哉平日志有所不爲而一旦臨事毅然不知有身乃能建非常以成大功何者誠積於中而不可掩也先生於學無所不窺制義宗王唐詩歌本李杜所著太平經國書及大觀等集行世世以爲名士風流而不知其我畧若此歷官數十年家無尺土猶以一園被謗不能免茲多口夫勵志絶人則負俗之累益深然而千秋萬世後富貴有權力者行就湮滅而若人皭然表出獨與日月爭光亦安能復從而遏抑之悲夫悲夫有志者可以興矣先生生於年月日卒於康熙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山左祀名

官將卜吉暨兩恭人合葬秣陵山新阡以歷官山左山左人思之因留葬焉黨恭人生卒別誌趙恭人生於天啟癸亥卒於康熙辛巳性不佞佛尤善教子命聖輿師事漁洋山蒞兩先生狀謂以毋兼父道信夫側室賈以苦節終恭人悼之若同氣先生之葬也李少保敝菴既爲之表履又何加焉姑舉其大畧若此

銘曰我生之初趨庭有聞先生之德允武允文孝於親刲股而辭旌敬其官潔已而忘身見阿堵物則蹴之於國窮人則畜之不責其報善則欲之不

愧於心行則篤之惟兩恭人克相夫子象服是宜淑愼爾止百歲之藏牛眠龍起同穴孔安以利其孫子

從舅黃巖王公暨兩孺人合葬誌銘

子讀晉書孝友傳於王氏得二人焉曰延曰祥皆以名德致位通顯子孫累葉貴盛民到今稱道不衰夫晉之士喜清談輕典禮若阮籍之聞喪痛飲謝太傅朞功不廢絲竹當世亦譏之而延祥獨以孝特聞孔子所稱慥慥君子者固在此不在彼瑯琊之後莫盛於孟津至外大父文安公尤著子總角時先孺人爲言文安公少賤居雙槐里時時詣城中爲諸學子講義歸必攜寒具奉母卒以爲常父曰本仁祖作曾祖幾乾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

禮部尚書文安之第四人學憲公鏞其叔也子二長即從舅黃巖公諱無逸字知先號敏菴生有淳德性至孝年十三爲諸生伏首窮經與弟金華守無忝友愛特至垂老無閒言妹適傅氏蚤寡公體堂上心撫其孤折以教以養卒爲博士官學憲公歸自山左每有所分遺公配郭孺人必推多與妹人以是益多公子嘗以歲時修禮外家見公奉觴坐上其齊也夔夔其樂也洩洩其饌必極珍異及退視私室惟食草具而已蓋公性至儉衣裳數澣濯縞必敝然後易雖乏財一介不妄取雖贏餘一

物不暴殄也惟竭力所事云爾子童稚時所見若此其後垂四十年孺慕如一日卒獲異徵焉庚戌學憲公病公侍疾五閱月未嘗歸寢比卒葬祭悉如禮事母楊宜人益謹嘗筮仕黃巖以念母氏不置或憂鬱而啼遂去官歸久之宜人失明公禱於天願眇已目以代又多方延良醫皆曰精海已竭惟空青可徹三田蓋由精達氣由氣通神也適新安人金姓者采栖青要山中獲一石似鶩卵而輕搖之有聲若瓶罌注水未盈鏗鏗然或曰此空青也公遂重購之剌石膚汁出如膏色淺碧宜人將

寢公以濡其目有頃婢持火宜人忽躍起曰熒熒者其燭光耶自是眸烱烱能辨毫末時庚午十月既望也其後某夫人者禮求之其膏遂枯探出如撳灰其異如此邑令王公惟翰將以其事上聞公不可乃止會舉鄉飲禮以公為大賓稱無媿焉公之歸自黃巖也日依子舍非公事不謁長吏搆一園自適間及繪事涉筆皆有生趣尤慎所與里中云學憲公道廣公性峻良有以也性不嗜酒故雖老無疾年七十未嘗策杖偶病胃遂篤目將瞑猶呼母不去口嗚呼公可謂純孝矣公卒以康熙庚

辰距生年天啟甲子得壽七十有七初娶雷孺人善事舅姑明末厄氛方熾流離播遷未嘗違定省性好施或傾篋周人急尤婦人所難也蚤卒繼郭孺人賢與雷均子男七長珙雷孺人出年十五殤郭孺人泣曰吾恨不獲代兒死也其賢明如此別有誌特書次璐歲貢次璸拔貢璟太學生珅瓚皆弟子員瑗幼女四孫十人卜於年月日合葬於下古村之新阡璐兄弟介書來乞銘復有後命曰君習吾家事狀所闕者將於此焉徵實也是以不煩當塗而勤執事子既不獲命遂誌而銘之

銘曰德既邵兮神彌強未厭世兮思帝鄉有母期頤在北堂孺子戲兮斑衣裳心欲留兮少彷徨帝胡為乎遣巫陽鶴書詔兮驂鸞翔舄鳧飛兮朝上蒼祈壽母兮永無疆載靈輀兮故佳城叶千秋萬歲於斯藏青竹書之爛生光永世克孝同延祥

序事莊重如黃巖公為人空青一事生動可喜銘詞在諸銘之上　王崑繩

提一孝字作主章法之妙如貫珠而中間序異徵一事尤屬神來之筆　李李平

從舅綦江王公暨沈孺人合葬誌銘

距邑城五里許嵊嶸山之下鬱鬱而龍蟠者嗚呼是爲從舅綦江宰王公之菜舅氏於先孺人爲從弟與先侍御尤相好予嘗歲時從母氏歸寧外家覯舅氏與沈孺人所以友愛姊氏之意不啻同父也蓋外大父文安公兄弟五人皆以孝友聞故其後嗣有遺教云舅氏視先父母甚最後兄事先侍御居恒以忠孝大節相砥其後遂以綦江宰卒於王事傳所謂以死勤事者也庚申冬予兄弟葬先孺人畢謝賻弔者於洛陽遇楚白兄弟迎舅氏櫬

歸因相對哽咽曾幾何時而舅母沈孺人之訃至葬且有日矣楚白兄弟請銘嗚呼予忍不銘乎公諱無荒字曙靈號敬菴始祖成自晋洪洞徙居孟津雙槐里七傳至槐野公幾乾有隱德幾乾生作作生本仁以文安公貴三世俱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文安公之季弟中憲公鎮公之父也以徽辟隨征功知蘇州府再知太平均有惠政郡人祠祀之時

國家新造南民數不靖中憲公巡警宵旦無休時遂成疾卒於官公五歲通孝經論語十四補弟子員襲伯父文安公廕數奇連不得志益肆力於學尤嫻書畫事母馬恭人色養無違恭人小不懌必長跽請罪俟色霽始起其天性純孝多類此沈孺人年十四于歸亦善事姑馬恭人稱未亡人者二十有八年子若婦左右就養終身如一日馬恭人卒公既釋服筮仕浙之龍游於時耿逆倡亂府帖日夕下公庤乃芻茭糗糒佐以私財幾千金其後改授蜀之綦江綦江巖邑也道固險逆氛且未靖公慷慨就道將至訊偵者云賊已破涪陵據臨江兵從者膽落不敢進公竟達所治與奮武將軍楊

某深相結期以保境息民民之匿巖谷者悉慰諭招出之日具牛酒饗士楊以是重公時城已蹂躪官舍在瓦礫中公露處風餐日夜不遑息遂成疾楊公兵駐北山賊遠至公力疾夜渡江援之賊退公還所治疾益急遂卒時康熙庚申閏八月十八日也初先侍御宰西鄉時亦以府帖供兵於漢中日坐溽濕中遂患足疾後母氏十年卒昔陶元亮爲孟府君作傳因有風木寒泉之思予所以誌舅氏而益有懷於二人也公性仁厚愼交遊寡言笑御下尤寬中憲公側室張亦以節著公事之惟謹

預穿先壙爲旁室張後公卒葬悉如公志人稱其厚云其卒龍游也值兵燹後歲賦額不足有司例以他户代償取盈而已公至而蠲租詔下民因爭於官欲盡返所長輸者上官難之公請以長輸抵新賦易其硃符大中丞稱善因檄他邑悉如式民咸賴之復爲均役法以通邑小异夫七百名與官夫更番均任人衆役輕民稱便焉公將適綦江與沈孺人生訣訃至孺人誓以死從既而曰死易耳如此藐孤何因勉力襄葬事鬻産佐之必從其厚曰勿遺兒輩他日悔也次子婦蚤世遺息方二月

孺人身自撫之勞瘁倍至既長乃自慰曰吾於王氏三世可謂無負矣孺人先世爲覃懷望族父加顯前甲戌進士歷官西寧道參議母宋恭人以賢聞公以年月日生計卒年得壽五十有二孺人以年月日生年月日卒卜於年月日合葬於崢嶸舊阡禮也子男二長珩即㸑白次徵纍兄弟友愛有先世遺風云

銘曰大河之陽北邙之北終古之藏於焉同室世篤忠貞是父是子吾不知其他其大者如此子子孫孫載奮載起式穀似之益濟厥美後萬斯年有視此銘者或徵之而備遺史乎

以篤摯之情出以簡淨之筆而廻環映帶筆致最佳　王崑繩

上林令栗公暨傅孺人合葬誌銘 代

四岳始虞書而崧高獨見雅詩所謂維嶽峻極生甫及申者也予世居嵩陽登高訪古求前哲令德之蹟又從少詹耿先生遊聆其緒論聞傅解元父子之驚才而誦其遺咏未嘗不嘆嶽靈之毓無盡時也今觀上林栗公行誼與其政績猶以無辭載之貞珉竊有厚幸焉栗公為少詹年家子元配傅孺人即解元公作舟女崇廉而師之女弟也公諱森上枝其字先世晉之陽城人始祖才徙居登封才生榮榮生表表生景新景新生範範生於

禮為諸生有名公之祖也公父穎宿辛卯舉人與太史傅知園先生齊名所著有穎園集行世公生而穎異年十五為諸生食餼以歲貢教諭浙川遷廣西上林知縣多異政丁母憂去官公之初遷也以母老道遠固辭不就母欲促之乃行至是聞訃哀毀幾不欲生服闋後補知浙江分水縣終以祿不逮親存為恨遂不就既歸日與同志放情山水間賦詩行酒凡墨浪崇峪荒烟蔓草中磨滅碑版手摹而心識雖不記賂焉嗚呼公才志未竟什一顧樂志巖泉訪古人之蹟必有異書未示人者予方將輯所見聞網羅遺失為嵩說一書而公已厭世不獲就正有道其不幸也夫狀稱公天性孝友以鮮兄弟事姊氏盡禮篤故舊周里黨嫩不勝書傅孺人性溫厚雖生世閥綦縞自甘泊如也事姑太孺人先意承志侍疾三閱月衣不解帶姑卒以積勞成疾遂不起公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孺人以順治甲申生康熙壬午卒子男二中寬娶傅氏中裕娶耿氏少詹公女孫也女二孫男一健中裕出於康熙己丑合葬於祖塋禮也

銘曰崧高之靈哲人是生賢聖凋枯儲乃俊英為

政無陂學古有名生寄死歸於心則寧爰及厥配同宅佳城延之苗裔世為國楨

借客形主有絃外餘音其筆之所至冷然善也

弟謙恒識

王虞來暨喬孺人合葬誌銘

王孝廉虞來舅氏叅政公之遺腹子也生不識父稍長勝衣冠問母汪恭人及生母今汪孺人曰我父安在皆泣示以遺像輒拜跽哀慕如成人衆咸異之其異母長姊予之伉儷也賢而蚤世虞來與予相持哭終日不食飲體素豐執汪恭人喪遂羸杖而後起不出户庭者三年李婁公先生稱其善居喪云虞來以康熙庚午三月六日卒距生年順治癸巳六月晦日年僅三十有八二子方幼不能爲狀及元配喬孺人卒始具狀來謁銘嗚呼虞來

孝友性成宜書敦厚沉毅不言而躬行宜書思繩祖武力學孜孜不倦又宜書況予與虞來潘楊之睦歡愛如同父失今不傳則長逝者潛德懼湮其何敢辭命謹按王氏系出太原始祖成自洪洞遷孟津至大父文安公諱鐸由庶常歷官禮部尚書贈太傅誥贈三代如其官配馬夫人父無黨官平陽道副使以破江襄功擢山東布政司叅政當闖逆陷洛陽嘗造舟渡難民數萬人里人至今祀之配李恭人繼汪恭人皆無出乃娶今汪孺人爲副室公既壯嘗祓無子夢神與語曰君在平陽於兵戈中活多人理宜有嗣惜君不及見耳數日果疾作遂卒而汪孺人有娠時文安公方在殯將葬忽喪冢子舉族倉皇不知所出而公仲弟太常公無咎者乃匍匐日哭禱關壯繆廟願損已子以益兄嗣越明年虞來乃生人以爲誠感云虞來諱之鳳字友篁生有厚德至性既不逮事父其事兩母益謹自六齡就傅及娶喬孺人至丁巳舉於鄉其夫婦定省誠順無違時其爲人外若緘默中沉毅有謀太常公既没門祚稍衰齮齕者貌爲旗弁鬨於庭虞來笑曰此山鬼伎倆也何畏耶乃出自中門

曉以利害衆遂去里有婺婦貧將改適乃告以大義多方周之遂全其節子孫至今以家成及長男生虔告叅政公主前曰昔我父未見兒兒今且生子矣因雨泣不已嗚呼虞來生而孤終鮮兄弟徵兩母幾無以自立脱使虞來才不逮先人彼齮齕者繁有徒懼覆巢矣何以承堂上歡使中外無間言耶虞來性好學於詩文書法力追其祖父尤喜先正格言手録不倦使竟其志其所底豈易量哉然而洛士大夫稱問學懷文抱質者必推虞來虞來嘗謂予曰我輩學如草露不可以曝日務培其

本根日加沃灌而可吁有古哉虞來素無疾偶歸自伊闕一夕而卒自順治庚寅十一月十一日喬孺人生至今丁亥五月十六日卒時稱未亡人者十八年壽五十有八矣父諱佑歙蕭縣知縣孺人嫻女工通內則其父愛之甚嘗曰惜哉女子使爲男不將大吾門耶虞來卒以今汪孺人老義不可殉乃撫二子至於成立仲子舉孝廉孺人不色喜徐曰此吾家故物也於今十五年復見之矣聞者哀之子醇穀候選知縣選穀乙酉科舉人需次中書舍人女四卜於年月日合葬某阡

銘曰吾聞君之卒也有一市人若見輿馬乘氣入雲冉冉而上下夫材爲天篤而天不少假天乎天乎何以勸夫善者又聞其佃徒入祖鍾釜自寫槪量不足曰譬之鼠蝕於野歲或歉乎孺人脫簪珥賑貧者宜偕老被佩胡乃孤寡天乎天乎何以警夫貪者天不言不可問也命可祈不可信也子子孫孫惟孝友是訓也

文氣如雲烟舒卷無定質而自成結搆 王或菴

敘次儁潔而有斷制 張郁麓

離合斷續不可捉搦銘尤崛奇弇山稱震川所謂繼韓歐陽者也然震川銘詞不古此固勝之 方文輈

王黽承先生暨孫恭人合葬誌銘

廉吏不可爲其或然耶昔者黃霸卓茂皆由治郡入爲三公臻老壽子孫襲門祚不衰今先生官止於汾守於歸養後二年康熙乙酉卒里第其生也以順治乙酉壽僅六十有一越二年葬有日矣將以元配孫恭人祔其孤以狀來謁銘曰此先大夫志也先大夫雅知公公知先大夫其毋辭予既受知於先生且耻世俗諛墓失實爰據所見聞敘淚而誌之先生姓王氏諱隆熙字黽承山東齊河人父國楨順治壬辰進士母焦太恭人先生生而岐

嶷孫祚庭司馬見而奇之遂許字以女先生既孤事母至孝司馬尤重之比遊庠序不得志於有司乃由拔貢知湖廣興山縣遷淮安府同知駐徐州領河務以異等

賜蟒衣遂知山西汾州府迎養太恭人於汾居無何太恭人先歸先生遂有去志汾多豪姓侵凌孤弱遑遑交通守令門下比周爲援先生悉絕之一郡帖然有訟獄刻期赴訊不爽晷嘗曰官司事但褁蒸餅供一飽足矣安用錢爲待屬邑以誠信而絕其私謁時履知寧鄉寧孱邑也先生既晰其疾

若履每有所請輒報可嘗留語至夜分顧履曰外論謂其如何履曰百廢具興但無赫赫名耳先生笑曰固也吏以德爲本才次之若以察察爲明矯矯爲廉瑣瑣爲恪勤及臨事若毛髮比則葸葸焉避禍之或及而委罪於其下行既飭矣何才之有古劉方何武輩必不忍爲此態也當吾在興山時吳逆未盡殲轉餉孔棘羽檄日夕來督芻茭皆計日辦未嘗後時及夏逆爲亂人心大震予謂當不日撲滅人稍定已而果然楚地山林險阻土苗錯於不凌厲漢人則自相吞噬予捧檄單騎往諭以

大義其豪悉就撫以天使禮賓我餽遺珍異盡却之豪益懾服其後領河務庀木石無敢不堅所修築至今無恙當是時甫離金革日與洪流爭尺寸土惟恐貽太恭人憂今幸際治平仕至二千石得旦夕歸侍晨昏於願足矣何暇與時輩爭名乎先生之言若是初先生之令興山也振文教於軍旅搶攘時士皆彬彬如齊魯文學矣其在淮徐絕苞苴吏不敢覔錄爲奸料量用平又民田數百頃沒於河先生力請除其賦其人至今猶尸祝云其守汾郡也絕供億一切例先是晉頻饑民女多陷樂

籍中先生多方資霈皆悉賑歸往例迎春用伎樂千人糜費無算先生曰此非所以厚風俗也悉禁之其他善政多此類在治三年教化大行

上幸五臺進之前勞問良久

賜御書示寵異焉

命督撫舉端方廉惠者守牧各一人大中丞以先生名上行將膺不次擢先生顧念太恭人春秋高力請終養大中丞數留之不能奪也後二年太恭人卒先生哀毀踰節踵以疾捐館幼子保亦殤於是孫恭人既卒十有八年矣狀謂恭人生順治甲

申幼嫻内則女誡孝經論語諸書工書法相夫子事姑以孝聞善操家不以閫内事累先生以故得肆力於學先生嘗謂諸子曰此吾家柱石也其勿忘又云先生寬裕仁厚成人之美周人之急性儉素不好音樂予侍教四載良然嗚呼先生位不酬庸年不稱德天實爲之向使先生竟其志不難立致三公與黃卓爭烈然與一日之養孰急或謂黃霸既相功名衰於治郡時脫登歲厭世當不至以鶡雀貽譏然則天之報施善人不徒以年矣然乎否乎先生既無子以弟之子元慧元學爲後始克葬太恭人暨先生一女二孫一俱詳狀中

銘曰公爲子孝視無形而聽無聲公爲吏廉有源源之澤而不爲赫赫名濟水之濱溥彼佳城爰及同穴魄寢神興以利其孫子振振繩繩我爲此銘用告後人師吾師之典型

以孝字爲經廉字爲緯逆提順叙綱目分明起訖矯健全是得力史遷　姪大羣識

前後俱老成中從王公口中序其生平一段局陣變化得力昌黎　王或菴

房師岳扶九先生暨三孺人合葬誌銘

吾師岳扶九先生卒後十有六年戊子小子履始克誌其墓而銘之嗚呼何其久也先生家故貧爲博士官罷去且不獲没於先人之敝廬子若孫孱焉不克振遊其門者皆未達惟平原令耿惇經紀其喪而履以歲饑客眞源不克卬其孤效心喪之義今尚靦然而爲之辭哉雖然失今不傳是再死吾師也夫何忍爰㯓其孫崤所述傳其一二焉先生諱拔倫扶九其字也始祖賓自棗强遷山東之鄒平遂爲鄒平人賓生復通復通生曾曾生朝朝

生騰游騰游生孟儉先生祖也考一星字奎五爲諸生以孝友聞妣韓氏前工科給事中庭芭之姑也有賢德遠識生七子先生其長奎五公卒韓教督諸子不怠嘗曰爾輩不克自立不惟羞見爾父於地下亦非韓氏甥也先生生有厚德孝友肖其父遵母氏教與弟擢倫超倫讀書醴泉寺中風雨不輟以故兩弟皆列庠序而先生以食餼高等貢入辟廱登癸卯鄉擧其後貧滋甚乙巳除夕家無斗儲作歲窮文以自廣終不屑乞諸鄰也又八年壬子授益都教諭戊午以禮經應河南聘得士七人小子履與焉己未陞成山衛教授値營弁齮齕諸生先生爲不平直之當路當路者深庇營弁遂陰中先生以他事去官癸酉十月二十八日未時卒於越時將之平遠之道中也距生年萬曆丙辰得壽七十有七配李孺人同邑諸生李曾華女繼秦孺人再繼胡孺人以康熙丙子十月合葬於祖阡禮也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子一世珩諸生李孺人出孫一即崤也孫女四嗚呼其斯爲先生之生平與先生爲文謹嚴有法度性喜山水能飲酒嘗遊吳越三楚豫章閩

所與交皆當世知名士其將至平遠也世珩憂其衰欲代之往先生不可曰吾聞湖南清絶地猶未勝粤東吾老矣尚健幸一至焉失此復何時其高致如此初先生所取士七人者張允成郝鞏俱先先生卒其五人則楊履吉梁瑤海及小子履副薦陳鍒皆次第筮仕惟耿給事惇已未先捷知廣東平遠縣時先生將過之有蕭邑武城之思焉因卒於道惇治其喪惟厚故詳書之昔者蘇穎濱爲盧陵作誌遲之三紀之後彼貴仕者之子孫詎不能朝窀穸而夕貞珉而爲之弟子者寧不具悉其師

之行誼忍稽緩若是哉蓋古者傳誌之作將徵信於來世非若晩近諛辭可以歎迫遽成者也以故事久而論益定嗚呼悲哉先生卒於癸酉之冬而履於乙酉之秋始獲讀其狀又三年始克誌而銘之雖才不逮古人而遲之又久有相類者吁其於師友今昔之感何如也

銘曰德可重才不究其用後之覽者能無慟乎今也式微其昌也有期匪地脈是爲惟天是祇哭寢有禮招魂有辭小子不述來者焉知之吾師乎吾師乎吾誰與歸乎

從師友今昔立意中間叙述其家貧官卑世微年遠廻環頓挫一往情深銘詞古致搖曳寸幅中有萬里之勢 朱嘉升

又絶似王荆公作家集狐腋以成裘其不循一跡如此 方文輈

董樸菴曁七妹呂孺人合葬誌銘

洛陽有隱君子焉曰董樸菴其元配呂孺人子季妹也夫婦俱以孝友睦婣重於戚黨樸菴世家也性尚儉素强力自好不隨俗俯仰居城市泊然無所營非公事未嘗見郡縣官吾聞大隱居朝市君其眞隱者耶逃名於酒烹厚而氣完謂宜享期頤壽乃遽厭世不我待悲夫令德之不永後死者之責也微其子之請亦將徵實而述之失今不傳是忍死吾妹而忘我樸菴也縱長逝者不好名其若後之仰止者何按狀董氏世居洛陽始祖和明初

舉人和生汝豫知陝西膚施縣多惠政生四子其叔曰术君之曾祖也以孫貴贈通奉大夫有文名曾祖妣孟氏繼熊氏俱贈夫人祖翰戊午貢士累贈通奉大夫祖妣王氏累贈夫人繼葉氏累旌節贈亦如之父篤行順治丙戌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與弟景行友愛如一人景行君本生父也母穆氏贈夫人喬氏贈恭人黃氏封夫人樸菴諱熹字信賓初就外傅即厭薄時文喜讀左氏傳弱冠値鼎革之變因習騎射讀孫吳子書舉得其要領以應膺需次國子監典

簿意夷然不屑也因自嘲曰白衣即性慷慨喜施
嘗立家塾聚族而肄業又捐己田若干頃以與族
之貧者兄卒教養諸猶子倍勤於所生歲歉族人
以田求質予其直而反券有吳姓者將磨其先塋
碑以售君君遽止之曰君子家雖貧不鬻祭器爾
我皆世家裔也夫何忍因厚給之戒勿動其他助
婚葬殣暴骸悉此類嗚呼富貴不期驕奢多財益
過固其所也世有守先業不覆墜罔一介苟取用
能無惡於族黨稱保家之主斯亦賢矣況節儉好
禮如樸菴者乎洛陽固周俗好貨殖逐什一之利

甚且百其心計睥睨人田宅視其親族爲溝中瘠
不一爲援手且幸之若天假手授我者比比也聞
樸菴之風亦可以少變矣樸菴方壯時有大志嘗
與予杯酒盱衡古今論史中成敗往往出人意表
庚午嘗一至京師度稟性寡諧遂絶意仕進益以
酒自適子弟或諫之因笑曰我豈沉湎麯蘗者姑
以數升消壘塊而已間爲詩有風人遺意或發揚
蹈厲一吐其不平尤愛陶詩慕其恬退昭明所謂
寄酒爲迹者與適首夏與同人爲龍門遊成竟日
歡醉甚明日遂卒於家時康熙己丑四月二十有

二月也距生年順治戊戌九月二十五日得壽五
十有二時予妹呂孺人無祿已十有八年矣孺人
生而婉順先父母特愛之年十六適樸菴事舅姑
如父母初樸菴以庚午至京師宵小輩輒肆齮齕
請張爲幻聲勢且不測皆御憲公之施德有舊者
也時長男年方髫抱籍啼泣不知所爲孺人以一
身撐拄中外形格而理遣之胥戕者卒無能爲明
年辛未歲大歉孺人自食粗糲身先僕婢樸菴見
而太息乃曰吾家之內主此所以勸也孺人生於
順治己亥六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壬申八月二十

日繼配高孺人子男五長萬山廩膳生次萬户需
次州同知次萬選增廣生俱呂孺人出次萬石側
室劉氏出次萬育高孺人出俱幼女三孫三圻坊
坟卜於明年庚寅四月合葬於城西祖塋之望朝
嶺禮也初樸菴同父三人孟嘉名季嘉賴君其仲
也兄既卒愛其弟尤至君瀕危嘉頓哀號輟食後
數日亦成疾而歿

銘曰闢君之喪親也率以家禮不爲佛事其附棺
附身必備物而盡志非知禮者何能若是君之衣
冠甚古不爲今式問所由來曰先大夫笥中物也

晚節自號逸民匪隱之名而蹈其實矣

敘次詳雅氣更樸茂篇中尋常語一經點染皆有景色惟澤於古者深也李禮山

以孝友睦婣為經逃名於酒為緯簡該古茂亦復沉鬱頓挫馬韓而下無此筆意張緒亭

起伏照應無一筆泛設可謂細針密線矣然無限法力皆藏於參差歷落中渾然不見筆痕此又文家蛛絲馬跡之妙也李李平

從叔父文學公暨孟太君合葬誌銘

違邑三里許慕容山之西土正黃叢栢茂楦者嗚呼是為從叔父文學公之墓初叔父與先世父刺史公從世父明經公及先侍御相友愛事曾王母田太淑人各極孝養而叔父以隱德不仕與元配孟太君尤終身無曠日云履逮事曾王母時叔父年既壯析居時往省焉及予令寧鄉復官京師則叔父已漸衰而予亦非盛年矣戊子予至自滇順道省叔父於里門其貌雖癯神猶王也越明年訃至諸孤以狀請銘嗚呼履何忍辭乎謹按狀誌之求所親書諱如左呂氏系出四岳歷唐宋世有名德明初始祖諱俊自洪洞遷河南之新安遂為新安人六傳至履之高祖諱鄉以孫貴贈戶部侍郎高祖母牛氏贈淑人旌節曾祖諱孔學封戶部侍郎以輸穀賑饑特封右都御史旌孝里謚曰仁孝曾祖母孟氏贈淑人田氏封太淑人仁孝公生三子長先祖忠節公歷官南京兵部尚書於崇禎辛巳死節於洛贈太傅具詳史傳生先世父刺史公先父侍御公次叔祖僉憲公生從伯父明經公三叔祖諱維禔字是孫號艮石為諸生有名與僉憲

公俱以守城殉難於新安叔父之父也叔祖母楚氏旌節具載家傳中叔父諱兆琚字季玉生而至孝旣不逮事厥父母惟大母田太淑人是依每侍側聞父母遭難死節狀輒涕泣終日不食及孟太君于歸泣而告之曰吾無祖母無以至今日孟太君謹誌之故夫婦俱以孝聞康熙丙午春田太淑人卒叔父哀慟如三年喪初叔父之葬其父母也年方亂以世亂不能得善地地卑濕居數歲乃克改葬壙啟土善崩柩没於淖力不可猝舉叔父擗踊號泣日夜匍匐沮洳中手足皆皸瘃雖新喪毀

瘠不是過也時予在羣從閒及遠近赴弔者咸感而泣下叔父有妹適王氏善病叔父與孟太君朝夕扶掖善藥餌調護之數十年無倦色性坦然不設城府下至田夫樵牧待之必以誠無惰容矜志者嗚呼難矣夫宇内三不朽立德爲先世固有勳名赫奕文可行遠而内省不免愧怍者其視此孰爲優絀耶向使叔父得志於一時以孝友施於政事固所優爲乃以文學遺佚終老如黄憲茅容輩模楷人倫風勵千古譬之處幽谷而傳響千仞較之升高而呼勢爲難耳順治辛丑先侍御旣成進

士每兄弟燕會必飲酒極歡叔父獨好靜時起立觀壁上格言手録以歸心知而力行之孟太君卒叔父終身不再娶曰吾不忍忘其同事祖母也孟太君者理學雲浦先生女孫也事田太淑人常先意以承歡凡飲食起居不待頤指尤善操家豐儉悉如禮叔父生崇禎十年九月初一日卒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二孟太君生卒别誌子男三健恒益恒世恒俱歲貢生女一適諸生陳什孫六宏曾率曾健恒出揚曾表曾益恒出榮曾起曾世恒出孫女四聘字俱詳狀中以年

月日合葬於祖塋之東穴

銘曰嗚呼叔父敦仁安止惟兹淳德世篤其祜後之君子遊我義府式厥孝慈彝倫攸叙澗水之西郁山之下叶有眠其牛有聲其馬叶山高水長於焉終古

以孝友提綱語無溢美而叔父身分自見此子姪爲文言取質實所以不同於異姓也其間用議論則得力於古人　弟謙恒識

李霖功暨趙孺人合葬誌銘

歲己丑李子繩武以其本生父鄉飲賓霖功君狀來謁銘且泣曰小子繩武非猶夫人之爲人子也方繩武之生先君子即以小子後先世父於禮宜降服不克終三年喪惟是先君子之行誼在人心小子志之弗敢忘今將以母氏趙孺人合葬請以銘石辱先生筆予重違其請受之既有日今年癸巳繩武試禮部復踵而泣曰自先君子之没二十年於茲矣昔歐陽永叔爲其父崇公作瀧岡阡表在既葬之六十年後乃曰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

小子之無似縱待之異日恐無以顯揚我先人而愈重厥辠敢敦前請先生其無靳於小子予乃按狀而誌之李氏世籍山西太平縣明正統時有諱讓者以輸粟賑饑旌義是爲君八世祖曾祖廷哲祖汝泰世有隱德父藻爲諸生以俠烈聞生二子長樞次桔即霖功也與兄樞相友愛早歲入庠序尚節義解紛排難一時士大夫皆雅慕其爲人勤力問學遇文行兼善者使子弟負笈以從或延至家塾鄉鄰就學者悉供頓之俾卒業以故多所成就云兄樞早卒無嗣君恒戚之及繩武生君遂喜

曰吾兄有後矣甫匝月即抱詣兄主前跽告承嗣哀動中外人嗚呼君可謂因心則友善推所爲者矣今夫人平居里巷讀書懷古處使黨族稱孝弟焉斯亦難矣至於推恩任卹義聲赫於遠近此非篤行君子樂善不近名者鮮不以任俠犯禁今覩君之所爲閭閻被其德而宗彊者不忌郡邑大夫皆樂與之遊豈非學問深謹體用有餘者乎君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得壽六十有三元配趙孺人諸生趙敬之女也狀稱嫻内則備四德其生卒別誌繼配吳孺人諸生吳士焦姊今稱未亡人子

二佺太學生繩武己卯舉人予門下士也女四俱趙孺人出孫一孫女一俱佺出

銘曰唐魏之風勤儉而失中必有好禮之士出焉濟之以豐乃爲人中雄兄弟既翕樂也融融其德在人其學在躬年雖中壽乎聲施於無窮子孫振振象賢而亢宗卜其幽宮馬鬣是封我爲玆銘以劵夫世之爲善者必高朗而令終

構美處皆有根據不愧作手 李季平

李夫人誌銘

臣觀前代名臣以孝友傳家者衆矣惟晉書以孝友專傳得聖人立教之旨云孔子稱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士大夫之孝資於事父以事母事君忠順不失違之政事故能保世以滋大予蓋從念茲先生遊又誌其母夫人之墓知其信而有徵也夫人張氏某某女孟津李大司馬僖平公之繼配也僖平公性至孝事封公連霞先生色養無違厥弟三人終身相友愛夫人實佐成之方僖平公之病革也公之弟烏程令請所囑公目夫人而謂烏程

曰吾仕宦無私積業素薄子弟無析居理吾願爲張公藝耳以是遺汝曹與世俗孰多夫人流涕與烏程受命垂五十年至今其産未嘗析云封公之配曰于恭人早卒所遺三子皆幼有在襁褓者皆撫訓於夫人封公卒夫人視三叔益厚明季歲大祲斗米千錢人相食夫人脱簪珥易粟以賙族人用存活甚衆其後賊陷洛僖平公與夫人僦居河陽洛民率渡河避賊衛兵懼有爲賊諜者盡拒之欲渡者咸奔號倉皇望北岸無由達夫人惻然白僖平公使援之公遂以百口爲質保欲渡者於是渡者甚衆全活數千萬人順治十二年乙未僖平公卒於京師夫人扶櫬歸

諭祭諸典禮經而襄之無缺失者夫人既受公之遺訓遂共爨食娣若姒僉無違言居久之有以指衆請析居者時念茲方少夫人召而命之曰小子識之爾父屬纊時目我而謂三叔父以張公藝相期其意蓋在我也吾聞兄弟鬩牆其變生自婦人爾父既爲張公藝吾獨不如公藝之妻乎吾一絲粒未嘗入私槖娣若姒共見之今老矣誠欲爾曹恪守先訓爲世世子孫法也念茲謹受命卒同居

爨如故辛酉歲復祲夫人更市粟給族人其後貯所償於公所擇族中謹厚者司之俾以時斂散如義倉之制云初僖平公之參政於浙也時方未靖有故人毛公女掠於軍公贖以百金畀夫人撫之如屬裏焉又擇公所首拔士周召厚其奩而妻之後周知秦之鳳縣毛女封孺人衛人爲高義圖志其事他如從子琯姑子馬舉皆給田宅爲之娶或衣食終身焉嗚呼夫人可謂知禮矣禮稱孝友睦婣任卹蓋有序也今夫人生而依膝下稍長兄弟相嬉戲百歲中不過數年及壯而受室爨端日生

無私蓄無私爭者百不得一焉況富且貴者乎世俗無論已至若士大夫讀書明大義知念我同父幸矣一室之外邈若殊俗予觀兩河世祿家若李氏之推恩順達遠邇有序豈數數見哉夫人生於年月日卒以年月日子二長宗沆文學前夫人于太君出早卒娶王氏殉節烺夫人出卽念玆也由廕生官至貴州糧驛道所至有惠政女一適某以年月日啟佶平之窀而合葬焉禮也

銘曰是惟夫人之幽宮以利其孫子傳之無窮

將孝友家風纚綿冩出不異讀萬石君崔山南傳也 王崑繩

李孺人誌銘

嗚呼予讀大理李公所爲其配馬孺人狀而增傷儷之重也禮凡妻之喪夫自主之大理狀其妻之內行而傳諸家乘禮也吾觀春秋內外夫人之賢者其卒葬必大書特書且不一書凡以教善而風世不但著其人之美行而已大理之爲玆狀亦猶古之志也狀曰孺人姓馬氏爲南隆巨族世有隱德父之駿以積學貢於鄉生孺人幼而端慧通孝經內則諸書孝友勤儉事舅姑能得其懽中遭逆藩之亂避難山中險阻顛沛之頃未嘗一時失定省也嗣執翁喪大理適疾病孺人以一身襄葬祭總總無失禮者及姑卒亦如之大理有異母弟先益幼失其所生孺人以卵嫂兼慈母撫之成立此其大節也他若勸買妾以廣嗣續立同堂子以繼宗祊是尤知大義矣其始于歸也卽以力學遠大勗乃夫子曰勿以小喜沾沾自足也初大理仕曹南以民悍政尚嚴孺人徐進曰得情勿喜獨未之聞耶既而令大冶益匱乏孺人竊喜曰是不愧清白吏狀所謂爲人所不能爲者以此孺人以舅姑之喪積勞致疾其後得丸夫子曰經庚午舉於鄉

早夭孺人哀之甚以故病且劇於康熙丁丑卒於大治署之內寢距生年順治壬辰得壽四十有六子男二長即經次綺爲公從弟先鼎子孺人取以爲嗣女四長次蚤殤三適某四字某未嫁殤嗚呼斯孺人所由致疾而增劇與孺人之疾也雖瀕危猶日具頮沐庀家事不倦不欲以所苦戚大理大理所爲椎心而盡傷也大理旣葬孺人有年於今春乙酉以狀請予銘且曰必予也知吾意者其勿辭蓋大理父嶽齋先生與先公同登進士而予與大理尤莫逆以故避之又久而不他屬意若以予

言爲不妄者予讀是狀而增感焉昔先室王孺人亦善事舅姑雖不逮馬孺人之賢而事蹟頗相類予旣爲之狀而幽宮之石猶缺焉其有歉於伉儷之義多矣公尚以予言爲足重耶又聞馬公愛其女艱於相攸因與嶽齋公善意默屬大理欲觀其志趣乃佯使持刺謁博士官大理擲之地曰此豈某所執業乎馬公深器之遂妻以女予聞諸蜀人云

銘曰漢紀列女晉詩孝友古人旣作莫爲之後有卓女士李氏之婦生恫莊窮可守死相憐貴不負佳城斯藏爲之子壽

文法筆力無一不與古俱化固不待言獨作馬孺人誌銘而大理公之品格性情一并托出即作者一段伉儷之誼亦觸手發露豈非文章神妙處銘詞亦直追周秦而上　李禮山

石太君誌銘

嗚呼是爲先外大父王文安公繼室舅氏榮谷先生生母石太君之墓憶先妣生平懿訓所以教履兄弟者多親承之外大父或聞之石太君其言太君節孝尤詳嘗謂不肖曰汝外祖讀書無晷刻輟寢必夜分或復起坐達旦吾母馬夫人卒諸母惟陳太君與石太君侍側聞汝外祖稱說古誼未嘗有倦容及疾病予歸寧汝方週歲保母抱以前汝外祖奇汝相因命之字曰庶幾繩乃祖之緒小子識之勿忘我先人教計文安公卒時於今五十餘

年矣先妣見背已二十有五年而石太君卒將葬舅氏命履誌其墓因憶所聞於先妣者合之狀皆不虛遂再拜而誌之石太君系出金陵嗣由衛籍徙大同祖介官以海關建昌營守備家中落太君年十五于歸外大父時堂上具慶咸喜冢婦之得賢佐也馬夫人尤視如手足云流寇之亂外大父避地南下經桃源馬夫人病且不起屬外大父以太君任内主太君泣且固辭曰夫人待我良厚誓死不敢泰夫人家法其謙抑如此先妣曰當金陵不守太君背負四代神主及影圖出煙燼中外大父感且泣曰微汝吾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蓋此圖皆外大父手摹心追而思成惟肖者也以故敬禮之終身不但不名而已狀謂太君好善而不佞佛幼不知書從外大父問字遂涉獵經傳能誦古詩賦課子不少假狀所謂慈母而兼嚴父信哉初舅氏之繼仲父副使公也遺家多難齮齕者實繁有徒其出繼也非太君意以族人邑大夫之請義不克辭今讀所爲狀若深有恫乎其降服而不得盡禮於所生者蓋守禮之謹而致哀之誠可以教孝矣先妣又曰汝舅出繼時仲父家已如洗非太君

躬紡績以餬其口無以至今日嗚呼此舅氏所爲椎心泣血而有餘恫也與太君性至慈先妣卒後數年每見履輒泣以故不敢數謁太君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得壽八十有三以年月日祔葬於文安公之墓側子二無技幼殤次即吾舅無懲號榮谷以正一品廕改國子監典簿陳太君先太君卒外大母桃源疾華時與聞石太君任内主之諭者亦稱完節云

銘曰諸侯無二嫡於禮有繼室猶之攝也不敢干其名而没其實蘋蘩蠶繰用不替其職天子之三

公視諸侯有加秩矣其禮則一繼室之賢夫人賴
焉不矜不伐弗敢代焉千百年後地脈通天瓜瓞
緜緜世象其賢
正大簡潔無懈可擊 巫鳳山
文境蒼老不假一毫粧飾此文之最眞最樸者
其立言俱得體要非老於文律不能如此命筆
李季平
繼室之名本左傳聲子其義蓋主於攝嫡非繼
嫡也凡室事不可虛故嫡没即以媵繼而攝之
銘詞數語至顯明乃閱者多以繼室爲繼嫡則

篇中生母手足不名及銘中言攝等義不無可
疑而其實不相悖也按魯惠公之嫡曰孟子右
媵仲子生桓公左媵聲子生隱公右尊而左卑
公羊傳已主此義即春秋天王之賵生及仲子
而不及聲子雖其禮濫觴而聲子之繼室非繼
嫡益昭然矣仲子雖僭稱夫人而考宮六羽與
祔姑廟舞八佾之故事實降一等在仲子尊而
猶降名曰夫人而猶降豈聲子之卑而攝者反
可以爲繼嫡乎但以繼室爲攝者之通名則志
中銘中所指述皆通徹無疑義矣 男宣曾謹識

韓宜人誌銘

韓樞部維藩之母馮宜人旣卒之明年夏樞部以
狀請銘曰予孤於世久矣惟二三賢士大夫襄予
匪勉職業使出有友朋之樂入而無內顧憂終其
身不以富貴利達動於中者皆吾母之教也吾母
性嚴正雖親戚姻婭不妄通往來凡不肖所交遊
必問其爲人與其所行事以故謹我游息罔不於
正乙酉之秋不肖當補官以母老遂巡弗就母曰
行也繼乃祖父自奮於勳庸以養吾志可也今已
矣罪莫贖矣惟是銘行之石敢以累執事予讀其

狀而哀之曰有是哉維藩之孝也維藩與屈樞部
鳳山相友善鳳山嘗刲股以奉母維藩在京邸聞
母訃毀瘠幾滅性論者謂屈天資高明韓則沉潛
屈昆季五人多聞達於時而韓終鮮兄弟故兄事
鳳山兩人學同道仕同官其行誼皆予所信服者
是以知宜人之內行特詳狀云宜人先世有舜漁
者官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遂爲著姓考琬妣羅孺
人年十五于歸端州大夫善事姑王太夫人夫人
卒宜人晝哭夜績一循禮法閨門內外極嚴肅有
度每旦盥櫛畢命子孫入[illegible]以次起居即趨出詣

外傅非疾病未嘗卧見其子孫也與其姒何夫人相得無間言撫從子從女如己出收䘏遺孤賑饑饉施醫藥所全不可勝計初吳逆之未靖也維藩之伯父中丞公治兵岳州遣伻間道至里爲募兵資宜人遽出千金助之曰韓氏世受
國恩子幼我寡不能効力行間願以此庤糗糒嗚呼宜人可謂知禮矣禮國事視家者也夫人情莫不私貨財較錙銖爲子孫計而婦人尤甚褊狹無論已士大夫讀書稽古亦鮮能解免者若宜人之義可不謂難乎維藩在樞部勤其官所與游多直

諒之士鳳山其一也語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信夫宜人生於崇禎壬午卒於康熙癸巳壽七十有二子一鎮官兵部司務即維藩也孫三大澄大濟大溥以年月日祔葬於大夫元配張宜人之次亦宜人所夙命者

銘曰是爲宜人之幽宮天之所錫地之所鍾博厚昭明流慶澤於無窮詒穀孫子俾移孝以作忠

提出助金一事發論行文無平鋪之患通體亦最簡潔 李季平

喬恭人誌銘

予嘗聞喬恭人之賢徵諸吏部侍郎李東生先生而益信先生之言曰三晉俗尚儉鮮克中禮令代秉禮之家稱喬母衛恭人云恭人猗氏人朝議大夫提督江西學政晉溪公妻刑科給事中紀黃先生之母也父紹芳順治丙戌進士官浙江巡海道副使母潘恭人恭人以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於家得壽七十有四子男七人長雲名宇紀黃丁丑進士由四川太平知縣歷官至今職次雲閣 三雲載戊子舉人雲書蚤卒俱恭人出雲見雲驄雲綬

側室南氏出女一孫男九溥芬甲午舉人溥棠溥梁俱庠生餘幼孫女八人令將以年月日祔葬於郇城東原禮也恭人生而達禮善事厥父母能讀書知大義蚤歲歸學憲公不逮事舅姑終身戚之其事祖舅挺生公祖姑張宜人也極養志之誠自生事以至葬祭悉以禮挺生公遭逆賊李自成之亂破其家以忠義發憤死張夫人矢志殉之尋亦死初學憲公之失怙恃也甫二歲鞠於外大父家及長得恭人之賢相其家以有成克肆力於學丁未遂成進士時外祖斗如張公已没恭人既以禮

佐其喪葬始分宅以居躬操家柄矣其相夫也必誠必敬操家不遺餘力祭先祖一準家禮其教諸子也嚴而有方以故紀黃能其官其諸弟皆有聞於其鄉恭人之病也學憲數延醫恭人止之曰人生有命醫何能爲我婦人也雖老詎可令他人診視耶甲午學憲卒恭人疾益劇諭諸子曰勿作佛事勿用戲樂惟禮是式勿戕於世俗異說其知禮如此嗚呼賢矣自佛氏之害中於人心士大夫靡然從之儒名而墨行者往往以放誕爲清高資其麈談而神奇之目六經爲朽腐雖以唐宋諸大儒

力詆之猶不克勝至其輪廻果報之說婦人信之尤甚予嘗作教統二論深言三教之非是紀黃獨好之今讀恭人狀乃知其學有自來矣紀黃於癸巳偕予典江南試其秉心與予同而研精析理不啻什伯嘗爲予言母恭人性敏力勤六十年無一朝晏起者雖疾病必盥櫛端坐無倦怠色巫媼尼師禁不入閨闥嬉戲詬誶之聲不聞於耳時俗妖冶之態不接於目家故貴盛恭人嘗衣澣濯躬縫紝以先諸婢先大夫稱其識大體焉予既嘆恭人之賢又多紀黃之能世其家以顯親也遂因其請而誌之

銘曰不知其母視其子其鄉先生之言復如此大夫之政傳諸史恭人之賢可媲矣宜其室家象服是驊有緜瓜瓞子孫載起養其志匪徒以祿顯其親有詒者穀維今之人鮮由禮者榮華其辭以爲美也由君子觀之騃其蔽也孰若恭人之子孫狀以實不以文肖所生得其眞郇城之原勒貞珉水瀠洄兮山嶙峋鍾厥靈兮護明神安體魄兮萬斯年惟善有慶兮知天道之在人

於喪禮中抽出不修佛事一節闡發局陣有出沒變化之妙歐公序事多用此法 受業周賓識

叙次參差入古銘詞雅潔亦復一字不可增損 受業趙城識

通篇以禮字作主叙次神似能門中幅議論正大精醇堪與昌黎原道廬陵本論並傳不朽 受業張廷瑚識

李太宜人誌銘

先王制禮後之人有緣情而登者其母服乎禮父在爲母杖期父没乃得服三年後代父母俱服三年至於生母亦如之所以曲體人子之情使得緣分以自盡蓋禮之旨嚴而之和者也澤州大學士陳文貞公秉禮之家也其嗣堯凱甲戌與復同舉春官復因父事文貞公公之文學治道有廬陵涑水之風間命復代草具輒嘆賞不置手叙其官爵以畀之復或賣文爲活必請公秩爵公不我靳且賑然喜曰是清貧柱史也吾欣若志不傷我惠以

故堯凱與予交尤深康熙丙申十月晦日堯凱之生母李太宜人卒於里門堯凱受弔京邸越明年丁酉以書屬予誌其墓予既辱知於文貞公與堯凱誼如同父若母猶吾母也其何敢辭命謹按狀太宜人世居金陵父斯龍世襲錦衣衛指揮太宜人甫亂時即以孝女稱善女紅習內則孝經手不釋卷若經生然初文貞公官京師元配王夫人喘侍翁姑以太宜人隨邸太宜人歲時寄衣履必手自裁製如式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後患咯血蒙御賜珍藥疾少差嗣以文貞公及王夫人相繼卒傷悼盡瘁遂不起疾革時命移居城南舊第避正寢也狀所謂生平事無鉅細一秉乎禮危篤時猶識大體如此信哉初予與堯凱得第時堯凱年方少文貞公王夫人與李太宜人具慶一堂堯凱官庶常丁丑其同母弟禮叙亦官太史衣冠簪笏之盛觀禮於其家者與有榮焉時予父母俱見背需次五年知山右之寧鄉阻絕萬山中視堯凱兄弟如天上人每恨不早悔一第以慰先父母心今讀堯凱兄弟之狀太宜人也亦以宦滯京邸不獲親視含殮爲恨則夫人子之情亦安有所極哉惟緣

分以自盡庶幾貽吾親以安而孔子所謂生事葬祭悉以禮者是爲大夫之孝而堯凱兄弟之所得爲者也復何憾哉太宜人生於順治甲午至卒日得壽六十有三子二豫朋字堯凱由庶吉士歷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壯履字禮叙候補編修孫六師儉名儉崇儉豫朋出傳始傳嫣傳闞壯履出孫女九以年月日葬某阡別誌者變文以起例明太宜人之賢宜特書且以遂文貞公與王夫人也

銘曰蕿澤之源其流浩浩爰有佳城體魄是保生而順金相而玉潤没而寧鸞伏而龍行子孫繩繩

詒所生以令名善承考乎文貞後有知禮者視此

銘

通篇以禮字作骨章法眞如貫珠後幅纏綿悱惻一氣膠粘不斷歐陽十學司馬子長而得其神髓其筆妙不過如是李季平

汪孺人祔葬誌銘

嗚呼悲哉予何忍誌孺人之墓也孺人爲舅氏叅政公副室與嫡汪恭人皆有苦節以終而孺人侍巾櫛之日尤淺遭夫若子之喪以一身茹荼集蓼者幾七十年壽八十有六始克俾厥孫成立上報叅政公弛厥擔負譬之貞松生於危巖土石不完斧斤伐其巔流水嚙其垠孤根半生半死牧樵侵以大卒能亭亭青立是斷是遷而成雲搆無傾圮焉非天下之至堅其孰能與於此予爲其館甥五十餘年令病且老矣心傷往事泐且無從又何忍誌其墓哉顧兩孫元伯元叔不他屬而屬予者以予知其懿行爲悉且性不好諛也其狀曰孺人洛陽人父可法事繼母以孝聞年十四于歸叅政公外王母馬夫人見之喜曰此婦有至性宜乆享厚德者事汪恭人惟謹崇禎辛巳李賊陷洛陽馬夫人携家南避家人爭匿金帛孺人曰吾焉用此以賈禍耶獨取五世誥軸及田賦籍以行其知大體如此

皇清鼎新叅政公分廵平陽值姜瓖之亂圍平陽急叅政公守且戰援絶勢危孺人躬爲煑蒜以啖

守若俾家壯夜縋而出間行請援援至與叅政公
并力夾攻屢戰勝遂平之賊所係累子女悉訪所
親收視其貧且死者施櫬及衣時文安公以祭告
入秦汪恭人迎侍於里門悉孺人內助之力云未
幾公擢山東叅政而文安公卒公以戰守勞瘁兼
之哀毁未踰年竟以疾終時叅政公未舉子孺人
方娠王氏大宗不絶者如綫叅政公弟太常公哭
禱於關壯繆廟願損巳子以延兄嗣及彌月果得
男是爲孝廉公虞來而太常公次子墨郎乃殤初
叅政公袚無子夢神人曰公在平陽所活人不啻

億萬宜有子惜公不及見卒如其徵云汪恭人既
卒虞來以庚午捐館孺人痛幾絶既而悔之曰死
易耳如此藐孤何遂忍死自强役以教子者教其
孫及兩孫成長孺人頷而喜曰吾於汝家三世可
謂無負矣嗚呼賢哉方叅政公之卒也孺人年始
十九歷三十年而汪恭人卒未十年而虞來又卒
又三十年而兩孫始壯世稱麻姑三見海水清淺
其說近誕以孺人觀之其遭時之盛衰何啻滄桑
世所傳者殆此類及其避亂也携重籍以貽厥後
與蕭相國入秦獨收圖籍何異嗚呼賢哉孺人遺

時孔艱少壯乃多疾及老而反健行不曳杖倏於
丁酉七月朔五日無疾而逝其生則崇禎八年七
月十二日也子一之鳳丁巳舉人字虞來孫二醇
穀需次知縣遙穀乙酉舉人即元伯元叔也孫女
四曾孫三曾孫女三以年月日祔葬叅政公之墓
銘曰是爲孺人之宅佳哉地脉厚哉厥德山崩岁
石疏泐萬年孔固觀者生色曰是有心之松栢宜
書列女册

屈仁山先生誄

嗚呼古有厚德享大年長材躋貴仕者蓋理數攸同而天人一致也若夫植節殊邈抱志孤貞彬彬然文質之器渢渢乎風雅其才敎行誼於彝倫克家惟肖矢寤歌於金石任道斯宏而或年不酬德仕未量材遂使風流銷歇芳華掩抑非所以表末俗式來茲矣仁山先生嵩洛碩士也稟性淸剛負姿完粹異不忤物同不失已正道直行則里人之畏彥方也有美含章則學者之服叔度也樸而彌華默以勝辯其大致然也至其孝友因心體用克

濟有可得而述焉當前朝運際陽九炎銷火七王父給事公以家國艱危忠義憤發毋喪妻柩塗殯殊方將乘宗慤之風卒嘔孔明之血擊楫無人隕星堪悼先生時方舞勺言輒雪涕遂相嚴君克襄大事星飭水宿重趼椎心卒使牛眠克卜馬鬣成封可謂孝矣旣而止居舊里疆理先疇昆弟無尤盡屬河東之鳳室家有範益榮田氏之荆乃集同人式遵古訓爲文務去陳言韓退之安知非笑咏歌取其會意王無功不事唱酬行高而嵩華無階志潔而氷霜可挾所謂允矣君子永懷不忘者與

加以袪僞葆眞畏榮樂志故舊不棄座有素心之鄰鐘鼎何加目無炙手之燄天爵自貴家人忘貧斯有難焉者矣晩登賢書未竟大志抱影空廬蹴神正黯渺矣人琴漠然山水卒年六十有九子男四人皆有父風克承家學遺命稱家而葬式禮莫從衣衾豐於黔婁著述付之侯芭道則早聞學猶未已同人悲窮泉之將啟懼潛德之失傳盱目而衡潛焉出涕嗚呼哀哉昔者中郎議公叔之謚光祿誄靖節之行前事之不忘後死者攸責也春秋之義諸侯稱公大夫稱子三代而還王官比五等

賢人劍三事或循國典亦出學徒苟有當於徵實均無忝於易名夫學克惟寶無吝無驕不亦貞乎言出爲章有倫有脊不亦文乎用是私謚曰子冠以貞文庶足以闡幽光昭義問焉

誄曰稽古有訓淸和殊軌曾是孤特而克備美異以協同行斯不詭春煦秋肅四氣居體我之懷矣淑人君子

其二曰達道任運仁心爲質太璞自完焉庸彫飾學攻問研天芭𢌞植成是章相永言矜式

其三曰民有秉彝大倫其首國有令人範茲羣醜

永世克孝因心[illegible]世而遂萬彙咸朽維斯懿德旨嘉子口先民有容可大則久

其四曰天地大文靳不可舒稱量而予器虛則儲維是褊心才盡德孤孰泝於川有源斯疏既濟爾生惟道之腴擕歸於地扃鑰清都

其五曰嗚呼曷歸僉有巨室百歲之後踣者孰立形返山川神融金石光靈熠煜長夜如日和氣淳源永貞固植嗚呼哀哉

昔楊仲武名德儁才陶徵士清風高節潘安仁顏光祿爲之作誄其品詣卓越文章典麗輝映人間仁山孝友端醇聲稱溢於嵩洛元素侍御誄其行誼闡發潛德詞旨俊逸人與文均堪不朽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李惕園

仁山先生道弸義襮直逼古人蓋棺易名宜垂來世郭林宗之碑中郎自云無愧孟貞曜之謚昌黎咸謂不阿文既有徵言必行遠信哉具美允矣並傳白馬素車空悲范氏之夢炙雞絮酒未遂江夏之行披讀輓章如覩先友神傳筆底豈止虎賁肖形銘勒塚傍足爲馬鬣生色若夫癖同陸羽卒無毀茶之篇興似少文時有卧遊之趣雖無關於全體亦何妨於件排聯附紙餘用資貂續○五誄古奥似鐘鼎銘詞昌黎臨川後久不覩此奇特 劉晉黎

參元和以前體文品最貴誄詞亦復古雅 沈禍士

劉山蔚先生誄辭

嗚呼大雅云亡予何自淑誰其矜式我多士而表正我民俗予既概觀乎往古與當世之達人孰有才而不彰孰有學而無聞將振拔乎汚塗亦跨騰乎風雲播顯名而獲厚實附鳳翼而攀龍鱗使聞者赴響而川騖見者望景而星奔終則歸零落於山邱遺華屋與朱門絶聲施乎閭巷私囊橐於子孫如斯而已矣若夫蚤歲聞道耄而不衰志尹學顔步矩行規將進窺乎性命不求工於文辭爲人倫之師表惟學者所依歸生順没寧久而見思惟

先生有焉先生爲人力行好學惟敦倫於孝友匪縈心於好爵雖世禄其家而志厚身薄雖巍科蚤掇而寧靜澹泊其筮仕也一琴一鶴其歸隱也一邱一壑愛篤於兄温公之事伯康也義服乎鄉里人之畏彦方也其嘉言懿行潛德幽光邑之人知之而能述之予無俟乎累詞以詳也嗚呼哀哉先生逝矣予何言哉昔宓子成德於兄事言游得人於澹臺彼高賢且求助於友生况俗化云薄而加以予之匪材雖心勞而政拙冀近悦而遠來惟典型之在望庶明聰之日開悲老成之云謝孰與問師資而慰趨陪體牲既載絜酒既陳一言永訣傷哉斯人

亂曰先生之德兮守貞含一先生之言兮謝華敦實先生存兮老而不衰先生没兮壽之金石梁宋之間兮世有聞人離類絶倫兮先生無與羣日在中天兮月在水先生之心明明如此高山流水兮知音難千秋萬歲兮來者可俟

氣古詞雅今之作者罕有其匹 劉仲旭

王虞來誄辭

嗚呼虞來其何歸自今以往吾孰與言曷自律而誰與賞奇晰吾疑豈稟命之不融抑天道乎無知將福慧之難兼而發英吐秀其宜遲耶君爲吾舅氏之元子先文安之冢孫惟先人累德以滋大用垂裕乎後昆蚤歲下帷役志典墳既蓄既博發爲雄文弱冠而鄉舉高大乎厥門謂宜掇杏林之一枝搏羊角而萬里登石渠官太史攀翼鱗摅首尾鐘鼎而祿是崇金石而功是紀源遠流長未見其止也胡爲齎志以沒不竟厥緒銳於發軔鈍於進

取藐焉諸孤煢煢舊宇天乎天乎匪善曷與靜言思之涕零如雨君也未生而父見背惟兩寡母是依獨身孤立伶仃可悲成童克孝色養無違其於兩姊也斥財之餘爲嫁之資厄匪磐悅惟厚是期君之天性孝友如斯惟聖有言仁者壽之今也不然予故疑天道之無知也履之母君之姑氏君之長姊又履之伉儷也慧而無祿賢而蚤世猶憶予之悼亡在丙辰之初歲爾時予與君執手摧心仰天流涕曾幾何時而吾母以卒外君姑亦繼逝予過而吊君在喪次哀毀骨立奄奄餘氣今吾兩人之先人皆於我乎見棄承先人後而敦親戚之情者惟我兄弟矣慶弔相恤疾痛相呼文章相析行誼相扶君之卒也上有今太孺人下有二孤母老子幼空堂寒廬晝哭則寡母哀哀夜啼則弱兒呱呱痛人生之若斯君豈能瞑目於黃壚向使君質本中人生而魯鈍於人無一長文辭不能訓將庸庸者多福祿祿者無嬰或者三公之位可立致而百年已分乎然吾見夫世之生有異姿長際泰運終身逸樂而富厚者無盡也則吾所云福慧難齊而英發宜遲夫豈可盡信乎且吾聞之宇宙三不

朽立德立言由乎人者也立功由乎天者也古之聖賢於斯三者以德爲先德莫大於孝弟是爲天地之本原惟積中而發外不得已而有言若逢時而際會斯建業於人寰君其有二而缺一亦可無憾於九泉況留餘緒於子孫將裕後而光前實奕世乎載德可以當君之大年

亂曰采藻兮河濱穆將迓兮君之靈靈歸來兮升堂肴菲菲兮芬馨列咸集兮宗親執素紼兮戒行千秋萬歲兮此別君無言兮傷予情

感慨嗚咽讀之惻然動人　李季平

王榘齋先生誄

嗚呼兩間消息生則有死自古聖賢誰能免此惟三不朽立德由已功則因時言以章理樂行憂違與之終始嗚呼先生少若性成長而知學陳史橫經天心陽復月窟陰盈植本窮源用達體明上規史遷下至歐陽提要鉤元綜目挈綱手不停披口不輟誦發爲文章鬱龍吐鳳才固其餘學如未及維日孜孜窮年矻矻緬維太原瓜瓞實繁累葉甲第羣仰高山先生得第乃在中年金聲擲地摛藻掞天藹藹吉士遂司諫垣夜草封章朝達皂囊明

通國體論事尤詳嘉謨嘉猷入告不違雖曰焚草名則孔彰

帝曰若臣獻納維良晉位列卿用勵官常及爲冏卿羣僕咸正廷尉稱平矜恤民命爰副蘭臺霜嚴柏勁獬豸觸邪屈軼指佞藉曰和同匪其本性乃佐大農則壤攸定嗚呼先生一代偉人心知有國智不謀身嗚呼先生作忠移孝過則歸已功何敢耀無平不陂時乃天道雨露雷霆無非至教以茲精白將復清要夫何幽憂以慼自引誓心日明流涕霜隕若孤孺慕冀親惻隱離思日深成此疾疢遺命不亂厚志薄躬衣衾布素馬鬣旋封自知者英自勝者雄理數盈虛千古在胸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萬華咸腐何儉何豐終爲黃土白楊多風青松若雨百歲斯藏有懷誰語人亦有言賢不恒化昭昭白日悠悠長夜如覺有寐若秋代夏羲馭疾奔孰能間暇嗚呼先生逝矣吾誰與歸惟老成人庶其企而追維曩昔夢想容徽嗚呼哀哉終始之道夙所攸聞草薙於冬乃生於春克家報國厥有後昆庶幾繩武慰乃幽魂采采江蘺雞絮載陳九原此別萬古心存

哀輓之中妙能寫難言之隱 妙大犀識

家杲石先生誄辭

維四岳之苗裔兮厥姓氏以呂姜溯磻溪以釣國兮太師載啟夫周鞶冊書陳而謨謀兮奚啻頌大鷹揚賜四履於青齊兮越百世其彌昌哲人曠世而挺生兮爰篤慶於先生叶儼少成其若性兮乃積學而通方既有嚴而祗敬兮亦克類而孔明叶孰有善而不聞兮孰有蘊而弗彰彼媚澤與輝山兮珠玉不終於深藏矧先生之嘉德兮稱國寶而永臧爰教家以施政兮惟孝友爲典常羌試宰於下邑兮晉蘭臺而亞卿叶矢精白於乃心兮銘竹

帛而有光詎鐘鼎之足榮兮要奕世以傳芳志澹泊而寧靜兮躬壽愷而弟康吾聞以死勤事兮曰民譽與國良惟生順而歿寧兮夫何憾乎彼蒼乃公卿及僚寀兮咸致誄而哀傷國輟春而巷哭兮好懿德而僉揚矧葭莩之一氣兮庇葛藟而延長弔孤子於苫凷兮勉饘粥而載嘗憶執手而永訣兮噬古處而勿忘感弱植之匪材兮勞造化之無方謝朝華而啟秀兮日孜孜其弗遑望松栢而仰止兮陵苕引而高張景蘭荃之馥郁兮葵雖微而向陽思竭志以希賢兮豈徒誦其文章敦同姓之睦婣兮予心敢異乎存亡

辭曰先生生兮天偕其精先生歿兮岳歸其神處而學兮以史以經出而仕兮爲德爲民返其眞兮乃休吾身千秋萬世兮稱老成人

復爲招魂之亂曰魂歸來兮中庭望青齊兮啟行維衰麻兮在列咸同姓兮宗盟汜崇蘭兮光風春浩漫兮春容魂徃即乎幽宮哀吾人兮無窮於邑侘傺兮吾去此其誰從拾瓊珮於渭濱兮懷敬義於先公

俯仰感慨屈騷之遺 張柳麓

程夫人誄辭

嗚呼夫人以一身而兼婦德母儀之全者也教子相夫誼高節著生被翟褘之命没垂令德之光書以形管咏之清塵終始之義可以無憾矣夫古之稱婦德者曰郝曰鍾頌母儀者曰陶曰柳載在前史昭於後來夫人生自名家長聞女誡靜容淑德習禮明詩組紃織紝之事既嫺以工酒漿蘋藻之勤惟孝且惠其于歸我父執大功先生也韓姑相攸右軍坦腹惟兩河之世家乃二程之苗裔鬬雞戒旦叶靜好於琴瑟鳴玉出房奏和平於鐘鼓屬

王師西下之時適君子立功之會賦樹萱以杲日執銳方驅歌采綠於終朝韔弓待狩惟我大功先生學擅孫吳勇兼頗牧金戈雪夜擒元濟於蔡州鐵馬秋風殲隗囂於隴右嘉茲茂績佇晉元戎妻以夫榮錫龍章之錦製我祓子佩加象揥與玉瑱女宗作範婦道遠聞矣泊乎抽簪洛水吉甫燕來鎬之師捐館金門孔明罷出祁之計克修諸卽君咸振家聲式遵慈訓留賓不必截髮勸讀亦用和丸蘭臺著述孟堅娩美乎玉關新息勳名伏波將標夫銅柱諸孫皆蘭茁桂叢雲興星聚提戈取印

卜威烈於他年繞膝含飴娛庭闈於此日母儀之盛又何如耶履先大人義交八拜情協同聲始則若常何之識馬周共安危於花縣既而如高瓊之遇寇準決策畫於栢臺履也久困琴書浪遊梁宋猶子之誼缺然徒齎鏡具盥獻之心顒若敢卜雞牲爰從諸子後敬致誄焉

誄曰夫人之德柔惠且慈子子孫孫式穀似之婦順孔昭母儀可師霾爽何歸羣玉瑤池牲牷既載桂酒蘭飴鸞市象服靈其來思

王太母誄辭（代兄文啟）

嗚呼太君葬有日矣生平淑德將於是乎傳子孫載之家乘鄉閭式爲女宗年至期頤後嗣咸成立克世其家生人可願之事亦既備矣太君生順而殁寧復何憾乎予觀前事若公父文伯之母教子勞逸仲尼稱之姜士游之妻龐氏善事其姑范史載之太君早歲于歸文學公舉案相莊事姑吳太君以孝聞及文學公卒太君和丸斷杼教諸子力學文行著一時仲子呂倩以壬子舉於鄉司教湖南人材多所成就有安定之遺風今將一行作吏

行道以顯親焉太君以一身兼婦道母儀之範可不謂賢乎歲二月予授武昌令呂倩亦以博士官授河南之澠池去敝邑不及百里即擬草次郊迎咨訪楚鄉風俗及民所疾苦設施宜何先者遲之又久不至予亦徂暑遄征至所治乃知呂倩以太君卒居憂矣嗚呼悲哉夫人子承嚴慈之訓以有寸尺之階而祿不及親誠可痛也毛盧江捧檄而色喜豈重安陽令哉爲母故也予方幸呂倩之獲以祿養其母而自痛予二人之不及待也孰知呂倩之痛其親之不及待即在捧檄色喜之日乎雖然呂倩固能爲志養不必以祿養也太君之得於天者不可謂不厚有德者不必有年而太君兼之即呂倩兄弟之所以事其母者亦可以無憾矣夫式賢者廬表其行誼以乎化一邑固有司之事也況予與呂倩所宜兄事者乎因以不腆之薦弔諸孤而致哀辭焉

辭曰魂歸來兮楚江之湄經堂入室兮忽然忽疑采采芳薊兮沅芷江蘺孝子思成兮几筵是依入而不言兮出亦不辭總總離合兮天路雲旗賓容具列兮疏其令儀萬有千秋兮式孝式慈

劉太史室黃孺人誄

嗚呼天地之道健順爲德氣有始終理無消息稽古列女淑德作式以順承乾柔嘉維則猗與孺人習禮明詩班誠旣嫻內則無違執其女紅效績惟時伊厥賢父爲姑相攸以德以才曰嬪於劉往事君子淑女好逑維彼夫子實天下士學貫六經淹洽百史鈎元提要抉其精髓三冬已足令聞日起文采不矜遑慕青紫曰予有母樂兹菽水孰其相予晨昏是依孝哉新婦先意聽視搔摩扶持與親一體而今而後無憂甘旨有呱者泣前室之子旣

獲賢母如屬於裏詎憂單寒孔樂咸喜夫子之家非富非貧量入爲出中饋有人賓筵則豐自奉適均儐爾籩豆兄弟以羣三黨九族令德咸聞夫子曰善可出而仕旣登甲第乃官太史妻以夫貴祓珮可俟書來相勗勉事

天子勿顧爾家我之責矣夫何蒼天不我能嘉斫碎明珠委棄瓊花大造無情遑恤其他嗚呼哀哉荀倩神傷潘岳悼亡豈惟鍾情用惜其良望盧思人入室彷徨遺挂在壁光響茫茫夫子有母孰與扶將夫子有子衰麻成行匪哭其私令德不忘用慰鼓盆式歌爲誄惟德惟賢謂之女士與風同流不隨化止先生奚悲孺人不死

李恭人誄辭

維乙酉三月既望呂室李恭人之喪塗殯東山訃聞北郵奉倩乃傷安仁是悼情之所鍾賢者不免況夫思奉先之孝蘋藻誰將廣裕後之仁徽音難嗣者哉於是家大夫為位於庭加杖而哭二子作哲作肅擗踴弗寧哀號無數總總爾皇皇爾袒而俟夫衰絰苫以繕其居廬已乃設帷帟具書帛徧訃同朝以次受弔期至禮成其宗人某某序以班者咸在列焉禮宜尨其不腆辭無解於少文乃進而唁於大夫曰恭人不死大夫勿哀夫禮以告虞

儀以章物質文適均朝夕不懈煇庖執事思內主之賢薦紳先生增伉儷之重存者識人生之始終歿者歸巨室而寧順於是乎無憾於內外而可詒厥子孫且大夫嘗疏恭人之行矣少成若性內則克嫺事其姑堂上稱佳婦和其娣閨中無間言正似續之統不紊厥宗推樛葛之恩能逮其下生非所生愛浮所生焉死非所生哀浮所生焉是則慈孝之相成和順而致祥者也雞鳴戒旦鵲署雝君望黙蒼而如石欲化溯昆明而誓井無瀾執喪則附棺附身代所天以無悔待賓則說簪脫珥相乃夫以有成感卧泣之時衣無加於輩翟憶貫春之日食不改夫鼎牲三肅貽封屢辭卹第齋無妨於太常書亦超夫京兆既先施爾族任卹睦姻仍周急凡民方舟游泳是則倡隨之相助黽勉而同心者也夫何性不延命年不酬勤屢計鹽虀尤慮宦途空橐頻驚藥餌更傷子舍哀絃寸丹既竭閨中盡瘁於苴茶尺素方來天外蚤知其淹忽恭人之為德也厚矣恭人之食報也薄矣嗚呼女宗既失閨範宜傳師氏可徵抽彤管於此日史臣列傳書青竹於他年異日望盧以思其人入室而想所歷

玉琴絕靜好之音象服渺山河之度形容斯在光響安存尤恐大夫之銜悲無已特也然恭人嘗禮瞿曇自能覺悟不生不滅是乃謂之解懸如寄如歸夫何有於怛化斯非儒者之雅言或冀達人之曠識者與復唁於二子曰凡喪敬為上瘠為下古者服以朞明有父也中制俯而就示有終也滅性斯傷勝喪乃孝吾敢弔矣子其圖之於是大夫肅而立二子稽顙於次止其哭而聆夫誄焉

其辭曰瑤池杳兮雲蔽其巔滄海遼兮風引其船之人之生兮壞則有泉之人之死兮德以為年月

繼日兮光無偏生相莊兮死相憐百歲爲期兮幾何而不延乘化歸盡兮終古謂之然

即叙次處寓章法古貌古心在諸儷體之上高制裏

冶古堂文集題目

卷之五

墓表

王汲公先生墓表

張公蓀孺墓表

贈檢討張公墓表

行狀

先室王氏狀

祖庶母節慈楊太君狀

先孺人狀

先府君行狀

先兄素園先生行狀

書

復黃朋梅書

與友人書

與同年袁紫臣書

上韓慕廬學士書

再上韓慕廬學士書

寄吳街南先生書

再寄吳街南先生書

王汲公先生墓表

人倫之常非見名之地也皋夔不[illegible]以孝名元凱不以悌名非無名也不可得而名矣龍比名忠閔子名孝王覽名悌皆值人倫之變爲人臣子弟者之大不幸也若夫躬行之士循循焉率其故常而積誠乎於邦家非至性淳德合乎大中者不能故君子尤尚焉王汲公先生名潔字洧盤直隸大興人父世德號中齋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崇禎甲申之變引佩刀自剄家人格之遂遯荒不復出配徐恭人生潔繼魏殉難卒家人十七

口投井死再繼蕭生源潔性至孝事蕭恭人如所生母母亦不知潔之爲前子也課惟嚴戚媼欲間之予之食而拊其背曰兒母非若母也日苦若弗恤若何辜因泣下潔艴然投箸起大哭入呼母泪應聲隕母驚問故氣急不能語且哭且訴曰某媼不仁謂母非兒母後母也天乎是何言大傷兒心母相持哭媼聞之大慚由是中外無間言蕭恭人卒潔哀毀幾滅性寢苫甴踰年嘗於悲風落月時撫棺嗚咽涕涔涔交下或夢中長號覺忽哭庭烏盡驚起啼啞啞相和聞者哀之先生自爲兒時不好弄儼若成人初入塾師授書輒誦已復請師曰姑俟明日對曰今日何爲師大奇之年十二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及從梁鵠林先生遊遂志正學棄諸生不復試鵠林先生者名以樟清苑人崇禎庚辰進士知河南太康縣調商邱爲人慷慨多大節學兼體用以殺賊著名不主撫議者也明亡避地寶應適中齋公南遊先生兄弟因從學焉先生事父先意承志偶不怡必葸葸自訟終日必愉悅乃巳課弟源尤嚴或予杖則泣曰吾敢忘母氏臨終語耶以母未葬不議婚河南巨室孟氏有女美而

才願厚資歸先生先生力卻之年四十始娶人比之阮宣子云避難殊方所志不獲就鬱鬱成疾歲辛巳卒年五十有五配楊氏先卒無子以弟源子兆符爲嗣先生學本彝倫孝友不愧古人寧都魏叔子爲三恭人傳曰潔言聞人稱後母如刀刺心鵠林先生曰王生眞古孝子吾不忍譽其爲孝子恐傷孝子之心也可謂推見至隱矣著書不襲成說嘗以書與春秋相接而詩緯其間著三經際考六十卷學易經濟編論列史事雜引易象以斷之若韓詩外傳體凡二十卷洧盤子集六卷初明之

未亡也中齋公欲陳國家四大欵不果及京師陷鶴林先生奔江南與閣部史公議守兩河以蔽江淮亦尼不行兩公之忠義同遜荒以死同嗚呼是父是子師友淵源之誼豈偶然哉宜其母子兄弟間慈孝友愛之相成而幾微無憾非若祥覽僅人倫之大變不幸而有名者也源字崑繩爲人洞達磊落有經世才忠孝大節無愧其父兄先是蕭恭人旅殯高郵先生歿與楊孺人亦藁葬其旁中齋公北歸卒於天津源卜葬京師芋房店之新阡乃扶蕭恭人並先生夫婦柩還里丙戌三月戊寅合

葬中齋公與三恭人而祔葬先生夫婦於側以狀請予表其墓予讀其狀嗚咽流涕數四不能成其情詞惻惻動人蓋實錄也久之始按狀爲之表其家世中齋公表特詳茲不載云

情文兼至動人惻隱 劉喬南先生

神似西京 張内正

以孝友作骨而歸宿在於正學故整整斜斜段落變化入古細按其中條理正自井然一絲不亂此必傳之作也 李季平

張公蓀孺墓表

嗚呼此有清節士張公蓀孺之墓也予嘗聞公之行事不獲見其人其孫漢出吾門讀所爲公狀慨然想見其生平未嘗不激昂奮發興起其志氣而嘆士節之不可不砥也公諱良伍蓀孺其字也又字允候號黃石其先蜀之巴縣人始祖均德爲元明威將軍入滇家石屏州世有隱德曾祖汝橋舉鄉飲大賓祖煜然歲貢生官訓導父一甲明崇禎庚辰進士累官太僕少卿贈大理卿妣王淑人公生而岐嶷篤學有志尚入郡庠食餼性善飲可一

石至酣則豪吟睥睨旁若無人教子若孫講讀遵大理公家法之不衰公門士以此重之吳逆之變健僞號開科邏仕者如鶩公避居山村中飭諸子勿應試僞有司逼之力告養母不出後五年王淑人卒論者高其節且服其先識云今夫平居談節義章縫輩類能津津齒頰間或語及逆節輒裂眥詆詈不使齒於人此非必盡僞亦天性然也一旦時窮勢迫搖搖然視其身如懸旌惟風飈所左右齷齪者無論已即一二自好者亦不克反衆獨立皭然自拔於塵壒之表然則士之克以節見者鮮

矣至若分符守封疆爲天子死其職如顏魯公之使李希烈段太尉之擊朱泚前史亦難之況以天末儒生去京師萬里宦籍未通身家可念且際乎顛沛之頃者哉予所以表公之墓不禁三致意於士節之難全也公年四十應明經至七十恂恂如黃稚嘗以善退爲學志不欲上人若無有甚異者顧其於忠孝大節確乎有不拔之操而天亦若善佑之俾其兩全無遺憾非積善有餘慶者而能若是乎往聞吳逆變時甘忠果公文焜及馬文毅公雄鎮先後皆致命遂志至胡尚書兆龍初爲漢中

副使道聞難時匿其印於稻畦身爲酒家傭卒用自晦以全臣節斯亦奇矣易曰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曾子稱臨大節而不可奪若忠果公三人者或以死事成仁或以匿身免亂事不必一轍然皆表暴於世荷

國家殊恩封馮豎晉通顯可不謂榮焉若我張公一介秖節不求聞於當世世亦鮮知之顧使其名湮沒而不彰非後死者之責哉公生明天啟甲子卒康熙戊寅得年七十有五葬鄉飲公墓側卒後五年始授南學訓導配許氏有淑德與公同穴子五人德宿景宿吉宿台宿元宿女一孫十二人自景宿出者曰漢

萬壽科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嘗爲予述公軼事乞表其墓且曰公承家五十年不替先德易簀時謂子孫曰吾乃今然後可見吾祖若父於地下矣其守身以事親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爲節士與

發潛德之幽光文亦光燄萬丈如紫氣在斗牛間使張茂先見之應識世有此文沕在卯壠中也　田克五

提一節字爲主反覆發明眞足以警頑起懦可歌可泣至氣味之蒼雄議論之慷慨結構之謹嚴逼眞一則韓文　受業趙城識

感慨淋漓音節悲壯存其文有關世教有補國史先大父得吾師以傳死不朽矣　受業張漢謹識

贈檢討張公墓表

辨士品者先觀其志志乎道德者功名不足動其心志乎功名者富貴不足移其守其大較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志乎道德者鮮矣即其所謂功名者亦有異故程子謂其妨功奪志而謝上蔡問科舉之利則正辭闢之謂學者當志富貴利達之心賢者之志概可見矣顧三代而後類多眞儒非科舉則莫由自達程子又云孔孟生今亦當應舉然則科名何負於人哉顧自命居何等耳張公景宿字映微號復萊雲南石屏州人祖諱一甲明崇禎庚

辰進士官至太僕少卿贈大理卿父諱良伍歲貢生母許氏公生而韶秀篤行力學蚤歲入邑庠食餼於時稽古窮經根極理奧矩步於先民遂以制舉業知名鄉郡凡六上秋試不售居常敦孝友飭廉隅寡言笑不妄交遊於讀書課子外泊如也兼工行楷書倣米南宮法惟肖嗚呼公之志可謂勤矣今學者自束髮受書即思策高足遊天衢雲蒸龍變排金門而上玉堂意氣揚揚志乃大得也至問其所業一切皆務爲柔韋習見語以冀主司之易識而疾售之一旦於是乎度置經史以爲不利

於科名即有賢父兄亦不免乎[illegible]俗之見此其志可知矣而又安論其器識之所底就與其建豎於他日者奚若哉公惟所志者大故不苟爲炳炳烺烺以倖其名之速成而有司亦卒無知者信乎其有命也夫公之將卒也囑其子曰吾幼習舉子業工於學古而不工於逢時以故數困於有司不克博一第以繼先緒今齎志以沒無悔也幸守吾所業無更張焉世必有知音者又自度吾生平無大過天必祚吾家小子勉之公卒後八年戊子漢舉於鄉又五年癸巳成進士授檢討

勅贈公如其官識者以爲公積學之報云配孫氏勅贈孺人舉人孫申之之女善事舅姑處娣姒能和性聰慧當公課子時所授經書皆默識而心知其意能爲其子訓之公生順治丁亥卒康熙庚辰得壽五十有四葬祖塋左崗孺人祔焉子二長即漢也次英庠生女一適生員何其俟孫六人中熊丁酉舉人餘庠生漢字月樵[illegible][illegible]試雲南所拔士也性淳厚有志尚所學亦究極理奧與世之柔韋者不類既官檢討與同御趙城共居第行業相切劘每言及厥考輒事未嘗不流涕欲絶庶幾有志

於道德者耶夫爲善必獲報而遲速有時公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回思永訣時語若操左契豈眞命可與期乎抑亦漢力學窮經守古而待時者之爲善承先志也城字亘輿亦予所取經魁卷乙未進士官編修

科舉工於揣摩即人心汙下之一端篇中透發此意有關世教之文李季平

讀前幅想見先嚴所志如有形聲後幅遂齋志以没有終身之恨竟不能讀卒矣受業張漢謹識

南寧公一表揚之高華有聲有光此表思致綿渺音節蒼涼又按之沉實其剖判爲已爲人幾微之介透快爽豁眞是吾道干城梁質人

先室王氏狀

先室王氏者予舅氏濟南道參政諱無黨長女也幼失生母張氏撫於嫡母汪恭人年十七適于執婦道惟謹予母於妻爲姑姪憐愛尤至妻亦能善事母母素患病妻視湯藥羞瀡滑左右就養凡有指使無怠不敢無禮於介婦處娣姒間數年無間言丁未予補弟子員妻舉一女己酉予試於鄉不利妻從舅姑之官西鄉西鄉故僻陋官舍諸器用不克具所居湫隘溽濕與蟲豸爭寢席予後至見而怪之妻殊怡然無恚色家大人偶以歲時修禮於其公以官貧無所措舉家愀然相對妻遽出奩金謂予曰以此佐翁急予心韙之姑且試曰恭人以愛女故念若壻貧無以具槃裹捐積蓄遺若若盡出之奈何非恭人意妻正色曰是何言與吾聞事舅姑如父母父有急子坐視之人情乎其違禮如此辛亥予東歸應科試遂廩諸生明年鄉試復被落妻又舉一女比還復勵以苦學力行勿隳其志予雖感其意而鬱鬱不得志因肆志於詩歌以自廣每與儕輩酒酣高歌歌已輒復哭六情抑拔喜怒不以時而妻亦以生子多殤又感予失志因

顧頷不自理時相對太息然妻終和順常先予意慰導之因徐曰應舉固須詞賦乎雖酣觴賦詩亦達人之高致然經義尤先務也一廢不自振敗乃身名非夫也予盍圖之予重感其言意漸平始俛首就學予始弱冠時性好施嘗欲取妻財助友事而難於言妻察其色心知之乃以畀予卒用濟友矣甲寅家大人奉内召將啓行予與妻奉母自西鄉歸里明年乙卯予又被黜于凡三試三黜妻慰藉勉予益至方期撫壯圖進取乃丙辰三月二十九日寅時妻遽告終距生時戊子八月初十日辰

時得春秋二十有九嗚呼痛哉初妻有子曰三曾玉雪可念妻尤鍾愛之後六月殤妻遂感鬱傷神時時夢惑在西鄉之二年甫擧一子三日而棄甲寅冬連擧二女其一生二日棄一方晬復殤丙辰之元日復擧子擧家皆賀喜溢於常復八日又棄妻氣噎不食無復哭泣而摧傷於中凡擧男三女四惟存二女積痛成疾至於卒卒之前三日有女使來諗疾訊所苦狀曰主病且劇盍延醫惟亟勿後也妻泣下曰天命豈刀圭能活耶且吾姑素善病乏財不能數延醫奈何以予故趣夫壻驚懼堂

上重慼老人意乎斯語也人多不與聞妻沒後數日女使始竊傳其語以誌慟不敢告予予知之益增惋悼盡心痛哭不能已云蓋妻性默厚非疾痛大苦不以言雖疾猶勉强起結束具靧沐若一無所苦者以故家人不深知又以妻在蓐草氣自羸彌月當差善而予方皇皇以母氏病爲憂亦以妻特以殤子故慼於心不自聊賴慰喩之而已可勿藥嗚呼孰知其竟至於死哉夫以妻之德天少假之以存其嗣亦且不病病而能察所苦善醫藥以護之將冀萬一於不死乃今竟死嗚呼天乎人乎

實予之疚而已矣妻與予伉儷甚篤偶失語必葸葸自訟數日不自怡共食於予予弗飽不忍飽也妻雖循循退訥與人言無不知其意諸姑伯姊有進而誨導者輒從容虛受不以貴家子驕人御臧獲僕婢皆有法不假威督人自不敢犯性至樸衣舄不敝盡不以易自結縭以來未嘗見其數修飾也嗚呼賢矣方妻失生母時甫三歲閱二年而叅政公捐館其鞠於恭人也寡女弱息囏難備嘗蓋十有二年而歸予又十有二年而早世孤苦食貧如此而天死豈非天哉妻沒於丙辰之春而妻之

弟之鳳卽以次年丁巳加科獲雋其明年予亦舉於鄉妻皆不及見也昔者柳下季死其妻致誄焉文辭瑰瑋古今人競傳之彼婦人尚能誄其夫子雖不文忍沒妻之內行不以狀耶狀之無飾詞示可信而已矣他日予稍顯將請於先生長者鴻文以誌諸石於是乎徵焉嗚呼可不備與

字字眞切無飾詞故淋漓動人安仁悼亡何以加焉 王崑繩

祖庶母節慈楊太君狀 同邑關崑生塡諱

嗚呼賢哉太君是古列女節義慈孝之備德者也當先太傅殉洛難時太君無所出且年少非有旣貴之嫌身後之望又非計窮無所復之也然而勵志絕人侍巾櫛之日淺而孀居荼苦者五十年撫子若孫三世德莫厚焉家大人曰是有功吾家者宜以庶母禮葬之優也汝爲之狀狀曰太君姓楊氏河南之澠池人其先世有隱德父四美母張氏太君生而謹厚旣長習女工日勤不輕言笑事父母以孝聞年及笄先太傅禮娶爲側室奉先曾祖

母田太淑人及大母郭淑人惟謹處同儕無間言時家方貴盛郭淑人每有所分遺袿襦珮璲膏飾衆皆爭先取尤者太君獨後至性恬退尤不喜華飾荆布自給泊如也郭淑人善操家性至嚴衆媵稍失勤輒譴及衣制踰度動以義裁之太君獨以謹厚見信與人有責言不能自明淑人多直太君以見信故也先太傅有他妾某不善於太君太君不與面質退亦無後言後其人殀夭死垂數十年卒不明其過人有代爲之憤者徐曰彼旣死矣何足較其厚德如此崇禎歲辛巳賊李自成攻洛陽

先太傅隷守北城日夜登陴警於衆於是郭淑人
及太君乃脱簪珥出奩儀日夜具牛酒饗殺賊者
家壯益奮勇時乘虛夜縋城擊殺賊數十百人賊
故不敢窺北城然太傅雖以死守度營將無固志
必貳於賊乃遣家人北渡河未幾營將果開城降
賊太傅死之太君從郭淑人避居懷縣得免復避
亂竹峪寨又之江南凡數年乃止居於新安之袁
家山山多嶄石道險僅一蹇奉郭淑人太君與家
人皆步從崎嶇轉徙升降山谷間遙望見煙火竟
日乃得達既定居家益窘先世父及家君百計求

甘脆奉母家人皆饔粗糲山茹茶苴率一管和以
勺米毛刺澁喉咽已輒淚出太君旦夕操作以身
先僮婢終無慍色初先太傅之殉難也既葬歲頻
饑郭淑人以太君方年少恐不任艱苦稍以意諷
之則流涕不自勝歸自江南復諷之流涕如故然
卒不言其志久之郭淑人卒太君悲哀過節終無
去意而人乃知其志之堅也蓋太君爲人沉默寡
言而立志較然喜怒不形是非殊烱烱故能始終
一節與先淑人相守以生死而無間云洎
興朝戡亂安且治矣先世父與家君皆貴移居於

橫山之慈孝莊太君往來兩家各致養事之如母
我兄弟男女弱而撫之長而襄其婚嫁者兩世十
有八人而履恒少患癖痞氣蒸於口人不可近太
君手調藥敷齒牙終歲無倦容遂以生我李令伯
所云非祖母無以至今日者履獨何心能無痛哉
太君素健無疾山居時多食柿屑老而齒盡落不
能食食多嘔卒以此殞命嗚呼悲哉太君生於萬
曆四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子時卒於康熙二十七
年十二月初九日卯時得壽七十後二年冬卜葬
於祖塋之西阡太君生一女早殤其嫡子監察御

史諱兆琳爲舉義服期即履恒父也嫡孫長葛教
諭貢恒戊午舉人履恒廪生謙恒拔貢復恒率曾
孫繼曾等咸緦麻襄事禮父妾有子者爲庶母衆
子爲之服緦麻今制服期太君少而節老而慈德
厚矣履乃將父命請於嵩陽耿先生先生曰是禮
以義起者其意良厚庸何傷又按先司寇新吾先
生四禮疑曰凡妾之有節者無論少賤均宜祔葬
葬且宜祔矣忍靳其服況太君之苦節以終老乎
於是衆議乃定太君既老就養於履之私室愛履
特至初病時戒家人勿以告延醫數止之念履貧

不置没之夕猶流涕訣家人各屬以所切睠眺不忍釋已而氣漸微有若與先太傅答問者遂不復語太君既寡言即先太傅時事罕見稱述意生平苦節乃今然後得弛厥任負怡然見先祖於地下耶嗚呼痛哉履不才子也雖百其身無以報太君萬一况奉養多缺將順少誠負疚神明嗟何及矣所望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貽之以言導之禮儀錫誄銘以光潛德履死且不朽云

序次點染極生動有致引禮處尤合體 王崑繩

行文須有一段眞意從至性中流露出來讀之方能感人此文不可及處只在一眞字 李季平

揚德厚因以厚報之斯爲公家厚德厚字是一篇之主 劉仲旭

直叙中又歷落有致能使生平懿行一一寫出却無一語蹈襲列女事跡是眞孝子慈孫之言 梁質人

叙次極瑣細極眞摯惻惻動人 沈碻士

庶母之緦經傳俱未言有子與否至唐人加注爲父有子妾至今沿之明初雖改緦爲杖期亦未更訂唐注之誤以此服從兄弟而起全與父無與也竊思庶母爲父側室故尊之爲母而又以嫡母所厭故降而稱庶蓋其禮由父生而名從母降與所生子女何涉即傳稱名服尚未及其名所由來然實未嘗言其子之有無也即等而上之父爲貴妾服緦此傳亦未嘗言其子之有無也至唐人乃奚加此文諒必由誤解士妾有子而爲緦之義因以士爲士之子妾爲父之妾乃有此注耳不思貴妾無子者父業服之而子不從服且並不予以母稱情也乎竊觀唐人議服皆規規於古制其一二更張者必詳加討論獨此庶母之注未見集議奚然而出故知其爲誤解士妾有子之義使然也注解一誤千餘年不能復明良可浩嘆今既沿爲令典自不敢以無子之父妾稱母制服而實於情於義有不忍恝者則先王父之爲此誠義起也中年冉永光先生亦嘗言衆子之子當爲祖庶母依次制服見禘禴考卷内亦可與耿嵩陽說互相發明但有子無子之分實千餘年疑竇未經論訂宣嘗於所著讀禮說詳辨其誤茲復敢附贅篇尾以存古禮之眞又非徒爲揚太君詡揚已耳○

又按雍正十年宣率族衆同闔邑士庶舉報太
君貞節請
旌表置主入節孝祠經田總制循例彙
題於次年八月三十日
命下禮部得如所請宣領帑建坊成又彙集公牘
若干紙附以此狀並衆賢人所爲傳胡季子所
爲志銘彙爲一集顏曰
恩綸旌節録刊刻行世敢沐手並識於後男宣曾謹識
宣族兄元亮從學於中年冉先生講求至純嘗
與宣共讀此文私語宣曰庶母之訓爲父有子

妾相沿既以其有女者亦應同緣女子與夫夫
同稱子也有女而殤者亦應同緣生女時已易
名稱母不得以夭札中變也竊意太君之應稱
母制服即當以其殤女爲斷不必遠云義起未
知何如宣曾又識

先孺人狀

嗚呼先孺人之不獲養於不孝等也不孝等雖劇
身齏骨莫贖終天尚忍執筆述慈親之行哉先孺
人生閥閲之族膺象服之貴爲人子者雖鼎牲就
養曾無加於萬一況茶苦劬勞且終身焉此不孝
兄弟所爲追念罔極拊心而泣血也若由中舅氏
特致書百里以行狀訊且曰此子職也禮曰喪敬
爲上哀次之瘠爲下毀瘠滅性失慈親之德不傳
不敬莫大焉子其圖之不孝等扶杖強起慟思先
孺人之壼德備矣不孝等將何辭之贅顧門内燕

閒一二語言懿教存焉及生平所歷不忍遺忘輒
敢雪涕卒編以附諸家乘狀曰先孺人姓王氏家
世孟津禮部尚書贈太傅文安公諱鐸長女濟南
道叅政無黨太常寺卿無咎之妹内閣中書舍人
無回正一品官廕無慾姊也母馬氏累封一品夫
人先孺人生時外王父與諸舅皆未貴居孟津之
雙槐里累世以孝友聞馬夫人性端重教子女動
有禮法先孺人生而淑慎稍長遵母訓益恪盤衰
咸管左右服勞無方人稱性成焉年十六于歸家
大人執婦道無違時外王父已貴而先太傅忠節

公以大司馬致仕洛中兩家貴顯畧相當而皆好禮尚學行婚嫁之具一循禮不爲靡洛中士大夫皆宗之先祖母郭淑人操家尤嚴先伯母魯宜人爲婦久已請姑性而先孺人以新婦事嚴姑益謹畏備禍惟恐失雞鳴起盥櫛問堂上安視膳調甘滑以至燂湯請靧沐斂衾枕請寢向咸以身不假侍婢以故能得先淑人之懽始終無過謫其於先伯母魯宜人也坐起飲食必後之姑有指使分遣不敢視冡婦魯宜人亦相友愛三十年無間言云當崇禎時寇變洛郡失守先忠節殉國難先伯父

暨家大人携家百口渡河居懷孟數年會官民南避外家以其族行先孺人與家大人謀曰中原鼎沸非旦夕可待澄清貴家失勢亂世尤難處暫圖安息莫如南且又婚姻之故易爲毗依也家大人以爲然乃白先淑人舉家以南居無何先淑人思歸苦無資先孺人乃從外王父假資斧以北復至孟縣於是轉徙四方歷五年矣比歸食且盡諸用不給乃渡河以南僦居堤北頭竹峪石井閒皆一至輒遷已而定居於新安北五十里之袁家山先孺人素羸弱且携子女多人跋履山谷中險阻艱

難備嘗時生計益窘先伯父與家大人百方求粱肉奉祖母郭淑人而先孺人與伯母皆自饜糠粃粗糲甃口日夕不充腹先淑人痛國家之難鬱鬱不自聊遂不食以卒先孺人視含殮惟謹哀毁哭泣無疏節先是舉家南避道中值外王母病頭瘍殆甚先孺人涕泣不食願以身代至桃源外王母卒先孺人哀毁踰常因而感疾至是益毁病不可任先孺人之從外王父以南而先歸也外王父囑書家人以歲時周急女家而季外祖蘓州守諱鎮者乃遣蒼頭以百布歸先孺人不自私白家大人

悉致諸先伯父所會春荒易粟舉家仰給焉嗣値皇清定鼎海內清晏家大人登戊子賢書家稍起其明年己丑遂卜居於横山慈孝莊慈孝莊者先太傅嶽降之地有夔月祠在焉數椽簡易僅蔽風雨先孺人食貧拮据率僕婦晝夜紡績仰諸子女衣食日不暇給初丙戌仲兄貢恒生甫數月先伯父已壯乏嗣先孺人與家大人議以兄承繼遽斷以大義遣保母襁褓以歸伯母既歸不復察呱啼問寒燠焉嗚呼此人情之所難而先孺人毅然行之既無德色亦絕無眷戀態宜乎伯母之喜極而

慼慼極而泣也其後庚寅先大兄升恒沒年十三
於禮爲中殤先孺人尤深痛悼日夜泣遂病嚶噎
嗣後事藥裹者三十年實自此始是年不孝須恒
生又十年巳亥家大人捷南宮適先孺人在外家
報者至諸舅從母互擧觴爲賀先孺人喜不溢容
惟歸德先世而已初家大人年踰三十不第先孺
人憂神謂巳曰必四十一始登第以告家大人屈
指其年不在辰戊丑未之期亦不以爲然會巳亥
加科家大人果得第其異如此又十餘年家大人
筮仕西鄕先孺人攜家從之官歷棧道山川險遠

車輿上下巖谷間良苦且危先孺人顧謂子婦曰
爾祖昔奉使封峨嵋閩過棧道八百里衝瘴涉險
遂病而歸今其險如此老不入川非虛語也因相
與嗟嘆久之爾祖謂外王父文安公於時不孝履
恒謙恒婦從行皆文安公女孫先孺人姪也西鄕
土瘠而民貧官署諸用不克供先孺人至謂家人
曰吾家數十口來官玆土雖勺水亦部民出也汝
輩惟務節省勿多費居久之滇黔告警羽書旁午
於道家大人以軍檄召給餉居郡邸數月不遑休
沐先孺人日夜憂皇又以多病故遂思歸嘗謂不

孝等曰漢中用兵之地吾家攜百口進退維谷不
可以久處於是攜家先歸其後家大人以行取繼
至而漢沔旋巳開復以故不及於亂人服其先識
焉先孺人之歸也至閿鄕盤豆村以驚心疲遠道
感痁瘧疾抵里彌劇不孝等侍湯藥兩月餘始愈
然自是體益羸矣其在西鄕時巳患脇痛右臂不
仁後時時作家大人素涉醫以參芪補助之稍起
而隨値不孝履恒復恒婦相繼沒以是感傷歷四
年而疾益加巳未冬先孺人患頭瘍痛楚特甚卽
謂家人曰吾母及兄皆以是卒吾其不愈乎不孝

等曲爲解慰延醫師診視垂三月甫差而又增他
症不孝等復延醫先孺人猶以乏食爲辭及醫來
仍數坐起永訣之朝尚抱幼孫嬉戲其夜復與女
孫笑語頃之疾作乃謂不孝等曰吾年踰六十不
爲夭醫人非神仙奈天命何善事汝父吾無恨仍
囑取某衣某衾爲襚遂於康熙十九年庚申三月
初二日子時終於內寢距前萬曆四十八年庚申
十一月十九日酉時先孺人生時壽六十有一時
家大人在京卽不獲與訣先孺人卒後二十日而
家君補授西臺先孺人不及見也嗚呼痛哉不孝

等爲狀至此血淚沾楮哽咽絶筆尚忍卒書哉先孺人子四以仲兄賁恒承先伯父嗣次不孝履恒戊午科舉人娶王氏叅政公女繼娶徐氏興德公叔雅女三不孝謙恒廩生娶王氏太常公女四不孝復恒廩生娶傅氏孝廉公而師女繼聘蕭氏平陽副使公應聘女女四長適諸生楊奕鈞次適廩生李若紘三適諸生郭岱鎮四適廕生董嘉孚孫男三承曾光曾耀曾俱幼俱不孝謙恒出孫女二俱不孝履恒出謹卜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寅時葬於新安城東祖塋西穴嗚呼先孺人以孝慈温恭

之行處累葉貴盛之餘自世觀之莫不以爲榮且安矣然而終身瘏瘁莫慰尸饔不孝等之罪尚容擢髮數耶謹追維曩昔塗血編次不敢畧亦不敢飾惟其實而已至若疾病時日醫藥先後終始之際人子所宜謹雖刲心爲之敢或遺哉先孺人性至儉衣常數澣猶綴緝不忍棄雖病尚力疾爲子女營婚嫁下至醯醢醲漿鹽豉雞凫雛孕咸心勞焉余家兩世仕宦皆有清節而不孝等庸人不能以家成以致先孺人劬勞如此先孺人雖貴常謙抑不以家世驕人姑姊妹長幼疏戚皆以等輩里媪相見必與姁姁通語言道故舊御下尤寬臧獲媵婢經年不聞怒詈鞭笞聲不孝等夙昔温凊時輒述先太傅家政遺事及外王父嗜學披書狀其所以望不孝兄弟者良厚前年不孝履恒薦於鄉先孺人不加喜惟諄諄以力行强學勿驕勿惰爲訓今旦暮間已成遺言自顧碌碌餘生有負懿訓多矣所望先生長者錫之鴻章慰遺恨於九原不孝等頂踵俱捐永矢勿諼矣謹狀

直起直叙不畧不飾 叚郁蘼

先府君行狀 裴蘆院先生撰諱

嗚呼不孝兄弟之見棄於先府君不能承先德以永斯祜也罪通於天死且莫贖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先府君以純明之德承先太傅理學之傳忠孝性成友恭慈讓所以貽厥子孫者澤莫厚焉子若孫僅得中人亦可少自豎立不孝等奈何弗類既不克養志盡誠使先府君遂林泉之樂又不克祈天悔禍爲先府君延期頤之壽靜言思之生不如死於先府君之德何忍述亦何能述耶述之是昭已辜也不述廢嚴君之令德不傳厥辜亦等不

孝等仰天泣血無可柰何謹述其實者按家乘呂氏系出宋文穆公後明初始祖諱俊自洪洞遷河南之新安遂家焉諱俊生諱獻諱獻生諱鑑諱鑑生諱思聰諱思聰生諱元諱元生諱景陽諱景陽生先高祖諱鄉以孫貴贈戶部侍郎私謚敦愨高祖母牛氏旌節贈淑人先曾祖仁孝公諱孔學封戶部侍郎以輸穀賑饑特贈右都御史旌孝曾祖母孟氏贈淑人田氏封太淑人孟淑人生先大父諱維祺由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節學者稱明德先生所著孝經大全等

書行世先大母郭氏累封淑人生子二長先世父化州知州諱兆璜次即府君也府君諱兆琳字叔玉號敬芝生而穎異爲學尤沉潛方就傅時動若性成及長學益力登歲補弟子員食餼事先大父母至孝色養無方從先太傅講學於明德堂能辨析大義與先世父共質疑難其爲文理勝於辭務深求根柢以故力倍勤而不獲登售於時崇禎十四年辛巳洛郡失守先太傅以罵賊不屈死既葬先世父與府君奉大母郭淑人避亂河北復之江南已而歸省墳墓流離轉徙者數年乃定居於新

安縣北之袁家山甲申賊陷京師莊烈愍皇帝殉社稷郭淑人聞之啼泣不食卒先君哀毀骨立見者輒爲感慟時遭大變門祚衰薄先世父與府君友愛倍篤府君事兄如嚴父同居三十年無間言至今厥產未析先世父善持家內治生外禦侮皆以身任之府君以故得肆力於學學日益進戊子由歲貢舉於鄉家稍起明年移居橫山之慈孝莊橫山者即山經所謂青要山也其始爲先太傅母家孟淑人時歸寧感夢月之祥生先太傅今夢月祠在焉居甚湫隘先世父與府君不敢以爲陋懷

先德也已亥捷禮闈辛丑成進士需次家居序次
先忠節遺集甲辰梓於淮上以歸家居十年非公
事不至邑邑中有期會邑令輒虛心延府君府君
至計事僉以爲公新安故山邑經亂後舊籍盡失
稅浮於地民多流亡府君毅然白邑令佟公希聖
願爲民請命佟公賢者也遂晉府君與會計里圖
新舊盈虛之數嘗校讐至夜分累月乃定遂上其
事則壤以平里人至今賴之初府君以歲薦謁選
京師得下考例爲司訓意怏怏不自滿乃下帷發
憤遂舉於鄉既舉數不第復就選司李會

朝議舉人不得爲理官乃益刻勵下帷卒得第同
學者服其有志云已酉筮仕得漢中之西鄉西鄉
僻壤也府君素仁厚至是益尚寬與民休息蒲鞭
示辱而已居久之無赫赫名上官多易之會滇黔
告警搖動川隴間大兵由漢中進發屯駐數十萬
衆徵府君犒師府君遄往西鄉故駐綠旗兵數千
又益以郡中兵皆取給縣官縣東南魚渡壩即古
定遠城也我兵所駐去賊壘不及一舍人民震驚
旦夕不自保府君既與守將深相結期以保境息
民死生不相貳又多方勸民同守時芻茭供厮資

糧扉屨諭以
朝廷威德吏民爲之感動又白上官以邑距郡幾
三百里轉輸往來緩不及事請罷西鄉民供億縣
官自和糴給軍從之乃遣能事吏和糴於鄉以給
軍數十萬衆未嘗乏絕軍中有額外求輒以義折
之或正辭白將軍將軍多直府君飭諸將吏將吏
皆改容謝以故居守兵與入川八旗兵咸戢以和
無不得其懽心者上官更相稱譽以爲廉且能於
是將軍厖公爾格經畧莫公樂交章薦府君府君
居郡邸數月晝則給餉犒師夜與營轉徙卧沮洳

中遂中濕卒以成疾初至郡賊勢甚亟人心不自
固同官中有相對泣下者府君遽正色曰死生命
也忠孝志也我輩致命遂志正在今日何泣耶泣
者慚謝之會大兵由沔入蜀府君乃歸所治邑士
民親見他邑之疲於奔命而吾四境若不知兵也
更相驚異扶老攜幼迎府君道中終日且稱觥爲
壽其他邑父老以府君之代言疾苦於上官也亦
具牛酒郊迎於境上無何賊勢蔓延脅從者衆其
良民逃匿巖谷求自全者或誣以保聚爲盜則勦
洗無遺有府君力爲疏白賴以全活者不啻數千

人上官復以軍功治行交薦奉
召入京丙辰廉治行得上考庚申三月授福建道
監察御史未幾巡視中城
陛見日
上咨首輔首輔具奏先太傅罵賊死節事及府君
令西鄉治稱廉平與綺師給餉保境息民諳勤勞
上曰此理學名臣後應是好官首輔對曰非好官
撫臣安敢以行取塞責是年冬十一月上旬因星
變白氣召集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各抒所見府君
議曰天垂象以仁愛人君君保民以仰承天意以

天下計之惟川餉最艱而秦省爲天下根本尤當
軫恤關中距蜀二千里率數鍾而致一石所謂千
里饋糧士有饑色也蜀中米價尚平可遣大臣特
往督餉和糴法莫便焉更望蚤復全蜀發帑金以
濟轉運如是則士得宿飽民可息肩民安而天道
可轉移矣
上嘉納之旋命川陝督臣隨征調度云又疏奏歲
旱民饑請
諭内外臣工實心修省以迓天和内具陳清沉獄
足兵食戢暴掠嚴私派省土木五事尋

勅内外大小臣工益洗心滌慮實圖修省焉由是
聖眷日隆尋掌浙江道
特命巡視京通八倉先是京通倉例有御史巡視
後罷之至是復設
上謂府君素廉謹故特膺
簡命於是益勵厥操務滌積弊稱
上意旨特糸倉蠹陳大天王等悉正厥辜車子數
千人歡聲載道持瓣香爲府君尸祝甲子順天鄉
試府君充内監試官竣收卷惟謹乙丑春三月以
足疾乞休先是府君在漢中中濕成足疾在朝趨

走不便都御史以實奏
上曰何傷伊巡城掌道巡倉俱廉謹稱朕意其留
供職及府君乞休
上仍不聽輔臣爲固請乃
予假遂於是年孟夏歸里其在西臺也不名一錢
凡事持大體不爲苛察嘗曰使臣拾遺補闕則可
掇拾羣下短長則不能程子之言是也在籍五年
歲庚午三月以病胃寢疾三閱月告終於慈孝莊
舊居之正寢嗚呼痛哉府君生萬曆四十七年已
未十月十一日辰時卒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二十

七日戌時得壽七十有二元配
勅封孺人先母王氏禮部尚書文安公諱鐸女子
男四不孝履恒戊午科舉人娶王氏濟南道叅政
舅氏無黨女繼徐氏德興縣知縣叔雅女繼王氏
前兵部尚書襄毅公邦瑞七世孫女不孝謙恒廩
生娶王氏太常寺卿舅氏無咎女不孝復恒拔貢
生娶傅氏舉人而師女繼蕭氏平陽道副使應聘
女不孝等兄貫恒已出繼先世父嗣現任長葛教
諭娶常氏顓縣知縣景星女女四長適諸生楊奕
鋐次適廩生李若紘三適辛酉副榜郭岱鎮四適

國子監典簿董嘉孚孫五承會諸生娶王氏丹陽
縣知縣用六女光會諸生娶王氏內閣中書無回
孫女耀會聘孟氏理學雲浦先生元孫女俱不孝
謙恒出憲會幼未聘不孝履恒出法會幼不孝復
恒出孫女六五履恒出一復恒出兄貫恒生子五
另詳先世父狀中謹卜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
先孺人合葬於新安城東祖塋之次府君一生孝
友成於家清節著於朝仁風被於里不孝等即克
肖曾無補於萬一況頹惰不克自立使先人之緒
有作而無述也尚靦然人而哉府君性仁厚爲治

清寬及臨事毅然敢爲有僭假爲凡爲里民所覺
府君立斃之人稱快焉御下多以情恕其有忤於
鄉里故舊雖小過必懲生平喜施濟戚里有急力
爲營助或稱貸以益之與新洛諸名士集敬社以
進德砥行相期不但論文字社中諸名士先後成
名者甚衆其爲學不尚涉獵讀書務求精熟立談
時可誦數萬言其官京師也又輯先高祖母旌節
錄及曾祖榔憲公孝義各帙與先太傅忠節錄榔
爲一集顏曰節孝忠義集嘗爲不孝兄弟稱說期
以懷先德繩祖武也所著制義文廟崇祀攷西鄉

誌過錄疾呼草期裨世用不喜爲詞賦不孝等碌
碌餘生亦既抱子曾不克少遵庭訓長懷愧恨而
已府君性至樸不治家人生產其室廬車馬衣服
不異寒素自鄉舉至筮仕告歸四十年如一日易
簀之夕念殮外無長物每述司馬公格言謂積金
積書不若積德也吾雖德薄他日論定時當不媿
先人清白使若兄弟得稱清白吏子孫所貽不已
多乎嗚呼痛哉府君之教不孝兄弟者至矣不孝
等追維曩訓謦欬如存匍匐苫凷中畧誌梗概不
能什存一二仰冀先生長者同官故舊勿以履兄

弟之不肖是棄惟先府君之誼是念錫以鴻文用先貞珉庶九原可作千載不朽少贖不孝等終天罔極之辜煢煢鮮民雖死猶生矣

子孫表揚先人以不没其實爲佳此狀以德字作主滴滴歸源妙在無一語矯飾當與龍岡阡表俱傳繆恒夫

叙序之文與他體不同固以樸實周詳爲貴王崑繩

先兄素園先生行狀 附符劉遂開撰

嗚呼吾兄不少憖留以待弟之歸老舊山重叙天倫樂事而竟棄予如遺也先父母生予同懷者五人大兄中殤兄次當爲長生數月繼先世父奉貞公嗣稍長從父官遊四方吾兄弟聚散不常憶少時遊處懽若異世其後予隨兄至武昌治所居一年北歸兄送之江干泣而别前年戊子予歸自滇南順道省兄於漢口則兄已遘疾而予亦就衰矣相見泣尤哀信宿而去嗚呼孰謂江樓一别遂成永訣耶顧念兄生平慷慨多大志而予以疎慵成性常思馬少游鄉里稱善人之言心竊好之雖遭清時仕宦年齒相若而志趣相越遠甚杜陵所謂賢者兄而愚者弟也何能述兄之行以詔吾子孫顧從子緒曾等方在哀毁不能爲文辭恐久而遺忘湮没其行誼罪難逭矣因扙淚而述之如左吕氏系出四岳歷唐宋世有名德明初始祖諱俊自洪洞遷河南之新安遂爲新安人六傳至高祖諱鄉以孫貴贈户部侍郎高祖母牛氏贈淑人旌節曾祖諱孔學封户部侍郎以輸穀賑饑特贈右都御史旌孝曾祖母孟氏贈淑人田氏封太淑人祖

諱維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謚忠
節贈太傅學者稱明德先生祖母郭氏封淑人忠
節公生二子先世父諱兆璜崇禎二乙酉拔貢歷官
廣東化州知州兄之嗣父也世母魯氏贈宜人先
父諱兆琳順治辛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先母王
孺人兄諱貴恒字文敔素園其號也生而偉異性
倜儻不羈年十四能作大字及楷書行草十七入
庠序又三年食餼善騎射御生力馬每於三冬積
雪中著狐裘挾弓矢射伏兔飛雉縱豜鹿麛以歸
命僮僕熾炭炙牲以享賓客酒後耳熱縱談今古

事出入經史百家意豁如也康熙甲寅三逆藩之
變兄益肆力韜鈐有乘長風破巨浪之志以先世
父歸老不敢離遂中止其後三逆藩伏誅天下清
寧壬戌以明經教諭長葛與諸生講道論德歷日
夕不倦嘗賙其匱乏或稱貸以繼之卒無難色閒
至絕炊水沸於釜中始假米於外安之如常凡十
有四年遷知湖廣武昌縣事在治日以讀法彌盜
賑饑緩征杜干謁振孤弱禁傳著隱富移貧是務
以故邑之八鄉民無強弱異等者初湖北有前明
楚藩征穀田例折銀科最重又匠役故絕者有代

傕曰納班銀民害之兄請於總督郭公公稱善具
疏入告遂得減全楚穀折之半悉除匠班銀均歸
之正供民力以紓武邑賓興久廢兄捐資復之城
久圮前令請於上官議經費數千金不果行兄至
治周閱計之估直八百金首捐其半紳士捐輸且
倍之乃厚其直以雇役大暑烈日中躬督之閱三
月畢事復以所餘金葺文廟及公廨民未嘗費一
錢在治十二年歲有紀錄需次將遷矣會歲歉穀
貴所在多亂民覘富室毀厖屋羣訌巡撫堂上戟
手而語由郡城而黃梅而武昌遂以此解任莠有

士民數千人持公論訟訌者其畧以爲令在治有
年上官不聞其過小民未嘗告訐今以亂民數十
人去我慈母公論之謂何於是總督郭公會新撫
陳公合疏辨其枉部議避之庚寅春奉
俞旨復其官置亂民余壽兒等於法兄於是年夏
五月抵里先是嫂常孺人既以病久卒於武昌郡
邸而兄亦漸爽有洩瀉之疾其第四子纘曾年既
壯篤學淳厚兄尤愛之使奉母柩至家隨以疾卒
家人隱之兄至是始知疾增劇遂於庚寅六月二
十七日卯時卒於正寢距生年順治丙戌九月初

三日玆時得壽六十有五嗚呼兄既抱壯志不克
就其爲文汪洋自恣不拘繩尺先侍御公亟稱之
每甲乙會藝多優兄而絀屐然數困於有司以邑
宰終老命也慷慨好施德之者多感而涕泣然而
好直言面責人過或怨之亦不恤也兄既不第爲
園於村西顏之曰素園以爲號焉日與同人談藝
飲酒於其中間爲詩有奇致亦不求工或作畫摹
舊本皆肖其意配常孺人江西贛縣知縣景星女
候選教諭肇吉姊也有厚德于歸時不逮事姑曾
宜人事本生姑王孺人至孝先吾兄卒别有狀子

男六長繼曾監生蚤卒娶丁氏丁酉舉人汝達女
繼娶杜氏庠生兆樟女次緒曾歲貢生娶王氏德
安通判澤溢女孫歲貢生端女次綸曾蚤夭次纘
曾增廣生娶王氏毋舅濟南叅政無黨女孫丁巳
舉人之鳳女次統曾增廣生娶郭氏遵義知府友
龍女孫太學生衛鎮女次綰曾娶王氏從舅金華
知府無忝女孫淶縣教諭瓛女繼聘張氏丙寅拔
貢搏女女五長適傳元珏蚤夭次適子甥洛陽庠
生郭澄三適子甥洛陽廩生董萬山四適孟津庠
生王寅五適洛陽庠生袁昂諆孫六祉高業儒希

高庠生俱緒曾出衍高纘曾出從高繼曾出顯高
緒曾出熠高統曾出孫女三長字郭勁緒曾出次
字子甥孫郭汝楫三未字俱統曾出卜於康熙五
十年九月十六日合葬於縣東祖塋禮也嗚呼兄
棄子若弟不顧矣緬求昔歡渺焉難再吾兄弟以
垂老之年不克圖數載暇日居田里講友恭之誼
爲里人觀聽天各一方撫膺椎心痛也何如尚忍
執筆紀其懿行耶昔程正叔爲伯淳狀言質而理
括雖大賢之風非世儒所敢望亦足徵古人兄弟
之誼不委之子孫矣所望大人先生錫之銘誄以
光九原履兄弟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復黃朋梅書

頃辱賜書兼惠佳文反覆一再讀何其文采之絢然而謙抑過甚乎僕庸流也於學實無所窺足下見盲者而問途焉有不爲世所笑乎顧盲者不自謂不知而以其意告問者循乎其途而得之而盲者從之是爲盲者導也夫純錦有絲纇而良材餘寸朽謂不足以累其全則可矣而謂去其纇斷其朽不益增二者之重斯亦不愛純錦與良材矣無鹽恭縞自飾朝出乎里門西子粗服亂頭而過之必衆其嗤何者自忘其醜而過求人之美也雖然

天下之美無止境也子建八斗才嘗云好人譏彈譏彈者才未必美於子建而古今益以是多子建之才則僕於足下觀其深矣

風格似鄭瑩尺牘 浦雲曠

正序不過三四言即繼以喻一喻不已而再而三又一引證而正意不過一語便結此先秦法也近代何人解此 王崑繩

與友人書

倦途休駕古寺消齋覩安仁珠玉之姿如親蘭臭接元龍湖海之氣頓啟蓬心鄙態欲消幸臨水可酌高談轉恩知隔籬有人快何如之觀云止矣攜來佳集坐對晨窗光芒疑吐驪珠犀利如剸虹劍加以春秋方富征邁何窮酉藏發丁年求名山之果位金丹出火乘超寰海以飛昇絕地通天爲仙作聖恐未足以量其所至也某學徒末技生實鈍根藝久困於丹黃業未分乎白黑蟲吟蠅聒多亦奚爲兔駛烏馳老且將至筆花久謝嘆心力之欲

衰竿竹重栽知工程之難計乃辱問盲之雅因來獻拙不辭幸與二三朋輩共相推敲勿惜頳面素心樂與賞晰君擬淵明後世誰復譏彈我悲子建敢望把攜同冰雪惟期黜僞以雲烟嚴若霜晨細如砥石斯尤相成之至而受益良多矣適得山綈佐以詩箋倘不遐棄得藉涵容製以爲衣即同袍得近光澤攜之在握斯覿面可挹清芬楚游的在何時旋音詳示拙稿擬於夏杪遣力取還幸勿托郵恐滋沉閣

與同年袁紫臣書

足下少年讀中秘書壯盛爲方面使人生功名似此亦復何憾憶同鄉舉時僕齒尚後足下二歲今以奔走衣食髮已種種雖嘆老嗟卑君子不爲然視足下榮瘁何如也日者聞足下當守平陽郡私心自喜以爲桑梓密邇可時親色笑聆緒論間學吏事不圖銓注復還西粵也雖然臣子一身遠近惟君父所使況熊幡虎節寵臨舞干格苗之地不鄙夷其民而咻噢之經術康濟正在此日應不計地之肥磽與民之頑樸矣錦旋有日本擬躬往修

賀以申間濶緣家兄楚行限迫僕亦隨往無暇得至金墉聊寄贈言用深耿耿此後楚粵便鴻音問可達會聞足下文學吏治風流遠裔訪銅鼓之舊蹟彌藤峽之伏奸一張一弛易鄙爲仁且有佳文字寄我如柳州袁家渴諸作也僕夙聞庾元規南樓在今武昌縣治此行當親訪之或得句亦當郵筒就正但雕蟲小技無裨世用杜陵云詞賦工無益良然老將至矣修名不立且闇於時務亦欲觀摩從政機宜寬猛酌劑之義俾少易其文事膏肓加以長途鞭策庶幾鉛刀勉試一割知己如足下當明以教我也啟行的於何時倘在霜凜瘴收之前百惟珍重

首段欣幸中已有相規之意以下不擇遠地是一意移易風俗是一意自己策勵又是一意妙在段段與袁相陪說情厚而詞深旨嚴而義正不但規摹鄴侯書牘也 陳行度

上韓荔廬學士書

某聞之上有附青雲而聲施後世者果何以哉禮士贄雖以其有文采也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顧言以足志而文者行之表也言立而不詭於道君子有取焉此其所由贄以自達與又聞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士而甘爲三代下人乎哉遯世無悶惟聖者能之若夫始學之士如中夜有求於幽室非有導之明者則貿貿然終無所見是故好之亦有道焉莊生曰名者實之賓此名之不必好者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好之惟恐不甚者

也某年十六習舉子業間取馬班韓歐之文讀而好之竊意凡爲制義亦當如是矣及求之世爲制義者殊不概見壬子得閣下闈書曰此眞是矣時同學者咸怪不敢逼視某獨丹黃而甲乙焉先大人見而異之曰小子能讀若文耶高山流水之音善聆之將自得慎勿相詑明年閣下元墨出益醇而肆某亦嗜好之不置俯而讀仰而思凡傳稿若干篇悉能上口作而嘆曰世固有昌黎廬陵其人也安有讀書好名之士而不是之學姑茭茭其言以阿世者乎於是誦閣下文者徧海內而嘉魚臨川諸稿復並行矣耳食者剽竊傳會蒙羊質以虎皮輒黜於有司旋束而庋置之而其於大文誦之將終身焉而不能襲其一字何者譬不可效也其後七年計偕北上懷刺欲投者數矣自顧弇鄙無文名不出於閭巷不敢以姓字塵大人先生視聽是以行行且止又十七年甲戌試春官見収禮宜見先達長者會閣下予告在籍某懷欲請謁而無由也於時年四十矣行念鄙陋沒世志士之大慟且世有昌黎廬陵其人而不獲一望見顏色聆其緒論誠私心恥之蓋蘊結於中者二十有七年於

今年夏始敢踵門以制義三十首爲贄因本房宋于蕃先生以陳左右竊謂閣下今之韓歐也昔者昌黎廬陵亦嘗以其生平所爲文謁其時之先達而賈閬仙曾子固輩又以二公推挽而知名況某之幽陋無聞者乎閣下試於退食之暇一覽某之文或有一言之幾於道題之弁端榮踰華衮使某得歸而詑於同學者曰今之韓歐以賈曾目我我自知不類而顧已得此況賢於某者乎學者聞而慕之其誰不爭自磨厲以待取名而定價焉然則振末流之士風開來學於奕世功在閣下而其實

親炙之者也夫人而負此名也於身其亦足好乎否耶家貧不能具書人雇匠繕寫不工恐滋罪戾惟閤下裁察焉

以文爲經以名爲緯紆徐委備有餘情焉自是韓蘇諸家上書之體 王或菴

再上韓蔡盧學士書

某以心奉教閤下二十餘年矣戊寅需次京師始通刺閤下之門隨錄所爲制義若干首上書自達冀得片言以華袞我也然閤下日侍從無暇不應以小技干冒尊嚴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知其量也方書之將上也故友中書舍人李方來在坐顧謂某曰子以韓公爲何如人也某愕然曰君奚此之問韓公今之大人而才賢者也曰固也大人則無暇省覽末藝才且賢則子之文不足當其意也且南北之異轍久矣盍歸休乎必不得所

請某曰不然大人而才賢者豈徒自有餘而已必將扶奬羣才以誨人之不及也是惟無暇觀觀則必不我遺且南北之異轍者門户之見才相埒名相軋也今子辱在泥塗而韓公在霄漢之上地望至遠何門户之有君不聞昔者太倉之與濟南乎之二人者以詞賦雄長中原才相埒名相軋也然太倉每心折濟南望若峨嵋天半才賢之用心固如此矣况經義者道之華聖言之緒餘也以天下之才賢攬聖言之緒餘其虛懷吐握又當何如者子必得所請君姑俟之既而果不獲命乃出春明

門之離石所治阻絶萬山中貧不自振不克一通縞紵抒拳拳之懷病且日深猶日取大集熟復之因嘆曰已矣予無復望韓公矣其文固無一肖者豈惟予不相肖而已即世之老生讀書數十年規而摹之亦無一相似者予之不得所請誠如李君言雖然望未絶也昔李太白上書荆州謂荆州爲文章之司命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夫太白天下才方其未閞達也猶不能不借以爲引重如此今某於太白無能爲役而閣下令望實百倍荆州是即晨夕掃門猶恐不能自通況區區末藝輒敢請益

乎哉若夫器範乎道藝進於德則尤難言矣王介甫三至茂叔之門不獲望見因忿然曰不可退而求之六經耶予嘗恨介甫之拗而負茂叔不屑之教誨也使爲介甫者鋤其虛憍之氣必獲望見而後已則其所就當不止以文名後世又何至以經術禍宋哉某既不能求之六經又不甘以介甫自畫而望閣下如今之茂叔必得所請以決所學之是非因復呈制義若干首倘終無可採即閣下明棄之無恨不則舉世譽之終不敢自信焉且閣下嘗序李太史渭湄之文矣渭湄北方學者亦雋才也某雖不敢望渭湄而閣下既不存南北之見必有以幸教之不使絶望而歸也

渾灝流轉似昌黎諸書　顧愚亭

是學者請益之文與昌黎明允心事不同以故不亢不諂眞粹然儒者之言　陶艾圃

鋒鋩甚利妙以婉折出之詞令妙品較前篇更勝　王崑繩

寄吳街南先生書

某寓書晴巖先生足下曩者僑寓維揚獲一瞻道範謬以四律爲先生贈行猥蒙晁藻遂踏虛聲此邦人士日相過從深懼名實不副以貽知己羞因作計遄歸巖居多暇惟日奉大集盥手莊誦雖河伯望海不能窺其涯涘然竊以意推之則知其源本洙泗溯流閩洛而摩娑於經傳莊騷龍門昌黎之間下至震川山陰不足當高明一盼也噫觀止矣僕何能贊一辭耶顧管窺蠡測不無一二疑義願請益於先生者非敢騰口說致爭辯亦欲各言

爾志更冀聞所未聞也集中首辯教次正王論執中書及謚祀典禮葬惑諸辯其於衛道維風內聖外王之旨則備矣即一名一物亦具論世知人格物之全理而觸緒出之莫不切日用而關彝倫如此著書信乎孟韓之功不在禹下而先生宜同有千古也復何疑哉僕所微疑者中庸論仁一書其言體大而思精第以仁貫問政大旨竊恐未安何者仁天地之心也誠天地之理也心不可見而理可與知猶夫春氣之周於四時者其幾微而主德之寄旺於四季者其用昭昭也今不主誠而主仁於三達德殊亦未備恐千古不能無異議也又謂苟有合於孔子不妨齟齬於朱子竊意孔子天也朱子則升天之階捨階而升天將能乎王仲淹云君子之文謹而典在高明獨造創獲原不必盡襲前人成說第恐末學者聞之不無處下窺高之思望先生於意言之表稍節而謹之則末學幸甚鄭司農焚餘草書後謂蕪稅請差專官自先忠節始覆按先集及年譜崇禎五年四月先臣有請罷蕪稅疏內陳三義一歸併工司一勅行有司包稅一則並罷進稅包稅而以楚之借餉及南庾鑄息增

稅之存餘者每歲補足二萬之額旨不果行夫先忠節與鄭公任事月日相後先也必不至頓異若此脫既請之而旋疏罷之是以右矛擊左盾也不大謬乎或大集別有所據僕則未知不則先生之文必傳於後者也後世信先生或者疑先人如信先集則亦疑先生疑先人未必忍等論於桑孔而疑先生則必以大文爲失考矣先生既力爲鄭公白而忍不一白我先人乎佇俟德音明以教我文之右於詩固已而亦有所請者古六經五爲其用故易傳叶韻書載賡起五子之歌禮升堂聲揚入

少覩下之類亦幼學之聲詩也春秋左氏紀歌謠之辭尤多而樂則詩之聲也是故太史採之太師肄焉子所雅言詩居其首道顧不大哉漢魏雖無風雅而樂府古詩遺意猶存至六朝競爲靡蔓而詩品日下矣是非無詩也無詩人也且斯二者古今才人鮮能兼善與其兩營而不精不如因才而致一之爲專也今文如先生自不必以餘事作詩人而一二才俊之士或能由三唐兩漢楚騷以漸窺夫三百之旨原溫厚以立言寄微文以風世是亦眞詩人非餘事矣若晚近爲詩者厭漢唐爲陳

迹而規規焉奉蘊陸以爲鼻祖詞曲其調花鳥其情而其指則吾不知也風雅云乎哉猶之不善爲文者聱牙步蹶蹟舍八家而爲史漢史漢云乎哉是故文之失或躐等而上詩之失愈波流而下上者躁下者靡也失均而品亦或殊與先生謂舉世皆詩人僕正謂舉世無詩人也詩且無人矣而況於文乎竊附區區欲發先生言表之意云爾實未嘗相左也凡此鄙識敢謂愚者一得嘵嘵致辯乎亦以贊頌易竭請益無窮昔孔明王佐才求違覆於參署子建文人也亦好譏彈況明道立教之文而不發一問難之端使舉世雷同以諛先生先生又奚所取哉憶拜別時援手教命持所集歸與北方學者論之使知其學術僕歸而質之同志嗜者亦寡蓋北學墨守程朱而文多雜以講錄故罕有知先生者僕非能知之特好之耳倘天假之緣身事粗了尚思千里命駕獲旬月侍側與聞至論之極庶不虛此生耳所呈先祖庶母狀欲冒昧請誌則縞紵未通禮不宜躁瀆又先府君舊誌亦未滿意容別日錄狀以請知先生特重節義且素以表微闡幽爲心或者不我靳而爲人子孫者之欲

顯其先誠得高文以傳不朽一言不啻華袞也報宜有日矣僾頓首

辯論之文明晰不繁有典有則純乎大家 張慶餘

淳意發爲高文清言緯以奇調千變萬化而究不離本宗其於論道談文尤確有定見。元素於街南集手不停披傾慕至極而復能折衷析疑如此尤不愧直諒之風 陳行度

書足以盡言言足以盡意直而不亢婉而不阿周詳懇至修辭之能事畢矣 胡季子

再寄吳街南先生書

客歲一椷托金陵黃際飛郵寄不審得達否此書寄後其稿稍露於世汾陽胡季子爲傳青主門人亦一耆舊也隨有書與僕辯析仁誠之旨復於知天知人別有創解兼以所著易疑命僕轉寄夫學術之異同古而然矣自游夏不能無本末之辯况朱陸乎然僕竊觀朱子解經各有攸當即二程不及也如程子謂下焉者爲五覇而朱子以孔子當之此即上章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之意以經解經片言居要矣今胡意謂知人即下五達道之屬

乎人道者知天即下三達德之屬乎天德者竊意道原於天而率於性固人之命乎天者德備於性而修於身亦自天而之人皆天人兼焉者也以達道屬人可矣以達德屬天是有生安而不必有學利困勉也即三近之說亦贅矣聖人循循善誘寧有是哉且本節故字文意原以繳上而非以起下知人以事親即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之說也若云事親無借於知人是良知可用格致爲煩聖門穎悟莫如顏子次則端木氏亦無事博文而自能約禮文章不先而竟聞性道矣此下九經之序

以尊賢冠親親之上義又何居僕所爲以朱子爲升天之階而不及周程三子者亦竊比孟子夷尹之未可班孔子也云爾夙昔鄙見如是未遑裁復季子先以質之先生至於詩文之義僕所見者風格之升降而胡更推本其大原技也進乎道矣尚敢嘖有煩言乎哉僕於近人集每不終卷惟先生之文與毛大可之詩好之不置正以先生之有功程朱而得聖學博約之序也論執中書正王其一斑耳千里問訊嘉遯自肥某再拜

與顧愚亭書

大集在塵案閱已三匝未敢輒加點竄語云瞽者無與乎文章之觀僕盲無見也即有詎有當於足下雖然斯文之秘偕今而傳後者也當吾世而無與折衷後世誰相知者僕生平讀書取友自命不敢後於古人足下之文今之古人也而間有不相似者必欲問塗於盲僕不敏請以董狐南史之直筆從事

婉而勁彼我身分俱在不言之表王誠亭

上座師徐大中丞書

日者伻來蒙賜書獎藉優不敏敢不益慎乃職仰副明教萬一兩河行旅至下邑者具道吏肅民懷禮教聿興人咸勸善蒸蒸然慕義而強仁㣲承下風何從贊一詞但當亦步亦趨奉爲軌則恭頌聖天子得良翰以佐萬年之治著事者特書有人焉嘗飲和食德爲桑梓欣幸哉履聞之善人民之表也制祀國之典也先侍御生平淳德清節克孝於家惠及於里正色立於朝里人士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祀於社者此其宜也久欲請之臺司旋以履兄弟不克顯揚而末俗獲是典者或不在口碑而在腰組且未有賢府主振幽發潛不以榮利如吾夫子者事以故中止履十年來内疚於心食寢不安几席自顧不肖軀負天慚地不如死之久矣前年病瀕危百無所恨獨向子若弟諄諄說此既而吾師來牧中土竊意先人潛德會當發露然終不敢繕書以請者知吾夫子之無私謁也適家書至事竟舉行如夙所願望捧讀所判牒義昭陽秋榮踰華袞齋之先筵感泣欲絶者久之已而喜不能寐以爲自今百歲後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矣昔

者南豐師廬陵嘗銘誌其先人嘗致書謝之以爲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其人固足重而益以重其先人雖得請不如其已履不才子也何敢望南豐而吾師固今之廬陵也且南豐以先人之故第獲一言相引重若於其師不啻君親戴之而難名天地之大德况乎煌煌祀典人子欲重其親雖百其身之所致而不可以倖獲者不知履於吾夫子又當何如耶謹録先君行實敬達幕府使輿論有徵咸知我夫子衡鑑公懸固非以爲人子者之言是聽而凡爲人子孫者之欲重其先必非請托之所

能得惟實副其名者不請而自予之其誰不勉於爲善以副在上之意指將於表率風教之盛心當益彰明較著也至若修儀申謝及一切凡俗感激之言並不敢陳於霜威之下矣

沉實簡要深得南豐筆意　張慶餘

仁孝之思與風化之旨俱能以抑揚旁襯發揮無遺覺父子師生之身分悉出矣　李牧癡

上學憲汪文游先生書

某聞天下之文章聚於東山鄒魯之於文學其天性也經術有傳矣他若昔之濟南今之新城以大雅之才意不可乎一世皆其之所服膺而願學者也况起衰八代力崇正學如先生者哉某學乏師傳經術淺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於文字不宜言亦何能言顧生平癖嗜有不能釋然者嘗怪世之小夫見北地濟南之光燄目懾氣敓妄生訕議謂藝苑卮言乃弇州蚤年所著爲于鱗所誤此如援朱歸陸者造爲晚年論定之說回憶首尾以疑誤

後人耳夫南北分標黨同伐異自古而然所賴大人先生示風雅之宗爲後學標準耳以故不揣冒昧妄録夙昔所爲詩若干首又所梓詩文三冊以工價不給中輟並呈清覽倘言不大謬可以問世當徐圖竣工至於制義一道發揮蘊明王制尤非小技亦有好事者持拙稿鋟梓俟梓出再呈伏念道在斯文求則得之雖地望濶絶心之精微不斬其相師也况世途多岐得正路者或寡矣周行在前又以地望濶絶不敢請業是自絶也且夫詩辭同道之末流也士幸生休明之世不能簪筆直廬

揚抗治平今已驅馳下邑居官隨分盡職與編氓
同甘苦乃欲嘆老嗟卑弗以義命自安豈不悖乎
但咫尺寫轅又迫處[illegible]剩不獲親炙光霽與聞
緒論此中不能無悵悒耳謹抒下悃伏候至教

復胡子明書

日接手報以尊公先生之訃相聞兼以禮俗異同
下問不遺芻蕘知足下事親以道於終始之際無
之有悔矣聞命以來且感且悼世務牽纏遷延至
今始克遣伻至汾一復來指並訊卜葬何日或安
厝舊阡新宅諒易簀時必有治命至云性不昏亂
此在二氏以爲難而不足爲先生異何者生寄死
歸是解脫之謂生順沒寧非解脫之謂謂一息存
而志未弛則定性自能不動也所望仁人孝子思
孔曾之懿則却瞿曇之幻說敬以致哀禮以善俗
使唐魏遺風彬彬而進於鄒魯而愚俗惑亂者知
其無益於吾親而且暴悖乎聖人之教庶幾悔罪
而回心焉此前哲令德之所以爲民表也若繼先
人之志不在斯與昔中郎議朱穆之謚伊川治邵
子之喪僕豈其人哉雖然敢以臆告夫禮者有本
有文合乎古而戾於俗君子不懼也或其無害於
義者從之可耳凡吉事尚文凶事尚質故曰禮無
容言不文喪事欲其總總爾又曰凡喪敬爲上哀
次之則又非悍然去文第爲孺子泣而已也先司
寇新吾先生酌禮俗之宜所著四禮疑四禮翼二

書衷文質而通時變尤讀禮者之要領也幸覆視之何如小詩達情耳恐不足以銘有道誄徵士也雖絮不腆敢借口不以貨財爲禮哉銜悲率復言不盡意

論禮之質文言有根據情自纏綿 弟復恒識

尺幅中本源自深 吳子淳

復裴澗公書

京塵困頓中接年伯先生訃音爲吾道深慟不但猶子之情自哭其私已也昨以世累匆促未追作札慰問至誌銘重委尤非塵心所能抽緒諒遽使傳語已達鄙衷矣近始秉閒勉就研席脫稿請正可同君翼商確倘義有未安不妨往復夫碑誌之作與史傳相表裏近世第錄本狀茫無要領至以一人之身衆善俱足使觀者並其一二實蹟亦不之信則死者之失傳皆作者之罪也先生學本忠孝所性自足而宦蹟復赫奕如此則學與政均有

關世教而作者不得從畧是以損之又損而二者仍並峙焉二者既詳則世系不得不畧然近世詳列姻族亦無取義但夸其盛貴耳或稍潤之無妨要之與狀有別又文各有體傳誌之與講錄較然已雖開示來學不厭詳說然非其體也嘗讀伊川所著明道狀簡括明肅有德者之言固宜爾也銘先生者豈徒文字云爾哉吾邑淳風未散遺緒在人後來者如君翼之簡穆行度之寧靜皆可上承先生之緒而行度長逝令人氣索久欲爲之作傳尚無暇時然志必爲之竊謂两[illegible][illegible]有德行漢人黃

叔度足以當之行度今之叔度也何必措之事業乃傳若人哉盧次哀毀不宜多有所請因欲達之君翼共析疑義耳百惟節哀從禮不盡所懷

所言一一皆碑誌之科律吾欲取而錞于申之方文輈

答族舅王廉夫先生書

二月廿五日接來札雖期許踰量而挹其文采何巨麗而有則也夫文章之難古而然矣漢魏而後六朝四唐中如陶謝李杜復有幾人某質至鈍幼不知學於古人詩文未見萬一然宗唐耻宋鄙性則然竊於明之何李所願學焉近代王阮亭李天生一二人耳至大集向止得九日數作而西莊佳什今始獲善本於塵埃遇神仙中人有不情發海上者耶吾師乎吾師乎堅守所學敬聞命矣更俟讀本定後或能贊一辭再為請益向日所呈亦欲

先生一為區分俾不迷所往則幸甚某嘗謂人生有二憾甫知為子而親不及待甫知讀書而歲不我與二者所憾大小不同其實失學終身能無忝所生乎夫學不但詩文即詩文亦非小技又有讀書甚富而運化紕類位置未當者天之生才固有限制與雲間謂滄川七律如武人坐禪惟濟南此體第一某頗然其言質之高明以為何如昨大弟來匆匆一飯恃在親戚不我遐棄若邸中終日岑寂如閱小年間有過者不克治具亦不敢與論詩恐彼此一是非互相牴牾則少見多怪之誚交受

之矣餘不悉

恍如接談而詩學源流作者本領具見於尺幅

中矣 張內正

與王崑繩書

曩承命以令兄先生狀使某表其墓且懃且懼又不敢辭辭之是不獲與於善人君子之林也妄爲之恐盛德之難名而朽腐與神奇不類用是數月不能脫稿既而思之稱人之善不本其父兄師友無稽之言也鶴林先生與中齋公之傳具在取材無窮以先生之文應先生之命又何加焉昔班椽漢書多因史公舊文畧爲脩飾論者謂扶風之密不若龍門之疎良然蘇子瞻表忠觀碑原本趙清獻疏而繼之以銘深得班氏遺法僕何人斯敢望古作者而足下之文則今之龍門也東鄰女見夷光而效顰非不自知欲肖其美也拙工遊班輸之門遂操其斤斧豈曰能之將以手語問業耳僕之庸妄將無同惟先生明教幸甚

謙光至矣而身分自高非眞有得於古人不能也 王或菴

與張給事書

太史公傳儒林難於信陵游俠諸篇以學術未易揚詡也然於坦迤中有紆徐往復之致斯爲奇耳後人逐事臚列畧無斷制録家狀可矣又焉用傳僕才不逮今人而心竊慕古人於伯父大人傳受命有日不敢率爾操觚近閱東漢文似得蹤響因揚搉其概有玼無醇匪但才有限由學未靜也若夫潤色之則存乎孝子仁人之用心矣

侃侃正論而有從容揖遜之態風雅之遺也 張内正

與山中親友書

越阡度陌互爲主客望衡對宇過相沃酬少壯閒井間悠悠過之不知其樂也久攖世網忽焉老至兼此夜漫漫方寸萬端思之如疚在躬覥襏襫耕鑿者如桃花源水不可即矣世或忻榮厭寂意存纓帶人各有心固不可同惟我知己諒玆素心耳他日素松白石間要言猶在必不予棄

頗近六朝矣而氣味究在六朝之上 張内正

柳州小札言盡而意不盡此最得之 沈礪士

復朱淨私書

某白淨私足下撤棘後八日得來書知吾子不以被落爲恨且欲相師何其禮恭而意厚也僕聞之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僕司文柄不能信吾子使吾子屈於僕不知而不恤難矣君子人與至欲執禮相師僕竊以爲過既而賠艾子空羣及武岡陳刺史僉云吾子見鄙陋之文辭闇其性之近潤實欣慕焉而欲效其所爲非如世俗呲依爲繫援也僕感且愧乃嘆曰有是哉子不足以知淨私而淨私乃知乎乎雖不敢當其禮而用益堅其迂潤之性黽勉焉以冀文辭之有進則僕且得所師非好爲人師者比於是重違吾子之厚意而忘其過當之禮吾子學本六經宗師乎紫陽其所著皆有古人遺意非苟作者僕盲且蹇方將於吾子乎問塗而行焉以求所底吾子顧問塗於盲而從蹇者行乎哉今有富人適遠道饑且疲止野人之家野人以爲寵也腆其具勑其饌修潔而進之富人者食之而甘歸而勑其庖易其所習爲者而效野人之爲始而甘再而淡[illegible]則厭之矣一旦飯御廩之粟嘗大庖之滋味知[illegible]下之美畢萃於是也

將茫然自失其爲富而益悔其鄉也甘野人之食吾子之欲師僕得毋類是若夫紫陽之學本性道而爲文章集諸儒之大成不啻大庖與御廩也以吾子之才加以所學之富於是乎優而柔之厭而飫之將自得而逢其原雖有好學深思百倍於僕者尚不暇相師況野人之食尚煩修潔而進耶前人論紫陽者備矣僕亦云孔子天也朱子則升天之階舍階而升天將能乎夫人之質有高明沉潛之異自游夏已然不但紫陽與象山也而世之高明者或是陸而非朱由其說以爲可頓悟而捷得焉如其然宜莫如孔子孔子生知矣不必好古敏求上達不必下學約禮不必博文四教之目不應以文稱首而多聞多見皆虛語矣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吾子嘗曰文選出而六經亡世說行而士大夫無實學其志定而識卓沉潛之意有過人者僕則有說於此夫揚馬好綺麗鄧何尚清談患固然矣然宋之王安石明之李贄輩以聖言飾其邪說甚且悍然廢聖人之經而不恤其罪不較浮於嵇阮乎紫陽之古詩多出於文選而世說中亦有正論可採者予謂學如紫陽不[illegible]讀文選才如子聰

亦不宜薄文選何也所見者大則細不遺所尚者虛則其實亦不至也且夫窮經將以致用也經之有術知之固難行之尤不易吾子年方壯盛其所詣已如此使由是而之焉日孳孳而不已則其所見者益大所與遊者日益廣凡所為載道之器即其所以適道者也不且有餘師哉雖然天下之大如僕者固不可勝數若吾子之沉潛則希矣借曰有之後來者尚俾之知所依歸勿使其栖栖焉止野人之家而甘其食是亦吾子之所深願也夫所著暫留行笈俟前路詳為賞析注定再報某白

敘次處筆力蒼健結構處法律精密頓挫處神色秀整非數十年寢食於歐曾之文而得其秘鑰不能造此境 李黎平

熟於史漢八家之法故於條理井然中無不操縱如意其筆之夭矯盤屈處尤與韓子為近若工部論書法所謂瘦硬通神者也朱子為升天之階語極精粹為儒先所未發至不概擯文選世說尤見通人達識 喬仲容

復徐子文書

兩接來教未遑裁答緣索逋者在舍促促無寸晷之暇得竭鄙意以復左右今請畧而言之某少不知學長而無述於古文辭盲無所見然心竊好之以為文者載道之器六經以道為文而事寓焉諸史以事為文而言之合於道者亦間有之至於諸子之書矯枉過正然其立言之意未嘗不求合乎道也若夫後之為詩古文者道也而流於技技也而近於爭彼此一是非而門戶分焉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來指以拙文標新領異祖述歐陽得其

神理將無嘉與過當耶然不敢不一復焉夫文以明道道之傳也以精一尚已即以文言之言必雅馴務去其陳非天下之至精乎用志不分乃凝其神非天下之至一乎是故道莫著於文文莫貴於潔太史公而後廬陵為近之然六一集中絕佳者蓋亦有數他若本論三篇去原道遠甚其於文未嘗專祖歐陽而或有相肖者亦不自知其所由來矣且夫新生於故異出於同何也道在則然也七曜經天而朝暾夕陰變化無窮者天道也五土有恒而卉華木實殊色別味者地道也若夫人之為

道五官百骸生而皆具而頰上三毛增之惟肖者形一而神則殊也是故非故無以爲新非同無以辨異載籍有權與理義有同然耳至所論盧太守文抑揚恐當尊體更望靜攝爲道自愛意言不悉

某頓首

張北山像讚引

江南張子北山名怡受學於關中李中孚先生道既通南歸以庚午夏過予求先集且曰吾無意於斯世矣當歸隱太湖築室於七十二峯間藏諸先正遺書誦讀之以淑其身吾將老焉予因進具餽辭粗糲張子曰昔東來見民食草根木皮殆盡吾與子安坐而盤餐食且不下咽何辭耶時方憂旱故張子言之惻然也日晡止宿出畫像示予予視其圖貌張子惟肖科頭坐松下磐石山水環之既重其好學復聆其仁言遂從而讚之

曰蒼蒼者松耶矯矯者龍耶遯而嘉者其跡勝而肥者其容耶彼何世民其虞夏而黃農耶何泥蟠於深淵而偃蹇乎千仞之峯何不流膏而助仙鼎爲霖以慰三農噫我知之矣歲寒不凋者不可辱以封南陽有人高卧乎吾廬是供高山耶巃嵸流水耶淙淙涉大江耶釆芙蓉遠莫致之耶褰吾裳以相從

李穆菴像讚引

穆菴先生嘗令虞城遷耀州刺史俱以善政廉於上官予聞之耿吏部云穆菴悃愊無華政尚安靜可謂文吏矣予居遠恨未識其人今得因李訒齋拜觀其行樂偉然中立四字無涯不倩竹石林巒爲映帶俯仰之間意甚閒適也先生其有得於學與

讚曰乾父坤母吾亭亭而中處太空蒼蒼四野茫茫誰者與偕莫之顚顧中而不倚强而不息如此人乎可以遺世而獨立

空中樓閣姪大章識

王先生像讚

皎皎者鶴青青者柏有一丈夫任天而自得葛巾野服草生足側厚者地堅者石流者水峙者山四野蒼蒼中自閒其人在高山流水之間

語不多意有餘宋嘉升

是寫生妙手高荆襄

題吳逸少小像

昔聞庚子山暮年名滿兮江關今見吳逸少年方壯兮德劭仲華三十兮功成名立君當四十兮隱於磐石道有隆汙兮古今人詎不相及亦既抱子兮將紆青而拖紫大器晚成兮或清時之可俟松竹爲心兮雲水爲神素節其秋兮沖氣爲春彼高人兮山中之人兮

寧鄉觀風約

周廷三物之興惟德敘重孔門四教之設以文居先蓋道因藝傳和順積斯英華發故士爲民望品行優則科第榮寧鄉古隸冀州漢疆離石國稱三晉景叔向之風流郡屬西河蒸子夏之文學地靈人傑蔚起名賢俗厚風淳挺生異質黃河黑嶺襟帶地絡之雄鳳翼龍岡苞毓人文之秀甲第則有曹京兆王尚書之忠孝相傳功勳則有陳昭毅麗涇陽之政績並茂他若高眞定之教諸子羣仰清風劉海右之通六經咸推正學指不勝屈才競非

難惟前事之可師期後來者居上多士氣拔山川之秀生逢文獻之邦矻矻窮年孜孜學古螢窗雪案知足用於三冬寸晷風簷何難試以七藝耆宿則十年養氣守關閩濂洛之薪傳少俊則一試先鳴變慶曆成弘之規製皆懷奇而思獻寧有玉而不沽至若韜畧專家孫吳餘教歷究古人之意經有七書聿覲君子之爭射須九矢既能發揚葉而百中得羿相眞傳亦欲擬桂林之一技據鷹揚高座惟

國家兩途並重斯職司一體均優某腐愧稱儒俗

應作吏治聲虛著深慚曳履之聲家學徒傳遠謝
紹衣之學很以采芹早歲釋褐中年敷揩討史以
往來備嘗此中之甘苦調習斯浮華宜節莫務時
名格整恐平衍[illegible]奇敢誣先輩清在骨則勁但思
弱句非清理勝[illegible]爲醇豈是常談即理雖淺嘗無
幾幸矣糠粃先[illegible]惟方寸自知欲然瓦礫獲售猥
蒙推於兩相但[illegible]清白家風敢邀盼於
九重自効詞章[illegible]事羞予儉腹未睹石渠天祿之
書佇我虛心退作種樹鳴琴之致念經術可以佐
治兄事有人冀文風由此日新吏情堪慰豈曰仕

優而學聊云聽廣則聰擇於某月日躅備荖蔬齋
談藝術橎花然火欣香火尾將燒萱草含金會見
金泥早報各抒平生所得務盡一日之長經以旨
而緯以詞言以足志揚之明而抑之奧文乃達情
或含毫邈然矢經營於慘澹或操觚率爾倏宣著
其精華或百折生奇似波屬雲興之狀或片言居
要如淵停嶽峙之形某暫委簿書躬親丹槧寅朝
旭日披萬丈之光芒丙夜明膏靜寸心而晤對振
朝華而擷夕秀精益求精輝山玉而媚川珠寶應
共寶彬彬章掖既在優崇矯矯韜鈐亦須獎勵策
標時務識桑梓之誼相關論摘新題想窠臼之章
久厭王孝先不求溫飽方能不媿科名范文正自
做秀才便已存心天下期克副此素志實厚望於
諸生

弘麗之中有流逸之致 張翊麓

季考約壬午春

士爲民表講藝乃讀法之宗文居行先會友實輔仁之藉故仕優則學嘗官不廢讀書而道明斯行決策將求濟世寧邑山川秀拔人物淳龐旣已清白相傳仰大司農之經濟亦且丹鉛並著景檢討公之文章不佞涖任以來月課時行風氣日上人懷盈尺之璧可易連城户握徑寸之珠堪輝數乘今者春和已居秋試有期歲干在壬啟金水聰明之運年支惟午正驊騮馳驟之時百中何難一鳴可待約於某日季考微言發四子見孔曾思孟之新傳大義闡六經披虞夏商周之竹素范文正存心天下予愧未能王孝先不愧科名爾應有志所宜樂羣敬業豈可玩日愒時

承天觀風關文

爲觀風事照得古來取士行舉繼以旨揚今日掄才業精乃能德進制義所由來久矣經學之發揮尚焉惟玆七邑二州三韓兩郡乃

國家豐鎬發祥之舊地而

朝廷膠庠養士之奥區也滄海朝宗廣哉地維之厚白山毓秀巍然天作之高哲彦挺生人文蔚起華表山人之博洽旣著金朝耶律楚材之淹通尤傳元代及夫勝國更産奇英年少性成若陳宗之穎悟節堅行卓如張鉞之端方志旣悉登事難枚舉況乎

聖天子作人於上弘菁莪棫樸之風加以名公卿接跡於前播禮樂詩書之教從龍之佐久奏武功吐鳳之才聿光文治本堂丹黄爲業清白居心素餐柏府者七年謬典棘闈於前歲今復恭承簡命涖止名邦官以學政爲名思殫其實職在衡文則逸樂此何勞念當年雪案螢窻備嘗甘苦知是日海濤鵬運佇待飛騰應於寅餞之未興預卜英雄之入彀歲行在卯正兎毫映月之秋春捷逢辰即龍德見田之候爲此關本府治中云云除海

城各邑及錦府所屬另行發題解送不欲調考煩
勞外所有奉天府學滿洲漢軍生童有志上進者
定於本月某日黎明齊集府學明倫堂內聽候出
題課藝角勝爭奇或耆宿老成髫𡚒已能穿楊或
少年英俊足跡久不窺園倚馬成篇敏捷如雲飛
泉湧射鵠命中深沉則月窟天心鉢傳於瞿薛王
唐正而不庸者爲最法變乎啟禎慶曆奇而不誕
者必佳窺全豹之斑願蒸山霧然神魚之尾將躍
河門鳴必驚人是誠諸生學古有獲之夙志文堪
定價勿負本堂憐才無已之苦心須至關者

癸巳江南典試誓辭

蓋聞三物興賢爲
聖朝之大典十年乃字實貞士之恒心况當
萬壽昌期恭奉
九重申命
天眞有赫具如雷如電之聰明夜豈無知集十目
十手之指視敢不矢臣心以似水業業兢兢凛功
令之如綸煌煌赫赫者乎履等家傳清白業肄丹
黃寧棻雲窓憶昔年讀書講藝天衢虎榜幸此日
典試掄才家大夫詩禮庭聞守身事親寧甘行殆

裔先太傅孝忠世濟省躬愼獨惟恐辱先呂雖祢
吏有年而窮經如昨學術淺陋固不免蠡杯測海
之譏負荷弘艱更常抱蚊力負山之愧但以秉心
不忒矢志無欺萬里滇南猶凛咫尺天威之懼履
恒典試雲南千峯蜀徼每懷長安日近之心雲名
分校蜀闈矧茲婁水東西人多俊彥且大江南北
地接京師世傳陶董之火薪家授王瞿之衣鉢鵬
搏鳳噦思依日月之光豹變龍驤快覩風雲之會
移桂枝於春令月斧尤新開杏苑於秋風榜花依
舊誰不錦成七義急磨厲以需時尚肯白曳三場

甘負緣以玩法者哉履等倘不公不愼睢敬匪誠或因故舊深交會無鐵面或受富家重賂頓改氷心忍使奎壁之光星昏而斗暗惟教金銀之氣夜出而朝潛玉滯荆山徒隕卞和之淚劍埋豐獄難逢雷煥之求雖李薦之高文自成五色而方干之及第誰待孤魂按之輿情有碑在口返諸幽獨無地容身方寸何存徒負肉尸而行走幾希安在乃藏禽獸之肺肝非特有道者弗爲抑且無良者亦耻矣所患悠悠半世六籍功跡碌碌庸人八田識闇描頭繪角好葉公之似龍排爪撑牙賞季良之

畫虎魯人售贋鼎亦蛙綠而皴紅燕石藏賈家非輝山與娼澤如斯僞體詎是眞才風詧之鑒別不精則鬼奪其魄雲路之澄淸有志斯

天牖厥衷敢誓無私用昭有鑒爲此齋戒沐浴告之

天地神明後恒雲名自被

命之朝及入場之日中途半夜若交半句私言隔歲冬春倘受一行密札伏祈

神力𠂢示明威俾明伏斧鉞之誅幽受磨舂之獄殃子孫於來世永絶書香罵妻妾於通衢長爲樂籍是乃甘包羞以遺臭自作孽而難逃者也或鑒履等素性無私丹誠俱瀝亦祈明開心竅暗撤眼紗勿使擲地金聲聞者褎如充耳須令燭天寶氣望之朗若盈懷更願內外簾官咸齋心而滌慮遐邇人士皆覩行於聽言敢謂桃李春風以公器而竊私門之譽庶幾梧桐朝日因文運而徵國祚之昌共諒愚心以襄盛典謹誓

癸巳江南典試告示

為關防弊竇以核眞才表正士風以光大典事照得三年應舉乃取士之常期

萬壽加科實

聖朝之特典為主司者自宜矢公矢愼竭盡丹誠為士子者亦當愛身愛家各安義命無如淳風易變岐路轉多既不能為鳳為麟乃竟至如鬼如蜮間有埋文字於空號者有托師友為捉刀者至於卷帙攜懷猶笨伯也更有伏鎗手於各所者有扮代筆為老軍者加以出入買鑽非神棍乎如是等

弊罄紙難書若夫詩禮名家文章巨擘行無由徑類守正之澹臺足不窺園效下帷之董子梅花春信功蚤廹於黃槐桂子秋香音旋捷於紅杏此則規行矩步瓜李遠嫌自能令采韜光杯弓絕影雖尚絅而恐著亦無闇而不章者也幸遂監臨提調監試諸公皆理學儒宗名臣賢裔同考各官自能知其品行擇其才賢外廉諸弊自能防於未然懲於已覺風清棘苑誠多士得志之秋弊絕秋闈信奸徒斂跡之日也至於主司之稱職即在取士之得人曰公曰明詎難備美惟誠惟敬敢不盡心剖腹而藏珠身軀可惜割鼻以食口面日何存自當苦節流芳豈忍甘心逐臭但思東南才藪文無美而不臻西北鴻儒言有餘而懼盡敢謂鄧林材木悉入郢斤滄海珊瑚俱收鐵網乎惟是朝存三畏夜凜四知殫以忠行恕之誠念以人事君之義欺慊在己毀譽由人除另具誓辭徧張孔道外理合再行曉諭明列規條為此示仰貢監生員吏民人等知悉各宜悔心勿徒革面四肢遺體誰非父母生成一日成名俱是

朝廷教養保身與喪命孰智孰愚下第與上刑何

榮何辱倘猶懸不畏死積習成風或因奸棍勾通或聽匪人擡藏或放榜之後輿論不孚或請謁之時應答失措本部院冰心有素鐵面無私勢必再試經書以核眞偽內有筆跡迥別文字全荒者一面發審本官究根窮底一面會同兩院合疏題參共知文行須眞佇見身名俱敗從此當澄清雲路總教鯤化鵬搏砥[illegible]天衢悉使龍驤豹變斷不隱忍含垢瞻顧狥情昧一日之血心喪千秋之身分也爾等愼勿以身試法急宜猛省回頭須至告示者

後叙

永城李君季平自京邸以新安吕坦菴先生冶古堂文集郵示且致公之意以索序辈逡廵謝不敏季平復走兄子惺督益力廼書其後曰文章之道無日不昭宣流行於今古之間而不能不有盛衰眞僞之辨蓋人之心形於言而言之精者爲文或言矣而不文或文矣而復不能以垂後行遠當其時非不蔚然炳然足以譁世而徼名也及乎日久論定而求其卓爾不羣可以使文章之統宗於是乎不墜者或代無其人或代不數人如漢之賈董

司馬劉向班固唐之韓李柳州宋之歐陽蘇曾王氏筆上下千百年間寥寥焉已耳而猶或不能盡免於後世之訾議何其難也豈此寥寥諸子之外其爲言者皆不能工與抑亦識有未至造有未邃言之雖工猶不足尚與蓋文者載道之器所以旁推交暢乎經傳子史之間詞而達於理諧於事者也故夫爲文而苟欲力追古之作者與爲之徒必當沉浸乎六藝周孔之道摩厲乎忠孝廉節之行不勦竊以飾貌不激詭以立異不逞怪以誣實其取於心注於手無非濂洛關閩之蘊奥析之也精衰之也充弸於中而彪於外皆是物也不言則已言則旨遠而用宏大之可以用天下國家小之亦可以爲天下國家用矣昌黎韓子惟有見於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故能約六經之旨以爲文閎中肆外而振起八代之衰也若使識不及此而徒負其横空瓦鼎陳言之務去者以自矜詡於邱明子長之間是亦魏晉齊梁之異貌而同體者耳烏足以廻狂瀾而障百川哉至其原道之以愛爲仁述大學而遺格致與歐陽子之論性而以爲非學者所急斯則其造道而未至之蔽也竊以爲如二子者

而使之生今之世必不敢以雄博鴻駿之才傲然崛強乎洛閩之上惟其生於程朱之前不得見其廣大精微之至論故其言未嘗不知本於六經而猶或不粹有如此耳昔宋景濂嘗論六經之道而以爲賈董司馬昌黎盧陵僅得其皮膚骨骼而至其心髓則必歸之周程張朱五夫子夫景濂爲有明文章之冠而其言如此則可知爲文而不本於六經與雖假六經以爲緣飾而不極於程朱之理解者皆瑣言支詞而幾與於大雅之林者也坦菴先生家河南少陵之詩昌黎之文皆其鄉之前修

及有宋二程出而其地遂爲理學之源當明嘉萬之季王學多流於禪新安雲浦孟先生與太傅忠節公獨以無欲愼獨平實簡易力障龍溪近溪之頹波而反之醇如巍然泰華砥柱矣先生胚胎家學繼序發皇文章勳業著昭代其於古今文字之源流泒別信能釐僞存眞者也故讀其文如春雲晴藹頃刻萬變而卷舒自如莫測其迹象徐而味其旨則在於樹吾道之防而塞異學之萌篤人紀扶風教殆左史其詞而洛閩其理者耶閩先生退食之暇日必熟復經書一二章則其所以心領神會得於千載之上者豈徒文字之工而已哉棐雖無與於斯文竊有以知先生之學衷於道其言進於古河洛文獻之統將於此不墜也遂舉其芻蕘之見以附之且以質季平云儀封周棐頓首譔

跋

家大人文集初刻八九首於晉之寧鄉時康熙壬午孟冬也是年甫生子弟守會迨戊子典試雲南又刻使滇三記合前刻尚不及什之一子兄憲曾於是年登賢書請繕全集付梓家大人弗許常自攜以刪訂不少寬假及己亥夏棄子兄弟僅散存草具五册未經編次宜兄弟於苫凷之次日捧先人手澤供几筵慟定時輒加編校凡詩集時義傳奇並古文若干卷於小祥日各手鈔一過存原本與遺衣存一篋値祭期分陳左右子舊句所云別無宗器但陳書者蓋指此計讀禮三年中凡手錄先人集各五六部呈當代名人賞析時義先經黃際飛佽滄柱兩先生評選二百餘首僅梓行黃本佽本初散佚在外於先大人易簀前一歲始得於都城市人之手今彙成一帙與所撰洛神廟傳奇當續謀問世詩集二千餘首丙辰丁巳間守會持奉沈確士先生刪存千五百五十九首詩餘附後隨授梓於崑山文集本亦經沈與王或菴先生選定未及梓行子兄嘗同張侍御月槎編校再四又晉江陳先生與漳安方文輈都篇加評隲先大人

之及門吳甯函偕六雅惲哲長批讚尤多方靈皐
先生亦嘗讀而序之藏待他日授其子始賚付顧
謂宣兄弟曰勿急取恐爲他求序文者口實故弗
敢再請今予兄若弟皆先後即世宣獨抱玆遺編
行且老矣不授梓以行世更安待耶用於簿書之
餘逐加讐校凡諸家所評贊討論擇其義尤長者
從之帙既就又寄質張侍御指以爲然然後敢鐫
板時在乾隆庚午之春共凡五卷體十有六文一
百九十二篇不肖男宣曾伊蔚氏謹識於江華官
署之九思樓

冶古堂文集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呂履恒撰是集爲履恒歿後淳安方楘如及其
門人石屏張漢所選定凡一百九十二篇每篇各
有評語如制義之式

雪鴻堂文集四卷

〔清〕李鍾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七年刻雪鴻堂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鴻堂文集四卷》提要

序

宇宙有自然之文惟善學者爲能出其心之所得所[illegible]之於形聲之外絳雲之卷舒澄瀾之往復起[illegible][illegible]末之間而極之爲慶爲霱爲淪爲漣爲奇峯爲奔馬爲複若重樓爲曳如疋練倏忽變現而不知其所止此則所謂自然之文非可以有意摹倣而得也通江李鹿嵐先生世以經術起家學博而才雄自其歌鹿鳴而來京師跡所游歷幾半天下中有所觸輙于詩文發之十年之閒遠宦粵西鳴琴之暇即游翰墨近者優游泉石以書史自娛雖家無儋石晏如也嘗裒其生平所著合爲如干卷以質世之有志斯文者余讀之見其奇偉俊拔不假彫飾而透迤曲折波致橫生因歎所謂宇宙自然之文其在斯乎先生生長蜀都得江山之秀氣蜀故多才自漢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顯迨有宋蘓氏出而詩文之學遂爲海內一大宗近世爲蘓氏之學者甚衆而終弗之逮何哉襲其貌而遺其神故也夫以蘓氏之詩與文取古人之體製一一按之未必合也而其神理無不合也故能不依傍不沿襲卓然自爲一家之言今以先生之所著參之蘓氏意豈有異乎夫所謂著書者明乎理達乎辭焉斯止矣至於神理奔赴迴環往復不盡不休往往有人所欲言而難言者信手落筆縱之橫之無不如意此古人所不能傳之我者造父之御馬

輪扁之斲輪痀僂丈人之承蜩率是道也故余謂子瞻既善學古人而先生又善學子瞻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彼知美華而不知所以美者徒驚駭其鄰人而已耳余少時嘗有志古人之學慨焉未逮釋褐以來恭逢　寵命承乏　直廬自惟謭陋不敢輕言著述然披卷開帙往往見古人用心之所在適先生之令弟芝麓先生其文其行爲同館所推挹相從過問因得以見先生詩文之大全當其振筆疾書直寫胷臆川嶽爲之動搖禽魚爲之飛舞即作者亦不自知其所至也顧語芝麓先生君家雙璧不知誰爲爭長千百載後將以稱二蘓者稱二李與二江之雙流並雄於靈關玉壘獨詩文云爾哉康熙丁酉春日年家眷弟海寧陳邦彥拜撰

序

原夫賡歌有作聲韻斯興風雅而還源流遂别鄴中才子振逸響於前型江左詞人繼芳塵於後躅洎乎唐宋大放厥詞亦閱元明載沿前轍大約練氣者以飛騰變化爲宗尚辭者以綺麗繁華爲貴鋪陳終始或排比極于千言較論短長或推敲艱於一字雖揚鑣分道取徑不同而抗志抒懷其揆則一世伯鹿嵐先生家在通江根蟠仙李井絡岷山之秀磅礴蘊奇青蓮昌谷之風延長復振夫其枕經藉史含英咀華文逼歐曾理宗濂洛固已三秋瑞露灑而愈鮮萬頃澄瀾酌而不竭就中詩學迥絶時流溯厥本原殆難名狀夫永言本以見志而大小一隨其人賦物即以陶情而悲懽恒視所遇惟長吟永嘆皆我心所不容無斯感物造端咸斯文所宜自有苟其假笑啼於異體必至隔面目於同堂以公少稟異資長流文譽里名通德家有傳經太夫子以名宿孝廉出膺民社下車伊始盡室而行公以西征作賦之年當東郡趨庭之日鶴鳴子和風流豈減蘓門兄唱弟酬歡好罕殊謝氏天倫之樂古昔所希亡何網値虛懸沙逢影射欲上書而無路惟刺血以自明雖風靜波恬雲開天霽而分馳南北嘗登王粲之樓僑寓東西長寄伯通之廡此公詩之一變也僻生西蜀流覽中原既登賢能之書即擅馬揚之譽黃金臺畔多士盡爲之傾心白

玉堂中羣公亦因而推轂公緣情裁製壯甚湧泉即席
成章疾逾乂手士衡賦就張華歎其才多公幹詩成魏
文稱爲妙絶此公詩之又一變也中年筮仕遠宰炎方
民既猺獞雜居地亦山原相半敦以禮讓人恥盜牛臯
以殷康里無吠犬時則吾太史夫子既提禮闈旋登翰
苑梧向陽而轉茂棣連蕚而增芳公寓物寫心援毫誌
喜雲山七千里望春草而憶惠連旦晚十二時對寒燈
而思同叔此又公詩之一變也秩滿當遷囊空如舊方
含香之已逼遽解綬而言歸松菊猶存頗倣陶潛之高
致田廬何在惟餘吳隱之清風公則累足衙門絶轅城
市田家酒熟率爾相邀漁父歌終悠然屬和吟風弄月

顧宇宙其若浮折芰燔枯對親朋而自足此公詩之又
一變也爰是徘徊曩昔俯仰生平悵歲月之已多懼篇
章之易逸并爲全部合成鉅觀體備古今集分甲乙鏗
鍾戛石羣籟由此宣馬導河泝江眞源於斯備矣夫良
金所以致用然必需鎔鑄而成形美錦所以報章然必
藉剪裁而適體古之作者恒必由之大約以氣骨爲良
金以辭華爲美錦性情以爲鎔鑄智慧以爲剪裁故疾
徐甘苦應乎心脩短穠纖合其度以令名手各自成家
喜初盛者排中晚爲變風祖漢魏者薄齊梁爲纖調其
或矯枉過正則又流遁失中非有一定之成規孰息兩
家之聚訟不知詩人有作凡以抒寫性靈倘其感出無

聊不過流連景物若乃性靈無動于中景物罔觸于外
丐唾餘于先哲襲牙慧於冷編或無題而先有詩或無
詩而先有句譬市簫村鼓按之于律呂則不和碎錦斷
縑用之於冠裳則弗稱止供當場之笑難免大雅之訕
反覆此編激昂起舞昔公明持論文采葩流康樂賦詩
興會標舉撫茲佳什如接清談言盡格成非因言而立
格調成音赴非假調以諧音崛强而不戾于和斵彫而
復歸于朴當其縱心獨往已極解牛游刃之能即或取
則前人亦有得魚忘筌之用仁愛忠孝緣是而生月露
風雲可以不作世有覽者請以是觀借曰不然各從所
好康熙丁酉春日年通家眷世姪查雲標謹序

序

學有其近有世近有地近故孟子近孔子宋玉近屈原鄒魯固其地之近者楚蜀則亦其近者故相如之賦近騷揚雄之賦近相如且夫楚澤之蘭茝江漢之芙蓉雖紛葩庶草有以近之者皆被其芳而君子之學或世近或地近則其風亦必有所被况辭賦之學尤得風人之旨宜其所被者遠而近之者更何如乎蜀之學自漢唐而至于宋或世近或世遠而究賦不遠乎騷詩不遠乎賦而矩度乎大雅音響乎王風唯子昂太白之詩有近之雖極盛而至于蘇而盛之反也則爲散矣夫天造之形完于理人爲之器寄于智渾成之形餘于厚傾覆之

器過于盈草木之變衰者傷于榮文章極光燄之長者每短于盡而蘇氏之文章其亦太盡者乎世伯李元修先生所著有燕喜堂集其詩與文雖未極蘇之盛然亦不爲其散譬峽有來也山有岨也固不爲其嵯峩而浩蕩也亦不爲其蕪與濫也曲而波行其直敞而谷藏其幽汪而不激徃而不盡其行文之氣殆近于歐曾者哉夫文之行也固主于氣而氣之純駁則因乎時氣之剛柔燥濕則主于地所以學雖有世近有地近然世近不如地近以世有異而地不殊也故孔孟不殊于魯屈宋不殊于楚相如子雲王褒譙周陳壽子昂太白蘇軾之屬皆不殊于蜀康熙戊戌秋仲年通家眷世姪安溪李

鍾僑頓首拜撰

序

蜀中有李君鹿嵐者其自序詩大旨云詩貴于思又貴于思之自得而不貴襲如蜀之詩人襲蘇而凡序蜀人之詩者亦多蘇之是襲皆不思者也李君之言如此故其爲詩與文皆有奇思且夫萬物不相襲而相用日不襲月而月用日之明江不襲湖而湖用江以濊與梁不襲車馬而車馬用輿梁以濟醪襲水水襲則不醇銅襲金金襲則不精推之五霸襲三王楊墨襲孔孟鄉愿襲道德皆以襲其外而不思其內襲其淺而不思其深而學日亡況乎詩者思也而不思則何有于詩哉李君之學既貴于思故其爲詩與文皆思其所自得而不思夫

人之所得其詩若干卷多抉發泉源之音搜剔幽遠之閟而丘壑崇深精入穎出故能摧陷其蹈襲之獘而開拓其哀樂之懷嘗謂風人之旨雖多言愁然各有其愁而不相襲而屈宋則善愁者也然宋雖屈學而不屈襲李杜雖建安江左學而不建安江左襲故屈宋不相襲李杜名相參是不相襲則相參相襲則相役此亦視其思力之强弱而决也夫强相參弱相役苟徒襲而不思焉則亦自賊夫學矣李君嘗爲縣于平南以其詩被于絃歌教民有善政然不善媚計典以病罷之讀集中所上宰執諸書閒亦論及其事亦可慨也而即其書以論其文亦非其外襲者也不膚腴于唐宋而秋實于韓歐然皆能自立其根之淺深不爲其枝碩茂如倉庾實菽粟父老足肉帛亦農家之本富也若壟斷于市利纂取其奇羸亦襲取其富者而已康熙戊戌春仲古歙宋和拜撰

序

古人有和韻無次韻韻至於疊尤非古人所尚蓋情事不侔境遇各別而拘拘于數言之中未免辭不達意重複牽強古人亦憚其難而不為也若其因景造句以意遣辭不出數言中而變化出入左右逢原絕無牽強束縛之態此又後人之能事而古人所遜謝弗遑矣同年鹿嵐李君丁丑下第後館於內城有送別上海鄔克非長句二章予嘗次其韻自後鹿嵐與予每有唱酬輒疊前韻翻新意以相歡笑各至十數首無何鹿嵐居憂旋里予碌碌紅塵興會索莫竟不復置意而鹿嵐讀禮之暇感物興懷輒仍疊前韻多至百餘首未已且其造句

遣辭愈變愈工如泰華嵩衡同一山而各標靈異江淮河漢同一水而別衍波瀾嗚呼可謂難矣今鹿嵐試于春官復鬱鬱不得志以返更三年後吾知鹿嵐錦囊所得未可量也而予困頓京華氣衰志惰其愧恧當何如哉

鹽亭年弟陳書御蘭氏拜題

雪鴻堂文集目錄

通江李鍾壁鹿嵐著

雪鴻堂文集卷一

通江李鍾璧鹿嵐甫著

序

序王廷颺四書解

吾人之所學者何也曰古人也古人之所著者文也文之所以著者行也文不載行則虛華不根君子之所恥也夫鴻才纖識各言其意境所造其于大道均有所發明而君子猶或恥之況其規仿帖括弋獲聲譽者乎乃世之言學者不然其所謂學文而已矣其所謂文規仿帖括弋獲聲譽而已矣彼其文之成也傳之儔人則榮名起賞于主司則顯達遂無惑乎世之重言之也顧嘗

思之讀聖賢書而承其遺教者猶嗣高曾之裔而傳其遺體也傳高曾之遺體者未即酷肖高曾亦當彷彿高曾之萬一承聖賢之遺教者未即具體聖賢亦當彷彿聖賢之萬一誠欲拔越俗學而學古人必自四書索解始已詋索涵泳身體力行童而習之白首而未究其端緒者此物此志也吾友王廷颺十年潛心一旦默契冥合古人若親承秘密鄉人之學者多宗師之丁丑公車與吾相晤於燕邸爲人樸質渾簡不知雕飾其言語必根柢先儒未嘗馳說騁臆又時時發其心得令人意永非徒依口學舌而已其識之過人豈可以尋常計耶守正則知不駁雜旁通則識不顓固此俗學之津梁而尤

為吾鄉人之藥石也往者吾鄉前輩以雄於自喜揮霍排擊以為事天下後世亦多尊而信之矣後來繼起者聞其風而悅之日不覩程朱之全書而敢于呰詆成説標榜異旨或相與爭衡或欲駕之而上其於鄉前輩則所謂得其臏而亡其美者也其于諸先儒則所謂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河濱之人捧土而塞孟津者也故吾樂聞廷颺之説亟推其解而進之也戊寅吾與同客房山數言教學者之法度皆不苟喜其所見略同但吾第能言之而廷颺則見諸著作者也既乃出其所著四書解以相示囑為之序吾讀而珍之知廷颺以之訓其家將來漸迄于比閭延及于州里率吾鄉有造之士精其識

以學古人之文學其文以進古人之行蒙養聖功一以貫之吾且翹首跂足而望之矣

重修土主李公祠序 代

甲戌之春余來通江縣視事於一切神祠凡祀典所載悉以禮舉行而其稱號之異於他處者則有土主之神詢之皆先代從事茲土而有功德于民社者也故春秋從祀鄉賢名宦之列而於縣署之北獨李公有特建祠焉按邑志公在唐僖宗時為洋州刺史以平寇功封開國侯食邑始寧郡蓋縣在唐為始寧郡為公食邑因家焉而於治中特建祠宇以崇報功德云今邑孝廉李鹿嵐昆季其苗裔也頗佘於志不能無疑者公以功進爵

膺封且領食邑其事亦顯爍矣而史闕不書何歟豈是時乘輿播遷其班筆於行在者紀載率多荒略歟嘗攷史全蜀當唐僖宗世固多事矣僖宗改元三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崍關中和元年西川黃頭作亂二年蜀中群盜應阡能官軍與戰大敗光啟二年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拒之公之策勳當不越此而具在矣是公之功德且及全蜀不但保障此一邑也民生艱難危苦莫甚於寇盜往往奸宄竊發近者廹搶攘遠者疲輸輓婦子老弱竄伏於荊榛局脊於巖穴狼顧脅息以苟延一旦之命爲幸傷如何已而公身其事以忠國者愛民遂能削平禍亂使蜀民安土樂業是公之功德

宜全蜀之尸祝而俎豆之亦不當僅此一邑也鹿嵐嘗爲余言邑極多李姓而惟祀土主公者爲一宗故其在邑四境凡係公後者皆各立祠宇以合同宗而別他族余聞仁者必有後於公而益信焉全蜀值勝國末葉罹兵火最酷今其土著者強半爲秦人而占籍者也況自唐迄今世歷五朝其爲播遷流移者當不可億計而公之有後於此土者綿綿延延引而勿替且其爲衣冠之倫後先相望則當年之功德必實有不可磨滅者矣余嘗欽公遺徽欲新公廟貌以志高山景行之意而殘邑掣肘土木動衆之事尤難輕舉今壬午春有量移開州之信時過公祠而初志耿耿未已適有釋子道明持短

疏干余以芝坪北麓有公祠欲新之正與余意相起發而深喜初志之得藉以償也道明所修雖非署北之祠而其爲李公則一也又其左則文昌祠附焉其右則痘疹祠附焉又皆司命降福於斯民者也其並祠也亦宜

詩集自序

詩之爲言思也其端發于性情其理通乎音律本乎思以詠之故曰詩言志又曰民勞則思又曰窮愁易工而史遷亦言詩三百篇大抵皆古人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人意有所鬱結而不得通其志也余生平多思思而鮮所就故因其興會所至隨手塗抹長短得失視其一時思致湧自發揮其有當于性情與否叶乎音律與否則

所不計也昔人謂子瞻詞品少不入格而子瞻他日之言亦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若自下注脚也者要其風度豪上飛躍俊逸睥睨一時自命千古者祇自攄所欲言代嚮于三十不律而借五七長短四始五聲以通其思而已余嘗謂子瞻之詩皆其文而太白之文即其詩久而愈信其然也自宋元以來吾蜀人士凡以詩歌古文名家者人人于瞻自待而四方博奇好古之士于其編欲爲傳之者其詧之亦曰如子瞻云爾夫人各有思思不同則言者異矣言之者異而沾沾以今人之言乞靈于泉下之人而分其光澤亦不思之甚也有志之士思言所欲言即寫景繪情而各抱一情即各具一

景不妨自我作古獨成一家言然其高自位置不屑與時人較工拙則得矣而謬與古人論輩行爭聲價豈其心之所敢安者耶先王父存參先生以古學訓後進里社中學舉子業者靡然從之戚友如向聖鹿馬龍吟屈驂左王紫芝郭虛涵諸先生皆名碩宗匠瑜亮一時會明末之變先王父為獻賊所獲賊首知其名為釋其縛稱李先生且顧謂左右曰秀才讀書多毋得繫縶所著文集若干卷曰雪鴻堂集兵戈反側擾攘久之亦視為無用物不知投擲何處惜哉其不表見于世也異特于戚友處得所鈔入秦詩十餘首因手錄攜歸三復之餘令人改容起敬蓋其𩢍落江漢之間倉皇反覆幽憂歎

息之聲颯然動人䰟魄真三百篇之遺也而家君子錫徵先生克紹家學當年追隨杖履夙晨月夕之下多所講究即顛沛流離委瑣蒙袂亦時侍王父左右未嘗間筆墨之事也後值承平兩就公車所行路不下數萬里所交游幾半天下其往來贈荅之章轉托應付之作與夫感時弔古之篇所蓄最富而此數年之前簿書旁午不獲較定成書以問世嗣遭口語被當世斥逐又不得親几硯抒閒心銳志于身退之名以畢讀書願訖今萍托燕江投閒擲散雖無期會之煩免吹毛之索而生計不聊八口嗷嗷有不肖男子三人于行笈敝簏中撿輯舊稿訂次成編已半付梓人而工費無資亦復中止不知此書告竣當在何年月日也此其為之而不及傳與傳之而尚有待其嗜好當有倍也其取資當什百也其心思所注不可汨沒者非世俗依口學舌之所能彷彿也而欲山川發其潛德嶽阿啟其幽光以庶幾稍有得當于世尚其艱焉況其薄劣者乎竊生二十五年矣自就傅時即辭蜀而東踰巴嶺渡秦棧過嵩華河洛極于海岱之閒居十年而浮于江之南者三四年自謂峩眉三巴青城玉壘以及濯錦嘉陵諸勝依稀夢想十不能憶一二當不復有蜀人風味無論學問文章不敢拜于瞻下風即其青衣江瑞草橋今不且相去萬里耶胡顏之厚而存此打油縵口之語濫列為集不其費紙筆耗

日月作士林話柄乎然余固多思之人也余之集固非以珍吾詩也人生百年思亦何限但過而輒忘殊可惜耳假之韻語在在收拾則繇粗識文字之年以至耄耋惟天所授者其思皆可譜而指也詩之來久矣今天下以詩名家者有人其論詩之法度為甚嚴余不知微有當焉否也然余固存余之思者也

送鄔克非序

予束髮受書即有志於當世之士及長而游行天下方輿之內足跡過半取友未嘗不廣擇交未嘗不嚴蓋以予之頑鈍將有藉於蓬麻之助於所事不敢不慎故予雖愚不肖而所友則皆勝已者也往者一再游大江之

南所至高人良士頗不鄙遺往往折節成契豈由其夙願之誠歟何其償之若券也然予之於友取之固甚廣而擇之則甚嚴丁丑春正來至燕京舍館甫定趙晤吾友陳御簡内翰寒温數語即舉案頭詩箋相示皆一時知交投贈者余於其中深取克非作謂其清新俊逸奄有庾鮑而開爽洞達想見其人固已中心藏之矣越數日再過御簡而克非適踵至相見如平生歡克非所言皆余意所欲出余有所言克非亦不甚逆於心余竊善御簡之能知人而又喜余之能識御簡以友其所知也無何余試於春闈場屋之文既以空疎荒唐迷其途之所以達於主司者退而摩索囊中其空疎荒唐更甚逆迷其途之所以返於鄉里者逡巡徙倚寄食於師友之間事與心違居不彌月而二毛生焉克非知余意有不能釋然者殷勤調護甚密破寂爲歡排愁成趣未幾而余之意氣鬱者以舒鬚髮白者以黑是克非之有助於余也余何能忘之也嗟乎克非亦不得其志之人也聞子來京師三年矣度向者未與余遇一歲之間其開顔而笑者當亦無幾時即克非之鬚髮意氣亦皆可想而知是余於克非亦未嘗不爲之破其寂排其愁也然則克非意中其亦將悠然長有余者也余友王敬修令平陸聞克非有經世之學禮延之幕中克非挾策行矣余自揣謭劣何能贈一辭其不能默默而已者惟是克非行而余留余於此間頓少一破寂排愁之友予恐意氣之舒者復以鬱而鬚髮之黑者復以白也克非其必有以示予也

代泌令祈雨文

維年月日具官云云伏惟郡邑之吏宜惠心平政爲斯民祈年祈穀者也而其邑之神則默贊造化順四序準氣候使雨暘咸若以無貽民穡事厲者也然治邑有吏司邑有神而吏不敢與神分理其民惟率民以聽命于神則吏之權輕神之權重權輕則有所不能權重則無所不可也明矣今　天子勵精圖治澤及荒裔海隅樂業厥民皆占豐年而泌邑逼近京師僅三千里之内反不獲神祐享利五風十雨致旱魃爲虐如惔如焚神其疾視斯民就斃耶或因不肖之吏苛斂煩刑戾天地好生至意則孽有自作譴有攸歸神若赫然震怒將使此邑稻蟹不遺種山枯川竭以示警懼意本爲民而民之顛沛更甚則神迺助吏爲虐耳庸獨責吏罪且泌民更拙于謀生自田里外别無所藉往年稍稱豐稔米粟騰集循自正賦難供羽檄交馳民倉卒急公不惜以十當一冀免一旦訖完官已無復餘粒今復亢旱二麥難登三秋失望蒿目傷心莫此爲甚職涖任以來茹蘗飲冰神所目睹每期清白終始仰賡神眷又自分末吏微忱或不足邮而泌之民固皆上帝所生成　聖天子所矜

惻也我　天子春秋鼎盛天授神武仁義有加焉祗席黎首剪除奸宄閩越豫章百粵三川滇黔之間向之騷騷蠢動者皆次第削平大難永定古所頌綏萬邦屢豐年今其節矣　九重色喜謂吾民可食舊德服先疇滿篝滿車如持左券爰下　丹詔蠲敷無疆五岳四瀆現在遣官致祭無非廣滋天和延召神庥爲元元請命若泌邑苦于祝融不獲聊生恐非所以昭平明之治無乃實傷子惠之心令職率邑之士民禱雨于神已各洗心滌慮創舊圖新約旬日之內定當大霈甘霖爲泌民甦命不然其以不職招愆有鰥司牧而神亦未能獨辭其咎也職從泌民起見自知無所逃罪惟神裁之

雪鴻堂文集卷二

通江李鍾壁鹿嵐甫著

尺牘

與雷泌陽

去冬遠道貴治得蒙存卹及至德安荒凉之狀無復可加幸年伯所惠猶足自供食用船脚之費已去其半至家而追償欠逋一哄無餘此德安去人朱賢所目睹非有誑言於長者也今歲往楡關省候家嚴發年伯寄札有春夏之交遣人枉顧之語自得書後無日不懸懸竚望遷延已至深秋杳無踪跡豈前札所云乃手頭應筆之語過後遂不復記憶耶但家君羈身天末爲期已不甚遠不審將來面會日年伯何以自解耳且姪輩年來所以東西奔走歲無寧日而家人啼饑號寒之不免者率皆有所由致也世有處艱難困苦之地險阻患難之備嘗而其故由於親黨未有能恬然安之不生怨尤者也念自數年以來家嚴於年伯昆玉無一事敢相負好心好報自古訓之況今値顛沛更宜加意提挈倂其家而庇馬毋令議吾人交道之盡薄也篤姻誼而重年好修世交而厚親情端在此日縱費拮据義不容於辭謝矣明春姪輩進京部試方得假道泌陽滿擬一晤而述窘狀一切貲費似欲出自年伯想前書不欲讓人獨爲君子之語必不僅托之空言也時因便羽敢布鄙詞更

希海涵不盡

與邵格非

春閒再晤泌陽旬日內倉卒言別蒙高雅賜以手書爲弟先容於劉怡菴先生處惓惓懇懇眞知己骨肉感所難盡者也今歲自家抵中州以入都一切之費望之雷舍親適值奏銷諸事羽檄總無虛日而舍親亦以臚貲太歉乃以弟事而托計偕囑令復之徐電發代爲照拂此亦仁者贈人以言之意耳不意抵都後非若前日之所料謂當事者具有靳心即年翁之札亦恐以空函啟尊者之疑遂閣置令不得達固疑家君素稱怡菴爲人敦年誼崇古道意氣落落有古豪傑風弟雖未獲識面

然心實向往之而所聞者何今昔互異若是豈所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者耶後數日得其說於徐氏家人口中方知爲計偕小人所愚交道之險一至於此前此夢夢則未免以小人之腹測君子之心矣仍以原書封上雖於事無補然終不敢沒年翁盛意且以見不致浮沉之意云爾人生斯世心知最難若所云肝膽如雲意氣如雲不以貨取不因勢附者當此之時惟弟與老兄耳馬首東西臨岐悵望倘聚星不難或把臂有日也因風附候不盡

上劉棠溪給事書

自入都來猝忙萬狀世事盡屬茫然客子途窮書生氣短日在不破愁城中形影相弔此情何以堪耶時接老先生溫語頓減塵煩萬斛而外議洶洶不禁人頭目眩暈手足顫震殊不自已也昨見東撫彈章命下旨意亦但按紙談兵嚴勅該部施行此正路溫舒所云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也當事者一遇州縣被劾情飾奉行推勘便爲奇貨可居故週者吹毛索瘢衆口騰沸然其所以張皇震動者直欲掊摋暮夜之請非眞能推見至隱足昭我

皇上平明之治者也老先生位列言路睹此時艱非不思扶持善良昭明公道而此事底裏實未深悉欲遲之有待耳壁雖屢得請見而會所冗雜不便縷陳今日齋

宿有暇乃敢以書塵左右黃縣殺人一案在縣本報姦殺固自有確據而爲姦矣及糧廳改報盜殺宜又必有確據而後爲盜雖若疑獄實易推求夫縣審爲姦則當詢其行姦月日及謀殺情故同謀幾人執何兇器有一不具則其爲誣指姦情可無問也廳審爲盜則當詢其明火執仗與否四隣驚覺與否及失去財物與否或逕捕官役訪有蹤跡防汎兵丁獲有眞據有一不具則其爲捏報盜情又可無論也今槩不詳核懸空伸廳案而屈縣案其說已難服天下矣又直將縣官處分而殺人之賊竟置不問如曰殺人者即縣官云爾也處一縣官而殺人之賊不究可也則是其所謂盜者明明設此烏

有之辭爲牢籠縣官之羅網旣入其笠而所云盜者有
無遂不論也而其奸已不攻自破矣彼誠欲信其諱盜
之說當務得其爲盜之人其人旣得則縣案之爲諱之
奚容辭焉彼則謂人諱盜而彼又自謂無盜之可獲庸
可據乎夫以全無巴鼻之盜案而易鑿然有憑之姦案
朦朧混蔽橫加媒孽祇緣爾室有金遂使大廷無法欺
幽獨以欺　朝廷而鬼神且瞰其室矣近者京師地震
皇上詔内外臣工求直言方正裨補時政今黄民有身
被慘死而命不見償者縣令亟爲伸雪而上官復以賄
故見駁身家俱擠之不測以快其志如此大獄未見推
原黑海沉寃誰與申訴則今天下諸郡縣可例也上干

天和未有甚于此者矣夫知縣一官本不足惜兼家君
素性骨鯁未合時宜欲避嫌引退以謝呼牛馬者久矣
不意青天白日之下魑魅爲隣玉石莫辨搆此烈禍亦
大可哀也已老先生位列言路心在觸奸他時揚言
天子以副求言至意則此可爲左劵也

上許時菴夫子

謹稟老夫子台座前辟以昨歲四月中旬抵任平南于
夏季閲邸報見會試題名錄舍弟鍾峩叨與世兄同譜
不勝慶幸於時敬修一函欲附便羽走上以申惟忭之
私而不可得遂固封爲一閣置案頭月餘久之而遂罷
閘訾久違道範遐思光儀竊恐此衆鑒諒之難直以爲

渾忘雨露漫負栽培大有恝遺之意毫無繫戀之情者
矣茲者藉舍弟家人來京謹以數行代面叩所忸怩不
安者惟是於萬里之遠便鴻如是之難而得之廼耑馳
一空函其爲慚恧寧復可以言盡廼受職來此實有前
緣聊一言之以發老夫子一粲何如徃時先子疾革呼
賤兄弟至席前命之曰汝輩讀書若得從館選一途尚
矣若必起身守令而能不染指於火耗是汝等能成吾
志者也賤兄弟於時拜而受命訖及昨歲發掣粤西之
平南甫抵任而見署前有立碑垂戒者詢之則前此彭
蕭兩撫軍爭以清高相尚遂將前此地方規例一切革
除此其立石示禁者也始悟先子之言早有前定者矣

遂堅持如守提命茲雖萬里空函絲毫無獻而至於貪
私之行汚穢之名内之辱庭訓外之玷師門則天地臨
之鬼神鑒之雖明目張膽自信於稠人廣衆之中而可
以不媿者也乃非特如此而已也憶曩時有受事壽陽
者三年而即内擢問其所由則老夫子念在門墻從中
爲之引手也茲且叩天望幸壯向引領妄冀老夫子廣
大造之弘仁溥及門之化育將必使壽陽平南先後同
視賢不肖齊觀而親疎無二致此固辟之萬幸而未必
不於老夫子多一美善者也茲者秉筆之頃而本府臨
署盤倉字畫未得端楷并祈宥恕臨楮無任赧顔戰栗
之至

上陳韋菴父臺

項者蒲訒詣臺瞻望顔色知爲精明仁厚之主竊邑之幸也旣而賜食款洽甚深如對重門洞啟悉見我心曲之隱快何可言治弟素不善飲不禁忽爾傾倒能頻而且出亦不醉尤不可解聞者以爲詫異蓋公瑾醇醪叔度千頃老父臺兼之矣以仙鄉爲理學奥區文章淵藪其間所出偉人自是曼絶而窮鄉下里之士閒見咫尺覩異人如讀異書矣敝邑事簡不足當鋸刃之小割則官有餘閒可知擬持生平所著就正筆削而又自揣鄙謬不敢恃其愚而忘其醜躊躇前却何能自已老父臺初政理不當以瑣事上瀆但此爲前許父臺所引端而未竟者而又不宜久閣率爾斗膽出此承諭以原文登簿不敢方命其實此種手筆當使人不知出于誰手乃爲良策而以聞於父臺不敢隱避以涉于欺所最不安者以此塵高明大方之目自蹈于狂妄而不省事耳要之不得不以此文呈覽猶之不得不以此事上瀆也如曲諒而寛恕之則幸矣署衙仍前者一則承命一則不敢代大匠斲之故非不記上焉者雖善無徴註謂時王以前義也謹自狀其罪以謝

寄雪原弟

人生念先世之祟替子孫之賢愚則承家引後惟日兢兢自不能已豈待他人之勸督不然者雖勸督之復何益矣茲與葉冠帶小題文三册吾弟擇其明白曉暢者與之讀多則百首少則五六十首亦得異日吾將延名士人教之

寄雪原弟

兩年簿書滿腔鄙陋不但伸紙不能措詞亦且舉筆不能成字而所最不能忘懐者惟是平昔于制舉藝一道頗延時日將近耆黎奈之何疎遠高明未獲真正嫡傳故其他榮幸歡然者尚可以命數苟安惟是此間衆學未忍糊塗放手賢弟承先人之蔭幸厠文章之林而身處聲氣之交必多得性命之友愚兄欲假此因緣盡平昔所學步者敬就海内諸大方一爲論定而但以手本呈賤名以稟帖獻拙課幸而卒業猶云屈此伸彼如其揮之門外則他年靜息寒窻迴思舊事定是追悔無由多生愧赧也吾弟其衆酌而寄我一音焉

寄陳御簡

論詩之法古不一家其言亦各有主持弟濡首時文中無暇深考而專信之而鄙意所持以去取者弟以論文之法從事以爲詩文本一道直用音律與不用音律異耳況漢以前詩其所爲音律與近世作家所奉守者了不干涉而其詩獨高妙絶頂者非其音律勝特其文實勝耳且即時下八股文字苟要其至則抑揚頓挫音韻天成令讀者唱嘆擊節與按譜塡成者無異此何故歟

以論文法論詩未知于古人有合否即係今日破天荒之語倘亦塞夫之所掩耳而通人之所賞心未可知也

寄御簡

往歲都門同寓約同徵収吾鄉先輩詩歸搜散篋所存不過數種而藏書之家不多得亦無從借鈔他惟足跡所至得之耳目聞見者輒隨以筆墨所得稍夥未便郵寄以請論定外有疑難未決者願與御簡商之竊意此舉若專為前輩網羅放失則可若其葉有全集行世者勢不能盡収入選而隨意拈取掛一漏萬無論遺珠之恨固所不免甚者或至捨瑜而取瑕不且令作者胡盧地下乎昔朱子選楚詞後語人不數首要皆于其人之

全集若干篇中較定銖兩辨別黑白而後分去取焉故能使讀者取于此而遂足也如昭明太子撰文選而于屈子之作自離騷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識者猶或譏之何者蓋選者之識必踞作者之上如登高而視大小遠近一目瞭然者乃為至也其次猶取夫學力相敵者如孟堅之用史記南豐之改後山是也今人之識萬萬不逮古人而欲去取古人之全書吾知其難矣御簡澄懷靜慮邃養卓識其所著作已入古人之堂奧至于論斷古人又必其胸有成竹者也璧于此舉樂觀其成而願為執鞭謹陳鄙陋幸明教之

寄楊愛遺

往年賤兄弟同來貴治殊況清暇而遥瞻鄉井極目關塞又似天涯氣聚別有深情分袂南北均阻魚雁遥聞福祉不勝欣慰也竊以老年長兄長材利器不拘方域彈丸小邑奚足當其游刃前自貴治反遂中與舍弟言昔者趙有賢大夫人或伺之入其堂無人堂焉者入其門無人門焉者迄今數千載後光明俊偉之度如在簡冊乃今之愛老至入其門竟無門焉入其堂竟無堂焉其賢當加于趙大夫一等相與發粲雖然不如是將不見老年長兄之無所不可則天之所以顯異能著茂績者實假此彈丸小邑表章而旌揚之也烏臺栢瓆指日可俟前輩踵武後進指南舍此有道殆將誰屬茲者弟

以需次將及待候都門瞻望弟及曷禁神馳微物將忱統惟鑒茹不既

寄羅西溪年伯

恭候老年伯福安姪于五月廿五日掣得廣西潯州府平南縣路途雖遠缺尚中平親友關切者頗為姪不慊于此然姪聞君子素位而行不願其外且吾輩人必欲得一美缺意將何為所可幸者聞此處上臺皆儒雅盛德遇下有禮而此邑地僻而事簡與賤性最宜不但天之酌其才而用之而亦陰賜以疎懶之福多予以書史之暇也況邑雖小不減其為南面而且歲食俸錢較前此鄉教讀生涯相去必當有間豈可不自揣量而當寒

羨夏值暑思冬以重昧上著曲全苦心哉王翊宋房祖尚欠祈老年伯爲姪解釋其憾日來僕僕無一正經事而甚不得閒未能耑啓聊即此漫及之匆匆裁奏所言不悉

寄王懋公太府

往者旌節出鄰門時治其從一二同人後伏謁道左仰觀行色繼而接溫語親德容留戀幾不欲别依依此情如昨日也敝鄉荒殘久待撫循而蒞治諸上官皆仁厚福澤之主此殆天以挽回培植之權寄之也遥企老公祖下車來覃敷新政美不勝書山國黎獻胥登春臺治其在數千里外不禁與敝鄉人同其忭舞也兹者以樗

櫟庸材勉入仕路于五月内得廣西平南縣缺雖目前頗苦其道遠費重都下稱貸爲難然聞其地僻而事簡又各上臺皆儒雅盛德待下以禮實爲書生之厚幸此一節則藉福蔭於老公祖者也今有使人回籍治其緣之寄家信遂憶前别時承諭以附寄家報特向府前叩詢得從内傳諭云數日前已有便人寄去矣兼蒙賜名帖致賀時六月初十日事也如果有便人寄來家報可以信其之非虚言矣肅裁蕪函統惟崇照

候許時菴夫子

往年客房山時曾有短奏以敝縣前賢之失載於一統志者爲請隨蒙賜手諭云表章前賢吾輩責也俟商總裁酌入至於此札存之笥閒什襲寶藏也嗣後因家事耑人至京復條列數人事蹟以請昨歲出都叩辭又蒙面諭再行開列維時行色匆匆不暇旁及他人謹以敝先人之在唐宋代者呈覽恐老夫子公務煩劇易即遺忘兹復條列如左誠以舊志闕遺千載恨事而奉勅纂修又千載盛典即肆得備言於老夫子左右亦非偶然是以不避煩瀆至再至三以庶幾得當而猶恐老夫子欲試其意之誠否姑俟其再請也而應其求則在辟苟以爲不敢瀆而在老夫子且以爲請未堅將屢陳而終於不就等於功虧一簣之譏也竊意老夫子名位之尊承德音而望餘光者固已滿天下乃於數輩達官

貴人旅進旅退之外而别有草茅樸鄙之士走致一函於萬里之遥非計爵秩之崇卑非較資俸之深淺而敬與商確古今景仰名德未必不如膏粱饜飫之久而忽御以氷桃雪藕遂爾坐致清凉者當亦老夫子所樂聞也且不但此也老夫子以當世儒宗當宗伯要地凡係聲名文物者皆宜整頓而張弛之與昔日閉戸讀書所感慨發憤者盡數乘時而力爲之以無負天下後世之望則辟因一人之私請而顧推類以及其餘者又如此也心邇途遥縮地無術望見顔色未卜何時兹因小揩來京之便肅修蕪禀以候興居

寄陳韋菴邑侯

治弟生平有一事私竊自訓謂有天幸者蓋以里巷樸遬之人無片善寸長之著明而嘗辱四方名賢之知若其在邑大夫者前則三楚王公後則八閩陳公也方王公莅敝邑時治弟年纔十一歲憶是年値童子試先君謁選入都臨發以敝鄉路險而稚子未堪登涉誡勿隨衆人行公則委曲招致且曰乃翁誡其勿往府非勿至縣也遂爾承命就試時値冬月公命移煖閣爐置我案下及食分羹飯食我呈卷即展閱評隲語多溢美故加圈點若其稱許能文者然及對紳士極口贊賞若其力爲之延譽者然黃口孺子相識之無而邀大人先生之奬藉若此至今幾四十年中心榮感如其在昨日事也

邇來聞見殊昔事多意外遂令人入山惟恐不深何意老父臺以大雅儒宗爲政茲土非有覿戚之先容非有故舊之請託甫入境名字即辱清問下車以後進人致意勤勤懇懇若憐其飢渴而迫欲飲食之者然得邑主如此雖欲堅爲山中閉戶人其能安乎迨登堂晋謁初覿面無異其有平生歡者治弟素不勝杯勺至是引滿浮白行所無事又席終絶無酒意左右皆驚愕相顧前呈小詩已供噴飯矣至今傳述者猶不服此事蓋以其在治弟者飲可強而不醉不可強其在父臺者能令人飲而不能令人不醉茲固莫解其所由然是亦一奇也兩三年來治弟城市之跡非㓗於前而心合情投外若疏而內實親老父臺請靜息審此豈治弟謬爲遁詞浮說假托相知之言乎治弟行矣極目斜陽回首青山時有犬馬戀舊之私倘聚首不離來令承教當自有日也家事一切治弟亦無庸嘵嘵致懇者矣本縣童生向其治弟以其舊家衰謝欲解困乏之囊援例以成就之未知何如但此子未經縣考聞父臺有決不續名之旨妄意禮豈爲我輩設想父臺不惜爲治弟一破例也使治弟先不能於父臺前爲破例之請又何望於學臺前爲援例之請乎父臺閱此當一笑而許諾矣

呈其太府 重刊春秋繁露

頃接憲札恭誦再四深幸草野之情得蒙俯納不勝中

情忻豫忭舞連朝也竊念此書自來荒案三十餘年鍾壁從前凡遠近游歷輒攜持與俱亦間與顯達周旋擧談漫及然不聞有留神注意垂問親切如憲臺老大人者一開狂言即馳明訓傾如川之盛意弘若谷之淵懷此在卑微者不過爲區區之榮幸而在前修者實大爲隱隱之契緣曠而觀之則凡係學術道藝其爲升沉顯晦固各自有其時也古語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不其信耶鍾壁從此拜封禀函之後惟有竚望功竣行期效著將在憲臺者偶一抒其經營壽世之方而在江都者時再展其精神福世之略將來奉行良法其食德者固在齊民而頒發新書其拜賜者且徧屬吏矣鈔本呈覽

業已詳細較勘并無遺失至其卷末跋語殘闕原本已是如此雖審其文氣已嘗擱筆但失作者主名爲可惜耳亦並啓明統希崇照

又

六月初三日之夜家人自東省回得接老大人憲臺所賜秘笈比即爲之東躬遥謝次乃盥手敬陳先人座前以見寵幸之至再次乃拂案燃膏逐函省視則憲臺之表章力勤著作功苦有非下里之士所能仰贊一詞者矣惟是自揣愚劣幸際昇平而謬以簿書糊口勉就鞭策羈身雖度量再三固以無罪爲幸然而食人之食衣人之衣此訓亦聞之素矣固見今所在旱澇四布流逸

數日之前已曾恭修蕪稟遥候崇禧因而漫及夙懐一節希爲鑒允蓋竊頗搜取前賢之術廣布而海行之而叱隸涉見妄以此幾調燮之萬一則所謂自比於蚉負山而蟻抗鼎者也雖其說宗祈禱議者將謂其舍人事而事鬼神而天人相與之際事本杳冥毛詩所謂祈年方社者想即此類也若其不可信聖人亦何爲泚筆而著其名于經乎惟是董江都爲老大人梓里乃緣此因得覩所賜之籍而始知此亦事幾之偶合者耳若以爲鍾壁之心朔莫慰而且鍾壁之隱衷亦莫白矣蓋士生秦漢而後凡迹介疑似之間其以僞冒眞者既多而其眞而陷僞者亦不少心迹之辨先儒所爲孜孜而留意者也倘鍾壁與老大人叨有夙緣獲承共濟而令江都之術廣布於時使其偶見災沴之處即如法斡旋之將來國無賑貸而野有桑田官免捐施而人樂豐稔此固不必爲陞課增戶之庸庸而亦不必爲減徵免調之碌碌者矣兹因恭謝賜書遂忘分徑陳如左惟鑒不宣

與陳敷相

昔年謁選時得聽老寅伯太先生丰儀因叨與老寅長兄同官之誼過從最爲綢繆繼覩老寅長兄之温雅誠愨深人景仰早知世德家風迥出儕輩也奈何草野無似尸素來此既作依人學步只得隨人俯仰雖境壤相接而趨叩無繇撫表内省殊爲悵惘兩次郡城公會瞻

拜之暇輒爲敘述老寅伯禮接之勤至再至三蓋用以著感銘之忱於左右奧或於家報中一爲傳述也兹者弟以康居安食之人而計章以病報罷想在知己應代爲扼腕弟幼年讀史記閱子貢問原憲何病而答以是貧非病伏案久之竊疑端木之聰明何乃誤貧爲病昨因計章之云而始悟貧病互混非自今始已推而論之向使子貢爲藩司原憲爲縣令雖平昔號稱聰明過人而此時利令智昏之餘尚能别原憲之是貧非病而不以入計章乎又使原憲爲藩司子貢爲縣令則貨殖之人定有逢時妙技而頓令其爲原憲者易其素守始而貪昧繼而隱忍視阿堵不啻若性命且將借以著培植

賢良之勝績爲慱希世逢時之先資斷不至以病勒子貢休退者矣分手在即晤面爲難聊寄鄙情以一笑作別云臨楮依切無任馳溯

示兩弟書

大人以骨鯁遭上官之忌又内外俱乏引援遂致覆盆之阨我兄弟奔走東西見面日少眞可痛悼每思人生少年如扶桑之日必有和風慶雲相與渲染鼓盪而出景象倍加暄麗若遇颶風狂雨漂揺半晌旭光直如過隙殊可惋惜也近狀蕭條無足相爲告語者上念雙親焦勞中夜如溺如焚下憐妻孥拮据時時涕泗交頤呻吟不絶豈生來貧骨苦胎斷難擺脫耶抑盛衰豐悴理

無定格耶又自念涼德無能延禧而修身乃可免難今雖値此摧殘災生無妄然須降心自安不得强生尤怨識見不令虧損德性積片苦衷仰祈神鑒礪世磨鈍造物終有深心善會此旨奉持勿斁禍譴之後必有興者華晩者謝遲尺屈者丈伸此理殊可自信自慰昔之大丈夫遭逢不偶輒貶節辱身浮游自得略不芥蔕於心今茲落魄猶足以方此嘗見履豐席厚之子不有饑寒之廹不習鞅掌之勞不經人世危仄偪廹之途天固以此厚之亦正以禁錮之豢養之使其速敗成就兩間之廢物從來謂紈絝無人者豈云薄之無亦謂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耳今天或欲我等進一

格也而或愁眉蹙額垂首喪氣則其品量之卑瑣顯亦槩可見矣古人論士先觀其器識此等時地正器識立跟脚處也可不勉哉語又有之讀萬卷書尤須行萬里路往時安居無所事事賢父師督課有加然僅以鹵莽滅裂牽補塞責年來奔走不息鄉舍爲家孔席墨突當不異是矣如以讀書論誠不省萬卷爲何等語若以行路論之萬里其何足言乎異日獲有寧宇祇須補此讀書一段工夫使與行路相稱耳余又謂人生斯世平平者亦無畸人耳苟逢一二横逆無比之人與遭一二坎坷難耐之事定能助人學問長人智慧平日藉父兄師友之嚴憚切磋前言往行之觀摩而討論者正欲陶

鎔此身蓄之有用一旦臨事特有區處不似新出山人一晌手忙脚亂終鮮有濟也然亦僅歷其常未會其變況空言實事必有間矣譬如梨園子弟各肄脚本其聲容動作非不有自傳也其悲歡離合非不習其顚末也其生旦外末之稱名姓字其中節之關會趨避非不日講究也一至登場演劇而全部傳奇乃有初終作止之觀矣豈止得其句調過節而已哉詩曰而日斯邁我月斯征彼兄弟相戒免難而猶以邁征是勗此眞造次顚沛不違之學相與成就必有大馬者矣若能有志於是乎吾咏小宛而思古人實獲我心也

與方位齋内翰

達教伊邇殊深懸切不審榮行之期定在何日也尊旟過蕪湖日黃公壚在河山非邈老先生肯尋茅寓話別否辟年來東西南北頗領佳趣久擬以壯遊畢生平顧而家事縈擾未得脫然作無事人近承貴老師照拂一枝可栖半菽無虞雖長安非久留之鄉而藉喬欽異茲爲達所矣士人讀書井里成則有青紫之榮不成猶自有田廬之可托惟萍寄江湖之客坐冷齋而待煖守懸罄以蒙塵滿案殘書皆爲悶具亦甚蕭然無徒已故雖有高世之節過人之行計不得不與世浮沉隨時俛仰曳裾于王公大人之前庶幾其有豐獲焉然此風一開而頑鈍無耻之徒接接然踵相繼矣富貴之人且將奴隸而加之矣夫其自待也甚卑而其人亦復賤之如是直受之而不辭宜也若乃稍稍頌讀頗知自愛時爲尺蠖之屈而非書傭也非清客也王公大人之有識者必善所以處此矣辟今年赴部試束裝擇吉已有日矣而老先生以太夫人服闋起用似此行正不可無此譜風霜耐馳驅之僕夫也竊見近世人物各各毛遂自處而辟亦未能免俗聊復效尤老先生見此定是洒狂生顏厚矣家君數作想已閱完幸付來伻可省往返至囑

上樊崑來學憲

辟曩年候選都門曾藉梓里之誼得隨答問之列叨陪侍從之班嗣後睽違道範并郵函疎濶然晋謁之恍遠切萬里疏濶之罪特屢五中也昨歲夏間接舍弟邸報盛稱老先生高誼極力扶持辟爲之望光叩謝也茲者承乏來此一載有餘諸凡鞅掌口不能悉回思燈几眞在雲霄即云從衆以謀衣食而身之所被尚屬昔時將堅確以守吾法而世法有所不可將和同以依世法而吾道有所不可也老先生以讀書之深識爲涉世之通方知必有可以鵬飛可以蠖屈自必有惟其所遇而處之咸善者甚欲一聆大訓以糊行路之口而覲光無由惟有舉首遐天以申企慕之思耳久欲辭歸而去家將及萬里非可以持鉢向人門也

上戎心原父母

老父臺久客情景當亦不甚相遠乃必召晚而賜之食則以愛憐之無已也兼以天氣炎暑甚勞酬對晚心固感德而實跼蹐不安且又置晚坐于甲科之上力辭不許眞覺汗流浹背也茲者暫出都門不敢面辭恐煩起居遣候仇老師尚留中未出幕友事不及奉詢續呈舊課一本係入都來從新手錄者俗冗蝟集如此而忙裏偷閑惟恐當面錯過則求教誠切宜蒙允許但恐嫌其汚目委置座隅耳特懇老父臺面時便中爲晚言之敝同年宋襄陵爲言仇老師以晚道遠而費重孜孜留意言之不啻再三今使晚所呈舊業俱蒙改正則晚目前空囊不足計也且前月一選以太康輝縣爲美缺雖謂

晚摯得太康輝縣可也外呈送舍弟之仁懐詩一首以博一哂至于頹華火耗一言時下評此言者有三議焉曰愚曰迂曰違心其最刻毒而不可當者莫過於以爲違心也附呈先大人傳一册欲老父臺閲此而鑒晚前所言者實有其由非明知人不肯信而孟浪爲此盛德之言欲以欺不可欺之人也然第觀時之爲此三評而知其不可行也在迂而違心者不免以生薑結于樹上若在愚者則亦將恍然而悟矣尚無人許其爲此言豈有人許其爲此行哉然此語使議其違心者聞之又以爲此人急作轉口而閧然一笑矣昨者坐間談及廟堂碑虞書與肉桂兩事而其後則有商南公承領虞書去說將來肉桂不至晚無解于不信虞書不至但當問之商南公也雖平南之肉桂商南之虞書遠近或當有間然使責平南以虞書其遠奚啻十倍商南哉梧州太守處更望吹噓一二草奏時正值移居几案皆失其故不能莊書殊非上達尊者之體然雖恃愛過深亦爲時匆遽也即此亦見造次必於是非眞學者不能惟老父臺鑒而宥之不悉

雪鴻堂文集卷三

通江李鍾壁鹿嵐甫著

古體詩

追和陶靖節桃花源詩韻

漁人入桃源在晉太元世於中逢老翁言自秦時逝往者處人間閲世厭與廢靈境由選擇携家乃長憇候曆準月令習勤從樹藝追呼老不聞春秋無租稅虎豹趾交錯往來無噬吠童叟胥淳風裘葛依時製大有美第宅荒邈不可詣世亂免兵革時災絶天厲托此别一天優游以卒歲静觀紅塵中營擾勞智慧秘此勿與通永隔仙凡界外間儒生說傳會多同異聞者疑其語所見爲之蔽祥麟與威鳳往往遊方外守雌與守黑石隱吾神契

館内城步吳天章韻呈陳内翰

草木競華實猶恐負雨露偉此七尺軀徒爾忘建樹廻思十載餘埋没悔章句對人慙枵腹豈堪一再悟作客困京華裹足不能去俯仰一浩歎咄嗟此行路舟楫無美惡風便遂同渡不材等樗木用拙同大瓠淹蹇意緒劣言笑無情趣欲行不可行欲住如何住披我遊笈書不減逢親故移時與盤桓最見關切處吾鄉二三子落落風塵聚斗室坐諠然愁容懽若慰戲言隔日瘧往來不妨數（未授館時御簡約余日過齋中共慰岑寂余笑應之曰當爲君隔日瘧耳）日來瘧頓

已未免瞿然顧世宙亦云淍盡屬感慨寓浮游波上下
智術慭鷗鷺不可以已乎胡爲陷沉痼嘯歌抒狗膸紏
結如纖屨莫言罄曲折梗槩且難具煩君揚馬手爲擬
遂初賦

送弟雪原司鐸仁懐

沾秋風露凉隴頭粳稻香鬱此同胞情送子別山梁憶
昔從先君遠宦去東黄稍遂弧矢志督學戒面墻舊業
遵先緒幸不即遺忘厥後丁家難生計頗搶攘與子俱
少壯嶽嶽各懐方仗劍走燕趙意氣甚激昂殊不爲顛
沛汲汲且皇皇風雨尋名山好句入詩囊奇書捐重貲
爭先發其藏朗誦而高唫聲韻響琳瑯沽來一瓢酒醉

後話荒唐數披緹縈牘排閶叫天閶未幾能出險保家
歸里坊與子蔆一繆後先舉於鄉仕路值壅塞需次如
望洋子既飽藜藿吾亦厭糟糠進退隨吾道升沉任彼
蒼今子司鐸去我意復徬徨先王選造士尚不許工商
鄭重而矜持此意何其長自非士冠冕肯畀以膠庠立
國重師儒在笥珍衣裳學校人才地而以書生當曾劣
昔人語報國僅文章駑鈍即可竭厚責恐難償委吏與
乘田祿仕以爲常此則非其倫焉可不求詳檢身奉往
哲先爲生徒倡心正類自辨意誠容乃莊譬彼蓄嘉禾
寧復長莠稂風聲所樹立品望隆圭璋表正影隨直桃
李應成行列殿玉筍班趨闕環珮鏘此其發軔地豈非

斯道光愼勿謂微官枳棘棲鳳凰

偶感三首

幼從事筆札長不慣犁鋤坐此田舍翁數斛常我倨賦
材匪豫章自顧頗非樗向來叨雨露條榦亦扶疏斧斤
繼牛羊枳棘且不如山徑蹊步間茅塞更崎嶇我感昌
黎詩情行復扡書
書生本布素乍來服綺紈儉樸不復爲靡麗日般般無
米要成炊借貸事多端緩急未向人先成兩頰丹囁嚅
畢其辭可能止面汗低徊念身世俯仰成浩歎我感工
部詩還留一錢看
少讀子與書禮義發其端嘑蹴不可爲死生繫豆簞此

後多格言涉獵亦曾觀秉彝人所同亦思用自完況非
死生繫禮義何敢干方鑿而圓枘心頗知其難知難未
肯退許久兩眉攢

丁丑下第鄔克非慰以詩次韻奉酬

久矣黄金重非此交不深以故市交惟其面面交何曾
諶其心昨夜風清兼月白會聚吳客及蜀客坐對傾談
意推奇如讀典墳探丘索此時失意似含愁何當嚶鳴
肯我求多時問世無合者任彼萍水長悠悠與君成契
有前數邂逅逆旅巧相遇念我金盡剩敝裘昴以新詩
將尺素自分蹇劣誰能收東塗西抹懶做尤萬物榮衰
相倚伏聲名幻結水中漚感君賞鑒別有眞知君意氣

可托身頗與共勵歲寒約茫茫世宙尚有人

都門送某學憲

蜀水錦江山鬱壘汪洋峭削罕倫比曾發奇秀鍾前賢揚馬陳蘇數輩起無何兵燹經層疊遂使文獻荒莫紀黄茅白葦損人意久為大方之所鄙豈緊山水頓無靈昔日何盛今如此物極必復事之常端待其人振衰靡項開大賢持文衡翹首觀望心怦怦沂公世胄代有名攙雲淵韶每亞生詩賦詞壇樹赤幟理學巨匠推宗盟以公憑軾遍三巴小子有造傚有成前茅一一列賢書公門桃李交輝榮從此化蜀擬鄒魯文翁舊澤可重賡嗟予投世屢參差寄食京華深可悲暹之一歲歸桑梓

躬承教澤尚有時遲知駟馬乘春去眉山草木發華滋

行路難

行路難不必吳越與秦燕即此出門三五里磨牙嚙舌多迍邅龍山之支散花顛羊腸却曲行者癲上有老鷹利嘴之惡石下有鴆毒惡水之澄淵又有風埡孟婆吹衣撩人而欲仙（散花頂老鷹嘴風埡子鴆毒潭俱地名）三伏遭之重綿猶單纏口閉息攢眉聳肩其得度者如對大敵而登先又有長坂蔓草荒烟蹄趾交錯虎豹豺貛乃有居人髭鬚鬖鬖揚朱之學得其真傳遠邇同稱一毛不捐苟其得已鮮有造焉其或冬雪撲面夏雨傾盆偶叩其門如謁古仙科頭跣足心甚不然甘辭諛之乃許客便鑽火於燧汲水於泉如此而可尚有夙緣有時高卧非疾非眠呼之不出婦子喃喃有似乎取瑟而歌以動孺悲之深慙若夫雞犬俱寂兒童不諠几灰席塵門扃戶拴竈猶熱而火掩爐未燼而香殘有似乎拔宅飛昇之劉安有時戶外投足軀犢飲犍鬧人音語驚禽駭猿寂然無聲忽如雌蟬環堵欽跡屈螻井蛸髣髴乎寒魚之潛蟄而消息之茫然至其趨事力作農末務兼芸不輟耜汚不舍鋟匠不廢斤鑿不息鐫縫不停針苦不離椽略無聘顧手忙心閒拱立雖恭略不寒暄殆有慕於太古之不相往來而尚追乎無懷與葛天以為水土風氣之使然而何迥殊乎嶺從與山前

白雨（鄉人呼暴雨為白雨）

夏日山居多奇劇白雨乘風魄力壯虎嘯猿啼與俱之草木拜起如臚唱雷電頻交疑崩裂坐視平疇與波浪我着猪鼻向田中聊與山農相揖讓嘗笑山農徒口腹原來遠謀虧卿相

古怨辭

缺月可似薄情夫一年强半是生疎缺月可似薄命奴滿望何時心空虛圓月可似薄情夫三五二八時有乎圓月可似薄命奴佳節若除元宵中秋更逢無

近體詩

壬戌暮春登銅山五首

危峯矗天際陟彼似蹩躃徑曲山彌遠林深雪始殘雲
開千嶂曉雨過暮春寒指點烟塵處參差若彈丸
雖無濟勝具乘興未愁難霧過青衫濕風來白眼酸山
蹊惟鳥道澗樹盡龍蟠蹈頂興長嘯清芬雜蕙蘭
嶔嵜登絕巘今已入雲端目眩無平楚心驚有斷闌未
能多應接誰得盡盤桓迴越塵寰處春深尚覺寒
迤運入山久行經數十盤懸梯通絕壁瀑布掛飛巒據
樹防蹉跌分花恐碍冠勝遊難作記峯巒盡奇觀
歷盡紆迴道纔能上絕巔浮雲自來去舞鶴任蹁躚羽
士徵前夢同人憶宿緣徑含殘照遠遊思尚悠然

趙泊口早發

蒼莽連平野星光望裏收郵荒烟寂護湖澗水潛流露
浥青山翠寒侵碧水秋魚鷹驚馬策遊子意悠悠

甲子初歸與薛子浚偕行入市

十載飄蓬客還從舊好遊疲衰策蹇驚高下過林丘天
道悲芻狗人情歎沐猴嚶嚶喬木鳥出谷友聲求

翠鳥

熠熠集林表翩翻旋復飛顧瞻怡水石眷戀惜毛衣處
谷時防險遷喬更審幾忘機雖盛德素節願無違

偶感

偃仰觀華轂升沉看彩骰微時從逐鹿開國得封侯寒
暑天行備炎涼人事周犧樽與溝斷命定那須求

乙亥客閩城張曲山年伯垂示詩步韻

夙好從先子趨瞻溯本源人知蓬辟近誰憶繡衣尊茅
蓋灌園室荊編學圃門高踪時在望引我欲攀援
偶來謁先達道故若窮源品望朝臣重輩行父執尊閭
豪忘鷹圃稚子候柴門甘悉山公久於今獲引援
先君同志友一見語淵源居擅煙霞勝人推齒德尊竹
蹊隱野墅花徑繞蓬門但有登堂客漁樵亦與援
疑是武陵渡桃花泛水源數椽園竹石一榻劇琴尊架
敞風開帙庭閒鶴看門徘徊不忍去願止若爲援

展上巳後一日寄園雅集見杏樹數條一枝猶
艷同人限韻四章

旬餘修禊過名花見一枝紅綠分肥瘦榮衰占疾遲叢
條多染黛獨榦尚凝脂料此幽香細輕狂蝶未知
羸縮爭消息留餘教晚開人因選勝集花亦載奇來洽
艷添詩料芳姿佐酒杯榮華如有待良會早爲媒
主人愛雅集物色致偏多徵賦從吾好閑軒恣客過東
皇留藻麗春老閣紅羅靜聽流鶯語堪爲宛轉歌
休作孤芳看春闌佳麗添群芳聯綠譜片蕋綴紅尖選
勝春光暮分題韻字纖解將微笑意伸指一同拈

寄園雅集限韻集桃花源記得二十首

避世即良地山林有太初田開曠土外屋向夾津餘步
岸纔開犬尋溪復見魚行行皆異境所徃得欣如

無復近人境隨皆花草芳窮源知水道曠陌見山光池
外還栽竹田餘並種桑此為極樂地出入盡相忘
山林是處有未若此為怡曠境從人往隨緣便所之數
窮守初服世亂識先時路谿人迷隔何知步武隨
辭秦避亂去曠絕不相聞郡邑家山隔桑田異論紛驚
逢漁者問並得道人欣行樂無終極其餘未足云
迷陽紛去路停足未前行聞語池魚避見人邨犬驚鮮
花乖美樹亂草茁芳英世守桑田業咸知樂太平
水源極所至步岸遂停船路谿行忘遠林通境異仙溪
山自開闢花草盡芳鮮此地有餘樂衣桑復種田
亂延中土作此地未為秦步武迷前境見聞異昔人往

來並不數答問還相親尋得山林路元通世外津
夾岸乖花竹步行尋所終纔緣溪路入遂得古林通樂
道欣隨境忘言欲守中一元何有極往復嘆無窮
人緣種世外驚絕有高論田舍開家業山林避世邨所
歎得至道其樂欲忘言迷境忽通谿還從見大源
曠山人境絕何處得聞雞岸狹行忘遠林開路欲迷隨
緣花共竹避世子同妻不復論秦漢知魚樂此溪
避秦之亂極攜家桃源口曠境從中開異人得未有欣
進一日緣為具數行酒向往道人言朗然識所守
溪山纔入來路狹通行步遠岸夾桃津近花乖果樹知
交絕外緣著作見家數邨酒極怡人還餘高論具

山下陌交紛鮮知尋路向高言驚世聞美行異時尚忽
得水源谿中逢人境曠隔時去處迷大地元無相
良言足遠乖高識尚行美守道無逢時避人若處子何
緣曠世間率不得聞此盡是向迷津欲前隔一水
窮源逢道人果屬良緣至曠絕無從尋繽紛不悉誌為
驚路徑幽所歎溪山異得語足開迷還欣向往遂
若木太陽乖扶桑初出日林花夾水開山雞自相率處
處境皆曠行行路未悉還往果相忘所守其如一
種子着其中曠焉時自遣窮源悉異境出世垂高見若
守此迷津遂終隔一間何如太初人大道樂其便
曠餘大地間處世鮮知足田舍無高人溪山何所屬時

尋開落花數向去來路未見日中雞行為黃犬捕
知見避高人語言無處着屋餘尋竹陰樹下步花落平
亂悉不開窮通咸自若桑田既及時盡日還交作
無窮大地間高下雜焉處欲作驚人言鮮聞出世語今
知數往還未若無相與隨向得欣怡山花若美女

辛巳五月晦又庚弟嘗麥大雨如注座間誦鄉
前輩張柖遠驟雨詩步韻

滴瀝響盧毹涼颸已透櫺灑塵奔列𣂷破塊動山霝雲
合四㕓黑天開一面青神功已收歛危坐始為寧
傾盆聽走毹濕霧暗侵櫺覆載眞難測施生信有靈苔
添垣址綠禾倍隴頭青吾素困枯槁當斯亦自寧

氣勢薄高瓴微珠濺瓦檽霑濡知大造呼吸見眞靈巖
瀑簾垂白山眉黛抹青三農霓望者夜卧始安寧
簷前忽建瓴聲響震聰檽平野滋千頃九空挾百靈耕
憐奴脚赤苗愛隴頭青儕俗爲生計應知婦子寧
蕭灑落庭瓴飄風忽透檽甀陶甓品物眞宰鑄生靈蛙
噪耳嫌聒山明眼快青能爲此大澤乃使萬方寧
天河挽注瓴如瀑掛前檽陽德方舒澤化工正顯靈池
添荷葉綠畦洗菜莖青魃去惔焚息王心亦載寧
如注瀉高瓴淙淙倒濺檽化工能造物水德自通靈溪
漲藏苔碧池平失藻青庭楹歌嶬嶬此際信攸寧
大澤走簷瓴斜飛直射檽雌雄決兩陣（放翁語）赫戲集羣

雲竹長參天綠柳搖拂地青低徊思廣廈食息正安寧

送邑倅許千長量移開州

殘邑猶繁劇公從事獨賢循良功令重報最考成先諾
水懷慈父澶淵慶二天春風攬別緒情話憶年年

和蕭東谷年兄韻二首

與偕不自失柳下故由由那識鄉人意方懷直道憂罷
彈豪士鋏已敝客卿裘猶喜開岑寂濁醪三兩甌
不舒天外眼那識人中龍自有千秋業何須尺土封風
塵增老面憔悴減豊容大夢無從覺誰爲清夜鐘

又步韻二首

坐困尋塗轍疎狂且自由窮途忘寂寞好友致綢繆供
客愁粗具進人笑敝裘居遊處處足詩卷與茶甌
與彼爲飛蛾無寧作蟄龍戲場眞鬼國書社等侯封吾
此中自量卿數輩可容猛然發深省如熟寐聞鐘

又二首

逆旅年年滯甘辛亦自由良朋慰飢渴情話結綢繆旅
食辭兼味寒衣賴敝裘茗香可獻客淨洗白磁甌
門風元禮峻造席號登龍但願荆州識不希萬戶封勞
生鄙碌碌安享笑庸庸坐井談元化何殊莛叩鐘

黃汾阻風

繫纜灘頭幾晦明歸心日夜晝愁生舟行未慣江南客
潮至如聞海上聲雀起平林飛木葉鐘敲午夜動江城

倚桅蕩漾占風色遠浦危磯浪未平

書懷

讀書心定絕將迎不取繁多只取精事業升沉從轉軸
文章高下任持衡甘從飄泊同王粲恥說風流似長卿
濁酒一杯談世事胸中五嶽未能平

丁上人約同返蜀既而不果家大人步魯文恪
馬卒詩韻示意有和以答因亦學步

愛歷風塵學健兒曰歸心已似星馳因憐羈旅情循我
忽欲離羣知爲誰方外浮蹤隨去住客中卜築幾移推
溪山是處能招隱直索憑君自信疑

王氏園亭

出郭紆廻小徑通柴門閑處繞幽叢青浮竹塢朝凝碧丹灑楓林晚映紅好客料難逢仲舉詢奇何必定揚雄因憐勝地情無限歸路徘徊月已弓

金陵登重樓

金陵數過皆匆遽似有官符火急催泛宅浮家身似葉暴霜蒙露志如灰天邊鴻雁書難寄路上烽烟客未回漂泊也同王粲跡登樓聊自一啣盃

內兄王靖公別十四年矣兵戈之後不遠數千里迎我於江南爲發狂喜時癸亥十二月廿四日也

歲暮驚逢萬里闗相看互憶舊時顏只愁湖海沉消息何意風塵見往還久欲從人歸楚峽今君爲我問吳山瞿唐浪靜堪洄溯攜手同歸十畝閒

故人來自碧雲端剪燭東軒續舊歡彷彿如從海上遇猜疑真在夢中看十年戎馬塵千刼廿載光陰指一彈苜蓿一盤勞遠役明朝掃地設雞壇

歸來

十五年前萬里遊歸來幷乏敝貂裘井疆去任如麋鹿人世因緣任馬牛惟俗難醫深可恨若貧非病又何求詩筒茗椀曾相約辦副閑心取次酬

山居

茅舍清幽竟日閑小牕臨澗聽潺湲生龍活虎文章變

流水行雲心事閒疏食菜羹安久約浮詞濫說動頻刪既娛耳矣還娛目溪畔時時飛白鷴

石鐘山和碣上韻

直上孤危蒼翠峯隨人蹤跡屐和笻難尋仙侶開雲洞且與同遊叩石鐘縹緲如將三島即蜿蜒似與六龍逢舉頭天外舒雙眼四面雲山數百重

別去匡廬見此峯登臨不屑事山笻行來木末荒涼寺傳到山腰遠近鐘拂拭殘碑真蹟宿摩娑遺句古人逢洪波巨浸如杯勺身在雲霄最上重

同學劉遜庵過訪

五千里別嘆遥程況是滄桑一變更廿載參辰徒念切十年戎馬更心驚只愁分臂殊岐路豈意相逢在此生多少劬勞辛苦話引端具縣未分明

薛山春望和陸胥仲明府韻

絕巘高凌天可捫登臨賞眺據清樽遥瞻平楚評雲物俯視荒城似野村春入郊原皆有迹花深丘壑總無痕感時劇飲遲歸興負手黃昏進郭門

和外舅王昭武先生手澤桂花韻

月窟靈芽藉手栽年年秋到映櫺開叢條承露昭先澤高榦凌霜顯異材錯節盤根增氣魄天香國色費疑猜三槐門第交輝久豈賦劉安招隱來

和外舅梳頭石韻

深山艷質整容光應只合為淺淡粧櫛批空餘清夜月
鬟鬢同化舊時霜儀圖梳掠臨臺畔彷彿鉛華棄路旁
應是巫山神女伴令人倚石想荒唐

亡妾墓前小立

我已𦨭舟返蜀川飄零猶自愧年年攤書向夜嗔螻蟈
把酒臨風聽杜鵑想去朱顏悲骨冷到來青塚詫泥乾
人生古說如行客偶值萍逢暫作緣

丁卯春從家大人追和陸劍南朝飢示子詩韻

犁鋤不習治園茨何怪豐年亦忍飢廣廣國中誰買賦
滔滔天下幾名詩曉人靜對無饒舌俗子交談枉費辭
變態風雲思議到固當此事屬孫兒

日食山薇與水茨吾聞有道恥言飢古之達士皆能困
昔者窮人盡善詩淵步高睨無近語飛行絕迹豈危辭
井中笑作談天識渺見何須詫小兒
未能耕穫致粱茨只解觀洋咏樂飢野蔬烹芼來好味
枯腸搜索得新詩獨彈高調鳴千古不假時人費一辭
弄水看雲消永日何須果腹羨庸兒
力闢山田學剪茨謂當耕稼可無飢桑林未應商王禱
薈蔚頻歌季女詩督僕扶犁多偶語（相約逃去）倩隣終饁鮮
甘辭從吾所好耽恬靜笑訕由他輕薄兒
山滿蕨薇水滿茨亦炊亦爨未為飢典謨不作富翁語
風雅每存貧士詩世未如否飽可愧人如聞道餓何辭

千秋自命還宜審放下心頭這個兒

己巳春邑侯王公招邑中諸友登辟山有詠擬
和四首

欣從仙令訪巖棲附葛攀藤有舊梯初步已驚臨木末
到來遂覺與天齊仰探星斗襟懷曠四顧雲山意象迷
去郭不踰方里地往還剛自日平西
仙才首唱最高棲步韻如將天可梯愧巴人難和郢
犁推楚語尚能齊敢云勝友稱戍契願就南車為指迷
吏治休暇饒雅興留將盛事付川西
絕壁危巢有鶻棲攀援似設上天梯高卑夷險途非一
上下溫寒氣不齊鹿豕往來歸趾錯烟雲出沒暮朝迷

此間疑有沉淪客高臥流鳥東沒西
山國窮簷久失棲欲登衽席恨無梯建邦大小如曹鄶
至道後先視魯齊極好安居勤習業嚴懲游手警沉迷
宵衣久已勞當宁遍種桑麻西復西

無力買馬成價而賒其直然不堪乘騎徒費芻
秣一日牧人以墜巖報

報來小駟墮山隈失足還因筋力衰未任馳驅自敗矣
若當乘駕其危哉敝帷有說聞尼父買骨無人信郭隗
此事牧人無罪耳但教牽犢小心囬

邑侯王公禱雨得雨步韻

艸君步禱能回天一雨山農得穩眠三日滂沱下若注

四郊禾黍上如竿歡騰祝頌盈花縣喜溢詩歌綴錦箋
應是琴堂多休暇南風古操試鳴絃

癸酉冬重過涇陽步壁間韻

東郡趨庭曾過此於今二十有三年風塵面目久非矣
涇渭渾清尚宛然往事徘徊總莫述新來意緒轉生憐
升沉欲問無人識頗遇君平爲執鞭

呈汀州太府方位齋庶常

昔年漂泊敝雙稽有幸曾親問字廬榮世雄文真卓犖
入官雋骨復蕭疎邇來熊軾二千石猶是藜光中秘書
愧我如蓬無定跡又從海上候興居

庚午南隆謁戴鶴浦夫子因從游靈雲巖步碣

上韻四首

世傳仙異盡幽微到此如親太液池浩刼幻塵多指點
神洲入眼等拳泥偶來氷署問奇字便去靈巖探古詩
裂石現形如我遇頗遲歸去與圍棋
江頭巖洞敞層霄出郭縈紆一逕遥石刻移情貪對面
閟文會意倦勾腰隨身帶有鈔詩筆坐石頻飛劇飲瓢
只恨爪皮舊蹟留終留疑案未能消
閒從勝友訪仙居度石穿林興有餘洞口飛蓬笑徵逐
巖間古木證空虛苟修天壤長存業豈讀人間無用書
两腋清風來謖謖塵心未淨更何如
靈區原不在山高偏引遊人意興豪坐臥碑前三復讀

推敲紙上一揮毫百年觀變同雲物萬事看輕等羽毛
感慨躊躇心眼別非將翰藻鬪時髦

步高觀一世兄靈雲巖韻

曠境依稀似夢遊躊躇眺望最高頭神馳滄海揚塵日
目對丹楓落葉秋欲叩天閽因竚立思開靈鎖爲遲留
羽衣道士如鶯避清嘯横江去遠洲

步高觀一世兄玉臺觀韻

不近塵寰半點埃孤峯聳出望崔嵬江流曲折環雲洞
山勢紆迴抱玉臺地僻已堪消宿物與濃正不減新醅
山靈也似催詩客紅葉爲箋風送來

己巳冬從家大人步子騁先生雪詩韻

初落霏霏勢極纖縱横成陣遂森嚴沾衣璀璨人如玉
入口氷凉味異鹽落落清姿塡露井層層素片堞高簷
風因做冷寒侵骨兩手迴環捏指尖
地出鹹硝號馬牙此從天降動盈車喜風旋舞如霏玉
欺日飛揚似放花攪亂柳絲疑樹樹飄穿瓦縫應家家
寒牕呵凍思題句染紙無多筆已乂

當湖曹徵之先生仰止久矣來令几江壬申冬

杪以牕課就正因留卒歲除夕招飲步韻

我來山道正寒森立雪深叨惠德音高下論文皆講學
寒温話舊即傳心專城試宰看游刃退食攤書尚苦吟
重感談經稱契合挽留卒歲劇頻斟

癸酉元日微之先生垂示詩過承獎藉率爾步韻

當今名士曹夫子再見起衰八代師槃鑰若非眞面目塔鈴幸不隔界邑漫從幾次淺深悟會反三隅左右宜如此春風久坐者百千説項使人知

辛未遇張子謙年兄於句曲扇頭有淮上即席韻步和

主人徵賦勸金巵未預龍山意已移客寄江南權賣卜身違硯北久無詩文章入古非時好風雅當前是我師憶昔淮安多壯士爲之擲筆起長歎

乙亥長至後一日遇梓潼學博陰維九年兄挽留再三誌別二首

茫茫世宙欲何之幸遇同人話路岐舊業笥存皆隱約漸經印可盡離奇天寒意煖春回早日短情長夜話遲紙帳布衾留信宿多應別後倍相思

我緣世法爲君友君善文章實我師午夜牕前新議論三生石上舊心知聯牀入夢魂疑別擁被挑燈睡興遲落月屋梁饒雅趣只愁明日聽歌驪

步陰維九年兄壽中韻

居平坎壈甚連年覆雨翻雲盡兩間卻曲當前幾喪我康莊行後總憑天靜中遣悶尋碁局忙裏偷閒上釣船佢儓喫虧吾所慣誰云此老受人憐

誓日指天總不眞中開疑鬼復疑神戈矛滿腹初難識胡越同舟暫假親得失與其爲塞上行吟何若傲江濱淺深厲揭非容易擬向過來人問津

閶城北郭秋感二首

不比憂思王粲樓恰如遊説敝貂裘旰衡此世難青眼落拓行年易白頭匣裏寶光猶短氣囊中物色祗增羞夜來伏枕渾無寐炯炯明星映素秋

漫上江城百尺樓西風徒羡鷫鸘裘讀書識字難開口得意忘言但點頭拙爲身謀雖可歎工於涉世亦堪羞誰知獨醒生悲處多在蟲吟葉落秋

和許叔雄入都詩韻

此生豈合只徒餔自笑空勞似守株多有餓窮不大任少無增益只凡夫我方蟲鼠安天命人遂馬牛任意呼英槩消磨總異昔舌存猶是舊時吾

已銷傲骨偕流俗未泯雄心羡壯夫夢裏指揮酬夙志醉中吟嘯發狂呼刻舟不必能求劍得兎何須用守株漁父韋弦眞可佩推移於物獲全吾

誦李推官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之句因咏呈陳內翰

心中時見傾人遇散步已來安樂窩閒熟姓名通最速主勤應接喜無訶聆言學廣而聞博坐對心平與氣和莫怪君擬門限鐵我先髮齒較人多

許叔雄投以詩步韻奉答

露重月明秋已分燕臺留滯罕同羣鐘鳴宮禁數殘漏日落鄉關望慕雲作客心勞無好句令人意足有鴻文方疑造物私窮我不謂當前更有君

送同年王敬修任平陸

南川才子綰銅符讀律讀書两事俱今虎囊中看脫穎後來關下見飛鳧安排鞭策乘時駕展布猷爲應世需遥想政成應上考共知經濟屬吾徒

戊寅客房山和友人秋興韻

雁陣斜排度暮林遠郵處處急衣砧生疎書後柑題顆（章蘊州柑詩書後欲題三百顆）辜負籬邊菊覆陰久客情懷多慘淡高秋氣象更寒森故園遥憶驚楓葉幾處丹砂萬里心遠眺浮烟籠樹林隨風斷續聽敲砧海天纔上初弦月寒露已沾末夕陰紅蓼綠蘋多慘淡蒼松翠栢復蕭森聯翩歸雁聲和切那識羈人望棗心

和友人寄韻四首

龍鍾短袖不支風况味何堪與我同具眼未逢坐井底俗人誰鄙處囊中君宜分席衙前輩孰敢當塲號兩雄俯仰升沉盡若此那勝搔首問天公羨君舉止大家風不與時人步履同寄到推敲燈下句想來吟嘯月明中揮毫灑脫詞鋒駿落紙淋漓筆陣雄持向棘闈誰可敵何難射策似先公（鄭公已亥進士）

幾度長歌誦大風思鄉情事略相同客遊湖海飄零日家望雲山縹緲中與世浮沉難越俗隨人俯仰豈能雄感君意氣猥相取攸好原來自有公相期原是太初風豈必時人盡與同但望烟雲生閣上莫疑蕉鹿出篁中老琴伴卧情偏韻長鋏隨行意自雄物外浮游無不適超然猶得遇蘇公

仍前韻寄友人

少日嘗聞長者風言羞勦襲忌雷同但須範我馳驅内不必猶人胸臆中正以古文推子美何曾奇字詘揚雄千秋名業柰堪許庸計有司公不公

、破被

漫道晨霜夜雪時自沾秋夢已凄其翻身謖謖涼飈入蒙首徐徐冷氣吹蟣虱間從絮面得紉縫難向幅邊施將余高卧擬袁子伸縮頻仍總未宜

自課

學人相對鄙空疎博雅當前媿弗如此去流光驚歲月向來浪擲惜居諸未須映讀家無燭不必借鈔自有書數業分章聊自課如農治畔墾新畬

校書

剩有青緗可滿車相承世業別無餘金經玉簡從稱秘錦軸牙籤頗見儲在昔少年學弄筆期於晩歲著成書么麿帖括久迷溺恐使琅函飽蠹魚

壽陳韋菴明府

大椿奇歷接脩穹徧看羣英莫與同儘說聲名通帝座
誰知骨相帶仙風庭開碧草池光綠杯引明霞酒暈紅
酌兕躋堂聊藉手閭閻祝頌正無窮

代

下車因叨意氣投年來食德報無由獨操斑管為華祝
共引長庚似太丘萬姓歡呼大父母百城南面古諸侯
暇時進挹汪洋度真坐元龍百尺樓

別陳韋菴明府

居平飲量壓蕉葉每侍清談酒易傾旃廈開誠詢土俗
草茅率臆對公卿放懷真覺千杯少高論何妨四座驚

退自琴堂戚獨嘯耳根猶聽玉琤琤

山居

我愛山居事事幽尊榮不必世間求閒身天地為徒侶
漫興詩篇傚唱酬餘力栽花并種竹暇時尋壑與經丘
門前剩有千頭橘即不封君亦素侯

果城偕御簡年兄夜坐

燈光搖曳致清幽歷數從前話昔游詩稿共攤尋舊句
酒醅漫酌解新愁同心偶聚雙青眼異地重逢兩白頭
音問久疎成契濶又於客寄結綢繆

同人徵咏為遂寧安子謙

聞今談士說荊州亟欲識韓恨末由非逐時人阿所好
實從循吏拔其尤庭閒衙散惟馴鶴賦減刑清可狎鷗
羣傚緇衣還唱和改為攻作意何休

前題 代

祝頌諠騰道路邊口碑處處說青天柔能異政田間述
封蔭新綸日下傳盛代旬宣資世胄殘疆保障藉名賢
知多讜論為辰告應得垂紳列御前

甲申冬客果城和內翰陳御簡年兄韻四首

冷堂兀坐興蕭疎短日寒光逼歲除簡出深居因服藥
閉門謝客為鈔書烏如有意為飛集雲本無心任卷舒
盱目鄉關成極望萬山遙見有吾廬

客途勝事總生疎冷淡韲鹽歲月除病減按方親合藥

閒多對本借鈔書夢中感憤心懷壯醉後狂歌氣悶舒
却笑從前非木偶終年抱膝守空廬

荒徑虛堂過從疎也無問字到庭除蒼茫手植園中樹
冷落封題櫃裏書蔽芾松陰隨地展出墻蕉葉向天舒
此時臘盡梅花發多得春風滿敝廬

祖餞親朋戚與疎多情為我望還除去來可任千鍾祿
行住難忘一卷書好把閒愁隨意解莫將幽憤向人舒
功名當遂初終須老臥谿山舊草廬

都門謁宋東垣年伯不遇

人世何多愛一毛蘭絲誰復為綈袍青年避地家無定
白眼看人意轉驕直謂故人堪寄託誰憐逐客太蕭條

燕臺病骨仍雄健好把牢騷付濁醪

甲子冬自吳歸外父王昭武先生以詩來慰步其韻得四首

滿船歸興似登仙近日清癯意憮然煮石無方慚救水點金乏術仰揄錢林深葉盡開新圃客去庭閒課舊篇賴有王喬風度好往還詩句結忘年

歸來欲賦夢遊仙往事徘徊思惘然但得谿山今有主何妨囊橐久無錢竹林茶灶皆先澤石壁泥垣有舊篇人世升沉休感慨高軒佳句已當年

地絕囂塵是亦仙勞勞深悔事徒然徜徉米袖惟三石羞澁奚囊剩一錢閉戶深談偕密友開函朗誦對奇篇

幸無物累滋華髮不事燒丹學引年

室遠煙霞豈異仙神姿氷雪想當然量虧蕉葉能辭酒典盡青衫強贈錢醫俗集方書萬帙逐貧賈勇賦千篇新來又結剡溪約載訪從茲不計年

悼亡

河梁暮色草殷殷望去隴頭又幾灣不盡心情淹素幘無期言笑見雲鬟青山蜀道惟魂寄白鶴吳江有夢還短髮頻搔多蟣蝨嗟無大藥駐朱顏

戊辰下第簡同年陳御簡聯捷步詹非池年兄韻

長安並轡欲名齊君則先鞭我故栖管鮑舊曾稱伯仲參辰今各隔東西奪標眞是來儀鳳顧我猶同失羽雞此日臨岐思古道須知溷轍望雲霓

戊辰仲夏都門閒楚警諸同人擇期就道予與御簡遲後因呈

共事文場弟與兄周旋數月熟平生君因僕病猶停轡我則空囊未返旌諸事尚多嫌草草兩人已各惜猩猩不堪羈旅警風鶴向夜欷歔對短檠

壬辰春正劉生以詩呈和其韻三首

貪進方知媿識幾高朋恕我詠緇衣方員漫自粧猢帽升降何知傚鳳儀莫恐巢由節易改端愁賁育力難施此中默會好誰語往返階前運步遲

誰設八門入陣迷強隨名下欲爭齊每思午夜聽傳柝何似三春看曉堤遠憶有生稱合志近從數載悵分攜幾回夢覺從長算計日偕吟遠故棲

高人雅跡寄遙岑知屬閉門靜息深比歲擇交逢地主待時養望傚天民同儕相信無多子異日不忘有寸心要是此中眞契合不因徵召下楓宸

和王生詩三首

上自混濛色界分幾番埽刷幾番塵貪心虎怒人堪嚼饒口鴟張衆可吞衆過午風駭暴雨誰曾晚照看祥雲一般濡染非情怯當信英雄自有眞

弱蹄連年鬢髮蒼報頻朔望呌升堂癡心也自圖遲發

穩算何如辦早裝不㥦微明稽庶姓只愁大昧眩三光
既叨知厚仍過望幸示蠢愚趨便方
謬斯捧語尚能痒不道賓人困粵西混帳膺詞難措筆
隔層蘗語强粘題攢心欲睹來儀鳳側耳徒聞報曉雞
也是一般琴入弄只慚弱調愧前徽

燕臺秋日岳南邨世兄以夜話有感步韻詩見
示因亦屬和五首

何嗟世事嘆炎涼善舞原須讓袖長易向通人談肺腑
難逢知已訴衷腸客途倍喜逢同里氣聚渾忘值異鄉
若不往來恣笑謔閒愁萬斛未能量
薊門秋到陣風涼不寐偏嫌夜漏長磨切半生三折股

躊躇一日九迴腸勉將別調為同調强把他鄉作故鄉
底事勞勞蟁與鼠雞鳴平旦好思量
熱爐共對獨清涼妄謂于茲有寸長但是雲霄為意氣
莫非鐵石作心腸能無貶已隨流俗自必偉人出士鄉
屈子一蛇吞象語笑他貪得不知量
天公莫定是溫涼人但逢時短亦長儘有康莊騁驥足
不無卻曲困羊腸謾誇榮仕推京國實說樂郊數故鄉
豈待徑荒松菊老督郵激發始思量
炳燭居停夜坐涼津津道故引情長往來皆為憐同志
笑語無嫌有別腸未諳點金能化石如何去國不懷鄉
客中索寞勤過訪此後離思未易量

之平南西溪羅年伯以詩送步和以荅

漫從時下逐浮名敢謂言游試武城手眼未能如老吏
心腸仍要是書生政成自借催科力衙罷人聞誦讀聲
願得攜家歸里日也將琴鶴著風清

志感疊果城和御簡韻三首

買飯租房生計疎縱持籌算昧承除離家混跡如持鉢
對友清談勝讀書筆陣煙雲隨意足詞壇鼓吹放懷舒
鄰家指說新來戶每日歌聲出敝廬
道情既寡俗情疎閒悶閒愁盡埽除無事且偕同志友
及時好著等身書九淵赤甲恣游泳六翮清風任展舒
千古毫勤惟衛武他人此事直蘧廬

閑窓林木翫扶疎嫩葉生新舊已除須識畫前原有易
試觀刪後豈無書幾人博物推東里千載醇儒數仲舒
古往今來皆過客故知天地等蘧廬

官餘

自攻讀書無所得差甘澹泊似儒門願將布素守平昔
免把輕肥慣子孫里社追呼皆赤子庭前匍匐盡僵魂
聞聲見色堪垂涕誰得偷閒問酒罇

燕臺秋日呈陳心逸七首

看君落筆訝仙才及對清談胸臆開不是往來多綺里
得非門戶近蓬萊居停泛泛幽懷合旅思匆匆別緒催
此後相思何所寄平南遥致荔枝來

曾傍譙周觀象宅欲修陳壽著書臺幾年布置徒閒架
一旦商咨得剪裁已幸素懷徐可償其如别緒緊相催
生平長物無堪語兩字中和寄後來
與君邂逅談心處舊是燕昭結客臺妙論縱横翻舌底
新詩灑落自心裁生平共勵青雲志此日同憐白髮催
有約須爲言可復何時快接報書來
前賢居不擇華屋有幾讀書能建臺共讓研窮抒獨契
爭推纂輯具心裁表章本係吾儕事鈔錄寧須别見催
須放精神勤點檢勿留遺憾與將來
曾到燕臺十六次此迴方算到燕臺兼金自許良工鍛
美錦還須學者裁日月悠悠長我待道途碌碌把人催

擬將疇昔塗鴉技傾篋通呈論定來
蜀水吳山隔萬里不期重會到金臺口頭數語窺眼底
心上多端見準裁長夏渾忘炎暑退清秋頓覺緒風催
萍逢已足誇奇遇季諾還須重後來
京國原爲名利地逢君猶上讀書臺移贈華篇捐夙賞
攄投新製罷常裁匆匆旅次良朋合役役塵鞅俗事催
舊業收藏盈敝篋將遲就正可容來

甲申冬客果城送别御簡年兄步其韻

孤城聚首緣偏巧數日談心契正微已慣俗之爲冷煖
何知世所謂輕肥素風尚不及雞黍野蔬盡多供蕨薇
但矢初終無水火何須衣帶有弦韋薄綿絮被聊同覆
短焰寒爐好共圍旅舍濁形常間斷居停青興暫無違
聽閒風雨數晨夕額望雲山供指揮梅曲多時閒笛吹
驪歌忽爾應琴徽一輪明月隨吾住兩袖清風送子歸
計算日程由古驛安排裝馬趁晴暉在堂日月三冬暮
周道馳驅四牡騑以客爲家良未是不家仍客也還非（余暫留果御簡辭歸實將假道閬城北上）明春我怯風雲盛今歲君當雨雪霏
徒有片心隨客夢恨無雙翅傍君飛

客滯

典衣入臘儘横揩那是寬懷借酒卮額設十文朝夕費
粥饘從事許便宜

除夕

數年奔走過强壯兩鬢婆娑逼歲除中夜皇皇猶弗及
所嗟一飽更無餘

懷御簡

十載論心契最微綢繆繾綣總無違知君多是金蘭友
入座清談又屬誰
忽見梅花綴滿枝别君此日憶年時遥當下直操琴罷
孰向簷前賞玉姿

友人見訪二首

長夏山居何所事簡編静對只揮汗閒君枉顧彈冠出
願卜平原十日歡
走力相邀未即安因謀諸婦娩盤飧年來貧病無親戚

欲致高人大是難

應酬

放下殘編對野僧欲前欲却傾逢迎塵封敝席聊敷座
活火清泉帶讀烹

寫意

兩道絲飛知我髩一張紙薄識人情寒暄一晌何爲者
閉户高吟逐室行

雪鴻堂文集卷四

通江李鍾壁鹿嵐甫著

疊韻詩

康熙丁丑余在都門於同年陳御簡齋中見松陵鄔克非稍涉談論頗見契合後漸而熟亦幾忘形矣及別余既序而送之又爲詩二章御簡見之三和余韻以贈克非克非既去余在都門御簡與余凡有酬答率仍前韻後余以毋艱歸服既除時追前事每有所作亦輒仍前韻暇日類而存之別錄爲帙云

別鄔克非

彌年過從情殊密一段殷勤意頗眞忽訝同羣分去住

行看兩地各風塵君爲湖海水雲客我亦東西南北人
眼底鬚眉詳記記夢中把握好頻頻

旅況蕭條夜話親各將舊事說翻新魂銷歲月催頭白
氣短英雄到骨貧悵有良朋無盛會傷多岐路屬勞人
金臺易水悲歌地別向西風倍愴神

別御簡

御簡云往塾館因過舍弟雪原寓見留次日御簡入直見余東家滿洲中翰詢未赴館因疊前韻詩來訊和答

生平語句無虛詐偶爾參差話不真自惜勞勞形若槁
奚爲僕僕面蒙塵揖辭共講金蘭友趨晤同懷明發人
因是日來虛馬悵致煩清慮寄詩頻

久縁忠信得相親一語游移詫異新尋我弟兄舒我悶
防吾潦倒念吾貧而多爲恤煩良友靡日不思荷故人
幸弗棄遺勤筆札相君高誼過留神

東家自直所持御簡疊前韻詩再訊和答

岑疑塾館無消息有弟牽情意自眞淡遠同邀天際月
殷勤爲掃榻間塵且留夜坐纏綿語遂滞居停信宿人
甚事凌晨還遽別到門叮囑往來頻
同胞兄弟自天親况在窮途契濶新傳道授經豈我事
備書受直只吾貧聊沽濁酒悲遊子不顧素餐惱主人
近日襟懷頗不惡瑶篇一讀一精神

御簡又寄疊前韻詩和答

俗儒學道無憑據極力陶鎔那便眞總是不成淸淨土
奚能少脫面容塵十年獻賦堪投筆兩歲辭家最動人
幸是君官猶未達衍緣故舊往來頻
屢投詩句見情親高誦千廻韻倍新幸識名賢之與處
焉知濁世所爲貧經心滲澹徒陳迹過眼繁華又別人
誤矣一身爭造物空勞碌碌儆精神

又接御簡疊詩韻和答

尚有狷狂能近道一經雕鑿已非眞紅爐易煅肝腸鉄
白水難澆面孔塵鄉曲無多心上友天涯有數眼前人
感君官况仍寒素重我連年下榻頻
執鞭奉檄久相親見面聞聲快若新歷說燕秦猶未遇
多情范叔儼然貧十年共邸聯牀友萬轉懷鄉獨宿人
捧讀高吟如玉屑化工肖物得其神

至御簡齋中又以疊前韻見示和答

尋思離合十年事始信良朋自有眞高曠等閒世外眼
空明如拂世間塵胸中有物懟吾子指屈無名不若人
猥與緒談常永夜更端反覆不嫌頻
邇來相近日相親久敬渾如識面新我以慵歸悲道遠
君因重義忘官貧詩文劘切鑠時俗意氣昂藏羨古人
最是兩踪窮達異要從淸澹見丰神

塾館仍前韻寄御簡

橫渠曾撤皐比座孰敢談經自認眞况是硯池抽丈草

不徒書面撲微塵徜徉時日聊存我漫浪年華誤別人
衾影負慙惟此事每當寢食意頻頻
行住都於章句親却非温故欲知新資他隔壁冬烘語
救我空囊刮底貧謂彼專心將自得使之繼志屬何人
世間經傳尋常有沒分鑽研會入神

自房山歸未得入都別御簡仍前韻擬寄

惜別臨岐常語爾吾言奚以見情眞嘗期妙會符雙辟
毋到微參隔一塵旅舍得君爲密友客途重我是鄉人
辭歸故國五千里縱有郵筒未可頻
與君促膝一年親今別更餘懷抱新經幾歲時違勝餞
作何消遣度長貧重逢還憶淸宵月對坐驚看萬里人

我欲繞筵掀袖舞清商未奏已傷神

再仍前韻擬寄

古語丈夫無別淚當知別淚自情真六時向夜皆通夢
萬里論心不隔塵屈指幾多天下士點頭只此眼前人
算來一事今先定饒有詩題為我頻

向後索居衾影親離羣初換話頭新要占聚首須占夢
儘說相思不說貧此際周旋無別個他時揖讓即前人
遠遊擬賦離騷體助筆恢奇殆有神

仍前韻擬寄御簡

君期別後三年會我謂如言恐未真道路紛紜縈亂緒
關山重疊隔飛塵君官京國同僧況我客長途困旅人

我日思君君夢我尚愁相值夢難頻

同譜天涯兄弟親正當分別眉須新詩增疊韻應稱富
興索離情不為貧客子登程猶卓馬僕夫盼道屢催人
何時坐雨挑燈話細數雲山一爽神

仍前韻擬寄御簡

京華蜀道五千里滋味嘗來苦最真兩月程途經冷熱
二時茶飯帶泥塵三年熟識金蘭契一旦分看去住人
嘗憶鄰簡將可達燈花鵲喋恁頻頻

狂談讙浪過相親釀作離愁異樣新但有詩書終是貴
尚留泉石未為貧當前匏尊盃中酒別後難忘眼底人
乘醉庶幾分別易驪歌莫唱恐傷神

懷御簡仍前韻

幽居兀坐生閒想毎羨君詩善寫真好句屢投如擲玉
危辭擬效似揚塵雋標久已推文虎深致固當屬雅人
何日相從永朝夕要觀匠斲會須頻

髫年筆墨外無親向後頻驚歲月新體病詩情偏不病
官貧文字未嘗貧慵矜客氣脩庸行要著奇書作正人
率爾念君成七字如圖影者冀傳神

幽居仍前韻

蕭然環堵無來往晨夕談心書最真戶外蹊間多藉草
堂前席上久封塵世情絮語難容耳雅意忘言懶對人
只有簾前尺實春時還許燕來頻

說與幽居最可親毎年春到物華新谿山稠疊已云樂
紅紫鮮妍豈謂貧花笑鶯歌能適意茶香酒熟足娛人
胸前綠滿同生意底事能教不爽神

書懷仍前韻

最苦閒心無著處對書使得性情真敢期筆下千篇錦
要去胸間萬斛塵易把詼諧諳俗物難持議論向通人
諸經且異他文字耐極研窮不厭頻

從來蘉甕世無親為欠衣冠出色新辨受萬鍾豈是拙
敬持千字未為貧菜根原不讓公等厚祿何須羨故人
解釋此身閒束縛深山兀坐自精神

書懷仍前韻

世間爭道龍神物半是葉公不好真固要胸中有萬卷方能下筆絶纖塵若將童子雕蟲手想作明堂劍履人
買櫝還珠羞計左爲之慨嘆幾回頻
與古爲徒道氣親典墳靜對致幽新雖無黄石爲招隱尚有青山可樂貧斯世空虚如許濶此間寥落有何人若其風雨龍蛇集故屬筆端變化神

懷御簡仍前韻

攀援游歷登臨久許見廬山面目真藉玉樹枝雕太璞掬薔薇露浣微塵瑰瑋卓犖超時輩俊逸清新掩古人盡日思君時有句封題顧望海鴻頻
客居寥落悵無親屢寄瑶篇琱琢新我以骨清法不富

君因詩妙例當貧情深意遠微高作境苦心恬見雅人看似無能惟習靜偏從筆墨弄精神

懷御簡仍前韻

嗜好趨操渾絶俗文章道義俱從真久違燈火書生蠹莫繼厨烟甑落塵健筆力追南宋宇高吟突過晚唐人壓懷猶自勤精進染翰臨池不厭頻
有幸從游風雅親每瞻佳句愛清新時資藥力能扶病日爲詩忙不救貧正作典型堪訓世妙兼風雅不循人嘗叨幾次陪高座似浴清溪快爽神

懷御簡仍前韻

久宦京華仍寂寞時從琴酒樂天真胸中白日燭幽隱座上清風掃土塵即謂我無有道識固知君是非常人每能拈韻成奇搆寄我開顔學句頻
氣聚渾如骨肉親每邀談論日知新只將學富爲身富不顧官貧念友貧君自樂交天下士我尤激賞箇中人夜來着句疑思處覷定青燈欲出神

擬寄御簡仍前韻

終日營營何所就久緣外物損天眞欲君洞悉此中苦看我婆娑兩鬢塵壯志已闌猶傲俗初心未遂不如人此生豈得便徒爾靜念能無感慨頻
日月惟知書史親忽看古鏡二毛新正疑何故形容憊莫怪粧添景致貧漫信青雲能待我誰知白髮陡欺人

賈生年少學雖卓前席原來助有神

懷御簡仍前韻

仕宦渾無肉食氣遺經欲探聖傳真讀書解悟空千古落紙淋漓絶點塵月下絮談尊有酒燈前高論座無人向來齷齪尋章句多得疑關叩問頻
云何數見只情親愛共君談知見新熱眼看他嘗鄙富冷曹好客固宜貧蜀鄉秋月聯吟客燕市春花共醉人活虎生龍形筆墨偶然遊戲亦通神

甲申冬客果城御簡年兄繼至舍館定矣屈攀

同寓歡然移就漫仍前韻

嗟肯來遊誠夙志移居相就感情真忙脩短刺半行字

輕拂長纓數點塵千古牢騷多我輩百年強健屬何人
聊沽濁酒消寒夜再説從前聚散頻
好友屢從客裡親萍迹幾局幾回新廿年九會看將老
十載一官照舊貧獨恠日中簪紱士盡悲牕下苦寒人
惟君靜者共天定雅淡冲和具達神

赴選別陳韋菴明府仍前韻

談心握手感疇昔毎飯不忘情事眞久拚埋頭從伏櫪
今將分袂走隨塵逐名趨利隨流俗行道修身媿古人
努力前途報知己多應此意日來頻
偶然投分豈相親況是鳧飛散邑新恕我迂疎由質直
原其嬾散爲清貧毎疑當世無知已深服君侯能相人

北牡驪黃存別賞九方具眼信通神

偶感仍前韻

焚香靜息我何事敬守遺經懼失眞不道往來無俗物
且誇居處絶囂塵柴門細逕僅容我小圃低柯欲礙人
拈韻成詩聊遣意幾回封寄唱酬頻
妙理因閒體認親吟風弄月句翻新隨緣林外禽魚樂
無礙山中詩酒貧何處牽纏能着我此間意緒已過人
浩歌慷慨舒幽憤不禁悲涼泣鬼神

偶感仍前韻

世路悠悠營所得爭趨蕉鹿以爲眞胸中頓起千重壘
面上徒增幾地塵盡説古今稱數子不知書册誤多人

閒來一二徵陳跡塞馬由他得失頻
韶光荏苒別雙親頭上霜華對鏡新書罷心雄傷少賤
酒闌耳熱任長貧小天因坐井中語高論當閒世外人
惆悵十年岐路裡東西奔走枉勞神

大雪節御簡寄喜雪詩疊前韻和答

多時厭見趨炎態對此性情似較眞雉堞日高明晃目
天街風過淨無塵立深門外懷先輩臥穩山中羨雅人
酒量知君蕉葉減今宵傾酌亦須頻
布被蒙頭睡覺親牕前或報郢題新白頭借此無形老
赤脚進茲方見貧陡鑠尖峯娛坐客平鋪廣陌困行人
紅爐一點非容易機候到時自爾神

疊韻再和雪詩

寰區久幻炎中相一夜東風另寫眞凍合玉樓迷廣野
鋪開銀界絶纖塵掃除擁篲猶餘惜匊貯烹茶最可人
自是陽春徧地有好乘佳興唱酬頻
豪吟詩客遇題親喜見霏霏韻脚新玉屑擬聞天上語
銀沙思度世間貧飛揚雖不成佳士清白猶將况雅人
顧我散袍猶作質司寒幸爲減威神

疊前韻和雪詩

凍合神州全是玉也能幻得一時眞要翻濁世臻清白
不惜清姿墮土塵嬌養豪門羔酒客打磨陋巷牛衣人
三盃出户徘徊久好向前村極目頻

羣動多於煥氣親六花飛處忽驚新紅鑪有酒堪行樂
墨突無烟怎度貧忍凍難爲垂釣客衝寒耐作採梅人
因思挾纊懷軍士語轉鴻鈞匹化神

叠前韻和雪詩

紅鑪一點號炎勝輿羽鈞金失故真蔽野霎時飛碎玉
燔原頃刻遏烟塵非無斗帳高眠客或少扁舟乘興人
欲倣清吟賡郢曲何當佳句得來頻
撲窓輕片耳中親起視天街瑞色新久暎朱欄目欲奪
暫揮銀屑帝因貧平鋪堦砌已娱意一覽江天更快人
大地粉牌誰揮翰巨靈舒臂展精神

叠前韻和雪詩

花片飛空雨作賓擬鹽比絮總非真天街璀璨渾鋪玉
九陌晶瑩絶點塵戲按象形隨孺子苦吟肖物費詩人
頻僥訪戴剡溪意夜起呼船與發頻
重縣頓與肌膚親入夜夢寒得句新厚集金臺非戀富
均鋪茅舍不嫌貧商量灞水吟詩客領略梁園奏賦人
更喜清標辟蜂蝶梅增品格倍精神

叠韻和雪詩

瀰天飛舞如花片大地寘迷頓失真杲日照猶遲解釋
雄風吹不起灰塵尊中綠酒勤供客牕外紅梅笑向人
好似情深依我處試觀疎落入簷頻
瑞色入簷映日親諸山盡見白頭新淺深雖則殊原隰
厚薄何曾別富貧劃印可娱曳杖老飄颻更切倚門人
衝寒走向阜亭望着句當如詠絮神

叠韻和雪詩

潔凈精微光宇縣悠然吾亦見天真胸襟清白交相映
眼界空明快絶塵景似水晶宮内景人如羣玉山頭人
鷺飛咫尺渾無迹前却汀洲極目頻
光明逼射眼眸親碧檻朱欄照映新羔酒豪門徒耀富
牛衣烈士未傷貧花開六出疑氷樹墜落九天想玉人
若使晴當三五夕能教月色長精神

叠韻和雪詩

同雲幻變滂沱象較雨聲輕質倍真暫作九街堅白玉

永消三尺軟紅塵呵凍鈔題燈下詠畫灰覓句爐邊人
開門巷陌無行跡遠寺冷然清磬頻
銀沙玉屑入眸親造化偏能煅煉新與日爭威苛矣富
爲霜助虐傷哉貧不思羔酒酣歌客却羡牛衣困臥人
憶昔趨庭聞格語此時晨讀最精神

懷御簡仍前韻

京國多時同臥起可稱寤寐共其真百般舊話翻新話
幾次風塵没土塵長夜獨吟僥遠想一燈孤對別無人
調琴此際耽幽賞應誦間關入弄頻
一樣同羣異樣親鬚眉見解悉驚新五車廣蓄君藏富
萬卷假觀我濟貧盈耳鏗心無俗韻殊途合轍有畸人

兩家困遇成亨境當謝從中作合神

舊袍仍前韻

素樸也徵學問力莫圖粧扮掩吾真忮求害志心徇物
榮悴忌情意出塵若衣敝袍而動色便披文繡亦猶人
紛華未淡胸無主所守能無得失頻
冬來敗絮自相親稍用改爲便一新苟得心齋顏氏樂
何妨肘見曾參貧緼袍也只隨時令文繡何須耀俗人
閉户楮冠歌自若清歌商頌等精神

叠前韻

世間便宜無他法但看吃虧皆認眞須使肩休承重擔
毋爲眼不受輕塵罔分黑白觀平等莫置是非道好人

縱有戈矛爲隱伏不辭纍面往來頻
山居兀坐有誰親春弄芳姿花柳新賦賣千金休羨富
書藏萬卷未嫌貧敢云天地爲徒侶聊與鶯花作主人
剩有空閒翻帖括深微奥衍悉傳神

叠前韻

何術遷延彌歲月優游泮渙以全眞辛勤半世勞筋骨
奔走窮年困土塵訥訥口談輸辯士鬖鬖鬓髮勝勞人
熱腸磨頓成氷冷幾次青山入夢頻
能從澹泊見情親須得幾回會悟新上聖不傳簞食樂
大丹難藥俸錢貧試觀秦漢以還士何似羲皇而上人
奔走强顏誠鹿鹿到頭拮据枉勞神

叠前韻

幽僻數椽饒勝槩好憑靜息葆其眞希徵聖域能觀化
妙絶仙區不近塵伏案攤書無別事談心着句有何人
愚生擅此誠多幸每日齋心默念頻
斷簡殘編日日親此中滋味異常新僕妾向學能識字
婦子知天不怨貧風送山歌聽牧豎樹遮溪曲看行人
高低遠近淺深悟可想當年對聖神

叠前韻

想到途窮多逼窄脾寒難借酒淘眞自甘白髮從灰燼
誰惜蒼頭抗土塵摸棱只說聊存我温飽原來竟悞人
趂此回頭已不早還堪差路幾回頻

帳冷衾寒夢未親幾回伏枕悟頭新青山自古能招隱
白髮從來只戀貧理熟詩書傳後輩吟成騷賦嗣前人
有時撰得飛來語半似乩仙半入神

寄御簡仍前韻

世間聲氣徒形迹惟我從君誼果眞重愛襟懷無俗物
深欽標致出囂塵心情漢上忌機叟手筆山陰作記人
久抱幽懷思寄託日來憶念幾回頻
別雖踈濶會彌親別會情形幾次新顧我慵書豈欲富
如君禄仕依然貧只當閑話達知已未可强顏向俗人
坐語夜寒星月轉醇醪淺酌爲和神

丁丑下第呈御簡仍前韻

鹿鳴叨賦已非望謬把南宮路認眞不揣白茅貪泥露
焉知青眼畏粘塵高才捷足宜先我弱調膺詞怎動人
雖多解慰勞知已然疑惆悵日來頻
幾隔絳紗未許親每來送舊與覩新也思整理毛衣健
只恐生成骨相貧未或終爲門外漢可知得是此中人
希君指示從違路免使營營徒枉神

疊前首韻

候煖候寒分兩雪兩般色象孰爲眞固疑雨是沾濡土
亦謂雪爲清白塵可使謝公無熱客能教柳下絕裸人
天公只自嚴時令那顧寒窓數息頻
昔天物色皆成象隔夜嚴寒頓失眞白鳥一羣能滅影
青山幾座似蒙塵多從華屋誇銀尾少向茅廬念玉人
爲恐春來成久潤故乘風便到門頻
平原彌望皆銀色便覺迷離看未眞何術微霖變珠玉
奚方大寶作灰塵紅爐自應恣豪客赤足還當屬異人
怯手寒膍理舊業牙關不律幾回頻
竟日孤吟饒興趣偶然對酒一淘眞君雖妙悟無堅壁
我亦微參止隔塵鶴自骨清非富相龍如詩好亦窮人
幾回高唱爭酬答定屬誰家得句頻
甚事寒原負寄自好將幽潔況吾眞漫誇素屋堆珠玉
獨惜清姿墮土塵不襯筵留脫帽客方知世有無衣人
悞疑空際鋪銀屑舞鶴也從顧戀頻

我爲牢愁無解釋時憑書卷以娛眞一般清韻宜梅月
萬種繁華若土塵不從世界徵仙境那向凡區索解人
數語沉吟神會遠澄心冥目往迴頻
幾番愛我投珠玉未敢傲顰意自眞鮮有精思成錦繡
多將舊句接灰塵漁顏謬附吟詩客釁面叨陪作賦人
記得深情喜我至只嫌踈濶不嫌頻

疊前次韻

苦吟爐火久相親入夜夢寒異樣新莫爲被穿偶羨富
便須肘露穩安貧臨風得句無多子呵凍題詩有幾人
好運清思學弄筆一般詠絮也傳神
埋頭帖括幾田親熟逕還須參悟新有識每嗤徒富貴
無才豈復媿清貧青燈黃卷爲恒業雞黍鷄衣是故人
色界疑團今渙釋不須丹術會通神
幽居閉戶亦何親韻響琳瑯齒頰新日習披吟渾忘倦
久安粗惡不嫌貧知無拜將封侯分穩作澆花灌菜人
也是一般同寢息安閑獨得守元神
交絕惟餘筆墨親拈題疊韻喜吟新能從吾好何非樂
若與天爭只是貧試看從來天下士總然不出箇中人
徘徊今昔流連久悟異冥參會入神

憶丁丑閏後鍾義依棲師門（楚黃宋谷懷夫子）家兄爲海
寧許時菴太夫子所留與同年陳御簡先生（韓壽盐亭）
人祉還最密時松陵鄔生下榻陳寓此金臺疊韻

唱和詩所由作也家兄自戊辰後三躓春闈興致殊減每叩陳寓陳先生體羸善病蕭然一室但家兄至輒懽然徹夜略不言疲蓋三五日不會者少矣已爲家兄營館內城去陳寓至十餘里家兄月必一再謁陳先生鍾峩每往省見案頭唱酬諸詩題雖新而韻則仍舊鍾峩素不知詩加以意緒紛糾家兄雖慰令倣顰僅一再爲之便如嚼蠟不可强也明年家兄移館房山鍾峩先歸臨別家兄出其唱和詩稿視前僅稍增耳嗣是丁先慈艱家兄亦倉皇言歸苫塊餘生無心筆墨而鍾峩躬親鋤犁謀生是力迨癸未秋鍾峩司鐸仁懷暫假田通

移取妻孥値家兄亦移居果城遂同買舟出渠水時積兩連月濁浪排山洄洑濆漩驚心駭目雖兩舟相望而語不聞聲匆匆別石佛塲凄然相向益無暇探行笈索唱和詩矣乙酉夏家兄選授粤西平南令丙戌春鍾峩方討借入都而家兄早於歲前旋蜀是夏鍾峩蒙
恩館選遂天各一方音書歲難再逢壬辰冬家兄又移疾歸里兩家境况多離苦憂畏舊夢回頭亦神魂驚悸縱尺素可通鍾峩安敢追憶疇昔形諸楮墨耶甲午歲杪兒子昱昺北來持家兄詩文三冊且書云幸爲我祈名碩序之鍾峩受之而未遑展

讀丙申歲暮從容檢閱有金臺集一冊則自丁丑至癸巳凡感物興懷又追疊前韻以寫其牢落抑鬱之致蓋十餘年來所類而成者非徒曩日唱和也覺昔年公車落魄之狀萍流蓬轉之踪關河羿潤晦明風雨之情宛然在目其步韻疊韻已成如千篇其或僅成前篇與僅成後篇又或標題懸韻雖曠日窮年尚未足以描寫此八九字之義蘊也者而其傳神繪景立意遣辭又必空前軼後吐棄一切務爲高古奇險之句直登宋人壼奧而後已焉其音清以越其氣靜以穆其味淡以遠其思纏綿往復而不肯苟焉以卒業噫其取徑過窄而用

心良苦矣哉今陳先生久修文天上鄔生不知去住何方家兄恒抱膝吟哦追懷不置交情可云篤矣然退居山林即善自調攝猶恐夙感攖情淆我靜境乃務取廿年前悲慘不可經之陳迹限爲局促不可移動之韻脚劃爲一字不肯猶人之語句盡入以吾生參差不能齊之境遇刻劃於重見復出之題目廣之以什伯千萬不可窮詰之篇章舊作未就新題日增此何異藥師經之十二大願可耳聞而必不可目遇者乎凡家兄所視爲至樂皆衆人所目爲至苦而不可略嘗者而乃甘之將終身天懷之過人遠矣夫郎官美仕也家兄毋乃膺

視之此八九字者虛韻也家兄鉌州命依之其嗜詩也實有味旨於郎官者在歎得微有敝精神而輕養生者歟　鍾敍雖不知詩而喜讀詩輙手錄之完璧於前雜附其殘篇於後而概删其未成律者非不惜遺珠也蓋美景良辰易開懷抱淒風冷雨善啓愁思雅不欲多存不可耐之迹增老人感慨云爾時康熙丙申涂月望前愚弟鍾裁百拜謹跋

雪鴻堂文集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鍾壁撰鍾壁號鹿巖通江人檢討蕃之子也康熙丙子舉人官平南縣知縣考古來集部之名往往相複然無一家之中共一集名者惟呂本中呂祖謙俱稱東萊集然祖謙集加太史字以別之見文獻通考又洪皜虎及其子希文皆名軒渠集然希文集加續字以別之非竟相同鍾壁之父蕃有雪鴻堂集已著錄而鍾壁此集仍以雪鴻堂為名父子竟無所別亦未有之瓶例也其詩皆信筆揮灑於聲律多未能諧疊韻詩九十一首尤多累句自序謂隨手塗抹長短得失在所不計諒矣其文亦惟意所如如與陳敷相書引原憲貧也非病之語至以聖賢為戲更軼乎規矩之外矣

賦清草堂詩鈔六卷

〔清〕張棠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張卿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殘本賦清草堂詩鈔六卷》提要

序

雍正庚戌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西來房余偕盧月川訪之上人老矣[illegible]論詩獨者鷲為岑大蟲稍稍避去而咸稱張太僕吟樵先生之詩出其所刻完玉堂本中有太僕梅花和韵八首緣情體物句雅字新信乎其言也歸而質諸吾師宮允黃公亦以為然自是懷之於心思欲得其全而觀之未久而太僕旋歸道山上人亦化去而余役役奔走四方此願亦遂悠今年夏養痾潭東先生之伯子栖靜將校刊先生之詩[illegible]序此故後生末學宿昔之[illegible]曰先生之少也生於鼎族[illegible]兄居寒谿太史弟長史庶常螢窗雪硯切磋為詩文辛酉省其親少司馬始遊京師丙子舉於鄉同舉焦南浦徵君益相勉於學其間隨計需次往來南北所交皆名流魁士詩酒朋讌名益起久之以選人為尚書郎出守桂林聰明强力不廢吟咏諸使方倚其才而先生以太夫人年高乞養歸雖居林泉不忘公家曾一請助餉於邊繼請分濬吳淞水利

天子嘉之即家拜太僕少卿自此遂不出間或放

舟吴越為山澤之遊晚耽禪悦與上人交寀久完玉堂詩即先生之所刻而陸香林繆雪莊諸老輩尤先生之素心晨夕時相唱和者也先生之詩浸淫卷軸留連山水描摹景物善寫情事其於古體尤長五言削去凡近思力追於古人其擬江文通雜體三十首可見也其近體五律音節諧而比偶工才情富而風骨秀七律以下希蹤隨州劍南之間要其自得之趣有出人意表者非可以尋常蹊徑求也盖先生之詩少資燕澤之益中得江山之助晚有悟於宗門背觸之旨是宜上人與先師當日咸愛誦之而可以問世而傳後也烏嘑自庚戌至今三十年余始得盡觀先生之詩而伯子又能収拾校讐刻之以傳使海内盡得見之而余之無似亦獲挂名於卷中不可謂不幸所惜者月川之墓草久宿不得促膝挑鐙共證而老人欣賞之非誣斯為可憾也已

乾隆己卯初秋同里後學沈大成撰

原序

余髫齡時好為聲韵之學父師見之輙呵禁弗令為恐其妨舉業也辛酉秋見擯南闈因束裝入都侍家大人於燕邸溯大江渡黄河過泰山而尋易水車塵馬跡之下旅店篝燈懷鄉志慨也則有詩及抵京師仰 國朝之壯麗瞻 帝闕之尊嚴島有瓊華池名太液入其中而油然興忠愛之心則有詩花晨月夕攬勝西山或聯騎於郊原或流觴於泉上登高而賦觸景而吟也則又有詩洎酉之冬迄亥之秋得詩凡若干首然不過攄寫胸中之所得未能進而摹古何敢出以示人甲子秋復遭按劍歸則日從事於制義揣摩其所未至猶恐未獲有當其又何以詩為雖然余非能詩者然詩之義竊嘗聞之昔王陽明先生謂三百篇大約皆雅頌之詩如鄭衛之風淫靡失德必皆夫子所删今所載者恐屬漢儒採輯之以成數而余不謂然如謂鄭衛不當入三百篇則詩之詞但當言善以垂勸不當言惡以垂戒夫子何以言詩可興矣必言復可觀也易之言曰見金夫不有躬又曰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書之言曰三風十衍又曰崇飲酒酒

從來聖人之立教以垂世也法與戒不可偏廢易書且然詩何獨不然也余非能詩而竊有得乎詩之義者在此他日儻能謝去舉子業以肆力於是當必有更進於是者則是冊也匪敢謂鼓吹詞壇而藉以求大君子之教云

康熙丁卯莫春三日雲間張棠自題（秋書樓詩稿）

原序二

自桂林從水道歸故鄉所歷巨浸大率以江名粵之所屬則曰陽朔江曰灕江曰湘江由湘入楚則曰汨羅江曰桃花江曰羅浮江（長沙府）曰岷江曰蘭江（岳州府）曰清江曰蜀江（荊州府）曰漢江（襄陽府）而洞庭湖為最大亦曰巴江瀟湘烝瀆沅漸溆辰酉之水皆入焉禹貢所謂九江孔殷也由洞庭並漢口而入吳則曰贛江章江仙槎江盧江雲亭江恩江（吉安府）潯陽江（九江府）橫江魯明江（太平府）楊子江以至於我松之三江為程六千五百餘里為時一百三十餘日篷窗水檻野岸孤汀抽帆起柁守風候潮之際烟波綿邈行李蕭然間弄筆墨以自娛而所過名勝之地往往乘興為詩以寫之既歸題其帙曰江上吟云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夏四月吟窗棠題（江上吟）

賦清草堂詩鈔總目

賦清草堂詩鈔總目終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一目録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一目錄終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一

雲間張棠吟樵

五言古詩

我愛篔簹竹

我愛篔簹竹檀欒照棐几披拂春風前常以比君子今來長安城林間獨無此草木亦有知何弗慕帝里虛中自能通直節還如矢削跡遠市廛孤踪謝桃李豈似江南橘至北變為枳籜龍尚易移曷為不遠徙相愛不相見相思可知矣

詠史二首

刪書卜秦興讀史決秦喪何以知其然詐力非所尚當時號始皇功德誇無兩銷兵鑄金人築城為保障制郡三十六一統無背向焚書絕智謀坑儒弭訕謗自謂傳子孫萬世終難量詎知肇漢炎乃在一亭長

漢時有老人自言得靈餌海上見安期蹶息千萬里朝躡蓬萊青暮挹瑤池紫丹藥成黃金吞之能益齒天子信為然親始作竈祀恩寵日以加時臣曾莫比將期拔宅昇富貴同散屣居久老人病老人病竟死

宿廣泉寺

我来陟西山盤折非一境言循退谷亭沙磧成幽徑北指向廣泉登眺吟風泠廢寺剩古松荒臺留石磴怒雨忽然來風急還喧聽相逢是吳僧相對話禪定乞火去煨芋汲泉忙煮茗頗言棲此間日夕聞清磬

癸亥清明遊萬柳堂即事

三月春將莫京洛滿車塵辭家逾一載衰草復如茵俄逢禁煙節挈伴遊城闉四顧重雲合凄然細雨繁載酒登高邱支筇入閑園雜花縈乳燕曲水漾遊鱗徘徊日漸西時聞野哭喧一抔澆荒土紙錢白楊寒回首高曾冢松楸隱遥天顧影徒惻惻累欷成短篇

甲子清明重遊萬柳堂

憶昔清明日来遊萬柳堂陰雲俄四合觸緒心茫茫轉盼歲復換客久倍神傷攜朋重憩此欲飲不盡觴去年同骨月今日天一方去年偕朋好今日遥相望（去歲同家叔及友人來此今各南歸）陰晴不可料聚散總難量自悲還自慰相逢半故鄉齊名惟伯始獨秀有中郎興来胸益曠醉後形俱忘試看百年内人事

等滄桑後之視今日誰行誰復藏

擬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忽忽歲云暮遊子憭寂寥寒雲積曠野朔風鳴枯條今日握手近明日千里遥千里異鄉縣欲見心揺揺嶺梅經雨落塞草逐霜凋不若作浮萍隨風任飄颻（古離別）

嘉會難再得歡樂殊莫追遊子懷遠道仰視夜何其西風吹我裳繁星正參差請為清商曲泠泠一何悲明發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攜此一樽酒餞我以路岐對酒不能御延佇空涕洟努力事戎行萬里勿相忘（李都尉從軍）

紈扇本潔素娟娟似月圓畫為神妃圖持此奉明君當妾新製時合歡近君身常恐悲風發秋飆傷我神夜起視河漢怕見參與辰（班婕妤詠扇）

乘輦恣行遊蕭瑟秋風涼清宵會嘉客華鐙照夜光丹霞冒長坂珍木森芳塘潛魚躍清池好鳥鳴高岡飛蓋如浮雲良朋方縱横玉壺泛美酒朱絃發清商人生一如寄孰保百年長及時快志意歡樂詎可忘（魏文帝游宴）

高臺望落日驚風起北林繁霜侵玉除木葉下重

陰我友欲何之慷慨結征襟置酒在山陽去馬有
悲音賔飲不盡觴微言贈同心清時既易失嘉會
何以任努力輔皇佐竭忠神所鑑叶古衡切奈何即長
塗抗手發哀吟玉體幸自愛感別方自今陳思王贈友
湛湛澗溪水泠泠蘋藻寒采之薦宗廟用以登玉
槃小臣信頑魯僶俛事濡翰簿書既紛紀奇葩自
斑斕謬托聖明恩盡瘁西掖垣芙蓉發深禁菡萏
含清源靈鳥宿水裔仁獸遊西園覽物修令德勉
哉臣職難劉文學感遇
憶昔避世亂驅車出帝京崤函遍荊棘涇渭溷濁

清狐狸馳負關飛鳥下彤廷悵望二十載天下無
交兵君王禮賢士四海致升平小臣為具官金貂
服朱纓鞠躬矢盡瘁輸力竭忠貞愧無鉛刀用為
報素餐誠微畫匪臣力庶幾歌德聲王侍中懷德
九州不足步托志在丹邱淩空振六翮遊目歷遐
陬東眺扶桑景西瞻弱水流雲娥薦瓊石神妃進
霓裳遠俗貴妙識哲人務研求守一悟至理葆光
任夷猶順神復養性與道共沉浮至哉老莊理稊
稗與蟻螻富貴俾心亂嗜欲俾人愁人生不滿百
胡為千歲憂嵇中散言志

東陵學種瓜首陽采蕨薇豈不樂繁華素志各有
歸世路太行險磬折使心悲何如遊南麓草木皆
曰依春秋非我有寵祿未可期守此蘭臯隱宵隨
青鳥飛俯仰事初服榮名不足欺阮步兵咏懷
秋夜守空帷明月入簾櫳君子去萬里玉臺起悲
風渥露沾碧草靈雨濕寒楓蘭膏誰與共寶鏡誰
為容伏枕傷憔悴重衾覆牀空不遇遠別日安知
此離衷區區莫與語惆悵托征鴻張司空離情
之子歸泉臺相思幽明隔翰墨猶若新琴瑟猶在
壁入幃想淑儷音容遇髣髴轉盼蕙姿遠撫今如

有失游魚無比目栖鳥喪其匹俯仰感物悲戚戚
終難畢駕言登遠山松楸轉蕭瑟浮雲委大幽終
古閟日月揮淚灑墟墓紆軫思如結潘黃門述哀
烈皇延髦士儲后重羣賢嗟予辭宻親游宦赴洛
川劍佩遵銅輦纓簪偕後先恩澤被微軀羇旅情
自牽明發思故塚拱木淩寒煙油雲翳遠岫孤獸
騁高巔肆目不可及歸來在何年撫几不能寐顧
影空自憐仰瞻飛鳥度銷魂正黯然陸平原羇宦
長嘯念古人磊落得我心金張珥漢貂許史貫華
簪功名滿青史今昔幾公卿誰知當未遇英雄苦

飄零遊學主父偃骨月常相傾相如歸成都壁立
困蓬衢出門靡所騁侘傺倍傷神何如嚴子陵高
蹈得其真濯足桐江水振衣脫埃塵 左記室詠史

曜靈久匿景滞雲旦暮行石燕度重淵商羊舞空
庭有滂雨不息膚寸六合盈決之伏泉湧墻牖水
衣生原疇僵良苗黽罷竈觚鳴余性躭栖隱讀書
慕先型才拙謝謀祿退志托躬耕傷哉歲將宴百
感中不平 張黃門苦雨

昊天降禍亂晉室叅頹綱四海如鼎沸羣兇方縱
橫咨余才苶弱負荷謝匡襄秣馬赴國事慷慨離
故鄉雖無赤松秘報仇希子房功名猶未立鬚髮
已成霜四顧空城内落日黯無光英蘂飄中澤毒
卉盈道旁帶甲不忍寐聞雞起徬徨 劉太尉傷亂

三台髙朗曜五岳遠嵯峩巨材資大厦異德振頹
波伊誰實陋宗報主我則那豫讓甘辱身程嬰觸
禍羅魯連却秦軍詞令良足多馮驩復齊相甯僅
彈鋏歌弱質同素絲名實殊太過銜恩方努力志
氣敢蹉跎三復繞指咏戚戚淚滂沱 盧郎中感交

振衣青溪山千仞自鬱桓中有幽栖士静悟揮清
絃彤雲生梁棟白日出松顛借問何人居云是赤
松仙安期進五石洪崖相比肩酌我玉瀣食錫我
龜鶴年王孫趨富貴八珍羅其前蜉蝣向夕隕蕣
華隨日湮何如登蓬瀛來往視桑田 郭弘農游仙

詰旦出東城白日何杲杲層雲忽靄霽浦水浩橫
潦遠睇極蕭條悒悒傷懷抱握手悲空谷振翮淩
風矯靜觀晦明理伸縮隨蒼昊得失遞乘除吉凶
相紛擾達人悟自然察識貴其早萬物同變化形
骸安可保殤子足為壽彭聃亦為夭邈然返太素
何必矜縞皓物我澹無機忘懷狎鷗鳥人生攖百
憂何如念高蹈 孫馮翊雜述

我愛陵陽子餐霞任盤礴遁迹超物外娛情恣揮
霍淩波摘水碧陟山採幽壑朱霞暎雲牖丹葩曜
飛閣石室曲欞清遐音遠城郭海鶴髙摩空何由
陪繒繳千古黃石翁餌术同欣托 許徵君自叙

晨遊恣遐矚秋日氣蕭森理化各有準風景凄前
林爽籟鳴哀壑嚴霜被清潯松柏植貞標弱卉自
不任哲匠振嶔風養素寄道心拂衣謝塵勞逸思
散秋陰求仁予夙志祛惑愜幽襟落拓得我真散
髮紓髙吟 殷東陽興矚

愁彼蟋蟀詠悵此蒹葭歌伊人道遠隔迤邐隱崇

阿谺谺探石洞紆拙指澄河黃花菜葳蕤蒼煙帶
薜蘿沙鵠依斷壁文鱗戲碧波覽勝憶舊歡歲月
常蹉跎褰裳涉蘭沚眺望彼美過愆期徒徙倚遲
暮復如何（謝僕射遊覽）

守拙棲田園稼穡為我務種豆在南山結茅遠道
路林鳥鳴交交冉冉三徑暮晨興理南畝日入治
西疇稱子朝飯牛山妻夜織布既無車馬喧亦無
賓朋顧四體縱云疲與物常無忤千載沮溺翁樂
此無他慕（陶徵君田居）

剖竹守滄海駕言歷車轍冨春覽清江靈境問禹

穴危厓吐奇秀岑崟轉峻絕乳竇常滴瀝金潭復
潨沉白雲媚孤嶼綠篠丹井澈淺瀨水潺潺野曠
淨沙汭築觀在層基葺宇臨高埡飛室燦明霞疏
甍陵白雪暮聽猿啼哀朝挹芳蓀列丹邱訪仙踪
圖牒半磨滅達人貴處順俯仰自怡悅（謝臨川遊山）

紫極奠皇居瑶光正丹宮啓宇列辰漢卜揆度天
工蘭橑曜御日桂棟含春風琛賮九埏會書軌萬
國同茂晨趄行蓋鳳輦降九重廣讌曲沿列瓊卉
步欄通金罍酌芳醴玉軫響絲桐有酒復飽德于
胥頌篤恭風雲靄泰熙歲月銑和豐自漕泌牒賤
皇波覲庬鴻（顏特進侍宴）

仲春暉景暮歸鳥鳴哀音薄寒来千里凄風動離
心云何手足情去我如逝陰豈無褰裳志遐潯隔
水深水深不可接河漢自瀰瀰白蘋起文藻鉤帶
成連理忽焉荆棘生閒此桃與李路遠實悲傷悲
傷思沒齒沒齒亦何思詰兄别恨多憶昔同聯袂
塤篪聲諧和比翼居蓬户分飛去山阿賜我金石
言念我以坎軻坎軻何足辭去去不復道山川令
人悲歲月令人老朝焉睇層雲望闕徒心悄夕焉
對明月慈親以為保言念及慈親涕泪沾羅裳一

朝辭故里言笑非所詳立馬重踟躕心期安可忘
鴈行忽分散相思在異鄉（謝法曹贈别）

迢迢明月照湛湛白露滋窈窈掩門巷清風令我
悲鶗雞栖古幹寒螿響前墀抱痾理瑶琵鍊藥坐
重帷石鼎既難問金膏未可期惆悵年華逝曷以
淡所思（王徵君養疾）

汾邑嚴明祀芝壇嚴重霄祀雍陋漢典戒鳳比周
郊九域敷春靄萬象洽熙朝玉輿懸珠網金駿駕
星軺營衛沓五雲旌旂引百寮履畝視都俗陳詩
聽甿謠驩呼騰嵩岳恳勤被芻蕘人文陵典謨康

爵進瓊瑤小臣深服義賡歌帝澤饒 袁太尉從駕

肅舲泊郊外雲裝恣遨遊蒼煙迷遠岫碧水暎芳洲樹蔚石洞隱曲徑風颸颸緜野碧月迴層岑白露流鴈影横清漢猿音發離愁鮮歡寬丹泉臨流翫游鯈容裔遠危機篠光任夷猶 謝光祿郊遊

朝上天山遊暮向鴈門宿孟冬嚴殺氣高原騁馳逐雙鞬懸犀渠盧弓插彫服軍士卧冰霜戰馬飽蕎粟沙磧夜燐寒刁斗清風肅捐軀報明主矢力陳微畫生縛左賢来用以靖王國白羽定疆場功成矜虎竹儒生守一經咄咄徒仰屋 鮑參軍戎行

夜起視河漢秋風重徘徊相思在天末伊人殊未来白鷺在陂坂黃熊走荒臺蘅草托幽襟碧渚絶塵埃鴈飛已寥濶尺素爲徒栽鸞響鮮知音瑤琴聲正哀明月千里度因之寄愁懷 休上人怨別

有懷

懷抱憶高人高人栖郢樊迢迢莫愁河寂寂謝公墩草堂列圖書車騎息衡門生平國士遇疇昔知己恩駕言千里別離亭去高軒聚散揔無定死生詎可言我欲往從之秦淮水潺湲

過東園廢址有感

一日亦有悲一日亦有歡悲歡無定期榮華詎百年昔時公侯宅甲第洽荆煙昔時蓬蓽門珠玉羅綺筵故家多纍纍寒池何潺湲中有雙華表枯藤長自纏顧之心惻惻悄然爲停鞭人生貴娛樂滄桑今古然

送吳別駕本仁歸東昌

去冬駕四牡旌旆指皇畿相見猶未幾驪歌促路隅君昔治鉅鹿政成及瓜期到家許晝錦車騎生光輝重温姜氏被對舞老萊衣悵然忽言別送送黯臨歧仰眺龠山高駿聲共崔巍俯睇漳流深清風與之俱頗言報奏宸鋒車在須臾

歲莫感懷

咄咄歲將莫行行安所之流水忽以逝白日亦云馳養痾理素琴哀怨托朱絲微軀敢自愛逐世與性違達人能兩忘無住亦無移睇彼山中叟永保歲寒期

孝烈篇爲唐孝子賦

親亡子亦亡事異理非常於孝固爲烈於情實堪傷咄嗟唐孝子年少工文章黌序推祭酒數奇猶蹉跎秋應科試厥考遊帝鄉子歸抱尸哭欲死

殉親亾窔肉肉盡裂泣血血沾裳沈河氣垂絶投
繯身半僵號呼五百日求死心彷皇鬼神愁欲泣
天地黯無光春秋凣兩易殉死曾弗忌慈母及愛
弟晨昏難久防乙丑上元後自經棺之傍奕生傳
其事至行宜表彰我聞古死孝史冊言寂詳申生
彶壽輩百世斷人腸剖肝暨刲股千禩齒還芳或
因救父難不避蹈火湯或因痛父切一病入膏肓
偉哉唐孝子既死姓氏香我無蔚宗筆作詩誄冠
裳

遊七星巖棲霞洞

福地始踞勝仙境始會靈靈與勝相併端之巖七
星星星各競秀重重矗翠屏中有寂靈者洞以棲
霞名其深四五里徑折踏峻嶒春日屢積水夏日
駭層氷秋冬內方燥可以信足行是時剛九月天
氣正淒清柱杖歷危磴上凭而下承初逾龍門隘
翼然見一亭解衣此憩坐野菊紛秋英自茲束炬
入窈黑望冥冥火光久散亂點點流飛螢若明還
若滅風自巖隙生磊磊積怪石摩頂還摸棱或開
如蓮花婀娜插銅瓶或燦如靈芝輪囷包光晶或
如天柱立或如金莖擎或如虎如豹或如佛如僧

將翺復將舞時縱亦時橫厥狀不一肖肖形非一
稱隤賞方未已水聲鳴泠泠俯瞰乃深淵消消成
渟泓棄杖亟攀援側身難獨停長歗呼同侶手顫
足徐行既過稍坦夷心定神初醒有壁卓玉筝瑩
瑩天削成有石展穹帳森森蔵衛兵上有千年乳
高懸滴脂凝下有百尺藤結根蟠蚪形應接苦不
暇欲住心怦怦我行火將盡惟餘三兩燈急趍正
驚訝忽覺光熒熒白若輕雲吐膚寸氣初騰又若
新月出黯淡開空明俗名東方曉奇景覩未曾探
尋至盡處乃是日光乘從此出洞口谿然天漏青

山之花灼灼山鳥亦嚶嚶宛入天台峰巨勝何蔵
馨又疑桃源村雞犬闃無聲低徊不忍去白雲忽
若扃須臾入山寺老僧叉手迎僧言遊樂否周覽
恐不勝洞中復有洞人跡多未經南至衡霍頂西
極崑崙溟劃開一線天别有巨靈擘言之甚鑿鑿
沈思我叨賡靈旌界有之此言實難憑拂衣且歸
來滿樹寒蟬鳴

風洞納涼

嶺外苦炎熱七月暑方熾竹閣稍清陰松軒延爽
氣散步至山前小憩巖洞內習習涼風生披襟殊

快意心目豁然開煩囂此堪避携榼挈賓朋飛觴屏鼓吹俄焉油雲合甘雨立霶霈亟起索青氈嫩寒良可愛陰晴與涼溫變幻隨時異何為塵壤間日夕騖名利曷若此身閑逍遥袪物累有山任一登有酒恣一醉若活七十年便是真富貴

得替後偶讀香山詩曰拈解印出公府句遂效其體作詩四首

解印出公府悄然多悲思爾俸既不薄爾年亦未衰何故忽思去去之猶恐遲有言地非宜桂林地亦宜有言位或卑太守位不卑何故忽思去去此

將奚為誰言俸不薄筋力亦已疲誰言年未衰面目亦已矍瞻彼高堂上行將七十期富貴人所願親年我所知

解印出公府道旁駕雙騶紛紛吏若民再請須臾留我來涖此郡忽忽已二周甘棠無餘蔭陰雨少綢繆一旦舍之去中心誠可羞我今為爾計聽我一言投為吏毋使貪使貪多抬尤為民毋使詐使詐多遺憂吏勤以自保民勤以自籌良工善為箕良冶善為裘各各修職業永詒子孫謀

解印出公府驅車北郭門郡僚時畢至欲別還逡巡憶昔方共事談笑共朝昏今日忽分手涕零各沾襟聚散各有數悲歡豈無因所居非一地所共非一人前者何以來今者何以分若非今日悲焉知聚者欣有琴彈一曲有酒飲一尊所貴宜努力離別何足云我今從此去落日在前邨

解印出公府行行四望間自問何所戀戀此水與山有山皆辟立嶙嶙矗且攢有水皆逶迤泠泠清且寒晨起落蒼翠既晚聽潺湲登臨常不暇微嬿身在官此身雖閑散猶未得盤桓今朝立馬看相對空茫然我鄉亦有山不如此嶒屹我鄉亦有水

不如此淪漣山水應笑人身閑心未閑

鏡石

有石委巖阿摩挲不盈尺黝黑光無涯厥字曰鏡石土人為予言此石甚奇特昔曾有賈人攜之適京國意欲貢明廷一夕闇無色從茲遭擯棄退卧祁陽側至今沃以水猶可照几席余聞斯人言不覺三嘆息荊山有良璞抱久人仍識豐城有寶劍干霄氣真抑凡物皆有時此石獨湮阨韜光以自藏庶無人世責

洞庭湖

勢吞七澤雄名擅五湖舊沈影浴雙丸浮空倒萬岫嚴冬歸舟經正值苦寒候宿霧蔵魚龍積雲混宇宙斯須雪橫飛遠近風狂吼舟師不敢寢顛浪三夜晝雪霽風猶息曉起刺舟走猶覺客懷開怳如已夙疢拍甕出新篘堆前滿觴豆雜坐無行次喧呼羣射覆頹然醉者誰乞身桂林守

余江行既久因拈雨晴寒暖四字為韻各寫其景

朝覺春江雨蕭蕭聽至暮俄看山起雲復訝波連霧黯淡隐前村迷離失遠樹萍開水氣深花落輕

陰護断岸瀉流泉層巒飛瀑布點滴下平蕪鳴咽征人路

朝覺春江晴烟消浪不生千山浮疊翠萬頃漾空明沙暖遊魚出帆開飛鳥驚綠增新柳嫩碧添細苔平矮屋松如畫孤舟葉似萍江城風景好霽色引雙旌

朝覺春江寒應憐客影單柳拖殘雪白梅帶晚風酸坐覺青衫薄凭看白浪寬荒邨禽語寂遠渚鴈聲乾撥火灰無熱擁衾夢亦難晝船時醉倚淡日下闌干

朝覺春江暖波平鷗不散開窗曉色明入坐東風緩微微岸芷香稍稍林花綻惟添睡思濃莫解吟情懶夘酒及時嘗春衣須早澣融融氣味殊到處陽和滿

石鐘山

昔讀東坡記石鐘何鏗鏗今来泛彭蠡水涸春寒生乘興一攀躋寂然不聞聲乃悟萬物理難與造化爭秋来蟲唧唧春至鳥嚶嚶各以氣相感非時則不鳴我心亦如石緘默以自榮待看湖水漲相擊始砯砰

過彭澤欲訪淵明舊里

春江行緩緩春風吹颯颯蓬窓了無事閑吟聊自娛古詩讀未竟恰至江城隅江城有栗里云此陶公閭公生晉宋間弗為榮利驅連徵竟不赴高卧南山廬昔嘗仰高風今来過舊墟欲訪邈難即臨風空自吁三徑菊存否五株柳在無重吟歸去来悠然意趣殊

對酒四首

對酒看南山形清味自真人生多憂慮所患在有身何如常把酒及此年華新東籬聊獨酌清風期

故人

故人来未来徘徊視河漢與我苟無營與世亦何患提壺且自傾花落浮雲散坐看赤日奔由来白雨間獨酌已陶陶山僮起瀹茗人皆知予醉無人能獨醒鑾觸曾幾時蜉蝣等刃境有酒應再傾頽然造酩酊

身不在窮達相依齒與脣時不在盈缺相看秋復春南山曾不遠乃與客為隣知止勿復進終當傷吾神

遊韜光用少陵寫懷韻

韜光隐巖阿岑寂遠塵俗下上二三里登臨忘拘束拾級固云疲賞心亦自足何必效伯與登山徒一哭古人重遊覽往往夜秉燭始知有榮枯而乃招寵辱小憩濯流泉療饑脫香粟古樓云已頽舊址移深谷石橋今尚存萬竹抽新綠放眼落江湖憑闌影忘獨下山山雨来石徑何盤曲薄暮坐空亭歌聲和樵牧

又倒押前韻

西北有高隅往還任樵牧結廬在此間何異武夷曲林開鳥亂飛徑窄僧歸獨一覽衆峯秀平堤延遠綠古来幾變遷高岸為深谷常詠桂子詩香飄落金粟既絕塵世喧亦不驚寵辱數年復到此歲月如轉燭莫非梁父吟莫效窮途哭白石堪漱齒清泉聊濯足朝踏翠微山無拘更無束暮返白雲廬不僧亦不俗

紫藤用香山韻

薔薇刺可憎葡萄葉殊踈惟有紫藤花垂蔭一畝餘屈根盤潛虬行幹拖紫朱春来得生意一株萌數株翠盖四條達流蘂滿空虛披襟愜幽想清風

常穆如天地亦大矣孰者非我徒詎為萍可薦詎為茅可誅借此一畝蔭可以蔽千夫浮雲不必掃叢棘不必除結廬於其下無異羲皇初乃知及早計歸田為良圖古人懼桑榆我獨守東隅

白牡丹用香山韻

一株木芍藥費我小經營自昔豔姚魏於今垂嘉名惟爾獨含素畹晚有無聲對此發長嘆繞欄空自行忽忽微風起開簾散幽馨白雲墮清晝皓月沈空庭如何錦繡叢閃閃寒光明如何富貴軀珊珊仙骨生抱此氷雪姿難與繁華爭朝来頻顧惜

不異持玖瓊塵世多皮相狐芳每見輕物理已如此悵然傷我情名花及好景二者果難幷紛紛黃與紫隨春成落英

牡丹

穀雨春將盡終朝雨不開庭前木芍藥憔悴偃蒿萊迎風歌翠葉浥露濕蒼苔花繁不可數朶朶若相偎中有一秀枝獨立如玫瑰仙妃呈舞態詞客費吟才雜珮珊珊下濃香習習來賦質本殊異焉能溷凡材乘時自榮落何待雪霜摧對花感物理酌酒澆綠醅

和奚掌謨投贈韵

雕蟲雖小技猶借亦感恩所貴友素心何嫌尋遠村敢云菽泥水祇欲袪塵喧風雅吾輩重科名當代尊譬看秋月皎還拂春風溫自有針南指徒勞駕北轅江河千里瀉日月雙丸奔所造無限極難憑目睫論喜心因見獵得意還忘言空谷蘭仍發深源珠自存嗜學細載籍端委必窮源閣筆每經歲逝虛恒杜門禮踈應似傲性慵寧勝煩清濟流多伏黃河恒濁渾講習卦逢兌得朋占利坤從此數晨夕相邀到荒園虛窗夜翦燭斗室閑開樽秋老碧梧落春深紅藥翻豐城識光氣真源溯崑崙供奉風自古昌黎道可原讀君投贈句從此瀹靈根

臘雪同謝犀作

三年不見雪見雪不在臘今年得見雪卻在臘之八淅淅復瑟瑟玉屑碎如刮一尺封園松寒雲冒遠刹兩年頻苦旱穿水農勞劬貓虎不效靈蝨賊伏難察幸此天降康萬物乙然茁勿嗟雨霏霏勿歌泥滑滑為我告田夫食苗者俱殺

婁邑趙少尹索詩戲贈

燕薊有才人自號東籬子昔者在南宮公卿咸倒屣（君曾為南宮司訓諸名宿皆有贈詩）茸城今作吏不以短簿耻日手詩一編其意宗栗里釆菊寄幽貞引杯澆磈礧一朝見索詩為之捉筆起伊余賦歸來不肯折腰耳今君抱高志何為猶戀此一官何足貴五斗亦無幾何時拂衣去五湖弄煙水

仁壽峯

寶氣不終閟靈光久必舒小山忽傾頹銘識委榛蕪苔蘚幾洗剔精瑩比璠璵有字尚可辨彷彿具形模有辭尚可讀古奧追黃初厥峰曰仁壽其言

頗近諛人咸謂余瑞余謝不敢居豐城埋神劍滄海遺明珠此石歷霜雪紀年二百餘一朝忽披露得見山人書會當濯清泉移之置座隅夏木感蓊鬱春花競榮敷屈指自今始閱世更何如作詩紀其事庶與石公俱

白羽扇

素扇却炎暉容光如月皎朝携翠袖低夕拂羅帷香斂翼聚秋雲鎩翮悲春鳥霜彫桐葉舒雪掩梨花小揮塵影同清開簾明借曉能令幽韻生漸覺塵勞少鶴胎美偏偏鴻毛嘆巍䫋久持心自疑輕

棄愁多悄雅好正及時閑情豈厭巧涼風生腕中煩暑散林杪却傲羽化仙抗懷出物表孤眠蕉夢回四顧松陰繞

擬陶歸田園居

萬物各有托孤雲還空山世態何紛紛流光復年年翔鳥每出樹遊魚仍沈淵望鄉一搔首及早歸農田脩篁翳幽石坐臥北窗間春華嗟已半夏麥忽盈前曲徑飛朝雨方塘含暮烟流泉激巖頂清風鳴松巔展翰偶賦詩聊以答安閑好景豈易得對之宜陶然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一　終

男　卿雲　景星　恭校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二目錄

七言古詩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二目錄終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二

雲間張　棠吟樵

七言古詩

進酒歌

拔劍倚柱欲起舞悲歌無端擊瓦缻激竹且停吹哀絃且罷鼓頹雲不流日欲午舉杯進酒姑莫逆聽我此際歌且謡才豈必雕龍擅譽豈必靈蛇高胸羅五車及二酉何如放浪乾坤稱人豪君不見少年負才詩赤汗著書揮翰稱秦漢短褐篝燈意惘然蛩吟四壁供長嘆請㸃君苗硯弁擲班生筆莫遺兒童笑迂僻安得酒徒對飲歌烏烏箕踞傲睨旁若無人生無奈隙駒何操觚撚髭何為乎

西鹿城歌

崑山之地號古婁漢唐晉宋歷千秋天監為邑同信義（梁天監年置邑及信義縣）開皇復置隸蘇州（後廢至隋開皇年復置）機雲祠荒礎花碧剩有馬鞍一片石園亭幾廢復幾興吴淞如帶還如織滄海桑田幾變更只今郚落多城名（堙落以城名者十二）澄湖不見巴王廟舊誌猶稱西鹿城西鹿城何代始後枕山前臨水城隅西北留遺址由来此地近金閶傳是吴王蔡鹿場白泉

青草依然在霞角魔斑事眇茫極目平原雲靉靆
雕窓繡柱俄驚跂豐碑憑弔卜將軍千古英雄俱
草莽憶昔此邦全盛日文章節義多卉卉公卿事
業著鼎鐘處士聲名走纁帛田閒婦子話桑麻沽
酒相娛樂事賒樵子牧夫熙草澤魚莊蟹舍連蕪
葭嘗考輿圖輒自疑吁嗟世人常好奇仲宣登樓
非一所貽明讀書徧有之按圖尋跡不足信百年
孰辨是耶非地靈往往由人傑但期不朽人為百
世師我来暇日尋快友挈伴登山同命酒策杖行
吟西鹿城撫今弔古頻回首

威鳳篇送史貽信之任鳳陽

威鳳振苞彩豈肎戀卑棲名駒騁逸足一日千里
俱從來抱才當少壯高視濶步走天衢咄哉吾友
史貽信襟期磊落真我徒趨庭昔美佳公子捧檄
今稱縣大夫我欲贈君詩君還戒我諛謂我勿為
刀環折柳之詞重相慰謂我勿為鳴琴製錦之譽
重相諛但言兩人交情足千古或出或處心原孚
我聞此言更搔首知君此去民其蘇自古心事光
明者豐功偉業垂良模淮南之郡塗山國漆園故
里應未蕪他日訪君種花處携尊燒燭共歌呼

贈楊立山

咄咄楊子負奇才相携長嘯在塵埃自春徂秋數
往来開畝橘局泛香醅話到鄉關首重回廿年同
里卧蒿萊我讀書兮城西齋君息羽兮浦南隈何
當作客歷崔嵬長安市上踔龍媒每憐市駿心未
灰聞君捧檄懷輔開試看曳裾躡鄒枚塵土盈面
雪盈腮幾人一官展素裁雕龍繡虎何為哉請與
走易水之涯還與上黃金之臺結交奇士訪我儕
談論古今豁我懷豈肎隨行效駑駘咄咄楊子負
奇才與君放浪出形骸

九峯烔雨歌

五茸城北羣山繞九疊芙蓉似拳小遥看突兀起
平蕪近睇參差復窈窕曲水縈如襟帶圍森森列
翠濃於眉陰晴頃刻忽萬狀為烔為雨是耶非東
西兩佘綿數里中多怪石奇無比歎息徵君空盜
名筆花墨霧銷沈矣西來折入細林山閒道仙踪
劚可攀豈是閒雲生石洞故教嵐氣遮塵寰陸寶
山今夷平陸玉屏秀立還如沐機雲南北遥相對
未了山光青到薏崑阜何當有小名鳳毛舒得插
天形干山劍氣知何處空有風雷霄漢横開窓抱

滕一凝睇乍呑乍吐多奇象探微墨妙豈能圖平子賦成迴莫狀我生未肎著漁蓑側身懷古竟如何秋水蒹葭人自遠蓴絲鱸膾入秋多人世滄桑不勝數名山今昔常如許安得重攜謝朓驚人句踏遍九峯弄烟雨

擬唐人長安元夕篇

離離滄海月瀲灎照城闕車馬接長衢烟花盈紫陌紫陌長衢此夕行金波光燎入承明人間火樹開新節天上春星散帝京帝京佳麗供憑眺王侯甲第相照耀丹樓繡幌鬬繁華錦殿雲房蔵窈窕

良夜春風縹緲來三條九陌重徘徊羅幃拂拂珠屏啓水閣沈沈金鎖開金鎖珠屏當五夜更看複道絶塵埃翡翠樓成鳷鵲觀氍毹舞鳳皇臺此時天子乘鸞輅翠華指處紛烟霧東閣門前緹騎迎西市街頭金吾度緹騎金吾鎧仗新敲鉦伐鼓暗芳塵盈階細草回龍騎夾道柔茵展繡輪歸來璇室笙歌轉蘭寢椒房承歡燕百和香籠長樂宮九華燈照昭陽殿昭陽殿裏貯青娥傾國傾城粉黛多銀箏初奏霓裳曲玉管徐調白紵歌玉河橋水清如許往來車馬如雲處朱鬣紫騮十二衢珎衣朱履三千户行遊此地倍堪憐士女香車趁暮烟北里佳人玳瑁飾西園公子珊瑚鞭當時戚里綺筵列蘭肴桂醑芬芳發金罍翠釜不暫停象筯瑤盃光彩徹呼盧投轄對東風疊鼓龍簫響碧空十部龜茲調錦瑟兩行回鶻起歌鐘别有少年遊俠客結交往往稱莫逆片言自可擲千金報怨還須輕七尺酒酣直上寶釵樓壯氣雄心貫斗牛朱邸曾誇錦闌韉青樓欲典鸘鷞裘草畦竹塢晴光散躍馬鳴珂自相見粲粲名花拂御溝垂垂弱柳迷春甸御漘春甸一盤桓萬里星河淡玉鑾沁水

園中香陣起西安門外暮雲寒誰家吹笛歌楊柳何人挾彈金臺走處處爭看許史車人人共結金張綬遠近喧傳樂太平古今畫付尊中酒千燈列騎暗黃塵今夕清光淡遠村還憶漢王祠太乙蓬萊佳氣望銷蒐

送史雪山之任西鄉

昔讀先生文我髮猶未燥今接先生談我懷欲傾倒名著賢書三十年嵩華伊洛入雲烟治安有策十一上蘭臺蓬觀徒茫然先生勉就選人録分符三輔爲良牧種花地接斗箕域製錦人來子午谷

愧余峰泖一書生半載萍踪客　帝京班荆相遇
塵沙陌忘分還申車笠盟盤桓未久旋相别樽酒
離情腸轉結試看赤日火雲中應有清流拂車轍

寄遠曲

去年為君綰雙結今年為君歌離别臨行密密縫
征衣淚痕點點皆成血思君欲折珊瑚鞭思君空
寫桃花箋朔風吹鴈鴈南還相思相見是何年

明妃怨

漢家天子和親日保障河山倚國色朝聞中使競
傳呼賤妾難辭婚異域異域長征别至尊顧盼君

王欲斷蒐雕鞍玉勒馳龍塞紅粉青娥出鴈門鴈
門龍塞千回轉金微漸近長安遠天山日落角聲
寒蒲海風高旗半卷日落風高暗玉關黄昏明月
照刀環穹廬毳帳連天起野火殘烟獵騎還邊塞
應醉酡酥汁裘蓋重重寒起逼一曲悲笳魂欲飛
幾行紅淚羅衣濕當年身入漢宮時瑶臺綺閣春
風吹鼉鼓龍簫催月落蘭肴樹酒訴盃遲轉盼誰
知事已非妻妻不是舊宮闈萬里沙場妾薄命三
春花鳥長相思長相思在漢闕何年重聽長樂鐘
何年重看昭陽月日斷鴈南翔銜書詣帝閽為言

我王社稷同磐石弱質何妨竄大荒

新婚行贈錢賡和

良夜寒風飄繡户誰家宅第喧歌舞趙瑟秦箏莫
暫停霞綃霧縠應無數戚里爭看綺席新時逢桃
李艷陽春博山射月浮烟篆玉笋蘭陵醉錦茵雖
雖吉日奏宮商預唱將雛曲正長筆花夢繞芙容
帳墨霧晴籠荳蔻香風流之子真儒雅畫眉自昔
稱瀟灑同心燭照夜如何應有雞鳴詁誡者

題畫竹

文與可管夫人古来寫竹筆有神誰歟潑墨能圖

此干霄拂霧司耶真郎平之子躭幽僻憑將一幅
抽千尺狂来意欲呼七賢晉人往矣猶堪匹君不
見長安市上車馬屯却羨此君遯跡辰漫搖湘水
琅玕影掃却軟紅十丈塵

七夕篇

七月七日金飈起碧天秋淨如澄水西苑池亭靄
暮烟北山臺榭臨江氾江氾深林幽恨多閑聽玉
漏夜如何瑟瑟凉颸吹岸柳瀼瀼白露飛池荷此
時銀河度清淺此時牛女情何限烏鵲橋成雲欲
停青鸞駕起風如翦两星遥望隔年情繡轂霞軿

此夕行貝闕丹旌迎玉珮金庭蘭燎遲慈珩庭中
羅列香羹食藕絲菱角陳盤側落葉飄風下井榦
三五佳人長歎息翡翠粧成出畫簾博山鑪爇香
盈盈寶鼎犀文成五色金閨麝月含輕煙天上星
移良夜會人間兒女階前拜明月家家穿繡鍼蟢
蛛絲上羅裙帶西樓思婦悵閨空頗乞天孫雲錦
工韉墜鵶青歆彩鳳襦衣鴨綠繡盤龍遊人此夜
行如織珠勒銀鞍盈紫陌騷人半醉習家池詞客
常留揚子宅宜憐征客淚繽紛斷磧黃沙對夕曛
琵琶夜泣營中月觱篥聲寒隴上雲挈伴登臨相
握手悲歌擊劍沖牛斗愁絕難聽砧杵聲興來且
盡酡酥酒年年佳節此徜徉多少羇人憶故鄉脈
脈離情誰得寄月明萬里漏聲長

訪菊贈陶處士

欲騁秋懷去訪菊間求一莖勝紫玉冒雨無辭策
杖尋傳說陶家花滿屋結伴東籬下我来菊已殘
滿堂賓客罷憑闌君忽前致辭謂我勿太息由来
異卉無人識亭亭異種傲雪霜天地凍合老文章
爭妍鬬豔一時盡高人往往慎行藏吾聞此言痛
千古知爾栽花心獨苦為眺泉石卧邱園畏入風
塵去州府紫桑陶令多子孫遁跡招隱城西門張
目視君毋乃是雅致風流今尚存

冬日吟

嚴冬臘月氣蕭索陰霾慘淡雲漠漠朔風刮天枯
楊摧馬毛蝟結氷欲落須臾霾霽蔽青天雪花掌
大下簷前沙磧皚皚千里閉澤堅車轂走寒川麃
麞寒聚西山脊饑烏啄泥悲局蹐閉門戶外地凍
裂三徑荒原絕人跡君不見長安富家具盤飡擁
爐浮白驅嚴寒又不見東鄰老翁僵卧小兒啼口
噤面黑傷無衣吁嗟貴賤從来有何須眉皺常八
九丈夫自具歲寒心仰天看雪傾大斗

夜泛青溪聞鑿氷聲

桅竿旗動吹北風漁舟隱隱夜燈紅為愛無程貪
夜發欸乃聲徹馮夷宫醉夢重重殊未已一夕扁
舟行百里俄聞爭觸鑿氷行枕畔流澌来水底或
若蒼崖崩或若戈矛格或怒若風呼或震若雷虢
或湧若奔濤或聚若驅磧或若裂繒帛或若飛淅
瀝驚斷曉夢夢不安披裘起坐倚篷看舟子荷蓑
霜雪裏報道青溪城脚船頭起

過青溪友人留飲

舟入青溪城言訪故人宅停橈還叩門相逢忘主
容我来薄暮登華堂叵羅金屈爛齊光顧盼綺筵
羹芍藥摩娑玉鞘拂干將相携論文談轉劇爭奈
落日依山脚王粲思歸倦倚樓陳蕃好事空懸榻

暨陽才子歌贈惠沛蒼進士

暨陽才子惠沛蒼胸羅玉尺閒夜光文章黄絹同
璀燦氣誼青雲共激昂尊府先生詞賦伯名題鴈
塔遭逢厄未盡經綸屬後賢少年還射天門策壬
戌相携燕市塵齊盟狎主性情真兄成國士無雙
譽弟畜驊壇幾十人一別三秋頻慨慷鱗鴻南北

稀来往薄技仍逢按劒歸高名已上黄金牓君才
定自木天收何事偏從峯泖遊不向乙年依鳳沼
故遲辰歲作龍頭嗟予鍵户經時矣聞道高軒俄
賁止湯詩同調叶塤箎况復通門踵孔李神交何
在數經過欲寄相思口自哦不負生平能有幾頗
隨鞭鐙竟如何

東歸阻風

狂風三泖老蛟怒石尤撼檣濤翻櫓顛欹驚人膏
起栗起看僮僕面如土扁舟興盡擬歸来風浪何
當惱客懷瓦飛烏叫聲啞啞鎮日蒙頭酒停把君
不見昨日来訪細林山放舟如馬水潺湲從來世
上風波不可測翻雲覆雨須臾間

蒲溪行

候鴈夜叫烏鴉啼梧枝脱盡楓葉稀朧月平原氣
蕭索朔風吹褐轉悽悽有美名姝曲水通相思此
際還相逢湘簾片月出枯樹古寺寒烟催暮鐘愁
眉時蹙話離情別時起柁舟還停霜天月下須臾
立為君聊作蒲溪行

寄懷弟長史

昔人相知稱知心結交不須結黄金丈夫意氣常

磊落豈肎與世共浮沈爾我少小同學史臨風每
懷昔年事思君一日腸九迴作客三秋書半紙當
時讀書居南樓夜深風雨淩滄洲駑馬伏櫪非所
願兩人相對時啾啾君欲歌我起舞揚眉吐氣論
今古君罷舞我停歌一唱三歎涕滂沱光陰俯仰
成駒隙側身天地何寥廓窮達休將短氣存是非
且把浮雲薄胷懷落落過前人朝夕聚首任天真
一自白門遭按劒黯然揮手向神京別後茫茫隔
江水携囊躑躅風塵裏日落孤鴻沙磧黄雲迎匹
馬關山紫君不見長安游俠詩結束挾彈城南相

馳逐又不見洛陽年少泣羸滕金盡裘敝卧寒氷從来富貴不可恃世人耳目偏彼此雙龍豈肎委泥沙佇看石頭城下秋風起

吴本仁入覲歸東昌王素公索詩為賦弇山歌

治平第一推吴公昔羨河南今兖東佐郡才猷同五馬十年姻婭憶髙風去冬輯瑞来燕市踏雪衝霜千里駛曾陳民困動宵衣却羨才髙煩卧理送公歸去治聊城春日遲遲駕旆旌折柳慇懃有王粲歌驪縺綣愧張衡今年讀書小阮屋他時欲訪

弇山麓我来匹馬向江南君擁鋒車還薊北

寄懷莊祉如無示同學諸子

君歸別我去東装駕小舠計程四十日便溯吴江濤挂帆之日看秋鷴聞君到家殘冬月問君何事獨遲遲似念交情舟不發故園松菊今正佳聚首應知作客非賔朋共暢琴樽興兄弟還吟棠棣詩更羨同堂多意氣花朝月夜欣聯袂傳子懸河共論文(指鹿野)姜生逸足追騏驥(指萬青)淵明才思實空羣(指穎如)翁叔笙歌饒曠致(指漢威)其餘諸子人中英憑陵藝苑推干城九峯峩峩水瀰瀰君也挾筞主

齊盟今君讀書大江北頋我覊跡燕山麓明年拭目駕公車重向長安醉醽醁

節母歌為南母李太君賦

嗚呼殺身成仁奇男子古来幾得傳青史况復求之巾幗中千秋烈烈猶芬齒汝南有母李夫人氷霜為骨玉為神鳳棲山下赤眉聚壘破巢傾獨潔身嗟哉不幸為賊執駡賊不止徵定力碧血常随鬼火紅貞魂還傍愁雲黑時當兵燹闖旗揚皦節空如日月光鳳子麟孫登膴仕　九重千里錫封章我聞膏劍奪刀不受辱古今彤管稱芳躅霜天

月下賦長歌愧殺男兒偏負國

黄河行送魯使君之淮揚憲副任

黄河之水出龍門劃地稽天勢若奔魯公鍾靈在雲漢淵源既濬澤流渾来守茸城已十載雙旌拂拂雲凝綵執法還將漕弊清施饘再活窮民餒斑斑循績不勝推教養尤深士女思里𦙶神君為大父塾稱郡伯作嚴師憶昔文翁能化蜀扶風書院真堪續憶昔侯霸人攀轅截鐙留鞭三泖曲久依樾蔭誼難忘東縣欣承盼睞光聞道髙遷持使節襜帷遥指入山陽　朝廷首重河渠力特倚鴻才

肩臣職他日河濱紀異勲應同泖水歌明德

堂前雙桂歌

桂林堂前有雙柏東西竦立無差殊亭亭直上如華蓋當軒滴露凝綺疏精靈磅礴不可狀云是歷年八百餘時當陽舒發濃翠枝交葉覆清風徐時當窮陰淩氷雪根蟠幹挺寒雲徂有時日漏影参差綠陰滿地雲平鋪有時雨灑聲淅瀝幽泉鳴咽歕流珠陰晴寒燠無窮極霜枝不改青青初我來其下一抱膝仰對忽忽生躊躇徂徠新甫明堂用官偪淪落將何居君不見八桂名堂桂巳無滄桑

變幻徒欷歔又不見赤蘭亭畔松千株火燒斧斫淪泥塗如今零落莫生嫌較之松桂猶勝夫一朝天子採梁棟大木雙雙誰舍諸

別竹

郡樓東隅多隙地有竹當軒落青翠數竿斜掩數株槐垂綠參差覆薜荔退衙欹枕暫偷閑蕭蕭時引清風至從旁叉手動高吟偶或褰裳裝長嘯朝朝暮暮共盤桓不覺年華已過二余今別爾歸去來黯然此際詎無意憶自庚寅初到時一官萬里原如寄青青常抱歲寒心直節恐為世所棄焉知物理無榮枯未必人情泯同異倘使他年重過此此君葱鬱依然未

載石嘆

嗟哉怪石歲月深其高數尺勢千尋松蘿為衣雲為影小齋屹立青森森主人退息北窗北槐花霏霏松謖謖終朝坐對久生憐惜乎不置五湖側五湖之石亦玲瓏彷彿想象難與同欲呼百夫輦入舟挽之不動非人功主人問石石不語當日如何移入署幾曾四品目其間會遣五丁舁之去石雖不言心已知清泉白石恒相期使君但飲灕江水

學人載石亦何為

夜泊巴河雨中聞角聲

羇人遷客愁寂多觸景傷心可奈何況值他鄉連夜雨雨中哀角篷窗過一吹再吹聲漸急江流滾滾寒雲濕損教遊子淚沾衣能令嫠婦挑鐙泣角聲音調本秦聲良匠多年絲畫成但可霜天鳴隴坂那堪春夜落江城我聞角聲心轉慼兩年頻走湘江曲今來河上一停舟打窗風雨常相續風雨淒淒思不禁巴山巴水兩沈沈鷓鴣啼罷哀猿嘯難勝嗚嗚此夜心

江上夜聞鷓鴣

雲山蒼蒼水瀰瀰朝朝暮暮鷓鴣啼鷓鴣啼時容夢醒聲聲喚促行人歸我今歸去來江上爾何徹夜頻相催一聲兩聲腸欲斷三聲四聲淚暗垂黃陵廟裏花零落青草湖邊雨慘凄烟波眇眇行不得還客傷心那得知

西湖紀遊用太白聽鶯歌韻二首

西湖女兒鬬百草年年盡道春光好湖南湖北西峰青山光面面錢塘城紅樓翠閣雕雙楹朝飛黃鳥喈喈鳴遊人無奈蕩春情是時正逢寒食後湖

邊上冢多哭聲鄂王志欲恢兩京于公試手海宇清只存抔土添客感不如歸去踏花行歸來高卧北窓側夢中猶是打流鶯流鶯打起啼更切好似仙人吹鳳笙

藕堤白堤遍芳草雜沓遊人及春好我來堤上踏青青水色雲光罨一城酒樓簾卷鈎絡楹龍頭蕩槳啞啞鳴腸斷六橋花柳情腸斷不堪重歎息林家老鶴悄無聲自昔繁華作帝京於今勝跡多淒清放船且向湖南去繞岸還從湖北行初過曲院尋花港又到蘇堤去聽鶯山月上時人盡散空亭

獨坐夜吹笙

送春用香山韻

驀地送春春已闌有人獨立傷遲暮荼蘼花開鶯亂啼長繩難挽雙輪住九十韶華能幾時怨風怨雨頻驚願朝來紫陌試單衫亂點楊花不知數我欲從之喚奈何幾番躑躅花前步南浦烟波不可尋夕陽芳草迷歸路去年三月送春時無端舍我堂堂去倏忽經年又別春日後相思寄何處君不見望春門外春可憐碧水迢遙浮綠樹又不見洛陽城中千種花年年花發春如故

銅鼓歌用昌黎石鼓歌韻同樓齊雲作

為君欲作平蠻記聽我先歌銅鼓歌槃瓠遺孽聚崕谷井蛙不識天如何銜刀入市逞兇悍官兵旁睨韜金戈　聖朝大化格鳥獸頑石未可施雕磨銅鼓流傳自東漢紫姜紅梵爭搜羅千牛百牛易一鼓僭稱都老來峩峩削桐作梃試叩擊其音鏜鞳摵陵阿螺旋蟻聚難究詰椎牛揞衆誰譴呵邇來一千六百載斯風積漸成遷訛由來鼓式差近古綠斑紅暈蔵蝌蝌或於邊角鑄蟲豸六蛤跳躍隨鼉鼉或於兩旁雜花草雙環翠碧凝纖柯連錢

通體作腰束朓手化去騰龍捘名曰坐墩頗不俗
范相風流憶委蛇聞道俚獠沿舊俗拔釵擂鼓走
嫣娥㛹徒羅㬎競馳遂蹻若渴馬奔江沱焚燒廬
舍掠男婦鼠輩輒敢干天和憑妖託鬼作鬼語奉
之不異奉金科云是伏波征南時所瘞何為鑄呈
馬式詩功多去是武侯行軍時所製何為久埋溪
谷等銅駝銅鼓嶺頭曾信宿鼓鑼灘畔尒經過當
時此鼓落何處牧童撾破牛角磋三月五月毒霧
起書生拔劍陵深波不然鎮蠻反為蠻所恃令人
慨歎古人用意之偏頗大抵鑄此將以震讋蠻俗

知非他君若廾朝至高位豈肯唯諾同婞婴今看
磊落紀戰績如撫銅柱頻摩挲拜手歸功裴相國
謂陳公 幕府清晏供高哦安得移置延芳浣上風擊
鼓鸞駕鵝從此蠻陬俱喪膽更須拓地視朝那嗟
余曾作桂林守寸籌莫展徒轗軻且喜蠻烟一朝
淨黃茅江底通闊河君不見金山沙沱方假息立
功萬里無蹉跎

又一首用東坡石鼓韻

皇帝五十六年月在丑深恩厚澤漸童叟慕義梯
航萬國朝天聲沙漠幺魔尤蠢爾南山有廖獞剽
掠西江八十口鏜然擊鼓聚妖氛精夫前引㛹徒
後嗚哈寧知鳥擊三盪崖豈識搁聲九曲 律書搁鼓三日鼙 鳥擊九日石盪崖
風滾鼉吟動地來竹樓燒盡餘枯柳賢
侯慷慨飛軍書片檄光芒動星斗中丞下令揚珥
戈無使旁人掣其肘書生胸次展龍韜誓為良苗
鋤惡莠前瞻新息是吾師後揖韓雍為吾友用兵
貴少不須多擒賊翩如探鷇鷇深潭躍出鼓團團
中空腰束旁鐫蚪木棉樹下舞蠻童桄榔杖底扶
黃耇卉衣環繞競睢盱犬性來馴供拍嗾憶昔征
蠻建武中幾輩封侯邀錫卣山開烟瘴墮飛鳶獻

馘歌詩付瞭瞍羽干羆舞奏膚功銅柱高撐屹穹
嶁永和朝議重征租尚書獨奏存忠厚處置乖方
怨叛生史冊煌煌書某某 尚書謂虞詡事詳後漢書 男兒信手
立奇勳歸功上宰吾何有風霆雨露要均施長使
編氓辟械杻無復顛狂若麋蠻山例紛紛到雞狗
山例蠻語犹也 讀君銅鼓兩篇歌飄飄欲與韓蘓偶感今
懷古獨愴然南望滄瀛一搔首銜環四耳貢皇家
呑臘都雲莫輕剖 銜環四耳景德元年泉州貢銅鼓式呑臘龜茲鼓名都雲扶南鼓名
天朝仁覆大於天官吏清廉無横取把麻持棒
各安生一鐘清酒滌瑕垢 把麻持棒諸猺誓狀見桂海虞衡志一鐘清酒

土人伐石起祠堂名與伏波同不朽凱歌齊唱皷泰昭王時與夷人盟詞永作清時版籍民先疇舊業千年守

聲長泰階平兮聖人壽

次韻和繆雪莊牡丹

九十韶光餘幾許那堪日日愁風雨欒欄一夜春陰老數朶如拳莫嫌小此花名系花王花猶想當年京雒家淺黃深紫今難見遂令下品占繁華花色溶溶艷几席無限臉波横四溢主人滿酌客不辭盡道今宵費吟筆白日西頽月到門酒闌人散去如雲㝡後繆生還睇立對花微笑欲何云聞君

曾作平原客繡口錦心㒶無匹新詩投我好風來清商引籟聲瑟瑟天生才子不易得我家大阮每憐惜招来枉自空相憶君才大用薄雕蟲會看九萬摶秋風

次韻和雪莊芍藥

谷水之西一畝園鑿池疊石環短垣置身常作濠濮想快意欲讀逍遥篇朝雨已過柳滯烟雪篷髙卷屋架船牡丹開殘芍藥放翻堦委砌春無邉醉頭有酒椰兒尊嘆息同心有幾人風光如此不知惜眼前負却芳菲春白雲在天清流出渚倚檻魚

潛窺梁燕語客既言歡有所思我今不樂將誰與木為狀藤作枕人生何必盡衣錦須知聚散亦有時且教促膝窓前飲可憐素艷拂香捎可憐綺錯銜芳苞餅未罄時花未謝何妨十日醉村醪

衛程九亾已三載其子懷堂請會葬於洙水之濵因之吴不與執紼為賦長歌以代一慟

寒風如刀雲如灰素旗摇摇日西頽一生一死交情見幽顯異路心悲哉吾友懷才負奇氣受性剛直人所忌百家諸子覽不遺晚年更抉青烏秘自

交良友忽十年揭来為我營雙阡把酒西窓花似錦論詩南浦月初弦容易韶光如逝水故交散落餘無幾相逢相對每欷歔君曰吾生當未死何期霜露一朝零寡妻弱子哭伶仃吾病驚聞為起立淒然風雪何冷冷三年轉眼成奄忽身後蕭然無長物葛緘猶自閉空齋青山何處可埋骨薄田數畝洙水濵卜既叶吉何逡巡買山起隴乃我事揺橙編籬属所親嵗躔金羊月在鼠靈輀宿戒返其宇縱然寶劍挂空枝不負徐君夙心許㝡傷踪跡滯吴閶不得憑棺奠酒漿遥灑臨風數行淚一抔

終古草菈菈

白頭吟用張文昌韻

就我匣中琴一彈復再吟吟成紫燕雙雙語似把深心託豪素良人一出杳無期門前盡繞相思樹妾獨思君君不知可能還記少年時春花秋月依然在棄置誰憐非所宜朝卷湘簾持寶鏡啼容低掩蛾眉影悲風團扇共淒其歡娛自惜終難定成功易退義御返白頭吟罷哀雲滿

姑蘓懷古

平江路繞楓江水綺閣紅樓半空倚畫船清吹鬪芳晨夾道香風連十里惆悵繁華莫與比傳是夫差歌舞地走馬坡前爛錦袍館娃宮裏堆金翠吳王大笑西施醉共擘蓮房剝蓮子當時行樂悪忠言歡娛不管陽烏隊羣臣默默只欷歔佯若不聞聊復爾可憐越兵江上來芙容帳裏君王睡西施已去夫差死蛾眉坐奪英雄氣金井梧桐罨暮烟寒鴉陣陣啼殘壘到今難洗角東耻寶劍三千竟何恃遂令曠士臨高臺即景傷心悲廢址嗟余買棹來中吳紅稠綠暗嬌姑蘓周遭水石依然在雨夜鶩濤瀉露珠更望城南喧九衢衆山重疊片雲孤誰插芙容七十二雲影山光滿五湖湖中佳處入扉無今明蓬閬仙人都萬頃波光眇難極平明日出思紅蕖撫今懷古低徊久暫擬為漁竿在手朝朝放艇暮始還欸乃聲中一杯酒那須兀兀嘆沈淪虎邱三月多遊人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二終

男 卿雲 景星 恭校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三目錄

五言律詩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三目錄終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三

雲間張　棠吟樵

五言律詩

廣陵驛

路出邗溝上茲茲任所之暮雲昏若夢秋雨細於絲廢館殘螢冷荒原落鴈遲廣陵南望處從此費相思

宿寶應縣

安平城下宿矯首日西徂暫憩青帘店難尋白馬湖人家千樹隱襆被一身孤欲識關山遠飛鴻入畫圖

沂城曉發

晨起東行裝秋深曉更涼霜迷楊柳岸月墮薜蘿墻笳塞吟偏細聞雞恨獨長琅邪傳望郡憑弔意蒼茫

青駝寺

廢寺指青駝西風匹馬過村荒行跡少山近莫烟多怨別裁江賦乘時感魯戈勞勞渾不厭未許歎蹉跎

臥佛寺

古樹拔千尺香臺絕點塵猶留臥佛寺傳是覺王身如夢知心諦無言轉法輪由來尊象教幻化總非真

戒壇示文山上人

偶遊人海客喜遇戒壇僧說法師雖捷哦詩我尚能山蟠千歲樹臺繞十方燈欲問旃檀相天花散未曾

贈馬臨園

為友東陵侯因知馬少游幽尋同攬勝久客共悲秋聯騎登金埒開筵倒玉甌忘形到爾我矯掌話滄洲

步大人慈源寺贈僧韵二首

招尋方外友彳亍過慈源名冠燕山寺池同金谷園月明咒食鉢風動落花旛見說禪心寂相攜欲避喧

卷幔看揮麈攜泉漫煮茶翻經雲出岫說法雨成花瓢笠真無繫鄉關遠尚賒登樓一晚眺烟火望中斜

寄懷長史二首

屈指經年別難忘總角交何心羈北地有夢到西

郊燭向虛窗翦詩從靜夜敲聞君愁坎壈待學子雲嘲

南望鄉關遠憑闌歎索居一燈遊子淚千里故人書秋老蓴絲滑風高木葉踈何時重聚首樽酒話吾廬

喜晤杜藻觀二首

三年成一晤握手重踟躕別久渾疑夢情深却類踈秋高殘葉落夜靜小窓虛話到鄉關處挑鐙淚滿裾

我亦愁羈旅何當遇故知風塵猶在面囊篋已多

詩璞憶磨礲友材須匠石師相看還對飲不覺動歸思

送周譽凡孝廉南歸二首

宿慕周公瑾論交似飲醇賦成梁苑雪裘帶薊門塵逸興思登嶽鄉心寄采蓴遥知歸故國春色滿江濱

君向江南去我留燕市中交遊一載內意氣百年同酒盡長河月鞭搖細柳風離亭判袂後珎重尺書通

聞鴈

客裏偏聞鴈歸思淚滿襟不知高下影聊作短長吟去畏朔風勁來愁暮雨侵遥憐相和者惟有擣衣砧

臘梅

猶是梅花種殘冬獨可親衣黄宜學道緘素似懷人（花以素心為貴）別具羅浮質何須庾嶺新自憐不得意相對欲為隣

中秋夜雨

見說秋將半何當風雨幷檐聲連復斷鐙影暗還明木落燕山冷更深旅柝驚常儀去何處偏動遠

人情

送家賔門伯還南四首

京洛多知己論交見素心醉餘情話密客久旅懷深聯騎探山水談詩質古今相攜塵陌上日夕共長吟

忽見秋風起中宵動客思長河隨月湧孤鴈度雲遲囊澁琴書散愁深草木知盧溝折柳處那忍唱離詞

遊子嗟行役由來世路難沙飛雲漠漠帆亂水漫漫弔古殘碑冷懷人莫雨寒征途應極目為我望

長安

到日開三徑棲遲好半年看花朝命酒留客夜烹鮮屋繞穿籬竹溪流負郭田相期仍北首鵰鶚厲高天

關山月

關山萬里月長此照征鞍鹿塞清輝苦龍河夜色殘風吹羌笛怨霜落鐵衣寒腸斷橫戈者思鄉不忍看

金陵

蒼涼存故壘雙闕大江東雨暗三春樹雲埋六代

宮烟波笛步冷歌舞石城空遙憶前塵遠璞臺想像中

元武湖

城北來尋勝猶存元武湖萬間藏玉册一昔失金符月出樓臺靜霜寒鷹鶩呼滄桑興客感漁唱出深蘆

臨春閣

傳聞陳後主高閣貯芳菲玉檻芙容冷雕闌紫燕飛花前歌寶瑟帳外舞珠衣惟剩胭脂井蕭條冷夕暉

勞勞亭

勞勞行役者送別此離亭望遠層雲白相思疊嶂青寒星隨去馬春雨上孤舲空谷鳴禽急悽清不忍聽

十廟

雞鳴連十廟當日會千官劍佩傳呼肅鼓鐘風雨寒遠烟合樹暗濕燐入廊殘精爽歸何所虛無江上巒

卞壼墓

驅車來古墓抔土至今存碧化千年血雲歸六代

魂江潮無岸湧海氣接天昏稽首高原上空餘鷹影翻

景陽樓

久歎寒鐘肅徒傳有景陽到今荒故址當日促晨粧春鳥嬌歌換烟蕪繡帶長繁華易銷歇憑弔為神傷

桃葉渡

秦淮桃葉渡千古擅風流窈窕珠簾月淒涼玉笛秋尚餘紅粉艷不盡白雲愁春水年年長斜陽客送眸

方正學祠

正學英靈在荒祠古木踈千年存俎豆斜日下邱墟高棟蠨蛸網荒碑蝕蘚書我來一展拜拭淚重踟蹰

邀笛步

子敬維舟後年年冷晚霞桓伊曾弄笛江上落梅花夕照開舟嶂寒濤走白沙秦淮留滯客愁思滿天涯

白門

白門傳六代陳蹟至今留塵海三千劫鶯花十二

樓天連鳷鵲迴人與鳳皇遊窈窕惟芳草吟蛩起莫愁

秋思

秋思晚蕭森空閨思更深君今征遠塞妾獨聽寒砧樓閣連霜冷關山繞地陰闌干徙倚徧清淚欲沾襟

聞笛

萬里邊城路三更羌笛音長風吹不斷偏動故鄉心月落天山黑雲過隴水深封侯難預計離思泪沾襟

石門曉發

鐘動曉雲飛雞鳴露未晞愁心懸驛路鄉淚濕征衣水涸舟行澀天寒人語微路傍擾擾者未肯息漁磯

南湖夜泊

漁榔動清聽一棹泊南湖客意秋蕭索嵐光暮有無寒城落木迴高閣白雲孤愛此娟娟景銀槃淨不殊

秦望山

秦皇望海處此地五雲飛絕磴松杉立懸崖薜荔

圍潮吞江岸濶鷹渡海門稀縹緲紅霞影猶疑鳳輦歸

保対塔

一塔穿雲表凭高俯夕烟平湖孤月動遠寺暮山連樹庋樓臺出簷前星漢懸相傳山下路帝子駕樓船

吳山

獨上吳山望濛濛欲雨天魚龍藏海霧鴻鴈墮江烟寺亂齊梁址碑傳晉宋年當時吳越界歷歷曲闌前

放鶴亭

昔聞林處士放鶴此空亭封禪無遺草湖山冷畫屏暮鐘來遠寺寒鴈起前汀千載留陳迹烟蘿潑眼青

靈隱寺

漸入深山去前登古法堂萬松蒼靄合一澗碧流長士女喧香市鐘魚送夕陽皈依原夙志頓使俗緣忘

九里松

瘦節九里路絕壁兩峰高尚有殘松在無嫌翠影韜積陰昏夜色急雨助秋濤欲訪南宗秘何辭躡屐勞

重陽後九日宴友人齋

後九添吟興黃花扶醉看霜飛山閣冷月浸枳籬寒蛩事唫蕉鹿生涯躭考槃相逢皆勝引今日復追歡

聽松山房

我輩閒偏甚禪房挈伴遊青山謝容輿黃葉漢宮秋篩米人雖往鳴鐘悟可求濯纓吾素志門外即江流

懷友三首

作客君須醉相思我獨哀已經三月別不見一書來征路烟波遠離懷風雨催歸期未可計悵望欲登臺

相逢才幾日忽復悵離羣路遠迷青嶂帆飛入白雲詩從鄴下詠曲向郢中聞見說文園病加餐正憶君

不見同心友凄其霜露零論詩聽暮雨把酒對寒星野草荒梧館幽花上碉亭故人雲樹外相望晝冥冥

喜晤故人

六年成一會相見復相憐世事成今昔生涯幾變遷文章吾道繫歲月客心懸此日逢君話遲回不忍旋

別梅花

老梅撐鐵幹春早已先開官閣供清玩閒窗絕點埃燈前憐瘦影月下踏蒼苔芳訊何時到應從嶺上來

將至靈川雨中作

靈川川亦靈綠淨抱孤城雨壓寒煙冷風驚敗葉

鳴客囊多藥物征路少吟情笨馬捩荒署關山第一程

宿靈川與徐令話別

話別今宵裏新愁損舊容圍爐紅炭活小琖綠醅濃羨爾鳴琴理慙予載鶴從相期分袂後有夢落吳淞（時徐亦有歸志）

興安里民請樹去思碑口占謝之

父老遠相送同聲請樹碑甘棠無舊蔭江柳有殘枝在郡真何補歸山馬足思留將一片石借我好題詩

全州民出送作此諭之得二首

湘山青不斷湘水碧堪思自愧才偏拙曰之去亦遲（余自七月受代至十一月方歸）欲留知不可相送又奚為此際黯然意淒淒徑路岐

傳語都人士使君去有詞經年無一得衰鬢已千絲春雨朝耕好秋鐙夜作宜瀟湘千萬里南望結長思

洞庭雪泊

皓色眇無際湖天一望同寒深雲夢澤人在蕊珠宮萬里平沙沒三湘夜月空可憐擁絮客把酒頋飛鴻

江行遇風

向夜狂風發烟波浩眇間亂雲飛似馬叠浪大於山過鴈聲偏急歸舟夢未還客程猶枉渚何日到鄉關

雨宿池陽

夜雨孤篷語寒烟暗暮林如何江上客獨宿池陽潯梅向杏山落春從秋浦深（杏山秋浦皆池州地名）挑鐙不成寐輾轉故園心

舟至京江口占志喜

乘潮入京口此去近鄉關不覺春將半方知身是閑柳絲連草綠花片點衣斑屈指經過處重重多險艱

烟草

何處相思草烘乾卵色天宜消飯後亦可助尊前竹葉偏輸醉露芽還待煎碧筒聊借引呼吸任高眠

艾虎

於菟成自艾抖擻出珠林縛綵形雖似張牙風不禁威逾符作佩巧與繡同心雄向釵頭踞飛蠅亦

避撿

蒲劒

菖蒲孳似劒彈鋏不須鈷挂壁香分艾抽芒影拂簾化龍節九蛻斫地葉孤枯堪與青萍伍浮光綠暗添

健人符

驅厲策勛多輕綃簇素娥泥金方作脉繡字點如螺畫種忘憂草齊聽既醉歌天行人亦健那許病魔過

長命縷

相傳五色絲續命少人知一縷盤金索雙絲纏五肌符懸兵辟日絲結厲銷時領進昌陽酒長年祝更宜

秧針

南畦布嘉種青翠滿芳郊出水芒含刺抽芽穎坼苞補衣無處引垂釣不勝敵欲擬如雲望甘霖早拂稍

麥浪

四月麥秋至黃雲卷地回東風起灔瀩西隴自喧豗不信高低湧還疑前後催兩岐應有慶無復聽

鴻哀

蚊雷

擾擾何為者如雷鬧客軒咂膚驚不已聒耳意何存白鳥團成市黃昏暗觸門生憎雖小物羣聚亦為喧

蛙鼓

六鼃科斗化通體篆成文有怒將誰訴為私焉足去何當置兩部或可驚一軍惱恨清泚側終宵喧聒聞

蚓笛

有聲出蚓竅流響入華軒高唱誰能和清吟不避喧落梅滿槁壤折柳傍墻根斷續纔聽罷蜿蜒曲水園

蝶拍

蛺蝶芳園裏成團更作團深深穿獨見栩栩逐雙飛墮粉憐香片因風憶舞衣不勞頻入夢吾老已忘機

鶯簧

曉鶯啼不住柳外喚新晴禁苑初調管緱山好聽笙巧言千百囀弄舌兩三聲無限叮嚀意春風惜

別情

螢火

腐草為螢火燐燐度石矼無煙囊可貯不熱手能
降著壁光餘幾暎池星有雙清宵愁不寐留影照
軒窓

鶿鶴

誰拆魚頭骨裝成子鶴形乘軒空在望遺蛻有餘
腥夢向揚州踍歸尋華表停兒童常戲把縛絲繫
踈櫺

茄牛

就蒂為雙角筌蹄獨宛然桃林焉用放芳草自長
眠何必煩耕牧常將傍研田種茄得良法兒戲當
牛享

茶槍

蒙山碩渚下翠甲滿平岡穀雨驚雷後一旗卷綠
槍草魁方脫穎仙掌盡舒芒茗戰頻相較携鐺候
沸湯

蘆筆

彩筆將誰寄蘆花蕭瑟時斷莖頻畫地折葦獨臨
池濫向松脂借書尋柿葉持懷人秋水曲采采欲

題詩

荷珠

荷葉擎如蓋娟娟滴露鮮翠盤承不定金縷貫難
穿雨壓驚還散風欹盪即圓采蓮歌暫歇愁怕舞
衣濺

燭淚

燒燭莫嫌短春寒淚易傾含膏流閃閃垂焰閣盈
盈灰盡心偏熱痕深珠不成香閨空有恨相對涕
交橫

魚梭

紫荇交如織層波皺若鱗魚遊春水潤不覺往來
頻只恐化龍去終教濯錦新支機一片石池上永
沈淪

燕翦

玉翼雙飛處呢喃私語聞天花誰翦破春色竟平
分涎尾還勞拂誅茅敢惜勤落紅盈綺陌裁盡不
知紛

又和謝羣贈趙少尹

我愛東籬子行踪亦擬陶緣貧分斗祿乘興引香
醪釁舍曾傳譽簡書敢憚勞朝朝持手版不礙澱

市髙

我愛東籬子黃花香滿城素心共來往傲骨見生平恬澹詩人志幽貞隱者名祟棄有舊里可許臥歸耕

九日橫雲山二首

靜裏觀羣動嶺頭足白雲井梧風瑟瑟庭桂月紛紛懷古悲陳迹登高憶故羣屋東有田父白髮問殷勤

一山屬二主煙景各收奇此地饒幽趣鄰園更曠怡戶穿別院竹墻絡隔林枝老之黃花興銜杯偶得詩 先少宰義莊左近即王大司農橫雲山莊

燕巢

湘簾畫卷後紫燕巧為巢庭畔堪潛語棋聲不避敲羞依鶯結偶恥與鷹為交共羨栖身穩常窺月在梢

五言長律

芍藥和香山韻

中書留故事小謝有新詩獨詠堦翻句因看花圻時芳心傾日早嫣萼殿春遲種蒔無行次品題有等差瓊樓抽縷細寶髻亞雲欹亂燕零銜片遊蜂喧繞絲朝酣醒未足午睡倦難支無奈將離恨伊其持贈為仙人擎露掌聖女駐靈旗和鼎調瓊液請纓絕絳綬玉盤相掩映金帶自紆垂白訝一叢粉紅驚千點脂曲闌聊伴我幽圃欲貽誰東武傳高會南禪恐後期珊瑚懸朶朶纓絡綰枝枝艷由來媚清宵更可知 見孟東野詩

棋局消長夏

靜坐蠲煩暑同儕術擅奇高卑須後覺成敗豈前知次第恒專志爭先自有時攻堅虞縱敵慮戰畏潛移避俗虛齋好忘憂仙館宜雅仍探化理爭亦快英姿三伏蒸將退終朝扇可遺心存寧妄動官止若嫌遲保腹應防遠謀邊須立基奮雄長似傲尚智更何欺筭賬還張目消愁得展眉局終看斂子搖筆漫哦詩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三終

男 卿雲 景星 恭校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四目錄

七言律詩

長安旅懷十首

送袁去湸南歸

夜感

旅懷二首

懷長史弟二首

宿淨德寺

題洪光寺

咏琉璃瓶中金魚和韵

送鄭樊補應髙西白年丈聘遊滇二首

送程天石南歸二首

送莊祉如南歸

沈東田先生分韵送祉如得笙字

再送祉如檃括南華經意

甲子秋應試都下次見詒韵

寄傅駕飛

寄懷髙方立二首

寄呑杜藻觀四首

送王素公南歸二首

送金星槎遊滇南

和星槎留别韵

遊祖家園二首

遠游十五首

登龍華浮屠絕頂二首

古意二首

月夜同友人話釣臺遺跡

艷曲

楊柳

無題

近游十五首

偶見

于忠肅祠

癸亥元日

新泰驛和壁間韵

泰安道中

商林遇雪

渡楊子江

遊中頂次韵

寄友人客江右二首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四目錄終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四

雲間張 棠吟樵

七言律詩

長安旅懷十首

九點峯高望裏賒不堪久客滯京華常傾數斗驅愁酒已負三春照眼花來往衣冠紛紫陌晨昏車馬走黃沙臨風遥睇東南路腸斷吴淞是我家

重慶堂前樂事真誰知南北隔風塵大翁白髮應無恙王母朱顏好自珍衣錦難忘衣彩日讀書還憶聚書人興來自愧才偏拙肎逐浮雲負此身

長對高堂日影遲一官幾載客京師嚴君鵠立寅清日慈母雞鳴誥誡時水土未宜頻采藥箕裘欲繼愛摛詞故園不少尊鱸興多恐臺門莫可辭

燕山鴈影過層城愧我天倫少弟兄閨閣有人原自秀池塘得句共誰賡野棠蕭瑟天涯夢堤柳凋殘故國情三復棣華空灑淚尺書目斷暮雲生

風沙千里晝氤氳回首深閨悵夕曛桃李窗前應念我蘼蕪月下正思君菱花開鏡知頻照獸炭圍爐獨自焚遥憶相依王父母好從白髮問殷勤

去年秋半汝初生我便擔囊向北征自喜占熊諧

吉夢難忘繡褓聽啼聲含飴歡笑家公樂保赤叮嚀慈母情料得歸時三歲矣可能學步過庭行

憐余蹤跡滯長安想像交遊握手難別後驚花愁裏過寄來書札夜深看山中作賦青松老江上懷人白水寒聞道故鄉知已在幾時觴詠共盤桓

抱膝當年歎索居閉門深處近何如縹緗每念懸蛛網卷帙應憐飽蠹魚把酒何人頻讀史焚香此夜憶藏書洽聞空有張華志恨不攜來駕短車

久思箴影傍田園客裏懷鄉漬淚痕春暮花飛揚子宅秋深雨暗德公門隔溪犬吠來開客繞屋雞

鳴入夢魂記得江村憑野望數家煙火近黃昏

吟成刻燭影糢糊有夢隨風夜度吳四代欣看千里聚三年還訝一身孤賓朋來往人猶舊松菊盤桓徑未蕪却怪匡牀眠乍穩轆轤車響每驚吾

送汞去浣南歸

相攜梧館賦驪歌折柳庭前奈晚何半載風塵愁裏過連宵秋雨客中多蒼茫樹色人同遠剝落碑文手自摩今日送君君欲去黯然別淚灑關河

夜感

襆被經年滯北平閑中觸緒客心驚一春聽雨覊人淚三月飛花故國情雲淨懸知山色改風和應見曙光迎今宵頓覺鄉心起況復鄰雞喔喔鳴

旅懷二首

薊門又是脫綿天獨上高臺思悄然往事沈吟時十二故園歸思路三千晚看日隱西山樹曉對雲連北闕煙終識季鷹歸去穩秋風還憶木蘭舩

我生澤國遯宜肥記得持竿坐釣磯泖水舟移紅雨暮機山篁卷翠煙微懷人欲共三秋老笑我還同一鴈飛瑒斷蘆溝橋畔柳朝來相送幾人歸

懷長史弟二首

夕陽衰草獨徘徊此日羈棲易水隈秋雨欲催黃葉落朔風長卷黑沙來思家剩我憐多病作賦何人解愛才遙憶故園兄弟在魚書強自為君裁

鄉關風景歎睽違無限離情似我稀半載人愁千里別數行書就寸心歸燕臺競衒驊騮價澤國還看鴻鴈飛終日思君不得見向南煙樹轉依依

宿淨德寺

揮鞭匹馬過河涯投宿禪房路半斜暮雨滴殘蝴蝶夢秋蟲吟冷薜蘿花鐘沈古寺聲將寂葉落空山景自賒此日倦遊還小憩林間汲水試新茶

題洪光寺 寺旁即明景泰帝陵英宗以親王禮葬此

金輿石馬半淪亡尚有鐘聲出上方野色蒼茫飛
落葉碑文磨滅對斜陽參差栢影階前濕斷續蛩
吟殿角涼此日登高思往事觀河波匿指滄桑

咏琉璃瓶中金魚和韻

潛鱗未許托江河萍藻微茫波有無潑剌聲疑來
貝闕浮沈影似濯氷壺龍門地小身難躍鮫室光
明迹不汚彈指碎瓶如破壁宵將憔悴索魚枯

送鄭樊補應髙西白年丈聘遊滇二首

送君六月向炎天萬里長征倚一鞭早識龍泉牛
斗氣遠飛金馬碧雞前携節不淺探奇興得句應
添記勝篇此去莫辭程萬里相如蹤跡為遊傳

歌驪不作別離悲賔主皆賢况故知一代論詩髙
仲武四方結友鄭當時亂餘禮樂應初復徼外文
章定更奇他日相逢燕市裏重携樽酒話滇池

送程天石南歸二首

燕臺握手話相思惜別偏逢歲暮時意氣如君今
日少離愁似我幾人知月明五夜孤鴻冷雲暗千
山匹馬遲遙憶故鄉歸未得教人腸斷不成詩

強賦驪歌愧未工看君裘馬去悤悤策名已上三
銓籍息羽還思半畝宮故國鶯花殘夢裏客途山
水彩毫中別時若念同遊者應有魚書尺一通

送莊祉如南歸

薊門脫葉滿征衣相送臨歧悵夕暉剡是一年同
作客難堪九月竟言歸檝山黃菊知將老泖水鱸
魚料正肥同學弟兄分兩地不隨寒鴈共南飛

沈東田先生分韻送祉如得笙字

京洛人傳莊子名暮秋送遠不勝情故園松菊懸
歸夢驛路山川記客程贈別我應忘布鼓當筵君
欲賦瓶笙 劉貢仲餞東坡聞笙簫聲徐察之出於雙瓶中因作瓶笙詩 來朝無
限相思緒盡付車輪轆轆聲

再送祉如檃括南華經意

不須折柳送莊周即把南華咏別愁息羽故園同
六月摶風霄漢待三秋君因閱世知蕉鹿我自從
人喚馬牛聚散何常如昔夢逍遙欲共九峯遊

甲子秋應試都下次見詒韻

三載恍如過隙陰重逢逆旅每相尋禮踈還畧賔
朋迹情重何分爾我心鴈羽隨風南復北鱸魚入
饌昔非今懷鄉憶舊憑誰語讀罷新詩感倍深

寄傅駕飛

懷人江上綠陰濃故國音書路幾重念我隻身棲燕塞思君五夜渡吳淞招尋琴酌堪觴咏潦倒風塵少過從還憶去年分手處歌驪愁聽夕陽鐘

寄懷高方立二首

每從薊北望南天兩地相思孰與傳嘹嚦鴈聲孤館靜空濛山色暮雲連我愁羇旅寧多賦君擅才名有大篇記得酸風携別袂扶光如駛忽三年

別後魂銷賦索居漫勞投贈比璠璵數枝新寄湘筠管一筴還驚北海書屈指離懷看芍藥開緘香氣散芙蕖秋来遊子尋歸棹共醉東籬菊尚舒

寄荅杜藻觀四首

葦城分袂幾春秋擬向長安話別愁乍喜我今遊易水誰知君復到乾侯江邊魚鳥空来往天上參商感去留不是懷才逢坎壈故人豈肯便依劉

少年作客竟何之別後鄉心我獨知襟上數行思舊淚篋中幾首悼亡詩梅花開後朝吹笛菊影深時夜泣巵料得官齋閑對月清光應與夢俱馳

瑶華頻寄思依依讀罷懷人静掩扉夢裏共聯遊子騎愁来獨戀故山薇流鶯帶月啼花縣匹馬嘶風走　帝畿遥想舊時同折柳幾回搔首望君歸

君今憔悴歎無家鎮日相思路轉賒千里多情懷杜牧百年博物愧張華探奇獨著登山屐望遠思乘泛斗槎同客金臺分兩地何時重訪故園花

送王素公南歸二首

延陵客館漫操觚伴我三餘興不孤曉起曾經同拂硯夜分尚記共圍爐向知寄跡踈還密若箇忘形爾與吾聞道秋来歸計決丹楓如錦送征途

豈無南望憶鄉情作客京華七載更鳥語細聽歸去好藥名曾記不留行携笻去踏黄山翠泛艇閑吟浙水清他日相逢峯泖曲琴尊還續故人盟

送金星槎遊滇南

此行又復歷間關萬里長征惜別顔憑我尚持黄菊酒送君遠到碧雞山亂離初定人應少瘴霧難消路更艱料得歸期三載後遊滇有記不須删

和星槎留別韵

重過燕市別衡廬酬唱陽關迴莫如把手忻逢七月盡聞聲神往十年餘爾遊湖海踪無定我憶田園夢未踈一卷香光經義好（時以董文敏文見詒）摹抄珍似讀奇書

遊祖家園二首

行吟郊野去偏遲攬勝寧同白日馳曲檻閑眠人中酒空亭小坐客諭詩幾行疊石留紅雨一帶垂楊覆碧池到此恍疑脩稧地江南煙景足相思

爲愛名園澹景鮮醉餘携手夕陽前絮飛如雨穿深柳蛙聒常喧近水田聞道三春花似錦難忘六月藕如船陳蕃若許尋高士一榻能容孺子眠

遠游十五首

居庸天險壯神京萬國車書入此城塞外龍沙通北極雲中鳳詔出西清蘆溝橋畔看歸騎明月樓頭問越生矯首燕臺霄漢裏年年長祝泰階平

石城形勝帝圖雄雙闕三山六代同白鷺洲前虛夜月烏衣巷口起秋風凋殘宮柳金溝斷寂寞牙籤玉殿空鍾蔣蒼然空在望冷猿淒鴈暮雲中

臨安宮闕入雲霄鳳輦龍舟此日遙楓葉三秋秦望樹錦帆八月浙江潮芳堤楊柳清霜冷碧渚芙蓉白露消知是當年歌舞地玉津園畔草蕭蕭

翼軫星辰鄂渚回迢迢江漢繞蘭臺黃陵月冷湘妃怨雲夢天低神女來作賦禰衡愁入世悲秋宋玉惜多才重華一去無消息風雨蒼梧夜夜哀

車箱箭栝鬱嶒峴華岳風雲立馬看複道阿房三月火金莖玉露五更寒鯨魚鱗甲昆池動熊耳丹青嶺樹殘腸斷臨洮吹角戍新霜料得滿雕鞍

巫峽雲寒白帝城錦江玉壘望中平天開鳥道蠶叢遠水落瞿塘灧澦橫神女廟前荒月色岑公巖上墮猿聲三巴劍閣千山遠父老空傳司馬名

大梁風雨暗高臺北眺黃河萬里來伊闕山連嵩少出潼關水向澗瀍迴傷賈欲老東門客作賦應多兔苑才爲憶信陵公子去麗譙吹角夜猶哀

壺闗上黨在汾陽環抱桑乾接大荒三晉東連沙塞黑兩河西繞暮雲黃望京樓上霜初落廣武城

頭鷹幾行晉國向傳戎馬地即今干羽靖遐方

憶昔明堂駐六龍岱宗風雨暗齊封云亭曉闢天門嶺碧海晴搖日觀峯丹篆紫泥藏漢簡青霜白露濕秦封千秋禪草陵雲筆猶有相如邑駕從

洪都山勢俯江流吳楚平分擁上游木落匡廬丹嶂迴鴈橫彭蠡碧天秋南州一榻高風遠北斗雙龍紫氣浮幾度登高懷往事蕭蕭荒荻滿汀洲

越王臺榭鬱嵯峩百粤風沙萬里過陸賈使歸通貢獻尉佗臣服保山河三洲海濶波濤壯五嶺雲連瘴癘多千載獨留銅柱在樓船下瀨竟如何

象郡迢迢岐嶺西蒼梧木落鷓鴣啼荔漿椰酒徭
人醉寶玉明珠漢使攜石燕山前風雨急横槎江
上斗牛低黄雲萬里城南驛杲下成羣征馬嘶
昆明池水繞南天萬里煙生僰爨田金馬碧雞來
使節石城鐵柱鎮星躔武鄉祠廟荒郊外博望勲
名大夏前自定益州長入貢年年蒟醬致樓船
南望無諸瘴霧中蒼茫閩海舊稱雄壺公日月瓊
樓繞天姥丹砂石鼎空雲近武夷迷曲徑劍成歐
治憶神工幔亭仙席今何所便欲披襟啓晚風
當年乘傳下牂牁道入鹽江深箐多地接巾原猶
漢法人仍舊習起猺歌五溪風雨蠻烏撒六洞雲
山黙翠螺今日天南漸聖化羣蠻作息偃兵戈

登龍華浮屠絶頂二首

古塔層層通碧漢丹梯裊裊入雲封水連東極天
垂盡樹擁西山嶂幾重寂歷沙汀飛白鷺參差宮
殿鎖黄龍懷人欲訪蒹葭外無限煙波不可從
野客登高愁思寬層臺不畏北風寒平臨日月千
村曉遠抱江湖萬里盤絶壑疎鐘林外出珠宮寶
鐸樹中看闊河極目浮雲眇未許興歌行路難

古意二首

之子風流不自持珊珊環珮步聲遲微醒尋畔紅
霞色小立花前白雪姿臨鏡顰眉餘别恨背鐙縈
手話相思夜來一曲情何限腸斷三更月落時
畫舸輕移傍水涯盈盈小妹正芳華鴛鴦自結同
心帶蛺蝶相憐並蒂花為寄遠書親翰墨偶翻新
譜試琵琶懸知也盼蕭郎約曉蟲聲透碧紗

月夜同友人話釣臺遺跡

爾話嚴陵昔日看數峯縹緲暮雲寒一星影落三
江水百尺臺高七里灘弔古青山徒嘆息懷人皓
月此磐桓何時共聽桐溪雨細訪遺蹤弄碧湍

艷曲

水晶簾外見鸞凰珠館沈沈夜未央翠帳酒闌春
夢短蛾眉歌罷淚痕長方塘花發芙蓉色曲檻風
翻芍藥香贏得相思添悵望挑鐙應斷九迴腸

楊柳

東風揺曳畫橋西楊柳青青繞碧溪灞岸條長靈
雨暗御溝絮落曉煙低三春少婦愁香閣二月征
人送大堤多少離情攀折去斷魂不忍聽鶯啼

無題

斗帳紅珠一昔同燒殘金鴨暗香通珠簾深暎芙

蓉艷瓊液狂浮琥珀紅不盡相思懸暮雨難堪容
意隔春風階前綠遍蘼蕪草玉珮虛無想像中

近游十五首

遁跡江皐靜掩扉絛風漸暖試輕衣三春烟雨桃
花落十里川原燕子飛息影幾回鶩蠖屈逃名何
必定漁磯江東霎處堪乘興泛宅浮家計未非

我來還對六朝松為愛山光策短筇白下鶯啼仍
嚦嚦秦淮花落已重重懷人腸斷雲亭驛學道心
懸句曲峯風雨幾番春易莫長干昏曉隨寒鐘

胥江綠淨水瀠洄我為遊春鼓檝來正是秉蘭逢
上巳猶聞按樂沸蘋臺貞娘墓畔繁花發短簿祠
前夜月哀寂愛赤闌橋北去一枝梛栗任徘徊

嗚咽猶聞巻暮潮昔時宮闕上雲霄雷塘抔土黃
腸朽隋苑荒煙翠輦遥月底即今空望斷春來何
處不䰟銷惟餘送客蕪城路攀盡青青柳萬條

浮雲縹緲晉陵城遠翠平湖入望明十里旗亭楓
葉老五湖烟艇木蘭輕延陵祠冷寒蛩語玉女潭
空過鴈聲夜半笛中聞折柳江關揺落不勝情

木落淮南客思狐百年陵谷指中都塗山玉帛寒
煙没譙邑桐宮秋草蕪殘壘夕陽飛野蝶荒林風

雨泣棲烏自從兵後成磽瘠此地年年庚癸呼

百子山高極目中水流蕩滴繞城東棠梨春著南
湖雨薜荔寒生皖口風萬里滄江愁日暮幾人白
眼哭途窮大觀臺下千帆度依約雲端雙堠紅

宛陵詩境白雲間勝處無辭數往還盤馬月明春
穀陌卷簾花發敬亭山地多文物溪藤滑時際升
平戍角閑擬訪琴高跨鯉去紅泉長聽水潺潺

南望思登秋浦樓江山清逈古池州虎林城郭王
孫恣玉鏡池潭帝子愁歷歷鶯催紅雨落雙雙燕
掠碧溪流行歌且盡深杯酒穩挂江帆客漫遊

采石山高入碧霄昔人乘月泛蘭橈離亭柳暗朱
絃穿荻港花明玉勒驕懷古風煙餘戰壘側身天
地對江潮東南此處由來險穿歷高原落早鷳

天都積翠入冥陽始信峯頭松萬行軒后丹砂存
想象浮邱仙袂接蒼茫蓮花含萏高華嶽矼筍如
林踏石梁三十六峯蓬島近白雲鋪海欲褰裳

霍山斜抱萬峰青武帝南巡紀翠屏古洞烟霞沈
玉簡荒郊雲雨暗金庭蛟龍窟遠朝迷漫鐘鼓聲
沈夜杳冥已喜百年消戰壘何須灑淚向新亭

一樽寒雨對沈寞渦口城邉泛客舲天近江淮春

水白地連吳楚曉風青圖書二月桃花塢絃管三更木末亭是處淹留多樂事幾回搔首歎飄零

匹馬彭城春日過少年意氣未蹉跎楚王兵甲江淮盡漢室英雄豐沛多臺古尚傳戲馬迹碑殘曾讀大風歌誰人更奏雍門曲千載傷心奈若何

吳山吳水自委蛇春好江南三月時聯騎芳林鞭影細泛舟春浦櫓聲遲花飛絮落家家陌燕語鶯啼樹樹枝即景留連多得句向平何必遠探奇

偶見

菡萏湖邊紫燕飛斷腸人唱采蓮歸朱簾靜鎖青

絲腕紅粉新粧白紵衣花雨橫塘情脈脈萋歌別緒思依依當年尚憶吹簫客惆悵三更月滿磯

丁忠肅祠

英宗昔日御龍飛曾石操兵事頓非一自忠勳存社稷至今肸蠁儼裳衣穹碑寂莫埋荒草古栢參差冷夕暉痛哭英雄何處去萬年精爽此憑依

癸亥元日

天際遙頒鳳紀年燕臺對酒喜陶然千門競帖宜春字四表同歌芳樹篇伏櫪毛生慙捧檄渡江祖逖憶先鞭試看　帝里風光好淑氣先應到海邊

新泰驛和壁間韵

忽驚飛葉下重巒雨暗前途薄暮寒客路難忘千里別征人暫借一枝安荒村濁酒挑鐙飲野寺殘碑躡屐看觸目皆堪供作賦吟成乂手不知難

泰安道中

遙見巖城雉堞盤無邊景色萬重山瀠洄澗繞奔流急膚寸雲興暮雨還漢簡虛無藏洞裏秦松偃蹇立巖間停車未遂登臨志泰岱何年試一攀

商林遇雪

同雲冪冪商林道冒雪衝寒一襆輕野樹蒼茫迷

古驛酒旗搖颺近孤城馬頭風急同鎧利河面氷橫似練明到此不堪回首處故園迢遞起離情

渡楊子江

江水潺湲記昔遊炯波日夕向東流晴雲曉入金山寺沙鳥遙飛瓜步洲一帶蘼蕪兩岸出半天風雨片帆收追思往事空惆悵眼底青山接石頭

遊中頂

雨後尋芳草木熏到來古刹自氤氳珠宮光動旗翻日寶鼎香凝篆結雲太史揮毫題衆母（沈繹堂先生題綽楔為天下母四字）土人擊鼓拜元君同遊不少雕龍客賦

就新詩捻不羣

寄友人客江右二首

初夏行旌入豫章揭來霜露滿河梁離魂一札通千里別恨三秋寄數行莫更登高愁故國却憐對酒值重陽去年此日旗亭淚斷鷹城西落照黃陵茗露濕九秋天憶別征蓬又一年紫蟹黃花銀燭院青山紅樹木蘭船懷人湖海詩多少弔古風塵酒十千日暮憑高勞悵望歸帆無數沒江烟

訪友

寤寐相思復幾回攜筇訪友此重來繞城榆柳寒烟沒隱几圖書寶氣開四海青雲誰孔李百年白社憶宗雷故人示我黃河賦鋪采摛文見爾才

宿南村

歲暮招尋氷雪天偶來信宿草堂前已知高士懸陳榻不借山陰訪戴船村酒擊杯消永夜霜螯斫膾列瓊筵更闌月落雞三喔報道愁人莫醉眠

過二陸讀書處二首

籍甚雲間二俊名今來弔古不勝情當時遺迹存山水千古高文有弟兄雲陣縱横留筆陣松聲鏜鎝和書聲瑕瑜不掩崑岡玉青史於今有定評

傳聞二陸讀書堂矯首斜陽蹟已荒往事空言人入洛雄才何不賦浮湘鶴歸華表頻凝睇犬吠深林幾斷腸碧水青山容我在登臨還欲問行藏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四終

男　卿雲　景星　恭校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五目錄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五目錄終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五

雲間張　崇吟樵

七言律詩

上元陪陳中丞仙巖遊宴

良辰勝地一追陪為愛春光晚未回旌旆移時山色改香烟浮處鶴聲來泉隨歌管兩行沸星雜花燈萬點開仙境不須尋往迹會看坐擁謫仙才

三月三日獨遊棲霞寺二首

上巳春晴嘆索居拾提獨訪意何如愛看垂柳臨風舞欲乞行雲向嶺鋤此日光陰為我有從前歲月覺生虛曲江修禊闐車馬何似棲霞好結廬

竟日磐桓日漸西棲霞原是待霞棲落花啼鳥春將盡脩竹蟠松徑自低官待抛時歸未得身偷閒處酒頻攜遠公若在應須笑慙向江州問虎溪

虞山廟

虞山古廟傍山隅夾道松陰映綠蕪涕淚二妃留血竹謳歌萬世向蒼梧瘴深越嶠連今昔雨暗湘江在有無彌望空林人寂寂時聞春鳥喚提壺

榴花盛開獨酌偶成

憑軒獨自對尊罍坐看榴花爛漫開照眼流霞明

似綺繞枝驚焰赤如堆葉濃綠借風前柳子結酸
分雨後梅藂落玫瑰良可愛當年絕域遠移来

環碧堂竹

環碧堂前竹萬竿斜枝低拂繞闌干風吹蕭寺吟
聲細月照清池碎影寒直節不隨人宛轉虛心還
解自團圞寂疑烟雨迷離候渾作瀟湘半幅看

重九前一日登獨秀山

獨秀峰高楓樹彫一山孤聳衆山遥白楊影出三
江岸紫笛聲沈萬里橋有客懷鄉憑鳫足何人載
酒到山腰明朝怕有風兼雨今日先来破寂寥

題石

何年采自洞庭隈瘦質玲瓏四面開菡萏孤聳高
似掌雲烟半濕翠於苔清風两袖可携去怪石一
拳難載回佇立墻東看不厭朝霞冉冉欲飛来

問舟

問舟何日到鄉關泊處偏多行處艱酒載數缾堪
遣興詩吟深夜亦消閑常逢甚雨狂風候况是高
瀧急浪間看盡粤山歸未得蕭蕭雙鬢漸成斑

夜泊長沙感賦

初寒天氣衾猶薄尚遠鄉城夢自遲南楚瘴烟仍
未息長沙卑濕竟如斯荒城㝵歷還重到倦客羇
猶有所思屈賈當年哀怨地欲搴杜若酹芳卮

湘潭易舟作

行到湘潭湘水盡洞庭瀰瀁望中分烟籠寒樹山
藏翠浪拍遥天路入雲深翦燭花宵正永滿浮栢
葉客同醺蘭舟新換抽帆速誰識灘江舊使君

望衡山

瀟湘流繞一山迴江路逶迤勢壯哉地接衡陽秋
鳫落天連巴峡夜猿哀長杉古柏巖頭出碧瓦朱
檽雲際開三楚頻年書大有泛舟隣道去還来

壬辰除夕泊洞庭湖

推蓬抱膝意躊躇又是今宵歲逼除五十一年嗟
已過六千零路半猶虛一壺濁酒消殘夜幾樹寒
梅發故廬喜得洞庭春信早岸容破臘柳將舒

癸巳元日

起舵巴邱喧榜人年光荏苒物華新乍晴曉雪迷
離境纔脫朝衫自在身遠宦蹉跎成老大異鄉廹
遰憶交親從今歸去安漁釣洲上桃花正及春

立春日題晴川閣

晴川閣上一徘徊江霧江雲向客開對岸樓傳黃

鶴古半江洲截白沙迴武昌城郭深深見夏口帆
檣片片來才見春回花已裝東風處處放緗梅

岳陽樓

回憶當年建此樓已將名勝占千秋瀟湘春水連
天遠江漢洪波匝地流過眼山川增感槩凭欄風
月足淹留榜人亦鮮登臨興白石灘頭自泊舟

元夜過黃州

春江落日過黃州向晚微風送客舟不夜有城空
照眼如規皎月恰當頭歸帆無暇登樓詠宿鳥依
然繞樹愁客路渾忘燈節至寒星漁火滿汀洲

潯陽樓二首

潯陽樓倚大江邊一望茫茫思悄然湓水寒潮生
極浦廬山晴翠入遥天高樓此夕誰同醉好句千
年今尚仙兩岸子規啼不斷豈知東下是歸船
竟日登臨懷抱開那堪急景坐相催帆從青草春
先到地近黃梅雨已來掠影亂飛沙際鳥暗香遠
送嶺頭梅倚欄指點江南路忘却天涯身未回

曉過東流縣

浪打船頭霧乍收獨眠纔起過東流曉天月墮猶
餘白江露春寒半似秋斷鴈叫殘帆影亂跳魚驚

破櫓聲愁今朝已入江南境猶覺鄉心擾未休

安慶張使君與予兄弟也時方抱痾潦倒欲歸曰賦長句相慰

三載別來愁兩地相逢且盡一家歡案頭本草留
心檢嶺上浮雲任意看養靜自如禪坐好放歌莫
唱路行難皖江到處梅爭放樹樹須知耐歲寒

江梅盛放回憶桂署梅花

去冬嶺外梅花早（予臨行署中梅花已開）今日江頭梅影雙
想是美人惜離別故隨春色到鄉邦江頭樹樹斜
臨水嶺外枝枝空倚窗梅正開時人已去尋思昔

夢別銀釭

江上花朝

二月十二江上客蘭橈容與水雲中惟餘楊柳拂
頭綠不見芳菲刺眼紅幾日春陰添旅悶數番風
信卷花空五茸桃李開將遍歸去鄉園興不窮

蟂磯

獨立危磯聽子規千年遺恨此江湄一從白帝攀
髯日便是青山埋玉時過客登臨悲往事村巫奔
走賽荒祠到今吳蜀皆陳迹月落猿啼有所思

秦淮憶舊

傍水家家掩竹扉秦淮昔夢記依稀十年不到山如舊萬里行來人半非桃葉渡頭春寂寂烏衣巷口燕飛飛尋思往事空惆悵獨立花前感落暉

雲林諸僧以詩見投各依韵荅之

今年非復去年春越水吴山處處親靜裏細參言外意動時可憶夢中身維摩示病原非病善吉言貧豈是貧直上高峰惟一徑宵容餘地任逡巡指松

支遁高風挹不羣宗門才子向來聞閒中與客談明月方外有師投碧雲舊地到時春已莫新詩讀罷夜中分相思不覺心相許相見空教思更殷巨濤

僧在白雲山下住人向白雲徑裏行三竺由來多勝地五峯自古擅嘉名沿堤潭影涵松影赴壑泉聲雜雨聲我欲從之拚一醉白雲深處話偏清木庵

雲林雲氣繞烟霞幾日磐桓興未賒有客欲嘗春甕酒老僧笑指碧桃花清泉傍石涓涓出翠竹過簷暗暗加山月禪燈兩相照與師同坐喫杯茶天章

蒼松白石兩留情眼看浮雲出岫輕有夢初醒方有覺無書不讀証無生空中色相飄花雨話裏機鋒歷旆旋四載重來惟一笑源頭活水待誰烹曉山

贈僧山和尚二首

化城庵外雨霏微垂柳人家燈火稀滿岸冷風投冷寺一聲清磬引清機詩從合處浮雲掃禪到圓時宿鳥飛翦燭頻忘深夜坐西窗酌酒兩依依

結廬何必在山岑此地偏居支道林廚下有鐺曾折脚墻頭無竹不虛心半生已被青袍悞今日相從碧澗深讀罷新詩且歸去明朝花發再來尋

登興聖寺塔

直上浮圖瞰碧空水郎烟郭晝濛濛髻鬟九點浚寒雨鈴鐸一聲驚冥鴻列子御風差可擬仙人跡鶴將無同不愁拾級來登晚咫尺雲霄入望中

西湖懷古和僧山韵六首

湖上曾吟白傅吟句留到處自情深兩峯相對多名刹一塔中懸出古林雨過禪房春煮茗風來棋徑晝披襟鳥窠師去空遺址流水斜陽閱古今鳳林禪寺

千年血染一抔痕松栢蕭森拱廟門明聖湖中流碧淚杜鵑聲裏泣忠寃班師未久黃塵動報國無由白日昏嘆息英靈銷不得鷩風獵獵卷蓮根岳忠武墳

復辟君臣一旦空尋思舊事立廊東中原有主排

羣議當日何人論上功碑臥斜陽橫蘚碧墓臨古道護墻紅園陵白露秋雲遠弓劍年年肸蠁通于忠肅廟

舉世盡知林處士紛吾弔古一徘徊身將隱矣名猶在詩欲仙乎天付來山色水光同絕調梅妻鶴子共胚胎先生堪與淵明伍千古高風豈但才林處士墓

雲林原是舊衹林入寺惟聞鐘磬音紆折泉流清復冷玲瓏山色靜還深萬竿竹翠窓前落六翮雲蹤雪後尋禪寂不嫌人雜沓也來扶杖一登臨雲林禪寺

蘸隄垂柳白隄烟點綴河山兩謫仙未入騷公春夢裏已同香老醉吟前畫船載酒爭題咏清夜聽歌雜管絃千載名賢留好景六橋風月尚依然蘸白二隄

再和岳忠武墳韵二首

鄂王墓道掩苔痕山腳為墻石作根今日共知尊正氣當年誰與賦招魂越江潮急秋尤怒古栢陰深晝亦昏廟食年年簫鼓鬧靈旗風雨繞重門

淮北猶留戰血痕此身不料葬山根中興未遂孤臣志和議終埋二帝魂殺氣至今沈地憾陣雲當日蔽天昏殘碁半局悲南宋鐵爛神姦跪墓門

贈別諦暉和尚

四年不到雲林寺此叟依然老更憨百歲算來還欠六兩人相對不須三白雲蒼狗憑他幻竹杖芒鞋任我探明日別師山下去石頭路滑向來諳

白牡丹

錦棚日午殿餘春膚雪香凝態自真常寫天容托豪素不隨凡艷鬭芳新玉山醉倒一枝秀金鳳詩成數朵勻堪笑劉家詩賸賞也邀賓客醉花晨

聽雪篷紅白牡丹二首

兩株濃艷覆雕闌淺白深紅取次看雪客雙飛棲絳樹紅雲一朵在銀槃衆香國裏誇奇賞興慶池頭憶舊歡若比尹邢皆獨立錦帷初卷玉珊珊

誰云腰紫佩銀魚絲筆新詩入夢虛種植未詳花藥譜國香欲寫鳳箋書脂深纖手春先在露浥承盤玉不如爭向華堂移一本那知水次是仙居

繡毬花

垂枝老幹翠相交刻玉為毬綴樹梢依馅春蠶絲就繭鳴臯野鶴子先巢輕團柳絮粘香滾碎簇梨

花如雪拋常與牡丹春比艷不教蝶夢受風敲

巢燕

惱亂東風怨不勝辛勤歲歲此相仍舊痕莫惜新
銜補小築還須大廈憑宜愛紅襟最向箔休探紫
壘夜然鐙春酣幾許勞勞意養得新雛引未能

新篁

嶰谷雲重不可尋夾池倏竹漸成林氷霜初歷貞
心苦風雨頻侵勁節深窓下拂牀堪倚枕溪邊掃
石待橫琴此君向挾陵雲勢鳳食龍吟豈自今

燈煤二首

乍詡翦聲初落指忽驚飛處綠於螺玉蟲瑣碎粘
珠箔金粟飄零散墨蛾香爐茶毘僧有幾麝塵掃
聚淚無多下簾只怕春風惡狼籍殘膏可奈何
燒殘紅炬化春灰孤館凝寒焰不回剔燭急催吟
破暈敲棋驚落夜成堆畫廊忽暗雲光變書幌新
挑霧陣開拂貯更教著龍麝松烟藜火盡詩才

依韵答沈台臣二首

新詩投我比商瞿堪嘆迂踈一懶夫逢晬早知意
在酒生男差喜習於孤頒空伯樂昂千里不讓徐
卿引二雖脫粟君家想自有敢持布被待公無
久別還看老健身吟來詩句更清新舊交星散應
無幾大雅風流剩此人頭白幸逢情自切心知相
聚話偏親尊前莫憶當年事屈指於今四十春

佘山恭奉

御錫嘉名蘭笋敬賦四首

天章下賁使星俱柳綠花紅春色敷瞻肅百寮如
鵠立歡騰萬姓盡山呼擎來寶袱雲霞裊捧出瑤
函錦繡鋪為愛幽篁茁空谷　新題蘭笋表林隅
萬竿飛翠兩峰橫出土猶如繭栗撐束置春槃詩
入貢仰看

御筆賜嘉名焜煌金扁昭雲漢蔚冥珠宮繞斾旌
從此山輝增氣象茁芽盈把日華明
山稱蘭笋雅相宜彷彿含香抱籜時玉迸峻嶒穿
澗石金搖瑣碎落江籬甘鮮有味堪烹煮芳潔餘
芬擬贈遺日誦幽詩勤旰食野人土物
聖人知
晚菘早韭寧全美菰首蒿牙未足多　揮翰　錫
名两奇絕握蘭煮笋獨調和搜羅香草為芳佩坐
致清芬滿翠窠員日食芹咸顛獻無涯
帝德譜詩歌

次韵和借山梅花八首

欲賦梅花思不窮微吟宵放酒杯空神清似見瑶臺畔骨瘦偏宜水屋中淡墨寫来多藴藉素心悟後更玲瓏松枝舊有歲寒約供向山齋也自工

名綠羅浮上界仙早春先發綺疏前煙籠竹外枝枝潔雪映樓邊朶朶圓處士風流堪自命美人愁思倩伊傳五花晝散天機活信手拈来總是禪

初番風催寒又温垂垂漸喜發江邨波涵香韵和雲冷雪藴精神破月昏含殿夢回新點額長門晝掩暗銷魂可知空谷芳菲在得與幽蘭共晤言

虬蟠鐵屈見何曾側出横欹勢欲騰蛛散子遺爭比鳳蟠推輪起碎雕冰獨調塩鼎為賢相百衲雲衣有定僧却恠晏家栽異種紅羅亭上一時興

漠漠苔痕春意新鉛華洗盡出凡塵濡毫難寄相思字隔帳應憐少睡人忽訝霏霏光似玉更看疊疊密於鱗夜深永對清如許頓覺繁華負此身

勁節離奇孰可干皎然獨立自禁寒籬邊茅屋真堪畫路曲溪橋盡往觀檀板金樽酬逸品暗香疎影占詩壇碧雲佳句如氷雪静裏咀吟擬廢餐借師有暗香疎影爲陳言之句

丰姿明淨照窗紗高傍山亭近水涯唱罷後庭憐玉樹彈餘長鋏佛霜花雨肥蓓蕾紫初褪露浥條枚綠已芽漫訝廣平能作賦何如氷雪詠劉乂

濛濛一望入珠林三徑逶迤接隴陰莫向塵中尋樂地當於物外見閑心莎汀日暮誰邀笛簾幕風清合理琴寄語詩家須刮目梅花千古有知音

辛丑除夕感懷是月廿三日余六十生辰

壬寅新歷重頭起花甲周輪已過旬陷溺人心惟利欲飽嘗世味獨酸辛青燈不了疎狂性白髮先驚見在身歎息年光流水去紙窗風雪暗傷神

晝説今宵不茹葷樹花栢子獻来勤一生尋枉尒尺枉百歲三分樂二分競尚新聲非古樂那堪覆手作翻雲呼兒守歲寒無賴撥盡爐灰面已醺

老梅

老幹離奇對水濱傍松倚竹見精神春来還是大寒節窗外先開小朶勻冷淡幽香清到極横斜疎影句皆陳折枝莫作尋常嗅太極圖中一點真

永懷閣黎静室被焚求余廣為募造余不應含愠而起因以曉之

不道焚修真焚却諸般色相盡空花豗魚未必非

天意曲突無從應自嗟萬水萬山皆逆旅一點一鉢是生涯勸師暫息熱時焰中有靈源不用賒

鴛湖夜泊聞笛

舟繫高樓桑柘陰笛聲嘹喨出重潯反商下徵非凡調注耳収精豈散音（李長見馬賦）煙雨樓頭沈片月鴛鴦湖畔浴雙禽夜闌曲罷餘哀怨起坐推篷思不禁

贈諦暉和尚二首

與師又是兩年別今日相看眼倍明對面任人呼不死掉頭已是證無生蒲團常結跏趺坐錫杖空

隨乞食行山北山南俱踏遍朝来楊柳放初晴

雲林方丈三十載九十六翁豈偶然曉日照偏於高嶺春風寒不到清泉大千世界空拳握垂老心情儉歳寒食近時須禁火僧厨久已爨無烟

甲辰除夕

浮雲變幻莫猜疑且把花枝對酒巵膝下兒頑嗟己若林頭金盡畏人知性多落拓皆因懶事到艱難豈預期好待向平婚嫁畢閑閑十畝可棲遲

乙巳仲春夜坐有感

清宵無寐莫褰幃静裏遥知漏滴稀夙習未除私

自笑時宜不合頒多逢茶鐺響沸爐煙細篆鼎灰凝火力微往事拋開憑一枕浮雲野馬總無依

哭衛程九同學

春明相對共清吟今日相思何處尋開卷不能進益友揮絃難與覓知音生前半為功名誤身後猶存道義深記否昔言猶在耳特營窀穸慰君心

次韵王西亭給諫八十生朝有感六首

曠代才名驚海内平生風節更堪懷自高崖岸門非峻難合時宜道不乖百歳光陰春尚待九峯嘯咏興無涯懸弧此日偏逢巧天與奇姿邁等儕

每聽老鳳發清吟八十年中閲歴深廿載葵傾惟向日一經庭訓勝遺金門無剝啄身常逸筆有精靈思勿禁從此青溪為隱地不聞姓氏到於今

往事閑題百感生當年意氣任遊行諫垣月紙白公請縣治雲琴宓子鳴愛戀青山聊引疾歸来良璧早完名即今洛社多耆舊扶杖欣觀大化成

王麈清談好共論學窮根柢掃陳言銀髯雪髩推先達錦樹丹楓繪舊園朝岫雲興看突兀晚潮風急聽潺湲榮華隕落尋常事且自優游過曉昏

小山招隱月如弓金粟黄時香滿叢規尺謹巖推

大匠詩文典雅式宗工還同後進從先進不學陶翁卽放翁此日耆英應入會老人星見慶無窮

斗室適然不厭艱淪漪池水可漚菅乞身老矣猶親慕琢句夸乎為我刪鶴立清癯知戍削蝸藏軀側見寬閑南山有什人爭頌對酒高吟一破顏

菊影和雲岡韵二首

數本秋英共一隅看花老眼竟模糊誰移箔上連枝燭來照籬東半幅圖高下自分濃與淡淺深互襯有如無偶然會得宗門旨能所相忘態不殊

對菊吟秋獨向隅可憐花影揔模糊采英未必能

盈把送酒何妨入此圖遠意自來多澹泊高清合得住虛無夜闌重到東軒下月色花光望不殊

復次雲岡韵二首

湧移銀燭照花叢瘦節清姿隐者風燈炧有時沈夜月秋深何處聽寒蛩砧金欲漏紗窗隙淡墨猶渲素壁中把酒自憐還自惜好將踪跡問天工

載來名種首芳叢花吐清芬葉倚風照壁豈同移草木挑鐙常伴注魚蟲迎將素女行雲裏搗畫元霜明月中似此幽懷誰領畧一枝一影賦難工

倒叶前韵和雲岡

冷落西風氣味殊簾籠掩映看時無醉餘陶令重陽酒題就司空采菊圖絳蠟高燒和影亂雪藤為紅倩香糊那知飲散詩成後尚有清光照坐隅

菊放秋容點綴工偶栽數種瓦磁中碎瓊無意縈珠箔殘焰何心吐玉蟲自繞籬邊曾浥露忽移墻角乍驚風餐英果有延年益面壁猶能摘幾叢

春感和謝犀韵

浮雲冉冉碧巖前漫擬乘槎到日邊百歲光陰能有幾半生踪跡付天然朝横屏障惟看畫夜點琉璃且坐禪濯濯池荷新出水雨聲過處綠皆圓

白牡丹和陸香林韵

不隨春色鬭繁紅雲借衣裳雪作叢粉面似臨明鏡裏冰心猶在玉壺中素交屈指今餘幾白首看花誰與同莫嘆韶光如去水何嫌踪跡類飄蓬

男 卿雲 景星 恭校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五 終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六目錄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六目錄終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六

雲間張　棠　吟樵

五言絶句

曉鶯

花發香風遠鶯啼小院春好音不忍聽愁殺玉樓人

申江候潮二首

春申江上水遠自海門来為憶春申去風濤夜夜哀

芳草徧江干王孫知何處長風挾潮生落日催潮去

蘇堤春曉

偶踏蘇公堤長林鳴衆鳥春来桃柳知寂寂湖天曉

柳浪聞鶯

堤上柳初眠深深拂畫舫流鶯莫亂啼驚起三尺浪

花港觀魚

萬物閑自得潛魚出聽講獨立曲闌邊日落船歸港

曲院風荷

亭亭立月中風生香更都夜靜可乘涼欄杆凭幾曲

斷橋殘雪

霽後看湖山湖山翠屏列誰行過斷橋雙屐印香雪

雷峯夕照

日落衆山暝披襟發長嘯當頭一塔圓回光獨返照

南屏晚鐘

我愛南屏山秋光滿雙眼一僧荷擔田近寺寒鐘晚

三潭印月

清光暎寒潭石塔立遠近空水天三者於此可相印

兩峯插雲

兩峯高出雲峯高雲常合何年雙芙蓉移向湖天插

平湖秋月

西湖如鏡平湖廣不可越萬頃淨琉璃茫茫水與月

七言絶句

從軍行五首

平原突騎擁雕鞍萬里風沙馬上看瀚海雲連旗影亂陰山雪積角聲寒

大羽琱弓射獵田前軍吹角上龍堆無邊白草平沙沒一片黃雲遠磧來

葱關雪淨草蕭蕭烽火沙場戰骨高日落天山歸部曲將軍玉帳醉葡萄

大漠雲開黑水流夕陽歸騎入邊樓何人夜唱涼

州曲明月西風動地秋

二十從軍出塞寒相思萬里憶長安戎裝鏡裏頭先白寶劍腰間血未乾

塞下曲四首

觱篥聲殘冷戰袍陰滿關外月初高蠻姬毳帳嬌歌罷醉卧三更雪滿刀

金鉦鐵騎捴成行百隊貔貅乍卸裝夜半征人眠不得白登臺下月如霜

沙漠秋高鳫幾羣陰山萬里落孤雲橐駝歸去吹蘆管沙磧黃昏不忍聞

雲連絶塞斷鴻回日暮龍沙落葉催一曲伊涼腸欲斷西風已到李陵臺

錄别五首

百里孤城暮色寒碧天鴻鴈落江干最憐别後關山月一片清光兩地看

大江北去客途長千里關河総異鄉欲上高臺更南望連天風雨鴈微茫

秋來疋馬向京華雨雨風風驛路花莫怪當時容易別夢中何夜不歸家

吴山吴水寄相思今日淒其異昔時三載飄零無

定跡臨岐未許問歸期

登樓莫自嘆離居傳語加餐數寄書夜半申江春水上乘潮正好倩雙魚

過檇山懷二陸

九峯落日鎮堪哀二陸文章安在哉絶壁猶聞孤鶴唳平蕪何處讀書臺

旅思

薊北城中夜擣衣三秋木葉雨中稀相思頻向高原望愁逐江南一鴈飛

小兒撲螢圖

輕揺團扇意何如撲得流螢笑語初爲報然藜天禄客幾人讀盡五車書

對酒

留髠送客靜聞薌剪燭雄譚盡百觴安得酕醄千日醉長將狂藥洗愁腸

遣懷

欲呑北斗吸南箕無數離懷付酒卮别後三春花落盡醉來一枕夢相思

有感

紫氣芒銷北斗邊南樓搔首問青天豐城識得雙

龍劍空佩腰間二十年

送江上翁歸青溪二首

白鹿山人興不羣五湖秋色欲隨君迢迢百里青溪路一片征帆入暮雲

落日滄江轉翠微依依殘柳送翁歸相看難盡深杯酒心折霜天一鴈飛

哭外父方融吴公四首

落葉殘花委故枝敗荷零落冷寒池最憐一枕南柯夢醒在沉舟破釜時

空庭獨立重徘徊賓客俄看次第來遥憶今宵明

月上淒涼仍照讀書堂
澗南丙舍曉雲封望拜淒然淚滿胸窀穸千年終
不曉白楊風咽一聲鐘
老彭殤子総成空回憶前遊宛夢中収拾遺文慚
李漢蘭臺聽鼓亦飄蓬
送傅鹿野南歸四首
折残津柳對尊罍馬首南行首重回杯酒未乾詩
百首幾人得似出群才
散髮高歌簿一官齊盟狎主捧珠槃莫言縞紵長
安少多少名流著意看

高談落魄混漁樵二十年来興更饒一諾如山君
不負披裘五月憶貧交
扁舟曲曲泛河深千里相思託遠音歸去故園春
正好梅花香裏可橫琴
種竹南窓三首
敢說風流繼七賢新栽翠竹草堂前他年看取干
霄上縹緲青鸞飛刺天
嶺外山重秋寂寥郡齋閒對影蕭蕭雲来清照談
經席月上香浮貯酒瓢
閑窓綠滿畫陰陰不為風吟即雨吟偶釋簿書来
一聽悠然天籟勝鳴琴
粵江春行十絶句
春江何事駕雙旌琴鶴相随共此行屈指去来三
十日好風時挂一帆清
鄉心曲曲似江流流盡江聲聽也愁不見有人来
粤嶠可容我夢到南州
荒煙蔓草難經目竹瓦茅椽有幾家那得繪成圖
一幅共將民隱達京華
猺獞亦知安作息墟塘誰識往来衝太平歌咏真
難事五十年来休養功

綰祖　詔下一官閑勞碌灘頭任往還大半詢諮
民疾苦兹行端不為看山
此地當年起戰爭鼓鉦峽底尚餘聲蒼茫一望憑
闌裏無限關山引客情
愧乏清新作賦才粵山窈窕芙蓉開微吟數過推
篷起江上峯青不斷来
遍歷郵亭忘記名萬山曲折一孤城須籌九郡寬
閑地說與農家併力耕
千年往跡費追尋古刹穹碑隱樹林尚有漢高遺
廟在大風吹起故鄉心

男兒誰作可憐蟲阮籍踈狂豈是窮好把山川收
拾盡何愁歸去一囊空

武昌

征帆早挂計非踈解組歸来喜遂初聞說武昌魚
寂美蓴鄉滋味更何如

西湖竹枝詞八首

明聖湖邉山似眉来遊寂好是春時六橋裏外人
如蟻買酒揺船唱竹枝

盤龍小髻鬌堆鴉為帕蒙頭賽碧紗争向湖心亭
上立遠看疑是一團花

落花風起滿湖頭薄薄春衫無那愁草長鶯啼三
月暮不勝清冷過於秋

白雲山下一僧逢指點前行出亂松嘆息六橋花
柳盡寂寥山寺數聲鐘

老梅半死尚孥雲處士千年有古墳盡向西陵吊
蘤小可憐杯酒不澆君

細柳如煙酒幔青冷風斜雨晝冥冥凴闌獨咏王
維句两岸雲山列畫屏

湖南初地禮莊嚴儒理宗風本自無勘破源頭心
有會團蒲月冷容開簾

習習春風入客衣春光如許百花飛望中行殿層
層見夢到春明願已違

弢光二首

百尺懸崖上石臺登臨不㦗再三来長松高竹通
山徑一路白雲濕翠苔

日落山頭月半竿晚鴉飛盡兩峯寒眼前風景眇
無極横竪高低一例看

和謝群梅花十首

料峭春風薄暮吹亭亭仙骨雪霜姿飄来一點寒
香細不逐東皇舞柳枝 風前

六花飛後梅初放屑玉雕冰望不真兩欲争春春
尚早寒梅得雪更精神 雪後

墻外稀踈三兩株濛濛煙雨濕花須江妃寂寞聊
相慰故用珍珠掩淚珠 雨中

離奇夭矯暎庭隅瘦影清光在有無一種幽情誰
會得黄昏獨立影糢糊 月下

修竹幾竿翠影揺老梅一樹韵偏饒可堪小徑孤
吟處幽籟寒香夜寂寥 倚竹

小窓静對寫黄庭三尺朱欄列畫屏窓外枯槎花
又發横枝斜勢入踈櫺 横窓

茫茫一片白雲遮繞屋穿籬樹樹花日薄江皐無客至丰標只合野人家 江村

山中高士好樓居素質天然玉不如草閣夜寒吟未穩惜花早起立踟躕 山閣

略彴橋邊水拍陂南枝髙倚北枝垂數聲漁笛出煙浦恰似山陰返棹時 溪橋

每從驛使送行人氷雪容儀玉作身詩興自憑東閣寄宵隨仙蕊踏紅塵 館驛

題程九歲寒行樂圖四首

兩株松與六株梅橫膝攤書坐石臺已覺梅花清似雪更看松影綠於苔

疊疊為山曲曲欄一肩斜聳壓吟寒先生欲作三友傳徑裏須添竹數竿

雙眸翦水鬱危襟要結跏趺識此心手把異書剜讀罷箇中誰與話丁壬

嶙峋傲骨自清癯不合時宜懶步趍滿擬一腔氷雪意與君寫入歲寒圖

西湖寒食

細雨如塵野水湄紙錢髙挂白楊枝誰家松栢西陵下麥飯一盂拜墓時

雙槳湖心入畫屏小桃新柳滿前汀禁煙時節煙偏起撩亂漁莊萬縷青

二月十七日禮大悲懺夜坐有感

風聲瑟瑟雨聲懸有客思親夜不眠香板已敲僧盡起一燈殘焰佛幢前

丁未初夏偕雲岡雙柑遊支硎山和雲岡韻五首

扶杖登山劇可憐山頭趺坐羨飛仙 雲岡少余一歲登山如飛余不能從 尋思當日經行處彈指於今已廿年

泉聲千尺瀉潺潺一線奔流亂石間記得春時曾憩此傾城士女出遊山

春光雖去尚疑春綠樹陰陰入夏新山色不殊情已改可知非復舊遊人

雲樹蒼蒼斜日明同來弔古有深情長松離立數行翠吹下半天風雨聲

老來濟勝費商量恨不攜笻徧道場即事成題相倡和也應喚作兩詩狂

支硎歸路月初銜曲徑深林景不凡便上小舟同一醉橫塘風利好抽帆

陸香林自粵東歸為風雨所阻不得即晤

詩以招之
檢點行囊只有詩蕭蕭黃葉暮秋時到家棣萼多無恙玉樹堦前隕一枝
濕雲黯黯雨濛濛望裏東山路不通契濶經年今乍返生憎連日石尤風
雙鳩鳴屋曉雲開活火烹茶潑綠醅靜寄齋頭堪下榻安排琴酌待君來

采茶詞二首

堤上女兒采新茶臨風裊裊如春花采得新茶背人立偷看雙燕下平沙

三月江南歌采茶采茶女子貌如花却憐春色飄零盡點點花飛入淺沙

無題二首

絲柳三眠芳草薰春來陌上每思君夜來幾陣紗窗雨滴盡相思君不聞
儂家還隔在長川一日腸迴抵萬千傾作溪頭比翼鳥隨波同泛五湖煙

賦附

三泖秋濤賦

翳東南之澤國兮問孰濁以孰清感歲序之變遷兮歎為谷以為陵既攬勝以托興兮復撫時而涕零庭樹摵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屏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征天高昊朗兮日淡晶瑩朝看離鴻之影兮夕聽蟋蟀之鳴於是駕棠舟鼓蘭棹散秋思以遨遊發幽思以搜討於山則有機雲鳳鼉干秦崑佘小横之奇於水則有龍潭薛澱青溪申浦之渺洞有白龍之沈潔谷有華亭之窈窕豁曠思於雙眸惟泖水之清漭其名圓泖也形如璧月影類刀環泖水洋洋既澄且瀠其名大泖也空疑雲歛濶似天浮泖水浩浩一碧横秋其名長泖

也渟猶拖帶瀉若覆瓶泖水泛泛迅迅不留行當夫心星西逝白帝停輪爰召河伯爰詔水神爾其駕輕風滌纖塵樹霊旗於水面布魚麗於湖濆於時壘宮浪湧蛟室濤奔洶洶灦灦汩汩汯汯既翻風而噴雨復沃日而蕩雲豈幼節之提輕兵驅強敵慷慨激烈憤氣決臆挾矢操弓紛紛藉藉至今欲洩餘恨於荆川故振雄風於潮汐豈士衡之工詞翰富篇章文瀾久沛墨瀋猶香不聞鶴唳天地昏黃至今欲露夜光於元圃故濬陸海於詞場又豈吳及（静海人宋華亭令）惠民澤流霑漬注淫盈川滚滚皆

犖輮之淚又豈思復錢惟善字思復浙江人寓居華亭詩就筆滌
炯蘿崩山湮谷層層皆奪錦之波其漾日而紅直
可點綴夫丹楓其涌月而白不啻歎翻夫銀宅雖
有木華之巨製未足擬以星辰日月之詞雖有郭
璞之雄才未足達其二兮九派之思而寄雄心於
濡翰聊授簡以摛辭庶其垂秋濤兮遡海若扶秋
風兮振南池

秋蘭賦

時維秋矣花蔭玉池或生林而窈窕或紉佩而參
差或産謝庭而滋秀或投燕夢而徵辭空谷結幽

人之契撫琴興王者之思既臨流兮影入浪復從
風兮香拂衣爾乃丹顁子縹蒂綠葉兮紫莖賦美
質乎同琬琰之靈珎吐清華兮呈炯霞之奇文遠
風霜兮擬漆園之隱淪謝桃李乎等巢父之全真
遡嘉卉之休德實鑒予心之芳芬客有告余者曰
微獨物也人亦猶此請抽子之妍詞用以授夫如
蘭之子

吳淞江賦

維吳淞之蕩漾兮實綿亘而逶迤眇龍江而特出
兮並萍澱而稱奇由具區之發源兮寔申浦之分
支豈獨三吳之巨脉兮實為江南蓄洩之所憑依
若乃春花乍明秋芳徵逗山翠遥連湖波生皺朱
霞乍烝綠陰方晝泛一葦以徜徉展清尊及芳酎
林飈生衣而徐漱堤鳥依枝而曲奏既心曠而神
怡兮挹秀色於襟袖至於朝焉而雨夕焉而風觸
孤憤於片席駕逸氣於長虹乍昏乍黑既橫且縱
摐摐颯颯洶洶灦灦愁霖振長平之屋瓦商飈舞
泰山之高松或隨波而上下兮不禁惝怳於空濛
其對月也灝兮若空泫兮若浮既與璧以同圓偕
明鏡而相侔其凝雲也混混茫茫洪洪泱泱比涬

溟之無象與穹壤以翕張環帶紆徐緾綿溶漪輕
橈乍試布帆遥泛覩羣鷗之相逐對游絲之無際
西連崑弁北接嘐城青溪為其帶滬邑作其屏其
卉木則有梅源竹圃異乎瑞芝之九葩嘉穟之一
莖其禽鳥則有飛梟浴鷺異乎祥烏之朝噪神雞
之夜鳴其物産則有白魚紫蟹不必羨黑棗於靈
岐慕素蓮於崑陵其古跡則有赤烏之碑滬瀆之
壘不必矜紫貝以為闕誇白玉以為京自滄桑之
屢遷撫陵谷以興嘅歷百禩而莫抉其源履大陸
而莫窮其界　朝廷憂水旱之未宜令修濬以罔

瀨糜十萬之金錢計千年之永賴蹟並三江潮同
九派潮蹠淪之奇飭頒勤修亇勿壞

賦清草堂詩鈔卷第六　終

男　卿雲
　　景星　恭校

殘本賦清草堂詩鈔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棠撰棠字吟樵華亭人康熙丙子舉人官至
桂林府知府告歸後加銜爲太僕寺少卿是編原
分五集曰白雲吟曰一肩吟曰獨宜吟曰江上吟
最後所作曰雪篷吟今存者惟江上吟及雪篷吟
餘俱散佚其詩欲以風調勝而骨幹未遒

湛園未定稿六卷

〔清〕姜宸英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老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湛園未定稿六卷》提要

湛園未定藁序

桐城錢澄之談

辛亥春予客武塘有以文字一冊匿其姓氏見示者予曰此歐陽子所謂古文也武塘好爲俳體儷句安從得此此殆學韓子之學而幾入宋人之室者也已知爲姜子西銘作與相見歡甚自是日過從讌飲極旅中朋樽聚首之樂明年予入都門未幾姜子亦至其秋徐太史原一邀同官數子與姜子及予爲西山之遊姜子所至題咏都遍時予年六十有二姜子猶強仕時也別去十六年予飢困日甚姜子業入史局與纂修戊辰春再入都門過其邸舍意思淹抑其困殆不減予今年復相聚玉峰則予年八十而姜子之齒已屆予向時西山同遊之期矣歲月飄忽人生能得幾聚散哉姜子爲人質直任性或不合時宜而於王公貴人亦率其自然不爲少變此其所以可重也於是予將別姜子而西姜子亦東還矣臨行出其湛園未定藁屬予序之予覽其編次則昔時武塘所見之篇有僅存者而後之所作視前則益有異矣姜子與予論書必取法鍾王其臨摹晉唐諸家既已入神近復旁涉宋元以書至米趙而始盡鍾王之變於論

文亦然謂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惟陳言之務去彼所謂陳言者詞也而所欲明者理也理至宋元而益明而說始益暢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學韓子而不極諸宋元未可謂善學韓者也予於是益信吾向者之一見其文而即嘆爲學韓而得宋之說爲不謬矣夫姜子必由韓子而浸淫於宋元亦猶其書法本諸鍾王熟而後可以爲米趙也而今之言詩者於唐人音律氣韻一切未之前聞而脉脉然欲黜唐而尊宋此尚足與言詩哉予於文不知是唐是宋惟直攄吾中之所見盡其所欲言以詞達而止予益惡夫世之規

撫沿襲而不能自出一語之爲可陋也不知於姜子之議其有合焉否耶然姜子學書得執筆之法心手疲勞至於胝隕欲絕臨摹攻苦寢食俱廢蓋至今而始成可謂得之難矣則其窮源審流以有是文也亦豈易哉予不善書試一效姜子執筆不移刻腕指欲墮輒棄去以是書不就然則予之不能劇心鉥腎以爲姜子之文亦猶是書也審矣

湛園未定藁序

長洲韓　菼譔

余識西溟先生三十餘年矣固未能盡知海內之賢豪默數所及見以爲不可及無如先生者而所如之窮窮且久久益自彊益不讐亦無如先生蓋三十年間人事之變化多矣姑勿論貴遊子弟挾其聲勢氣力弋取功名意滿以去即窮老失志羈孤侘傺不平之士屢躓久困場屋中晚乃終得一當以不負其豪於平生者比比也而先生乃獨如故夫窮亦何病然至斯極矣先生負氣自高不肯浮湛俛仰豈亦有嫉

而擠之者與迺輒相左如此可異也方徵博學鴻儒時廷臣得舉所知余亟欲以先生薦院長葉文敏公約同署名會公宣入　禁中待之兩月及余獨呈吏部已不及期矣雎州湯先生後主試浙中歎息語同事暗中好模索勿誤失姜君竟亦不能得也自是之後每榜發諸公無不以失先生爲恨至乃名徹
聖主之知而寘寘之中卒或尼之與夫誦南山之句傲逆旅之中者共不遇更奇而深足悲也然先生一一以介意益肆力於詩古文辭挾其高潔軼塵之骨並而出入斟酌於古大家一句字之未安不輕出也久

之自定其古文若干首猶名之曰未定稿問序於余余竊喟夫恃才睥睨意輕一切者多也衙官北面大兒老兵詎長風流徒貪假薄丁敬禮有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王文憲嘗出所作屬任彥昇改定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文章於道未爲不尊知之寸心俟諸來者豈易言定乎先生益孤詣入微而用心益細也其意直追古作者上下惟恐有豪釐缺漏未滿之處其取精可謂奢而亦已貪矣造物之所予不能兩有而於才名尤靳焉成此虧彼其窮故宜卽使遇亦未必不窮古之取上第爲朝官而以文章自名者其顛頓狼狽豈少哉嗟夫窮達何足言正悔不讀書耳如先生者足以樂而忘老矣

湛園未定藁序

無錫秦松齡譔

余友慈谿姜子西溟負耿介之氣潔直自將與世寡偶獨好觀古人書每比次其行事而論其是非成敗得失必準諸理辭盡而意沛若有餘其他所爲文字俱不苟隨人高下近世作者未有能或過之者也西溟少補學子業屢躓有司愈不喜詭隨弋獲前年已有以其名上聞者會格於例旋報罷故余嘗謂西溟嗜古近癖而不能與時文定其榮辱之數名達九重而不能與流輩爭其一日之遇西溟聞之咲不以介懷也日就余言古今文字有一定之的雖銖毫分寸不可踰越若學者則務與年俱進與時俱變耳終其身無得止法也以是益發憤欲盡屏人事并力以從事此道會奉有纂修之　命治裝北上裒其前後著爲一集而中所芟汰者不下十之三四集成將挈之以行余視其才力雄富而一規於法擬古作者分量恢恢有餘地然猶自署爲未定藁卽其志可知矣

湛園未定藁目錄

卷之一

論

擬藁

卷之二

序上

卷之三

序下

論

春秋四大國論上

春秋之大國四內則齊晉外則秦楚齊晉至春秋之末俱相繼亡而秦楚延世又數百年及楚亡而秦卒得天下其故何歟語有之木再實者其根必傷則齊晉之謂也齊自太公表東海以來其勢固日趨於強矣及於桓公之霸牽率同盟南征北伐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子致胙命無下拜蠻𡰥君長冠帶之國無不東面而朝於齊其自

謂與三代受命之君無以異可謂盛哉桓公死晉文繼霸子孫之主盟中夏者累世諸侯以國之大小歲受貢賦庭實充溢於公府貨賄交賂於私室天王名會而即至侯伯見執而罪已是時天下靡然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始之有霸以尊天子也至其後乃奪天子之勢而自予焉而天下不敢以為專然人臣而擅天子之勢此豈可以為常者哉齊桓公沒歷世不振至康公而國篡於田氏晉用六卿亦移其祚非齊晉之國至是而始亡也其始之脅制諸侯討貳舍服所以耀吾軍實以奔走讋伏乎天下而恣睢以享天下之奉者其力固疲而氣固已竭矣　且大權既去驟然顛仆何足怪哉若夫秦楚則不然春秋莊九年書荆敗蔡師楚僻在𡰥至此始通中國二十年伐鄭始稱楚僖十九年始得與諸侯同盟於齊方其未與中國接也楚特崛彊於江漢之間耳王室之所不臣擯之而中國之諸侯非類畜之者也及其得志爭盟中夏征車四出則楚之禍西連於晉南絓於吳平昭之間羣臣奔命不暇而國之幾亡者再矣然其所以宜亡而不亡者何也吳滅於前而晉分於後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

者以強故晉之存亡此秦楚安危強弱之繫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由是觀之楚之延世之久長者以其為中國後起也楚雖後起而猶幾不免於亡者以其威太盛也故盛者必衰強者必折自然之理也秦國尤僻小雜於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搆釁見於春秋至于他國所用兵者鮮矣傳稱穆公并國十二開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時泗上之諸侯奉盤敦歃血而爭長者呶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視秦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漠然無所與擁崤函之固迴翔熟視而不敢以

爭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之不得爲盟主宜也不知盟主非秦之所欲也秦唯不自爲盟主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乘其弊歷于孝公之初辟土益廣然河山以東強國六猶以戎翟遇之擯而不得與盟會則夫秦之所以終強而六國之所以或微或滅者其必以此矣或曰吳越之興亦後矣而驟滅何也曰吳越之君純用戎禮而無法度紀綱以維之此如水潦之暴漲何足與持久哉秦不妄慕乎中國之盛寧自棄於僻陋以俟時而後用之故齊晉與六國亡而秦不亡秦又不純以戎翟自處而法度紀綱

秩然有以維繫其上下故雖其後起之強大如吳越者皆以驟盛而滅而秦不與之俱滅且此非獨於秦楚然也詩曰緜緜瓜瓞昔周之中世嘗微矣不窋失官竄於戎翟之間歷夏商千餘年天下幾不知有周矣公劉遷豳猶能生聚與其人執豕于牢舉匏尊而酌之此其自視與天下何如者然太王一出岐山之陽伐柞棫走昆夷勃然起翦商之志不數傳而得天下是何始之微而終之盛耶不如使夏商之世而周卽能強大如桓文時則其後且覆亡之不暇何暇以天下爲哉故曰其微也斯其所以爲盛者也然武王既得天下散馬放牛櫜弓矢包干戈以示弗用使天下若仍不知有周者而後民安之而始皇日詡詡焉出師強胡加誅勁越窮兵黷武以外示其強大之形強大之勢震於外而危亡之機成於內矣則亦異乎其始之所以立國者矣

春秋四大國論下

齊晉秦楚歷世之修短吾既已言其故矣然此猶論其大勢也非其所以受病之處夫人之稟命於天壽夭不同然其將死也必有其所以受病之處知其病而消弭之於早則病者可起死者可生不知其病而預爲消弭之則亦已矣晉之六卿齊之田氏此其受病之處也國之有强臣如身之有痞疾齊晉之君不知消弭而聽其塊然於胸膈之間方其未發手持足行耳目便利視之猶人也及其既發而塊然者已不可復圖矣秦楚之君之治其病也雖不待其既發而

圖之故其治患也不勞及其患去而國之元氣亦以愈固蓋權臣之竊其國也類非一世之所能爲也其積之有漸故其治之有因且其初非必皆國之小人也彼陳敬仲趙文子之徒豈逆知其子孫之有是事哉勢之所趨極重而不返則雖有賢明之君忠正之臣常不能保其後之不爲亂夫秦楚之君之善治其病也亦揣其勢之所必趨而逆折之無使之至於不可反斯已矣楚之有令尹也此大權之所萃也令尹之佐有大司馬左右司馬政出于令尹而兵柄則分掌之司馬子木爲相蔿掩爲司馬使具賦數甲兵既成以授之子木故曰司馬者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昔者子元鬬椒俱嘗爲難於國中矣發不旋踵身被禽滅其時之家臣宗老不聞有擁甲以覬變者兵柄不屬故也令尹之權既分而其制國也尤有法分國爲縣縣設公以處之內有變則入而靖亂於內而强臣不得縱恣以爲內之大患子元伐鄭還處公宮而申公鬬般殺之白公稱兵而葉公諸梁自蔡入而討之是也外有患則即發其縣之賦以征討子境外救鄀之役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繞角之役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陰地之役

司馬販起豐析之衆以臨上雒是也齊晉大夫之有采地以封殖其私家故曲沃據而欒盈叛邯鄲入而荀寅叛晉陽修而趙鞅叛很丘封而雍廩叛而楚則不惟使之不可叛而反能因其力以外備諸侯而內制其强臣齊晉之衰以家之有藏甲而楚以令尹之權欲舉國而唯吾用之而且有所牽制而不可動其制使然也楚令尹之權既分其制國也有法而其因事杜害也尤有漸昔者子南爲宰其士覬起無祿而有馬數十乘康王聞之車裂覬起尸子南于朝薳子馮繼之所寵者有馬八乘聞申叔豫之言謂之生死

而骨肉夫宰臣之寵士而使之有馬自常情視之非甚大罪也然楚之君臣涕泣相告若危亡之立至而誅殛隨之則其慮患也不亦深乎秦公子鍼出奔于晉有車八百乘謂晉大夫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乃知秦與楚同一意也公子鍼親景公弟終景公之身不敢以返國則人臣而富者是秦楚之所深仇也其後秦昭王一聞遊士之言逐穰侯華陽君之屬而出之境若去毒螫夫秦之日夜思芟鋤強臣而欲已其病者如此其至也故封建之不得不廢亦其勢然也秦之祖宗固欲廢之矣且此豈獨秦之意使秦不

得天下六國之君得之吾知封建亦必廢何者強臣者在一國則一國病而在天下則天下病也自漢以還封建廢而天下未嘗不治秦廢封建而以無道行之焉此其所以得而復失之也

楚子文論

大臣之患不在于強直果遂任怨生事而在于儒懦迂緩名為醞藉而其實持祿苟容之人漢之初用申屠嘉周亞夫可謂憨矣而天下卒以治至于元成之際任匡衡張禹孔光之徒以為相卒至釀成衰亂大盜乘之遂以移國蓋持祿苟容者嘗選愞避事其禍陰中于國家而言者欲舉之則無過可指任事之人日夜揣摩利害以身當其艱能使一國之紀綱風俗翕然振動而不可散然及其計左事敗而其罪常至于可殺夫與其用一可殺之臣罪歸舉者則孰若姑

取一切無所短長之人而進之利可分功而謗亦不及于己歷觀自古國家之委靡潰敗浸淫而不悟者有不以此也夫左氏傳楚令尹子文使得臣為令尹蒍呂臣曰子如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余讀之而歎曰嗟乎子文之言失矣夫令尹楚相也相之任所以統攝百官贊理弘化非其人莫得居之而豈賞功之職哉及子玉死蒍呂臣實為令尹左氏曰奉己而已不在民 蓋惜子玉之亡而信子文之非失舉也然後歎子文之心非左氏其孰知之也當是時齊晉迭強楚威幾頓

矣子文唯以奉巳碌碌者之不足以託國以支齊晉而制諸侯之勢而子玉剛愎又非執政之器然而一時之人才寔無出其右者則以權舉之可也特其暴貴任事慮不足以服衆故因其伐陳取焦夷而還而授之以政而託之以功賞所以厭衆人之心而明吕臣之不足以深言也其後又使之治兵于蔿俾得斬斷于國中以重其權而國人始曉然于子文之意矣蔿賈者姦人也其言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兵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矣夫子文能知越椒之狼子野心于始生之時豈不能知子玉于執政之日必待稚

子而後决哉蓋剛而無禮子文之所知也子文以爲剛而無禮者之不足以易庸庸者之禍深也故寧棄其短而用之子玉之死晉侯聞之而喜可知也故當時之知子玉者子文與晉侯也向使成王于此能如秦之用孟明晉之用荀林父俾之復位脩政息民以待其隙并力而再舉則晉楚勝負或未可定當城濮之收績也左師既潰而子玉猶能力收其卒全軍于奔北之餘安在三百乘之不能以入哉傳記鬬般爲令尹蔿賈譖而殺之乘機以叔司馬其處心積慮欲阻撓有功之臣而奪之位者非一日矣故子玉憤憤于一戰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蓋謂蔿賈也然則子玉之敗亦蔿賈有以激之也巳嗚呼自古人才之難得也用一人而人得而撓之則功不可以成子產之得有爲於鄭也以子皮力持於上而後強族不倡子玉之不終天也卽使子文聽聞者之言而廢子玉不用楚固不至于大敗然弟取碌碌奉巳如吕臣者而委之社稷之事將百姓何望哉才臣之取敗其禍在一時庸臣得志而潛潰其國家其禍乃見于數世之後漢匡衡張禹孔光之徒是巳大臣之用心固不可以目前之成敗論也

楚子玉論

澹臺滅明濟河中流有蛟挾舟求璧滅明斬蛟投其璧於河君子之於人也不可以威故怵不可以利故誘遇異物怪類而可以威怵利誘焉則亦不足爲君子矣楚子玉爲瓊弁玉纓與晉將戰於城濮夢河神求之不與榮季諫不聽戰竟敗時人以爲歸咎而左氏傳之是何諫者之愚而左氏之好怪也子玉之敗以剛而無禮不由河神使子玉巽順以處已廣益以集國事雖不與河瓊弁玉纓何害若猶是剛而無禮者拂衆犯難衆實怨之於河神奚有焉榮季之諫當

謂其不狥衆不班師不當咎其不與河瓊弁玉纓也水有四瀆王者以禮秩祀之次於五嶽享王者之祀涖晉之境許人土地威福自擅不忠唱人以利以貪其所愛不廉挾私敗成殘民以逞不仁不忠不廉不仁是謂淫祀子玉違淫祀者不聞其以違諫子玉不與河瓊弁玉纓可不謂之守正乎守正而見議爲善者滋懼矣晉文公聞子玉死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夫子玉晉文之所懼也豈能縮恶爲河神下哉楚昭王有疾卜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卒不祭而死孔子曰知 楚

君子不言禍福而禍福之來有適與其事相值者好事者遂從而實之嗚呼其亦昧於道也甚矣

續范增論

夏商之季其君無道而湯武誅之以臣弒君而不謂之簒取其天下而居之而不謂之貪何哉其故在於順人心而已夫天立君以爲天下也彼斬刈其民惟恐不勝而吾出死力以除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則亦安然以爲爾之君已矣二世之惡浮於桀紂關東之師正於湯武於此之時而有能顯暴其罪於天下奮不顧危如夏商之季之所以誅其君而弔其民者雖爲之君可也惜乎項氏有取天下之資而范增以其計誤之也方項梁與羽謀殺會稽守西嚮渡江以

會諸侯之師約共亡秦非有所稟命而行也以項氏之世將聞於天下非如他之所謂暴受大名不祥者也當此豪傑並起智略輻輳之際角帝而帝角王而王風起塵涌以爭勝於鋒鏑之下者何可勝數增也以七十之布衣與羽相遇抵掌而談當世之務不乘此時導羽以收拾人心延攬謀士急伸大義於天下而特勸之以扶立義帝提牧豎之手加之十數強悍諸侯之上增以爲非此不足以制秦之命乎夫無故而奉一無功之匹夫甘心以爲之臣而不辭雖聖賢有所不能增以羽爲終能臣事之乎推增之心不過

謂藉其虛聲可以速致天下耳不知懷王以嬖讒吝死楚人特憐之而非有德於天下也使天下樂秦願爲之死雖百義帝何益不然秦之當亡誰不知之天下方皇皇焉欲得吾以君之而又何有乎無功之匹夫取其昏庸殘孽相率而爲之下乎且增亦未聞大下之大義也夫既一日而爲我之君矣則其勢不可以復臣非勢不可理不安也彼范增者徒目擊夫廣勝之事詐稱扶蘇足以鼓動天下之視聽而不顧其後之將有所不安夫即使其後之幸而獲成也亦不過如莽操懿裕之故事名爲揖遜而其實足以詬厲

於天下及其不成則相尋於廣勝之餘轍而已嗚呼此山林草竊之見赤眉王郎之所以踵死而不悟者孰謂好奇計者而竟出於此耶議者曰羽之失在不先赴關中而急救趙俾沛公得因之以取天下是殆不然羽之救趙義帝之命也羽安得而違之乎帝之約曰先入關者王之顧獨遣沛公而令羽救趙以後約絕之使不得終王關中此其見弒之由也蓋權有所制則其勢自有所不得伸而其計將有所變顧其使羽負惡名於天下者增也若夫沛公既轉戰以及關中矣此樊噲所謂勞苦而功高者而增也於羽之

焚燒咸陽誅戮子嬰天下成敗之關孰大於此乃卒不聞一言以爭而悻悻於擊殺沛公爲事一沛公可殺諸侯之謀士如雲秦民之思漢日甚增能悉制之無一反耶亦可謂愚而拙於計矣夫沛公義帝之所遣也苟可以成項王之事者增猶將不顧其不義而欲殺之何有於卿子冠軍議者謂殺卿子冠軍者是弑義帝之漸也不知此亦增之謀也增之去羽不於羽弑義帝之時而於羽受漢間之日羽之疑增亦不於義帝未弑之前而於漢間既行之後然則義帝之死增亦與有力焉況增之資漢以名也非一日矣彼

義帝者亦幸而見弑於楚以死耳使其不死以及於漢之將王漢將安所處乎度終臣事之不能也計無過封爲大國名爲不臣拱手揖讓以代之君其去九江之利刃一間耳而縞素以從天下卒使漢之得委罪於楚皆增之謀實爲之也或曰漢王長者必不爲此是又不然人情之乖疏如父子方羽之與漢王臨廣武而軍而置太公於俎上也其危不容以毫髮而漢王且從容而謂分我以杯羹夫其親之不恤而何有於君哉吾故曰增之資漢以名也夫楚得增而亡漢用子房終以獲濟亦其謀之有善有不善也初楚圍漢滎陽或勸漢王立六國後撓楚權頼子房諫以止卒消諸侯牽制之患者子房之力也其後光武肘掣於更始耿弇諸將勸之早絕而河北之功成明太祖初設韓林兒座劉基獨罵不拜曰此豎兒安足奉太祖從之而金陵之鼎建彼數臣者豈樂導其主以寡恩哉蓋誠有見於帝王光明磊落之業慮爲可居之功而不屑爲山林草竊之計以徼倖於一時之便故烈光於前世名炳於竹帛唐高祖不知此義起兵太原以誅楊廣湯武之業也其事本順而終於代王之稱致唐祚不得正其始如此則謀臣劉文靜輩不學

之過爲可惜也項羽殘暴失人心無終得天下之理要之范增者所謂無謀之甚者也考增事羽終始無可稱述惟勸立楚後與日謀殺沛公而已而其計皆不足以有成增不去羽亦必亡增之不得爲人傑明矣

秦始皇論

人之所由存者神明也其亡者神明去也斯則形骸之不能爲人存亡也審矣彼秦始皇之求神於海上以爲仙人不死之藥可立就而安期羨門之屬可招手致也吾怪其求之如此其至然竟隕沙丘爲世無神仙不死者夫其治徒驪山上具天文下錮三泉蓄百萬家養生送死之具以衆狐兎於泉下則可謂至愚者矣夫吾骨已朽矣而此纍纍者獨何爲哉盍彼方以塊然能飲食之軀爲可以致長生後天地者故淺居宮中極土木之麗美人鐘鼓之奉如雉之護尾

雀之守翠不知其有水不濡而火不熱者在也斯盧生徐市之徒得因而市其利趙高胡亥之謀已成於外蠖蟻已思穴其臟腹腎胃而猶以形骸爲性命之所寓也因循不悟以至於死然猶且戀之徒瀟藏而瘞焉不謂之大惑與老氏曰吾之所患以吾有身若君子後其身而身存愛其所患內其所外指路人以爲之手足誠又惑之惑也故神明之於形骸也祭祀之於芻狗也存則精其用去則委諸地而已漢文帝終身節儉遺詔薄葬史傳其皆黃老家言此始皇之不得爲黃老歟

此予二十歲前作前幅數行稍學魏晉人語以其不類聊删而存之

蘇秦

蘇秦張儀皆天下之辨士也然秦嘗自謂才不如儀是時秦方說趙王相約從親以擅有關東之政而使儀得用於六國則其寵移矣故召辱儀庭下又陰資之使西入秦然後秦肘腋之患始去當此之時儀方感恩之不暇又何暇顧墮其術中則不得不反而爲吾之用故亦曰吾不及蘇君明矣以此知兩君者其平時皆以才相慕又相軋也戰國之士多奇變而其術非從即横故皆不可以並立於諸侯之國龐涓之於孫子心害其能必欲計除之故反爲其所殺如秦者可謂工於用妬者也然自儀入秦而六國之患日滋終於破從解約舉秦過惡爲天下笑非儀負秦直說士之常態也則孰與久要以成其業哉

黃老論

漢自曹參爲齊相奉蓋公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其後相漢遂遵其術以治天下一時上下化之及於再世文帝爲天子竇太后爲天下母一切所以爲治無不本于黃老極其效至於移風易俗民氣素朴海内刑措而不奮汲黯直不疑司馬談田叔王生樂鉅公劉辟彊父子之徒所以修身齊家治官涖民者非黃老無法也蓋漢當秦焚書之後詩書放失其一時之人心志耳目蕩焉無所寄而黃老之教不言而躬行縉紳先生之所以口傳而心授者所在皆是則乘其隙而用之以施於極亂思治之後故其致理之盛幾及於古淳悶之化余攷班氏書爲黃帝書者幾家爲老子書者幾家大抵皆出於漢初人所爲所謂莊周者備道書之一家而已太史公書雖老莊申韓並傳不聞有以莊子配老氏者古今人表僅次周於第六等中下之列則當時之所尚可知矣蓋老子之教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而其旨卒歸於治天下莊子者徒樂爲猖狂恣肆無涯涘之說以自放其意而已觀其人雖有聖人者出將不爲用也而魏晉間之樂縱誕者必曰老莊習其猖狂自恣無涯涘之說欲舉

之以移易夫天下則天下幾何其不亂且亾矣而老氏之弊豈至是哉漢武帝表章六經羣書輩出黄老之教漸微然儒者曲學阿世文士浮薄無用在朝之臣僅有一董仲舒能明王道而不能用漢治亦愈衰於前豈孔子之教不如老氏哉老氏得其傳孔子之教失其傳故也自孟子殁後數百年而得一董子又千餘年而後宋之諸大儒出焉發明理學體用微顯之要然後世始曉然知儒者之學內足以治其身心外足以開物成務以致乎天下國家之用而卒不知所以用也則孔子之道之得傳于世其亦難矣

周亞夫論

通鑑不載劇孟事故明其意

劇孟特一博徒之雄耳吳楚七國反周亞夫至雒陽得孟喜曰吾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已恃之隱若一敵國此言詐也戰國時齊田單與燕戰自言天與我神師求之軍中有一小卒妄言我乃是單即東鄉事之以令於軍中敵人聞之皆以為燕得神師也此兵家所謂詭道也亞夫提孤軍入梁郊七國連横之師正銳當此之時天下洶洶向背未有所定然其衆烏合易搖也而劇

孟方以任俠聞天下故誇七國以劇孟而疑天下以七國之無能為所以亂其謀而解其勢嗟夫亞夫雖倔彊人其用兵頗多奇計能制敵所不及料故卒能困吳敗楚飢其軍而叛散之走吳王而斬之東越豈彼博徒者之足係其輕重哉方七國之兵起也在漢則有若鄧都尉料敵之神在吳則有若鄒枚見機之早臨敵決勝則張韓弓高灌夫欒布任安之輩或在梁軍或蒞漢將莫不併智協力以成大功而劇孟碌碌其間漢賞亦不及異時亞夫上功之餘亦不聞有所薦揚也其不足為輕重明矣故愚以為亞夫之喜

得劇孟也是齊奉小卒之智也

蕭望之論

班固曰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以來社稷之臣予謂望之守常而不知變知嫉小人而不能容君子社稷之臣不如是也始望之與史高同受宣帝遺詔輔政而高者帝之肺附之親也昔魏相謀去霍氏之權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復因許伯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是時霍氏雖切齒於相而終不能加之害者以許伯之爲主於內也史高雖與恭顯相表裏然爲腹心之疾者恭顯也恭顯去則史高者一豢養之具臣耳何足患哉爲望之計莫若姑舍史氏而無與之

爭且與之周旋其間設疑而多爲之間則其黨可離而恭顯可逐也不知出此乃欲一舉而並去之夫與人同受顧命於先帝未聞其有大罪極惡輔政未幾而其所排擠者乃在肘腋之間此自常情視之亦必以爲疏離骨肉專權擅勢也（二語用望之獄詞）況元帝闇主哉卒之使恭顯得見德於史氏而藉之口實者望之也望之可謂不知大計矣且恭顯之宜去不當在元帝而在宣帝之世宣帝任用法律寵二人以爲中書令樞機之重歸於宦豎昔蓋寬饒嘗知以此爲患矣以其地疏而言訐故終於不納望之爲宣帝敬信大

臣則當也陳履霜之戒請選中書之選更置士人罷二人而去之宣帝明主必能見聽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可也既不能防患於未萌之先而徒欲強制於橫決之後固且不可況宣帝以法律任恭顯而望之先以法律佐宣帝則豈唯不能去之抑且教之使用也何以言之嘗考宣帝之世無罪臣之被殺者四而獄成於望之之手者有二焉始附魏相則劾趙廣漢後去左馮翊惡韓延壽之聲名出已上因劾韓延壽二獄詞之上史皆云天子惡之惡之云者史臣之微辭也葢其文致之巧有以深中其忌矣夫其果於用恭

顯而不疑者以此哉吾觀望之量狹而媢前以霍光輙已則謀霍氏以丙吉居已右則短丙吉馮奉世斬莎車王大功也而止其封爵張敞舊交也元帝欲大用之則沮之使抑欝以死夫張敞與廣漢延壽奉世之數臣者皆軀幹忠正有力之人也望之縱不能前去恭顯使其能保全善類陰留之以待嗣主之用則危疑之際必有所濟詎已大失至於顛仄乃反恃一險邪讒諂之鄭朋而寄之耳目焉欲以是除君側之惡豈不悖哉大臣當國如望之之所遇不可勝數欲治小人則當先散其黨欲小人不爲害則莫若內植

其君子之交既不能用小人以外披其腹心又不能樹君子之交以自固其氣勢反使小人得以乘機抵隙於其間終至禍發身死害貽國家未可謂之不幸也

荀氏八龍論

東漢風俗重節義而有過於好名之弊故其毀譽多失實如荀氏八龍俗人之稱也而至今以爲美談故余不得不論之當時天下憤嫉宦官士大夫形迹一涉交關終身不齒而荀陳其尤也然陳寔弔張讓後儒議之是矣史稱讓感寔故於黨錮之獄多所全宥夫君子之有行以制義也義所不在雖死不可易今不論其往弔之合義與否而但以多所全宥爲寔功使諸君子者不同絶宦官清議不立風節不樹豈唯免患將富貴可立致然其如義何哉以枉道苟免者

爲是則清心疾惡而禍及於親戚故舊者皆非與此虧義害道之甚者也荀緄畏憚宦官至娶中常侍唐衡女爲子彧婦此中人以下稍知廉恥者所不爲其見斥公論宜也而史則曰以彧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古今失身喪檢豈盡無才者間有以才高增毀者矣不聞才可掩惡也所以然者以荀陳名盛不敢議故也荀氏之最著者曰爽爽與蔡邕同受徵董卓生爲三公匡正無聞歿後乃傳其與王允同謀誅卓益邑以無後故身名立毀荀氏之名望重於天下故雖死而猶以美名附之列女傳載爽給嫁陰氏女女懷刃自誓　令傳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至陰氏女閨門自縊死此事可謂喪心一女且不欲聽其完節豈肯出身除逆爲烈丈夫之舉哉八龍中六人無所表見此二人者名位最顯顧其所就若此余攷荀氏一門無忠於漢者悅爲侍中依違曹氏充位而已攸彧皆操謀主爲漢大害逮於顗勗之奸邪至於亾魏而亂晉甚矣然其初所以致名若此之盛者以李膺故也膺師友荀淑爽異時以得御李君爲幸致書貶損自同所天當時膺名重天下故爽之名出而天下信之也淑歿在膺前彧死在建安十七年年僅五十

三歲時膺死已四十餘年彧婚時已有才名則其年已長計緄與唐衡議婚及爽事卓皆在淑膺既亾之後自古酣名之徒當正人氣盛亦能勉自矯飾以趨聲譽及事勢遷移師友凋謝而改行易節者多矣如緄爽之類可歎也然淑膺不死則緄爽敗露亦必不至是賢者之有功於名教至此不益可見哉淑兄子昱曇兄弟疾惡昱名在八俊中與竇武同謀誅中常侍竟與李膺俱死以此當八龍之稱斯無愧矣

梁將王景仁論

王景仁嘗爲楊行密將而救兗州斬朱全忠子友寧于陳全忠自鄆州還攻望見景仁指揮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後景仁以楊渥之攻奔吳越全忠遣人召之因間道歸梁全忠者唐季之羣盜耳然頗能用其術籠畧豪傑得其歡心以景仁之屠殺其子而不怨反寵任之以爲大將可謂有英雄之風矣卒能脅制羣雄遂其逆謀非偶然也昔者田橫烹酈商之兄食其不忍與商北肩而事高帝吾獨怪景仁者親戮其君之子蒙恥而立乎其朝於是乎喪

其羞惡之心盡矣且彼亦未審於利害之熟也何以明之夫將以氣爲主氣以心爲主氣之餒焉而欲其將之無怯不可得也心之不安焉而欲其氣之無餒亦不可得也考景仁自淮南歸梁之後終其身僅兩將兵一爲北面招討使帥梁精兵救趙與周德威戰大敗于栢鄉橫尸數十里一攻廬壽單戰於霍山復敗走遂以亡梁視其爲王師範力戰青州將名諸將飲酒飲已復戰左右顧盼氣吞強敵彼全忠者方且從高望見之而動容太息而豈料其後之摧折若此哉此無他殺其子而食其父之祿其心有所不安焉

則其氣之餒而不振無所往而不躓焉宜也昔廉頗嘗爲趙將矣已乃避讒之楚戰輒不利曰我思用趙人廉非宿怨于楚也一爲趙則利一爲楚則不利夫亦其氣餒而不振之故耶又況於蒙面事仇廉恥道喪而欲其立功晚蓋難矣此禮所謂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而孔子以爲不可與于矍相之射者也五代之際其人才本不足論吾悲夫世之功名之士苟且祿位自託于射鈎斬袪之遇而不知其卒無所成也孟子曰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今則尺亦不可直徒枉而已矣然且相率而爲之者何其不知悔也故因景仁之事表而出之爲世大戒

二氏論

朱子謂佛氏之書其徒探取老莊之旨爲之其後道家既失其傳反竊取佛氏經教之最膚淺者爲道經譬如巨室子弟已失其先世所遺珍寶乃從其人竊得破釜甑之器將之以爲已有由是言之佛與老雖異而其言初不異也其說精矣然自東漢至宋未有分佛與老爲兩人者也袁宏漢記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此佛教初入中國之言也而所謂清淨無爲者則老

氏之說矣東漢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桓帝立黃老浮屠祠於宮中言黃老卽曰浮屠者明其爲教本一也至襄楷上書桓帝始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道經亦云老子入關之天竺托生維衛國王夫人晉顧歡夷夏論亦云又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其言固怪誕然楷東漢人時佛教流傳中國尚未久其言當必可徵孔子思行先王之道於東夷老子悲周衰去之西域爲浮屠亦其類也而或者執所聞見以爲難信吾意老子出關之後其去留存沒當不至寂然無考使其

一無所傳述既以屏棄老死長爲戎羌之鬼矣則孰與其以柱下終也而自崎嶇於流沙萬里之外此何爲者太史公書言老子卽老萊子年百六十歲又云二百餘歲又疑爲太史儋夫老子一人耳一以爲李耳一以爲老萊子一以爲太史儋當其在中國時已難定其蹤跡如此則去之西域一變而爲浮屠亦理之無足疑者也孔子曰龍吾不知其所變化此爲深知老子者至其徒始晃而自私其教曰吾佛也彼老之徒方督然不能復名其師之說然後二氏之黨始判然其不可一矣予謂今之爲老之學者譬之老氏

之嫡子也爲佛之學者譬之老氏之庶子也嫡失其世守而丏貸於庶子之家則今之道家之謂矣然而其本固一也尤可異者若今之儒家者流剽取釋氏虛無幻妄之言一舉而附之孔子講解傳習流漾蔓延是眞所謂竊人之餘以爲巳寶而不知愧者也然而道家之惑以其先世之失傳耳至吾孔子之教五經六藝之文燦如日星之垂列江河之流衍蔽之而愈明淆之而愈清一舉正之斯昭昭然白黑分而邪正別矣是其寶固未嘗一日亡也今其家千金之璧而羨人之瓦缶釜甑以爲美然且不惜穿穴而求得

之若今之儒者是二氏之徒之所竊笑者矣

湛園未定稿卷一

擬論

明史刑法志總論擬稿

自漢□泰弊歷代刑典更革不一迄隋開皇間始博議群臣立有定制其最善者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而唐世因之高祖命裴寂等撰律令本前代法故爲書而一準乎禮以爲出入禮之所棄律之所收也故唐律爲萬世法程其後放軼於五代之際至宋始採用之然其時所重者勅而已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勅故其法時輕時重終宋之世無一定之律也金

元以來類因事立法及其積久而綱維蕩然明興太祖詔定律令丞相李善長等上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悉遵唐舊帝從其言凡更律者三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其所以斟酌變通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更革卽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至嚴也而後稍陵尸矣大約律法之漸失者其弊始於人不知律人不知律遂以律之不足以盡情僞之變也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滋而弊愈無窮自此以往一定於弘治再申　嘉靖三酌議　於萬曆不淸其本而徒爲此紛

鋐此如揚湯止沸，勢不灼爛不止故舞文之吏從而汨亂之其端不可究詰如加死重也不引律而反引例矣梟示尤重也律無斬例則梟矣以此爲弃於國中徒使高皇帝之約束不信於後世是有司之過也昔太祖定律特設講讀律令一條使內外風憲官考校有司之不能講解通曉者以差罰笞降級百工技藝諸色人等有能熟讀講解者得免罪一次永樂十年命進士詣法司理刑獄正統前監生教官諸須考選御史者皆令各衙門問刑半年而後試之職成化四年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

又以刑部尚書董方言擇進士楊茂元等三十人於刑部問刑主事缺即選補之弘治間馬文升爲吏部亦上言請勅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外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并各府推官人置律一卷朝夕講讀不時按治考校庶使人精法律獄無冤氣時旨雖勅行具文而已由此奸吏骫法妄立人罪或希上官意指或伺人主喜怒隨意比附鍛鍊周內即如天順間欲誣于謙王文之迎立外藩不得則曰有其意而已而于王棄市矣弘治間以妖言坐斬劉槩矣嘉靖間以詐傳親王令旨殺楊繼盛矣以言大臣德攻坐馮恩以子罵父律坐海瑞矣執法如此欲天下之無冤死得乎至如律有取自上裁及特旨斷罪臨時處治者謂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天子可任情生殺之也其後元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　則任其兇脫矣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獄百口莫辨若世廟之於李默創爲臣罵君例加等坐　尤不經之甚者而所司不聞執奏此弊自英憲以後無代無之祖宗三尺法非天子矣人之乎蓋法者所以制刑之輕重者也人者所以用法者也而君人者尤所以用人以共守祖宗

之法者也然而法果可以獨任哉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言刑以輔德而用則教可作而治可興也及觀太祖之設施則亦有不盡然者其自謂當元網廢弛之餘務苛急以繩其群下乃大召天下耆民禮之以歸使得縛其有司之貪殘若勢豪致之闕下所過阻者處以極刑讞實則厚賞其民而抵所縛者以法於是有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臏髡首鈎腸之刑而名各府州縣衛所廨左廟曰皮場吏文賕至六十金者引至場梟首取其皮以待後任者設之於坐以示警造清淮樓令校尉下瞰城中所見民吹

彈蹴踘樗蒲六博亡作業者輙捕至樓中水飲之久之群相枕藉死二十三年以京民為逆不已在京之民廢及一半遷於化外者亦一半太祖謂廢為殺也其他徙邊實都墾田築城自贖及株連死者不可勝數當其時朝野惴惴朝臣至以楊染衣帛早訣妻子入直或佯狂避職猶不得免其操切如此然亦時時有所矜貸既為三誥示天下而犯者不止一日讀老子書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慨然興歎以徒刑之無益也遂悉罷極刑令議獄一從寬厚又著祖訓首言法外用刑此吾一時權宜非守成之君所宜用以

後子孫為皇帝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有敢奏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凌遲處死豈非仁者之用心哉迹其所為疑於慘刻寡恩而卒能享國長久海內晏如者以其忠厚垂訓為子孫後世之取法者有此具也竊按明律比前世加峻復本大誥意創設上言大臣德政及姦黨暗邀人心交結近侍諸條（姦黨條凡姦邪進讒言左使教人者斬若犯罪律該處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者亦斬）益所以尊君卑臣而防患於未然故其後亦終無權姦專制之患及其獘也士大夫朝簪紱而暮縲囚者有之他或建言觸迕立時予杖司寇

不具爰書廷評不暇讞駁御史臺不及彈奏搒掠所加血肉糜爛上避殺諫之名下有居身之慘至於堂廉亡等士氣不立而廉恥道喪其所由來者有漸要之詔獄之設為禍尤鉅行之二百餘年雖有哲后曾莫知變馴至亡國悲夫故綜其大畧著之篇而以厰衛終之厰無列傳故備列其姓名使有所考

江防總論擬稾 大清一統志

岷江會衆川之流出峽而後滔滔東下然其勢猶未極盛也至過江陵則漢江統西北之水而趨鄂渚洞庭合西南之水而出岳陽又經黃蘄而向潯陽則彭蠡會饒撫贛袁諸方數千里之水以南出湖口東北納淮南之衆流泄宣潤之陂澤所受天下水幾十之四五自九江以下兩岸南北涯涘無際汊港縱橫故小則漁徒鹽戸出没藏姦大則巨盗之揚帆鼓棹挾風濤而負固者不可誰何也明制用都御史設操江署於應天府之新江口上起九江府之南湖汛下至

南直圌山三江會口一千五百餘里以時分班操練水師又設南北兩巡撫兼理兵務操臣任江中撫臣[illegible]守互為策應而兩御史巡閱之於是取民間之少壯充弓兵巡司保伍聯結制姦人無所得出入洲渚港浦步步設備營柵相望櫛比而鱗密矣 本朝定鼎初設操江駐池州改駐安慶康熙元年始議撤巡江兩御史裁操江而以其職弁轄之於總督都御史規制稍變焉臣謹按古之有事於江者未有不因江之利者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長江固天下之至險也而亦有國者之所恃以為守也徒知其害而不知其利因用之以取勝豈謂[illegible][illegible]時勢者哉然而有南北之分勢有剏業之大勢有一統之全勢所謂南北之分勢若孫吳東晉五代及後唐南宋是也時則以金陵為居重以上流為控扼以全蜀為根柢益自京口而至秣陵是為長江之險自武昌而至江陵是為荊湖之險守長江者以兩淮守荊湖者以襄漢南宋李綱論守備之宜請於淮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裨進守支郡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其說偉矣南唐罷瀕淮把淺之戍周師得以深入楊行密與朱溫亟戰於淮上溫不敢渡江

而楊氏遂能以淮南一隅與中原抗此則淮江相為脣齒之效也晉羊祜據襄陽險要開建五城紿吳人罷守石城杜預得以收江陵之提晉陶侃取襄陽命桓宣守之而趙人不得越漢沔以取荊此則襄陽與荊湖相與脣齒之效也然而根柢尤在於蜀者江之所從出也我不得蜀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晉之滅吳隋之平陳元之蹙宋皆先取蜀而後舉兵隨之其已事也獨典午南渡未嘗得蜀而得宴安江表數十年無西顧之憂者以蜀之未與中原通也苻堅既克漢中復平蜀密令人預備舟[illegible]於蜀將以入寇於

時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使其不輕身先進徐以待東西萬里之師水陸俱下以壓區區之江左豈有幸哉故蜀固而後襄漢得爲荆湖之藩蔽荆湖守而後兩淮得爲金陵之門戶此偏安之勢然也宋之取江南也所出之道一（荆南）此沿江而下之師也晉之取吳也所出之道六（涂中江西武昌夏口江陵益州）而沿江之道五隋之取陳也所出之道八（六合襄陽永安江陵蘄春廬江廣陵東海）而沿江之道四元之取宋也所出之道二（淮南襄陽）而沿江之道一則上流之勝勢斷可識矣獨明太祖起兵淮甸月決勝於吳楚之間其始由和州渡采

石取集慶尋取京口以斷張士誠絕江之路既而陳友諒襲太平犯龍江不與之爭於境內乃溯流直上而西殪之於鄱陽進兵武昌而東南大定矣此所謂因江之利而善用之以取勝者開剏之盛業帝王之極功也至於承平已久風波恬息持籌長筭之士無所得騁其間其視長江衣帶固漁人舟子之所以泳游而狎之者也然而備又不可以不預也昔吳紀涉之對魏主曰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七千五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處猶人身七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者亦數處耳彼所謂數處者不過西陵荆州九江采石京口迫江諸險要而已此特就其國言之也若夫有天下者則其風寒之所當護者又有大於此者焉試以明事徵之正德間劉齊之冦泝流上至九江又下南京往來者三如入無人之境然其始亂則近畿也其末也賊張獻忠由黃州團風鎮飛渡武昌陷省會全楚魚爛同時群盜豕突池和廬鳳悉經焚掠烽火照於江南然皆自秦豫來也如是病有所從起患有所必備雖七千五百里之外孰非吾一體之所當護者乎而況郎此七千五百里中水陸之路斜汊支港傍蹊曲徑觸處成險雖節

節分營而於各營之中又自有其護風寒者其規模宜廣其布置宜密故吾爲防者必合天下之全勢而計之務使遠邇聲息眞若一體之相周流聯屬而不至有一旦猝然不可救之患而已此在一隅偏安者苦於掣肘而若有所不及爲今舉天下之大唯吾所欲爲之而不致有猝然不可救之患者非萬世一時哉故曰有一統之全勢者此也我　朝撥亂之餘功令一新所遣將軍都統以下星列棊布於荆州江寧京口諸重鎮奇兵游兵巡江諸營或守禦非常或往來探哨千里之遥應若呼吸隔江南北若運指臂以

故比年以來滇黔兩廣外曁九真日南珠璣孔翠異香文犀罽毦賨幏之貢浮江而入河者若過於枕席之上巴蜀之名材荆楚秔稻連檣接艫而輸於天府散給吳越者若取諸左腋之下可不謂盛烈哉然而芟薙萌芽堙塞罅漏圖大於其細制近於其遠吾之法一定而天下之變日出而不窮其不得以太平無事而忽之也明矣臣謹按明制江防與唐宋經略徼有不同者嘉靖以後懲於倭患江防與海防相爲表裏也江自京口金焦起下與海接爲第一重門戶外汔於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則爲入江第二重門

戶也江南以及通泰之呂四掘港諸處與海相通者在在皆所經畫凡以防江卽以防海此其所以視前代加重而我

皇上於今海氛既靖之後猶不能無加意於門戶之守者明主之意周乎天下誠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舊明操江臣洪朝選故有江防要覽諸書後吳時來作江防考王篆繼緝之　本朝順治間操臣李日芃具有成書皆略載當時見行事例而已不及有所証明臣今紀自明世以及　本朝設官各汛要害參伍古今備志沿革而於大江源委亦詳著於篇

海防總論擬槀 大清一統志

國家混一區宇聲教覃被汔於無垠唯是東南縮波而州者千餘里一二狂孽弄兵島嶼烽烟時接吳越間至不得安枕而寢

皇帝御宇之十八載神謀潛運削平反側從疆吏請以次用兵於臺灣樓船直指繫組待命厥角稽首恐後遂畧定其地

天子乃按輿圖置一府三縣設之官府綏戢之易鱗介爲衣裳於是依島之國爲我邊界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皇哉振古無前之偉烈雖詩書所載何以加茲先

是海寇鄭成功盤踞金門厦門閒尋奪臺灣居之遊艅入犯飄忽南北軍吏苦於奔命康熙初廷議以爲徙民內地寇無所掠食勢將自困遂悉徙粵閩江浙山東瀕海之在界外者賊計果絀降者接踵二年立定界樁連歲遣官巡閱邊海諸郡縣八年有　詔稍展界縱民得採捕近海十三年成功子經乘閩叛洊居漳泉　王師收閩寇遁疆臣再脩邊備而海壇金厦復置戍兵矣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撫臣議處投誠之衆奏請給還民界外田地以撫主者俾之耕種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設提督總兵大臣鎮守是官兵

在外而投誠在內計可萬全無慮　詔許之閩界始
稍稍開復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十月兵部議請各
省開界得
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可給民耕種諸要地
防守事宜其擇大臣往視焉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鑑
都御史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
士石柱往福建廣東
上面諭遣之許以便宜設防守事竣奏聞世鑑等往會
督撫巡視遂盡復所棄地與民各就地險易撥置戍
兵疏上報可自是沿海內徙衛所巡司墩臺烽堠寨

堡開鹽皆改設於外畧如明初之制民內有耕桑之
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於四省遍於占城暹羅真
臘滿剌加浡泥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乃設
榷關四於廣東澳門福建漳州府浙江寧波府江南
雲臺山置吏以蒞之便泉貨流通則奸萌自息此上
策也而諸番緩耳雕腳之倫貫領橫裘之衆莫不纍
譯款貢叩關淅伏請命下吏凡藏山隱谷方物環寶
可效之珍畢至闕下輸積於內府於是　恩賚之詔
日下德澤汪濊耄倪歡悅喜見太平可謂極一時之
盛然而帆檣接於內地則盜賊生心互市通於外國

則狡焉思逞此前代已事始未嘗不警誡而後稍弛
防患輒中之宜
皇上之惓惓南顧慮此至重也始明太祖吳元年用浙
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調兵戍海鹽海寧各州縣洪
武二年命參政朱亮祖副平章廖永忠取廣東遂命
亮祖鎮守建置衛所七年詔以靖海侯吳禎爲總兵
都督僉事於顯副之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舟
師出海巡哨所統京衛及太倉杭州溫台明福建漳
泉廣東潮州諸衛官軍悉聽節制事權專而責亦綦
重矣十七年起信國公湯和於家使巡視浙江福建

沿海城池和至浙則建議北起乍浦南汔浦門縈廻
二千里設九衛築五十九城及諸所巡司民丁四調
一爲戍兵是年江夏侯周德興亦築福建海上十六
城置巡司四十有五按籍練民兵十餘萬戍並海衛
二十七年勅都督僉事商暠巡視兩浙城隍閱軍
士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時廣
東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請徙廣州逋逃蜑戶爲兵
增設依山砦不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於要害山口海
汊立堡撥軍戍守詔從之而命傑董其役故閩廣江
浙一切海上阨阨城壘傑德興和所建設爲多蓋是

時中國數被倭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
年寇山東遂轉掠浙閩自後南北並受其患太祖深
憂之先後設衛所屯軍所轄於衛衛轄於都司而總
屬之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
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鎭撫軍凡
五千五百有奇各衛屯田軍率十分其七守城三屯
種屯軍一人賦田二十畝而官征其什之一軍屯錯
列分堠而守自粵抵遼延袤八千五百餘里烽火相
望而並海以南迫近倭故其戰守備尤密云廣東瀕
海之府八共六府分爲三路東路惠潮接壤閩疆商
舶通番所必經也左挈惠潮右連高雷廉而爲中路

者廣州倭寇衝突莫甚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
雷廉又次之高雷廉西洋貢道之所從入也守廣者
以三路爲扼要福建設水寨五在漳州曰銅山泉州
曰浯嶼興化曰南日山福州曰小埕福寧州曰烽火
門皆控制於海中浙江立沈家門水寨兩浙衛所戰
艦協哨南哨至玉環烏沙北哨至馬蹟洋山而歸重
於舟山定海江南之邊海在蘇松松有海塘而無海
口其要在陸金山衛爲之衛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
各設水兵堵禦而崇明爲賊所必經地故兩處皆設

重兵鎭之至狼福山與圌山三江相呼應又爲南北
海防第一門戶江北之戰水陸兼用登萊三營連絡
曰登州曰文登曰卽墨其外島嶼環抱迤邐以及遼
陽而金復海蓋旅順各衛星羅碁布足嚴守望此其
大凡也自成弘後汔嘉靖初倭警寢息者五十餘年
邊備廢弛衛所屯田弁兼豪右軍戶亡耗不復勾補
水寨移於海港墪堡棄爲荆榛哨船毀壞不修而奸
民逸囚漁人蛋戶咸伺隙思纍勾引山賊失職之貢
使嘯聚稱王騷然蠢動一旦蜂突四起武夫喪氣抱
首鼠竄賊無亡矢折刃之劬蹂躪徧於江南城野蕭

條白骨塡路矣然後誅臣猛將分道出鎭增兵設屯
人人扼擘而談戰守起壬子至癸亥首尾十餘年中
國始得安息此浸失祖制之故也善乎總制胡宗憲
之言曰夫謂之海防者則必宜防之於海猶江防者
必防之於江國初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
百餘隻更番出洋哨守海外諸島皆有烽墪可泊後
弛其令列船港次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
吳淞江及劉家河夫乍浦灘塗淺闊無所避風吳淞
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廻又非防海要地故議欲分
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

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鼎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久爲賊衝三路之要宜以總兵屯泊其地奔於風汛時協軍巡哨使不得越島深入則內地可以安堵總兵俞大猷亦曰倭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經茶山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錢清水馬蹟蒲嶴丁興長途衢山楊山普陀馬墓等嶴經過然後北犯金陵西南犯浙江請於浙江共設樓船蒼船數百隻分伏諸島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遊兵而遠遏之於大洋之外議者多是之或謂海樓經月必有颶風

巉崖複礁廉厲侔劍戟不可下碇癸丑俞大猷圍王直於馬蹟鮫龍驚砲起幾至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暴風雨大作飄舟以萬計是邀擊海上之難也蓋倭從南來晝行夜止依山棲宿始至必泊陳錢次馬蹟次大衢次殿前洋山若驛傳然可逆數知也然海波無際賊覘知諸山有備東西南北何所不適嘗聞海中長年云避颶風者舍山泊泛大洋多得全逆知死地不避寇知豈出其下哉故必依此四山嚴會哨應援之令潛師伺敵發無不中此其設官屯駐顯示之標者利害相去懸甚

右通政唐順之疏曰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逆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賊入寇之路設吳淞江定海港口國家設縣置衛者以此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今宜於春汛時用兵備數員駐崇明舟山而總兵以下分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馬蹟而止副使譚綸甚善其說而謂陳錢馬蹟諸山在內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設守蓋海戰之弊有四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咫尺難辨一也官有常汛使賊預知趨避二也孤懸島中難於聲援三也將士利於無人掩功諱敗四

也昔江夏侯五水寨舊址設在大洋後人以應援不便移其三於海岸致寇無門庭之限議者謂宜復如舊制或謂復之不便而信國經營浙海棄下八山不守謹置汛於沈家門人卒便之非江夏之先見不逮信國浙閩之勢異故也然賊自五島開洋諸山瞭遠蕭條無居人得採捕小民竊與以來近岸常無覺者自嘉靖乙卯後禦洋之法立哨探嚴緊官得預備則藩籬之守其法終不可廢故必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於內洋而不使近岸斯策之最善而當時之議亦卒未有能易此者也初日本之犯中國山東

寧海成山諸衛數被其毒及嘉靖之亂首犯福建以及浙直而延蔓於淮揚獨山東竟未嘗被兵何也蓋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置戍猶少故寇時闖入然東南猶不免焉迨防守既密南北少事承平日久士卒生長南方風土脆弱兼之衛所軍部衆不多兵力散漫而瀛渤之間風氣堅悍如故寇來殺少所失亡多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或比壤一日而破數縣或千里同時而殘諸郡其時召客兵募土著徵調煩苦民力大竭必待督撫重臣前後彈壓而後定　本朝創業徵都指揮千百戶之兵而槩統於將軍提督

總鎮分領於城守協鎮以下大者宿兵累萬次亦數千各城保守要害清野以困跳踉之賊如是者三十餘年而卒制其命賊不能以流劫郡縣生民不至大困者兵力之出於一故也時勢不同代各異制考之於古三代以前尚矣秦命南海尉任囂築瀧口漢陽嘉中亦詔緣海盜屯兵備盜賊至晉咸和間趙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南沙今常熟縣地尋寇婁縣武進郗鑒擊却之此自北而南寇道之始通而海上自此漸以多故及晉末運恩循道覆相繼倡亂始入會稽上虞終於廣州始與又寇道自浙入廣之始也時謝琰以會稽守督五郡軍事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今自龕山而東至蹋風石堰鳴鶴松浦翟浦定海皆其地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後裕與盧循相持潯陽潛遣水軍從海道襲其番禺則其戰守皆在吳越之間史記恩曾一走郁洲今臨朐縣東北有郁洲山而未嘗遠出為民害然則防海之亟於江南舊矣顧其制不槩見考宋時嘗於明州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鋪以瞭望聲息然宋終始未嘗罹倭患也至有明之世建置詳矣謹次明自洪武以來所設官立軍以防海

外海港海岸事宜各省會哨海界及日本朝貢入寇互市始末然後備列

今制別為篇如左嗚呼强弱因乎時也盛衰本乎治也明太祖不勤遠畧來則撫之戒則絕之選將練兵修備日如寇至故不庭之國再世來王後人反是卒以召亂今

皇上端拱穆清之上闢昧幽阻罔弗耀以光明以故

天威所震陸讋水慄猶數諭邊吏愼固封守毋敢邀功生事疆埸之臣亦朝夕討訓以稱

上德意今坐享太平視所經畧若纖悉過計一旦有事

舉而措之成法具在始知創制者之用意深遠不可測量而以遺萬世子孫之久安長治者豈其微哉臣所撰次依海道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萊天津衛遼陽以次及之又括海南北所經各省郡縣自爲一卷共沿海山沙寇踪入犯分合日本與地皆有圖

日本貢市入寇始末擬稾太清一統志

自漢武帝滅朝鮮倭驛使始通者三十許國至建武二年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倭韓皆近帶方種類百餘極者當與今建都相近安帝永初元年復入貢魏時朝獻者一入貢者二至晉前後貢使以六至隋開皇三年遣使詣闕大業時亦一至唐興貢獻益數天寶十二年以新羅道梗始改貢道由明州其後使者仍由新羅歿宋端拱元年倭僧大奝然遣弟子表謝有日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倭開洋至寧波纔五日耳不得云十萬里此由新羅之徵也至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貢及元至元八年則復隨高麗使入朝自此元數招諭之不報遂至兩用兵其地一航不返而貢使亦絕矣盖自漢魏至元二千餘年間倭未嘗一寇中國至元末方張竊據旁海郡縣敗後豪傑多逸出航海明洪武初元稍稍因緣寇竊議者謂使是時中國滑爲邊備而聽其自去來於海上不問一如宋元以前將亦不至爲大患乃二年遣同知趙秩賜璽書盛詐以天子威德且責其自擅不臣其王初欲殺秩秩繼而復禮秩遣僧隨之入貢然使未至而寇掠溫州矣是年有詔浙江福建造海

舟防倭秋道行人楊載齎書往五年遣僧祖闡往倭
亦屢貢寇不常其貢也或無表文詔旨詰責其使至
付三邊安揷亦隨謝隨寇十三年始詔絶日本之貢
以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具與故丞相胡惟庸
有謀故因發如瑤雲南守禦而著爲祖訓絶其往來
以其僻在一隅不足以興兵致討云於是起信國於
鳳陽出江夏於閩嶠設城建堡冠葢交於海上終太
祖世不復言貢事矣永樂二年命太監鄭和從兵下
西洋日本先納欵獻犯邊倭二十餘人即命治以其
國之法縛置甑中蒸死帝嘉其誠遣通政使趙居任

厚賜之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毎貢毋過二百人
船毋過二隻限其貢物若人船逾數夾帶刀鎗並以
寇論尋命都御史俞士吉錫王印綬敕封爲日本王
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親製文勒石賜
之然倭入寇葢不悛九年寇盤石十年寇松門金鄉
平陽十七年寇王家山島都督劉江破之於望海堝
自是不敢窺遼東而侵掠浙江葢甚葢西洋之役雖
號爲伸威海外而華人炫於外國珍寶琛麗倭使來
中國奸闌出入主客相糾以故冠盜滋起而倭貢道
自此一由寧波久之葢習知其島嶼曲折則吳越之

間蠢然騷動問其宜也葢倭之得以爲患我中國一
由於明高帝之遣使再成於成祖之許貢而成祖以
好大喜功之心置高皇之約束於不用其禍延及於
數傳之後荼毒生靈幾半天下亦云憯矣當洪武時
以貢舶之來衆設三市舶司於福建廣東浙江聽與
民間交易而官收其利廣以西洋福以琉球浙以日
本然獨日本之使號爲難御其來也往往包藏禍心
變起不測成化初忽至寧波守臣以聞鄞人尚書楊
守陳貽書上客力言不可以爲倭賊僻在海島其俗
狙詐狠貪洪武間常來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絶不

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復許貢於是往來數數知
我中國之虛實山川之險易時載其方物戎器出沒
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陵不得間
則陳其方物而　朝貢侵陵則掠民財朝貢則叨國
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
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詔至京師燕賞
豐渥稛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
入桃渚犯大嵩燔倉庾焚廬舍賊殺蒸庶積骸流血
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
剖孕婦之腹賭決男女以飲酒荒淫穢惡至不忍言

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
者隕涕於是朝廷下備倭之詔命重師守要地增城
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
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邊氓安堵茲者復來窺伺
我軍懷宿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寢食其
皮肉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當事復從其請以達於
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郡先罹
其害茇民稼穡爲之舍館浚民膏腴爲之飲食勞民
筋力爲之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雞
犬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强市物貨調謔婦女

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旣譁然
驚懼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民其有不譁然如
吾郡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
堪命益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
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蠹民生而過厚之者
一則欲得其向化之心一則欲彌其侵邊之患也今
其狡詐如前則非向化明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
亦侵無可疑者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君越裳
獻白雉周公猶謙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
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況倭乃我讐敵而於搆

釁之餘敢復逞其狙詐以嘗我其罪不勝誅矣況可
與之通乎然名爲效貢旣入我境而遂誅之亦不可
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
其貢物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其
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姦謀沮息
威信並行東南數千里得安枕矣守陳言不用至嘉
靖二年而有宗設之事故事番貢至閱貨宴席並以
至時先後爲序時倭主源義植失權諸道爭貢大內
藝興遣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
波素卿潛賂市舶太監賚賄以萬計因令先閱瑞佐

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怒於坐間起與瑞佐相忿
殺太監以素卿故助瑞佐兵殺都指揮劉錦大掠旁
海鄉鎮素卿下獄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
言奏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司市舶旣廢番
舶無所容乃之南澳互市期四月終至去以五月不
論貨之盡與不盡也於是凶黨搆煽私市益盛不可
止會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人爭往貿易總
督都御史朱紈獲通販者九十餘人悉斬之一切貨
賄不得潛爲出入內地商販因負貲不償積逋至千
萬金豪家貴官爲之擁護利倭亟返輒以危言撼官

府令出兵驅之去而甚語中紈使得罪死倭商大恨
不肯歸徜徉海上未幾而變作矣時王事唐樞建議
以為宜復互市曰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
而為寇通政唐順之曰船之為利也譬如礦然封閉
礦洞驅逐礦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
而操之自上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
萌嘯聚其間斯無策矣今海賊據浯嶼南嶼諸島公
然番船之利而中土百姓交通發濟殺之而不能止
則利權之在也宜備考國朝設立市船之意毋洩利
孔使奸人得乘其便又疏請許貢以為朝廷能止其

入貢之路不能止其入寇之路尚書鄭曉論之曰洪
武初設市舶司於太倉名黃渡市舶司尋以近京師
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又罷復設所以通華裔
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
海賈而抑奸商也當倭亂之時因夏言疏罷市舶而
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若必欲絕以舊
制十年一貢之期而後許之彼國服飾器用多資於
中國有不容一日缺者安能坐待十年一貢之期而
限以三船所載之數哉（宣德後復改限三船）彼既不容不資於
我而利重之處人自趨之以禁民之交通難矣此皆

言市舶之必不可罷也然猶未揆其本末而論之夫
浙江市舶專為日本而設其來時許帶方物官設牙
儈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船即有互市非人貢
即不許其互市明矣貢之期以十年則必十年一至
而後可謂之貢今止言市船當開不論其是期非期
是貢非貢是璧貢與互市為二也將不必候貢而常
可以互市矣此政前日之所以召亂者也可乎哉且
貢船者王法之所許市船之所司也海商者王法之
所不許非市船之所得司者也日本原無商船所謂
商船乃西洋貢使載貨至廣東之私舉官稅而市之

民既而欲避抽稅省陸運閩人導之改泊海倉月港
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以六月來望冬而去嘉
靖三年歲凶雙嶼貨擁而日本貢使適至海商遂敗
貨於倭倩其兵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仍回
私嶼東洋船徧布海岸而向之商船悉變而為寇船
矣然倭人有貧有富富者與福人潛通改聚南澳亂
後尚然雖驅之寇不欲也此無待於市舶之開而其
互市未嘗不通者也貧者飄掠為生每歲入犯雖令
其互市彼固無背也亦不欲也故不知者謂倭患之
起由市船之罷而其實不然夫貢者其國主之所遣

有定期有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也無僞中國未嘗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則市舶未嘗不通何閉之有使其來無定時驗無左証乃假入貢之名爲入寇之計雖欲許得乎貢不可許市舶獨可得而開哉自嘉靖末年海患既平貢使亦絶以至於今不聞其國之服食器用有缺而必取資於中國也亦不聞倭之日爲患於中國如前也三者之言猶未盡矣雖然有貢則商舶在禁貢絶則商舶者適所以爲中國利也未見其害也初自宋素卿搆亂之後十八年金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勾西番掠浙閩至二十

二年許棟住雙嶼港爲朱紈所逐其下王直收住烈港併殺同賊陳思盻柴德美等遂至富强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峯徐惟學徐元亮分領之因而從附日衆倭船遍海爲患與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内地潛居其國中者亦不下數千家爲之謀主挾以入寇自此致亂而通番之禁愈嚴然近海之民以海爲命故海不收者謂之海荒自禁之行也西至暹羅占城東至琉球蘇祿皆不得以駕帆通貿而邊海之民日困以故私販日益多而國計亦愈絀至萬曆二年浙江巡撫龐尚鵬奏請開海禁謂私販日本一節百

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利導之弛其禁而重其稅又嚴其勾引之罪譏其違禁之物（如人口軍器硫黄焰硝之類）如此則賦歸於國奸弊不生然日本欲求貢市斷不可許蓋過洋自我而往貢市自彼而來自彼而來則必有不測之變自我而往則操縱在我而彼亦得資中國以自給之利二者利害大不同也先是隆慶初年福建巡撫塗澤民請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萬曆初巡撫劉堯誨請船稅充餉歲以六千兩爲額於時凡販東西洋雞籠淡水諸番及廣東高雷州北港諸處商漁船給引名曰引稅自四年溢額至一萬兩其後驟

增至二萬千九餘兩然則海民趨利之情與商舶通塞之利病可睹矣顧尚嚴於日本之禁其刊行海稅禁約一十七事一禁壓冬以爲過洋之船以東北風去西南風回雖緩亦不過夏唯自倭還者必候九十月間風汛又日本無貨止窺金銀凡船至九十月回無貨者必從日本來縱有給引仍坐之又以呂宋地所出少所用止金銀商船多空回故稅販呂宋者每船别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增商人多折閲破產及犯壓冬禁不得歸流寓長子孫者以數萬計同安奸人張嶷者謬奏海中有機易山地產金可得成金無

算部遣內臣勘覗呂宋開之大恐以中國將畧取其地流人爲內應於是盡坑殺漳泉之在國者二萬人事聞張嶷以欺罔首禍寘極刑巡撫因招諭私通及壓冬者罪恐宥免而私販日本之禁稍踈矣萬曆末以東事告急啓禎之際劉香老李魁奇鄭芝龍等爲盜外洋重申海禁然芝龍兄弟旣撫後通洋致富賂遺權貴海上建閫者率用此牟利由此私販雖日多而國家竟不得共利云大抵私販有二有中國之私販有日本之私販中國之私販齎貨至彼必勾引倭徒緣貢爲名而乘吾之不備鹵掠人民互分其利許

二王直葉宗滿之輩是已日本酋長爲衆所尊者曰天文彼中故事每遇閏年則諸島富家各輸貲於天文請得勘合入貢中國頒賜勘合所肥後州亦有貯山陽道周防州者所謂天文者是貲則貿遷有無以倖厚利利勢在上天也入寇者即九州島夷也文所欲者後因奸民通販加之假稱名號者竊錄勘合私通酋長遂至往來無稽而天文之利權下移矣故私販者中國之所惡而亦日本之所不樂者也然以中國之奸民與日本互爲糾結其遺患於中國也滋甚而皆起於進貢之途不絕貢端絕則日本之販船不至日本之販船不至則我內地勾引接濟之奸

不能挾倭以爲重如此雖有高檣大桅羣聚而輩往者不過將其絲素書畫什物之類以往返漁利而已於我固無損也況設之市評以收取其稅如萬曆之於東西洋者其有裨於國用又有甚利者哉臣愚故以明之貽患不在於私販之有無而在於通貢之一失明太祖旣誤之於前而成祖復甚之於後然貢旣已絕而猶欲禁商使不得行是何異懲羮而吹虀有見其患而無見於其利也　國家初患海孽未平撤界而守禁及採捕康熙二十三年克臺灣各省督撫臣先後上言宜弛航海之禁以紓民力於是　詔許

出洋官收其稅民情踴躍爭奮自近洋諸島國以及日本諸道無所不至四榷關之設異於市舶之設上操其利權譏其貨物而下不得以爲纖芥之害中國主其出入而島人潛處帖伏而不敢動比年以來報課日足比之唐宋則利倍之比之於明則絕其隱患此所謂不寶遠物而遠人格者與夫疲敝百姓以逞志於荒服之外者異矣或者設爲萬一之慮得無有私挾彼人窺伺中國假稱朝貢希爲互市者乎此端一開召釁不難矣誠　嚴詔守土之臣時禁闌出之條絕勾引之萌杜生事之漸重禁濫額以勸來者

皇上又垂誡萬世無得受其貢獻如今日使倭之片帆
不復西指覦中國如天上焉而吾民日取其白而轉
輸之於以仰佐縣官之急充戍守之用而私以自寬
其民力於耕商之所不及是則上饒而下給之道與
安萬世之良策矣臣故備述原委附於海防之後亦
以明設險者之在此不在彼也

湛園未定槀卷之二

序

五七言詩選序

文章之流徵以漸而致六經深厚至於左氏內外傳
而流爲衰世之文戰國繼之短長之策孟荀莊韓之
書奇橫恣肆雜出而左氏之委靡繁絮之習泯焉無
餘矣此一變也自是先秦西漢文益奇偉至兩漢之
衰體勢日趨於弱下逮魏晉六朝而文章之敝極焉
唐興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殆貞元大儒出始倡爲
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朴力芟六代浮華之習此又

一變也惟詩亦然自春秋以迄戰國國風之不作者
百餘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荀况和之風雅稍與此
亦詩之一變也漢初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以五言
接三百篇之遺建安七子更倡迭和號爲極盛餘波
及於晉宋頹靡於齊梁陳隋淫艷佻巧之辭劇而詩
之敝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間作者坌起大雅
復陳此又詩之一變也夫敝極而變變而後復於古
誠不難矣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即古也戰國
之文不可以爲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爲史漢明矣
今或者欲徇唐人之詩以爲即晉宋也[illegible]魏也豈學

古者之通論哉余嘗譬之宮人之室其子孫不能整理日卽於壞廢後有富人者居之闬閎崇如墉垣翼如非不霍然改觀也然循其涂徑而非閎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識矣夫六朝之頹靡固亦漢魏之支派也唐人之變而新之其霍然改觀固然矣無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以復識者乎故文敝則必變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尤有黙運於所變之中者君子旣防其漸又愛其變也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之選蓋其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

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爲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雜濫觴於栢梁然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學者合二集觀之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酌於風會之間庶乎其不爲異論所淆惑矣集中分別部次具有精意已具先生自爲凡例中不備述

唐賢三昧集序

新城先生旣集古五七言詩各如干卷復有唐賢三昧之選蓋選五七言者所以別古詩於唐詩也然詩至唐極盛矣開寶以還盛之盛者也選唐詩三昧者所以別唐詩於宋元以後之詩尤所以別盛唐於三唐之詩也昔夫子刪詩不斥鄭衛而三百篇中有褊辟無俚辟俚之病主於無所不盡旣無蘊藉停蓄之意於中則其於言也求其依永而和聲必不得矣夫鄭聲之宜放以其淫也然其聲故在也詩至於無所不盡而俚將并其聲而亡之而風雅委地矣故宋元

晦謂今人之詩如村裏雜劇誠惡其俚也然今人之厭苦唐律者必曰宋詩且以新城先生嘗爲之此知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也先生自序此選謂別有會於司空表聖嚴滄浪之旨錄盛唐詩尤雋永者自王右丞而下得四十二人近虞山錢受之極論嚴以禪喻詩之非而於高廷禮之分四唐則案以當時作詩者之年月而駁之曰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余以毛詩考之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爲東遷以後之人矣其於詩也不害

其爲小雅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之喪亂胥爲東遷以前之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爲王降而風故初盛中晩亦舉其大槪耳而盛唐之詩實有不同於中晩者非獨中晩而已自漢魏及今有過之者乎蓋論詩之氣運則爲中天極盛之運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則常有不極其盛之意所爲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言有盡而意無窮擬之於禪則正所謂透徹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廓落其體規取浮響慢句以爲氣象而托之盛唐此正嘉來稱詩者之過也於前人乎何尤或曰然則唐文之與詩何如曰論詩於唐以後與

文不同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穆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詩至中晩已小變王元之輩名爲以杜詩變西崑之體而歐蘇各自成家西江別爲宗派至南渡而街談巷語竟竄六義其間能以唐自名其家自放翁石湖而小不可多得或者謂反不如西崑之浮艷其聲存也然則是集成而復唐已墜之響於千有數百年之後庸詎非承學者之甚幸哉余聞先生里居著文溢百篇嘗謂今之學唐宋爲古文者逐貌而失

神余文所以矯其敝意者論文於今日亦其當變之會乎乃余數請而秘不以出也故今所論列止於此

晉執政譜序

古之賢執政相繼於朝傳累世而不絕者未有若晉之盛者也葢晉以上卿將中軍執國政必博謀於衆而後用之故其舉不失而自文襄以後世爲諸侯盟主者無它已執政之得其人故也按春秋傳晉執政終春秋之世十有九人文公四年蒐于被廬謀元帥趙衰舉郤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城濮之役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上德也箕之役先且居代父將之蒐於夷用狐射姑而陽處父復蒐於董而廢之立趙盾焉其重且難如此趙盾之後次郤缺次荀林父次

士會次郤克次荀罃次荀偃次范匄次趙武次韓起次魏舒次士鞅次趙鞅以終春秋而晉亦分矣凡此十九卿者大半皆晉之選也當是將與晉匹者莫齊爲彊而高鮑之族無聞焉楚置令尹其世數姓氏皆可考然賢奸互用治亂相半不得與晉比晉自趙文子後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則執政之權始移于大夫矣大夫多侈求欲無厭其弊皆始于執政韓宣子受州田于鄭而易之欒氏范獻子取賂於季孫晉是以失諸侯楚囊瓦私裘馬之利囚唐蔡二君二國叛之幾至亾國則皆貪利階之禍也甚哉利之爲害於人國也葢執政好利則百官尤而效之將唯利之是圖下以浚民之膏而上以奉君之欲則其國必貧執政好利羣臣皆貪冒無恥則風俗壞而尊君親上之誼衰攘竊盜賊之禍作士大夫廉恥不立小民迫飢寒輕犯亂則國幾何而不亾趙文子遊於九泉曰吾所歸者其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而文子亦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是以能光輔晉國夫范宣子賢執政也子産猶戒之以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況下此者哉余故比次郤縠以下綜其行事而譜之觀其所以盛迹其

所以衰詩曰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晉之盛衰亦有國者之明鑒也可不慎夫

日下舊聞序

古地志九丘之所述土訓誦訓之所傳不可得而聞矣禹貢於帝都首列冀州僅兩言爾舉徐州所至可知其境界因以見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此書之體例也商頌稱宅邶曰景員維河景山河大河員言大河之旋繞於山文僅四言而山之高大水之縈廻形勢之雄壯險固俱槩若指掌此立言之法也文王治岐及豐二南所咏多在江沱汝漢之間無一言及於岐豐土俗者舉遠可以見近也蓋詩書之言約而該其旨微而顯而志有地理爲史家者流義取詳贍

辭有不必然者余觀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多且久莫如關中今則燕京而已關中自漢黃圖外若葛洪薛寘蕭貲之所輯無慮數十家獨唐韋述所譔西京記宋宋敏求演之以爲長安志十卷最稱淹博若燕薊都於遼歷金元及明更世七百餘年其名雖燕傳而西自恒山滹沱易水以豁之邯鄲爲趙地西南漳衛爲魏及邢衛之境東南自大河附之海爲齊接壤蕃奄有數國之封畧故其所錄不得不廣其延國於五代搶攘之際非有周文武成康之基業與秦漢隋唐以來聲明文物之舊也而故典鈌如蒐輯者尤難之友人秀水朱君竹垞檢討居京師久乃博采經史子集幾千卷及游覽所至所訪聞於道賢故老者集之爲日下舊聞分爲十門總其卷得四十有二間以已意辨論其疑似援據精確辭雅義暢前此未有書也蓋自郡國寰宇之有記至元始編爲大一統志明踵而修之其所載者天文分野戶口貢賦山川城郭宮室坊市津梁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夫各郡邑之人物土宜亦云紀其大凡而已若夫歷代遷徙因革之不同風俗好尚圖史金石彝器淵沈土蝕山銘冢刻之剝蝕殘脫而僅存者人妖物告仙釋怪誕

初之所志靈異之所錄禽獸草木詭形殊狀非是書不備也誠能倣其例於十三布政司志各配以是書行之志爲之經由爲之緯識大識小兼羅並蓄學者一開卷而坐見六合之內極古今之變豈不甚快惜乎竹垞已老而作者之不易得也是編摭拾止于前數朝軼事然觀其所述非徒以侈浩博已也其于世運隆替君臣謀議政治民風得失之故瞭然矣法戒之實不在是與其以翼經而補史之所不及者尤作書之深意不可以不察也

尊聞集序

韓退之集序文者貫道之器先儒駁其本末倒置是已然所以謂文爲末者文不與道俱故也善乎濂溪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文非道何以載道輪轅飾而不爲虛車者以其所載者道也其載之者亦道也文特其形而下者耳豈得謂道自道文自文乎然車不載物始謂之虛車任有物焉充之斯不虛矣文不載道而詭譎誕漫淫艷剽竊之詞勝雖有載焉豈得不謂之虛言哉既爲之虛言夫其離道愈遠也而鄙之爲末宜矣今之爲文者大抵有二其爲詭譎誕漫淫

艷剽竊者常薄儒先之說爲無用用之不足以成家而見爲迂腐及視其所爲按之其中無有也矯其弊者奉一先生之言亦步亦趨惟恐失之而不知其有超軼絕羣者在謂其中有物焉則亦無有也若此者猶不得謂之虛車已乎侍書澤州説巖陳公病之公之爲文也其初涵泳於六經四子之書排二氏之虛妄斥儒家之異論一折衷於新安朱氏而擇其尤粹者以立之本於法則左國先秦兩漢諸子之書無不取於體則唐宋元明之作者參伍焉無不備猶未敢以自信也久之集始出合詩文經解雜著共得八十卷其受而讀之見其理弸於中而文暴於外其所詩而言者皆得乎性情之正而所述者無非仁義道德之旨也則可謂富哉信乎其爲載道之文歟雖然夫無所於載者謂之虛車可也車既飾矣載既美矣執策者從之或東焉或西焉或南焉或北焉雖終日馳不至矣公方以道濟明時其篤於踐履發於事業而施澤於生民者孰非其文之至其所載於册者此是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從其道而隨所之焉雖重且遠有不至者哉讀是集者可以慶公之遭而無病於道之難行矣

騰笑集序

騰笑集者友人朱君竹垞所自名其入仕以後文也余癸丑在京師葉文敏公得君集讀竟歎曰古雅固所不論尤難其無一語夾雜是時君方隱處士服瀾跡公卿間文敏所歎謂其能不爲世俗語也後君起制科辭譽焯然自貴公豪家五方游士無不欲丐一言爲重君伸紙舐筆日盡數牘或非其雅意所欲爲倦則隨手應之成足其願而去以此積文至多君裒爲集若干卷示余余曰是不可以負文敏爲刪其冗長者存僅十之五六既取而觀之則精彩血脈與發

呈露有若嶄然而高者出於層霄之上而洌然而清者泱於重淵之下蓋積若十餘年之窮蒐博取與其所內得之於心者日新月變雖不難追古人而與之並顧其雅尚所寄一往以深耿耿然有不與儷俗俱泯者視文敏之所讀而歎者無以異也君曰王通云心迹之判久矣心不可以衆喻也然余自知之子既以知之矣夫迹者人之所狥而群耳而目之者也吾姑託以名吾集而庸以自晦焉可乎余曰然

夏子詩序

無易夏子於古人之詩無所不讀然皆資以爲詩之用故其爲詩益專而工於古人之能事亦無所不有性不樂仕宦嘗再任視施州衛學當山水奇僻處人蹤斷絕蓬藋蔚然輒收視返聽神騖八極旻然大放厥辭已復捨去乘興遊京師忽持一卷詣予曰廼爲我序而歸之吾行商輮自此以往將無所不遊不復與公等接矣其遊益勝其寄託益遠則其詩必益奇然予又懼其溺於物外之觀無乃飄忽汗漫一往而不返乎將必晦其迹韜其光而不耀則是集不可以

無傳也

餞別詩序

柯子翰周再遊京師覲其尊君給諫公將歸士大夫燕餞賦詩以贈行者二十餘人翰周亦自爲詩一章答其意今其歸數閱月矣予寓武塘去京師三千餘里外讀其詩如親見其賓主之盛歡笑流連而丁寧之又愛惜之無巳也諸君子之於詩固可謂工而其於情亦綦深矣今朝廷清和給諫公以老成宿望當主上眷注每一封事出海内無不想望太平頌炙其風釆而諸君子輻輳輦下相爲引重又愛公子之才念其別期其父子之後先繼美也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非區區供張之設執手之感巳也微公子能無眷眷於斯集乎公子偕其伯兄寓魏前年往反南北有紀遊詩各一卷予讀而愛之是刻成又將挾之南遊自衡湘以歷之大嶺以南也吾知是詩流傳海内之讀之者慕給諫公之風釆又樂其父子之繼美而京師承平日久一時勝流雲集飲酒歌詩風義之深厚蟠居堀處之士必有撫卷長吟而不能釋然者余爲之序竊幸附名其後

贈行詩序

文士之遭其塞之也甚易而開之也甚難余覽史漢經秦焚儒之後賈誼以布衣發憤欲有所更張而絳灌沮之趙綰王臧議興文學而太后不説元朔初平津與天子協意定制始下郡國貢士之決開東閤以延四方之英俊當是時司馬相如枚皋莊助兒寛之徒固巳布列在朝其後嚴徐主父輩上書闕下言事者益衆延及宣元之際任用儒相一變而爲經術西京之文至與雅頌爭烈無他其時使之然也使生數君子于高惠文景之世則不免于抱書淹鬱以老即

其文亦不盡傳今班氏藝文志所載辭賦諸家其在建元以前者殆十不一二見也國家初定　世祖雅意右文然遣調四出吏士腹鞬而馳者絡繹于天下一時文士猶未得盡達故雖以吾郭子高旭淹雅閎博之才閉環堵淩藏者亦十數年于兹　今上嗣位海宇寧謐無氛塵之擾廷議條復舊制詔有司歲貢士如前於是郭子始得以名上禮部值今縉紳在位多經術大儒孜孜汲引士類觀其用意非直漢公卿比郭子以名御史子挾策遊京師此千載一遇也故諸公皆爲詩以餞其行慶郭子之得時諸公雖善爲

文辭率浮沉里閈無足爲郭子地者今懷器以往以待賢公卿之求而其道將益光顯焉異日有稱天子讀其文恨不同時或歎相見晚者必郭子其人也諸公咸以是爲言其知郭子也深矣卷既成而明州美其爲之序

吳庚升詩序

吳門吳子翊自弱冠從其舅氏京師其爲詩雄麗俳宕與作者上下所至名公宿儒多樂與之游相唱酬若兄弟然然其意黙黙然殊不自得也予聞之其先曾祖都諫諱之佳者當萬曆朝儲位未定有旨册封上所愛鄭氏爲皇貴妃時宸英曾祖奉常公給事戶垣首抗疏力爭不可且請早立東宮上震怒謫雲中尉從此淪落三十餘年而都諫同時亦相繼與張公棟葉公先春論儲事削籍歸伍世所稱東吳三諫者是也然先奉常至光宗時被名內遷雖不久復廢而都諫竟以黜死惜哉自國本議起朝論各有向背門戶之見紛然於是閹孽寇氛伺隙萌芽相爲煽張迹其終始雖非有攸歸而一時匪躬諸臣亦未免過爲張皇以激成清流之禍況其間依聲附和千百爲羣此與異時諸公建白之意何如卒至矢沒寖陵薦及京闕而光廟隆準之子孫與向所謂愛子如意之子亦且與盈廷水火漂爍俱盡迄今鮮或存者悲夫獨先奉常以垂老復起爲瑞黨薛鳳翔所擠亟奉身退而都諫亦以早殁得脫於鉤黨至今喪亂之餘兩家子弟猶幸不失其世守風燈雨館蛩螿相對追數數十

年來君子小人互爲消長之故與其所以勝敗日累月積禍所從來宜其皆可爲拊膺扼腕太息而見之於詩不獨誌游覽之壯觀爲一時之唱酬已也夫稱先民述祖德以相贈答者詩人之志也昔子美贈閭丘僧詩盛稱其祖審言與閭丘之祖均同年蒙主恩爲榮然審言倖進女后之朝諂事張昌宗易之兄弟以罪免宜也即均亦無足稱者今以吳子之才發而爲詩使其屡爲之不止何患遽不如甫子雖瞠乎後哉然其家世亦足以誇於子美矣吾與吳子勉之而已

陳君詩序

文章之道古人雖謂有得於山川之助者而朋友往來意氣之所感激其入人也更深予所見於三百篇者如風雨淒淒雞鳴不已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之類其言皆至深婉足以發人之性情而動作者之思然在春秋時列國儐介往還所至必賦詩贈答莅至殷勤然特以取諸古人之成什已耳未嘗必欲其自已出也而漢時稱公卿好客有及黯鄭莊汲鄭皆不聞能詩終西漢之世河梁執手寥寥數章而已而宴餞投贈之作頗多得之於建安以後何也毘陵陳子集生嫺於詩尤好交遊且日出過存諸公間修脯之贄雞黍之設日接乎遠近不以貧故少廢以是其知交日親名日聞而詩亦漸積至若干首本之於意氣之盛而發之爲和平之音殆近於孔子之所謂可以羣者也陳君得此亦足以自雄矣然今海內言詩者日衆予意必有卓犖命世之才足以含跨往古而領袖來茲惜予特迂疎寡合其蒐取十不能二三若君之博聞廣見而猶謂無所得焉豈其理也與君居且久君即不暇爲詩以遺我罄君之所聞於賢士大夫者盍爲我取酒斷章而賦之吾將以附於三百篇之逸

焉

一研齋詩序

吳章得罪而門人不敢復名其師說張禹爲相封侯時人傳其論語章句而餘家浸微文字之聲價以勢利爲盛衰自古而患之矣始橡園周司農以雄沈堅峭之詩倡起後進爲其學者甚衆及司農失勢稍稍去之今亦而能言其詩者㦲鮮矣余讀吳子介茲前後二集詩展卷未終其雄沈堅峭之色望而知其爲司農弟子也介茲當司農盛時不爲翕翕熱今去其死時三年詩雖變益工然守其家法每論詩稱橡園不去口及其嗣君交久而彌篤介茲誠貧士使其得志挾利權於時其背違行易心棄生死之交翻手下石哉書曰詩言志若介茲之詩之志不獨今之學士大夫媿之亦遠勝於古之人也

選詩類抄序

梁昭明太子選詩自荆軻下合六十五人分其體爲二十三部余嫌其未足以著時代之升降究作者之歸趣也去年十一月自京師道汶寧客邸多暇因取更編紨之以人系代以詩系人稍芟汰者十之二日呵凍書之僅一月發汶抵廣陵錄成卷共得百十三紙略疏其人世次爵里於其名之下而不見余抄者七人焉余惡夫今之爲詩者剿拔其影響形似塵土很雜而號之爲選體故於今之爲選詩者無取焉然而有唐三百年之人之詩其不本於選者蓋寡矣唐人雖發源於選及其既成名家則較然自爲唐人之詩此學選者之所以可貴也余之爲是集也非欲取天下之詩而必之選體欲人之學爲唐人之詩而已求工於唐人之詩者必務知其所本則舍是奚取哉余又欲稍葺自梁天監以後合陳隋北朝作者拾其遺事共爲一集傳采諸家之論詩者以附焉而未暇也因識其意於卷端時甲寅正月巳丑書於廣陵寓齋

張子制義序

余交張子弘遴十餘年所嘗讀其詩文而重之去年張子以貢入京師其所學益精議論恢張迥出時輩然余尤喜張子制義見輒把誦之不置或曰此特張子緒餘耳子何愛之深也余曰不然夫八股之道微矣學者視爲功令而趨之其體則敷衍經文詞不已出也株守集註義無旁雜也其習之相沿則有上承下逗前虛後實单行複序截章換字之法候氣衡纔傳神優孟似排而非儷體比論而無章法學者童而習之村師腐生一見便解萬一功令復新舉今之所謂八股者而廢之則雖日陳王唐瞿薛之文於前誰復能辨其畦徑識其旨趣者乎余故曰時文者速朽之物也至近世金正希楊伯祥吳梅村陳大士臥子黃蘊生諸公者出始博取先秦兩漢唐宋人以來之文大發之於帖括經史子集縱其驅策横竪鈎貫無所不可而機杼自出一空前作者此猶杜少陵之於詩韓昌黎之于古文顏魯公吳道子之於書畫古法雖從此一變而天工人巧則已極矣故此數公者雖其文不名爲制義亦可自作一書以行而能使讀者了然自得於文字之外今張子既以其所得於古者

而沉湎於數公之文如此則余之愛其八股義也猶之愛其詩古文辭而已何疑哉抑明制重館選嘗開一舉行故以三陳之才而不得與若蘊生則固其所不欲就也張子幸年少入窺中秘翺翔禁闥其與時著述視數公更當何如則余之愛而欲把誦之者又將不一而足也

賀歸娶詩序

王子年十九隨其父任淮北將歸娶于其鄉其同學賦詩而賀以送之者數人而請序于予或謂予曰古者昏禮不賀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者賀之禮與曰奚為而非禮耶禮不云乎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蓋娶婦之家不可以是為樂而姻戚之情則自有不可廢者然不曰娶妻而曰有客若謂佐其鄉黨僚友供具之費而已是其所以謂不賀也曰予聞之鄭氏進于客者其禮蓋壺酒束脯若犬而已不聞其以詩也以詩賀亦禮與曰奚為而非禮詩間關車之舝今說者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非今詩之祖與文王新得后妃而關雎以詠亦此物也然關雎不過于哀樂故孔子善之車舝五章未嘗一言及于燕昵之私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記曰詩之好仁如此太史公至用之以比孔子之德而今人多工為浮詞以相波靡失朋友切劘之義矣諸詩雖亦未免漸染于是而卒歸之大雅方之古人猶庶幾焉

廣陵唱和詩序

廣陵爲古淮南雄鎭方其盛也上林瓊臺楊柳之堤龍鳳之舸延袤於重江複關之間而相爲縈帶諸公或建旄節盛參佐從四方奇士相與選勝賦詩賡颺太平而與時如韓魏公之與荆岐數公者賞花置酒一時主客之集後先繼秉大政傳爲盛事當天下無事時仕宦者得以其間從容於游宴之樂而述爲詩歌民生其間何大幸也然而煙塵稍警則淮南之受兵必先鮑明遠所謂通池夷峻隅頹者嘗間世而一見也而風嘷雨嘯之場詩人之響或幾乎息矣然則

詩人之聚散非廣陵之所以盛衰而天下之治亂所從出歟前世無論自明甲申乙酉之際載經殘馘余時過其故墟蓬蒿蔚然凄凉滿目如此者幾二十年已太倉端士王君之同年友新城王君貽上來佐斯郡始稍稍披荆棘事吟咏用相號召君於其秩滿而去也以舴艋渡江而相與登昭明之樓謝公之宅拂摩斷碣按行舊壘一字之賞一石之奇必咿唔竟日而去故君之詩爲絶句者至五十首殆浸淫乎供奉龍標而掇其勝者也集成以示余余讀之喜曰此其太平之徵乎蓋自是廣陵之風雅復振矣去年余客江北未嘗一詣新城陽羨陳子其年爲余言王君見子文輒嘆息以爲作者今遇太倉亦云然余謝不敢然兩君知余余敢自謂不能知兩君乎故於是集也敢粗述其所聞若新城之詩雖未暇合梓然其風流亦大畧可覩矣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咏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遊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余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輩遭漢季失馭羈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爲羈囚唐自乾元光化以後則一時文士抱其卷牘以外依方鎮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強弱呑并出彼入此曾不容跡士生其間譬如隆秋風之籜於狂波萬折之中轉展裍狀及於淪胥而不可止此其可悲者也自余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見其爲人而及今之邂逅於廣陵也巳十五六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覩家世鼎盛鮮裘怒馬出與五陵豪貴相馳逐狂呼將軍之筵上醉臥胡姬之酒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麗宕逸可喜稱其神明及長遇四方多故夾江南北烽燧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迴視向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蹊爲荊棘以悽今風故其詩亦一變而激昂歔欷有所愴然以思慨然以悲以時入於少陵沉鬱之調而不自

知亦其遭時之變以然也其年起謂余曰余所裒次自十七八歲始更今幾三十餘年始得詩凡若干首然則其年之性情見乎此矣旣而反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於顛隮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斯人者巳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歟然陳子則年始強仕足以身遇太平遂其懷抱夫志和者其音樂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歔欷者比於朱絃疏越以奏清廟而儐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於詩殆將終身焉巳

友棠詩刻小序

舍弟友棠與周子弘濟里居相善也甲子春同能試南宮留京師授徒自給兩人者同寄人廡下口據土炕柴餕飩縱論今古意氣益豪甚所闘公卿間下至街坊謔語碎事輒收拾作有韵詞唱和至數百篇高軒之客罕過而問者即有欵門求識亦淩鍵固拒不能忍顏色見也余謂兩人曰子盍稍鋟諸詩而傳之安知此間無有知子雲其人者弘濟逡巡未應不逾月而友棠之刻成矣友棠弱齡孤若埋頭研北坐一小樓每咿唔夜半燈火穿漏窓隙間予特謂是專攻舉子業耳時　先祖病餘出藏書三分之各得數櫃余間就視友棠書狠籍架上約畧硃墨殆遍爾時已號能詩矣其詩初學香山義山已乃漸染渭南跡其頹然自放處絕不類少年意度余時以老杜詩律格之友棠岸然輒有以復余也然余蒐友棠行篋中積詩尚夥其意直欲俟百世後之子雲而出之與弘濟之逡巡不余應其中有相視莫逆者此則兩人作詩之本余顧不能盡測也

王給諫詩序

竊慕古人立言之風以爲士既束髮受書自當爲天子近臣補過拾遺於闕下使閭閻永無蹙首蹙頞之事而君門洞然徹於萬里如此志不遂則當絜身遠去矚覽九州名山大川籠絡萬態而發爲文辭以自表見豈能黙黙而已然古來所傳名臣封事多矣要必居於其位然後得盡其言有其位無其時則其言亦終不行言不行則吾君吾相不獲受其益而澤不下究亦終於空言無成而已惟坎壈失志之士可以無待於外得恣其所論說然亦非能有益於天下利病也而鞅掌王事者至弊精神弱年歲或欲效其一時之口吻適意而不可得此二者之所以難兼也往者黃岡王君居掖垣時號敢諫又嘗有仁人之言於吾東南百萬之氓雖時議未盡施用然用此數年中　朝廷德意屢沛使流離之民幸無轉死溝壑既已畧行其志矣已乃薄遊吳越而其忠愛之意猶時時見於咏歌至於登涉山水寄情風物隨事抒意皆有以極其性情刻畫之所至而以之爲詩是貧賤之士所不得已而竊取以自娛者君皆得取而有之豈非難哉始余讀漢汲黯傳未嘗不三嘆也黯於古最

名爲能詠臣初武帝爲天馬歌黯謂帝曰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乎此言不獨深中武帝之失亦最合風人之旨益詩之爲風雅頌皆有定體不可紊亂今武帝不深惟祖宗之德而白麟朱鴈亦雁芝房相繼登於樂府薦之宗廟則四始之體亂矣是詩之再亡也當時文士如司馬相如枚皐之徒皆見不及此而帝反以黯爲不學謬矣黯可謂深於詩者也雖然黯嘗積官至九卿矣既而垂老出守至對天子揮淚乞留不可得亦可悲矣而君方遭際景運道益稍用雖欲久自放於江南煙水

之間爲貧士之娛亦不得也豈二者之難兼在君則亦有然者耶抑吾所謂得位而遇者其中亦有幸不幸耶

崔不雕櫻桃軒集序

是集要江崔君華所著若旣裒集其詩十餘種乃托予以序而先之以文曰櫻桃軒者故靚察凌氏玉樹園也園有玉蘭橫蔭十餘畝前後有堂堂後櫻桃一株櫻桃之始花也與玉蘭相後先玉蘭始放而車馬塡溢門巷余不能鍵關以謝客每揖客退則坐臥櫻桃軒中岸幘而哦今詩數軸皆軒中之所得也故不名以玉樹而以櫻桃始予自壬寅歲得交崔君於廣陵之文選樓是時君即屬余爲序距今二載矣以君之知我也其可無一言以述乎君守道靜默貧而益

樂其志余所見天下士鮮有如君之賢者君之詩若文如其人者也君於書無不讀尤精於音樂曆數其詩幽峭艷逸出入於郊愈島賀之間而旁通繪事特臻其妙挾君之才以走四方當無不拂席迎者然君嘗上南宮不遇倦遊江淮以北以歷覽其名勝而見之於詩者多矣今猶以所居名其集者豈非無羨於彼之赫然者獨居而樂得其志者哉靚察之園其子孫不能有之君得而居之今其園反因君而傳者以此知富貴之不足恃而托諸賢人君子與見於文詞者之足久也余雖幸讀君之詩猶未得隨載酒之轍

觀君之所以解衣磅礴者退而自移其情也於是集也能無慨乎

附崔序 余九齡失怙先慈口授義經本義家有藏書私心竊好之年十二已有篇什流傳矣壬寅癸卯間哀輯向所撰破碎録始愁越客吟哀江小草夢草後甲吟慨余性庚寅燕遊草竹西雜錄十種爲櫻桃軒集而以古律述銅候新書江天一覧吳門古塚記風雅辨語附焉甲辰阮亭夫子謀刻之不果絕句中只有崔郎七字詩是也明州姜先生天下工爲文士士君子著作不得先生一言弁首遂

黯然無色古人云誰相知定我文者古人汲汲於相知而冀一遇而不可必得而幸得之而不得一言以爲元宴也者其可乎敢以請櫻桃軒者余所居前觀察凌公玉樹園也公有詩云宋玉當年猶有宅子山今日幸爲園余續一律存集中園有玉蘭蔭蔽十餘畝花時二十里外見之如白雲樓起園以是得名前後有堂不數年枝幹四出輒易堂以避之如是者十餘易矣崇禎末年觀察易堂爲樓乃得直視不然從其下而觀僅見花之柎耳樓後櫻桃一株櫻桃之始花也與玉蘭相後先玉蘭方盛而車馬塡溢門巷載酒而來遊者日以百數余不能鍵關以謝客偷揖客而入腰呂必裂足必重繭可念也因坐臥櫻桃軒中洋憤而哦今詩數軸益軒中之所得也故不名以玉樹而名櫻桃然斯集海內巳知之矣不可無先生一言以重其價幸爲吾序之贊之以詩曰景陵曾立言今之詞人與懷刺刎有集縹緗轉精緻序反多於文卷首列爵位因戒同心友不乞名人字余蓄此意久揚州識君始得君文十篇明珠兼翠翡波瀾到盧陵龍門較流利中亦饒香草江離芬薛荔買文吳市門

千金良可易縱不逢佳士我自攄我志鋪張詭云奇不以落我事若逢佳士眞又如何撰記茲集積歲月要與風騷鹿京颸吹亭皋淡月照無寐有當于君心或序作者意元宴不我欺三都非所冀序留君集中可勿勞贈寄

劉子詩文集序

甲寅紹興七月之亂城中負戶而汲惴惴懼不免三日僅解圍去先是郡諸生劉子有所建明議上主者忽之未幾變作始思曲突徙薪之計悔不用至是於是求劉子不可得見咸服其先識余近覩其所上團練保甲議及所著時務五策皆條畫詳盡寔可見之施行則豈獨一方之利害宜爾哉凡天下之患能見於未然者與圖之於既然者必有間矣使其言果普不幸而不用於時則天下之事其可悔必有甚於今日者也夫文章之道類非握擬淺近者之所能與也

劉子深沈好大略見人疾患戚戚如出諸己嘗歲大雨雪獨行深山籬落中出粟以給餓者人賴以活而設施不擾上官依法行之所濟者以千萬計其為文非時所以治亂安危者不以言至其所言必激切而款至言之可以為為之可以成也然劉子以儒者而發天下之事其身既不見用矣乃始欲盡發之於文章嘗謂為文當自出胸臆顧其有當於理否耳前人語不足效霍去病不至學古兵法此所以為名將予謂使去病能學古兵法其將略不益精與軍行乏糧尚穿域蹋鞠車中餘粱肉戰士多餒色此不學之過也今劉子既嘗學之而猶不以此矜於人不亦尤可貴也哉

嚴孫友詩序

無錫爲縣居蘇常兩郡之間居是地者往往出爲天下偉人貞士而其爲詩者自南朝湛茂之唐李公垂以來亦代有聞人有明海内詩家體凡數變北地信陽瑯琊歷下竟陵代起而新其製本如雲嵐之出沒于山谷間驟其自起而自滅可矣而竭蹶以馳者至謂能窮日之所入而不知其將道竭而死也獨錫山之風氣頗能不詭于一時之好尚故其詩之可傳者常衆亦由其人之令行能不爲浮薄之所陷溺而然也予往在吳門見有所謂秋水集者其詩宗黃初

安以還五七言近體時出入於溫李之調蔚茂而婉麗卓然能自成家者也至錫山始知爲嚴子孫友作孫友爲人蕭散冲挹意氣浩然有國士之風宜其必能爲詩而爲詩則自不陷於浮薄者予既喜得孫友孫友過予亦交臂歡甚念當別去於是屬余爲序其詩以余之顓愚不諧於俗雖久遊於四方熟嘗人情變態而氣志硜然愈不可易故人無論貴賤常視以爲難近獨君能暱就於予而不予怪則其性之不彶於風氣可無疑也予故拙於文詞於詩尤不能工顧獨嚴於論詩以爲世之風從波靡者皆無與於詩人之事故雖其不能爲詩而一時之名能詩者亦終無以奪焉然獨心折於君之詩至此則君詩之能不痼於習俗而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亦愈可無疑矣而君不亦詎知所自重者才力富學殖所著詩且日多予取其已輯者序其端

過嶺詩集序

今京師以詩名家者稱兩王先生其一爲新城阮亭少詹而一則郃陽黃湄給事也新城詩最富成集者數種牢籠百氏不名一體於是海內稱詩後進各隨其意之所指而趨之皆能自標風格有聲於時然新城數稱郃陽給事詩不去口嘗令其從學者往就之甲子歲大比給事奉文典試粵東事甫竣而新城復使祀南海兩人所過留題山程水驛登臨宴賞酬和之作落筆都爲人傳誦嶺表詫爲盛事比新城北旋予告歸省而都下之言詩者乃專歸郃陽過嶺集者

其奉使往還時所作也雖古之君子一出入不忘其君而古者諫無專官行人輶軒所至采輯風謠上之太史則十五國之風所爲褒美刺譏以感諷乎君上者莫不有諫之義焉當給事之往也楮墨流傳達於甲帳　主上數對從臣嗟歎其才以今　廟堂之宵旰求治而所取於給事者豈獨以其文辭之善哉意其平日數陳披對讜言正論必其犁然有當於　聖衷者故因詩而知其志之所存宜也然則給事之詩之志正其所謂不負所學者而已是集所錄雖僅百餘篇其藹乎忠孝之情何其不殊於風人之旨也

天子誠得而諷咏之則蠻荒萬里之外民風土俗政治得失可以一開卷而瞭然於心目之間其爲益豈不大哉新城前示余粵遊諸咏余覽其大意粗不相遠而給事諫官也故余於是編尤致意焉若其鋪陳排比腴詞逸韻爲學士家之所愛賞摹擬而不能釋者此夫人之所共知而余顧有所不暇盡述者也

黄子自譜序

黄子心甫年六十有一而病自爲譜以授其友人嚴子蓀友曰吾生平好學所手抄書以數十種試於有司者凡六而卒不得志至此今病且革矣卒不幸以死後世誰爲哀我者子其爲我請之姜子仰敘其端幸及吾之見之也予閱其言而憐之讀其譜大抵多述生平交遊往還飲酒賦詩登臨嬉遊之樂而過所失意處猶有憤惋而不平之氣予聞心甫雖老病尚健飯可不至死然使心甫不幸而竟死是塊然之軀悠悠百年已同日暮即棄捐之土中幸不爲狸狢蟻

螻蚋嘬盡然再過數十年將并其齒骼泯焉悉歸於無有與死燐同化矣尚奚有於生前之聚散離合愛憎喜怒即今觀其譜中之所載得勢氣傲者幾人文彩炳蔚者幾人與心甫同而親異而讐者又幾人其存者尚有幾乎亦不待達者觀之而有以知其無異於浮漚之一瞬白駒之一隙也心甫著此而不悟則其神明鬱結於内形氣膠滯於外内與外交鬭而不已欲無病得乎且吾聞之二氏之言皆歸於養生條性而吾儒之學亦有不與生死爲聚散者孟子所謂平旦之氣程子所謂天心未起者是也心甫何無一言

及此心甫姑置是譜也而求之昔心湛然寂然之間吾知其胸中浩浩蕩蕩無一物之芥蔕而獨與其天者遊而此之紛紜糾纏皆於心甫無與也嚴子其嘗試語之而心甫試諦聽之吾知其病之釋然去體有不待其辭之畢矣

十峯詩刻序

自予少時則知梁溪有錢君者既因緣人事舟楫還往曾不得一過而問焉記癸卯秋將適潤州泊舟西郭下憑軒眺望見江流抱城縈廻如帶山色蒼翠隱映數里外其左右疎籬修竹隨流曲折俄有小艇從水門出列坐三四人中有哀絃急管之聲亂夕陽而逕渡余目送久之默默傷嘆居人之自得如此而余以貧賤奔走去惠山咫尺耳無由一至其處又還望君之廬則未嘗不以爲深恨也比再至吳門君辱書及詩於余屬爲之序其高弟秦對巖太史長者也每

與余論文則曰吾所聞於師云云又曰吾師之於子文亦云云然則君之於余深矣宜乎余之始慕其人繼讀其詩而益爲之咨嗟歎息不已也初余觀君詩疑若不經意以出者及讀其自序所爲十峯集格凡數變要之以眞至爲宗則其屢變而益上以求當於風雅之旨者不可不謂工且久矣余故特表出之以愧世之言詩者且以志君之於余其不相識而相知之深有如此也他日過惠山之麓飲淸冷之泉讀其詩而一樂焉亦可見人生於山水朋友之趣均有得於自然者初不必身至其地親與之周旋而後快也

徤松齋詩序

古文之不作於時久矣二十年來人稍知講求此事其高者或詭而自軼於繩尺之外而卑者局趨於唐宋人之後塵以爲近所稱爲名家者如是而已此其所以爲之者衆而卒不能至者不求其法與雖守其法而不能自得之於己故皆歸於無所成而終也余去年抵都下臥病逆旅方進士渭仁辱投余詩文刻本各一卷余久聞方子才以病不得見就枕上取其詩文讀之觀其馳騁盡變而一軌於法與吾所嘗聞於古人者無以異也余未嘗及見古人然自謂古人

去今不遠者讀其言知其有所以爲言者也以古人之文被之方子今所爲之文而知其所以爲言者初不甚異則余於方子之爲人其得之於心也久矣今年方子過余京邸相見懽甚復綴其近所爲文兩卷屬余論定顧余自揣淪棄於時舊學荒落宜其無復過而問之者乃方子非獨不鄙其愚於余所商搉去取亦欣然受之無倦情於是知方子非獨能爲古人之文者也其自得之於己以發爲文者特其餘耳迹其用心之勤且厚雖與古之道亦何以異耶夫文章者性情之枝葉也性情者文章之根本也今方子既

沃其根本而茂其枝葉矣則雖滋培灌之以著成一家之言吾直以行古人之道者非方子奚屬也故方子亦自重其所以言者而可也

無題集韻詩序

過顧舍人北城寓居見梁谿朱子贊皇無題集韻詩三十首余喜而竟讀今撮其數聯記之如新水亂侵青草路好風輕透白練衣如千樹梨花百壺酒一莊水竹數房書如夢中魂魄猶言是懷裏琅玕今在無如湘妃舊竹痕猶在阿母蟠桃香未齊如誰知春色朝朝好剛爲浮名事事乖如簷前柳色分張綠雨裏梨花寂寞開如一彈流水一彈月半入江風半入雲孔雀鈿寒窺沼見猊香暖傍簾聞如流水帶花穿巷陌歸雲擁樹失山村如滿砌荆花鋪紫毯點溪荷

葉疊青錢如酒醒虛閣秋簾卷月滿寒江夜笛高如海棠花底三年客蟋蟀聲中一點螢此在全首中或未爲佳句然綵舊綃一經其心抒而新之有起有承有開有闔莫不聲切雲漢思入窈冥此贊皇詩法也昔人評王逸少臨鍾元常書謂其勝於自運要唯逸少能之耳

高舍人疏香集序

古文人遭際之盛在唐爲李太白在明爲宋景濂二公者皆起自布衣若太白之供奉翰林調羹賜錦可爲榮矣然不久倫棄論世者以爲不幸景濂當元季久困省試金陵之召同數君子者扁舟西上入侍帷幄凡朝廷詔誥賦頌大手筆多經其撰述嘗賜宴禁中天子至親爲之賦醉學士歌其君臣相得如此故開有明三百年文章之運雖景濂一人之力居多至其遭逢之幸亦似有數焉不偶然也今　皇上好學稽古妙揀侍從而吾友中書舍人錢唐高子滂人用高才生被遇入直內庭校讐秘閣　上時爲詩歌必命其屬和倚馬刻燭而辦類警麗絕倫不失體製人以此難之又謙謹性成篤於忠孝偶病在告屢旨遣醫胗視增賜藥餌行自念某小臣也迺得此君上余覽其所爲枕上流涕恭紀聖恩諸作文生於情而不覺自慮其圖報之無地蓋往往掩卷歎息於是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也潛溪之學上溯婺州四先生下及歐陽黄吳之倫皆親承指授其師友之淵源不可誣也然猶年逾強仕始契眞主今舍人冠弱棄繻與其徒絕塵而遊遂捐芒屩屣華省入當顧問視古

遇合之奇可謂過之余前年癸丑入都而交君接其人溫如也以喜讀其詩沖融雅閒穆然有古有道君子之風焉以服而增嘆今其業視前又變益工矣使余之他日再來京師而君肯再出其詩以惠教之度其年加長德加劭以及於景濂閱歷之時之久則開一代之著作醞釀深厚以待來者吾不惟舍人之望將誰望哉

奇零草序

余得此於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槩爲之序以識之嗚呼天地晦冥風霾晝塞山河失序而沉星殞氣於窮荒絕島之間猶能時出其光焰以爲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覩雖其揜抑於一時然要以俟之百世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客爲余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餘種爲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後將解散部伍歸隱於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強藩節制及九江遁還

漸有掣肘始邑邑不樂而其歸隱於海南也自製一桴置寺中實糧其中俟糧且盡死門有兩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躑哀鳴而間之至也從後門入既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爲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爲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於人心而徵於事業發於文章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爲不可歐陽修不爲周韓通立傳君子譏之元聽湖南爲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臧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爲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爲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掇拾公遺事成傳畧一卷以備惇史之求猶懼蒐訪未徧將日就放失也悲夫

鄒君針灸書序

古之高蹈者流若伐檀之君子稼穡狩獵以爲業而詩人羨之以爲不素餐此豈但謂其能自食其力而已哉蓋卽其堅忍之操刻苦之志以知其必能待時而有爲以不至自廢於無用之人故曰不素餐宜也天之生人無論出處貴賤而皆望之以共相生養之道也如謂高尚其志卽可放蕩流佚聽人之自生自死於天地之間如秦越人之相視然則亦謂之素餐而已矣予在京師識鄒君時稱述其尊甫聞望君蓋隱君子也予去年病困客言月艾可愈延醫治之鄒

君從傍指穴數處時有所駁難醫者不能違也予因叩其從來歷言隱君故讀書旣自放棄則學醫尤工鍼灸挾此技數十年能立起沉痾貧不取人一錢故術雖工而其家之貧益甚從予終視其醫術則手訂書針灸藥脈各二卷在焉其意以無貲鋟行其書使吾父利益之道久鬱不廣求余一言以告於當世之有力者予嘗歎後世事日趨便而古意浸微醫其一也卽如靈素諸經所言針石之法必與方診藥齊緩急並用而後有効而病在腠理者尤以針石爲宜然在漢時砭石法已不傳僅傳者針耳今醫家所用惟五苦六辛草木之滋味其於人也末矣而視針灸特自爲一門習醫者反視爲旁家外道而不之數則其爲術安得不疎余故不請醫未服讀隱君書輒欲依太史公之傳淳于意及近世元遺山序李杲明宋景濂贈周漢卿例件繫其已試之效於卷端使人知其術之奇中如此則此書之行活人當不可數計隱君者雖隤然自廢何害哉漢郭玉有云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輪扁之對桓公曰臣不能以傳之臣之子臣之子不能以受之臣鄒君本以善奕遊京師

然而其於父之學也則固已得之於心手之際矣

志壑堂序

余嘗欲條疏古今賢臣建言者分而爲三彙成一書三者一曰宰相一曰侍從其一則諫官也葢古者諫無專官所最重者宰相有輔導之義侍從有啓沃之任其責任與諫官等耳獨怪今之言事者專以其責屬之臺省於輔弼講讀之臣未有所與焉而爲輔弼爲講讀者亦遂寛然自弛以爲非我之所有事使諫官之能盡其職天下之事有諫官之所不能盡言者矣而况於今之官名爲諫者其能盡其言責者十不得一二而能盡其言者其言之又有行不行行者嘗少而不行者嘗多也然則如之何而不以責諸宰相與侍從者也順治間有詔命辭臣修玉匣記元帝化書時則檢討淄川唐濟武先生上言以爲不宜崇此非聖之書妄費紙筆爲　聖學玷又爭御史張煊給事中陰潤事忤　旨歸里　本朝之能以翰林共諫職者自檢討始從此考槃般水之陽發憤著書垂三十年以今年七月訪友四明纂其文數卷以示余余讀其經世之言所爲籌餉積穀銅鈔改漕諸法其訏謨碩算可與賈長沙陸宣公相上下惜其雖能言不得試之實用且身之用不用命也并不得自見其言於朝以待有力者之上而舉行之焉良可悲矣則夫以檢討之文爲窮而始足自列於後世者豈通論哉檢討當放廢之餘惄然以天下生民之事爲己憂顧其中若有所不暇者而當任其憂者反瞢瞢終日亦若有所不暇於天下生民之計循是以往斯民之患將安息乎此余之所以不禁三太息於斯文也

詩義刻序

友人胡子質明既刻其四書制義成已而復梓其經義若干篇問序於予予惟詩之有義葢古說詩者之流若漢所稱齊魯毛韓者特以其取斯應舉故稍飾之以文辭務中程式逮習之既久則體製益變四方風氣亦因之互異即舉大江以南言之雲間以藻詞海虞以典制毘陵以豐贍江右諸郡以氣格而吾邑之為文尤矜勢尚奇家操鉛槧規撫龍門旁撫子史然其流皆有弊取風調者以弱襲典制者以拘豐贍者以靡曼氣格者以寒窘而吾邑後起亦斷縱恣繩

墨甚者穿鑿詭譎鹵莽於傳註吾黨愁然憂之胡子於是沓集羣說折衷之大全註疏排其枝葉擷其精英去前之所患而斷然自成一家之言既用此取舉然其意猶未慊也復發篋以公諸海內學詩者準的其用意固已勤矣前年君之任發錢唐余邂逅逆旅得盡讀其文時君又出所為各體詩示予也葢古之說詩者多不暇自為詩君以三百篇為詩故其詩益工出於齊魯毛韓諸老生所未備君詩之工如此然一本於其所為說詩者則其所為詩義不獨以苟且取世資而已其轉移風氣而反之古足以信今傳後

無疑也孔子以授政不達為誦詩者之病而漢世循吏多起於儒林其治經皆有師法可紀余聞關君治縣經年弊釐利舉境內無事日集儒生講論口授指畫絃誦聲徹閭巷君又希慕陶彭澤之風時時式其里居慨歎者久之可謂極詩人之能事而與世之文俗吏相去遠矣葢君不獨以其說詩又能工詩又能以其得於詩者試之吏事此其所以尤賢也予故并序及之以見吾黨讀書皆期為經世有本之學非獨如諸老生家危辭無當與夫浮艷輕薄以自托於詩人者比也

頫息齋詩序

陽羨徐先生之宦於永昌也所著有滇南詩草予既受而卒業復投予願息齋一集則其去官後所得也客有見者謂予曰夫子貢之問於孔子而願息於事君於事親也蓋五問而未之許也今徐先生之以是繫其詩也何居予曰夫徐先生其可謂深於詩也已當其披箐榛蒙瘴霧走金齒萬里之鄉直蠻徼新附義威德柔不避險艱及以細故解職而歸途經滇觸緒成咏猶無非愛君恤國之意其於親也亦然太夫人年八十浣濯褰衣必叟煖寒必問胥對予慨然太

息以遊不即歸太夫人旦夕念我必甚也甚矣先生之無可息于事君事親也此予之所謂深於詩者也抑予聞之人之勞苦過當者恒自託於謳吟以寫其游焉息焉之意行者謠舂者相闍里夜作者相與歌詩以言其志皆此物也今先生雖篤於所事及其發而爲詩也忠愛而不激憂思而不迫紆徐演漾按節而赴之合於大雅之音使讀之者捐其懆心宣其鬱滯莫不灑然有所得以興起於忠孝焉由此觀之先生之志其殆息於詩乎既以此復客并書其語於卷次學詩者無亦知所本焉

初蓉閣詩序

彭子愛琴善遊。嘗三登泰岱臨日觀。觀泰漢以來所用事處。爲詩紀事。幾溢百韻。時人擬之北征南山。又徧歷漢沔。走豫章。尋匡廬諸勝。與山僧道流栖遲者累月而後出。故其詩取象綜博。託寄高遠。驟即之不可得其御術。既而悠然與之俱游。往而不能返矣。余去年與君相識京師。自此並轡燕趙梁宋陳蔡之郊。以抵於廣陵。一年之中。襍處飲食。無弗同也。然予既不善稱詩。而彭子亦輟吟終歲。或有問予與彭子者。則皆不能言其故也。歲行盡矣。余將問棹南歸。彭子

曰。子知吾詩。能知吾所以作詩之意乎。凡吾之於詩。其作也必有爲。子盍爲吾敘而傳之。予謝曰。唯唯。余不能知子詩之所以作。而能知子詩之所以不作。子之輟吟者終歲。余不能言其故也。然其於知子也深矣。余之知子之詩之所以作。於其知子之詩之所以不作矣。雖微余知。子固自知之也。余知之。子自知之。猶欲相求於言乎。彭子聞是說也。俛而不答。喟然若有慨於心者。因書之以爲敘。

松溪詩序

數十年間雲間之稱詩者大抵祖豆何李而黃門舍人爲之魁自兩公相繼淪沒倡酬道廢流風漸息然其餘派之在西泠者如故也今年春王子子武來自雲間會予亦客省下遺詩兩種復出其近集一卷予受而讀之以視前賢之矩矱非有所放而之靡與掉而之險也循其途而默爲揣焉以風骨爲主以自然爲宗長歌短奏宮徵雜陳循聲而按之旨趣畢出而凡向之所病爲剽竊模擬爲漢魏爲盛唐者不揮而自却此其苦心調劑視昔何如顧猶得謂之起衰陟

李巳也予武甫至西泠郡人士翕然稱之雖其耆生宿儒亦樂從之往復而心折其議論不將舍其舊而新是圖乎於其歸也予序其詩所以感兩郡風氣之變而幸古詩之將復興也

誥贈中憲大夫沈公崇祀鄉賢詩序

先是松江府學諸生某等以故贈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沈公宜崇祀狀上之府太守以上于督學使者既得請遂擢主卜吉迎祀之如禮于是鄉之薦紳先生及四方賢士爭爲歌詩以紀其盛且以悲公之遇慶公之沒而得顯而以慰憲副公之孝思于無窮也屬某爲之序某竊按公生當前代太平之後懷瑋蓄奇蘊而不揚其死于崇禎之十四年豈復自意其今日也歟然當公死時天下亦大亂矣且以漢永平播遷之後下第寒士褎衣牽裳之徒猶弛負擔而位郎

署者四十六人唐昭宗天復之二年皇輿粗定則部取者宿五人與于禮部試者遽授之官時人謂之五老榜蓋古人于坎軻失志之餘其遭逢之奇又有如此者公生亂世不遇以天命也然古者瑣尾零落若此者蓋不勝記卽其低首受書飢寒勞苦之不恤思一發抒其胸中所聞見而及其顛踣不偶久之而無所成也則侘傺鬱悒以死而其魂魄之寄所託之陰風曀雨松柏之哀號猿狖虎豹木魅山鬼之所俯仰躑躅而悲嘯者又不知其幾也然而生既屯履于前沒又無聞于後者此非夫人子孫之責而誰責耶爰

自憲副公始長即手爻遺書飲泣而讀之既起家甲第上玉堂歷清禁持節于嵩少大河之間聲譽赫濯猶時時痛爻不逮以䏐養之不及也對客則慘悽增欷會 朝廷亦軫念賢勞不忘其所自特贈公如子官今又俎豆之于鄉以春秋奠侑而饗祀之然後贈公之賢與憲副公之孝始焜燿在人耳目矣此與側身荆棘龍鍾一第者其于命又孰得孰失耶或謂公孝弟聞于家行誼著于鄉鄉之淑其德者相望也此謂合于古有功德則祀者歟愚謂正不必以此例也夫公非有所瑰行絶奇以震炫于世也但使經公之

嗣者見其終身阨塞而今獲遂顯榮如此則人誰不思力善敎家以得名于身後見憲副公之賢辛苦以列其親之名於天下則誰非人子又誰不思黽勉繼志期無忝于所生於以發仁人孝子之思彰 聖天子風厲天下之盛皆于是乎在此諸君子相爲咏歌之志也愚不敏敬述其所以

共梅村先生曰前半如急湍飛瀑出于嶔奇偪仄之間結處則汪汪千頃波矣

州泉積善錄序

客曰古人謂陰德如耳鳴己可得知人不可得而聞今積善錄之刻何居曰此其故人八十歲翁朱紘氏之所爲也曰然則非吳子之意乎曰使吳子而獨行仁義不求人知終其身而已謂之非其意可也夫吳子不忍人之飢寒疾困既已以其力之所及濟之矣其所不及濟者有人焉亦以其力之所及者濟之如吳子吳子不將視如己出乎則是書之行於世也雖謂吳子之意奚而不可曰亦有說乎曰吾微之孔氏矣昔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

魯人必拯溺矣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遺其金孔子曰君子之舉諸身可以移風易俗而敎導可施於百姓者非獨適其身之行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不廉不受則後無復贖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矣夫受牛貪也不受金至廉也孔子之於二子其所與如此而所見非如彼甚矣聖人之樂善無已也苟其可以誘人於善也利且不避而況於名乎昔宋富鄭公於青州趙清獻公於越州賑荒之法一時名儒皆爲文紀之而元之何長者至微末也胡汲仲亦爲文

具述其事此錄所載賑荒施藥救災助喪施棺諸事皆有良法可守後人倣而行之爲利無窮君子之與人爲善也不獨從而稱道之又以其法之不可沒也復樂書其事以貽之後焉苟目是嫌於名與利而避之見之者亦目是近於爲名近於爲利吾無述焉是私也非公也宜爲聖人之所不取矣吳子名之振字孟舉浙之石門人博學善文辭方需次京職有重名於時云

周子詩序

往故給事中陽羨曾巖莫公令武塘余修知己之誼於門下因得徧交其邑中名士時周子渭陽羣從皆與余往還巾車畫舫南園北里之遊探籌而飲刻燭而賦余未嘗不接臂其間蓋六年中凡四至至則必連月而後返時諸子多年少豪雋詠咍間作或乘醉叫呶狂呼若旁無人者而周子恂恂禮法自持言笑不苟其爲詩舂容和雅有黼黻之章金石之聲蓋幾於有道者之言如其人者也十餘年來余奔走南北頹然既老且憊矣前年莫師卒京邸哭之慟間問

武塘諸子亦多淪落失所意氣非昔周子惠然過余追數舊事相與慨歎而余視渭陽神色愈王袖出詩數卷句鍛字琢若將與後生角逐於聲律咫寸之間而氣凌出於其上者余方抱病屏絕筆墨伻來索序甚急益歎周子非獨其才絕異也其精力之過人雖既老而不衰也如此余且欲倚之以自壯矣遂序其詩以爲贈

陳六謙之任安邑詩序

戊午冬予友海寧陳子六謙謁選得安邑丞以去致贈詩至數十篇或謂陳子才地高宜得撫仕不宜沿縣爲州縣小吏予讀諸君之詩知其所期於陳子者或不在是也安邑故漢淮陰侯韓信所爲漢首立功地信之事爲君子所不道然其志實有過人者方其未立功時本與世之碌碌者無以異其始居淮陰也一市之中皆笑其怯至與趙戰背水而陣趙人皆大笑與楚戰濰水之上楚大將龍且曰吾生平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又曰吾固知信怯也夫市中兒爲怯宜

也至使敵國之將鬪之亦輕之而不爲備然卒以此成大功則夫信之所以得此名於市中者豈一日之故哉士之志道德者固無慕於功名者也其志乎功名者非其識之沉力之堅而急於自見者往必敗而無急于人之知者必得之若信是矣且天下之公侯將相其不爲市中兒之見者幾何而汲汲焉欲其知之也不已過乎陳子抱盛才來遊於京師適當朝廷下詔求士之日孫陽之顧一炫將可得人方營營君棄不取曰丞吾樂也余微覘陳子本非無意於功名者也今世人言若是殆與營營者異趣乎則其中

之所存豈可易量哉安邑故儉俗易治新令周君其同鄉又賢用陳子之才佐賢令以治易治之民政之成也可待鳴琴之暇相與登魏豹故城蹤跡其所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處然後抗是卷而歌之當必有快然自得其志於千載以上者此非俗人之所知而諸作者之意亦容有所不欲盡也則予安得以無述乎

韓子集序

吾邑前代不論自明興家以古學相尚如烏春草斯道陳光世敬宗楊名父子嚚諸公以詩文名世者迺有師承自後子弟沿習爲制舉義舉前輩垂世之文度閣不觀而反笑學古者以爲拙於逢世風頹波靡不可收拾予竊歎以爲吾鄉風俗之敝將未有艾也今韓孝廉嗣君燕孫擩染家學有素才更旁通敏捷雖漢魏六朝下散行駢儷各家殊體之文對客據几數紙立盡而又以其餘力爲時文與同輩角逐藝場往輒取勝以是名赫赫起括蒼舊姓用羔雁延請主其家塾此邑自方希哲後餘風所被家絃誦而戶濂洛燕孫雖年少多奇必將斂華就實游泳於作者之波瀾自流而溯之不底於源焉不止也如是雖吾邑前輩猶當屏息攝氣以聽君之所爲況於今世之瑣瑣者他日君復以其文來吾言將必有進於此者矣

奕譜序

奕之有品起自劉宋於時風流相扇至宰相論評人主裁决可謂盛矣其爲之譜者漢桓譚有十三篇唐王積薪金谷園宋徐鉉撰其凡例而隋志載棊勢數家王世貞歷數近世國手源流溫州鮑一中李冲後先出爲永嘉派發源汪曙劣鮑一路程汝亮晚出勝之爲徽州派顏倫善决局後李時與齊名爲京師派奕之有派自世貞說始也至今日而稱奕者尤多余所及見者若梁谿過百齡吳門李元勛盛大有武林季心雪新安汪盛年名皆出前數輩上而毘陵鄒君以後起年少一朝而頡頏於其間所至高門朱邸爭相延致其布局一成譜即當時傳布余嘗聽其言論起手布置若爲得勢多若爲失勢覺全局大勢落落然數着可定雖余意不好此然每有味乎其言之也君於是并緝前後奕譜合爲如干卷又蒐采經史子集諸小說家及奕理者卽備載之於篇蓋欲以啟悟後學資聞見之助其用心亦云勤矣夫奕之爲道微也然猶不能以無所師法而後工令也爲其道而棄其法次以求工於古人難已以鄒君之用心而移之於好學嗜古者其可量乎哉此予之所以不能無深

慨也

李蒼存詩序

詩自四言衍爲五七言又有長短句者長句間多至九言十餘言特濫觴於離騷漢魏樂府其後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則詩而文矣杜牧之阿房宮蘇子瞻前後赤壁則賦而文矣作者心思壓縮壅閼於內挾其才氣坌憤欲出則飈發泉湧不可以古法繩尺裁量讀者洞心駴目不能執此而廢彼也斯已奇矣蓋五經之文易書禮春秋各具詩體易小象雜卦傳全用韻書虞夏洪範戴記禮運孔子閒居等篇間用韻左氏傳語似銘似謠者尤多雖諸子亦然以詩爲文

者古也以文爲詩賦非古也抑不害其爲古李子蒼存用茂才貢入京師自惟所挾者重不能俛倣隨俗高下以故累試不偶其鬱悒無聊激而爲放宕無涯涘之語長篇浩歌往往有供奉遺風余每歎其才而惜其遇雖然使蒼存之歛其才氣積爲湛深之思將不能以文爲詩復古之制也哉

贈翁祭酒遷少詹事序

記曰行一事而三善備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古者大司成教世子及士以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然後大司成坐於東序而論說之是凡教大樂正徒授數而不論說論說者大司成也然大司成之職在論說猶不離於口耳之功先王之教世子以爲口耳之功未足以成德而尊教也於是乎立之太傅少傅以養之於父子君臣之道然後可以潛移默化其志氣使之馴習於善而不自知故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

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此其序也又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司成成就德行尊爲父師則必不僅主論說責效於口耳之間可知也夫其能博喻然後能爲師彼爲之太傅少傅者又豈與夫樸魯少學者泛而論父子君臣之道如木偶之拜起然哉故恐以爲兩傅之職非司成樂正其人莫足當之古者天子師傅多兼官況世子與考古所謂太傅者略近今詹事之制而所謂少傅者則今少詹事之職也然則今祭酒猶古之司成乎曰古者司成得教世子後世齒胄禮廢而今之祭酒所教者僅國之俊造而已宜

其與古異矣前年　皇上命　東宮出閣講學文華殿特　召歸德湯先生於江南命以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重德行也逾年蘇州翁先生亦自國子祭酒擢爲少詹事先生表帥六館盡祛監中夙弊所條奏諸教育法準於古制時議惜不盡用今而知　朝廷之用先生其意良厚而其職則以古司成而行少傅之事無以異也據今之職則先生之論說方有事耳循古之制則審喻以太傅之德行而使湯先生之道爲不孤者先生得無意與嗚呼自秦漢以來二帝三王之遺跡盡矣今　聖天子獨稽古禮文肇舉盛典

擇人而畀之而先生適逢其會此予之所以親見之而尤幸而尤樂其與湯先生相與以有成也

贈汪檢討出使琉球序

古天子行人所至止於五等封國而已自漢開西域持節而馳者鑿空生事於萬里之外爲君子所不道然猶未及於海外諸國也其後東南諸種類始稍稍通貢中國而其中所謂琉球者隋大業間嘗發兵攻之終不能臣服至前朝始稟正朔奉職貢以及於國家開剏之際尤秖效臣節四十年間航海之費數至 天子嘉其勤也復以其國俗好文學敦禮義不欲鄙夷其人迺妙選臣僚銜 命往撫之於是禮官同諸大臣及科道官會推以翰林院檢討汪君充正使名上依故事賜一品服齎 詔往前年汪君以文行超卓膺制科之選天下無不聞其名而慕之今將中朝之命臨賜絕島之國百靈效順趨丞翼衛揚帆鼓棹直不十日可抵其境上則夫聆其聲名挹其言論風采以怗服震讋竦然增上國之重者豈獨中山君臣區區之是爲哉環島而居者小大國以十數將必有聞風景附爭集闕下者使盛朝之崇德鴻業磅礴無外汪君且與有力焉君行出自閩嶠乃者封疆大吏鳴劍踴躍豗幾伏波橫海之功然艅艎之師銜尾相屬迴翔而不進者三年於茲矣或謂十萬之

衆不必賢於一使之任然其利害未可懸度也傳曰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顓之言使之有遂事也以君之才顧其勢不得以遂事比其歸也圖畫其所見山川形勢設爲方略以上之以待謀國者之有所擇而用焉此亦良使臣之職也

送王少詹使祀南海神廟序

海神唐稱廣利王宋加號洪聖明洪武三年詔嶽鎮海瀆皆去封號稱神今制因之

嶽鎮海瀆之有定祀皆本於唐開元禮百川之水惟海爲大而南海居委輸之極從廣州城南受三江之水分東西二道東南直抵甌閩西南抵駱越以及東西洋以往諸國無所不到於四海之中號爲尤大稱天池焉故祀典獨重南海而韓退之作廟碑亦云南海神次最貴者以此也在周頌般之樂章序謂巡狩祭四嶽河海而作則巡狩之祀海其來久矣今康熙二十三年削平巨孽中外無事　皇帝將以時巡天下爰考古禮分遣諸朝臣告事山川而以詹事府少詹阮亭王公往南海惟　國家撫有寰宇大海之中鯨呿鰲擲憑妖鼓怒於波濤之內山河爲之簸掀日月爲之霾曀如是者幾四十年一旦風恬浪霽纖塵不驚依島之國占風而至瀕海百姓含哺嬉游使吾

皇之德化洋溢無垠神之功亦偉矣南海之神旣大而靈以默佑我　國家其功尤偉　天子特以使事付公豈無意哉按廣州志廟在州城南八十里本非島嶼而陸行山徑崎嶇不若一帆之便退之於刺史孔戣之親祀至誇爲僅事亦以往時刺史怠職不虔委事于副而戣獨能稍自異于前政爲可述耳今

天子旣下南巡之　詔獨嶺南地以僻遠不得至度公之往布宣上德諭所以憂民疾苦之意至僃吾知五嶺荒徼俚人蛋戶必將如望屬車之淸塵趨走恐後者民氣歡悅神嗜飲食由是言之則海南萬里淸晏呈祥效珍用協贊我無疆之景運豈有極哉一祀事之躬親誠無足道是役也　天子不以屬諸他而必以公行其果非無意也已

賀崑山徐公入閣序

崑山徐公之以戶部尚書拜大學士也其爲戶部視事裁五月於時僚佐之樂其大用而惜其去之已早者件繫公在事政績將勒之貞珉以垂永遠公聞亟止之既不得願而以某之辱知於公最久也則請爲文述其意以進之某辭不敢又固以請且曰公之懿美固不待文以顯然某等之得各庀厥職以幸免於罪戾者皆公之賜也其敢忘諸自公之來蒞於此也故事說堂先滿後漢公令同日以戒吏玩十四司事條例互異吏上下其手恣爲奸利公趣畫一庶司秩秩禁三庫官胥乾没四方解吏朝到夕發掾營關累數千金是名項首迭來盤踞公黜其尤下名募之令窟穴斯去各省以單支上部未銷費且不貲輒援恩赦概豁除之及一切倚閣鉅細筆覽遄就結案吏牘大減舊各司署事恒有所偏視輕重漢堂畫諾更巧侮弄公凡所披駁行移毋或參差集益和衷一出於至公雖督撫上陳利獘臺省獻替向所謂不便奏停者遇有可采輒破例覆行之以此故十四司官皆樂爲盡力而中外事關度支亦自謂人人得舉其職凡諸弛張其見於暫者則然借某等之不能以公久

留樂觀其成也愚則謂公之得爲戶部自今日始也諸君何異焉夫今之內閣名與古宰相異其實即相職也在周則所謂天官冢宰者也周禮冢宰之職雖無所不統其大者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以用人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以理財而已理財與用人對舉此則傳所謂斷斷無他技之一个臣之事而已後世以地官司徒有泉府遂舉國家財賦之出入并而屬之司徒此戶部之職掌所由設也不知司徒本以掌教泉府所司特市之征布與國服爲息之令其他小司徒遂大夫以下所謂任土經野徵賦之類一切皆與國用出入之數無與而冢宰所統其職有掌受財受用

者有掌聽其會稽者至于王及后世子之膳服賜予皆得制其節度而擇人以任焉由是觀之古蓋無戶部之職掌戶部之政一須于冢宰上以制國用下以阜兆民順陰陽之宜而遂萬物之性此三公之所以坐而論者也其事至廣至大其法至精至微非夫道德之純備智慮之淵謐與夫學問之深造者不足以與於此矣自漢以來周官之意漸微或問宰相以錢穀曰自有主者或以宰相領度支鹽鐵或兼制置三司條例司無論分合均失之矣公少以才器受知

先皇及事　今上從容啟沃出總內臺者三十年於
茲正色立朝潔已率屬謀王體斷國是謇謇諤諤無
少顧避時稱為社稷臣者天下無異辭所設施於戶
部者其略也然今之內閣事權亦與古少殊矣　聖
天子慨思至理特登進公左右毘贊大業官仍以戶
部繫銜者豈徒循其名歟意者由今之道而欲稍寓
古之制隱然以天官冢宰之任責之與而公以其道
德之純備智慮之淵謐與夫學問之深造者起膺
明命用其道以致太平一如成周之盛時斯可謂君
臣同德千載之一遇也夫處公於政府與一部之辦

治孰為大小易明也然而諸君猶不能無以私公之
不得為憾者葢古者僚友相厚之誼亦愈以見公之
賢也愚不敏敢竊颺其盛焉

贈李編修出守臨江序

唐翰林院之設特以待諸供奉者其後設學士事寄
漸隆然歷代內外參用出入不常而為州郡刺史者
類多鉅公碩儒所至樹名績後輒去為大官其遺風
餘韻之在其地常歷久而不衰也與夫俗吏之刓精
疲神沉埋於案牘者異矣明初命編修以下考駁諸
司奏啟平允則列名封上欲其諳練世務也後永樂
四年以待詔解縉等七人入直文淵閣次年遂詔內
閣儒臣考滿勿改外任於是後之為詞臣者以偃仰
養重為自異于諸司累資積級不十餘年而至公卿

矣余覽明洪武後列朝實錄所載諸學士傳敘歷清
華至老無一事實可紀就其間豈無卓犖奇偉如唐
宋諸公者而湮沒於無稱至不得比於州縣之末吏
猶有事功可以表見亦可惜矣夫養儒臣以儲公輔
之選也至問之決獄數不知問之錢穀不知異日何
以為佐理天下之具乎此非有國者之利明矣　本
朝順治間嘗揀有才望儒臣外補方面其時大臣奉
行不稱或反用其所忌者充之遂至一出而不返而
成例卒不可變今　上二十七年八月吏部嘗大選
時知府缺多邊遠有力者巧為營避詭託郎吏倖淺

不及數遂懸缺簽至二十有一積數月不掣言官屢
奏謂二千石民命所繫不宜久曠　上下其議部守
之益牢　上知其成見不可破遂以今十二月甲辰
奮然引見諸郎官益之以編檢俸深望重者三人親
塡注各缺付所司刻期赴任勉以大用一時翕然稱
快頌　皇上議治體要明于知人而編修德州逖修
李先生遂得臨江以去時先生嘗補少司成已咨部
數日矣既得郡念太夫人在籍返駕於就養恒發見
於色予從先生館局久知其爲人沉深有器局慈惠
能利物厭飫經術不苟追隨有古名臣風其視治一

郡直承蜩而掇之耳自平原具船由漕達江不兩月
可抵治所欲避江行之險者取道武林上衢信泝流
千里灘勢廻曲澄波疊嶂夾岸深林茂樹文禽異石
足以娛目而爽神太夫人雖老健飯涉此不難昔司
馬子長爲儒不疑傳詳書其尹京兆時受母讞錄囚
徒多所平反卒以此名重朝廷而其母亦聲施至今
予雅聞太夫人賢佐先僉事公歷任有聲先生素被
教迎養以往也待其政成還朝將必有操筆而書之
如子長者豈不亦母子俱榮哉孰與夫前代之湮沒
於無稱者先生其亦幸而得遇其時也又何戚戚於

中卯

別葉編修序

昔鮑叔旣脫管子于囚且進之桓公而以身下之其恩大矣然而管子旣貴未嘗舉以爲言其所言者乃在貧時與鮑叔商賈逐什一分財利與夫浮沈卑冗而卒伍厮養之事豈誠一時之感激有甚於生死而貴賤者與葢嘗論之夫士固有蹈白刃輕千乘而不顧者矣仲雖伯佐抑其自待者重以爲生死貴賤危相扶而安相携者乃朋友之常道唯其平時知己有隱喻於形迹之外而不可以告人者此其不能以須刻忘也故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其謂我嘗爲鮑叔謀事多困而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嘗三仕三已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其不遭時也余每反復此言竊怪以管子之智計如神舉齊國而用之唯所欲爲何獨瞻於小事而拙於謀身至此旣思得其故則又不禁歔欷以起葢嘗讀詩緜蠻之首章曰緜蠻黃鳥止於丘隅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微賤勞苦而求援者之所爲作也賢者失志至一飲食之微不能自具而望給於人此其昏迷顚沛之狀必有可憐者矣然而自古豪傑之士如此者往往而有故人知

我愚人得我失人愛我憎及其甚也舉日投足無一而可殆所謂行拂亂其所爲者而管子之才之賢其猶不免於是歟當此之時有能飲食敎誨之者幸也即不然而詆侮訕笑之隨其後甚且非意加之極之其所往人非甚堅忍鮮不喪其所守矣愚嘗以是求之古人而欲如鮑叔之于管仲者何不數數也幸而有之是可不爲之流連而三嘆已乎以予之得遇君於此也今之去也不能以無感故書管子之事以見志焉

送陳紫馭遊永康序

陳子以九月戒途遊永康予送而謂之曰子之是行以爲知己報乎抑將因以有求於彼乎顧視子貌若有所不屑而强就之者然豈其亦有所慨於中乎予前年遇知於所司與子同已而失意又同計子交遊中知子宜無予若者以予之卑賤久羈於此所嘗人情險巇百端每悒悒不樂日思買田種藝杜門讀書鼓琴以自娛猶不能捨此而遠去而知子之必有慨於中者以予信之也子姑愼其所往哉婺州山水豐厚人物敦朴當宋南渡後衣冠避地多出其境宋元

之際朱呂學延蔓於八邑至今猶有傳者子負材藝修仁義立然諾持是以往安在其無遇也永康之學剏於陳同甫同甫要爲粗豪然朱子深愛其材與其往復辨難數萬言卒欲歸之醇正其緒言餘蹟亦垂至今子遊其鄉盍亦虛往而實歸矣子之師爲賢令於彼潔然仁以淸無亦以吾言叩之人不學道老至奄忽遇不遇何足論哉

送徐道積序

徐子將北上其友載酒飲餞於昌亭之外顧予盍辭以贈其行夫徐子之爲人予旣知之矣前年戊午余與道積而北相得也旣至而予卧病浹月所居室纔容榻塵坌堬鬱腥穢襲人徐子去余五六里而舍間日必詣予問所苦視食飲多少坐語移時而後去已力疾就試凡僦屋賃車藥餌器用之資畢給當是時余初不知其遊子之戚也一誤失於有司不加怨恬然而就道三年於此而復行徐子之待人厚以恕其處己也恒嗇於外而務充於中彼惟其無求於人也

然余觀徐子其用意遠矣方今太平初奏　聖天子奮然思起積玩之習虛己以待總憲公之讜論比年以來振綱肅紀悚切中外人皆謂總憲公功與其伯仲兩公俱用風節比肩立朝遠以慰天下之望而退焉以有所共樂於彼也徐子往矣朝夕奉侍之暇質問之餘必有不言而觀感者吾見子學識之深造未有已也昔漢李郃爲司徒其子固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人不知其爲三公子也後卒爲漢名宰相樹功社稷世其忠孝自常人之見觀之則子弟之謹飭何與人國家事自君子觀之則遠大之器識必根

於此而徐子之能爲固與日之所爲也其理有不足疑者矣徐子挾儁才操紙筆從白衣舉子發策决科取世俗所炫燿此卽其囊底之智足以辦之以非總憲公之所期於子者故余亦不得而稱也

送馮子序

維歲之春予友秦君別予而西未數日也馮子孟勉亦來別予將西適吳會放大江覩于洞庭匡廬之勝而稅駕焉二君者皆今之賢君子也予非二子之與遊則不能一朝而樂而相繼以去予則予之悲可知也去年馮子客吳中寄予葛嶼十詠馮子曰葛嶼去吳江縣東五十餘里其地有禽魚蒲葦之樂灌溉之饒居人之環而食其利者百餘家中有廢隱士張志和祠蓋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中意此其縱遊之處而後人之因而祠之者也宜馮子之有樂於此也

然予讀馮子詩自傷其親戚之違離朋友之失處憤悱哀怨若不知有文字之足樂而賢人逸士之蹟遺風餘韻之可愛而可傳者必其無所樂於中可知也卽泰子之言亦猶是也予既悲二子之別二子亦復自悲其別然則二子之屢役於四方也其亦有不得已者乎顧余非能不爲別也勢不得別也別與處奚擇哉方泰子之歸也客有授其琴數引者爲予奏之鏗然以和醳然其志油油然其自放焉豈非得於中則忘其外者哉其所得愈重則其於外逾輕矣馮子之往而復以詩貽予也予固知其不以悲而以懌也

送王子序

王子言其家在金陵東郭門外近前孝廉王元倬高士居孝廉先世東浙人中明崇禎丙子鄉試見天下亂起遂不赴南宮試隱居養親著書自娛日羮蔬飯糲不給所知式遺之酒粟固不受有一子一孫皆先唯曾孫二人侍養年垂九十矣王子言如此王子負氣好奇與予同寓維揚郡齋每納凉露坐言必及孝廉予問王子言亦愈欲知孝廉本末每問必及之令其盡言時同坐者有邈不相關有聞而徵反唇者余與王子不顧也世無知孝廉者獨王子以大父行事

之與相師友予謂王子歸而益勉之矣在易剝之六三曰剝之無咎善其能去其黨之不正者而從上之正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善其能與衆同行而獨應乎初也此二者其志相類而處剝而得無咎者尤難蓋復初九一陽始生於下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候有識者能早知其機而與之并力並濟則足以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雖其本無計功謀利之私心然而事勢之相値固有不得不然者至於剝之將變而純陰則厄運交構正氣彫落獨有一上九之陽僅存如碩果之不食而其勢亦無可爲矣方是時也羣陰競進因勢利㮣形生氣長而六三一陰獨能解去其同類與上九之君子相從於枯槁而不惜非其中之有大不得已者乎故易曰無咎而孔子又悲其失上下之助無所望而甘心於此也然而其義則已無過矣故曰其志相類而尤難於處剝而得無咎者豈非以其有上九而益難哉故君子之與人也及其時之可以有爲其時之可以有爲則與之共濟以成其事其時之不足以有爲與之共濟以成其事矣然而君子猶不忍恝然去之者則命也易之學期於至命而已窮理盡性以至命者通與塞不異其中者也

或曰剝之上九旣不用矣復曰得輿何也此固聖人之微意也曰使斯人者幸而復用則陰陽之勝負猶未定乎蓋使剝之極而必爲純陰則君子之道終消盈虛消長之數將一定而不可易非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君子之高尚其志也雖其無意於天下天下唯其潰爛而不足爲也使其一有更易則君子必出而爲天下用君子之道常勝小人之道常不勝矣君子之道勝小人之道不勝則剝不終剝矣剝之必極而爲純陰者數也天也剝不終剝者數也天而人也此吾之所得於易者子往而從孝廉於其鄉當必以是質之

送董君序

京師者士大夫之所集而名利之場四方宦游者挾卷冊操技藝皆聚而角材于其中得則聲價驟起不得則俯首歸耳董君者以星學自西浙來游諸搢紳間言某某當貴賤某某當遷遷某官以某月某日某當罷或受譴責率刻期取驗其近者以旦夕遠者或數年保抱嬰孩或不啻數十年後則執其近者以取驗於其遠者亦若責左劵可待故諸貴人爭傳客之不數月挈千金歸其術業精取償博亨之無愧也人曰董君佳士寧屑屑爲此無亦借是以說弄公卿謝笑豪傑如東方生者耶然以君之道觀之則京師士大夫之風尚可知矣

送鄭庶常請假歸省序

龐公隱峴山之南答劉表問曰世人於子孫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遂攜其妻子隱鹿門山采藥不返此處亂世之道宜然也若生逢有道而令子孫無失其家學澤及生民乃所謂遺之以安也王覇隱居見令狐氏子來容服甚光舉措有適顧視其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客去愧臥終日不起是時當建武重興聖作物覩之會人爭以文學自奮生子不才比牛傭耕正可耻耳其婦護前飾辭解釋眞兒女子之見也而范氏侈之爲美談過矣吾邑平之鄭先生醇德舊學推重鄉里自以前代遺老不營人事屏跡杜門日以讀書養性爲事屢空晏如也余友禹梅其長君本經術爲文章務追古人致之實用數上公車不第今年始以其經魁南宮列館選遇　覃恩封其兩尊人假告歸省行有日矣爲禹梅賀者且疑爲先生所不喜是惡足以知先生哉先生懷奇襲珍義不苟就度其心未嘗一日忘蒼生者舉平生未竟之志付之禹梅茲其所以爲適也已余覩戊辰一榜具慶者無慮數十人然皆少年速化無足深羨禹梅春秋且逾艾先生暨夫人偕老鹿車徜徉於鶴浦之濱蚤起

宴息視聽益聰明食飲倍進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今禹梅歸不一年且散館後來自斯以往或乞歸終養或竢待京師出則荷組黻之榮入則逐綵衣之奉事君事親兩無所欠余自維樗散放廢祿不逮養爲禹梅述此譬如渴者之談酸津流被頰無濟實用徒自傷恨而已若夫鄭氏之樂豈有既哉

送王白民恩君南歸序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古者大夫士之致仕居其鄉者爲父師少師儀禮鄉飲酒與鄉射禮所謂先生是也以教其子弟皆不出其里閭蓋古者師弟子授受以道道在故來學道尊故無往教夫子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而不往教是鄉先生之義也自後周衰道喪師教益廢漢得遺經於秦火之餘諸儒人自爲說國家有大議則必問以經義云何弟子講說必問其何所師受一大師門學徒嘗多至數千人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除舍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引禮

不往教之義忠不敢强蓋是時道雖不明於天下而人知尊經經非師則不傳故其所以自待與人之所以待之者之俱不得以或輕凡以經學之重而然也古者尊道其次尊經皆不廢師又其後科舉學盛則經學愈替國家取士不必通經士以專經取之不必問其家學所自於是士之抱經以處者士大夫家闢一幸舍田舍翁積十斛米得折束而召之矣北魏元欽性鄙悋嘗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誠非去食就信之義欽乃大慙蓋

當時之風俗已如此今世孤儒窶生常不遠數千里負笈以求爲人之師猶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自非素習禮教傳家善族其視遇其師不啻厮養謨呵出入窘餓拘囚賓覲不得通臧婢相侮笑至有流離顛踣無所於歸者師道之不立非一日之故也友人王子白氏治經有法恬於進取特以詩稱江湖間久近且爲童子師於京師幾七八年齒髮衰脫落拓塵市蒙不蓄一錢今晨來別余告歸余曰行哉亟作詩送之又爲之序其所以王子任眞樂易無悅懌失意之色於去就間余爲之序不悲王子之不遇徒以歎夫道廢經絀而時之不古若焉

贈永樂寺僧序

從弟友棠讀書邑西龍山之永樂寺至京師數爲余言寺中之勝嘗賦十詠以志之余因是每思從南歸之暇得杖策其間以覽其所爲十詠之勝者比還里粗料理人事三四月間無停晷少間復謀北上將懼不果遊而寺中住持月潭上人子族叔祖也來訪余且言曰寺創於宋淳佑中迄今殆五百年其間廢而興興而復廢者屢矣今從燼餘初復之後殿宇宏敞齋廊靚飭鐘魚梵誦之音交出於林樾而足以聳遠近之觀聽者皆吾師德聚之力也師自十九薙落來

山中清齋蔬布脩行勤苦數十年如一日而今僧臘七十有一且老矣竊念此寺尊宿在明洪武間有西腒禪師以博學召理典籍歸新寺宇僧寮至三百間田畝十倍之飯僧如田之數宋學士景濂贈之以詩戴九靈避地山中爲二蘭軒記先是柳道傳與僧正宗契厚棲止於寺之水竹居其爲上福龍山記猶存集中也至今寺產蕩析大半住僧纔二十餘人所謂水竹居者雖故址不可復識然諸道人名字得不與兵燹之劫灰俱燼而猶傳播於人口者徒以數公之文字足留之也吾受師恩慮無以爲報私謂惟托於

文字足以垂之久遠而西暱正宗之間後有以位置吾師者非吾子之文其誰屬與予雖恨未得一從寺中遊而猶樂道師之賢且以寺之故事不可以無紀也於是乎有贈

誥封鄒憲陳太公壽讌序

古者養老之典歲舉者有七而其所養者有四四之中一爲三老五更一爲致仕之老此二者皆以德養者也以功養者亦有之乎曰古者無無德而有功之人其能有功者是德之致也則古天子斯養之矣說在於周禮以八柄馭羣臣五曰生以馭其福註者謂生猶養也福則洪範五福之壽也臣有大勳勞者使其子孫養之以及其壽考康寧就其大者伯禽封魯以養周公而至於能利濟捍衛其一鄉一邑庶無不得遂其子孫之養可知自後世養老典廢特以子孫

貴顯褒崇其祖父猶曰是其所教於家者云爾雖彷彿於古馭福之意求其能實以功受子孫之祿養可無愧者葢鮮也今　誥封都察院左都御史濩澤陳公則異是公少時於書無所不涉獵尤性諳韜畧感慨尚義有古烈士風當明季寇氛充斥按兵法créer樓不攻築牕爲敵樓數仞率鄉里保聚値寇圍急自縋樓下將請師於鎮將絙絶墮地急縋而上賊驚顧無敢近尋解散去入　國朝益拓樓內外爲小城適叛帥起河東必欲得公以自重公抵其書幣大駡却之賊怒來攻公拒益力是時環賊州縣文武吏或降或

寘而公以一布衣糾義提不教之卒守空孱之壘抗賊數千挫其鋒鋭未幾賊大破壞公與有力焉此於功賞爲中律而公方退襲儒服務以德率先鄉人絶口不言兵事以故時無知者然竟以司農公上卿之俸致養於家今去此又數十年公年益高德益劭而司農公聲望亦日益重　天子方倚之爲輔弼三官紈綺上方法醞之賜交午於邸第所以佐公旦夕之養以安司農公之心而欲與之共致太平者豈特如古之所謂馭福者而已然而公之得此於　上則有非偶然者也某孰能槩獲侍司農公於館局有年

顧內維諭劣承獎掖教誨之無已以其間竊窺其道德之光華器宇之凝重因是以想見公之爲人益十得八九焉維歲之秋值公八十初度爰脩者其忠孝大節爲文而進之非以爲公一家之謂以爲　國家復舉養老之典馭福之柄必德功兼立如公者始當之無愧也

誥封都憲陳太公八十榮壽序代壬戌科進士

前年　天子覃恩海內嘉與士大夫於是今大司農陳公偕再封其太公爲都御史比今年三月制下門下士之在都者皆舉手加額稱慶而公顧若有所淒念者良久曰吾蒙　恩遭際至此入侍　禁闥脩承清問出掌度支與謀國計惟是夙夜匪懈以圖所報稱於萬一者而未得其方乃吾親以今年七月稱八十觴矣吾兄弟五人中外子女數十輩羅拜堂下傾吾以長子而不得奉沃盥承色笑於其旁也子以爲我心能樂否耶某等進曰是乃夫子之所以爲孝也

經不云乎孝始於立身中於事親終於事君豈非以其得君而仕推其所以行已者於天下使無一夫不被吾君之澤而因以揚親之令名於無窮乎盍仲尼之望曾子以卿大夫之孝者如此若夫屏居子舍朝夕定省以謹修夫菽水之養是則所謂士庶人者而已以士庶人之孝孝其親夫子必不爲孰謂太公而顧夫子之爲之乎且某嘗側聞太公之爲人也少慕漢田子泰之風磊落負濟世志初事舉子業見伯兄侍御公起家成進士慨然曰吾可以無事於此矣退綜家務雖好施急病而生業日饒値明季横流寇盜

克斥乃出聚家貲率親黨築土堡保聚戚往來不敢犯後遂擴其堡為小城而適當　國初叛帥反據大同聞太公名必欲招致之公則手裂其書抵其禮幣於地賊怒益師來攻登陴固守數十日得救圍解一村數千家不終陷於不義者太公一人之力也此與田子泰之堅辭袁氏辟命聚衆徐無山中盟誓約束歸命中朝者何異及乎功成身完褐衣蔬食自溷閭井則子泰之不欲賣盧龍以易賞祿之義也然太公濟物之志惓惻胸臆雖老矣猶亹亹論天下事利病不休既夫子連舉進士官中秘受兩朝不次之遇復慨然曰吾果可以無事於此矣遂推機息幰於十畝之間訓課子弟務為明理達用期以所學上報君父而甲子之役次公某登賢書諸象賢復蒸蒸起矣　聖天子嗣大曆服無疆惟休亦惟是一二耆耇曰篤不忘在昔唐寶曆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方知貢舉率兩榜門生郊迎宴新昌里第嗣復引門生列兩序元白諸名士俱在坐賦詩以為榮異時夫子翊贊元化躋世仁壽而太公安車至止膺憲乞之典其等門下士二百人次第上壽邸中意必有如元白其人者倡為歌詩播之樂府斯乃太平之嘉瑞國家之

盛事非獨稱觥於一時一家已也司農公於是听然而笑曰有是哉是吾父之所願聞也遂命書其辭以歸而侑觴焉

送申學憲赴任過里爲茅太夫人壽序

今僉憲申君任禮部郎至京師未久也太夫人在里春秋高矣每思念不置會粵西督學使缺廷議擇可者乃越次以授君君一不自喜而以益遠太夫人有愀然之色又念是役也嘗過家省覲而行適值其月之初太夫人八十初度則求於能言之士爲詩文進之以冀太夫人之一笑也以慰其離憂之思而請其爲之序愚維古之君子其未仕也有爲養以求仕者矣及其既仕也有以不得遂其養爲憂者矣故方其憂不及養則惟恐其仕之不早及其羈絆於王事驅

馳於道路而汲汲然憂不得遂其養之志則其視一官之爲累也又惟恐其去之不速此二者皆過也夫親之不可以無養固也若夫仕不仕天也而豈我之所可預必其間者哉惟有道者不然時不吾與遂累而行菽水而奉非偷也時已過矣道已行矣而內顧吾私有不可以兼遂者則貸於事父鞠躬盡瘁而初亦無害於吾之爲孝益事親誠則能使親忘其貧事君忠則能使親之不樂私其子使親忘其貧者士庶人之孝也幷能使親之不樂私其子者此可謂卿大夫之孝也此古之君子所以推心任運無入而不自得者也曾何有於二者之足患乎吾聞太夫人故吳興副使鹿門公孫女及歸爲相國文定公諸孫婦佐先大夫成名而以盛德稱中外閫範者數十年彼其於君臣父子之義講之有素則於僉憲君之是行必有欣然願其去而樂其志之得行者也君以此思之宜其中亦無不可洒然者粵西當用兵之餘王化再沾人文日起計僉憲君報政在三年大比之後復取道里門北上而是時太夫人方健飯於是隨計偕諸生執經逡巡磬折堦下後先而上壽亦人事之可喜者也僉憲君益可無憾於是行

冢宰陳公五十壽序

古之大臣佐天子出治其功績隆宇宙聲施溢古今宜無不可釋於天下之望矣至一士之不達則引以爲己憂而此一士者亦以爲我寧抱道坎軻終身而貧賤吾心安焉彼誠賢公卿耶而不吾知吾之耻也誠知之吾之幸也故有棄萬鍾薄三公而不顧而感激於一言之下至於窮老而不悔非獨公卿之能知士以然也彼士之所以信之者其亦有素矣如此而猶有遇不遇之異者誠係於其命焉爾君子之於人也視其人之足以知吾與否而遇不遇之說不以存於其中者也某辛酉冬來京師東海兩徐先生曰盍往見澤州公乎當今名公卿能以其學復文章於先秦兩漢之盛者莫踰公某固願聞名於執事然初見公公聳峙山嶽邈乎其難企也及厠史局口領謦欬公見其所爲傳志而悅後凡得其之文輒拊掌稱善竊垂老不自量間隨俗爲時文尤爲公所賞識嘗置其文懷袖間逢人必出與共讀迴環雒誦及其佹得復失業自委命無何每見公必相對扼腕太息輒凄然復起淪落之感而公之於某淡矣公今尚書吏部稽之於古則天官冢宰職也然事勢不同古冢宰足以

進退百僚而今自黄綬以上循資拾級吏部不能以其意爲伸縮況得開口薦一士耶然而今中外共以公輔之業歸公無異詞者以其不忍於一士之不達爲己憂者此眞古宰相之用心也昔孔子之人管仲弟舉伯氏沒齒無怨一事司馬遷傳晏嬰止載其能拔越石父而晉叔向之得爲君子亦以能感於堂下收器之一言則夫一士之微雖若無係於天下而觀古相業者必因之如之何其可忽也公太公封都憲公今年稱八十壽其曾爲文鋪揚盛事而公亦於今年冬爲五十初度自此黄髮台背彌成 聖天子鴻業豈有涯哉然愚不敢以常情祝嘏而自述其感恩之私以代擊絲吹竹而稱手侑觴於庭亦承公知己之意不敢以浮詞瀆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愚匹士之言也邀神之聽意者其在是歟

送姚子南歸爲其母夫人壽序

今國家定制仕宦無兄弟者得歸終養而凡仕於京朝之官歷俸六年例得請告歸省此制初不見於三代之世葢三代仕者舉不出父母之邦苟非行役在外則朝溫而莫凊日可無廢故終養之典不著然其君之所以體恤乎下下之所仰望乎上者猶惟以將父將母爲惓惓一不得則君懼無以使臣而臣亦不免哀怨以思以懼其不能盡心於所職如北山之歌陟岵之感是已況於後世背離膝下踰越數千里以事君而東西南北之唯所命夫至是而不思所以審處而曲慰之者有國家者之過也至於例許得歸而不歸吾未知其何說矣余在京師久所見公卿間多以官爲家其位益峻祿益厚則决去益難有未葬不除服數十年而襲朱紆紫自若也有親老篤疾而恬不請告歌呼飲酒者自若也有已聞訃而隱匿不去或列騶從張車葢傳呼以出自若也葢搢紳之清議不立久矣大臣如此則下何觀焉以故風俗日偷而盛朝光明駿偉之烈不炳耀於世甚非所以稱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之意一日友人姚子曆初過余辭行問其奚往姚子曰吾母以明年正月屆七十壽

行歸省欲得子文以佐觴耳余曰今仕宦於京朝者絕不聞以母子相依爲人生可樂事子以宴客思親急裝出國門意不返顧天下名教獨身任之固當旣又曰夫子之親亦幸子之不爲士大夫耳不然子亦且如諸公者以身許國之不暇雖欲反歸衡茅烹雞炊黍召會鄰里上壽於老人之側得哉子姑行矣勉之然姚子積時求養於外一旦以親故舍棄而還不以介諸懷其志趣過人甚遠使異時得遂其祿養意其樹立必不出古人下風俗之變而清議之立吾不於姚子有厚望乎姚子尊甫文學公爲先君執友余垂髫數過其塾太夫人輒飲食余視余如親子弟以故諗知其閫德甚詳旣稱未亡人治家內外整整收祀參議府君而上失祔之主數世疏數有序魚菽之薦必潔以誠其大者如是則其他所及以貽爲曆初兄弟無彊之休者可知矣余客居無狀　先太孺人厚終之事忽忽未舉者有年每拊膺旁皇中夜不知所出而樂稱姚氏母子之間如此者豈敢以望于人亦因以志吾之愧而已

顏母朱太宜人壽讌序

唐李文公翺自稱其敘高愍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其言以𨗳固敘述之工故讀者詳而事迹愈著而歎後作者之不盡然此固然矣余以爲古忠臣烈婦之不欺其志義炳日月雖其文之不工於傳無害況其原無待於傳耶惟其勢窮迹極瀕於阽危矣乃事會之逢適有天幸名完而身亦不斃以至富貴顯榮享有壽考此豈非人生之至願而古所稱吉祥善事者耶則雖其心之無待於傳而因事咏歌頌述之以風厲於天下宜其聞而興起之者多矣余

自少聞客談閭里顏太宜人壬午狥節事至烈私謂所嘗見古所傳烈女間有其人晚近世決無此事然貯之胸中已三十餘年今居京師與編修考功兩君遊始知兩君皆太宜人所生而與奉直公所親教督而長成之者益太宜人今年已屆七十壽余向所疑古烈女傳僅有其人者今果得親見之謂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又見其富貴顯榮壽考爲天之報施善人而歎古人之身名俱泰所謂吉祥善事如此類者向不數數見又疑今人遭際遠勝於古也益太宜人爲故奉國將軍某公愛女以天潢貴胄作嬪奉直公大賢世斎媚於禮教者素矣方其出與奉直公同難也倉卒被驅邏卒詈不絕口卒擊折其左臂將加刃焉散髮披頸不殊僵踣道左積日始甦以指自刺指强不得入則取隣女所携刀自刭又不入時沍寒夢神人蒙以絮而明日小婢來伏其旁呼之忽醒有遺奉直公以金創藥者傳之得無恙夫節義之報不疾而速如此此所以更三四十年後綿慶延祉益繩繩未艾蓋有神相之者然也今 朝廷恩數重疊自初封孺人累三封至太宜人京師士大夫多編修考功及季子孝廉年家故舊稱詩上壽以百數余愧不文無

能敷揚盛蹟勒金石而播絃管也異時太宜人年益高 國家太平亦愈久歲時置酒高會戚里抱曾元膝上絮述年少亂離百死一生之狀歷歷如在目前於是相傳爲承平世家盛事必有班蔡之倫載筆而紀其烈如李文公所云者矣當是時也殆亦有徵於余言也歟

徐毋李孺人壽序

今年辛酉夏爲徐子亦沆元配李孺人五十初度孺人父某公於　吾毋爲中表其祖大理公之館甥於吾外家孫氏也與　先君子爲忘分交孺人之毋蓋也娶居若節皆隨其姑歸迎車厩里第與吾毋居止情意甚欵時孺人纔數歲然已能盥櫛衿纓隨毋定省姆傅授内則女誡畧能上口舉止如成人矣後歸亦沆吾毋嘗歎曰徐氏有婦矣以大理公之盛德而無後天其或者種報於是女邪當是時吾鄉承兵燹後巨宗勢族日就零替大理公之舊業已不可問郎

亦沆先人侍御公亟笠入山洞迹緇衲亦沆寘身荆棘中數從其尊甫風飧雨宿暇則齎筒鉛槧摘抉呻吟不問家人產孺人於時孑然季女也搘拄中外租籍市劵手籌筆疏各有條理上恤姻黨下撫婢僕恩意周到無不人厭其心以故亦沆得一意學殖名譽日起又能以其餘力佐夫子課三嗣君成立今皆補學宮子弟籍有聲矣向微夫人則亦沆之艱難固當百倍意天之憫李氏而鍾之報者適所以爲徐氏之福邪今春余寓郡二子澤泳謁余而請曰吾毋天性孝友念外大父毋蒸嘗遠隔則設像於別業以事之歲時携諸甥上塚酹奠而哭歔欷竟日自恨終鮮兄弟而以公之遠托於中表也能縷述其家事故嘗冀聞公之言以爲喜今誠得公文以侑觴庶其足慰毋心乎余自罹家難神思耗潰絶未嘗爲人作文字然每見毋黨輙憶吾毋生平不置故能爲孺人壽者誠莫如余宜孺人年纔半百偕亦沆從容舉案三子雍睦諸孫五六人奉觴而進之鄉里傳歎以爲盛事故知天之鍾報於其身者信未有艾也微二子請余其能已於言乎

宋牧仲僉憲壽序

今年丁卯孟春月僉憲宋公初度其屬州司馬陳君偕同僚數人圖所以爲壽者公固不許則相與謀曰盍走京師乞言於姜君乎已公聞而色喜伻來請文余謝不敏而以公辱與文字游且久不能辭也遂徇其請而爲之序曰世之豎功立業草野崛起之士以能自見者不乏而春秋以前名卿大夫都由世族至如西漢之韋平金張東京之黃王袁楊諸名族父子祖孫相繼秉政流光史冊降及魏晉南北朝尤以門第相尚宋歐陽公修唐書始爲宰相世系表其言唐

宰相才子孫數世而屢顯終唐世不絕迹其所以盛衰者雖在功德厚薄亦在其子孫然則子孫之賢乃前業之所藉以不墜者也豈不尤重哉余於唐史中獨喜李文饒以名公子恥從白衣舉遭際雄主文章事業卓然聳出於唐一代名臣之上而唐之社稷幾衰而復振豈非所稱豪傑之士而後世鮮及者間默數　本朝相業於歸德太保宋公首頓一指公當世祖初政用前朝舊德參預密勿天下方想望其丰采會不久拂衣大業未竟時僉憲公方年少耳風貌清整學殖該富其時見者無不相欽挹以爲能爲公家文饒者非是而誰未幾起家通守黃州吏事精敏居然有當官聲及郎官比部讞決精明每奏疑獄援擬律令傅以經典多從矜恕上官恒屈意從之而吏不得因緣爲姦自公在事所全活以無數用是　天子異其才特命監司持節通永薊處之三輔股肱郡以觀其所設施而將以大用之也公至則威德並敷請屬杜絕屬吏望塵逐影竦息帖服萑苻匿跡闔境大治於時公餘閉閤垂頭讀書手執鉛槧口事呻畢乘興遊覽把酒角句主客狎進清言獻酬益當時所謂雪園文社者零落盡矣公獨振其頹響於薄領倥

匆左支右掣之際士類且靡然從風此可謂精力之過人而文章事業兼而有之者也公春秋方富屬當令序開衙召客計爾時之分曹授簡歌九如而效三祝者方鏗耳炫目而余獨以君之濡染家學爲能施於有政彷彿於古世家之風故樂從諸君之後爲之誦說他日有系公於宰相之表稱爲　本朝盛事者必有驗於余言也

贈董子爲其母夫人壽序

往年晤董子吳仲湖上時余未識董子董子亦不余識也接其容諤乎其可親與之坐久之雖儔人廣衆之中有以知其董子無疑也董子尊君孝廉公毋范孺人皆長子兩大人年三四歲兄弟四人皆讀書修行足繼其家聲每家庭侍寢膳議論古今事成敗雜以鄉閭耆舊事迹可傳述者輒人出一見持不能決請之尊先生然後得定其一家師友自足娛樂如此而余兄弟三人無他技能足以稱家大人旨又時時扁舟逆旅動輒數年或遠問三四千里外一遇佳節

時至衆歡獨酌之際則對食悲愁以思雖居者亦泫然不知其爲樂也以此不及君兄弟遠甚然董子之言曰菽水吾大人所甘也吾力尚不能具今人聞言養親者則曰孝在志養奚必甘旨哉是竊取好名自子而極其志至於以天下儉其親不顧也吾不忍爲之故與其兄三人日夜攻苦不絕庶幾少得所欲則築廬於山水之濱具車輿几杖弋於野而釣於淵奉吾親以老焉吾豈有求於彼哉而其志適有與子類者今年秋爲其太夫人五十初度問子一言爲壽子謝不敏而贈董子以言使其歸即爲子跪進之可也

贈定海薛五玉四十序

有士於此不役役於聲利不雷同於世之是非取舍恬澹寡欲而遊于世斯可以交與予固非此弗以友也而少間薛君之名已而東至海上以陰求其所謂恬澹寡欲不役役于聲利不雷同于是非取舍者既于數十百人之中得其所願交而如恐不得交者之薛君而友之焉問君少時倜儻善議論所至傾一坐中與之登山而臨水雖終日極困不厭意必慷慨自喜之士而惜乎予未之見也蓋君今年乙未冬已四十矣或曰君少不得意于有司今適合古强而仕之

時雖不遇未晚也予竊以爲不然夫古者八歲出就外傅人十五則凡民間之俊秀皆入庠序王公卿大夫士之適子皆入國學教之窮理正心以修乎身推之於天下國家將無所不備焉既乃升于太學爵命之蓋其時日之講貫服習章程之精細詳密有不待二十五年矣四十而仕者極之中人以下也孔子弟子列傳載樊須公西赤年皆極少及孔子時仕度其年皆不滿四十又非必顏淵子奇而後然即令如是士之有才無命而泯滅者不可勝記矣數年間天下兢于兵爭災祲疾疫盜賊之患日夜不絕而民之轉

然相望矣此宜仁人君子之惻怛于心席不暇暖救之猶恐不及而君以無事而至四十豈不可惜與使君之堅其才老其識恬澹寡欲以集了共爲世利益滋甚而予之爲是言者亦欲使世之知有薛子者惜其少年英鋭之氣無使英雄有過不及時之歎乘其及今强壯之可用而使天下少享仁人君子數十年之利則凡予所願交而如恐不得之人無事以至于四十者其亦庶乎其鮮矣

大司寇徐健菴先生壽讌序

戊辰冬十一月大司寇東海徐公初度之辰其南宮所得士居翰林者三十有七人共謀所以稱觴者於予且曰公所好者子之文也子無固辭雖然夫公之知余則豈徒以其文之謂哉盍即余所知於公者言之余識公二十餘年所當其爲孝廉時即毅然以身任天下之重自後游登高第踐歷三事所經涉事變益熟而胸中所貯蓄益多其入而以孝弟仁義淑其身也如嗜慾之惟恐不得所求其出而弘奬人倫扶植善類也如飲食疾患之在已其作而謀天下之事

也上求可信於君而下求無不可告於人此余知公立身之大端也及其游覽百氏根據六義而發之文章則必其實可以立誠居業救弊起偏而不爲一切譎詭浮漫無當之說所惑此余所以知公立言之大端也然又有余所深知而世之所號爲知公者或未盡焉則以公之於是其心實有所歉然而未足者也公自遭際分宜　內庭綜理部務在公少暇日暮歸第坐客請間以數十輩論文晰疑酬酢盡意乃止則精力刓獘對食欠伸微覩兩鬢垂垂白矣然日以爲常不厭也今年春自惟直道忤時拜疏求退　天子

念其誠歟　詔許解職總裁諸館事留直如故公於是閉門謝客日取周張二程先生及朱子遺書熟讀而精思之俟其反覆推尋融釋脫落而久之乃得其所爲灑然者比余再三訪之則見其氣益加靜而貌加粹體加充矣記曰君子莊敬日強明道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君子之所謂強者乃在道德之充盈而不在乎氣血之壯盛也君子之所謂衰者乃在不殖而將落而不在乎年齒之逾邁也夫文章小道也功業外至也朱子曰人常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而安之此公向之所歉然而不自足者余今乃

自信其知之獨深也今　朝廷勤求化理方待公以鈞軸之任而公亦宜不得懷道匿德恝然自釋於天下之重然古之君子身處岩廊之上而其心浩然與天地萬物者游彼誠不以富貴移其心也循公之志或者功成於未老之日退而倡明斯道辨統緒之毫釐晰徵顯之一致其深造也必窮理盡性以至乎命而後命自我立其兼成也必理學與事功相配而後體用不至於偏則予請從諸君子之後勉而卒業焉斯之爲壽不亦大乎請即以此言進之

馮君壽序

余家縣東巷與馮氏隔水居世相好也自余舞象執經於馮先生之門先生有子曰孟勉曰宗一孟勉與余同庚生幼同學長益相善當甲申乙酉之際經涉横流拋荒舊業而余與孟勉從播遷之餘終日抵掌談縱横王霸之略無復當世意又以其間商搉經史旁及詩賦每侵晨出外舍一榻坐對至夜分始各歸寢明則復然如此者僅十載已而兩家生事漸促余先出游孟勉繼之三十年中計聚首時或隔歲不得一見見輙復別去及余旅寓京師孟勉辭余爲廣德

之行未幾而元伯見夢生沒異路矣其後宗一數數至京師未嘗不過余余對之便執手於邑常歎以馮先生之盛德宜有後而孟勉所就止此疑天道幾不可問又私意謂宗一渟蓄深厚意先生之鍾報將在於是今年余歸里其仲子進謁跪而有請問其所以則宗一已於今年壬申春壽開六袠矣曰吾父方客濟上吾兄弟曠焉定省庶幾齋先生之文往而介壽於前一開老人之懷抱余謂宗一神氣充實志略方壯出其緒餘足以完父兄未竟之業今僅年杖國似不足爲侈者然余所以不辭其請者旣悲孟勉之不

辛又喜宗一之足以幹家於是言之不足又深致其
祝辭以將之者蓋兩家世好之情親愛之誼有不容
已者也

王母申太孺人壽序

康熙二十五年蘇州府縣學諸生以王母申太孺人
守節狀請旌自縣以次達之撫院旋以事聞奉 旨
給銀建坊如制鄉里莫不謂榮再歷年而太孺人春
秋稱六十矣於時嗣子東發方以才選載筆史館暫
假歸省其同年生二十九人謀所以稱觴者以余之
同事館局且知其兩家世澤甚詳遂請一言附東發
之行而往壽焉余觀太孺人之苦節及東發之能以
才顯揚其親使卒有聞於載述而益歎文恪公之遺
德遠也當明弘正之際八奄亂政大臣相繼斥逐宗
社阽危公甫入政府苦心調劑嘗論逆黨以士大夫
之可殺不可辱所保全善類爲多然終於不合潔身
遠遁當時大臣之能明於去就不罹清議者惟公一
人而已其自贊曰貴戚赫奕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
能媕阿一有遺言超然不辱盍貫錄也自後子孫承
藉先德咸能以名節自砥至於閨門肅穆家法之嚴
整尤爲吳門士大夫家稱首若太孺人之艱難守死
其尤著者也太孺人曾王父曰文定公事在國史植
根華閥夙嫺姆教嬪于先府君繼袒佐讀宛然寒素
也甫年二十四而遭變時即欲以身殉姑涕泣曰吾

不忍見婦與子一時畢命即如此竊諸孤將誰託太孺人感之勉進飲食既而朝夕所以奉養其姑者益虔無倂沒而殮送之如禮時節薦享必竭其誠宗戚內外皆以先府君爲未亡而喜見東發之成立者至叩其學問蓄積又以爲非得嚴父之教何以至此蓋太孺人之於王氏始終稱無負矣今聞其女嫁松陵沈氏者亦早失所天勵節如母氏以此服太孺人之身教不獨能成就其孤而且有以化其女子子蓋文恪公之流風餘澤遠矣彼其沾溉於數世者如此其盛此所係於人心世道非獨侈爲一家之僅事而已

也余聞之禮云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勿與友此非以戒其友蓋所以深責備於其子者也非有見焉則勿友矣苟有見焉斯友之矣東發少游京師發聲太學非久服官祿養爲二十九人者譽之無異辭且欲自同猶子以介壽于賢母之側唯恐不得其歡心此其家庭朋友之間皆有可重者也余故樂敘其事而傳之

湛園未定藁卷

記

劉孝子尋親記

初順治乙酉五月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史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卒其伯子　即孝子也爲諸生先赴試歸哭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肝江時亂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神語云寄居石滸者醒求其地不得徬徨道左遇一尼謂曰石滸在閩廣交今方阻兵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達也遂如其言取

道徃所過藤峽通仙一線天皆山谷窮絕處蒲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烟最後至白石嶺嶺陡切霄漢阪道陿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谿捫壁絕險既上復下履巉巖衝虎豹攢棘被膚血流殷足每仰天一號則陰風颯然山木悲鳴瀕於阽危者數矣嶺盡得村尋得父所依姚氏居母管孺人在焉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已問知父喪行一年所則號絕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間關輿櫬復踰嶺侍母而歸歸十年母卒當母寢疾孝子侍湯液不解衣帶者四閱月也初長史避難數遷獨攜先世世系圖册一篋自隨不成

戊子毋時聞有聲窸窣出篋中啓緘無有閉則復然一日母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出益大驚逾宿而孝子至矣其所居村見娘堡舊傳宋王龍山者於此見母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子之所愼言也而父子骨肉之間顛沛流離之際徵應巧合又往往若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其子某因婦翁金進士𣪠似屬余傳之余嘗觀自明季中原兵起延蔓四五十年其間父子分散各所夫婦生死異路抱忠孝節烈名塡溝壑者何限其幸不相隨以沒而閒者於遺臣逸士之手者又多避忌諱不出或文辭蕪漫不足以傳而表孝子之墓者有韓閣學之辭在特丁又綴以余之文則所以不泯君於後世者庶在乎此也孝子字參蕭蘇之長洲人

蘭谿縣重建尊經閣記

蘭谿縣學之有尊經閣建於明嘉靖間舊矣遭時變革淩圯不治經籍散失士子無所於考則古學愈以荒廢亦其宜也嘉善陳君霆萬教諭於邑之二年始請於署篆前御史張侯及其縉紳先生邑弟子員相度舊址合貲鳩工謀重建之經始於康熙二十六年之五月比七閱月而竣事戸牖疏朗丹堊煥如儲經之數十有三旁列子史百家規制整密視昔改觀落成之日適總制王公莅任三衢駐節城外而學院王公已較士在蘭監司郡守丞以下同時翕集瞻望咨嗟皆以爲文教之復興于是乎兆今年戊辰春陳君就試北上謂是役也宜有記以告羣學者而固請於余余雖不文不可無辭以塞我友之意也昔者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曰吾志在春秋學易可以無大過當是時未有以經名也至六經十二經之說見於莊子而漢儒記禮始著經解之篇班氏傳儒林亦遂有所謂經學者聖人之教人在於躬行日習而已自經學之說盛於是專門大師競樹頰角立門戸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至於高赤兩傳互爲攻守喚尚書爲朴學詆左氏爲相斫由其說而得勝則師弟援引通顯

立致其說絀而身亦隨廢矣班氏曰利祿之途然也以先王所欲躬行日習以帥其學士之教之術而變爲利祿之途經學之說使然也故鄭氏夾漈曰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傳經而經亡非虛言矣自後武帝用公孫弘議課通一藝者補文學掌故關元帝制能通一經者皆復武帝時太常議尚稱六藝至元帝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始以經名然前書儒林序亦止稱六藝或曰六學云唐宋以還科舉學盛以至於今士子應舉自四子書外各占一經含糊剽竊以投主司之好已耳其視他經譬如侏儒語言之不通而驅畔之不可踰越雖於昔所謂經學者亦愈趣而失之愈

遠矣此人才卑汙而風俗之日下無怪也若夫先王之教所以使人躬行日習而不可厭者非徒求善夫一經而遂已也其終身爲學之序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舞勺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其分年而授之學則自一年離經辨志以後有二年五年七年之視山小成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而謂之大成其分時而教於樂正則春夏以禮樂秋冬以詩書蓋詩書禮樂之教相須而爲用也如陰陽之迭運於四時而無一之可間如律呂之分播爲八音而無一

之可缺也其內外交養本末兼事爲之有次第得力有先後不可誣也及其教之成則身心意知得其理而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才陶淑而化民成俗矣此六經相爲終始之效也或曰如此則大學正之教何以不及易春秋乎曰春秋未經孔子筆削而易理精微非可言說也故韓宣子至魯始得觀易象春秋明非他國所得有矣然而春秋記事書之例也學至于知類通達比方窮理而及于大成則易之精微將不言而自喻矣是詩書禮樂其術雖四而猶之六也究之六經止一心也古人治經以養

心故缺其一經則其本末內外之不備養之爲無其具而才憂其不成後世以經視經則雖專通一經而已足名其家上應功令之求而有餘矣而其實不免於俗學之淺陋此金谿陸子所以有六經注腳之言而朱子亦曰經之於理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其說皆病夫俗學之淺陋欲學者反求之心而不徒溺於口耳記誦而已也然而陸子之說卒不能以無疵者其爲之無次第得力無先後故也蓋但知窮經而不知內反之於心以求其實得於已者謂之俗學知反

之於心矣非有讀書窮理之功以驗夫此心之邪正而自陷於茫昧不可知之地者謂之異學陸子之學非以求異也而其流弊足以至此既及於此則何以矯正於俗學之淺陋哉若知夫二者之弊而其於尊經也思過半矣蘭谿自仁山倡教守朱子之學於一再傳之後其士子皆朴茂而好脩而又得賢師儒以爲之帥而導之嚮方吾滋幸經尊而道明而人才之易成風俗之易變以復於古不難也閣在敬一亭後三面皆臨山朝嵐暮烟浮列几案而西瞰城市鱗次萬家皆可以供學者息游之助襄其事者爲訓導曹

君洪然董役者諸生某某陳君字紫馭方以文行有聲於時其成此宜不苟云年月日慈谿姜宸英

狄梁公廟記

甚矣賢者之流澤遠也八月予道東鄉歸避雨古廟廡下仰見題額塵埃中曰唐丞相狄梁公祠按唐書梁公嘗以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而唐貞觀制分天下爲十道明州屬江南道爲公使事之所及其私被德而尸祝之於其鄉理或然也予既揖而降謂其里人曰若知茲祠所繇建乎神何爲者曰不知也相傳其爲宰相時挈女后之天下而致之唐豈古之忠臣耶予曰然然則其廟食于茲也其亦有靈否乎曰是惡得無靈往年有不敬于其父者見有神若殛

之不旋踵已有不義而謀人之貲及其身者神殛之亦不旋踵其爲善者則否吾春秋薦享無後時者是惡得無靈予聞之憮然按公生平一爲寧州郡人立碑以頌德活死罪二千人相率哭碑下三日乃去再爲奸臣誣貶彭澤令邑人復置生祠奉之遷魏州魏人亦德之爲立祠其所至得民如此當其使江南時毀淫廟以千數僅存者四詎意其身更一千餘年後瀕海遐僻之鄉村落之聚復有所謂狄公者而俎豆之如數邪且爲之賞善懲惡降威福于其地哉亦可異矣里人曰是祠幾毀行謀葺之子盍爲之記予

乃指謂其人曰夫公太原人也其服官足跡疑未必親至于此然汝祖父以來皆祀之無異辭者何哉以其忠于君而澤于民也夫忠於君而澤於民雖非其地之生與未嘗親至其處而民爭廟祀之不衰其爲臣則反覆不忠其爲民上則貪且暴則雖其生長之地與其身親歷之處民愈加疾怨害之唾棄之焉是不可爲人臣者之明鑒乎非獨此也汝鄉有善人焉即徙而之他所鄉之人必曰某固某生也其他所人亦必曰某地某之所經歷與其葬處也夫孰不愛而欲引之近乎即其違道悖德爲不善于鄉以沒者不

獨其鄉之人疾之雖其子孫亦以爲恥問其姓氏則諱若不聞指其室廬墳墓則變色疾趨而過也夫孰不惡而欲推之遠乎彼與公爲難者來俊臣霍獻可之徒今皆安在居其土者奚待其善惡之著禍福之及是尚不可入廟而知警也哉里人曰善遂記其辭于石

重修嘉善縣署記

古之爲政者非獨以簿書聽斷爲急也澤有津川有梁賓有候舘野有亭障凡所以用其心者無不至若此者非以勞民也蓋教濡而德孚則民不期競趨而集其事及乎政成既去而歌思之雖所嘗憩之樹木猶相戒不忍翦伐其枝葉況於朝夕居處以出號布令而身經營之者宜其所繫于民心者益深不僅如津梁候舘亭障之爲設而已而歌思以樂傳之者又不待其既去而後然也嘉善故嘉興縣地前朝宣德間始分設縣治而署之建而圮圮而復新者數矣某

覽其邑乘攷其當時主者之爵里姓氏多不可得豈以事微故畧而不著歟或者其所用心不能盡如古人故至今亦無得而稱之歟邑故劇地自予師莫公之始筮仕於此人皆爲公難公洗手奉職拔去故常嚴霜加於豪猾和風被於窮閻登進秀良討論文義民俗蒸然丕變矣先是官署器用常取給羨餘一有期會圖里次甲供其芻食公一切除去家世腴羨蕲犒酒醴泛舟之役不三舍而至一匄之外弗以累民夏秋兩稅用符下諸里符到以次輸輸間閈絕追呼聲伍伯戟手倚墻終日無一人後逋者故報課常爲

諸邑先視事未期大小事悉就理乃仰瞻其堂則頹焉剝焉漸欲以壓公曰吾爲天子收養民是之不葺非所以係觀瞻始謀于其屬諏日鳩工民承命荷畚倚揭任輦恐後未閱月而堂之缺者完蠹者堅黝者堊墝者甓凡恭守帑藏廊廡之屬以次整齊是役也撙節取具材不費城守用不煩官府公每旦夕視牘堂上吏民序立庭下益慄以嚴耄倪歡悅頑冥滌慮某日受公異知千里來謁門下始至則問父老吉生身六七十歲未嘗遇侯若此咸謂是堂之新不可以無述公亦以其用心之所在懼其久而易沒也命某紀其事公廉明聞于牧伯累被褒旌近所條兌運六事頒下諸郡縣爲式其見寵優如此今朝廷方行外吏卓異之典待以顯秩當事旦暮以公名上則藉善之民且不得久私公何有於是堂耶然自縣分治以來爲吏茲土者非一人矣而民之戴公也特異於前豈非仁愛之結於人心不可強哉使後之至者思盡一之守專務更張則小民何望不然而潔已奉職以世世繼公之德於不替將我民終有賴焉而斯堂之建而圯圯而復新固可以一俯仰而得所取法也已某辱公門墻之末敢不敬志

惠山秦園記

天地之大昔人爭之遽廬至于宮室之麗亭臺之勝直以爲寓目而已視其轉易成毀興廢之不常特瞬息間耳而傳之一姓以至數百年之久此自古未有也余少時讀吾鄉屠儀部惠山園記謂其中古木之上干層霄下蔭數畝者幾數百十章有泉從惠山寺而左淙淙瀧瀧注爲清渠日夜流不涸中壘石條爲細澗分流竝涓潔可愛園故秦有也然自端敏公迄中丞公之改葺時計將百年居公已歎爲難得今去其爲記者度又可八九十年而古木清泉蒼翠無改向時結搆雖不必盡存要之有撤而更新無蕪而不治也予時與客遊其上或指示予山寺故爲宋湛長史宇其南麓唐李丞相紳讀書樓旁去數武爲宋尤文簡公遂初堂故址不獨其室宇無存而其子孫亦零落盡矣若愚公谷者一時勝絕吳中今亦將漸廢而爲荒墟夫物之有成有毀此消息之常何足深論惟縉紳有道之士能持身正直刱業以世其家而子孫之賢者能修德以光大前烈此百世不忘者也今以一園之有無爲秦氏重輕者固不足以知此而因此知秦之世有令德將裴徊瞻眺之餘必有感慕而

與起者莊子曰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不然彼獨不能以忘情乎哉園今爲太史對巖公有太史日侍養園中讀書承歡賽飧必潔其父子兄弟常熙熙終日也以此思泰之世德所從來矣

雲起樓記

樓居惠山禪寺之左二百步其下爲惠泉舊有築于泉之上者曰極目亭後改爲三賢祠皆背山而俯瞰泉以爲遊觀者之所登眺而休息然其規制庳隘淺圯以嘌伯成吳公之涖玆土也拊摩嫗煦民以大愉謳誦接乎閭閻禪風被乎山川乃以其休暇與客登山飲泉久之仰視山半丘壠穢茀草木叢蔽以爲無以蕩滌神明助耳目之觀也爰謀于邑之士大夫披石剪萊相其舊趾而廣之創高樓其上懸若天半圍以雕欄曲楯夾以栝柏松杉砌以文石周以清泉然後躡梯而升倚樓而望則澄江遠帶衆山如拱射貴之湖灣灔瀲淪漣澄碧萬頃皆若攬挹于杖屨之下往來者得所憑依登覽者以爲快焉是山自惠山而北矗起九峰崗隴合沓狀若九龍之相連綴故名爲龍山或傳昔有龍鬪于其上故亦名鬪龍也而以雲起名其樓者則自公今日始山取其騰踔如龍樓取其蒸變如雲公所以順望乎邑之人士也彼邦之人沐浴滲漉慶公之有作反以祝乎公龍之蚴蟉玆山之下雲往而合崇朝其雨龍之蜿蜒玆山之巔雲之油油布濩自天公所居地穎川南陽實能之蕆誰靳公

以澤而以潤于一方皇皇寵命有降自昔嘗召行人復留公
不我遺民以祉席子以公與民之交相得也異月政
成而去民將視其所憩而樂依焉則是樓之建其可
輕乎遂因搢紳先生之有請紀石以告來者

持敬堂記

三代之制營立宮室有廟有寢寢廟之中皆有堂而
古者家有塾凡里之子弟之俊秀則畢集於塾而教
之爾雅謂塾者門側之堂所謂夾門堂是也以此知
堂者亦古人所以爲教之地也古一命以上皆別立
宗廟以祭而今自公卿世胄以及士庶人無不祭於
其家者故以爲迎神獻尸祼鬯登餕徹俎以著爲趨
蹌駿奔之儀賓客宴衎入席敷坐饋食進酬以■爲
旋辟登降跪立拜起之節冠有三加昏有六禮無不
恪恭齊潔而於堂乎觀禮者故君子入其門登其堂

則無敢弗敬焉先是河南二程子以持敬之學教學
者其吉以嚴恭儼恪爲要其功始於動容貌正顏色
出辭氣之間而推之至於盡性達天知命蓋作聖之
基學者無時而可離者也南宋時有吳柔者獨傳得
持敬之學於朱子歸而教授鄉里以學世其家今長
洲吳氏其後也夫敬者非獨以整齊其身而已凡父
兄之教其子弟與其師長無以異也然自道之不明
學之不講則人不知所以齊其家而教亦愈失何也
彼齊家固莫先於子弟也今之爲父兄者固日夜以
望其子弟而利祿之事射覆揣摩之術有一之弗下

則戚然爲愧以忿彼爲之師者亦以其父兄之所望而勉且力焉利欲薰其中得失紛其外譬之於馬羈絡而馳驟之非不善矣然而舍其五父之衢而試之江河則陷溺隨之矣今之不爲陷溺其教者誰也余於吳氏之堂有感焉至其堂聞絃誦鼓歌之聲則驩然喜入觀其圖史陳設師友賓主所議論弟子磬折趨走階序雍雍乎秩秩乎其習乎禮也葢吳君既以其先之所嘗聞於師者銘於其堂而又延良師傅帥子弟教習之以聖賢之道以合於古人家塾之義則可謂能不陷溺其心而庶幾乎嚴恭儆恪以期于盡

性達天知命者也今世士大夫家輪奐相望落成而名之備極五福之辭若頌於世之巫祝者非所稱貽謀之善也吳子獨能不以世俗之所棄者爲迂濶務勉其子于聖賢豈不卓然有志之士哉使吳氏之有成俗其庶有變乎雖然不可以不誡也吾願君子孫之居是堂者無以險詖驁慢之心入無以驕僻放侈之行入無跛倚怠倦以爲堂之辱祀無伊晝作夜以爲堂之晏飲無淫朋狎遊六博觝戲浮談不根以爲堂之周旋晉接左氏曰有敬無災衛武公以敬威儀愼出話爲子孫萬民繩承之兆保世滋大莫過於是

夫聖學之不明於時久矣吾於吳氏有厚望焉

蓴園記

定海爲甬江入海地余所見十五六年間艅艎之驚數至居人負盾荷擔而立猶日惴惴然邑著姓謝氏第閥相望余從游其群從間頋視其居亦多就毁撤臧獲廬舍與兵馬雜居逮余再來而居民稍復其故處謝子在武治園於其室之西偏名曰蓴園日與諸伯仲游翔其間以講德而問藝焉一日君觴余園中問余浪遊幾年意中得失幾何事追念前十餘年間烽火震驚婦子之不保今得息焉游焉于此者豈非邀天之倖而然耶余倚酒徼酣爲謝君詠杜少陵詩

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顔輒奮袖慷慨起君兄弟亦不以予爲狂也嗚呼此屋雖修廣不數畝無奇花卉怪石以供耳目之玩而得此于亂離之後可以見戎馬之漸息太平之將兆其在君兄弟朝夕聚處又可以見其能無事而儐籩豆飲酒以相樂有事而敦在原急難之意以相恤更世多故如此等皆不數見也然以君之才度非久淹滞于此者今吾鄉雖幸少安頃所經過自吳會以屬之淮南北被災處懷襄千里一望村墟無不蕩爲魚鱉之居而魭鰍之宫生靈數百萬安所托命又不獨天下寒士可

念也君異時富貴其無忘吾賦詩忼慨時乎

拙閒堂藏硯記

海昌陳公岱青司李高京有仁廉聲嘗自[illegible]吾硯身外皆長物獨性嗜硯至癖毎恨不能自克[illegible]時鄉上大夫為公德者競以好研遺之公精於鑒別雖宦粤者數輩傾裝不能及也余從其季君子文叩所藏出之有曰卞璧者色正青紫長五寸餘闊八寸厚如其長之數而不及者半其右却刻而窪中徑容三指許此石子文尤所寶愛陸君氷修為之記與兎弦白郡丞宣德舊坑三枚皆下巖石也又有曰鵒巢端硯爽鳩桃核鍾研之屬者合十有二枚而汰其次者弗著

錄子文藏以方底襲以綈錦毎示客則拭几鄭重正衣冠而出之曰吾無以此為寶也先君數十年之精力聚於此矣孝子之於親也思其所嗜與其所好是鏗然而石者膚不得為吾之兒之戈和之弓乎顧吾子之有以記之也傳曰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毋没而不能執母之桮棬口澤存焉耳夫不能讀者非却父書而不親也特其思慕之至執卷旁皇亦有若廻翔躑躅而不可已者斯其所以為不能也不能之心唯讀而後知之矣今子之於是研也將終襲而藏之乎抑有所用之乎子贍曰真研不損真乎不壞夫真研不損矣能保其久而無散乎故聚必有散此物之常理也以子之真手用彼之真研則研將得子之手以發其精華美粹之氣充滿宇宙焜燿竹帛斯經千百年逾無損矣况直人世俛仰旦暮之間哉吾視陳氏兄弟皆讀書修行紹其家學而子文之得之心而為文也其光鬱郁而[illegible]浮其體温栗而柔潤傍及六書變態波磔使勤之法無不諳善吾知子之所以守是研矣且子無俾謂是鏗然而石者是先君之遺也子文起曰善哉子之記是研也微先君之靈吾不聞子之言研如卞璧者三一曰執法以司

李公銘語故以名屬長君子厚一曰蟾蜍屬次君子啓三石皆最奇好事者至今不能目其高下其端硯者子文以貽予

五園圖記

奕美何子家山陰之峽山去蘭亭舊址五里許嘗欲傍山依流結園雜植花果叢竹菜茹靈藥奇草於其中而未就於其遊也命友人鍾陵樊會公按其山川營構而爲之圖又屬予記之庶時觀覽以自慰焉今八士之窮居蓬蓽檐廡下進者其晝而思夜而夢所爲取富貴立功名以及於宮室田園妻妾之奉子孫之計無所不至及其思闌而夢醒迴視所居依然四壁也此眞可謂之妄耳若夫所求者僅在一丘一壑魚樵麋鹿之所群居而獨遊此復與造物何與乃亦

若有靳焉而不即予求焉而不易得者而徒託之無聊之思則士之窮至此誠有無可如何者矣此五園圖之所以作也雖然以圖爲妄耶則非獨功名富貴之不可恃即一丘一壑之孰爲吾有而執之以爲得喪耶以此園爲非妄耶則古固有戴冕垂紳鳴鐘鼎食享天下之奉而若固有之者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何予雖倦遊吾知其於蘭亭之所謂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趣無日不在胸臆間而特以其與之所託無所往而不遇也則於是圖蓋亦有足喜者焉

十二硯齋記

余至京師交汪舍人蛟門聞有所謂十二硯齋者輒欲一至其處舍人曰無有也硯者吾夢也而齋者吾所假於大司馬梁公之館以挈吾妻子與奴婢所朝夕而處者也自吾之來京師攜一硯粗理而不受墨其旁緣缺然吾挾貲以僦人之居則朝至而夕徙然而硯者吾之所癖好也嘗夢得之其數十二故以名吾齋聊以寄吾生平之趣而已余曰善哉子之所託也今夫沄沄而生者其所需於物者寧有涯耶膏澤取於天貨財取於地日用玩好耳目之養取於山川

雲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繁夥若是者何一非假之於物者哉及其事去時移則向之所需泯然無一存焉已夫且與物而俱化而愚者妄信之以爲實然且執之以爲已有庸詎非大惑歟夫日中而行索夢于途之人指逆旅而號之曰吾廬也則人必溺然疑之而不知吾生之孰非夢而吾所居之孰非逆旅也不亦悲夫若知凡物之本非吾有吾皆得資之以爲吾用此其爲樂豈不大哉其處也仰而採於山俯而汲於泉烟雲足以資吾之懷抱琴書足以供吾之嘯傲其達也宮室帷帳以爲安輔轍旗斿以爲飾鐘鼓筦絃

八音之備以爲樂肥甘以爲吾之飲食而輿臺以爲吾之使令彼其初皆非有與於我也而吾皆得而有之其得之以爲固肰取之不知其爲誰予終身亨之而不可以厭是尚不知吾身之爲吾有也而况凡物之自外至者乎故曰身者天地之委形也知身爲吾之所本無與物之原未常爲吾有以無有遇無有則汜肰而若辭充然而不居若是者以語于道則幾矣然則舍人疇昔之夜殆非夢也子之視固在而子之齋固不待假而有也子以舍人爲知道

小有堂記

有林蔚然從數百武外望之隱出於漣漪比宇之間是爲葉君九來半畝之園先是君曾大父孝廉公經始於邑東南隅父工部公稍葺而大之則園之修廣幾六十畝工部晚年析園以爲三以與君之兄弟而君得其東偏之半於是小有之堂横踞兩山間反處園之中焉自君之居此益務修治凡一椽一石皆身自經理位置莫不有意嘉卉林立清泉繞除客之來是邑者君未嘗不設主人既與之遊而飲酒賦詩則未嘗不禁維信宿而後去葢園之至君四世矣其間

時之廢爲榛莽或易名他氏者多矣而是園者至今無壞益新則以君之能無忘先人之業以然也或謂君以彼其才宜早自表暴取世光寵顧退而自安於丘壑誠非所宜余謂今之汲汲自勵爲當世資者非必其天性皆汩沒于富貴利欲者也葢亦有求爲賈山而隱而不得者而隱忍以就之蘇秦曰使吾有二頃田安得佩六國相印乎由今觀之六國相印之與二頃田所得孰多况又有求而未必得者耶葉君之賢其知之審矣且古之君子雖其功成名立巍然係天下之望猶常以區區者與夫山人逸士爭其所嗜

好於一泉石之間此其寄託者甚深未可以常情測也

汪春坊讀書圖記

中允東川汪君一日携此幅過余曰此禹生爲予畫少陵詩讀書秋樹根圖葢兼取負米力葵之意余覩京師士大夫無慮三四百人其間祿得待養者不及三之一求如余之具慶者殆十無一二比蒙 天恩許之歸覲家在雨湖間山水幽勝奉吾親而處焉暇則執卷伊唔其中以博老人之一笑此吾所謂至樂也願子有以記之余嘗謂人生有三不可悔少年不讀書老大不可悔有親不能事親後不可悔此身一敗行終身不可悔自循卑賤無過人之節亦不至自

陷于不肖之行但於養親讀書蹉跎兩負毎中夜思之戚然餘痛顧人老事去而悔無及矣君具幾先之哲常能處人所不爭之地以此免於悔吝者數矣余毎從事後私爲人傳說其梗槩今復乞養於強仕之日讀書而養親以終老焉可不謂賢哉昔漢仲長公理欲卜居清曠兼珍奉養以樂其志晉潘安仁居騎省時思御板輿奉太夫人遊於家園而作閒居賦二人昧于榮利卒嬰世網爲世所惜君獨能瀟然於出處之際如此非獨於余之所悔而不得者幾可以無憾迹其所爲古人有所不及也然彼二子者遭時喪

亂欲遂其志誠難搢紳先生幸遇承平之世進則廻
翔禁闥盡啓沃之職退則偃臥丘園有定省之樂出
入顛𥕘無所不可上下千百年間如此遭際豈多得
哉此硯是圖者不可不思其所自也

思硯齋記

僉憲許生洲先生示余以施侍講思硯齋記先是僉
憲之大父中丞公爲紹興守夢蘇端明手授一硯翌
日使隸種竹掘地得硯於臥龍山麓旁刻天然硯三
字畫其背爲東坡小像中丞寶之終身崇禎間公歿
後兵亂失去子封奉直公每追念出涕因營齋而居
之而思硯以爲其名客有謂余曰噫嘻夫夢果可憑
耶彼硯者果有所受之耶其得之也豈其適然而失
之也豈偶然耶吾聞中丞公居官廉去任之日所載
不過囊衣至今浙人猶能稱道之計其土苴金玉而

粃糠富貴久矣方且以其神徜徉浮游於造物之表
而其視一硯之得失也詎有毫末足芥蔕其胸中者
而以是名其齋無乃非先中丞之意乎余曰不然夫
爲人子者思其先人之所嗜好所遊處觸目而感之
一切不敢以爲無有者孝子之志也至於無見而僾
然如有見無聞而愾然如有聞甚矣則其視一硯之
得失於夢醒間也不猶之視人生之存亡得喪聚散
離合俯仰變換於數十年之中而與之感而思思而
有所歔欷宛轉爲不可解哉夫死生亦大矣而況於
父子之間哉此思硯齋之所爲作殆有不期哀而哀

至者已僉憲之官京師也徧謁於所知求詩文以述其尊先生追慕之至而冀以少慰其思侍講謂奉直公賢能不匱其孝僉憲之能曲成其志皆可書信也僉憲公新奉　命督學政關中裝行有日矣緣奉直公志將躬行表帥講學明道以興起其一方之士子意甚盛也余謂中丞公之硯不亡矣故記

停舟書屋記

予於京師宣武門外從逆旅主人僦屋數椽其半擗而分爲室者三畧如舟然而以予之所居也因名之曰停舟書屋主人曰吾覩往來之人凡有事於江湖者遠或數千里近或數舍莫不候風伺便利計日併程竭力而求至故遇便風揚颿聯艦比艘乘濤上下舟子安坐而擁櫂行者憑艫而眺望瞬息抵岸則釃酒擊牲以爲樂此亦行旅之至適也有舟於此偃柂踣檣蕩漾洲渚曠日而不得濟目送去者羣帆千里已獨惶惑不離其處此則勢之所去而行道者之

所不願也子之以是名也必更之無以予累吾居予曰子不知天道乎夫盈乎彼必虧乎此者天之數也子桑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吾求其爲此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今是舟之遇我於此亦命也子惡庸諱是哉雖然吾未見彼之必得而此之必失也今夫駕風而行勢若激箭不終日而舍者舟之常也一旦風水撓之及涯而阻者有矣不幸放乎中流卒然而遇不測之險硠硠兩岸泓無涯涘當此之時則停舟之不如且夫豫燮其頭臍之及不當止而中止者過也今其安居無患而歆羨

於目前之快意者惑也吾知命焉而已主人莞爾笑曰子言固當然使子之有求於此則無以異是營營者也子信無所求也則何不舍子之舟以返子之家偃息乎庭闈散步乎闤闠瀏覽乎詩書頻臧之所不及驚戚之所不加不亦善乎孰與夫栖栖以待是者哉予曰子休矣吾行謀之矣遂述其言為停舟書屋記

貞靖祠雙松記

故兵部主事三原房公以明崇禎十三年省墓歸里值賊李自成盜據關中脅降諸搢紳強之官公不屈走深山匿跡至絕粒死里人哀其節私謚貞靖先生立祠祀之其嗣君今慎庵京兆得白松二株於涇陽韓氏歸植之祠廡外時松已拱把又種異或滋疑其難植也閱今二十年豐幹攢起相對峙如人拱揖狀標枝外蔭高出墻垣數尋恍如百餘年物人皆以是松之堅貞皜潔為與公類意者其神靈所憑過其下者莫不咨嗟生敬京兆君繫官京師十年每瞻慕桑梓遇客自里中來輒問祠修飭以否兩松度今長大何若既知其然則益喜請所知為詩文辭托其事以及于予歎公完節而京兆能封殖此樹不忘孝思足世其家愚不自揆為侑神之曲一章使歌而薦之

有祠肅穆兮嵯峨（山名）之下嗟我公兮神所舍驂虬駟兮霓旌撫八極兮遊太清忽下顧兮巾庭素覽兮綠髮枝連蜷兮蔽虧厥狀惟兩兮神所集風蕭騷兮散與激清商兮夜半聞空中兮長嘯曾陰屯兮天寒泣孤凰兮啼鵑指翠柏兮擬為薪感冬青兮颯已幾靈之來兮遲遲心悱惻兮有所思慧肴陳兮桂醑紛交

柯兮永守既碩且濟兮永福女

與友人書

咋承枉示近著雜文十篇屬加點定僕於文無所識兼屢爲時義所窘不得一意向古人書偶一開卷意緒茫然如日遊鄉閭小兒間而忽接於長者有道之側神氣塞黙不能自勝豈復足以論不朽之業邪辱教惓惓不敢固辭於從者輒竭其愚陋於意有未安亦妄改易數處或疑其太狂率重開罪左右然以僕之惜憒爲不辨文之佳惡則可使必欲掩飾雷同隨儕輩抃竊知音之名投時俗之好於義不可且非所以待足下也方今古學陵遲足下慣然興起以作者自期此古人所難前年在金閶與計子甫草往還甫草日爲文成必命僕檢定信使反覆再四不倦僕感激其誠亦時有異同不復更存形迹嘗作友說贈之述所以欲相扶而同進於古人之意今甫草藁中多載僕評論足下與同在京師久豈未之見耶既以此待甫草於足下懐有未盡亦宜所不敢出若其無見而好爲妄言此在足下詠之耳僕從去夏別後亦時得文十餘篇俟暇時錄呈足下論文精當非如僕之妄言者所望者以僕之操斧於大匠之門區區之誠奠轉相報也不備某頓首

寄張閣學書

昨客都門倉皇遝棹未獲以時親教益至今惘惘也先生蘊匡時之略應泰交之會外長官寮入參機禁異數重疊出自宸衷旦夕用其道以弘太平之化草野伏聽可勝欣慰史局得先生與南陽公為之領袖發凡起例勒成一代之書自當與日月並懸豈值媲美三史而已承部下徵先曾祖太常公志銘前已繕送今別緘一冊奉覽明神廟時國本一案實發於先太常公此後盈庭水火為東林者莫不指公為之嚆矢而立儲自有長幼之自則已早定於萬曆十四年之一疏矣後伏闕再疏幾萬言語尤激切至以晉獻驪姬為比值當時厭言之際幸得留中然卒忤權相候補五年不得而去晚節被召至京纔一月又為黨人擠退此公立朝行已之始末也愚歷考前史他不具述卽前漢時如賈山路溫舒諸葛豐劉輔之輩皆僅以一疏慷慨史為立傳垂光竹帛況先太常奮不顧危浴日虞淵身受萬里之竄而之死靡悔至其謫尉之後拊循餘蹟光明駿偉比之前人懸絕萬萬此于例皆宜得書先生平生正直是與尤樂成人之美不肯苟沒人一節之善先太常之行事卓卓如此似無

待於某之辭說者然而樂成人美者必其嫉惡如浼者也不苟沒人一節之善者必其不妄徇人者也先太常直聲雖著於一時而其終始守道不渝之節槩三十年沈淪州里採聽罕及先生或有所未悉而其中或不能以無疑疑而姑徇焉君子為之乎此某之所以不忍終於無言而有待於左右之一察之也且以先太常之潛德積久而未耀以先生之文章道德可傳信於後世而躬任筆削之事如此某因得冒昧攀援進求一字之褒以垂之無窮或者天憐孤忠不忍聽其終於泯泯而適值乎此時其亦有待而然耶未可知也伏望與同館諸賢商畧定例特立一傳則不肖幸甚又先叔祖御史公諱思睿崇禎朝號能言事一參烏程再劾宜興諸所建白多關切治亂前豪同徵及家傳故并以聞或得附書太常傳末尤所感戢徂暑惟為時保攝不宜

寄葉學士書
都門拜別倏爾載周涉茲炎夏伏惟尊候嵩福遠承
榮問晉陟崇階行且作時霖雨以慰顒顒者之望辱
在知愛其爲欣抃益何如也史局想已有成緒班馬
著作成於一人之手今衆巧在門統歸純削去取之
際較前更難　朝廷以茲事甚鉅正非先生莫與任
耳某草土餘生奄奄神氣文字之緣不復罣想徒負
知己二十年期許盛心良可浩歎前蒙史館徵及先
曾祖太常公誌銘今奉到一卷先太常明神宗朝首
爭册封鄭貴妃觸上震怒隨奉立儲自有長幼之旨

後國本得以無動者賴此一言爲之地也雖身遭竄
逐而功存宗社謫尉之後移令餘干服闋至京一抵
於權相晚年內召再困于閹兒從此齋志牖下雖通
籍四十餘年計散館後立朝僅百二十餘日沈淪外
吏作尉者四年爲令者三年耳易簀之日猶勑令異
朝衣冠棺中我將上見二祖言天下事其忠君愛國
之念無頃刻忘聞者無不哀其死而惜其生之不竟
其用也今使悠悠之名復埋於身後則不孝爲人子
孫之罪何以自逭先祖戶部公命某爲家傳曰吾爲
曾祖伏闕請郵典守之七年竟得之恨未見國史耳

汝後必成吾志某坐困一經淚倒白首不足以表彰
先人之遺緒則先祖之望或幾乎息矣而適與先生
有平生之雅於此先生矯矯風節儀表當世獨立而
不懼衆非而不顧推其志以達之於其所事誠有不
可與流俗人言者噫亦難矣然先生不以其道之孤
也所見匹夫匹婦纖介之善猶將進而誘之廣其聲
譽以爲爲人好善者之勸况乎其言足以尊主安民
其道足以濯世厲俗其遇之艱一蹶而不振以至於
窮老而不悔而其人已死徒幸其名在焉不幸其名
之未立又以其子孫之無狀不足以表彰先烈而使

其名又將至於無所藉以傳則於大君子與人爲善
之心或者其猶有所未盡也且先太常之可傳不獨
在國本一事其尉廣昌也境內有白狼爲害則檄於
邑城隍之神不數日而斃戮之如捕雞鼠焚妖廟之
歲殺人爲祭者三而民不驚宋丞相趙忠定公墓在
餘干爲守冢方氏所侵公正其侵地爲文以祭之當
擊其人於墓道不旋踵此其政績之尤奇者其他所
爲民興革不可勝數比古循吏尤爲卓犖列之諫臣
類傳中宜無不可者某非敢以私干先生也　朝廷
委詞臣以筆削之任正以其是非明而好惡當耳是

非之明好惡之當不在於他在於不没其實而已先太常之名實暴著於天下已久使其不没於萬世則先生之職也某何與焉然以某之無狀而使先世之流風餘跡得賴其人以傳以幸寬於不孝之罪戾則是先生由善善惡惡之公而波及於某一家之私某又何心可不知所以感也敬俟杪秋北上泥首以謝併所緝家傳及先侍御公傳尋送閣學公向承其顧遇因附候一通見時希道悃悃臨書惓切

寄鄧參政書

某不肖不能自彫琢為文脂韋滑稽以投時好頗竊喜為古文辭閒取古人希夷淡漠之旨泊然而無味者閉戶絃歌之以自排比成文章用自娛樂業與營營者背馳兼稟性迂拙不善隨時俗俯仰又絕不喜險賊詭佞之習見人若此即拂衣起去不問貴賤而今世正多此輩觸手罣足動成觝迕自計此生當屏之深山長與木石為侶猶復不自禁時時出遊南北閒以不合時宜之人挾其泊然無味之文與服不足以動人丰采不足以驚眾積毀竦謗日引月長是以

踵接貴人之門望閽趦趄無由自進宜其遊而困困而無所告訴以至於斯也而適遇執事於吳門吳之友曰宋子既庭曰繆子歌起者繼述執事之為人謂能貴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其於賢者禮遇之尤若不及焉卓然不以流俗之見動其中者也且又善子之文曰是百年中所無者子盍往見之夫先生古人也子以古人之道求之庶其有合也已已而相見果然復聞于繆子謂將謀之館人退自忖度以某之才非有所分毫有當于左右者襲碔砆於懷投卞和之門其庸濟乎既而念古之人有杜牧之

者嘗奇章伯之節鎮淮南牧之客焉日縱飲貨狹斜閒遊奇章不問也且日令壯士左右之杜既去始聞知其故感泣終其身又有滕元發者館於范文正公家亦豪放不羈文正嘗思規之一日伺其出遊明燭坐室中少頃元發歸長揖問文正讀何書曰漢書又問曰漢高祖何如人范逡巡不對而入此二公者雖不同然迹其才能豈有所不如于輕儁之二年少哉然而前輩愛惜人才之至意固有出于尋常萬萬者初非有所責其勞而後待之厚望其報而後禮之殷也且牧之元發倜儻奇偉之士也非二公者容之則

孰容之哉今某辱執事之知不後於古人不敢自外觭在下風適聞之道路曰屬有小人之言于左右不敢以辨夫合則留不合則去者某之道固然也豈以疑似之際與瑣瑣者多其辭説哉然而懷不能自已者以執事之知我今而有疑隱忍而就固不可默然而去尤未是也揆之或者之情當無他説直以某爲狂不可近耳若以狂則某固嘗學聖人之道而習其説矣其狂尚不如前二生云云之甚也就使某與狂如前二生者執事將不能容之乎是執事之卓然不惑其賢尚不如奇章文正也於某何有焉或者道路

傳之非其真與而執事固未嘗有所過聽與則非愚之所敢知也某今歸矣家貧幸有先世遺書數千卷足自娛憤薄田不多妻子尚不至凍餒其何求於人哉特以素蒙執事國士之知卒然辭去爲一世復有好士如奇章文正者起而誤收之儔人之中以不得出於門下爲恨者恐亦執事之所耻也故敢以書謝且以爲別臨書惶恐

與萬充宗書

承教儀禮商已命童子錄竟披玩反覆意義周到無罅可尋其尤辨者在寢廟之論謂大夫無私朝此皆先儒所未及愚更有臆說可與兄論相發明者附質於右周制三朝一在庫門之內大門之外曰外朝一在路門之外曰治朝亦謂之內朝亦謂之外朝一在路寢庭曰內朝亦曰燕朝自愚攷之則周二朝也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周官太僕掌燕朝之位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臣有貴者以齒此燕朝在路寢庭不過爲公族相朝燕飲之地臣

以齒爲上下非有朝儀位著之法也故玉藻曰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路寢之制特用以聽政耳故不曰朝其大朝會則在路門之外其時則司士掌朝儀天子當宁而立于門諸孤諸侯以次東西面立始謂之朝耳其禮儀肅非路寢庭比由此知路寢庭無朝名當時因天子取其近便居以聽政猶唐人以仗入閤之制而其後遂相沿以爲朝耳不然路寢庭外既有朝矣而復置內朝於庭之內不既贅乎哉由此觀之則知天子之寢庭亦無私朝不獨大夫爲然也大夫路寢庭無私朝可曰私朝天子路寢庭無內朝亦可曰內朝考內朝之名始見於文王世子文王爲世子時王季諸侯也不得有庫門外外朝之制故以治朝爲外朝以燕朝對外朝則謂之內朝耳周既有天下兩從其稱然謂朝之爲內朝者正也玉藻之文也周既有天下之制也謂爲外朝者非正也文王世子之文也周未有天下之制也又諸侯庫門外朝經亦無明文鄭氏特據周禮及戴禮玉藻意推之而知中門之內大門之外別是有朝既有內外兩朝則燕寢之不得復爲朝審矣故曰緣文王世子之文也偶見及此兄意或未爲然必以示我又兄論三代以

上置閏皆在十二月之後所解歸餘於終頗與註疏不合元楊恭懿上授時曆奏曰暴秦焚書廢古偶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此言宜有本兄更考之何如他意所欲叩者尚多以俟面請

與馮元公書

今後作書及相呼可直舉字不必曰老曰翁葢古者旣冠成人而有字以表其德夫子作春秋凡賢卿大夫則字之而不名所以示予也終春秋書字者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固無有是稱矣至如子貢以弟子稱其師子思以孫稱其祖皆曰仲尼屈原朕皇考曰伯庸班孟堅敘傳謂父彪曰叔皮袁種盎之兄子直稱叔盎

曰絲明字是其所最貴者是弟子子孫之所宜得稱者也漢書匡衡傳匡鼎來張晏註鼎是衡字引衡書匡鼎白爲証顏氏謂衡與人書不宜自稱其表德仍訓鼎爲當義字者君子不敢以之自稱師不以稱其弟而孔子作書稱其卿大夫之賢者以爲與然猶不多見焉子貢以稱其師子思以稱其祖袁種以稱其叔父屈原班固書以稱其父唯君則不敢生而稱其今則不然凡今之俗以直字之爲輕而易其字之下一字爲老爲翁雖乳臭之童稱老於其父兄之前則恬而受之輿臺皂隸之有黠黠者大庭廣衆之中稱之爲翁而不怍何今之待乳臭之童視古之待其祖父若師者加重也抑豈可謂孔子之賢其卿大夫者反不若今之賢其輿臺僕隸者與其顛倒違禮甚矣又古人於名字之外有云別號者直一時意興所寄託非謂是必不可少之事又未嘗以此稱於人也先正黃東發嘗言史衛公子弟與其親戚趨制置子弟徜徉東園無可作做始刱爲雲麓一岩十洲等號以南宋統稱習氣波流風靡直至今日今人於其所稍尊貴者不敢字謂則又於其號之下一字所謂庵與齋者而復易以翁且老之稱焉殊不知於庵與齋復

何所嫌而避諱若此此尤史氏餘客所不爲者然今之士大夫無不相率而爲之江河之日下只此一事有無窮之憂焉吾與足下豈可復揚其波而俛同於流俗人之所尚乎或有可稍通其說者曲禮天子復曰某甫復雜記附於殤稱陽童某甫鄭玄謂之且字某其字甫者男子之美稱未斥其人以美稱配其字故曰且字此似近於今之稱例然愚意且字者特用之於事神耳故哀公誄孔子曰尼父孔子生前未聞有此稱也況祭施之於後生小子可乎不可乎孔子惜僭禮之微者一稱謂之禮雖甚微然人心風俗之

所係且出之吾輩其於文道誠偽尤有大防見同志
宜倫恐此旨

投所知詩啓

伏承閤下以采詩爲可採特令送上者今抄就彙爲一卷如左借閣人以進或謂某詩多失志悲愁之作方今明良在上五辰時敘百工諧和不宜以此瀆當路之聽且重見尤矣某應之曰君以哀怨之詩謂必出于衰亂之際而盛世無聞耶昔之聖人雖道溥澤隆而不能必民之皆德已博施濟衆堯舜以爲難能班固食貨志載冬時民入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過相與詠歌自言其傷言三代聖王使民夜作而婦火相共男女皆得以其問申其積而比興之事與矣今所傳變風變雅者恐不盡周衰以後詩也韓愈謂物不得其平則鳴又曰皐陶鳴虞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或疑此數臣者處盛朝事聖君何不平之有而不愉而怨失事實矣不知伊尹當悔過之前周公居流言之後何得無怨耶特其怨之事有大小其用心公私不同耳今謂盛世之必無怨者是失人生憂樂之正者也然或以某之詩爲自傷卑賤而有所憤訐不平是又未是也愚自分道之興廢有命故嘗息意無營于世其觸物感發不能自禁而時激爲酸楚悲凉之調以寫其不得已之衷此亦詩人之常事而其

志或見有存於昔者而夷齊黄農虞夏之不作悲道之衰將餓死深谷食作爲詩歌義不忍與盜跖同富貴其志正矣然非孔子孰知其非怨耶又孰知士非知匹夫匹婦之自言其傷而有憂天下之志也故有憂天下之志而不與匹夫匹婦同其失所之嘆者此伊尹周公伯夷之所同也太史公曰伯夷顔子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然則士非有知已者則雖有伊尹周公伯夷憂天下之志其不同于匹夫匹婦之怨者幸矣伏惟閤下懷道濟時深察愚知則僕詩之所所存爲怨與否固不待愚之所自明而讀其辭者亦

或可以得其志也閤下其必有以教之某皇恐再拜

湛園未定藁卷之五

題跋書後銘贊頌文

臨鍾太傅四表跋

孫權初議拒曹操嘗言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其後輸款於操者一稱臣於丕者再今考之於史關羽與曹仁相持徐晃連營逼圍權出師躡後自足掩取江陵無藉於操乃獻表欲擒羽自效何耶後之稱臣雖以蜀師東下權宜爲之然丕勤三駕臨江而反終不能損吳之毛髮其不能困吳明矣而自同藩臣甘心北面殆失計無恥之甚者初建安末操始受權降鍾繇

賂太子丕書曰頃念孫權了更嫵媚太子答書轉相嘲戲其爲曹氏君臣玩弄如此豈不爲父兄之遺愧哉權稱臣奉表在黄初二年十月至三年八月而孫曹之交絶繇此表當在其二三年間當吳之始臣於魏也邪貞知其非久爲人下劉曄以爲憂蜀僞降而繇之言曰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未幾吳叛終魏之世不能再服繇爲虚言矣其知出貞等下豈耄及之耶

右宣示帖

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者謂漢前將軍羽圍曹仁於

樊操以建安二十四年十月親自洛陽南征時也操駐軍摩陂至次年正月還洛陽死吳潘璋害羽亦在十二月此閏月當在十二月後征南將軍曹仁也胡修魏荊州刺史傅方南陽太守時皆降於羽羽威震華夏操議遷都於許以避之而呂陸之徒懼其功成見逼遂密謀擒羽使曹氏得銜持兩家而坐收其利次年丕遂篡漢天下大勢遂在曹不在孫劉矣當時蜀漢君臣計不顧此聽其孤軍深入坐失荊州後諸葛雖數出師漢中以闚中原亦何益哉此古今一大變局攬此帖者所尤痛心切齒於孫氏之君臣者也操

自開國漢臣卽以天子禮事之故雖建安紀年語悉稱臣表式首尾一如漢制後但署東武侯者以是年九月繇坐魏諷反免相國故也

右戎路帖

後漢百官志侍中無員掌侍左右贊道衆事顧問應對建安初置六員表言先帝遣侍中王粲杜襲又云乞使侍中與臣議之蓋當時機密之任也至晉後其職益重粲襲爲侍中在魏國初建時時始定制爲四員云昔人評此書栁葉溶曳於光風象微臣之御寵蓋此亦右軍臨本也

右力命表

唐文皇評鍾繇書謂字長而逾製黃長睿疑長是方字之誤然鍾行書若墓田丙舍長風新婦諸帖結體頗長方者特其眞書也鍾書存於今者一手是右軍摹本薦直表爲其眞蹟有河東薛紹彭印章元袁桷評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蓋是漢隸初變不可以其晚出而疵之也惟季直不見傳志差爲可疑

右薦季直表

題宋淅谿謝皐羽傳後

謝皐羽傳鄧牧任士林皆有述鄧錢唐人自言與翺最善翺服其爲文病且篤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葚齊戴勝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然翺宋末義士而牧傳中無所述葬曰縣役繁與不堪迫辱委務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間所居產薪炭率歲暮載至杭易米自給又自言爲翺死友然翺之没遺命惟託方韶卿鳳吳子善思齊不及牧葬翺子陵臺南者鳳思齊及方幼學方燾焉桂芳翁登兄弟而牧亦未嘗聞赴其葬也牧自誇於

翺爲文嘗自出胸臆罕讀古人著述此豈其真不讀書者哉然牧云翺於軍伍中購得一子相與竭力生產任傳中不載宋云無子翺之臨没屬友其無子當信其前已購得而後復失之耶任傳詞旨隱約以屈原比翺是爲得之吳思齊墓誌亦可覩宋因任吳本特加潤色淋漓盡態讀之令人感歎不已蓋遺勝國之後無所避諱而能然也國家破亡神器淪没有權位者不必徇而草野失志之子有孤憤懟悒而不知其然者豈不由于其性哉然不幸無傳之者傳之而失其志以此湮没於後世者多矣愚槪漢新莽之亂

士至有偶失明見其子瘞井妻與人私而不顧者其堅苦如是末世好名滋甚憑藉權勢踵接侯王之門入則短後曼纓出則幅巾草服搖筆著書忠義奮發流播遠近邁迹巢許幸而其書不傳也不然又孰知盜跖之與曾史哉

困學記題辭

世有其道學然後有其節義道學晦而節義微節義不植則其於道學也亦僞而已矣黎眉先生歸田後著困學記自言余日間行事每至臨寢必端心危坐仰天而質之如是者十年纔覺進心之事日漸減少又云學道須破名利關頭若乃周孔其行商賈其心弋名於道德之林漁利於仁義之域是則謂之儒販聖賢負罪名教不小故自滄桑之餘絶跡遜荒至老不復見雖妻子不知其所向世皆疑其仙去而其家亦詭曰有之然孰知其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儒

者歟余生也晩不及奉先生几杖其季子自天讀書安國禪院時相過從流涕而道其先人則詞旨嗚咽至性迸發其交於某也禮恭而意彌篤然後知先生之學非徒以得正而斃已耳其修之身以爲子弟法者又如此其至也余嘗讀兩晉南北朝史嘆其君臣之際侮慢猜忌無恩義可紀至士大夫家居孝友奇節纍書絫見驚心動魄如弘農楊氏一家定西漢萬石所未及以此其時無故國而有世家輒思放古別錄南北朝孝友一編貯於家塾乃先生所爲三十二卷者已犂然明備余又知先生之學其植基深厚尤

在於此自天之能善繼其先志者亦能知其本之所在從事焉無失故也孝弟不立本實先撥而競爲道學節義云者皆妄也人有言今有能世其家如史氏所紀者予謂必自郭氏始矣

題南齊旌表華孝子小像詩附

孝子諱實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時孝子年八歲臨別謂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既長安陷孝子七十不婚冠有問者輒號慟彌日按史劉裕以義熙十三年秋八月至潼關命王鎭惡大破姚丕軍遂入長安其年十二月裕將東還三秦父老留之不得以弱子義眞都督雍涼秦州軍事留鎭之豪戍長安當以此時旣而沈田子以掩殺王鎭惡伏誅長史王脩被讒死群情解體夏王勃勃遂進據咸陽走義眞積人頭爲京觀號髑髏臺此十四年十一月事也豪豈以此時陷沒而不得還耶從此中原分裂生靈塗炭于戰爭又百餘年然後合而爲一其遺禍烈矣劉裕之罪可勝誅乎而孝子之所痛者特其父也然自古篡竊之臣若王莽懿操父子俱未嘗親弑其故主也至零陵賊殺自後禪授之際習以爲常裕之子孫亦嘗身罹其毒而君臣之道苦矣獨孝子終身思父不婚冠此其所關于人倫甚大蓋與晉徵士之風異事而同軌者也嗚呼忠孝名節者國之大綱大常而人類之所以不滅顧失之上而得之于下豈不尤可貴重歟南齊時同郡有薛天生劉懷亂兄弟皆以孝行旌然予

獨以孝子之所遇有足感者故疏其事于像左且繫之以詩

平朔門前萬馬迴長安歡動聲疾雷羌酋反接渡江來南朝太尉作事乖心圖九錫苦欲回十三兒子何爲哉兩雄攫拏鬬不開忠臣斷頸起禍胚赫連遺師山崩摧參軍馬背馱嬰孩草間求活眞駑才人頭作山高崔嵬三軍同時橫暴腮傷心極望髑髏臺髑髏臺上悠悠魂七十無家難具論一朝旌旗忽南卷百年星日當晝昏小人憶父心煩冤父老哭君聲暗吞白頭舉事何紛紜冲平陵畔啼夜鵑君親大義死不泯赫哉孝子誰等倫東籬之外五栁門宋齊轉眼俱埃塵忠孝歷劫無沈淪君不見此圖慵悅正氣存

題程子卷後

客歲淮南逆旅中偶讀韓嬰詩傳至孔子遇道哭者甚哀而自言其始所以宦學而失養之故以至悔而立槁也而是時孔子弟子之請歸養者十有三人予旣以前年拜違其親奔走於江之南北是日有感遂決南歸之志旣抵吳門程君愉來手一卷形縱縱而過予予旣喜交程君覩其所攜皆與所求於海內之賢者所爲其母徐孺人傳志者也而程君之所自傷其貧賤不得養者則并見之於言焉時予歸志甚銳君則爲予買舟葑門之外共邀至家拜其尊君於堂

與其仲父杓石咸儒雅蘊藉衣冠狀貌質樸類古人風留數日始去去而復牽留之覩其家之僮僕雞犬皆依依有向客狀若不忍其遽別者其好客出於天性可敬也今天下文士大率皆以家自累耳雖其間意氣自喜欲以廣致天下豪傑而奪于室中之反脣交讁者有之則其行之不成又非必盡出于懈弛而後然今程君家產纔不及中人自其母在時固已父子力學聲稱甚諸公間及其歿也庭除楚楚果蔬之行列巾屨之位置無不整潔可喜男誦女織之聲燈火交出林落客之登其堂者鮮不爲流連忘反樂其父子之賢而相忘于貧賤之累而又思其所以致此者則益悽然相對不樂葢程君之言曰吾父子何自而能然吾家之所以得與君燕飲于此者皆母之遺也雖其父之言亦如此若孺人者可不謂之賢矣哉欲知孺人之行于其夫與子可以得之予旣有感于中又不忍愉請因書所見者歸之

題傳經堂集

往余晤亮菴於武林胡氏之米山堂向疑其宿學耆行去余遠甚問之纔長余數歲未及訂交而別常耿耿胷次也比於都中見其仲君明經次厚知亮菴里居閉關幾三十年無役當世意今年初夏次厚游太學亮菴偕之來訪其故人旣至假館僧廬倦卧不出於是公卿輿馬塡塞街巷坐門問安喧閧都下以至四方宦學名流羣展子弟懷刺到門皆願得識面為快亮菴愈不自得急促裝南返余與之語頃卽執手言別則其耿耿比前愈甚可知也臨行出示余傳經

堂集連綴海內古文辭數百篇所以稱美卓氏之家學甚備余非久謀歸擬築室於湖上陳經而讀之是時去亮菴居當不遠數舍艤舟水次造所謂傳經堂者瞻謁三先生祠啓其遺書從亮菴決疑發滯其必有益於余聞

歸太僕未刻藁題辭

太僕未刻藁其曾孫莊元恭所輯外吏牘申詳文移諸雜文字當另存其家不足錄除此共得八十三篇太僕集一刻于崑山門人一刻於常熟蔣氏近錢宗伯手定抄本最善然余從元恭借觀其未刻諸篇多隨俗應酬造次之作故可存者尤少余輒為點定芟其蕪蔓殆十之七焉當明之有天下二百七十餘年作者林立唯太僕之文為能獨溯太史公以來得其風神而合之唐宋諸家體格粹然一出於正可謂豪傑之士矣惜其晚始得第為當時盛名者所摧壓而

其所為碑銘序讚之類多不出鹿城數百里之間外家戚黨田夫餉婦并見壘出以與夫名臣碩儒爭名于翰墨之下抑末矣此歸安茅氏所謂入富人之家而所見唯陶埴菽粟者豈其才之不逮乎予之及此葢以歎夫士之好古而不遇者也

碧山堂元夕鬭酒詩跋後

丁卯元夕今總憲徐公碧山堂之讌出所儲酒三十種飲客命客爲鬭酒詩明日相繼以詩來者若干人而前總憲公先得絕句三十首手書小幀示某某讀受而讀之其體物精切寄託深遠至於聲調之諧美按之皆可歌也是夕某預末坐所嘗酒雖殊方異製大抵南北香味自相類嘗考漢書以上尊酒賜侍臣注糯米爲上尊稷爲中尊粟爲下尊糯者今酒之南也而稷與粟者今酒之北也師古非之謂酒當以醇醨分上中下名非以米也且稷粟同物不可爲二然

酒性得糯乃益醇月令仲冬命大酋秫稻必齊而不及黍稷則古人之重稻可知注所謂粟當是粱之誤耳時座中皆南人多右南而左北公自序曰昔人稱北酒南茶北亦未可少也此言雖爲酒調人然以三十種者較之實未易定其優劣矣自古譜酒者王無功焦革而下數十家至宋張能臣之記酒名元宋伯仁之爲酒小史徵類以百數然鮮能徧致之以娛客者是席所列自內造法醞及坊務麴材遠而閩海粵嶠暹羅琉球荷蘭花貢之醲蛻封藤縮椰舫而至者皆得品量於一堂之上亦云盛矣使詠歌之弗稱則

孰知夫今日者天下一家而輦下士大夫得乘其休暇流連觴詠以相賞於花晨月夕之爲可樂也某屬病未能追和故合公詩爲一卷以序而歸之

跋家藏唐石蘭亭序

此石背面刻蘭亭敘二種前一面比後刻較低一字明嘉靖間吳門黃君省工畫人物偶得此知是唐搨石因贋為宋人清明上河圖并搨如舊本獻之一貴人其人以遺分宜相後潢匠索賂不得發其事貴人以此見忤而黃亦坐是窮死其子名景星字平泉跋足知書亦善繪事與余家有連因攜其石至慈老焉此石向藏余弟三叔祖家叔祖沒後余弟得之春雅問石廣二尺長尺二寸厚一寸許質光潤可鑒字體多類聖教序蓋唐僧懷仁所集本也近見武塘錢孝

廉榆摹帖其叔相國跋云得善本於京師前有趙文敏蕭翼辨才圖遂摹刻之余締視正與此前一面刻低一字本同而神氣去之遠矣乃後又得高麗揆文庫收藏本中有宣和御璽則文敏圖在焉玩其紙墨良是宋搨與背刻高一字本又毫髮無異只高麗本盛字上成字鉤微起而此逕帶下放字彼楷此行帶字右脚低於左旁而此微縮為不同及視石則三字已損即用前完本嵌補紙上補痕猶隱隱可見然後知此石之流傳真千餘年物也吾子孫當善藏之勿令俗工妄搨損其真氣康熙己巳年九月朔書於京

師之停舟書屋

求志軒集題辭

韓退之爲毛穎傳時人傳笑以爲怪獨柳子厚深善之以爲弛焉而不爲虐息焉游焉而不爲縱然此猶淺之乎知韓也凡古人文字不輕下筆雖一時游戲滑稽之文其中必有含諷譏切關於比興惟其稱物小而寓意大屬辭近而取旨遠故足傳也讀錢子文若諸詞賦可得其槩矣文若爲吾里耆宿隱居山中著書滿屋然不自表襮吾頭白歸里始一識其面邑子浮薄囂相揶揄或未聆其姓氏無足怪矣其詩於洸洋恣肆中不没其家數皆所謂不輕下筆者也

題蔣君長短句

記壬戌燈夕與陽羨陳其年梁谿嚴蓀友顧華峯嘉禾朱錫鬯松陵吳漢槎數君同飲花間艸堂中席主人指紗燈圖繪古跡請各賦臨江仙一闋余與漢槎賦裁半主人摘其字於聲未諧其句調未合余謂漢槎曰此事終非吾勝場盍姑聽客之所爲乎漢槎亦笑起而閣筆然數君之於詞亦有不同梁谿圓美清淡以北宋爲宗陳則頹唐於稼軒朱則湔洗於白石譬之韶夏異奏同歸悅耳一時詞學之盛度越前古矣七八年來數君者存歿殊路南北方散處久矣夫

余之不託於音也頃得蔣君度臣此卷按拍而歌之酒酣以往慷當以慨益蔣君才豪而氣雄抒寫胸臆時時快所欲吐至其含宮咀商所冷然會心以自適於數君之外者亦復與作者之意何異宜余之既老且衰而復爲之閣筆於此也家季孝命爲余言度臣多讀書詩歌古文辭累數百篇每落紙雲涌川恣詭變百出行爲余盡發其藏則予之驚怖思閣筆於蔣君者何時已耶

書儒林傳

申公轅固可謂之能明經學而不可謂之能守先王之道者申公前事楚王戊知其荒淫不法年已八十餘猶應詔起帝已不悅其言猶受大中大夫職幾不免于臧綰之禍殆哉轅生不欲爲黃老家言是矣隨下刺彘何其卑也萬一帝不予利兵刺彘一不隨手中生其不爲彘乎使生此時以正辭折太后曰臣官博士太后以禮使臣雖赴湯火其敢逃死若與隸畜臣而命之鼓刀以從宰夫之役是使臣廢先王之道而棄其官守也臣死不敢奉詔如此太后必愧而謝

生帝亦必益重生漢興幾六七十年儒者與異端之教乍勝而乍詘訖於武昭未知所定亦諸生之區區講說無有以守死善道者動之也

書左雄察舉議後 議請試生守家法文吏試箋奏

按古者大司徒以卿三物教萬民六德六行之外必益之以六藝而族閭之師與黨正書之州長攷之及其在學也則又有中年比年考校之法當此之時固無德行之民而目不知書者矣故至于司馬論辨可無事于語言文字之間也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閭族黨不學面牆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卽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爲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煩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顧有

不得不極於此者魏黃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愛其學業從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汴鄜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皇王政術曾參孝經並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業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顛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槩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巍科厚秩皆取決于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失而愈遠以至於無可如

何者也夫有志於斯世者其必復古族閭州黨之法
而後可以行鄉舉里選之事歟

書嵇叔夜傳

鍾會言於司馬昭曰嵇叔夜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
天下但以康爲慮耳叔夜性烈而才儁意遠而思疎
幽棲養性似無足當天下之慮者然當時典午之勢
已成中外在事之人莫非其黨獨叔夜土木形骸不
自藻飾而人以爲龍章鳳姿傲然有不可羈束之氣
此司馬之所大懼也王莽先殺鮑宣而後西漢以亾
曹操先殺孔文舉而後東漢以亾司馬昭先殺嵇叔
夜而後魏亾此三人者皆忠正豪邁瑰傑之士也故
必三人去而後天下從之會之誣康以通毋丘儉則
康之不附晉明矣或謂數人雖在其如莽操懿之奸
何不知數人之力雖不足以止奸而有以懾奸人之
魄而折其謀者氣也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况於
國之有賢者哉不然張禹孔光楊彪何曾之徒彼固
儼然處三公之位非不尊顯也而奸人者方頤指而
氣使之不啻若奴隸然其氣先靡耳阮籍受司馬之
保護至爲其勸進之文而康以疑被殺籍敗壞名教
爲禮法之士所深嫉而康終身無言行之失故嵇阮
並稱而阮不及嵇遠矣

書郭元振傳後

張燕公行狀云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唯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承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致勸乃止此則聞變不去保全聖躬爲元振之功而其不從廢立之詔尤其大節之不可泯沒者也本傳僅云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從宿中書省十四日乃休不著其廷爭不受詔之事失史家紀載體獨杜子美云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臣有慚色王室無削弱益極著其翊戴之功而後元振之盛業大節洗發無遺矣此所以謂之詩史也舊註因神龍年號謂平韋庶人之亂元振亦有功其間而史失之虞山錢受之知其附會又謂太平安樂二公主用事俱在神龍二年故曰神龍後不思神龍時相王猶未立此後中宗尚有景龍建元子美豈得追數其始亂之時而遽以七年以後定策之功許之乎神龍當爲先天之悞無足疑者

書史記衛霍傳

漢良將稱衛霍論者多左霍而右衛余熟觀太史公傳所謂兩人點次處則左衛也其於霍也多微辭矣傳叙衛戰功摹寫唯恐不盡至驃騎戰功三次皆於天子詔辭見之而太史公聚實一曰出隴西有功一曰捕首鹵甚多一曰兵所斬捕功已多而已豈非以天子之詔特據幕府所上功次其辭多鋪張失實而天子方深信之則姑存此以爲傳疑之案乎觀大將軍七出擊匈奴斬捕首鹵幾五萬餘級而驃騎三出詔書所叙已不啻十一萬餘首級其虛僞可見此良史言外襃貶法也又曰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又云少而侍中貴不省士此數言者驃騎之將畧已盡於此矣

書張耒邴吉論

張耒之責邴吉不為馭吏為沒人之善曰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己出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目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僚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職思邊而已哉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必不貪一馭吏之功此不思之過也然耒之責吉亦可謂之不思矣按史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

馭吏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寇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云云軍情至重至公車刺取大姦利事使聞於天子天子必震怒馭吏重得罪而公車令尉且以漏洩受法矣即吉亦豈得為無罪耶況此馭吏無它能因生長邊郡見持赤白囊馳來者知其為發奔命書隨探取之歸報而已非諳熟邊事者比何足以汙宰相之口頰哉凡論古人物非深觀其終始本末不可輕為訾議況於其賢者如此所謂翻案者尤不可也近見有小儒責狄梁公不當事周論至深刻此人坐不讀梁公傳耳觀梁公之處群小間忘身徇道屢蹈死地活人無數而不知悔雖無最後一事不害其為大賢也嗚呼豈易言哉

書王倫傳後

向讀樓公鑰節愍神道碑載其奉使屢請用兵不顧身禍及逼之官而不屈從容南嚮稽首就死以爲倫固豪俠不羈之士而能以名節晚葢者胡澹菴許悖之䟽特力攻和議不知其未後一著耳金史云倫被羈久困無聊乃倡爲和議求歸至金遣還朱弁張邵洪皓强倫以平州路轉運已受命復辭曰此反覆之人也遂殺之賛曰王倫銑禢之子市非爲徒此豈必有恥專使不辱者耶其言與碑辭正相反倫䊸和議於韓岳用兵之際使宋主忘不共之讐而甘心爲之稱臣是誠不得爲無罪樓公自言謹摭行狀參以槐庭濟美集中興小厯遺史王銍父子御劄銘序揮麈錄網羅舊聞以就此碑要非飾辭以諛墓者三史作於元世其於抑揚南北之間多所失實如倫未嘗仕金傳本不當入金史又不當附之叛臣若世宗所言反覆之人又别有謂葢是時撻懶宗磐宗雋三人合謀以河南陜西地與宋而倫依此三人以定和議者也及三人以謀反被誅倫奉使適至金主責問倫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因獨留倫不遣此正所謂反覆者也使臣因緣遘會以就國大計此其常

事史官據此以定褒貶何足以服倫之心耶傳云倫王旦弟王勉元孫按旦弟名旭非勉又衍一王字俱宜刊正

稅氏與權爲春秋指掌圖得國一百有七余間憶記覽所及隨錄之復得數國有疑似之當辨者如黃在汾州爲晉所滅非江黃之黃之近楚者按國策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黃城將下矣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犀首魏官則爲晉所滅者此是也若史記所稱黃帝之孫陸終之子封於黃其後爲楚滅者國在今羅山縣西十二里楚子革對靈王曰陳蔡不羹此四國者專足畏也杜註兩不羹酈元謂汝水東南流西不羹城南是不羹有東西之稱矣酈氏又任城縣有詩亭即春秋詩國按詩與郙同魯以襄十二年取郙郎其地俗訛郙爲詩耳隱二年經曰莒人入向杜預注向小國譙南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又軹縣西地名向上者亦曰向傳所云蘇忿生之田及經曰盟向求成於鄭此向則邑名也自有封建以來其傳世久遠可攷者尚衆自昔楚始大而爲其并滅之國五十有三故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至秦爲郡縣掃除盡矣然而江淮以南神明之裔淪在蠻夷種類散處者以百數迨後山東兵起而閩粵王無諸東海王搖等猶能起兵從諸侯共亡秦傳國建號久之乃絕古聖君賢相功德之食報豈不遠哉故曰積厚者流光自然之勢也

書呂氏春秋

作此者其墨之徒與中多引用墨者之言常以孔墨並舉其言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城陽君弟子徐弱止勝死城陽君之難曰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勝曰不死求嚴師賢友良臣必不於墨者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也孟勝死弟子從之者百八十三人而終屬鉅子於田襄子墨以不亡觀此知墨氏師弟之間所以固守其家學頗有似於後世講學者之營立門戸而道德之爲天下裂久矣墨氏之葬以薄爲道余讀其節喪安死二篇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扣之墓也若親覩驪山之事而言之者又蕩兵篇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因用兵喪國而偃兵是猶因噎而廢食因溺而廢舟愼勢篇觀於上世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至他所議論固多戰國餘習然爲書既富先王之格言善制猶往往及焉而始皇行事無一不與之相反諸儒之相驅而就坑以盡也亦其宜矣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於孔子何爲而世家哉予觀其自序毎一國則必挈其事之至重者而著其所以述作之意如於晉則曰嘉文公錫圭鬯作晉世家第七於越則曰嘉句踐滅强吳以尊周室作越句踐世家第十二於鄭曰嘉厲公納惠王於趙曰嘉鞅討周亂於韓曰嘉厥輔晉匡周於陳曰嘉厥宣能撥濁世而尊周然後知其世家乎孔子者同之於列國之諸侯也其同之諸侯奈何曰以其同尊周也遷序孔子曰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云云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其意以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以天子之權歸之於周者莫如孔子之功最大故附孔子於世家者非尊孔子也推孔子之心以明其始終爲周之意曰春秋非孔子則周道幾乎熄矣以孔子爲尊周而尊周者諸侯之事也故上不得比於本紀而下亦不得夷爲列傳也然或謂稱世家爲尊孔子而兩失者是未識遷之意者也

釋奠必有合辨

釋菜禮輕也釋奠禮之次輕者與釋菜者唯釋蘋蘩而已無牲牢幣帛釋奠者釋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故釋菜輕而釋奠於禮爲次輕也禮釋奠有六唯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其它師還及四時入學皆不及先聖而四時入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主之各祭於其學之中天子不親行禮也則次輕之中此其尤輕者矣故釋奠有合樂者有不合樂者周禮春入學合舞秋頒樂合聲及月令季春大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與秋禮祭先聖先師于時則遂

養老此合樂者也其餘四時之奠不及先聖主之有司者如春夏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奠之秋冬教羽籥則籥師奠之一有司專家之事耳豈必合樂哉雖有司之事亦有舞有授器然周禮大司馬司戈盾之屬祭祀授舞者器謂凡祭祀皆授之不止釋奠也凡祭祀之樂不言合樂獨於釋奠言合樂非也且月令於仲春季春之合樂皆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觀之則其重在合樂不在釋奠也可知故合樂則必釋奠釋奠則不皆合樂合樂之文著於經文者唯此其他則不槩見鄭註文王世子謂合先聖先師於鄰國其說是矣自宋諸儒猶爲合樂之說與鄭異義陳氏集傳因之其解有國故則否謂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夫凶喪廢樂此國常禮也不必釋奠且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禘爲夏祭說者曰夏視學在禘祭之後則春秋視學亦在春秋時祭之後使其爲天子之喪喪三年不祭而謂猶視學可乎若曰此非指天子行事者有司耳則有司之奠又不當合樂如前所云也以此較之鄭義明甚諸儒論之甚詳要之漢儒之說未可輕廢矣

辨吳氏論不喪出母

吳氏澂因子思哭嫂知其有兄因其有兄而鑿空爲奪宗之議曰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使其子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昔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者又曰子思有兄則支子爾子上則繼禰之宗子也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則非宗子者代之主祭也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禰之宗進而爲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爲順或曰不立後而但奪宗可乎曰禮惟大宗無子者不立後而但奪宗也此大

不然使子上主尊者之祀而不敢服其私親則不但不當服出母之喪亦當降服於其父矣何者以曾祖祖視其父則子思爲支子不當主祭之父既不當主祭則子上爲世父後以繼其曾祖祖後無論父母皆私親也服安得不從而降今但以續世父主祭爲不服出母之証於義安乎傳曰天子建國諸侯奪宗謂諸侯爲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於巳此所謂奪宗也禮自大夫以下支子不祭或宗子有故而代攝之祭則必告於宗子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稱孝子某爲介子薦其常事宗子有罪適他國者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亦如之而禮有降等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凡禮言支子代宗子祭者如是而已皆不得謂之奪若宗子無後者則必以支子之子爲之立後矣夫支子代宗子之祭其昭穆同也固不可以爲後而支子之子繼大宗者必繼其禰未有越禰而直繼其曾祖祖謂之奪宗者喪服傳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言繼禰也禮惟大宗無子爲立後非大宗則不立後不言大宗不立後而但奪宗爲此說者以禮適子不爲後故遷就其說於奪宗以馳一時之

辨可耳不知其下貽末世議禮小人之口實其爲剌謬豈不甚哉且子上誠爲世父後則子思不當云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子上既不爲世父後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矣而何私親之足云乎設使子上既不後世父又不後其私親天下有無父之人則可也不然吾懼守禮者之進退無所處也古者士惟一廟以祭其禰而祭祖於其禰之廟子上士也不祭禰不立其禰之廟矣雖有曾祖祖之祭不知其將安設此尤理之不可通者也然則爲子上者宜何居曰有孔氏之禮在矣記言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志變

禮也明其爲變禮從而爲之辭者皆後儒之過也

鼻亭辨

柳子厚爲薛道州作毀鼻亭記謂象以惡德而專世祀不可至明王文成爲靈博山象祠記以象爲已化於舜故其民至今廟祀之其識似勝子厚而兩公皆未及象封邑所在按靈博山在今貴州境非象所封地孟子舜封象於有庳即今湖廣永州府之零陵縣一統志云在道永二州之間窮崖絶徼非人跡可歷愚嘗考之舜罪四凶其所誅流竄殛皆不出今中國之治幽州在密雲其地有共城崇山今澧之慈利郎岳州境比零陵尤近三危在沙州漢燉煌縣東南三

十里羽山在萊州即墨古不其縣南所謂投之四裔者以其爲東西南北之界也其實皆中國版圖所隸當時舜都安邑若封象在今零陵縣地則陸踰太行水絶長江延遰三四千里然後得至又有洞庭不測之險俗與椎髻爲伍而驅其愛弟使披箐篁涉風濤犯瘴癘於此地此與四凶之放何異而稱以爲仁人之親愛其弟吾不信也漢文帝弟淮南王長廢徙蜀袁盎諫以爲淮南王素驕而暴摧抑之帝必受殺弟之名後淮南王果道死而帝悔不用盎言象之凶傲甚於淮南有庳之險遠不啻巴蜀使舜避放弟之名

而封之以險遠必死之地是何漢文之所終悔者而舜行之不疑也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越湖絕江踰河陟嶺以至京師比歲一至則往返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則日奔走於道路之中且將有登頓之憂風波之患若三年五年一朝見於天子如周之制又不可謂之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也以此推之則零陵必非象所封地象所封地必近帝都而今不可考矣柳與王之說雖善然祠廟之建毀均于象無與史記注引括地志曰帝舜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神此為近之然世俗之附會古蹟名似而實非者多矣予誠不敢穿鑿以求之也

姚明山學士擬傳辨誤

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我翰林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而衡山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有道着姚淶楊維聰者哉自錢宗伯稱快此言載之列朝詩選而明山之後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將北上姚氏數人持東泉尚書父子傳志見示復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一篇又送衡山出潞馬上口占絕句十首其序大略云自唐承隋後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間如唐世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陳後山諸人猶能以學行自立而足以風厲乎天下今則惟衡山先生足[illegible]之而先生之秉道蒞立風節明經術工文章猶有高出於數子之上者其却吏民之賻以崇孝也麾寧藩之聘以保忠也絕猗頓之游以勵廉也謝金張之餽以敦介也不懾於台鼎之議以遂其剛志也不涸於猶娭之招以植其堅貞也天子賢之擢官翰苑官僅三載年財五十餘即慨然起南歸之興吾每謬言留之不得竟三疏得請以去榮出

於科目之外貴加乎爵祿之上尉羅之所不能取樊
籠之所不能收翩然高翔如鳳凰之過疏圃而飲湍
瀨下視啄腐鼠以相嚇者何不侔之甚也其言曲盡
嚮往之志極贊揚之詞而於詩末章則曰豈是先生
果忘世悲歌盡在五噫中與序中台哀猶褒有悲憤
時事不敢指斥而相與爲隱之意其知衡山也深矣
錢公不考漫筆之書近有史官自刻其叢者復著其
說於擬傳不重誣耶明山可傳不獨議禮一節其居
官屢有建白援據古今義正辭嚴惜其中年溺喪不
竟其志而何氏謂今世遂無道及者彼自不識明山

於明山固無損也復按家傳誌銘皆云偒文襄引公
同修明倫大典公恥不肯與同館皆嫉之而擬傳云
涞雖以議禮受杖後與修明倫大典不終其節余在
史館疑而請之監修徐公公命取大典檢閱同修者
絕無姚名遂命刪此一段然其冀猶傳播人間也此
是姚公一生大節所係彼旣羅織於生前復彼誣於
身後史筆之陷人豈必在張桂輩小下哉余特爲表
出之以告後之君子

辨戴記二條

七出三不去

惡疾無子婦人之不幸義雖當去獨無可以善處之
法乎禮註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
教人者若今乳母矣夫能以婦道教人是謂賢婦與
賢婦同處三十年旣老而出之聽其爲人乳母非義
所安余讀商陵穆子之操而悲之知古人其亦有不
得已者也淫與竊盜雖更三年之喪焉得不去況前
貧賤後富貴乎古無生而富貴者故有士冠禮無諸
侯冠禮士四十强仕始受祿有采地前此皆貧賤之

日也然未仕則有分田以自給蘷威行立書於州黨
則取於上者有必得之理故其貧賤也不必戚而其
富貴也不足驚今日前貧賤後富貴是徒習見夫後
世蘇秦朱買臣之徒驟得意於困阨日久之餘所以
誇耀其妻子者而不知先王之世無是也其說皆不
足信

　曾子問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
　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
　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
　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父母死昏禮不行禮也待之三年而弗致女乃所以求嗣爲兄弟者既三年免喪矣然且弗取焉其諸非父母之喪故耶不然可以嗣爲兄弟矣而復勿取於義無所取爾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所以明繫屬於人之義雖未嘗共牢合巹已有相爲夫婦之道焉雜記云女未許嫁年二十方笄燕則鬈首鬈首者猶以少者禮處之也許嫁之於禮若是乎其重也今許嫁而復止鬈首與不鬈首與不鬈首則異乎其未許嫁也鬈首則如之何成人而復少之也壻免喪與女免喪既遲之三年矣使復許嫁一人而壻之父母死

或女之父母死將必復遲之三年遲之三年又不免於改字以聽之不可知之三年之喪於古者二十而嫁之年無乃逾之已遠乎且一女子也偃蹇數夫之閒辱莫大焉先王之制爲昏禮也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一與之齊終身弗改矣豈其未嫁而先毀之防也吾聞之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聽命於廟而後行事所以謹愼重正昏禮也今既納幣有吉日矣是已嘗納采問名納吉於廟而重之祖宗之命矣固不可以亟取而亟辭之若是其輕也吾意此非夫子之言記者之過也然則如何

吾聞之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此有故者明是指女遭父母壻遭父母之喪而言除喪三年適二十、三年矣二十三年而嫁與二十而嫁同文故知非壻弗取而改嫁也是爲得禮之正而已矣曰三年弗取而後嫁之非禮也故曰此非夫子之言是記者之過也

友說贈許子甫草

古者士有諍友荀卿曰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友者所以濟師之道之所不及也中庸論達道五碩言朋友不及師弟葢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人生之于四者固有難言者矣夫師者其爲分甚尊而其爲勢則甚踈言人之所難言者甚尊之與甚踈皆有所不可者也然則孰爲其綢繆之使無失彌縫之使無間耶此朋友之事也古之取友有以勢利相膠漆者有取其緩急相賙恤者有誓生死患難不相背負者勢利之交無論已緩急相賙恤生死患難不背負此謂意

氣之感激則有之差異於世之面嫗煦而背謫訕者耳以語於道義則末也古道義之交以貽言不以財賄以性命不以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衆之所賤吾貴焉不以形迹嫌也衆之所棄吾取焉不以獨行疑也要之期擧依以同至於道斯已矣夫擧依以同至於道者非吾友其誰望耶昔者仲尼没而七十子之徒自以其聞於師者相友敎曾子數子夏三失卜子投杖謝過子貢乘軒而過原憲問貧病之譏則逡巡失色以退若論語戴記家語中所雜載弟子辨難語大抵皆足以發明聖人微言大義至今學者人知尊君親上以不至蔑禮犯分毁詩書滅仁義彝倫不至盡斁淸議不至盡泯者此雖聖人之敎以然亦其徒相爲提攜之力也由是觀之則師之道得友而益彰信矣今世小生俗學甫離襁姆自其父兄之敎則以奔逐聲勢爲交遊以背公向私爲朋黨以一倡百和無所可否爲同志合道指道學爲迂闊薦廉潔爲無用士習爲是數者世俗皆謂之曰能自君子觀之乃所謂市道交也市交之日聞古道之不作則業孰與進德孰與講業無與進則邪者比德無與講則過益積鹵莽於君父之間恣睢於禮法之外然

且率天下而爭鶩於是則人類幾何其不盡滅矣僕藏此意久顧無足發者許子甫草善爲文與僕交最善其遠出乎流俗而不底乎道義不止也今天下無不籍籍許子名乃不以僕之拙訥顓蹶爲可鄙而特以爲今之人無志於古人者能志於古人者必其能爲古人之文者也故每一文成則必俯以示僕僕將有所指摘疵纇輒喜發於頰卽力稱善無所短長則必愠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爲也許子之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自是如此惟恐不得聞其失是懼况事固有大於此者其肯以苟且從事乎君

知計子之取於友者爲異乎今之所取於友者矣雖然夫計子則何有於是焉夫惟君之自視也重故其望於友也益切其望於友也切然則其施於人也有弗然者乎若僕固所謂庸衆駑散而文與行之無足採者也辱君之文冀以有成君盍以其自爲之餘爲僕謀所以勉進於道者作友說以貽

程處士篆刻說

新安程先生穆倩善識古文奇字其所篆刻人爭購之或守之歷年不可得及其得意爲之贈人無德色非之者曰凡物之可貴者以適時而已今爲篆刻舍秦漢而必曰三代鐘鼎之文此固爲好奇而已於用奚當余謂此言過也夫自有書契以來文字代變於是有蒼頡之書有史籀之書有斯高程邈之書變而至于今之行草書極矣如欲趨時者則今之眞行草書爲已足斯高之書且在所不取而况乎商周鐘鼎虫魚詰屈之文宜其無所用於世也然余考之周宣

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後秦李斯作蒼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皆取史籀篆文省改之以爲符印幡信題署之用則秦漢所用篆書頗與周不異而史籀之書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其體製亦不一也是則鐘鼎之書秦漢之時兼用之施於符印明矣大畧今人耳目當畧使近古昔有人欲盡削褚大所補史記者王元美曰漢人言所存於今幾何而忍去之乎余嘗歎息此言故嘗爲之說曰古文之用協韻詩歌行之入樂府五言近體之入選體行草書之兼章草眞書之間出八分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然今

世破觚爲圜日久而忽覩此書於俗學流便之中無怪乎或之者衆也先生爲詩光怪益出似與書爭奇其爲人朴貌厚要年既老矣須眉皓素醉後瀾翻縱論西京天寶間遺事多人所不聞予謂天留此人於今日使後生末學猶得習其手采而想見前世先生長者之遺其可重不獨在書也

菊隱說

草木之族唯菊種至多治之者有護芽分種接榦去蠹防風避雨之法積勞終歲而玩于一時故藝之比他種尤難按本草菊黃者味甘世稱陶公好菊亦其味甘而叢生于籬落間者耳然予聞之種菊者曰凡蒔菊不獨其花時可喜雖其萌芽藏荄凝露受霜隨時按候而驗其消息亦莫不有天地自然之生趣由其嗜好專一則雖用力之煩且久而亦不知其疲也有隱君子陸君翼王少事舉子業中遭感憤廢輟窮研于六經無虛日夜各成疏義十餘卷其自號菊

隱予視其庭中無一菊者竊疑其所稱非實抑思菊之爲性掩葩于艷陽之日挺節于嚴霜之候是屈子之所欲餐而陶公之所嘗采者也今以君之慕乎古也耽其精英擷其茂實至于窮歷年歲塵視軒冕窅然若不知天地之爲大而萬物之爲衆以視乎種菊者之專一其所好而不移也則君之所自寓舍是其奚取焉

錢黃兩家合葬說

無錫黃君子某聘錢氏女未婚男女皆沒兩家父母謀而合葬焉邑人士與四方之客遊于兩家者爲詩以詠歌其事而請予爲之說余按禮男子年十九以猶謂之上殤不得立後而祀之終其父母之世女子旣嫁未三月廟見而卒則歸葬于其父之黨祔亦如之未婚而沒禮文不載蓋不必載也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以死而求婦嫁殤以死而求夫皆非禮之正是以禁之以其未成乎夫婦之道也唯魏武帝愛子倉舒明帝愛女淑卒皆取他姓子女之

死者爲之合葬史譏其違情背典至唐家人禮始有冥婚之制此君子之所不道也今既合葬必當祔廟夫婦祔廟必當立後使果爲此此與曾氏之蔑棄典禮何異兩家父兄皆守道君子宜安所出或謂禮緣人情情生于人之所不自已今兩家各哀其所生至不惜越禮而爲之其友又思助其哀而作爲歌詩以相勸勉見睦婣之意皆本于其所不自已者也傳曰禮失求之野意其野也其諸亾乎亾者之禮與

論詩樂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註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謂歌樂歌樂卽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詩古者謂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蓋樂主人聲而文之以金石管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由人聲而準故樂必以詩爲本稱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解之者曰孔子正樂必先刪詩或言孔子無刪詩之事樂正雅頌自然得所此皆分詩樂爲二物不知孔子所言樂卽

指雅頌其曰正卽得所也直上下相足成文耳豈有二義哉古教學者之詩必以誦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管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則夏必絃絃誦者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故學詩者必於成均均者樂之調也蓋詩者不可以理義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曰亦曰誦其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要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

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惟所主而喋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好古者猶欲追黃鐘之音於六義既亡之後截嶰谷之竹絫中山之黍布緹室之灰法非不善也而古樂終不可復作故古之爲詩征人思婦田野之農夫皆優爲之而今非學士大夫則不能以爲蓋古人於聲音之道家習而戶曉之雖擊壤拊缶可諧律呂采風者得之又必稍節文之而播之於樂後世人不知樂言詩者第以其文字而

已文字非積學之久則不能工求其工於文字者宜乎雖今之學士大夫而於詩猶有所未暇也

與子姪論讀書

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准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百五十字也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

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幾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夏侯氏東方先生像讚經目所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其依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非獨恐其務多易忘大抵古人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湛園未定藁卷五

毛詩

疏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蔚宗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按此則爲傳者本大毛公也小毛公特題其名因此得官耳後漢書云齊魯韓三家皆立博士毛詩未得立而譜云以小毛公爲博士何耶正義引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

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爲毛詩此博士卽傳書者當是一人不知譜何以有大小毛公之分也玩其言博士乃王官亦不因獻書之後始得兩說未審孰是獻王獻書在武帝時先是景帝平七國後已省王官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及博士矣則此博士必非王官不當言其博士也後漢書註引張華博物志曰鄭註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敬云按譜第言毛公爲博士不言北海相不知張何所據又毛是西漢人世數遼遠豈得遥相致敬此說正義不取長後漢書作[illegible]標

梅疏云孫卿毛氏之師

王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雅亡也雅亡謂之詩亡者詩爲王者作也有雅而風則風亦不害爲王者之詩雅亡而風徒存則風雖得名爲詩其實與無詩同矣何者以其無王者之迹故也孔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不及風者亦以正樂存王迹之舊十五國之風非王迹所寄故不得及也然東遷以後非無作者何以不雅而風以示弱於諸侯蓋風雅之體緊政廣狹所致非人力所能爲卽如雅之有大小體亦由

事而定如謂可以使之或爲大或爲小則是詩之不本於志詩非其詩也唯因其大小而爲雅又因其雅而雅之因其風而風之而不得以一毫人意與於其間故雖以聖人急於尊王之意不能使王之不降而風也故曰詩卽樂也詩者樂之心樂者詩之聲聞其聲而知其德者知之此也後世詩不本於志而有詩樂不繫於詩而有樂於是鋪張揚厲失實之詞作衰亂之功德反侈於盛世矣周之中葉無是也蓋周之東遷詩雖亡而樂猶存凡樂其正心感者樂之音必正其邪心感者樂之聲必淫卽心所不然而欲强爲

之辭當其被之筦絃播之金石必有憂憂然其不相入者無待聽之而後知其終不可掩矣此詩樂之分古今詩體製之所以大別也或曰幽厲之惡不甚於平王乎何以幽厲爲雅而平王以下即斥之爲風先儒固言之矣幽厲雖惡權猶在上至於平王而天王守府巳爲列國此其所以降而爲風也按周本紀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崩桓王二十三年莊王十五年合八十九年中王風之存者僅一十篇平王時得六篇桓王時得三篇莊王時一篇耳過此并州之風亦亡矣然自平歷桓至莊詩遞少而遂至於亡者計莊王

之立正當魯僖公在位時是時五伯迭興名爲尊周而王室益弱號令不出於境內如久病者之綿綿氣息纔屬不復聞其呻吟也於是木瓜美齊渭陽思晉河廣懷宋襄黃鳥刺秦穆王風熄於上列國之詩盛於下矣然自五伯後而十五國之風亦不作諸侯自是始衰也文王伯乎殷其風則王者也故別之二南以始乎風五伯伯乎周其詩皆爲變風五伯沒變風又將不作春秋之亂極矣於是繫之匪風下泉思伯之詩終焉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非徒以思王者蓋伯者之迹熄而詩又亡春秋之將爲戰國是孔子

之所隱痛也

嚴父配天議

古論者謂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孝明以光武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因之弗改最爲合禮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配考肅宗宋世仍之南渡後至以道君侑享侮天極矣初神宗詔謂文王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之祀非必以考配明也司馬光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錢公輔曰以周公言則嚴父以成王言則嚴祖也政

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乎嚴父哉我將之詩是也是數說者皆足以破泥古者之惑然愚竊有疑焉周公之輔成王凡所告誡天下一則曰王曰再則曰王曰成王在焉而周公自以嚴父配天豈人臣所宜出哉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公之以文王配天也非獨不自以爲功也并不敢以成王尸其事曰此武王之意矣孔子之謂嚴父主武王言之也唯武王之意而周公能行之故曰周公其人也我將我享祀乎明堂也皆爲武王之自我而其頌則作於成王之世此即孔子之所謂嚴父也當是時也故文王而爲武王之父也則可以謂之嚴父文王而爲周公之父也而周公固人臣也如之何其嚴父哉此一舉也臣子之大防備焉學者所宜盡心者然則非嚴父亦可以配天乎曰周公以始祖后稷配天而文王功大不可以無配故享后稷於郊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義起之也後世始祖無后稷其人則開創之君宜專配南郊而上帝可以不配上帝不配則明堂可以無立近制有郊祭而罷明堂之祀庶乎得禮之意矣

漢壽亭侯關公遺像讚并叙

公之忠義著於當時公之神靈顯於後世其祠在當陽者始於陳光大中唐貞元十八年荆南重修玉泉寺遺廟董侹記之相傳爲其寺伽藍則因縁智者大師傳而元虞集廣鑄禪師塔銘所爲述其事者也其在解州者爲宋大中祥符時建然此二廟特其生沒之地猶未及他處也自宋南渡及元而歷號稱王廟祀益盛明嘉靖間賊徐海就擒著有靈異督師命立廟常州唐順之記謂侯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立廟自此始然則當嘉靖前大江以南尚未有祀公者矣今聞東南日本琉球諸國西北口外無不尊相崇奉極土木之麗而其像設之雕塑圖繪如世俗所傳修髯而美髭者瀰滿兩戒如出一手含識之倫上自王公大人至閭巷士女强獷之將哮狠之賊無不紬其尊嚴戢其凶暴而瞻禮之恐後是其震悚乎人心者豈其靈爽有以獨異乎人哉亦其生時忠義討曹則功不終吞吳則志未遂憤懣偪塞之氣旁觸橫𢿡發洩無所故久而後大溢于時而人不知其所以然也然余謂自古之善至公者終莫如諸葛武侯侯之言目未如髯之超軼絕羣益并其形神肖之矣此書不

知於當時何如歷考記傳所載於公之威神度十已得八九因爲讚曰

操鬼也其臣魅魎孫爲鼃社獾維之赫赫劉宗張炎威公斬猶狂斬委蛇人不鬼防殄其師曹孫澌滅無留遺公之精靈星日垂凡百慝鬼公所治有臣不忠子孝虧瞻此俯伏其赧而

方先生像贊

古設賢良孝秀之科行修於身旌帛是加不問有士厄窮而嗟其後不然變爲浮誇錙銖程能誰辨鐵鄒所以先生終老於家有美先生秩秩其德忠諫遺裔慈湖正脉服勞侍養帶不弛夕日夘之懼訨同令伯㲉冠褒衣經人兩師設席延明作我門僧姚御史應翀也交業其門遂以女歸之　念我先子實唯都講沐道薰德淵流綿港曾不去口而師云云一經家傳弗悖所問孰紹負裘徵吾斯文垂之琬琰公有令孫

記周孝廉兩世改塟事

孝廉以父墓非吉數謀改卜而兄弟難之未果臨歿以誠其三子旣歿猶覩母夫人從城中來撫之乃瞑卒後三年子廷韓兄弟遂遵先命請於伯叔父自鄧尉遷塟軍嶂山啓封之日孝廉殯猶在堂家人歸竟夜聞若有聲殳鳴鳴不止聽者皆爲感慟至棺出於土則蟻蝕木幾盡然後其兄弟咸服其先見而悔其遷之不蚤也孝廉初祔塟山左後廷韓卒廷范與其季惕議以軍嶂兆域隘復卜地泉瀆河陽泉瀆者地本周氏業佃者竊粥諸富室歲輸之租而㮣存舊戶

孝廉知之不問也後富室訟糧於官佃者辭以情告孝廉笑曰是無患吾并糧予之則汝訟解矣佃感激去范兄弟至是乃厚值贖歸其地遷孝廉與其元配倪孺人柩合塟焉孝廉之不校廷范兄弟之能曲成先志而安其神靈於　地下也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周氏有焉孝廉諱炳文文季其字無錫人余在京師廷范持總憲徐公墓表來日造余邸復謀所以久遠其親者言及必涕交横下其請至經年益勤余以是愈知孝廉之賢而樂其有後若孝廉名行總憲公援明季朱衞升先生䀹謚故事以爲惟孝廉足媲

美其鄉先輩而自愧不能爲表章德升之姚文毅者其說既以備矣余故不敢復贅明崇禎間以巡按御史祁公彪佳疏贈吳中故孝廉朱某爲翰林待詔姚文毅希孟私謚之曰孝介先生

雜著

周禮戴記

按太宰所掌八法八則八柄之統此治之大綱九賦九貢九式此理之常法而九兩繫邦國之民則又不獨理財矣歲終詔王廢置三年大計誅賞合群吏之職掌而受治也小宰掌職其二以贊冢宰宰夫合群吏正歲會月要日成治其不時舉者以告冢宰而誅之皆是總舉庶職合太宰小宰宰夫職分自是一項太府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須其貨於受藏則內府屬焉須其賄於受用則外府屬焉玉府則分內府之貨而職其小用者也合太府內府外府玉府職分亦自一項司會亦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專主鉤考會稽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屬焉職內掌邦之賦入亦如太府之有內府職歲掌邦之賦出亦如太府之有外府職幣掌振餘財亦如太府之有玉府蓋用財與會財相對舉職合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又是一項太宰所謂詔王廢置所該者廣司會所謂詔王及冢宰廢置單指理財一事論者不知以爲周禮合用人理財而一之而因渾司會於小宰宰夫之列是亦不知周公建官總領分核之深意矣

謂人所謂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此殺傷或是八議三宥之類法所不加而孝子仁人之心則自有不能已者故和難者使辟之則兩得之矣然而王法不可以無伸也父子之讐辟諸海外海外者魚鱉蛟龍之與遊魑魅魍魎之與處是傳所謂屛之四𡰣者也名雖辟而實則與竄流之無異矣兄弟之讐辟之千里之外是即今法所謂流一千里者也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是即今法所謂流五百里以下者也然則殺人之罪雖赦而王法未嘗不行而仁人孝子之心所謂枕干寢塊而誓不共戴者至是亦可以少慰矣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之此所謂義者亦指民間之相殺非過非故而理所當殺如殺越人於貨凡人罔不𢿱者今律竊盜竟亦有登時打死弗論之律蓋事起倉卒其勢不及告於有司斯殺之無罪矣然爲其所殺子弟義不得已也但勿與同國而已令勿讐之讐之則死勿與同國者其子弟之自往辟之也非殺人者之辟之也既義不得讐之矣亦何辟之有舊說殺人而義者爲當官執法而殺人如此則辟之他境吾未見當官執法可以去位而辟人者且殺人之罪當數至於有司之庭矣是終日辟人無已時也其說之荒謬不泰甚乎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註死兵謂戰敗無功者果爾則童汪錡竟宜殤而結纓之子路將不免於投之塋外之罰矣隋仁壽間詔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自今戰亡之徒宜入兆域此皆前此誤解經義之故蓋兵者刃也梠佴𢹸死於兵爲有罪以其辱及其先故絕之以示罰左傳襄二十九年齊人塟莊公於北郭註兵死不入兆域是也

戴記

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春朝受圭玉於朝受庭實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并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朝禮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而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虙熊義朝無迎法唯享有迎按禮器稱𡰣王下堂見諸侯爲失禮是單指覲禮若朝宗行享禮天子於諸侯固有下堂而見之時也

天子大蜡八註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

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按八蜡之祭本以其有功而報之也昆蟲何功焉且祝辭曰昆蟲無作而反祭之與記分疏八者於下曰祭先嗇司嗇饗農及郵表畷禽獸迎猫迎虎而未嘗及昆蟲知王肅分迎猫爲一事其說不可易矣蘇氏云迎猫則爲猫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亦不及昆蟲可見若昆蟲有尸當作何像耶或云周禮族師春秋祭酺亦如之註蝝螟食穀之蟲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則祭昆蟲亦祭其神也然此說與禮註俱鄭自爲之不可信果有祭神之禮則大田之詩何必復祈田祖畀炎火耶

國策二條

樂毅入齊祀齊桓公管仲論者稱毅爲王者之師是時田單起兵於安平扶立襄王而齊之義士多從之毅卒不能下莒即墨以人情相安於故主耳使毅明於大義請於昭王訪桓公之後而立之人情必益感動戴燕之德而王業成矣當時齊與韓趙魏皆非其舊而秦楚邑也獨燕爲周初封國不立齊以自强使田氏餘孽得乘其弊舉全齊而盡復之惜哉

前漢三條

漢制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領丞候司馬千人等官至武帝又立中壘以下八校尉南軍蓋衛尉所統掌宮門衛屯兵周勃入北軍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衛尉毋以呂產然後使朱虛侯逐產殺之以南軍屬衛尉故也文帝即位始置爲衛將軍以宋昌爲之令鎮撫南北軍（漢書曰領北軍）則中尉衛尉之軍皆受節制於衛將軍矣此特初除宮危疑之際權寄心膂於代來之臣以防倉卒之變而非必爲定制也故三年之詔即罷其軍至前三年遣丞相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復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蓋衛尉禁兵不復隸矣後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遣三將軍屯邊而用中尉周舍爲衛將軍當以有

事暫設自此年後至宣帝地節二年始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復如宋昌之兼統南北軍矣蓋用安世親臣處霍氏之變也安世死不復見衛將軍官其罷之明矣胡注因衛將軍重見據漢書謂漢不罷衛將軍通鑑傳寫逸一軍字又於前三年發中尉之下注曰觀此益足以明罷衛將軍而衛將軍之官不罷也然玩漢書所謂罷衛將軍軍者罷其所將之軍則并將軍亦罷之矣所以然者蓋國有大事特設此官以統南北之軍使事權歸一及事變既

定則南北各歸其軍中尉衛尉仍分治之所以防其權之大重此漢之良法也益後世之失也京師始惰禁軍驕橫其爭禁軍者多中官寵帥主之而大將之威令有所不言行矣此能分而不能合之病也及其功成求得大卒久握重兵於外根柢蟠固專恣自用而天子尺一草詔不足以收之此能聚而不能散之病也然後藝漢文倉卒之制容縱吞宜其所以經久而慮變者如此其精論者固不足以盡之矣

賈誼上疏憂淮陽代二國邊下不足恃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都睢陽梁起於耕郵而北着之河淮陽包陳而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其後吳楚反藉梁扞不得西卒以此破散世皆稱賈誼先見之功然梁王封國至四十餘城遂恣行不法反端已見賴田叔之言串不及誅七國始破而勝亦憂死矣賈生之言亦見逮而不能自見其蹉者也且生以齊趙吳楚爲疏屬而覲帝厚植其子不知一再傳而後其視梁代亦猶今之視吳楚齊趙耳故與其謀再世之利不如爲帝建萬世之策也

賈誼傳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此時詩書未出誼之所誦豈別有本耶吳公稱誼頗通諸家之書誼必嘗師受其學而吳公學事李斯斯學於荀卿故或謂誼受左氏學於荀卿其淵源蓋如此不然誼當吳公爲守時幾年十八計其生時去漢興已十餘年矣安得及荀卿而學之若詩經號謂孫卿毛氏之師已長武帝時人或大毛公生年先於賈耳

後漢

後漢中平六年袁紹勒兵收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少帝立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門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初何進與袁紹定謀告太后太后曰先帝新棄天下奈何令我楚楚與士人相對事乎其後曹操欲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副郗慮勒兵入宮收后歆牽后於壁中執之出使此時各中官守禦宮禁此輩雖跋扈安能排闥入之執殺母后如股寵下婢耶故弊去其太甚而已盡除宦官改用士

人古無是理也又按李固對策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以天子之左右而僅留宦官七人爲之使令斯已難矣固又言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欲天子死嬪自乳其子此富民之家所不能者也矯枉過甚豈可行乎

褚淵

褚炤譏淵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死於齊太祖建元四年時年僅四十八炤所云尚在元年淵爲司

徒時計其年纔得四十五歲耳不忠不孝之人人情其壽雖在壯盛不啻期頤况於老而不死如張禹孔光之徒久黙史册寧復可耐耶　余按褚彥回雖輸誠齊王然發其端者王儉也儉淵皆連姻宋室門地相若而拔倡之罪獨歸一人雖其弟其子亦有異論唯何點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至於儉傳則史有溢美無抑辭焉豈以淵曾受明帝顧命乎沈攸之兵起淵謂蕭道成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其言蓋指石頭故劉祥有不殺袁劉安免貧士之論凡淵之獨受惡名者以袁劉之死尤爲衆所憤也

張文寶

後唐張文寶知貢舉進士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金明昌中禮部尚書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爲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此二段議論皆得體蘇子瞻曰麻衣如

再着墨水真可飲前輩虛心如此亦是實理今制試錄不用程文是也而淺學小生紛紛擬作必爲二君含笑於地下矣

京口義渡贍産碑文

自岷山導江而下出峽汗漫數千里至金焦一束水旋行逆折然後朝宗於海此曹子桓所爲臨江賦詩徘徊而不敢進者也然余考之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註其地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不知何時復從瓜步梁庾信集有奉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至唐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illegible]瓜步回遠六十里始從京口埭下直趨渡江路徑而免漂溺之患故自唐至今瓜步渡者皆從而之京口然往時京口與揚子橋對岸瓜洲特江中一洲耳後瓜洲以北淤

漲與揚子橋連南直對潤州江身益狹江身狹則水流益汎急舟緣金山之麓而行春秋之間上流泛漲山水相搏觸漩而爲渦激而成湍雖恬風霽景猶懼變生不測少遇風波失利一匏千金故京口之渡爲天下最險余六月渡江登金山見山足艤舟五六舟人操楫而坐若有待者寺僧深爽進曰此爲濟渡之舟自巡撫某公設此後凡有事於茲土者及往來行旅各捐俸及貲益造舟買田置市租以贍水手之廩食及其賞格之費焉然久滋易弛也某懼斯人之亦脫於險而大聚前功願得一言以示來者余惟易既濟稱君子思患而預防其說在六四爻曰繻有衣袽終日戒夫涉川者不能戒之於未濟之前特恃其一舟之無隙以與彼狂飈駭浪爭命於呼吸之頃固且不可況於待其既濡然後操舟而拯之此與夫救火者之燋頭爛額何以異然而聖人之慮患也偏覩夫事之可需者則需之有需之不能不得已而濟者則終日戒之至不得已而濟而終日之戒之猶不足以勝夫所濟者之險既已漸於死亡矣乃忽然而得生彼仁人者之於此視夫人之脫之死而易之生其心樂不樂也自數舟者之設常歲活人以四五十計不

十年而得活者四五百人矣由十年以前觀之彼四五百人者皆江上之遊魂水府之鬼籙也然則使自今十年之後之人有一不得濟以淪胥以亡者於吾心不且有戚戚乎哉若夫推前人之心以繼於無窮此則思患豫防之道宜如是也深爽學佛者也爲佛之學者使人求福於冥冥其說多幻妄不可信深爽獨能推廣有司德意使人之得免於險枕且曰吾佛之道固然其爲世利益多矣余樂其有是請也而書

謝工部傳

公既沒之明年其季子景昌走太倉求吳祭酒爲其懸綍之辭而屬傳於余既歸而請之者再余辱公愛至厚徵景昌之請其能已於言乎公諱泰宗字時望別號天愚山人明崇禎丁丑進士爲漳浦黃公道周所得士先是庚午黃公主試浙闈得公卷而奇之以同考摘缺被放後七年應禮部試復出其門黃公耿介名臣公以文章兩被知遇益砥節自厲謁選得番禺令番禺涖省治俗澆務煩公下車振刷威德並行盤古十八峒者百餘年逋寇也制府數奉詔征之不

克其魁蘇鳳宇遂自稱王犯境及公涖任制府卽檄爲南路監師合軍督勦而公時出奇計遂擒得鳳宇以歸賊旣平叅將某者懦而倖功欲戮降數百人會公將白事制府某前以金盤玉帶爲壽戒入卽勿言公峻却之而極論其枉降者得釋叅將以降級去於是制府論功遂上公軍功第一始公少時受學於其季父廉使公廉使公名渭爲人雄毅有智謀每讀書暇卽與公講論孫吳兵法後涖蜀受命討奢酋演人賊營數百里嘗露宿洞中背禁痒覺寒甚衣裝盡濡夜半移軍去取火視所臥處則水上也卒以是成功

而公之監師亦露處谿洞者數旬或見繞山火光起部曲盡驚公不爲動曰此必賊焚巢自遁耳覘之果然葢其所用兵方畧得之方伯公者爲多以功擢工部都水司主事旋中蜚語謫福州幕署泉州司理時天下所在騷動山海之間鉦鼓沸然公帥吏卒乘障廵徼無虛日故相黃公景昉行道遇之從輿上舉手嘆息曰安得如吾謝侯者數輩則東南安枕矣踰年陞南安府推官値亂解組歸順治三年　王師下東浙督府張存仁疏薦浙才六人於朝皆以疾辭公卽六人之一也公卽屛田中益深自晦匿日著書賦詩

自遣其天性孝友予少時館其家見其兄弟間日召客飲飲卽連晝夜不輟或夜久聽鐘鳴客皆散去公復呼家人起邀客還坐酣飲久之視庭中日復奄奄欲落矣亦未嘗數數課其子弟顧其家無長幼無不謹勅力學者然自予別去十年間公兄弟羣從大半沒其賓客酒徒亦多死亡者顧獨與其母弟時素把盞相對日黯黯不樂予去年過之公以久別予置酒歡甚未幾予意闌欲起公挽留之不可則對案黙然徙倚而後罷雖予至今猶恨之公在閩時嘗携得黃公所著書兩簏後因亂失之時時對客嘆息大抵公

之才不盡見於用其已試者略與方伯公相上下而
其至老好學不倦與其立身梗概庶幾無愧於漳浦
之門人者予四人景昌諤昌從予遊初公歿時無疾
方對客飲須臾欠伸索茗盡數杯即逝景昌爲予言
之如此

新城王方伯傳

公諱象晉字子進山東新城人祖重光布政使司左
叅議父之垣戶部侍郎贈尚書公戶部公季子也中
萬曆甲辰科進士授中書科舍人癸丑考選同鄉爲
京朝官者皆欲以臺省處之適伯兄宮保公以乾方
以薊遼總督名爲本兵而故事父兄官內閣及六卿
者子弟無得居言路其見居職者或改翰林官故宮
保欲暫歸爲公地即來而翰林可得也公力爭不可
以私恩宿君命遂平調禮部儀制司主事人皆服公
之正而賢宮保公之友愛以爲兩得之移疾里居久

之中忌者以京察調外補江西按察司知事未赴再
遷禮部精膳司員外郎聞路太夫人病請急歸路公
繼母也時三原戶部來公復名善晉來方莞臨清倉
遂躬冒冰雪馳四百里邀之來視比至病已亟乃禱
於嶽祠乞以身代母命太夫人聞之爲之感動歔欷
至沒服闋補本部儀制司陞按察司副使備兵淮揚
乙巳通州奸民亂猝起聚衆數千燒劫豪家勢洶洶
及官府公自泰州馳赴之擒戮其首禍者數人事遂
定餞以叅政督蘇常鎮糧儲道平漕卒之亂於俄頃
民不知變其持重能處大事皆如此陞河南按察司

使蘭陵王毋劉誣訐許州諸生五十人之撫下共詞以名捕公爭之百端得止於時宗室驕汙縱恣於郡縣賴公勢稍戢爲按察使經年所部稱平遷浙江右布政司使冬左使姚某入覲公攝其事時崇禎十有一年也是時寇訌歲饑上計吏覗賦入爲殿最唯謹姚至京以征解鈌額下獄公急勑主藏吏籍所貯悉輸之吏辭以考成不便公曰若所言吾豈不知顧姚事急吾視事日淺卽不及降秩耳姚禍且不測與人同僚瀕危而忍泰越視之乎於是摔吏趣解到部謀如額姚遂得摔還而率其子弟頓首謝門下曰微公

吾不復至此吾餘生皆公賜也起相持手泣數行下公爲人寬中及見義勇決不擇利害爲趨避然終不爲崖異嶄絕之行共以京察降外也時萃小朋比擯臂力翻辛亥之案因坐公以浮躁公在家聞之怡然曰此輩自圖報復耳非朝廷意於吾何損或謂公方爲部曹非時所輕重故其言云然然予按辛亥京察其首爭金明時之調外者刑郎泰聚奎也於是朝士意皆有所左右門戶角立蠭起東林中如丁元薦李朴者皆以郞官出死力爭之爲黨人切齒數年間泰訐紛然如所謂泰泒淮脉崑宣之黨擁戟爭雄諸不根之說見之章奏者猥瀆煩瑣無復人臣之禮自丁巳察後衆正氣落不十餘年間而黨釁成矣其延及於崇禎之末南渡之餘尚忍言哉小人之貽禍此昔人所謂吾黨當分受其過者若公處通塞之際蕭然若無事使搏擊之爪距無所復施含射之竊發不得以中豈獨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亦謀人國家者之所當取法也公未衰致仕有子四人諸孫今侍讀君士禎謂某言其季父死節事甚烈則公子御史與亂也御史忤執政歸里聞甲申三月變搤擥曰吾父老矣幸不爲世所求吾不可以無死乃與其妻于孺人子

士和同登樓縊死於是公益絕人事自號明農隱士閤門謝賓客不爲通雖郡邑長吏屏車騎到門匿不與見制先令爲自祭文飾巾待盡而已生平喜淡泊室無媵侍盛暑整衣冠危坐讀書不輟常舉唐柳玭言誡子孫無矜門第務力學爲善故其家累世貴顯至於今尤盛卒時年九十三

董公傳

六經之書皆所以垂教而易詩之傳最廣詩之變而爲騷爲賦爲歌行近體多羇孤失志貧賤之所爲作故雖避世之士長往而不返者尤好之至如易遭秦焚書之後僅以卜筮得存自後陰陽古驗之說益繁莫不假經設詮依托象類其說至詭譎不經而司馬季主嚴君平之徒多傳用其術溷跡隱見之間故夫易與詩二者之教此山林隱遁之士雖世而自全者所樂取以自託者也而易之及人也遠故君子尤重之予邑徃有廉使陳公顒正善易學旁及風角遁甲之術無不精詣嘗夜泊淮河見寶光起水上心知其有異筮之曰是宜得寶鼎即令善泅者蹤跡得其處久之以一鼎出欵識蒼黝公識曰商周間物也遂携之歸其他雖家人米鹽瑣屑一訊如響同邑夔州守楊公汝昇得其術値肴酉㷰亂賊發即知之掩捕無不得者時相傳以爲神至今其遺書猶有藏者董公者隱士漢孝子黯後黯至孝舍旁忽湧泉水甘取以奉母至唐開元改邑爲慈谿以孝子故也董公少而受易於其婦翁吳公遂屏棄舉子業不事卜易市中意專在於導人爲善凡與人言利害必以其事推之教人趨吉而避凶一依於正道後事應亦輒如其言以此遠近坌至積金錢滿座間隨手以散貧者所留餘取甘脆以奉母公弱冠喪父後母歎性悁急凡事必長跪請命間有所拂意不能即解者走請諸親故以解之嘗病癰危甚號天願代爲之再吮而旋愈母大感動於是邑人皆以孝稱之先是董氏有遠祖會稽縣尉葬久沒荆棘中公按家譜得之表石墓左尉後見夢於龔曰汝子純孝施及於吾吾當有以報當是時陳楊兩公家稍中落矣或曰陰陽之家天道所忌然公至子乃逾盛公四子兩中進士長允升直隷淮安府知府次允茂福建叅議公前後受四封綸章稠叠皆言其孝感然性真朴不好爲富貴容初隨養長公莆田後一至淮浹月返曰無久溷汝長公爲治園所居側不時至其處挈手一編坐吟小室中足未嘗一涉公府幅巾杖屨逍遥城市過少年子弟與之談笑立踰時乃去故人無知不知鮮不樂敬而親之其誠子居官以廉潔忠厚爲本後兩公兄弟所至留去後思人亦以是多公卒時年七十有五自公父子歿後數年天下始大亂長公子熹儼於庠當需次吏部輒棄不就獨兹哀歌於荒山大谿之間人莫測其

所以也顧其詩往往流傳人間故董公没而其後又以詩著公諱時彥字叔元

李節母邱太孺人傳

婦人有從夫之義其不幸當死喪之戚截髮剺面之死靡他此其節烈見稱者也其教子若雋母之見決獄多所平反則喜嚴母之以天道惡殺爲誡此則明智最優者也二者俱足以砥淬末俗流光彤史今李母邱太孺人備是二者之德嗚呼是安得而不紀也孺人戸部主事某女孫大行某女而今庶子掌坊事鎧之母也歸先贈公文學靜孺公公與其伯仲俱以文章有名於時世所謂淮陰三李者也孺人以孝事姑以和接娣姒而以勤儉治其家故自孺人之歸贈

公家務日飭而兄弟師友歡甚交游亦日益進年三十遭變擗踊長號數日水漿不入口姑丁夫人勉慰之以養姑撫孤大義得無死次年會贈公伯仲相繼殁遺孤俱幼三嫠婦支持破屋奉一老姑甘旨服物得無缺而丁太夫人拊孺人特憐之曰此吾李氏孝子也及姑病侍湯藥喪葬如禮兩娣姒卒字其孤如已出焉順治辛酉庶子成進士得蜀綏陽令母子不忍離萬里迎養於官至則命庶子廉得縣蠧弊數事乃焚香於庭令次第革除之誡以毋擅鞭笞輕民命毋以絲毫取於民吾與若惟飲綏陽一杯水耳庶子

入而禀母之命出而與吏民相見有所施設必曰非吾能爲此吾母之敎也即有所寬貸曰吾母不忍於汝也如是者三年民旣順令之爲敎化淪浹亦翕然歸譽於母曰非是母不能生是子已聞孺人疾劇父老爭醵錢集社神祠願減算十日延母壽琳宮梵宇建齋醮無虛日死巷哭聲沸天白衣冠持喪者三月喪歸所過執紼號送男女負酒漿跪拜匍匐不絶於道傳之所謂豈弟君子者庶子當之要之孺人之所以致此者不虛也攷古史家列女傳當居何等或謂婦人考終善事不足書則書其尤異者自古甘棠之

思有及其母者乎即過而見思有若綏陽之民之於令之母者乎此而不書吾懼無以勸天下之爲婦貞爲母賢及爲吏廉者也遂節其大概錄之孺人卒時年六十五生二子長樾次即鎧論曰余從庶子於史館見其積學多聞而恂恂樂易長者每暱就之不厭今年余將南還過其邸出母行述請傳其事適左右以綏陽邑子書來啓視之猶稱母之賢而惜其沒累累百餘言計去母沒時已十餘年矣庶子方以文學當上知益與時不獨以其吏迹見稱者也

先參議贈太僕公傳略

高祖諱國華字邦實別號甬洲年二十四中嘉靖丙午鄉試丙辰舉禮部以憂歸己未殿試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營膳司主事時三殿經始公賦功庀具省度支以萬計遷本部郎中分司治張秋決河陞河南按察使司僉事轉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時鎮宛克斥梗商洛間劫略吏民爲害所在逐捕不能得公從容指受方略渠帥授首陝東西四千餘里威懷並著無何中忌者謫判常州稍轉南刑部郎中歷廣東按察使司僉事公仁心惻隱前後治請讞必誠多所平反

尤潔已自持粤有土司爲怨家中傷械繫獄公鞫得其寃出之其人感泣謝去數日齎千金來公峻却之曰吾豈以貧故喪吾生平哉公性雖樂易然見幾審發不能與時俗圓轉附和以是再得斥逐終身去官不仕去而苗民思之爲立祠金亭亭至今尚在公宦遊二十餘年持節河南北關輔粤東皆仕宦膏腴地然歸家環堵蕭然舊田四十畝分毫無所增宗家故嘗乘間言何故累却餽遺不爲子孫計是時太常公初成進士公笑曰此吾所以爲子孫也使吾用關秣得金今日中耶得復見此耶太常公改戶科之三月

爲萬曆十三年首抗疏爭鄭貴妃册封且請早定國本疏入未下中外傳上震怒禍將不測語聞至里中家人皆憂泣公謂其同年友御史顏公鯨曰吾垂老不復意兒能作此等事雖受竄殛不恨矣顏公故忠直名臣時被讒家居舉酒慷慨起屬公曰公有子能以諫聞下公不以戚諸懷反用此慶幸方今父子以名節著聲如公幾家此吾所以爲公賀也遂飲極歡而罷後太常公量移餘干令迎養三年卒得年七十太常公親爲志藏於墓公仕世宗朝時朝廷綜核名實縉紳之士敦尚風節顧惜清議公律已清苦尤甚

爲里中士大夫倡時有某某罷官歸里被不飭稱諸公每公事期會縣廷中覡知某某先在便疾驅返或某某後至知廷中有人亦望風避去至今長老猶能傳之公加惠鄉里尤渥既没民感公父子兩世恩德請于官建祠城北環湖水爲尊德祠歲時父老子弟致祭不絕泰昌元年太常公被召起以單恩贈太僕寺少卿長子諱應麟卽太常公别有傳次諱應鳳郡文學博學工文善草隸書名于世玄孫宸英奉祖戶部公命謹著傳略如左

先太常公傳略

先祖戶部公嘗命宸英曰汝曾大父並仕先朝功在國本没之日山陰念臺劉公嘗誌其隧道之石矣子欲載詳之家乘俾我世子孫無忘先烈是汝之責也宸英受命惶悚久之不敢屬筆今先祖捐館八年自後宸英載經創痛神思恍忽及今不自勉厲闕先德不著格尊命不就罪戾滋甚悔將何及謹按行狀志銘考之遺集并所聞於祖父者掇拾書之以俟世之君子有所採取而潤色焉

先曾祖諱應麟字泰符別號松槃爲嘉靖巳　進士

累官陝西叅議贈太僕卿諱國華號甬洲公長子公中萬曆癸酉鄉試癸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是時萬曆十三年九月也至明年二月有旨加封鄭貴妃爲皇貴妃先是壬午年皇子生爲恭妃王氏所出時鄭氏寵冠後宮已三年矣初姙娠哀于上與之戲逐而傷之生三月不育鄭恚甚上憐之與私誓卽更舉子則立汝子爲東宮至皇第三子生賚予特厚其父揚言於外謂神器且有所屬未幾加封之命下中外危疑益甚而禮部已具册封儀注將上矣公憂之闔屏飲泣草疏家人守之不得就一日

晨起入垣中鎖吏繕寫成即上疏曰臣惟正名定分國家所以安別嫌明微君道所以著事有出於無心而繫四方之觀聽發於一時而關萬世之綱常此明主所亟欲聞臣下所爲耿耿而不容已於言者近見大學士申時行請冊立東宮奉旨元子弱少俟二三年舉行復襯聖諭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竊謂禮貴別嫌事當愼始貴妃以孕育蒙恩豈曰不宜但名號太崇其於中宮不以偪乎且貴妃所生固皇上第三子也猶然亞位六宮則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

不典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乞俯從末議收回成命以協輿情臣愚不勝大願且臣之所議者末也未及其本也臣愚以爲皇上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發德音下明詔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上震怒抵之地乃徧宣二十四監掌印至諭所以冊封貴妃非爲東宮起見而科臣指斥過甚不堪之意以手拍御案幾裂中官環跪叩首上即欲批旨意在于杖而手顫不能御筆如是者三怒稍解奉旨冊封非爲別故因其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

長幼姜某沽名賣直窺探上意着降極邊雜職云云得廣昌縣典史去初公疏上次日即下中官傳其親自領旨甚急左右皆怵公懼　不測盡先服藥往公固不肯聞命即日策蹇出都門國本之議自公首發受嚴譴凡在京九卿科道及南都臺省申救者疏凡十數上不省而主事孫如法并臣沈璟至被杖幾死自後言者蠭起至於三案互發黨議相軋垂六十年然自立儲自有長幼之旨出言者皆得藉口以取必於主上朝廷雖厭之而終不能奪也故事言官降雜職者多投牒去鮮之官者公曰孰非君命耶吾焉避

之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令丁外艱服闋至京時大倉相求去公上書責其不宜乘機委卸詞甚切直別載文集中首相同郡沈公一貫公館師也嘗爲人言皆吾君子也語傳播遠近公值之朝昌言曰國本未定諫官相繼得罪公何以謝人言沈公曰事至此即十張子房亦無益公曰如某所見正不須一張子房祖宗養士二百餘年豈無忠臣義士願以一死報朝廷者公但主持於上諫臣以死爭之於下殺一人復一人進殺至數人不止皇上亦且寒心此時公出而徐以一言回之可不勞而定今大事之去留在相公

公奈何遽出此言失天下望時聞者皆爲頸縮沈公愈怒退復草疏尤激切其略曰臣既以身許國而陛下復以信許臣臣之初心未竟者十有六年陛下之大信未成者亦十有六年事在悠悠猶堪有待危機已著更待何時故臣不先不後欲以此日責大信於陛下以畢臣之初心且惓惓以釋危補過望陛下非得已也爲國家安危慮爲萬世綱常慮至急也初臣爲諫官因冊封皇貴妃有愼封典重儲貳之請陛下降旨云立儲自有長幼以臣疑君賣直而斥是臣之罪在不能仰體聖心譎有餘辜也繼而禮官沈鯉有

免斥言官之請陛下降旨云因其實朕有過之地故薄罰示懲是臣之罪在不能仰成聖德譎有餘辜也信斯言也陛下唯恐見疑於羣臣以得罪於天下後世將朝更夕改之不暇不意陛下之過舉猶故中外之人心轉疑初謂二三年舉行今且五之矣初謂睿質清弱今則強壯矣初謂先冊立後冠婚今則反欲倒行矣夫冠婚可委曰清弱冊立何嫌於強壯愆期不舉當機復靳假手於人借言於激人將有以窺陛下之微矣又奚怪乎盈庭之嘖嘖耶彼偃仰風議之人方且怵威投鼠甘心煬竈坐視陛下孤立於上徐視陰陽之定而坐收其利卽有曲意調停者亦不過就中轉移望風懸緒殊未聞有招不來麾不去如古大臣之風者且此非特不忠於陛下而已究豈有工於爲官披藩邸計而善成陛下之愛者哉夫有却座之諍始免永巷之菑人彘之鑑燕啄之禍非不炯炯也陛下奈何溺袵席嗜美疢甘爲子孫貫無涯之禍而不顧耶夫弓不抑則不揚矢不激則不遠士不臨禍亂則忠憤不決烈以祖龍之酷尚奪氣於茅焦之解衣危論以嬴秦之暴士尚有建節積屍闕下而不悔陛下欲以威劫正人而成其私竊恐威未及殫而

大亂已成可不戒哉嘗讀史至晉獻公事重有感焉夫獻公亦中才之主其天性好惡非與人殊必且以並后妃嫡爲無傷者而孰知用意一偏禍延再世社稷幾墟故人主之託身不可不愼託身賢士大夫不引而致之明盛不止託身於宦官宮妾不引而致之於亂亡不止陛下神聖英斷御一皇貴妃何足爲患然亂自女戎三代已然其寵已極其度必移今道路之言日有聞矣咸謂冊立不決由皇貴妃牽制所致甚者以爲窺何璇宮懷逝梁之非望又甚者以爲齮齕震器徼壓紐之適然揆之理勢或非事實迹其隱

微夫豈無因萬一外戚中涓有以邪謀綴皇貴妃者恐皇貴妃不得自由也萬一諧臣媢子有以家事悞陛下者恐陛下亦不得自察也臣又思之陛下動以祖宗爲法而尤憲章世廟爲兢兢夫大本之建列聖皆豫唯世廟差晚耳則陛下所法宜何適從哉若必欲取法世廟竊謂世廟雖不建儲猶不憚令景王之國以絕羣疑而杜覬覦此又不定之定不立之立也獨不可法歟夫事關宮闈則夫綱宜正事關長幼則父綱宜正事關臣庶則君綱宜正雙倖可從兩宮何爲不可從冠婚可行册立何爲不可行執熟不激忠

言何爲而獨激此陛下所不能自解於天下者也欲天下之無疑已難矣哉臣前爲言官而言以職諫也今不爲言官矣不當言矣然臣之官可奪而臣之志不可奪臣待罪五載不忍遽去臣非有所戀也受陛下之恩深義不忍去而坐視國事之日非陛下倘有感臣言卽發德音册立冠婚一時並舉臣雖死猶榮若罪臣出位加臣沽名則臣已席藁括髮待矣斷不願與中立覬望全軀保妻子之臣同視息於天壤也疏上留中公欲再疏爭之沈公鯉不可挽公手以付公座主敖公文楨曰君家好門生宜善成之敖公曰

子不欲立東宮耶卽欲立東宮不宜過激乃止執政旣銜公嗾主爵毋得隨例補除毋用啓事特奏之而上之始譴公也有不許朦朧陛用之旨特疏公名於屏風執政覘知之故啓事上上見輒嘿然凡待命七年不報辛丑十月有詔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公喜遂歸杜門垂二十年人皆惜公之不用以去且老公則謂吾身雖廢棄而其言幸已行行而宗社之計定天下以安是上之知我深逾於寵祿我也故雖貧無儋石儲而未嘗有愁苦不自聊之歎光宗立起太僕寺少卿御史逆衆潘汝楨者嘗爲邑令多所乾沒公諷

之亟至成嫌隙何公抵京則陰令吏科薛鳳翔劾公老病失儀宜致仕鳳翔亦逆黨也公曰吾此行欲一見新君哭舊君耳豈能與若輩爭進退哉朝廷方下部以國本建言舊臣命從優議覆而公遽引疾去矣公釋褐庶常改給諫服官任事僅四閱月而謫謫三十餘年至京坐席未煖旋報罷蓋是時逆焰潛萌相與講張爲患者蟠結於中外如潘薛之輩其醜正嫉賢而欲亟擠而去之者宜也然公忠義偪塞所得自見者國本一疏耳猶遲久而後定中扼於柄臣後厄於羣小至不得使其身一日安於朝讜言碩畫鬱而

不抒就其中同志如福清吉水諸公皆坐視顛蹶歎息而已不能一引手救何論其他丙啓之敗政至於網罟塞路讒夫高張於公之一去、、其機矣此豈獨公一人之不幸哉識者謂公不去必與於淸流之禍小人之忌公適所以爲公而安全之也然豈公之本志哉公尉廣昌日舉士而課之學宮延名儒秦先生爲之師士苦府試回遠則言於臺竟以名達學使者著爲例邑有白狼爲害傷人積千餘公檄於邑城隍神捕之立得遂獻焉三淫祠歲殺人男女以祭否則巫言且爲禍公下令焚其祠而民無譁者令餘干尤多異政有孝廉訴妹殺於其夫者夫監生陸某再殺其婦而及於孝廉之妹公受訴立至殯所將啓棺驗焉陸拊棺哭之哀公亦心動至夜夢婦被髮來目盡出手掐兩乳迸裂血流股體且以狀告其夫曰不爾吾甘受罪及啓視則席藁以生納於棺宛如夢中所見者夫詞服而前所殺之兩婦其寃并得雪宋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墓道爲守塚方氏所侵方宗彊其子孫茹恨不敢言公聞親勘還之爲文以祭忠定未幾雷捽其人擊而斃之於墓下如倒植然樹碑禁民侵佛溺女所活民女子無萬計公不以謫官自處盡心

政事廉潔明斷而本之以仁愛故凡所爲兩邑興革利弊不可殫述而民皆得蒙其利歌思之至今此其尤稱道人口者公家居三十年坐卧一小樓於書無所不讀著五經緒言史論手緝二十一史平衡錄醫學地理書各數種尤精於易有周易容光易會諸書皆晩年心得行楷法顏歐所讀書皆手丹之累數千卷天性剛直遇意不可若雷㧞矢激人無得撓者事過恬然不貯於胸待子孫威嚴若朝禮動必以法於鄉黨宗族以恩通籍四十餘年守先世遺產數十畝分毫無所增益租入不充而常欲節衣食以給貧者位不過四品闔門養重而人常勦然如利渉之及已萬曆季年稅使四出令韓盡括邑中契券所搜索盈萬金猶不已將開告訐之風名爲飛實意主於破碎富戶人情驚怖思變父老頂香至門求解於公公謁令使強出其契事得止邑人感之爲立尊德祠於北湖儒尸祝之而令遂切齒於公令故潘汝楨同里戚黨故汝楨之排公也益力然公自刑詣京師目擊時事遂無意於用世嘗寓書族人曰吏部以鬻爵官人兵部以封婚媢倭大臣皆持祿養交日夕如雷霆將然在頭顱上脅息無敢出一言爲天下者中原陸沉

恐不難致吾此身不可以再嘗試矣懼人怪吾狂言誠勿出其書自當時覩之宜士大夫之弗以爲狂者百無一二也孰知其應在數十年之後若親見其事而言之者然不幸公竟以守困老矣嗚呼使公之得行其志其設施亦未可量也公三子長諱思簡戶部司務次思素思復皆諸生崇禎十三年戶部公請䘏闕下從子御史思睿亦上言之有旨賜祭葬贈太常寺卿益異數云

帝城積雪賦

㵳凜嚴冬星迴次窮泉凝碧澗冱結丹楓乘坎布德潤物施功亦集維霰有來自空時則陽烏歛彩曜娥隱暉屯陰壘嶺連氣重闢始悠悠而颺颺旋屑屑而霏霏資清於太虛之表儲潔於重陰之涯聽之無聲望之有儀覽之無迹挹之有輝包括宇宙布濩王畿爾其爲態也及還其爲質也多妍若夫纖絛絕響萬籟澄寂微宇無塵連天一色瀌瀌徐逝緜緜交積若將散而復整乍欲分而還結方舞蝶兮更輕擬飛絮兮尤密南陽之竹千辭鮮西崑之玉枝懸潔至夫朔風鼓厲轉騰增勢合沓彯撇雜糅膠戾狀似三軍之行士馬假擾而騰裝又似繒繳之纏羽毛颸紛而蔽地動銀鋪與玉當拂文棍及彤砌路建陽而猶寒墀北戶而增悴爾乃寡通谷捎林莽棲鳥靜號獸聚九市迷塲三條惑路塡坎坷於危途息塵埃於窮步綺寮都護之堂青槐丞相之府吹簫帝子之樓挾彈王孫之塢莫不緣簷入隙掩映階廡炙笙簧兮會嘉賓羽觴陳兮日欲暮西山峨峨列樹斯羅呈綺分巘結素同柯巖封而翠屏時掩瀑凍而匹練長拖怳惚兮失修眉之遠黛鮑郎兮生極目之微波俯瞰上林遥

直長樂萬戶千門飄飄爭薄雲雀踶蹵而却依蟠螭承櫚而瑟縮金仙炫晃於層楹玉女掩婷於重楯皴寒威河冰去來盧龍舊壘駿馬荒臺望紫塞兮何處鬱黃金兮未開蕭條兮處士之扉彳亍兮先生之履漏正長兮天漫漫途巳窮兮徒延佇於是　天子御重茵之座襲翠鳳之裘詔公卿及庶尹諮萬方典九州延隱逸燭巖幽皇仁浹沛澤流從徵者挾纊負薪者忘憂炊家家而相接穫年年而有秋姑射之仙人自下洛邑之河伯同遊命太史而紀瑞獻從臣而賦詩瑞是同雲之慶詩仍白雪之辭辭曰筵桂椒兮白玉盤歌愔愔兮清夜闌恭承嘉祉兮不敢忘念吾人兮衣裳單歌既闋羣臣出閒端門事朝日

玉河春柳賦

望京邑之翼翼縱緩步於郊坰和風宛其入懷林鳥嚶其相鳴爾迺春日遲遲春路透迤流泉曲折列樹參差則有上苑移根灞橋遷植行行臨水枝枝遶地敝北陛而成關種西門而映肆騰氛霧而霏微寵平皐而麥對千株萬株婀娜紛敷或交綺陌或傍金渠故夫玉河之爲水也宛宛澶澶來自西山瀦而爲湖滙而爲淵踰乎高梁之曲入乎芙蓉之園森漫蓬池經乎上蘭彌望直視鬱乎芊芊何地無柳何柳不妍鏡清流而黛濃如洗倚列雉而腰細堪憐於時條風始扇日和景良草抽書帶鳥弄笙簧柔稊乍吐弱蔓初揚招要舞態演漾波光竦纖軀而不定曳翠帶之何長若矜粧以競冶間桃李之紛芳馳青烟於平樂遁餘暖於昭陽曹子建曾攀折而不忍桓元子雖對之而奚傷若其連遶積素荏苒百五裁開輕陰微停細雨林立兮姑射之仙人褷褷兮甘泉之玉樹綱芳姿兮濯濯宛深情兮縷縷黃鸝啼兮濕不飛羌管吹兮悲自語於是金張戚里趙李豪家佩舒蓮萼綬帶桃花俱將皓腕並按紅牙飛蓋於青門之側張帷於淥水之涯枝低繫馬岸曲停車絮隨髻而猶起影移

尊而尚遮亦有西京大夫南國上士仙鷂同遊斑騅
並轡問先生而得盧訪隱淪而過市玩絲陰之不已
俯帶影於遥海花輕似笑萊動如吟共憐碧玉并字
青琴展慇勤於遐矚恐幽思之難任至若王命夙臨
脂車萬里貧士失職孤蓬自起祖帳東門唯吾與子
眺愒石之遺宮歌蕭蕭於易水悽其夕照怡悵東風
折一枝兮岐路結相思兮萬重況乎巖棲澗染河陽
杜甾當衢到第連房珠箔莫不愛此妍華樹之芳陸
拂亡亡於宛轉之橋送客於逍遥之谷羲馭曈曨春明
漢宮斜鋪絅被半入簾櫳羅衫涤薄玉鞚飄垂襯衣

塵軟藉草泥融分標射葉別隊追風靈和則想風流
於張緒長楊則研子墨於揚雄時則有萍蹤遠客來
遊上國風翮經摧霜蹄屢蹶刺滅于懷經荒于腹撫
創無侶駕言出郭對開元之一株撫上林之三眠攀
條執枚久而泫然張平子以四愁成賦梁伯鸞則五
噫名篇巷有懷者物易感失志者秋易露自古羈旅
坎壈之子亦孰不欷依依於今昔而愴搖落於江潭

湛園未定藁卷六

墓誌銘　墓表　墓碣　碑陰

文學邵君墓誌銘

君諱儒榮字仲木別號懼叟無錫人君歿後予嘗讀
君之遺文而歎後之學者自科舉制興而古文之道
衰其患莫甚於今之所謂八股者驅天下之聰明才
智以從事於無用之章句終身濡没而不得出故其
間能以文章自見者必少年早達之士而老生宿儒
或不暇以為即為而不能工與不及俟其成因以湮
没無聞於後世如君比者何限也予來無錫從君仲

子紹棠讀君文財三十餘篇觀其所為顧太學子方
傳與陳太守墓碑私謂漢太史公之法不傳於今久
矣顧獨於君得之惜當時有司無知君才者而君儕
輩間亦未有商摧古今以斯文相砥鑛者故君亦不
能以功名自見即所得文旋亦散失不自愛惜以是
益落魄放棄其文亦不甚名於時以終邵氏宋康節
先生後元末有科貢士諱偉者來居無錫是為十世
祖明太祖定江南戸籍無錫獨虞邵二氏得占儒籍
故其家世業儒八傳為諸生諱某某生贈參議諱士
弘士弘生壬戌進士山東右布政司使諱名世即君

父也君少爲貴公子文采弸褷所交盡一時名士以其間選伎徵歌而觥籌交錯投壺蹴鞠之戲以爲常旣屢及省門不第視天下雲擾乃日與其徒勒習騎射爲鄉里守禦計自是無意於科舉之業矣連歲崎嶇兵燹家益落亦不復能爲向時豪舉日閉門誦經史子集常五六終卷其部帙行次前後皆可舉覆故其爲文悉有根底自君死後人稍知學爲古人文字乃鮮留意於經術而規模近似轉相標榜其風漸繁漸熾浸以成俗君信能文章矣然生平不自炫鬻及歿而猶無所稱於世而獨予竊歎賞之以爲遠過於

今之作者予之言果足重乎其或者不足以取信則君之厄於前而伸於後者亦未可必也君才略倜儻天性尤至孝初亂起獨走數千里抵山東從羣盜中扶掖方伯公歸其家巳邑中諸少年乘亂欲劫掠富人家爲變君密數其豪數人給之粟而以好言餌之謀益解邑以無事丁酉友人以有事逮獄者君間至京邸經營之事得末減歸而鬚鬢爲之盡白諸相往來遇緩急傾身濟之終以此竭其貲而不悔亦不以矜於人晚棲心禪寂常布衣蔬食日坐臥一榻雖文字之緣亦不復作然君年未老其氣力猶未憊宜可

久視徜徉於世一旦患左腋微痛針熨不得施五月而卒豈其所見者達而其中猶有未盡平者哉君卒於康熙乙巳某月得年五十有二元配唐孺人與君同庚先十七年卒子五人曰紹聞紹棠紹祖二殤女五人皆嫁士族紹聞等以今年卜吉合葬君於小嶺灣之新阡君之屬纊也家人泣問以後事曰吾不孝不能爲八十老父計何暇計汝等哉終無所言後三年而方伯公卒方伯公爲吏廉歿時幾無以爲殮其父子之間有足悲者銘曰

其才以窮其命之逢嗚呼命兮誰司之雖不吾以昌

厥辭我銘其幽君當知

山陰仲淵何公合葬墓誌銘

甲寅歲余與山陰何嘉延同客揚州郡署每言其先府君御史公事輒嗚咽涕洟不止而是時去府君之死已二十餘年矣今年復會於金陵得見故人魏冰叔所爲公傳略而嘉延亦自以所譔行狀遺余拜求之銘當丙戌五月江上師潰公棄官至剡之白峰自恨不及從亡則作詩投崖而絕久之復甦爲土人守之不得死隨逃入萬山中披薙從方外遊晝夜作苦猶自謂去人境不遠復瓢笠往來緇雲義烏諸山與樵翁衲子侶行歌獨哭傾頹枯槁終至于一死而後

已推公之心益無一日不以生之可悲而得其死之足樂也然公初嘗有意于用世矣其釋褐始令建平也邑故無城郭前令與築之未就公曰是東南門戶也不可以無完功城之浹月而工竣民不知役歲久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殆盡獨無入建平界者未幾以憂去蝗遽入北鄉於是民益以爲神補任高要端溪受黔桂諸流夏潦屢爲災即躬巡堤圩增卑倍薄而蓄洩以時遠近反受其灌溉清榷關之假手吏胥得上下其手者掔覈有定期商無滯賄官有裕課益公之所欲見於政事者方銳未已此特其一二不幸

又丁父艱歸隨遭亂未得盡試淛東事起强以御史名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不可支矣墮白峰不死後入剡介山事山主雲藏禪師餔糒不繼隨衆樵汲同事者皆爲公難之公曰吾視出沒風濤間瞬息生死者何如而敢自言勞苦哉自此遊益遠入山益深崎嶇崖塹蹣跚并絕所過皆留詩紀歲月過高僧郭蓮峰徵君李秘霞喜之結廬外之交館留崇聖寺聯床風雨三人者相對嘿語終日人不測其所以居數月而病作先是己丑四月公謂李徵君曰居此久幸少安顧此中常有戚戚者行

別于飛錫白雲之鄉耳今留一緘與家人遲其來則示之至是病困令出所緘書讀之曰吾茹荼磨勵齋志至此忝厥所生毀傷莫贖於君爲不忠於親爲不孝死後切勿棺殮我當暴野三日以彰我不忠之罪三日後火化入塔不得祔葬先隴以彰我不孝之罪讀竟而絕然其家仍以殯歸葬於會稽上竈之玉几山者以公本非出世者從公之初志也公娶商氏大理卿爲正子中書維源次女有婦德所刻苦佐公吏以成其廉隱以就其節者夫人之力居多後公十三年卒公諱弘仁字仲淵初中萬曆乙卯科副榜天啓

睒元卑恩以貢士試吏部得州守不就中庚午北京
鄉試丁丑成進士六世祖詔南京工部尚書高祖鎬
曾祖杲皆贈長蘆運使祖紘高江西叅政父光道贈
御史而母贈孺人陶氏禮部侍郎文簡公望齡之姊
也公性至孝未遇時事親能先意承志所求無不獲
人不知其貧然知其能貴而盡節於所事也少不爲
俗學所師友皆賢者旣習聞外家敎後劉公宗周講
學里中復執經其門癸未進士余公煌遠者字若木
志節士亂後躬耕山中自匿迹不與人接公之歸葬
玉几山也公子拜求其廬至余公卽許諾至期以舟

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詣墓側取舊衣冠
拜墓上事訖下山賔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追之固
留之飲食則舟中已炊粥一盂羹菜一豆取啜畢急
挐舟延緣去會葬者百餘人皆目送歎息謂非公之
賢余公且不易得致也子三人嘉廸嘉建嘉延俱守
先志不求仕今存者嘉延最賢有文行與余善女三
人長陳次駱次魯其適也孫五人思永愈永悊永嘉
廸出恕永出繼嘉建亦嘉廸出懋永嘉延出曾孫二
人經鈺經銈經鏐銘曰
隳於崖不死歸以息於此嘿嘿乎誰與爲徒生棄厥

家彼緇而髡吳別矣終返其室有鍰於縣孰禁不宜
孰謁不虞御史之阡

江南布政使司叅議前戸部右侍郎櫟園周公
墓誌銘
故江南布政使司叅議前戸部右侍郎櫟園周公卒
於江寧之里第逾年嗣子在浚摭次行事屬某銘其
幽某謝不敏則曰子無辭先君之志也謹按狀周氏
世金陵人始祖匡仕宋叅江西撫州軍事因家焉其
後三徙定居櫟下至公祖贈鴻臚寺序班庭槐遊大
梁而樂之因占籍開封遂爲開封人焉鴻臚生子文
煒即公父國子監生任諸暨簿能不卑其秩數以事
與令抗德施於民然終以不合解去公年弱冠即挺

拔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其天性儻蕩不羈飲酒歌詩
意豁如也庚辰成進士授濰令是時山左蹂躪所望
無堅城濰被圍久公以一書生乘障親集鏃其身城
以不陷事聞會徵天下廉卓行取授浙江道監察御
史未幾京師破乙酉詔起公以御史招撫兩淮尋改
兩淮鹽法道陞海防兵備道遷福建按察使踰年陞
布政司右布政尋轉左首尾在閩八年其以按察駐
節邵武也邵武在萬山中嘯聚彌山谷城外烽火燭
天公權宜治軍事募敢死士日開門轉戰谿谷間多
所禽獲夜則獨坐譙樓上仰天長嘯賦詩高詠衛士

擊刁斗聲中夜與相聞事少間建詩話樓祀宋嚴滄
浪其上名邑諸生能詩者日與倡和境內益安任左
布政使釐剔宿弊老胥束手小民受惠至不貲而後
議者猶摭拾不根以相排陷自爲右藩時屢奉檄歷
署建南汀南漳泉諸道皆數反側危地人所顧却不
敢就獨單車往來鋒鏑中百方經畧所至輒見紀故
自內名出境及被劾還質質竟傳逮復入都百姓皆
扶老攜幼頂香迎道左爭奏酒食勸盡觴或閉里門
撤橋梁阻行不得則號哭聲動天竟數百里已乃建
祠立石俎豆之自其去淮南時已然而莅閩最久故

民德之益深長老相傳自來方面使臣去任無若此
者閩詩人高兆作四泣詩紀其事初公以左副都御
史徵上章言閩事報可又荅有所建白頗摘抉用事
者驟擢戸部右侍郎而閩者咋舌曰禍始此矣未幾
督臣果飛章劾奏詔赴閩勘比到前督已罷去會福
州海寇亂撫臣藉公威重使分城守當一面賊大創
去城得完公功第一然謙弗敢言囚服退就質按察
使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冤狀剡狀上中丞時久旱臏
具雨大澍民爲作歌曰束卷雨云彼逮下刑部訊秋
有詔朝審部院大臣下及各科道官東西以次剡有

頃兩吏舉大旋前後獄詞凡數十案滿簋實中庭公亦自刻狀一通出袖中傳示諸大臣諸大臣讀未竟於是大風從西北起揚塵沙蔽天旋入庭從手中掣所讀紙直墜空去人吏披靡天地晝暝晦人對坐不見面公獨跪階下叩首呼寃口不得發默自念曰天豈哀我耶吾死生此刻決矣頃久風定冢宰倡言曰天意如此此獄可疑於時同刻者齊聲應曰可疑堂上下環刻數十人無一誰何者故事獄上可疑者報聞卽釋而是時適傳恩赦凡已論囚概減等公反以赦例當隨輩徙塞外待春發遣繇[illegible]大行遺詔免尋

以僉事出青州海防道公生平喜為詩凡按部所過山川風俗及臨陣對敵呼吸生死居閒名客讌飲詼啁吹彈六博揄袂獻笑無不以詩為遊戲心拈口授吏不給書而頌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銀鐺纍纍呼謈聲如沸手拳據地頎伍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素與黃山吳生善吳從公獄中久其為北雪詩序略曰記初冬余與生夜坐為詩漏下數十刻嗚嗚吟不止或至心傷則相對泣嘗對臥薄板上忽聯句成兩人攤敗絮從口吻中溫不聿露臂爭

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其高致如此按青治如在閩時歷參議江南督糧道復遭劾解職聽勘事解尋卒公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握齪拘文吏當大疑難輒斷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解者自筮仕卽在兵間尋擢臺職益欲以意氣自奮不幸遭亂歸才為時需十年之間晉歷卿貳然時時與世牴牾庚戌再被論忽夜起徬徨取火盡燒其生平所纂述百餘卷曰使吾終身顛躓而不偶者此物也辛亥冬某遇公西陵佛寺留飲歷數其少年來意中得失事拊几瞪目太息謂余曰吾與子相見今無幾今我

年六十子歸為我作恕老堂酌酒歌而已恕老堂者公所居著書處也余渡江詩不果作然竊歎公之才其轗軻歷落而老且衰於此視其中默默如不自聊將遂已也循公之迹攷公之志則古之大人君子其身尊名立人望之若不可及而當其壯年逾邁俛仰身世出處盛衰之故其皆有不自得者乎則夫世之辭富貴而就貧賤寧獨善其身以置生民之休戚理亂於不顧至于老死而不悔者彼亦誠有所激也嗚呼可以知公矣公好獎與後進嘗賓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諸所嘗經過雖深山穴

處中物色無不到見少年能文士觭辭隻龍立爲延譽或數屏車騎過之出其名字老生貧交相依如兄弟其爲文及詩機杼必自己出語矜捌獲不蹈襲前人一字劌鉥湔灌而歸之大雅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客談說古今圖史書畫方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爲常公諱亮工字元亮別號櫟園元配馮淑人生子五在浚國學生考充官學教習在延庠生在建在都在青皆國學生孫男女四人卒年六十有一將以某月日葬于某原銘曰

謂莫知耶爲大司農謂逢其時胡蹶而終詭譽偭規滑稽乃容余不忍爲奚辭固窮烏石巍巍滔滔大江文蒸武施唯公予功公之德威汔于數邦肆我文辭砭鍼瞽聾萬派千枝于海朝宗如貢待撻如懸待擿晚歷嶔崎益放而洪誰其司之命彼祝融悠悠我思蒼蒼彼穹北山之崖嗟櫟園公

掌京畿道事監察御史任公墓志銘

今年夏四月二十有六日御史任公病卒於官嗣子筠偕其弟塤坪將以某月日歸葬於其鄉之某原以狀來請銘按狀公諱玥字少玉希庵其別號中順治十五年會試十八年成進士康熙八年選知山西石樓縣事考選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鹽政回院晉掌京畿道事卒年五十六歲任氏世大梁人始祖仕宋爲高密尹家焉名其所居里曰梁尹社曾祖鎧太原府通判祖澄父復皆邑文學復贈如公官母鹿氏贈安人初公兄弟四人伯瑛早卒仲琪季玥相

肩隨受經外傅公姿性開敏所讀書過目即能了其大義弱冠操筆爲文已與兄琪齊名矣乙未琪第進士積官至禮部員外郎後三年公遂聯舉南宮會闈贈公疾不待廷試立馳歸時禮部亦解登州學職歸養公與其兄弟三人侍疾視藥劑溫涼燥濕問起居食飲宜適與否必謹沒則盡哀歛送以禮由是鄉里稱之其爲石樓也邑故磽瘠民間不知紡織公令家置紡具教之法月責布一端賞罰其勤窳者於是民始興於婦工縣去河東解池幾千里而食平陽鹽轉運萬山中勞費以數倍民苦淡食公議食汾鹽固請

於上官乃得民至今蒙利御史巡城時以軍興攤門
秖移屬於正額外無敢私分毫入視鹺政疏劾巨蠹
爲商民患者釐剔夙弊盡根株乃止還臺封章十餘
上中如免粤西帶徵錢糧及軍政宜與大計同行請
爲宣聖廟立碑疏俱得旨施行然公意猶未已也每
朝回簾閣據几伸紙舐筆摹晋魏人書數十行濃淡
疎密皆有意謂子弟曰吾作書萬慮俱遣亦收放心
一事然知公者以公雅不好矜窺其微意如有不自
聊賴者無已而託之於書又卒晦其說如此雖子弟
不欲令其盡知可悲也公素友愛自前年冬禮部去

世明年弟明經繼之日益傷悼不自勝遂至不起初
公以御史需次於家邑大歉與禮部捐粟三千石食
餓者所全活數萬人故死也人莫不哀之遺書有敬
事初編二卷元配閻氏累贈安人繼丁氏封安人筠
閻出貢生塤坪丁出塤邑文學坪舉人女三長適諸
城候補行人司司正李濰潤次適邑文學王自惇次
適登州文學沙汝肥孫三士錡士銘士鉽銘曰　爲
吏也艮躋於廟堂嘉言用彰不容容而居不逐逐而
趨命止於斯而志則有餘落落寞寞其中有託豈共
於世有不如意不歌而喟世眞可棄澤未究施算不

久視徜徉於世一旦患左腋微痛鍼熨不得施五月
而卒豈其所見者達而其中猶有未盡平者哉君卒
於康熙乙巳某月得年五十有二元配唐孺人與君
同庚先十七年卒子五人曰紹聞紹棠紹祖二甥女
五人皆嫁士族紹聞等以今年卜吉合葬君於小嶺
灣之新阡君之屬纊也家人泣問以後事曰吾不孝
不能爲八十老父計何暇計汝等哉終無所言後三
年而方伯公卒方伯公爲吏廉歿時幾無以爲殮其
父子之間有足悲者銘曰
其才以窮其命之達嗚呼命兮誰司之雖不吾以昌
厥辭我銘其幽君當知

文學馮君墓誌銘

元恭以庚午年十二月某日卒去年余南歸其孤用潛稽顙而謁於余曰吾父之卒前數日自整比其詩文數十卷已命某從牀側盡讀所爲詩某篇宜存集中某篇宜去戒曰易數字而後存者讀旣命復之某曰夫子之病亟矣願少息則道誠喪事宜一遵家禮斂以深衣巾屨不得隨俗作佛事凡故人所親厚者各以占書與之訣又曰下窆宜有銘以請於執友姜君吾平生其所知也初余與君交時纔弱冠居相鄰也始用詩詞相倡酬已應諸生舉去爲時文俱不意

傳則學爲古文每晨坐談論至忘寢食巷中兒爭笑以爲癡及余中歲負笈遊四方爲衣食計又數從鄉舉未能卒業斯事而君獨家居能日致甘毳侍養太夫人以其暇溫習經史汎濫百家屢從方外人游究其宗旨性又通悟洞解樂律旁曉青烏遁甲家言時時爲人說之城北郊故有宋楊文元公慈湖書院於是又與里中耆宿朔望詣爲講學之會雖應舉業亦不數作故三四十年閒元恭之文日與道偕進而余爲文至老不能自名其家至於性命之學槩乎未有聞焉凡此者余之所以有愧於元恭顧元恭有勝余

無不及也猶憶往時閒里人有暴死者余曰是不知怖死亦省諸苦元恭曰不然夫臨時須了了彼神識昏憒如何離得生死及觀君彌留之際若眞能談笑於去來閒者然後知向者慈湖之會君蓋實有得力至此而始驗也君嘗獨處一室垂簾靜坐其中晚益不喜以學道爲門戶雖講學之會亦不復舉務在躬行而已而近來標榜爲名高者競牽挽之使入竟掉頭不一顧君豈固以求異爲哉夫亦誠有所見於中不可奪也自君沒而余之道益孤講求亦日益廢其將終其身以託於無所成也故於志君之事有餘痛

焉君諱宗儀姓馮氏元恭其字別號曾菴曾祖光祿寺丞諱某祖贈刑部員外郎諱某父諱文偉明崇禎丁丑科進士歷官揚州知府以文章爲名太守母楊氏封恭人娶通山令周某女生三子長用潛邑諸生文與行足世其家聲者次用準次用潤女二適太學生王某諸生周某皆前卒所著有春秋三傳譔案三禮譔案律呂譔案文集詩集各如干卷君以癸卯年遊京師館於大司寇徐公邸踰年病胛歸後再往病復作歸僅兩月而沒其歸也徐公資之行至膴其沒也許文表其墓而助之葬銘曰

厄而身亨而道年五十九不爲夭羣挽推我無動一
人同之可謂衆生不虛甃以正弗之有悔視治命葬
三年如有待爲我助者其東海

太學生謝君墓誌銘

君謝氏諱謣昌字殿侯以康熙壬子歲十二月初二
日沒於京師而葬以今年壬申之三月壬子者方沒
時以孤幼有待也君將葬之前月仲子緒欽持伯父
大周所述行狀謁余舍請銘殿侯從余遊久其行事
余所諗知固不待狀而信而大周之述其弟無謏辭
余故按其狀以余所見附誌之槩君爲人沉靜不能
腆篤於孝友無他聲色嗜好雖羣從相聚闘棊賭飲
君默然無所與吟誦之暇正襟寂坐而已旣補邑博
士弟子員丙申丁酉間從余爲制義時余尚年少見

君兩房兄弟十數人登梓山會課競出意見恥蹈襲
爲文多儻蕩雄邁之氣而余亦攘臂其間以爲文家
務出奇無竆當如是獨君持論根柢先正操筆不苟
下凝思良久必會文切理合於法度乃得止及成出
示同學者余與諸君未嘗不稱善而其尊甫給諫公
尤時時賞愛之以爲不後於諸兄君狀貌白晳豐下
大耳準制法當得壽以貴以故給諫公屬望之頗切
無何公捐館封太孺人老病在堂君兄弟皆尚不得
歸君奉太夫人盡誠敬適常侍食飲次陳說古今史
傳所記載事蹟嚌雜兒女啼笑並作冀以此慰老人

歡退而竊歎孫孫懼終不足以當大人意遂銳意入京遊太學經年忽患疾氣逆上自漏初刻至夜分死時從兄御史膺在及兄子明經敬躋在邸中與訣口不能言引敬躋手以指畫大人兩字於掌上遂瞑其死不忘親如此可銘也已謝先世宋平江人建炎進士諱宇爲定海令遂家焉曾祖大綸以仲子潤仕明萬曆間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如其官父諱泰宗進士令番禺陞工部主事改兵科給事中元配梁氏封孺人生四子最後得君生甲戌年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三十九娶董氏子男二人緒禎緒欽俱邑庠生

女三太學生任瑄玉邑庠生王之純及丁慶蕃其壻也緒禎兄弟卜吉葬君於雁蕩鄉之新阡銘曰

韓退之之哀歐陽詹也曰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者與嗚呼君於遇可謂不幸若之志視詹可以無媿方君之生也才而父知之其死也母哭之哀比其葬也下從其兩親以遨以嬉而又奚以悲

贈工部營膳清吏司主事加一級張公墓誌銘

余至都之二年歲癸亥秋今工部主事撫寧張君有園在阜城門外東北陬修禊高故事置酒召客南北知名士會飲者三十餘人於時主客衣冠濟楚揖讓登進禮容之盛尊斝几席圖史之設上下池館流羽花竹客無不灑然意得者酒酣以往分曹限韻各賦詩一章以退蓋是時都下文會寂寥久矣明日相傳以爲盛事余亦因是始識工部君先是君尊甫贈光祿公已棄世二十餘年太夫人在堂君自是以終養告反津門矣數年太夫人卽世工部君旣扶柩數百

里合葬於撫寧某原之舊阡而以隧道之辭屬余者以光祿公早沒渴葬銘詞未備且以余之獲交於君習聞其家世故也公諱某字　某世永平府撫寧縣人少孤貧嘗躬耕塞下獨用恩意徧結其裨帥使約束所部無擾我閈里賴之耕作以安於是豪長者群推服以爲能久之不樂葬其父母服闋隻身走京師隱君某公者一見奇之妻以女遂家焉卽封夫人某氏者也公涉獵書傳其依傳經義欵曲爲人言仁義忠信之道若老經生家閒人善稱之不容口卽見有過揜覆之如不及於前代史傳興衰是非得失之故

娓娓談說洞中肯棨如身與其事者時爲人謀議事後不失銖毫以故縉紳先生咸樂從之遊所居幾陋巷席門車騎過從不絕也後從家天津稍事居積家益大饒然常所餽遺賑恤費累千金松江守張君未第時落魄無俚賴公經紀其家用及爲吏貧不能之官織悉皆取辦公無倦容公沒而張爲制服以報其感人如此年五十七卒卒之時工部君始七歲夫人則舉昇券簿籍悉付之公仲弟長齋誦經絕口不言外事而家政益修勤張氏戚黨歲時來者虛往實歸爲工部君廷明師廣市書籍以資其學業工部君以

藐然孤童得遂成立夫人之力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公卒于康熙癸卯年某月日三世皆以工部君贈如其官惟古之制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爵不上逮也自南北朝始有封贈其祖父而自父以上官以差殺未如近制之隆厚漢置武功爵官首補吏與今例畧相似然爵從得至第八級樂卿止耳獨工部君績學登朝發華蔚起贈及四世階崇一品（誥贈光祿大夫）遡厥發祥所自既受多祉僉曰宜哉雖朝廷一時推宜之制所以彰善勸後者至矣工部君名霦孫五人銘曰

始嗇終豐以道不窮既豐而施惟有其子非惟有子內教克理紫誥煌煌命服有章或被於身或貴於藏襟海帶關我藏孔安是爲善人光祿之阡

周節婦墓志銘

陳子大成以其祖母周孺人之銘來請曰願有述乎曰孺人守節之始末可得詳乎大成曰吾祖母年未三十而寡八十八而壽終既寡之十餘年某父母又不幸俱沒撫某不肖孤零丁孤苦猶幸上無奪志之親外無侵凌之暴故得以安守其志節而不至有毀面裂身之慘可以驚世而駭俗者雖其更歷五十八年而名不出于閭門然至今居吾里者見吾祖母之終始不渝其志莫不交歎以爲難能見其雖老而强飯享逾中壽又莫不以爲所宜得見　兩世之無所成立而不得以養又莫不以爲天道之無知而爲善者之爽其報吾祖母之賢其在人耳目者如是而已唯是大成孤賤不能上于朝而褒旌之如禮非子將其志而述之則後世何傳予謂婦人之道無非無儀故列女之所錄者蓋少其可傳者以其處變而能著爲奇節以列于後世耳至于履變故而不失其正匹匹梏杜如孺人者卒立門戶此中庸之行君子之所樂道也孺人夫某子某孫大成某月日大成以其柩合葬於某原銘曰

婦一終士固朔執渝之視此封

戶科掌印給事中黃湄王公墓表

戶科掌印給事中黃湄王君以今年三月日卒官於京師其孤幼也越月而其仲弟明經又維自關中奔喪將以其孤奉柩還葬於郃陽之某原而哀不自勝過余請曰吾兄行治吾已謁竹垞檢討銘諸其幽矣吾懼無以表諸道謹伐石爲碣待子之辭余曰可哉給事之於余厚也亡忍得無言君諱又旦字幼華黃湄其別號世爲西安郃陽人順治十三年以經魁其鄉明年戊戌舉禮部己亥殿試成進士需次選人而南遊吳越間與余邂逅廣陵是時君年甚少見其精研詩律分刌節度辨入毫芒謂再遲君學力當於古人中擅長不難耳已相別十年許聞其爲令潛江有治績如古循吏又數年聞其入爲給事中論事大廷不激不阿惟事之宜如古所稱名諫臣以是悔吾向之以詩期君者尚未足以盡君之能事而君之好詩也亦愈甚益工自京師士大夫上舍名宿遠方遊士以詩請業者君與之辨疑送難獻酬竟日無倦容經其指授皆有家法雖　天子亦聞之時對侍官稱其才僉以君當得大用使其聲施烜然然不幸以死故聚而哭君者歷時有餘哀是亦不足以見君之賢矣

乎君初筮仕當得推官後例改爲縣始至潛江親履畝定賦杜豪强侵占葺長堤扞漢水決嚙建傳經書院築說詩臺興起逢掖以禮讓値寅卯方事之殷縣居孔道征調旁午君糗糧芻茭無所缺臺司倚毗民忘其勞既爲言官復疏湖北隄工協濟之害令荆郢分界治隄絕委卸而專考成得　旨報可已改戶科掌印典試粵東還過南海花山建議於其地設縣治爲盜淵藪　旨又報可君之盡心於所職雖去不忘其民雖其暫時經歷之地猶欲爲國家計久遠如是然君當試事之竣也邀屈山人大均登羅浮極頂訪

白鶴峰址蘇子瞻故居還泊彭蠡躡匡廬眺望五老峰下久之乃去皆有詩數十首紀其事其意方自快極耳目所未經有飄然遺脫塵埃之想而視世之一切建功立名者若不足爲君又自言吾所居芝川舊廬中條當其前龍門太史公祠踞其左山水奇勝當日讀書其下及爲縣案牘倥偬呻畢不廢以此記誦日益夥而恒苦於無所自得夫詩小道耳不足事吾行謀告歸先人之敝廬益陳書而觀之以求夫古聖賢者之用心而致力焉庶幾求其自得於己者也其未寢疾前一月猶秉燭爲余言如此今君既不幸以死則夫世之所交口稱君者舉非君之志而君之志之所欲爲一旦奄棄於不及爲者又孰傳而孰信之哉此余之所以尤悲徒致歎於天者之無可如何而已矣君儀觀豐碩胸中廓然無滯吝與人交披露軒豁既貴二十餘年兄弟尚未析爨明經君每言及必涕兩下則其生平友愛可知也父㕓南誥封文林郎母康氏封孺人娶范氏繼張氏皆封孺人子嫣側室崔氏出君前年自嶺南歸喪其七歲子倫以此積傷致損而嫣今纔五歲君沒年亦止五十有一則造物者之於君誠有不可得而知者矣

旌表節烈湯母趙恭人墓表

前代自崇禎之季盜賊之禍極矣李自成以三輔劇賊鈔掠自關以東徧於中原而河南被兵始自庚辰間屠殺尤慘當此之時朝廷日責諸臣以死守其間偷生鼠竄歸命司敗者接踵而有司與其鄉之士大夫嬰城固守力屈被刃肝腦塗地者亦往往而有然恭人趙氏以一婦人而能與封疆死事之臣爭烈至於罵賊不屈視死如歸此其所以尤難也恭人為睢州文學孝先湯公元配子參政君斌時對予言其母事輒涕下不可止方河南未亂時連歲苦旱蝗既自

成擁衆數十萬蹂躪開歸間睢旁郡邑皆陷恭人時邑邑對孝先公嘆息泣拮据為其子女營婚嫁如日不足者明年賊大至參政從其伯父讀書城北山莊聞難奔赴門者止焉不得入謂孝先公曰我所以遣子者正以今日也今來則俱死無益于孝往止之於是孝先公登陴及其兒與子相望而哭已相訣去城破孝先公負其母逃葭葦中獲免初邀恭人偕往恭人固不肯曰吾誓與此廬俱盡矣解衣帶自經不死投井井眢家人甫縋出之而賊羣至環脅以刃益罵不絕聲遂被害時三月二十有二日也十餘日參政

歸哭而殮之尸猶如生恭人姓趙氏世為望族孝先公諱祖契自恭人始歸其舅姑以為賢孝先公積學有孝友行而恭人能佐之以不解臨賊時猶力謀脫姑於難性諳書課參政讀率至夜分乃止其宅懿行多見傳述中故予不盡載而亦有不必載者蓋人之能不亂於臨事者未有稍苟且於平日者也恭人既沒十一年為皇清順治九年參政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進檢討遷陝西按察司副使用覃恩封孝先公如子官而贈母為恭人又三年以巡按御史奏旌其閭蓋贈與旌同被者異數也若乃加恩於前代之

死節者此又古所不槩見當時 世祖思以節義移易天下而發其尊君親上之心既下禮臣褒贈明懷宗殉難臣十有四人矣恭人亦遭逢遇會得膺斯典嗚呼盛哉恭人殯在堂其年九月黃河驟決城郭廬舍湮於水隱與俱沒後孝先公卒始得出而合㘸於本州澗岡之阡距恭人沒時垂二十年矣恭人被難年幾三十有六自革命以來所在草竊芟刈湮銷塵滅而恭人之墓獨與山川之英靈同其不朽里人為建祠祀之此可見節義之報遠矣予特綜其梗槩揭而書之於隧

叅政守孔伯後可陞江西以父老謀所以歸養若
例有兄弟者不得終養而外官賜告非特為不得
起叅政病故有與母幼弟嘗事惜其才欲令權宜
請君曰柰何以此欺吾君也且吾父老而絕憐愛
少子今謂無兄弟而歸吾父聞之必不樂是失吾
所以求養之意也竟以病告遂致其事時年纔三
十三云今年予遇君於惠山被服寒素如諸生從
兩蒼頭其橐蕭然而君不知其貧也然君嘗徧行
天下求能文者以表揚其親名而辱以及予豈不
為過哉予以恭人之節宜有傳因不揣其陋而為

之且志君之事於右按古者仕不出境其時之為
君者猶時有所體恤而遂其將父將母之意唐宋
士大夫間得請近便地就養今仕者萬里隨牒養
不得顧其私或計不獲已惟有棄此而山林耳一
則人情為可憫一則人才為可惜其於為國忠厚
之道恐未為得也因君之事復書以志感

誥奉直大夫張公墓表

君諱□字其大典人祁大化太平府知府父岡楨邑
庠生君承籍家世孝友慈惠動合矩度克無隊先人
清白聲爽而有賢子曰廷琛自君沒後益讀書砥飭
名行用能遂　國榮寵以奉直大夫之誥贊君泉壤
而贈君元配趙氏為宜人於是君之隱德益著聞遠
近有墓在京城西核桃園祖塋值今康熙紀元庚午
君沒已三十餘年矣廷琛謂不可無狀辭隧道使君
隱德著聞遠近者幸不泯沒於後世且以彰　國家
錫類之恩於無窮於事為宜乃以狀介河中吳徵君

天章請辭於予徵君予友誠篤人也述其善也益信
始君雖食貧喪其先人祭葬皆盡禮既饒樂施不名
任俠而親疎各賴其濟平居與人無爭亦無所詆侮
趙宜人以勤儉恭順佐之行益修年六十三沒沒之
日執廷琛手誡之以不欺談笑如平常趙宜人進曰
公一生辛苦得力正在此時君笑曰我此事向煩汝
多屬耶遂支頤而逝其夫婦之間類如得道者宜人
生望族以未亡人持家十六年內外井井卒年六十
有八子一人即廷琛候選府通判恩加一級女五人
皆適人徵君謂予曰雯處津門久交其里人里中稱

善人必先張君君嘗自言生平行事無一不可告天地者里中人聞之皆曰然嘗以女心疾禱於神祠拾燹神座下得方方藥五種取歸試服之疾良已至今其家用其藥施人多得愈蓋誠信之孚也如此予故不斥其怪而謂此亦足以表君之墓云

文學李君墓碣

平原李編脩述脩先生之弟曰文學靜庵君諱潤者以去年癸亥五月卒於家編修哭之逾年除服而不忍也葬有期矣謀於余思所以抒其哀者且曰甚矣吾之不良於時也吾自年十八先大夫僉憲公見背時家中落太宜人勉吾兄弟以纘承先志而弟之少吾者兩歲體羸然弱耳然獨能攻苦淬厲屢試於場屋俛得復失今春秋僅三十七竟以諸生食餼終可爲悲矣吾前年喪室程次年復哭余幼女淚日漬枕席間弟知吾之不樂也思奉母京師以慰余懷臨行

自筮得蹇占之下吉不果行而吾母獨來浹月而弟訃至矣吾不忍吾母之嗚嗚哭也聞弟屬纊時口呼母不絕聲曰吾則已矣垂白之老何以堪此夫其身死之不恤也而母之遺痛是憂焉噫吾弟孝子也又曰弟生平與余讀書寢食無暫離自余得第後聚首日始益寡然猶間歲一來京師來輒連床談日夜不休嘗語余曰比頗究心方外旨知其言非虛設顧人事紛擾轉瞬老矣可爲傷悲其意欲規余以學道而不料其身之先沒也悲夫弟性沉靜於人事寡所與葦簾綁几展玩經籍終日不妄謦欬人過聽之惟微

聞繙紙聲而尸又語岐黃家言老母在家善病按法調劑數得無困今弟卒而吾母思歸愈亟吾向之所以得安於此者徒以弟在也今復何望哉吾行侍母歸哭吾弟矣子盍爲吾辭而誌之且弁藉以抒吾母之哀予其不可以緩余素閒編脩君內行脩樂交其人幸得以編纂之役追隨於史局者有年今復將別去因如其言而表之於墓道非獨爲靜嵐君賢也亦庸以見編脩之孝友而志余嚮慕之私焉君父某進士仕至按察司僉事母某氏封安人娶某氏無子以編脩之仲子某爲後

明經李君墓誌銘

泗之盱眙有兩賢士曰李生㬅瑞嶸瑞同舉新令選拔貢生來京師謁余於邸舍先之以詩各一卷詩皆有家法余覽而亟喜之問其所從學曰噫先君之教也他日又來狀其父世系行事稽顙而請曰先君即世四年矣而墓尙未有銘蓋濵之也今遇夫子而不得銘吾無以慰先人於地下余辭不得按狀君之孝也爲母疾千里致醫得藥必親嘗終喪不室處其仁也環里門親黨之貧無絕炊者其重朋友也海內名士道經淮泗者視其家恒若歸其泛愛也雖書畫星

曆醫相之士博徒賓客之至者無不館而食之其少時常負經世意高視濶步氣凌其儕輩已而志不就潦倒諸生間中遭放廢者數載雖人事錯迕亦若有天厄之者然久之始援　恩詔貢入太學而君已病矣君廣涉書傳伸紙爲文立就然性尤嗜詩而特工既得病坐卧一小園對花竹玩魚鳥欣然移日好友過從必强起延坐留飲食飲必賦詩晝以繼夜酒闌燭跋童僕偃𠎝或至日高舂倘倚床若索句不休自卧病二十年之中坐無一日無客客至無一日不吟風雨寒暑以爲常竟君之卒歲君諱某字某別號西

園卒以康熙二十八年丙寅之八月某日得年五十五元配王氏孺人繼王氏子二人即崍瑞嶸瑞女一人適宋子僑其先世茶陵人始祖文選與明典以軍功授衛百戶鄱陽戰沒于寧藩職調衛泗州遂家盱眙焉祖某處士父某太學生其從祖官行人紹賢當武宗時直諫廷杖死追贈忠端者也公既好為詩崍瑞兄弟曉勸止之曰爾毋然我吟得佳句體為之輕詩不啻藥石我矣以故君詩多幾至萬首今存者僅十之一藏於家銘曰

詩道性情發神智兮滯淫結轖和扁與試兮沈思綿

緜和湯液兮劃然理脈鍼石發兮以詩為醫形往神留兮靈氣恍惝往來此丘兮如聞吟諷聲宛轉兮與俗刮除腸胃浣兮嗚呼君不尚有後其傳克遠兮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沈公行狀

公諱某字幼升先世自吳興分居華亭數傳至中書公生三子季諱某禮部儒士始占籍嘉善是謂公五世祖曾祖諱某邑庠生祖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公其長也公讀書務為有用之學補博士弟子員嘗赴省試值歲大祲道饉相望目擊慨傷悉解所齎裝賑之垂橐至會城稱貸竣事隨丁內艱哀毀逾制而是時明季荒亂相仍奉父雲嵩公流離播徙墟落間躬造次諷誦不輟及事稍定返查溪舊廬日課荅頭農事遍覓佳花果環植園前後擁書數百卷其中所愛唯

陶杜詩晨夕微吟或與鄰翁溪友量晴雨話桑麻蕭然有世外之想是時遂不復習意舉子業矣會歲復大旱查溪左右百餘家皆乏食公出廪粟五百石貸之而不責其息曰吾不忍獨飽也公家僅中人產遇疫癘則施櫘遇饑則倣朱子社倉為廣仁會生平所折券以百數晚聯吟社與其徒以各生日放生人謂公所居處民物俱被其利其仁愛如此以是鄉黨皆推為善人君子鄉飲酒禮積廢久矣至是得公翕然以為重然公天性孝友所施尤篤於親故世父沒無子雲嵩公悲不自勝公力為經營喪葬雲嵩公卒為

之皦哀　姊錢貧寡撫弱甥爲其娶置室其他所爲具
稱是與諸弟游處欣欣然無一日離也某嘗識公二
十年前既編修君爲侍從京師公來視與相見執手
道故見公顏色迴少精神充溢於時編修同年友雍
丘劉君粵西鄧君尊甫皆以迎養來京灘江黃中允
父某公亦需次　都下數家父耇顏白髮扶杖過從
是年冬適遇　覃恩皆得受封兩代拜恩闕下時公
年七十矣編修君以所得校書文綺之賜製襲衣上
之公服之而喜誡君曰宜勉力無忘上賜矣一時中
外相傳爲太平盛事既歸踰年編修欲拜疏南省公

寄書止之曰吾行治裝北上且儲糗舟中矣未幾家
人以訃至比予返里往弔其家其邑人往往稱述公
不置云公以康熙庚午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
一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元配贈孺人陸太夫人
先公十餘年卒公思其德不再娶云子辰垣康熙乙
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孫男五銘孝附側監生銘愼
邑庠生銘新一殤曾孫二編修君將卜吉與陸孺人
合葬於某原謂某曰君幸知吾父願有述也某不敢
辭謹狀

光祿卿介岑龔公墓碑陰

光祿卿龔公以官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丙戌歸
葬宮詹濟南王公志其墓王公初郎戶部與公同官
相善也故紀其治行特詳公以幕僚起家知縣事洊
歷戶兵兩曹而爲戶部最久後由山東僉憲分巡通
永道陞江南安徽布政司使內遷太常卿改光祿卿
始終多居錢穀要地出納平準胥絕乾沒政不麗葺
公私交藉其利而居無十畝之宮無食租衣稅之入
遇事飈發沈機立斷如抑伶人之暴橫鄉曲執侍衛
之詐傳　救旨事尤奇偉而與人樂易恂恂長者一

意當官遏請屬鋤豪强嫉貪沓人罕得以私干然雅
好延禮名士幸舍常滿聚書至萬餘卷以故公子翔
麟弱冠即有聞於士大夫間人皆謂公才識使得秉
節鉞整肅一道必有可紀迺廻翔九列者二年竟得
疾捐舘舍　上方有意用之盤錯而公不能待矣任
不充其才施不竟其志余讀濟南公之志而惜之友
人朱檢討彝尊與公舊爲余言公當明崇禎末流寓
昌平時李自成陷京師昌平已爲賊守密雲副將張
滅帥兵至射血書城中諸生孫繁祉艮白希賢等反
城出縛賊渠磔之以僞署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陵

側陵卽田貴妃藏也凡地宮側書其皇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前時倉卒不及礱石用瓶朱書之鈐之以鐵皆出自光祿手公憤賊不討屢以忠義鼓激其士民賊之殲公與有力焉然終不自言也蓋其徼時節槪已如此檢討又曰光祿爲余言壙始開入石門地甚窪濕衣被物多黦黑被錦繡裏皆用布長明燈油僅可二三寸許缸底盛以水金銀器悉鍮鉐鉛充之時同入者皆咎當時內官胃破非也田妃寵冠後宮其下里物至瘠薄如此蓋由思陵儉德故然此公之緒論以有關事實余故弁列之碑陰

故徽州知府前工部郎中復齋秦公誄有序

辛丑年正月十四日甲子故中憲大夫知徽州府事復齋秦公卒嗚呼哀哉初其獲交於公爰自壬辰歲少讀其文長識其面自後數奉名節歡然若平交又重之婚姻十餘年於玆今公旣歿矣其哭必不得聞伏自思念公平時所樂稱者吾文也愚不自揆敢託於旗旐公初釋褐旋出守新安甫下車渡江難作公意欲有所爲不果就遂歸溪自晦匿隱姓名不出方其與長公讀書東山公襆被就宿良久從者皆散去夜起傍徨與余促膝語平生事意慷慨殊壯余謂公

幸春秋强遂得無意於世乎公默然因啟戶出視天陰雲蒙羃雨聲摵摵林樾間還坐不樂出示所知相邀致書數十紙流涕謂余曰吾殘生終不能作此等事留我餘福以待子孫矣然公矢此志未嘗以聞於人聞者亦不解也顧謂余唯公足以語此嗚呼公今已矣某隻影落拓蕩然州里仰面無與告行且杖策江南北間發抒其胸中不平之氣念公之歿而不聞某之言也辭曰猗歟中憲葉公是肆有宋不競播遷江滸奕奕丞相德流千禩遘難去國爰疋厥氏唯公之生實種地靈弱冠射策含香帝庭板蕩南徙君臣

棘荆迺覩起部未央是營有熹丕績俾以專城專城
維何傑立三都百雉繡錯鳥道縈紆甲起吞陽鎖焚
江隅誰捍牧圉維公金聲江一天羽飛吳越義動汀瀠
太守誓師湘東建邦天命匪佑將諸趣降馬首曰歸
摧旄息幟吟殘於畔足企於窓孑時癸巳甑箄城東山
偃仰三人二晨長公燕采亮公來華止僕夫惆悵寒
蛩鳴咽雨聲竹上公久不寐以足起我叙述喪亂及
於江左朋黨恣姦小大營賄陪京淪胥障城旋墮我
爲胥之越閩猗之我爲其脣越閩其齒猗嗟古人孰
爲衡權漢維北海唐則平原對書集簇馳檄飛尢事

雖不成大義可觀公起闢戶還而喟歎示我篋書風
雲高搴其時燭滅吹火壁間照其兩眶淚流潸潸俛
仰卽予谿脣露肝與飽而趨寧餓於棺吾兒三人兩
勝衣冠閭門祀臘聊以盤桓嗚呼哀哉憂能傷人僨
亂血脉太陵之輸豎子來客未幾言別公病齒劇余
來視公携李遠宅蹔止逆旅往來通昔遽命使來携
我帷席書劒筐箱併處朝夕譚談里巷莊論典籍徵
視公狀未言先咳余堅謂公非齒是病盍以溫投塞
其洗潰余駕而東公棹而西策肥太行及乎雍岐中
道不樂我胡栖栖還息舊丘滭居巖棲籾簡采菊不

歌而晞斷山名公集之吟其鬼夜啼無何疾亟語不及
私顧謂公等且好爲之治命絕膊斂襲以時嗣無廢
德御喪克宜東山之麓魂魄所舍北山之岑夏日冬
夜嗚呼哀哉公既死矣吾復何憾覩塵息言撫琴遺
韻斵喪成風埋空玉潤承轜始發義乖扶櫬唯公知
我貧遊莫振不知我者謂余不信余與夫子元味希
音大節在世惠好在心紀庸無日哀誄自今濡毫永
嘆揮涕橫襟嗚呼哀哉

数賊文

主静先生夜讀書既倦退而就寢幾燈滅擧動閒無枕轉輾交動胸臆其始也若檻泉之伏流泌泌瀄瀄其既也如遊絲之裊空不可斷絕忽焉奔肆萬馬騰籍怔憎怦悸僨亂血脉脅不得安睫不得閉屈起俛聽頻移漏刻然後瞿然驚覺收照屏息徐而跡之乃得一賊是賊也非處突與不穴牖垣其來無影其去無蹤善司者莫窺其踪跡善椎者莫測其機關潛入宰藏靈府是蟠雖盤百竅鑽則五官糺結榮絡洞匠肺肝玄扃暗啓業火自然抉清淨之秘闢關恬惔之

德園竊嘉名於五德紛晝夜以往還先生 以得而數之曰賊來前賊來前自爾之摧處於吾身者幾何年矣而吾不知詭譎脅亂唯汝之爲我今告汝以汝險戕汝其諦聽去而他之吾年八九蓄殖未固藩籬道德苑囿典故一往志盛弦嚮的赴曾不汝防倏來穿竊自是之後汝跡益稠吾坐讀書七略九流左次右摘瞬不停留汝竊吾視夫而神遊終卷茫然眛厥端由晰析雜座縱論幽討妙言解紛清談絕倒汝竊吾聽經營象表卩酬客難目送飛鳥劃斲爲辭正正奇奇迤邐聯寘與神相追汝竊吾意不見端倪易之氛溷嗟寒戚饑有時習靜垂簾半趺南郭隱几嗒然喪吾汝卽趁伏匿迹陝愉藏舟於壑負之而趨羇旅遠各取歡酒杯故人乍㘅笑口一開汝來施施挙肌與臍萬緒千端併集於懷燈青黯黯予孤易感汝不知其慘風雨沸號其墮蕭條汝反呼其曹蟻穿壞潰蠹蠹木壞徵緘不絕害豈在大吾何牽連少習於汝汝豈無家乃不舍予凡吾今之智識刋落記七遺八非汝之爲祟而孰使予學殖之寡薄吾髮之鬒者變而爲星目之瞭者變而爲眢非汝之予攖而孰使予終日之營營于是執之以訴於天鈞日庶其懲而遠徙

天鈞𩔰然而笑曰子知彼之所起不知彼之所止起其所以止止其所由起一起一止莫非子之以子不見夫水乎水聚成㶊㶊復爲水子捫不涩其源而澈其委子潔而宮虛而庭以葆子之眞彼將不生子充而內無炫於其外彼將爲子之守以益子之所貫會不是慮唯彼之去彼來何從去歸何所盍子之示以無有而彼今將安處先生於是蹶爾神動逡巡却立歸而毀焚撤籬解紱發緘坐三日不言杳然若喪其身焉起而視賊失之忽不外其所出

祭慎詒馮公文

嗚乎勞者易歌悲者易傷我胡不樂來登此堂盎堂
俛仰先世撫念存沒而不覺百端交集之菸菸自公
未仕州里徜徉及我先君一詠一觴公之元配實我
自出既姻婭之洽比況宅居之相望逮公綰綬山左
鼓鵁銜湘佐軍金陵令聲颺揚遠跡翁趨越軛龔黃
雖羈身乎纓紱蓋係思乎江鄉夜忽夢兮吾父來翔
起謂夫人厥夢何祥是想所成亦維其常詰旦謁人
有客曰姜喜不暇屣顛倒衣裳先君既盤桓累日而
徐謂公曰吾倦遊歷年而老且衰矣而視子之鬢亦

已蒼蒼盍不早遂子之初服復相與嬉笑醉歌于鬪
湖之旁公聞嘆息至久不忘逮先君無祿千里致弔
瑣述厥事悽愴奠章自是之後再遷始鋭遂未久而
解組而江干父老徒思遺愛於甘棠某方哀陟岵之
無從猶幸日周旋几杖于吾公之側兮庶幾先人之
未亾何圖夙疾寒星殞茲此非徒爲時勢而悲悼而
俯念私情益不禁淚流之浪浪哀哀艮嗣一溢克腸
惟古制禮毀戒滅性況晨殯而夕謄幸太夫人之既
壽而且康小人有母負米四方僶公始歛戒途奔皇
惟功㳍之無期聊敬奠乎椒漿尙饗

祭大學士徐公文

閒氣之鍾代豈多人蜿蟺玉峰厥有三君公於三君
實維叔氏弱矜名節砥攻鑯厲厭飫充實道德純備
緒餘爲文蓄久而肆決若泉懸貯爲經笥爰修於家
爰獻於　廷於赫
世廟網羅羣英公始對策翕受大名邁蹟鼂董俯轢
郊京時
帝倚公爲公輔材詒相
後皇僉曰宜哉
皇之初服北門承旨盡忠啓沃維

天子使出掌南臺威稜嶽峙百寮震悚之綱之紀惟
是骨鯁與世鉏鋙或扶而騰或擠而踣退專史局五
閱寒暑以某濫竽緊公之舉陳編夜讐凍毫朝呵甲
乙去留丹黃塗涴三百年事如數籌過前者輿謗後
者莫和以此負公白首汗青　詔勉起公庋支載經
貪沓屏息諸司肅清
帝嘉丕績其遂相予密勿之陳少俞多吁羣言紛搆
宸眷踟躕避難而東誰謂非歟嗚呼徑㨾斯遠機智
繁兮我思古人歷覽觀兮中椒菌桂佩服芳兮營便
抵巇衆猾攘兮坦坦之道化羊腸兮蝮蛇噴霧蜮含

兮雄虺九首𧍮壺蟄兮周鼎饕餮爭人食兮害及其身未下咽兮沸水漂漂九陽山兮鮒入鯢居潰深淵兮天高難仰踏厚地兮介夫抱石鴻遠逝兮今時道泰明良會兮公紲非久胡芥蔕兮去之帝所齊玉軑兮王良執策來驂乘兮歲星煌煌東方明兮傳說比曜相友朋兮閶闔蕩蕩徹虎豹兮鈞天迭奏音和樂兮康我皇路榛棘屏兮五行順序絕災眚兮生有遺憾沒我寧兮悽愴弔懷涕既零兮尚饗

祭夌氏姊文

嗚呼昊天不弔降割於我家八年之內喪吾祖父三年之中復喪吾母方吾母之始疾也吾姊病脹劇衆方惟姊是憂然訛意吾母已先棄諸孤矣已未吾客京邸接二弟手書聞變崩殞中逝姊病篤日奔走營視不暇也竊疑此時姊已不幸弟慮吾重傷故或者諱言之比抵家姊果無恙強起飯我於時予雖創痛猶私幸得姊荏苒經歲今春暫往吳下將出關兒子書來云姑病勢不可起即日返棹扶服歸省中路飲泣及城不敢問消息殆入門從廂間窺姊持藥梔倚

牀上相見且泣且喜姊亦掩淚謂予曰吾病不至死母葬事急盍少需而捨此來乎居頃之則促予行予視姊神尚王也冀得延留數月間北上期迫負土無計欲留不可欲去不忍姊弟之情依違竟日既去復入者數而死生之別從此決矣六月訃至吳門姊已於前月二十日捐世嗚呼予之自京南還憂姊死幸無死及自省還其憂彌甚又得無死今別甫月餘遽有意外之戚而予終不及一見也痛哉吾年四十五先君道卒不得視含殮前年母死遠在四千里致究者姊弟四人今姊復奄逝并無由執手一訣不孝孤

之罪孽山積百身莫贖然非天之厄我至此吾豈獨無人心忍遠去骨肉之親長爲羇旅耶傷哉貧也復何云哉姊天性閑淑內外稱賢如一口自節推公去世事孀姑三十年極盡孝道吾兄弟經歲出門溫凊缺如輒辛苦營甘旨以遺母有餘以賙吾兄弟之緩急中遭門內之侮良人被禍隱忍圖報而下無遺孤旁無強近飲恨吞聲積成痞結數年之間竟以身殉悲夫先慈不幸爲貧兒母手撫三子雨達膝下居常華簾葛帳孤影坐歎飢飽不時抑搔不至七十老人奄奄以卒固宜有不快於心者予歸自京師每過姊

則支離扶坐與我絮述母平生家庭瑣屑與夫宛轉臨訣之狀則姊弟相對嗚嗚而泣不能出一聲姊今復舍我死吾塊然一身惘惘無適胸中結轖悔恨萬端顧視兒女開口誰訴世網牽迫不久又當別去矣蓬鬆華髮揮淚出門迴念家庭前後存沒之故沒者魂魄不知所之存者萍蹤飄泊無所會不十年間而天倫樂事觸緒成傷慘不知人生之可悅矣嗚呼吾殘年有幾逢此百憂以我悲姊安知靈之有知反不以我之爲悲也姊夫婦兩櫬在堂嗣子孱弱吾力不能即窆爾於吉壤從此天涯南北雖欲長拊棺一慟其可得耶聞姊臨沒惓惓付託唯嗣子之成立以否吾雖綿力敢不盡心一卮告哀吾言止此尚饗

祭濂兒文

嗚呼我之初行汝送江滸及我歸來顧不見汝夫婦俱亡并乏兒女繼嗣未立饋獻無主以汝仁厚亦曰能文一朝及此天道何論今十八日汝　祖忌辰我欲遠出爲此逡巡先一日期是爲丙寅適當爾忌綿歷五祩幾殺老淚爲爾先灑聞汝臨没形容頓改亥謂爹歸忌死以待爹今哭汝而汝安在嗚呼尚饗

湛園未定稿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有江防總論已著錄此本爲其未入書局以前所自定不及大興黃氏本之完備以別行已久姑附存其目